

史家名著译丛 三联书店集部有限公司



# 罗马帝国衰亡史 ①

【英】爱德华·吉本 著 潘代岳 译

潘代岳 译

[英]爱德华·吉本 著

# 罗马帝国衰亡史

①



席代岳 译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人：周殿富  
总策划：崔文辉  
责任编辑：武学  
封面设计：SDDoffic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 / (英)吉本(Gibbon, E.)著;  
席代岳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12

书名原文: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SBN 978-7-80762-116-4

I. 罗… II. ①吉…②席… III. 罗马帝国—历史 IV.  
K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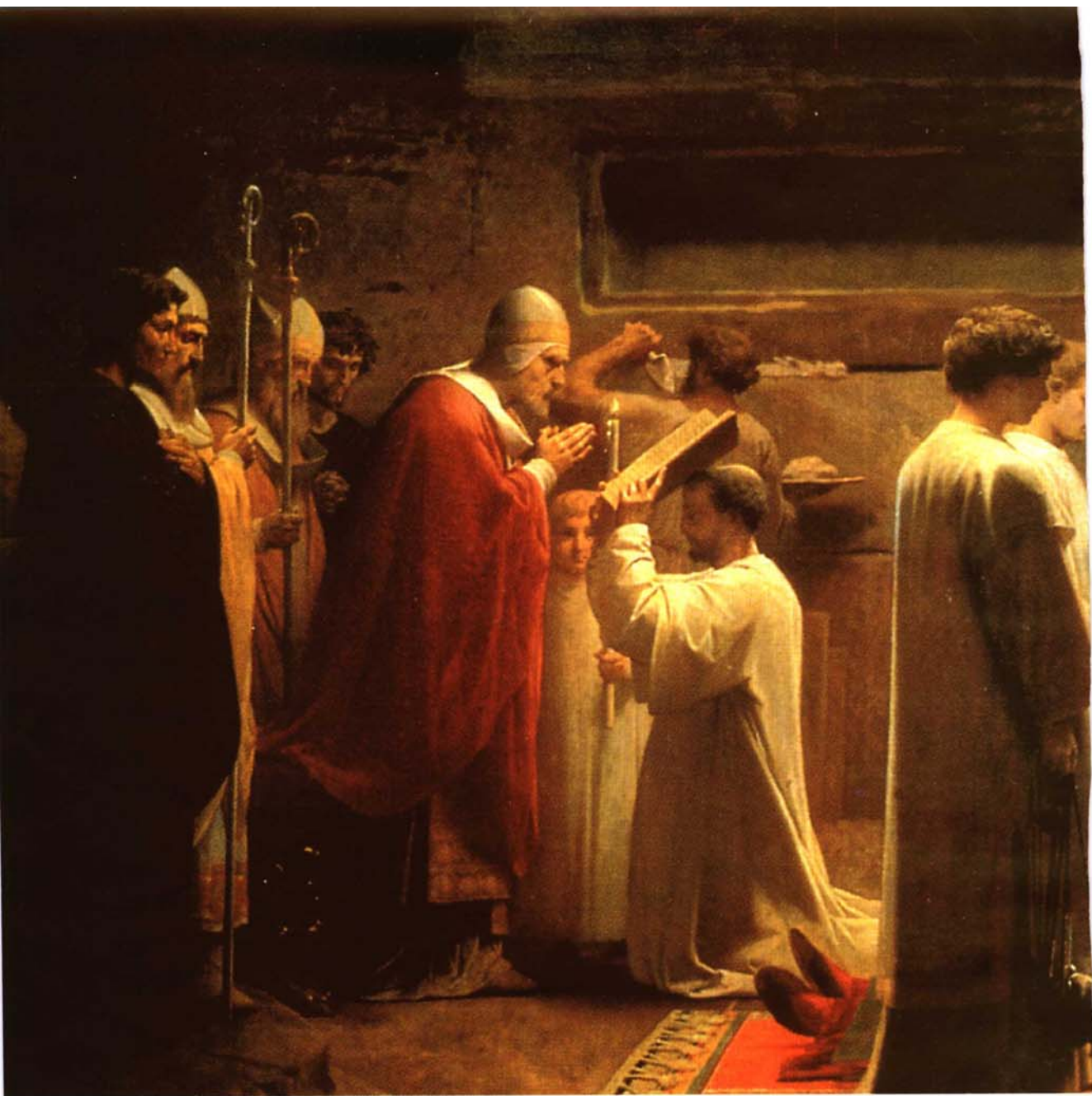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9251号

书 名：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  
著 者： [英]爱德华·吉本  
译 者： 席代岳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印 张： 33.25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80762-116-4  
定 价： 80.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316年，君士坦丁皇帝为纪念战胜马克森提  
乌斯，在罗马修建这座凯旋门。





《地下墓穴里的殉教者》，19世纪画家朱尔斯·尤金·卢乃布作。画作表现基督教早期，一群信徒在地下的秘密聚会场所哀悼一位殉道信徒的情景。



| 罗马帝国衰亡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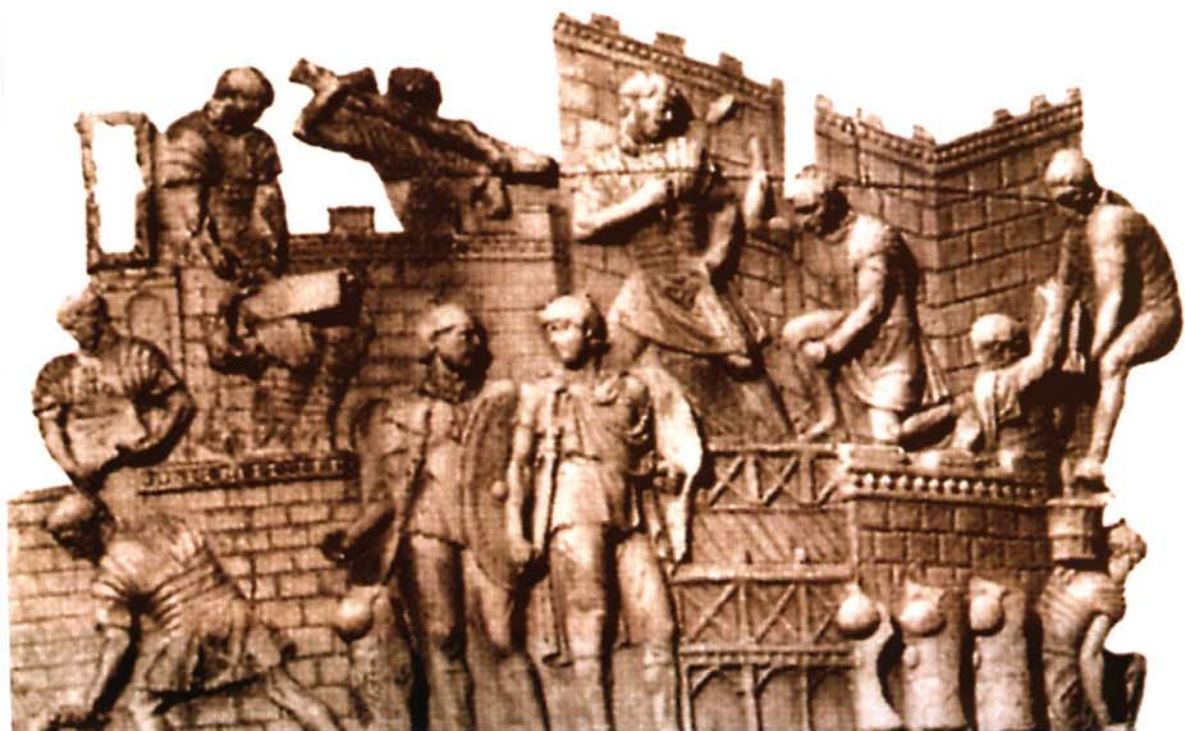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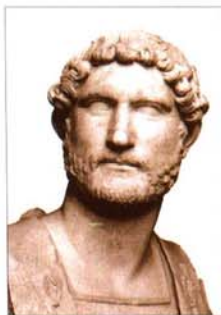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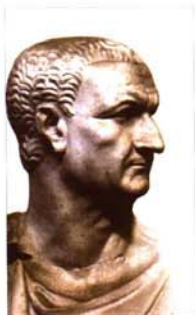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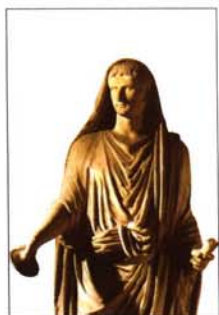


1. 表现戴克里先皇帝及其共治者的雕像。四位皇帝被表现成手握佩剑、搂住肩头，象征着他们的团结。
2. 罗马钱币上的朱利斯·凯撒像。
3. 罗马钱币上的第度皇帝像。
4. 罗马钱币上的阿拉伯人菲利普皇帝像。
5. 象征罗马帝国的老鹰，鹰爪抓着胜利的象征。这个缟玛瑙浮雕制成于奥古斯都时期。
6. 罗马人的战斗场面，浮雕。



1. 安东尼王朝图拉真纪功柱上的浮雕。
2. 奥古斯都皇帝身穿罗马大祭司服装的雕像。
3. 韦斯巴芗皇帝像。
4. 图密善皇帝像，生动地表现出这位皇帝残忍多疑的性格。
5. 哈德良皇帝像。
6. 康茂德皇帝像。这位皇帝以虚荣和残暴著名，他喜欢在雕像中以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形象出现。
7. 马可·奥勒留皇帝像。





| 罗马帝国衰亡史 |



| 罗马广场复原图 |



## 编者前言

如果没有爱德华·吉本的煌煌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两千年的历史著作宝库便是不完整的。大陆史界一直勤勤恳恳地引介西方史学名著，然而时至今日，这部充满真知灼见的庞然巨著仍然只有仅为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节译本问世，不能不说史学译著的王冠缺少了一颗耀眼的珍珠。

在西方史学传统中，吉本属于从修昔底德和塔西佗开始的一系。这些史家非但具有生花的妙笔、叙事拟人的技巧以及好奇的心境，更重要的是，他们善于从纷纭繁复的历史事件，把握内在的发展纹理。我们看修昔底德对雅典帝国主义日益走向末路的揭示，塔西佗对提比略以降罗马体制荼毒人性之内在本质的刻画，真是触目惊心，历历可辨。在此一方面，吉本从来不遑多让。他或许不及修昔底德的深刻，然而其气势磅礴庶几胜之；他可能没有塔西佗那般尖锐，然而其睿智机敏足堪比肩。要以数百万言的有限篇幅，梳理千余年罗马帝国衰亡历程的无限庞杂，唯有博大的心胸、如椽的巨笔方能胜任；对此，吉本正是游刃有余。他高瞻远瞩，纵横捭阖，把此一时代繁杂至无以复加的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经济诸多因素条分缕析，挥洒勾勒，而凡此种种，皆服务于他那博大深切的主题——对罗马帝国衰亡历程的描摹及其原因的探索。以史为鉴可正身心，无怪西方一直将本著作为人文教育的基本读物，或许不仅因其史家的洞见，亦因其对人性的深刻启迪吧。

对这样一部伟大的史著，大陆学界一直如饥似渴，亟欲饱览。幸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已请席代岳先生全文逐译出版，得遂寓目之快。我们此次推出的便是席代岳先生的译本，并在出书前做了必要的编辑工作。具体

情况如下:

一、席代岳先生的译文忠实典雅,颇有吉本遗风,故我们尽量不予改动,台湾的用语习惯(包括“的”字的用法)亦均保留。

二、在编辑之初,曾请席代岳先生校看一过,有所修订,主要是文气的贯通,亦略涉文字的补订。此类修订,除明显笔误之处而外,均已照改。

三、由于大陆与台湾不同的用语习惯,人名地名的译法差异颇大。对此,我们请上海人民出版社孔令琴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卢擎飞先生进行了必要的文字处理,主要是按大陆的翻译标准统改译名,以大陆学界通行的译法为标准,无统一译法的则依名从主人原则,按有关资料厘定。

编辑出版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我们深感力有不逮,舛错失误所在难免。希望学界对我们的工作不吝指正,俾使再版时尽量臻于完善。

编者

2008年3月

## 导读

### 吉本与《罗马帝国衰亡史》

#### 一、一部真正的经典之作

1776年2月17日,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 A. D. -1794 A. D.)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首卷,在伦敦悄悄上市。这部书一上市就造成轰动,第一版五百册迅即销售一空。吉本后来在《自传》(*Memoirs of My Life and Writings*)中回忆其畅销盛况,说:

我不知道应如何来描述这部著作的成功……第一版在几天内即告售罄;第二版与第三版亦几乎难以满足要求;而书商的版权更两度遭到都柏林盗版商的入侵。我的书出现在每张桌子上,甚至几乎在每位仕女的梳妆台上。<sup>①</sup>

一夕之间,吉本变成了英国艺文界的名人。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以下简称《衰亡史》)出版前,吉本在英国艺文界尚无文名,伦敦文坛似乎也未注意到他的文才。《衰亡史》的写作过程相当

---

<sup>①</sup> *Autobiography of Edward Gibbon as Originally Edited by Lord Sheffield* (以下简称 *Autobiography*) (Oxford, 1907), p. 180. 吉本在书信中也多次提到《衰亡史》的畅销情形: J. E. Norton (ed.), *The Letters of Edward Gibbon* (以下简称 *Letters*) (London, 1956), ii, pp. 100, 109, 111, 112, 141. (编按: 本文之引文皆由作者杨肃献所译)

隐秘,知道吉本在进行一部巨构的人不多。由于毫无预期,英国艺文界对这部书有惊艳之感,并一致给予好评。一些主要文学期刊都竞相摘要刊登,以飨读者<sup>①</sup>。著名文评家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 A. D. - 1797 A. D.)赞扬吉本的写作,誉之为“一部真正的经典之著”<sup>②</sup>:

你何以能知道得这么多,论断得这么好,掌握你的主题、你的知识与你的卓越反思能力这么完全,而又能控制自己,不露出一丝武断自大? 你与古代和现代的作者们多么不同呀!<sup>③</sup>

苏格兰历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 A. D. - 1770 A. D.)与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 1721 A. D. - 1793 A. D.)是当时英伦三岛公认的史学祭酒,前者的《英格兰史》(*A History of England*)与后者的《苏格兰史》(*A History of Scotland*)一直被吉本视为历史写作的典范。这两位史学泰斗亦皆对《衰亡史》大加推崇,令吉本深受鼓舞。

《衰亡史》首卷获得肯定,给予吉本继续写作的动力。接着,他在1781年出版第二与第三卷,复于1787年完成第四至第六卷。这部巨著前后耗费了吉本二十年的光阴。他晚年回顾此一努力,自信“完成了一部艰辛与成功的著作”<sup>④</sup>。

后世在讨论18世纪史学时,吉本经常被拿来与休谟和罗伯逊相提并论<sup>⑤</sup>。不过,在近代欧洲史学上,吉本的声望实际上已超越此二位私淑导师。

<sup>①</sup> Derek Roper, *Reviewing before the Edinburgh: 1788 - 1802* (London, 1978), pp. 227 - 235.

<sup>②</sup> *The Letters of Horace Walpole*, selected and arranged by William Hadley (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1926), p. 210. "To the Rev. William Mason. Feb. 18, 1776".

<sup>③</sup> "The Hon. Horace Walpole to Edward Gibbon, Esq. 14/2/1776",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Gibbon, Esq.* (以下简称: *Miscellaneous Works*) (London, 1814), vol. ii, pp. 154 - 155.

<sup>④</sup> *Autobiography*, p. 1.

<sup>⑤</sup> 例如: Friederich Meinecke, *Historism: 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 (New York, 1972), Chapter 5; Denys Hay, *Annalists & Historians: Wester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VIIIth to the XVIIIth Century* (London, 1977), pp. 174 - 185; Donald Kelley (ed.), *Versions of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Enlightenment* (New Haven, 1991), pp. 457 - 474.

在“不列颠史家三雄”中，休谟在今日主要是以哲学传世，罗伯逊的史著则几被人遗忘，唯有吉本的《衰亡史》迄今盛名不衰<sup>①</sup>。

《衰亡史》问世迄今，已历经两百多年，但吉本其人、其书及其所提之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课题。1976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为庆祝《衰亡史》首卷两百周年，曾出版纪念论文集<sup>②</sup>。吉本逝世两百周年(1994年)时，英国牛津“伏尔泰基金会”(Voltaire Foundation)更举办研讨会，邀集专家学者探讨吉本的学术成就<sup>③</sup>。同年，英国“皇家历史学会”(Royal Historical Society)也在吉本母校牛津大学举办学术会议，讨论吉本与罗马帝国相关问题<sup>④</sup>。

经过两百年的考验，《衰亡史》俨然成为近代欧洲历史与文学的经典。1995年，英国“企鹅图书公司”(Penguin Books)将《衰亡史》合成三卷，重新编辑出版，并将之列入深受欢迎的“企鹅经典”文库中<sup>⑤</sup>。《衰亡史》的列入“企鹅经典”系列，相当程度反映了现代人对这部书的历史定位。

## 二、古罗马废墟上的沉思

《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写作，众所周知，有一个浪漫的起源。1764年秋天，吉本抵达罗马，继续他的“大旅游”(Grand Tour)行程。根据他的回忆，在10月15日的黄昏，他来到古罗马废墟，在卡皮托山(Capitoline Hill)静坐沉思：

那是在罗马，1764年10月15日，我正坐在卡皮托山的废墟上沉

<sup>①</sup> Hay, *Annalists & Historians*, p. 184: “作为一个历史家，吉本的声望与价值长过了休谟与罗伯逊。与他们的著作不同的是，《罗马帝国衰亡史》仍留在今日学生们的书架上面。”

<sup>②</sup> “Edward Gibbon an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Daedalus* (Summer, 1976).

<sup>③</sup> David Womersley (ed.), *Edward Gibbon: Bicentenary Essays* (Oxford, 1997).

<sup>④</sup> R. McKitterick and R. Quinault (eds.), *Edward Gibbon and Empire* (Cambridge, 1997).

<sup>⑤</sup> David Womersley (ed.),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3 Volumes (Harmondsworth, 1995).



思,忽然传来神殿里赤脚僧的晚祷声,我的心中首度浮出写作这座城市的衰亡的想法。<sup>①</sup>

古罗马废墟的景象令他十分震撼,一时灵感涌发,心生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念头。“不过,”他补充说,“我原本只计划写这座城市的衰颓,而非罗马帝国的衰亡;而且,我的读书和思考虽开始朝那个目标,但因旁务的干扰,经过数年的蹉跎,我才郑重地投入这件艰巨的工作。”<sup>②</sup>吉本《自传》中这简短的一幕,因《衰亡史》的成名而留芳,为后世传颂不已。

“卡皮托山的沉思”这一段文字,成为诸多讨论《衰亡史》问题的一个焦点。在《自传》中,吉本将“罗马之旅”美化成一个朝圣似的旅程,再把“卡皮托山的沉思”,描写成一种近乎宗教改宗般的经验。此一经验,他告诉读者,是驱使他投入罗马帝国史的动力。这一段传神的表白,曾获得许多读者的认同。不过,20世纪史家对此一情节的真实性,提出不少质疑。

《自传》是吉本有关自身学思历程的一个自剖。在这部自述中,学界一般认为,吉本对自己如何成为一个“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曾经过一番刻意的塑造,其间有夸大之处,细节也不尽详实<sup>③</sup>。“卡皮托山的沉思”一节尤其引发质疑。有学者主张,1764年10月15日这天,吉本其实并没有到卡皮托山<sup>④</sup>。吉本在罗马写的书信与日志中,找不到他在这天探访卡皮托山的记录。事实上,根据与吉本同行的威廉·吉斯(William Guise)的日记记载:10月15日早上下雨,吉斯和吉本是到罗马的一处画廊看画<sup>⑤</sup>。换言之,“卡皮托山的沉思”一幕,可能是吉本虚构的情节。

① *Autobiography*, p. 160.

② *Autobiography*, pp. 160 - 161.

③ 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p. 7 - 11; Patricia Craddock, *Young Edward Gibbon* (Baltimore, 1982); J. W. Burrow, *Gibbon* (Oxford, 1985).

④ 吉本自传的一位编者 Georges A. Bonnard 怀疑吉本的“卡皮托山废墟沉思”,只存在他自己的想象里: Georges A. Bonnard (ed.), *Edward Gibbon: Memoirs of My Life* (London, 1966), p. 305. 吉本专家 Jordan 也认为吉本这段文字“想象多过事实”: 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 20. 其他主张吉本的记载可能是虚构者还有: H. R. Trevor-Roper, “Edward Gibbon after Two Hundred Years”, *Listener*, 72 (1964), pp. 617 - 619, 657 - 659; E. Badian, “Gibbon and War”, *Gibbon et Rome* (Geneva, 1977), p. 103.

⑤ 转见: Craddock, *Young Edward Gibbon*, p. 222.

这一个质疑有一定的说服力。假如卡皮托山的经验属实,并让吉本如此震撼,以他勤作记录的习惯,按理应会留下文字记录。但是,吉本的数据中却找不到相关记载,似乎有违常理。不过,此一推断看似合理,却有其盲点。吉斯的日记并无他们当天下午行踪的记载。吉本当天早上去他处参观,并不能推断他在同一天其他时间没有去卡皮托山。依其《自传》,吉本到卡皮托山是在当天黄昏。在夕阳斜照中,教堂的“晚祷”(Vespers)声忽然传来,浪漫的景致引起他的历史遐想。这是极可能的事。

最近,美国学者帕特里夏·柯蕾多(Patricia Craddock)为吉本提出辩护。她认为:学者不应随意否定吉本自述的真实性,她“不相信吉本在其生命中最严肃的一刻说谎”。何况,在吉本的自述中,有几项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包括:他听到教堂僧侣的晚祷声、此教堂坐落在卡皮托神殿的遗址等<sup>①</sup>。英国学者彼得·戈思(Peter Ghosh)亦反对轻易质疑吉本《自传》的陈述。他认为:吉本非常执着于史实与年代的精确,这一点几乎已成为他的信仰。吾人不能仅凭间接证据,就质疑吉本自述的可信度,这不啻是在挑战“其已明显建立的思想人格”<sup>②</sup>。事实上,吉本相当在意其《自传》的真实性,尝言:“真实,赤裸裸的、不客气的真实,是比较严肃的史著的首要美德,也应是我此一个人自述的唯一长处。”<sup>③</sup>

从他的文字中,我们可看到,古罗马的景致特别容易让他感动、引发他的历史想象。1764年10月2日,他踏上米尔维亚桥(Milvian),面对罗马古城的心情,是其一例。他在《日志》中记载:“我们在傍晚五时到达罗马城。从米耳维亚桥上,我陷入一场古代的梦中,直到后来方被关卡官员打断。”<sup>④</sup>他的《自传》生动地回忆当时激动的心情:“我的个性不容易受到激动,而且我未感受的激情,我一向不屑于假装。然而,即使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仍难以忘怀、也无法表达,我首次接近、踏进这座永恒之城时,内心的强烈悸动。”<sup>⑤</sup>

<sup>①</sup> Craddock, *Young Edward Gibbon*, p. 222. Craddock甚至认为:吉本可能另有“一本小笔记,现已逸失,其上记录有其灵感发生的‘日期与时刻’”。这也是一种过度臆测,因无史料可资佐证。

<sup>②</sup> P. R. Ghosh, “Gibbon Observed”,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81 (1991), p. 132 - 133.

<sup>③</sup> *Autobiography*, p. 1.

<sup>④</sup> 转引自: D. M. Low, *Edward Gibbon, 1737 - 1794* (London, 1937), p. 183.

<sup>⑤</sup> *Autobiography*, pp. 156 - 159.

在罗马之旅中,吉本多次露出类似激动的心情。他在抵达罗马的次日,就迫不及待去造访“罗马广场”(Roman Forum):

经过一夜的辗转难眠,我踏着高昂的脚步,走上罗马广场的废墟;刹时间,每个值得纪念的地点,无论是罗慕路斯(Romulus)站立的地方,或图利(Tully,案:西塞罗)演讲的地方,或凯撒(Caesar)被刺倒下的地方,全映入了我的眼帘。

这是一次极其震撼的接触,令吉本心情激荡不已:“经过数日的兴奋,我始能冷静下来,进行仔细的探索。”<sup>①</sup>10月9日,吉本参观“图拉真广场”(Trojan's Forum),对古罗马的伟大赞叹不已。他描述“图拉真纪功柱”(Trojan's Column):

今天清晨,我到图拉真纪功柱上面。我不想用文字来描述它。您只需自己想象一下,一支高达一四〇呎的巨柱,用大约三十块纯白大理石构成,上面刻有浮雕,其高雅与精致,不亚于亚普公园(Up-Park)里的任何一个壁炉的雕饰(chimney piece)。<sup>②</sup>

在此,吉本心情的悸动表露无遗:“无论书本上告诉我们那个民族如何伟大,他们对罗马最繁荣时代的描述,远不足以传达废墟显示的景象。”<sup>③</sup>

根据可靠记载,吉本停留罗马期间曾多次造访卡皮托山<sup>④</sup>。这个遗迹对他似乎有特殊吸引力。无论1764年10月15日他是否确实来过这里,这里的景象让他印象深刻,遂而激发他的写作灵感,是极有可能的事。1787年6月27日,吉本写完了《衰亡史》。在书的结尾,他留下一段话:

那是在卡皮托神殿废墟中间,我的心中首次出现写一部书的想法,

① *Autobiography*, p. 159.

② *Letters*, i, p. 184. “To Edward Gibbon, Sen. Tue. 9/10/64. Rome”

③ *Ibid.*.

④ 根据威廉·吉斯的日记,吉本曾五度参访朱庇特神殿山遗迹,日期是:10月6日、9日、10日、12日与13日。转见: 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 i, p. 288n.

这部书曾经娱我和几乎花了我生命中的二十年光阴。<sup>①</sup>

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他对“卡皮托山”的记忆依然清晰。一个灵感竟让他为之耗掉“生命里二十年的时光”，自然不会是一个普通的灵感，更不是随便就能凭空虚构。

事实上，要解释《衰亡史》的源起，我们不能只在卡皮托山的著名一刻打转。极有可能，吉本是把此一情景过分戏剧化了。但他的灵感绝非只是一道意外的灵光。这一灵感，可说是他在长期接触古罗马典籍与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而来。首先，吉本自幼接受古典训练，长期浸淫于拉丁古典，对古罗马历史产生一种熟悉感。其次，在“大旅游”期间，他研读大量古罗马人文、历史与地理的典籍，加深了对古罗马的认识。最后，在意大利“朝圣”的过程中，他亲身观察古罗马遗迹，被其透露的昔日光辉所感动，遂激发其灵感。他在罗马写的家书曾说：“对我这颗因对罗马人已先有认知，而多少有预备的心灵，这里提供了这么丰富的有趣事物，因此我几乎真如在梦幻中。”<sup>②</sup>换言之，吉本在卡皮托神殿废墟之会产生如此的感动，是有强烈的心理预期为其基础的。

英国历史家休·特雷弗罗普(Hugh Trevor-Roper)对吉本的灵感问题，曾提出一个很有洞见的解释。

吉本……此一罗马经验，绝非一当下突发的孤独灵光，而是一个长期激荡过程中的一段插曲。事实上……吉本在回忆录中可能将那个经验戏剧化了，从而过度简化了其一生大作的起源。那部大作……有深一层的起源。它不……单只是个突发的奇想，或一时突发灵感的实现。<sup>③</sup>

吉本之终究投入罗马帝国史，与其整个读书历程有密切关系。他的选

<sup>①</sup>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以下简称 DF) (London: Methuen's Standard Library, 1905), vii, p. 325.

<sup>②</sup> *Letters*, i, p. 184. "To Edward Gibbon, Sen. Tue. 9/10/64. Rome"

<sup>③</sup> H. R. Trevor-Roper, "The Idea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W. H. Barber, J. H. Brumfitt, R. A. Leigh, R. Shackleton and S. S. B. Taylor (eds.) *The Age of the Enlightenment: Studies Presented to Theodore Besterman* (Edinburgh, 1967), p. 415.

择罗马帝国衰亡史作为其写作课题,其实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 三、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

“罗马帝国衰亡史,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和最惊人的一幕。”在这历史过程中,吉本观察,“各种不同的原因与其累积的结果,同许多人类历史上最有趣的事件,相互交织在一起”。<sup>①</sup> 罗马帝国何以走向衰亡? 吉本尝言:“对哲学家言,历史知识就是探讨因果的知识。”<sup>②</sup>《衰亡史》的读者,一定会感到好奇:这个 18 世纪的历史家,对此一恒久的历史课题,会提出什么真知卓见?

关于“罗马帝国的衰亡”,一个习见的说法是:吉本把它归咎于“基督教的兴起”。《衰亡史》的确提出“蛮族与宗教的胜利”<sup>③</sup>(the triumph of barbarism and religion)这个论题,来说明导致罗马帝国瓦解的力量。然而,细究《衰亡史》,我们会发现:吉本对罗马帝国何以衰亡并没有一贯、系统的解释。他曾在书中的不同情境,多处陈述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而这些因素之间并无一定的关联性。他提到罗马皇帝的失政、军队的跋扈、贵族势力的剪除、公民精神的沦丧、社会的奢靡腐化等<sup>④</sup>。当然,基督教的传布与蛮族的入侵,也是著名的两项。不过,若拿此二因素来概括吉本对罗马帝国衰亡的解释,则将过度简化他的历史论述。

那么,对于罗马帝国的衰亡,吉本的基本论点为何? 吉本自述《衰亡史》的目的,是要“推寻罗马帝国衰亡的最重要情节”。<sup>⑤</sup>《衰亡史》的叙事,起自公元 2 世纪两位安东尼皇帝——皮乌斯(Antoninus Pius)与奥勒留(Marcus Antoninus Aurelius)——在位时期。在这个时期,罗马帝国达到鼎盛:

罗马帝国在基督纪元第二世纪,据有地球上最富饶美好的区域,掌

① DF, vii, p. 325.

② Edward Gibbon,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Written Originally in French, By Edward Gibbon, Jun. Esq. : Now Firs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以下简称 *Study of Literature*)(London, 1764), pp. 98 - 99.

③ DF, vii, p. 308.

④ 根据 Jordan 的看法,吉本提过二十种以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 213.

⑤ DF, i, p. 1.

握人类最进步发达的文明。自古以来声名不坠而且纪律严明的勇士，防卫着辽阔的边界。法律和习俗温和却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逐渐将各行省融合成一体。享受太平岁月的居民，尽情挥霍先人遗留的财富和荣光。<sup>①</sup>

吊诡的是，在吉本看来，这个鼎盛时代却也是此一帝国步上衰亡的开始。何以如此？根据他的分析，关键在于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奥古斯都体制”(Augustan Settlement)。

熟悉罗马史的人都知道，屋大维在共和末期内战胜利后，为了重建帝国，建构了一套政治体制。这一套体制，表面上维持共和的形式，实际上是皇帝个人独裁，如吉本指出：“共和体制的形象，从外表上看来受到尊敬和推崇：国家主权似乎仍旧掌握在罗马元老院手中，而执政治国大权则已全部授给皇帝。”<sup>②</sup>奥古斯都摧毁共和贵族，压抑平民力量，去除了传统罗马政治中的制衡力量。如此一来，皇帝大权独揽，没有任何机制可加以制衡。

在独裁体制下，帝国的命运系于皇帝一人，其素质的良窳经常影响帝国的发展。贤明的皇帝固然带来安定繁荣，奠定“罗马和平”(Pax Romana)时代。早期的皇帝，如涅尔瓦(Nerva)、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和两位安东尼皇帝，均能以才治国、以德服人，造成罗马帝国的盛世。可是，吉本提醒，历史经验显示，罗马皇帝的素质“可以看到极端的两极：邪恶与美德、高洁完美与低劣败德”<sup>③</sup>。奥勒留之后，皇帝或来自继承，或由军队拥立，率皆才智平庸、专断残暴，其统治是依赖“专制”与“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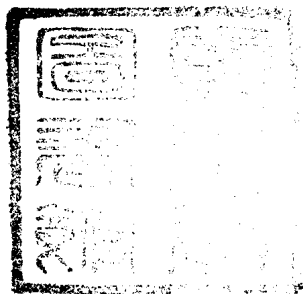
“禁卫军”(Praetorian Guards)弄权干政，是奥古斯都体制衍生的另一严重问题。奥古斯都深知，他的专制统治必须依靠武力维系，乃决定建立一支“禁卫军”，以备“随时保护皇帝，威吓元老院，或在第一时间扑灭叛乱”。到提比略(Tiberius)时，“禁卫军”被允许在罗马设置永久军营。这个做法，吉本认为，不啻是“帮国家套上镣铐”。就他看来，罗马禁卫军的“跋扈，是罗马帝国衰亡的第一个征候和原因”。<sup>④</sup>

① DF, i, p. 1.

② Ibid..

③ DF, i, p. 79.

④ DF, i, pp. 103 - 104.



物必自腐而虫生。罗马帝国的衰亡,吉本认为,导因于内部问题:“罗马的敌人在其内部:暴君与军人。”<sup>①</sup>依照他的观察,在奥古斯都建立独裁体制之时,罗马帝国就埋下了衰亡根源。两位安东尼皇帝在位时,罗马展现的盛世景象只是一种假象。就此角度言,在吉本的讨论中,“基督教”与“蛮族”两大因素,只是加速罗马帝国瓦解的力量,并非导致其衰亡的根本原因。

吉本对基督教会的不友善,是众所皆知的事。他在《衰亡史》中对基督教有严厉的批评。他曾指责教会的出世精神、修院制度与独身主义,认为这些精神颠覆了罗马人传统的公共德行;他更批判教会的神学争论、教士的腐化与宗派的内斗,让原已纷乱的帝国进一步撕裂。不过,在吉本的认知里,教会的负面影响是在公元4世纪后才显现<sup>②</sup>。实际上,基督教虽然早在帝国境内传布,但是到313年才被尊为国教。同样地,蛮族也是到4世纪后期才对罗马形成严重压力。378年,哥特人(Goths)击败皇帝瓦伦斯(Valens)于亚德里亚堡(Adrianople),正式在帝国境内立足。406年,勃艮第人(Burgundian)、阿兰人(Alani)与汪达尔人(Vandals)成功渡过莱茵河。吉本评论此事说:

这一次著名的渡河之举……可视为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罗马帝国的沦亡。自此致命的一刻,长久以来分隔地球上文明与野蛮国家的障碍,被夷成平地。<sup>③</sup>

自此以后,罗马帝国摇摇欲坠。410年,哥特人入侵意大利,攻陷了罗马,蹂躏此一“永恒之城”(Eternal City)。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综合而观,吉本基本上主张:罗马帝国的衰亡导源于奥古斯都独裁体制的建立。这个论断看似宏观,事实上并无特殊的原创性。这里,他只是重述古典“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的一些概念。观念上,吉本偏向罗马共和。在这方面,他深受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与启蒙哲士孟德斯鸠的影响<sup>④</sup>。

① DF, i, p. 195.

② 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 221.

③ DF, ii, p. 284.

④ 有关吉本与塔西佗、孟德斯鸠的学术关联,见: 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p. 172 - 90.

这一古一今两位人物都称颂“共和体制”，认为罗马共和的制衡精神，确保了罗马的自由，造就了罗马的伟大。相对地，奥古斯都的专制体制刻意摧毁共和精神，使罗马人民变成政治侏儒。一群政治的侏儒如何能够支撑一个伟大的帝国？

在今日，吉本有关罗马衰亡原因的论断，许多已经流为历史常识。从现代学术的角度评断，吉本的历史叙述长于道德化的修辞，而短于严密的分析式论证。他经常下格言式的论断，修辞的力量掩盖了论证的空泛。《衰亡史》第三十八章这一段文字，可说是典型的“吉本式”论述：

罗马帝国的衰亡，乃是毫无节制的扩张(immoderate greatness)带来的自然而无可避免的后果。繁荣埋下了衰败的伏笔，而随着征服的扩大，其毁灭的因子也倍增；而一旦时间或灾难移走其人为的支柱，其庞大的构造遂被其自身的压力所压垮。<sup>①</sup>

罗马帝国的衰亡，吉本说，其原因“既简单且明显”。在他看来，这个帝国的走向衰亡乃是势所必然。反倒是，它“能存在如此长久，才令人感到惊讶”<sup>②</sup>。

#### 四、一世代人史学雄心与探索的完成

19世纪以来，随着史学的专业化，罗马史的研究有进一步发展。新一辈罗马史家的研究愈趋严密、精致，无论在研究的广度或解释的深度上，都已经超越吉本《衰亡史》的成就。德国的西奥多·蒙森(Theodore Mommsen)是19世纪的罗马史大师，所著《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 (1854-1885)五卷，甚至获得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20世纪更是名家辈出，俄国历史学家M. 罗斯托夫采夫(M. Rostovtzeff)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两卷(*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1957)，与英国历史学家A. H. M. 琼斯(A. H. M. Jones)的《罗马帝国后期史》三卷(*The Lat-*

<sup>①</sup> DF, iv, pp. 173-174.

<sup>②</sup> DF, iv, p. 174.



er Roman Empire)(1964),都是体大思精的杰作,堪为罗马史研究的新典范。尽管如此,吉本的《衰亡史》在近代史学的经典地位仍然难以取代。

《衰亡史》全书分为七十一章,六大卷;其叙事纵横一千二百五十年,涵盖西欧、伊斯兰与拜占廷三大文明。吉本耗费二十年的光阴,才完成此一大作。从任何角度看,《衰亡史》都是一部巨构。假若吉本对罗马帝国的衰亡,没有提出具原创性的解释,那末,这一部史著的价值何在?在近代史学史上,这部巨著应如何作学术定位?

吉本写作《衰亡史》,有学者指出,“只是要叙述罗马的故事,把众多历史事实转化成一个大叙述”<sup>①</sup>。《衰亡史》的史学成就,不在于提出罗马帝国衰亡的创新解释,也不在于新历史事实的发现。吉本的史学雄心,是在以一个启蒙的叙事架构,来统整近世学者的考证成果,将其建构成一个创造性的大综合<sup>②</sup>。吉本细腻的构思与卓越的文采,使《衰亡史》的写作空前的成功。

一部纵横千年的史著,必须建构在无数的历史事实上面。根据一项统计,吉本的《衰亡史》一共使用超过八千个以上脚注<sup>③</sup>。这八千多脚注,就如八千块砖头,叠出一座罗马大厦。在这些脚注里,我们可以看到吉本阅读的广阔与治学的坚实。根据同一统计,《衰亡史》引证到的近代古典学者,人数多达四〇九人<sup>④</sup>。这些作者几乎涵盖所有的18世纪能够接触到的罗马史专家。在历史写作史上,吉本旁征博引的功夫是空前的,很少有史家能够企及,更不用说超越了。

吉本自述:“我的叙述乃淬取自最后这一时期的古典阅读。”<sup>⑤</sup>《衰亡史》一书的知识基础,主要有二:古代拉丁历史家的著述与近代古典学者的研究论著。拉丁古典是吉本自幼熟悉的知识领域。在写作《衰亡史》时,他更“不知不觉投入奥古斯都时代浩瀚的历史大洋中”,深入“原始史料,包含希腊文与拉丁

① 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 214.

② 参见: Arnaldo Momigliano, “Gibbon’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 in his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1966), pp. 40-55.

③ 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 41; I. Machin, “Gibbon’s Debt to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5 (1939), 86.

④ I. Machin, “Gibbon’s Debt to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85.

⑤ *Autobiography*, p. 180.

文者,从笛翁·卡修斯(Dion Cassius)到阿米亚诺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的著作,从图拉真皇帝时代到西罗马皇帝的末期为止”。<sup>①</sup>

吉本更大量征引近代学者的古典研究成果<sup>②</sup>。从文艺复兴以来,经典考据与古史考掘变成欧洲历史研究的主流<sup>③</sup>。经过三百年的努力,欧洲学者对希腊、罗马作了广泛的研究,累积了丰富的古史知识。在这方面,17、18世纪法国古典学者的贡献尤大。吉本写《衰亡史》时,广泛地应用了他们的论著。

吉本自幼接受拉丁古典训练,并长期浸淫于近代的古典学术,但是本人却不曾真正从事古典考证工作。事实上,他很早就质疑自己是否适合纯古典研究工作:“即使我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我仍必须以英文来阐释原典的思想,而这种即兴式的理解,必比不上专家学者的精致翻译。”<sup>④</sup>他承认自己虽研究过“考证理论”,却“未学到如何应用这门技艺”<sup>⑤</sup>。

在气质上,吉本是一个典型的“绅士学者”。他不是皓首穷经的学究,不屑投入博学式的琐细研究。“我自己的性向和这个时代的喜好,使我决定走入史学……一个历史家的角色是值得尊敬的,犹如一个单纯的年鉴或官报编者是可鄙的。”<sup>⑥</sup>他对史学工作的本质,有相当现代的看法:历史工作不只在考订琐碎的史实或编纂枯燥的年鉴,历史家的目标是要把复杂的史实建构成一个可以理解的“系统”<sup>⑦</sup>。一个理想的历史家,既不是考古学家(antiquarians)或博学之士(erudites),也不是编纂学家(compilers)或年鉴学者(annalists),而应是一个能够从建构出“哲学的”历史叙述的“历史家”。

在近世欧洲,“历史家”经常沦为“单纯的年鉴或官报编者”。英国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 A. D. - 1784 A. D.)就不掩饰对

① *Autobiography*, pp. 171 - 172.

② 据 Machin:《衰亡史》的脚注,引证近代学者之处多达 4 314 个,约占全数一半。

③ 有关近世欧洲的“考古”或“博学”传统,见: Arnaldo Momigliano, “The Rise of Antiquarian Research”, in his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Chicago, 1990), pp. 54 - 79;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his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1966); Hay, *Annalists & Historians*, chaps. 7 - 8.

④ *Autobiography*, pp. 31 - 32.

⑤ *Autobiography*, pp. 136 - 139.

⑥ Gibbon, “Hints for Some Subjects for History”, *Miscellaneous Works*, v, pp. 487.

⑦ *Study of Literature*, pp. 98 - 99.

史学的轻蔑。“真正真实的历史难得一见”，他说，“某些国王统治过，或某些战争发生过，这些我们可相信是真实的；但是，其他添加上的色彩，所有的历史哲学，都不外只是臆测。”在他眼中，历史“只不过是一部年鉴，仅仅是一串依年序排列的著名事件”<sup>①</sup>。吉本的雄心是要让史学还复本来面貌，而《衰亡史》的写作即是此一愿望的实践。

吉本虽然不认可“经典考据”与“古史考掘”是真正的史学，但却了解到“考古学家”或“博学之士”著作的价值。他是启蒙时代史家中，少数能够欣赏、应用近代欧洲古典研究成果的人。这一种认知是吉本的史学终究能超越时代的原因。历史写作的风格，吉本认为，固然要避免沦为“枯燥的编年体”，但也不能堕入“夸饰的议论”<sup>②</sup>。征引古典学者的发现，让他的历史叙述不但能“言之成理”，而且“持之有故”。吉本的自我学术的要求非常严格。罗伯逊曾查证《衰亡史》的内容，发现：“他有努力研究的功夫，缺乏此一功夫，无人当得历史家之名……我曾核对过其多处引文……发现他引注的文字，无一不是其亲自查过的。”<sup>③</sup>

在近代欧洲史学史上，《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欧洲历史写作从“博学式的经典考据”，转化为“近代的历史叙述”的代表作。透过这部杰作，吉本提升历史写作的层次，让欧洲史学告别传统的编年史或人文式的经典考证传统，而开始展现出“现代的”特质。英国历史家特雷弗罗普说：吉本的《衰亡史》代表“一整个世代人的史学雄心与探索的完成”<sup>④</sup>。这是一个具有历史眼光的评价。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肃献

<sup>①</sup> James Boswell, *The Life of Dr. Johnson* (London: J. M. Dent & Son, 1933), pp. 558-559.

<sup>②</sup> *Autobiography*, p. 177.

<sup>③</sup>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Dr. Robertson to Mr. Strahan, 15/3/1776”, *Miscellaneous Works*, ii, pp. 159-160.

<sup>④</sup> H. R. Trevor-Roper, “The Idea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p. 415.

# 前 言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 A. D. - 1794 A. D.)是 18 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运用渊博的学识素养和启蒙时代的哲学理念,写出英国最重要的一部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从公元 2 世纪一直叙述到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博大雄伟的史观加上优美典雅的风格,不仅是学术名著,更是文学杰作,两百年来傲视西方史学界,要是与我国的史书相比,誉之为欧洲的《史记》和《汉书》亦不为过。

## 一、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生平

吉本的曾祖父是一位布商,祖父是事业发达的军事承包商,从威廉三世的大陆战争获得巨大的财富,后来从事航运业和进出口贸易,因为船难事件遭受重大的损失,全部财产从超过十万英镑减少到一万英镑,他仍然没被厄运所击败,重新站起来奋斗,等到 1736 年去世之时,再度成为有大批资产的财主。他唯一的儿子爱德华·吉本生于 1707 年,就读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Emmanuel)学院,后来成为彼得菲尔德(Peterfield)的国会议员,在 1734 年进入下议院,娶朱迪思·波滕(Judith Porten)为妻,生育七个小孩,除长子外均夭折。

1737 年 4 月 27 日,吉本诞生于帕特尼(Putney),是家中的长子,名字仍旧取为爱德华,出生后六个月祖父过世。小爱德华幼年体弱多病,多次濒临死亡边缘,母亲连生多胎无力照顾,靠姨母凯瑟琳·波滕(Catherine Porten)

看护,等到他十岁时母亲过世,由姨母抚养,自小培养博览群书的习惯,启发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姨母在 1786 年去世,吉本把她称为“生命中幸福和荣誉的泉源”。吉本在入学前延请家庭教师启蒙,然后进入金斯顿(Kingston)小学,1749 年就读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中学。吉本到校极不适应严厉的求学环境,后来把它称为“充满恐惧和悲伤的魔窟”,幸而他的姨母及时前来为学校办一个膳食宿舍,使吉本能在中学度过两年时光。1750 年,他罹患神经性疾病,被送到巴斯(Bath)温泉地区去疗养,停止正规学校教育,完全请家庭教师教导,后来他父亲带他回乡,家中藏书甚丰,每日以读书为乐。他在自传中提到,十二岁那年是他心智开启的一年,对尔后影响甚大,发现历史是智慧的最佳食粮,到了十四岁已经将主要作品阅读完毕,对于整个历史的发展建立大致的轮廓,并力图解决有关编年的困难问题。他早年的研读除受教于姨母指导外,完全是自我苦读的结果,终其一生历史写作从未询问他人的意见,这种特殊的风格成为他的标志。同时他从幼年起,对希腊文和拉丁文都已打下非常扎实的基础,可以流利的阅读和书写。

吉本在自传中提到身体在 1751 年突然转好,于是他的父亲老爱德华决定将他用自费生的名义,送入牛津大学的莫德林(Magdalen)学院。1752 年 4 月,吉本到校,发现自己的学识让教授感到惊奇,但是在其他方面则是一窍不通,这时他学习的重点在“世界史观”,尽情阅读校中有关阿拉伯、波斯、犹太、蒙古和突厥的历史著作。未过多久,他对牛津的教育方式感到不满,失去学习的兴趣,他的导师“只记得束修,不愿负责任”,对他的研究项目根本无力指导,在完全放任的状况下,吉本经常逃课出游,校方根本不管。

吉本在读史的过程中对宗教的争议产生兴趣,加上受到姨母的影响,学习的重点转向神学,为了反抗大学有关国教教条的信奉问题,开始研究天主教的教义,1753 年 6 月 8 日在伦敦经由神父受洗,皈依罗马天主教,后来他虽然辩说当时过于幼稚,但纯粹是思想上发生转变所致。

他父亲得知信息极为愤怒,一则大学无法容许改宗行为,势必离校;再则按当时规定,吉本失去在政府机构供职的资格。于是老爱德华采取补救措施,为了不中断教育,便将儿子送到瑞士的洛桑(Lausanne),寄宿在加尔文派(Calvinist)牧师 M. 丹尼尔·帕维拉尔(M. Daniel Pavilliard)家中。

吉本在 1753 年 6 月底到达洛桑,开始瑞士第一次的五年居留期间,学习的环境完全改观,信仰的问题未能解决,再加上家庭发生事故以致经济拮

据,最初他的内心感到非常痛苦,但是后来提到这段时期,却认为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各方面都发生重大的变化,对老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帕维拉尔牧师是学识渊博的明师,也是循循善诱的长者,对于新来的学生有极好的印象,愿意尽心来解决宗教和学业的问题,他为吉本拟订周详的学习计划,重新安排研究的重点,让他养成有秩序的读书习惯。在帕维拉尔全力的教导下,吉本受益匪浅,精读古典和现代的名著,研习数学和逻辑学,最重要的是通晓法国文学和哲学,也能用流利的法语与人交谈,对他尔后产生极大的影响。

由于对文学的钻研,不仅扩大知识的范围和深度,也养成一生为文简练精确的风格,后来他在自传里提到:“我的教育能有成果,是幸运之舟正好搁浅在莱芒(Leman)湖岸”,并且推崇帕维拉尔是“心灵和知识的再生之父”。他在洛桑认识很多当地的知识分子,广泛讨论有关法律、政治和宗教等问题,对于法国启蒙哲学的著作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和伏尔泰(Voltaire)等人的著作,涉猎的范围包括历史、哲学、诗歌、戏剧、小说、神学和形上学等,使得吉本的眼界开阔,能够走在时代的尖端;同时,当伏尔泰在洛桑居停时,他有幸前往拜会,相谈甚欢,要说吉本不受他的影响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事,吉本不仅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自由主义的精义,更对宗教迫害和宗教偏执造成的恐怖、政府与教会的狼狈为奸、战争的消耗与损失、迷信行为的荒谬等,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指责。

吉本离开英国的主因是宗教,来到瑞士一年半的时间,深思熟虑后,终于放弃天主教,1754年圣诞节公开回皈基督教新教;后来,他在自传中提到这件事,有点避重就轻的说道:“我在洛桑时,终止对宗教的探索,虔诚默信天主教和新教共同认可的信条和教义。”他承认帕维拉尔的开导解开心中的疑虑,主要还是经由自我反省,认识到《圣经》记载的神迹,无法为人类的感官所接受,从此宗教问题带来的困惑迎刃而解,随着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认知,以及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接受法国启蒙哲学家采取自然神论的立场,否定“君权神授”的政治观念,从而掌握《罗马帝国衰亡史》的重点,不遗余力反对基督教的经典、教义、体系和信条。

1755年他的父亲继婚娶多罗西亚·巴顿(Dorothea Patton)为妻,特别来信告知,并提到当年就是这位女士推荐的医生,才治好小爱德华的病,从

此他和继母之间相处融洽,曾在日记里写道:“我非常敬爱她,一直把她当成一位同伴、一位朋友和一位母亲。”

他在二十一岁生日前夕返家,虽家中景况大不如前,他父亲仍答应每年给他三百英镑;他提到在洛桑认识女友苏珊·屈尔绍(Suzanne Curchod),不仅容貌美丽而且天资敏慧,双方已经论及婚嫁。这时他的父亲和继母以为该女家庭贫穷,不是理想对象,要求断绝来往。吉本因孝顺其父,而且也无成婚的经济能力,只有分手,后来他提及此事无限唏嘘,曾说道:“我是个唉声叹气的情人,但却是个遵从父命的儿子。”他和苏珊疏远以后,还是与她成为终生的挚友,她后来嫁给任法国财政大臣的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因帮助其夫而享誉上层社会。吉本终生未娶,过着独身生活,但却性好渔色,这也是他被教会人士攻击的主要原因。

从1758年到1763年,吉本过着乡绅的生活,不是陪父亲参加各种宴会和打猎,就是在伦敦的文艺沙龙消磨时间,虽然也读很多的书,年届而立仍然一事无成,靠着父亲资助度日。他在七年战争期间,加入南汉普郡(South Hampshire)民兵部队,授上尉官阶,克尽职责。从1760年到1762年,他在军中服役两年,各种读书研究因而中断,但是也认识许多终生对他有助益的朋友,到1768年他又申请恢复军职,并升任少校,最后在1770年以中校军阶除役。后来他说过,军旅生涯的经验对他成为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助益,尤其是这段时间,他利用空闲完成两本作品。

吉本的父亲在1770年去世,他过了两年繁忙的事业生活,在伦敦卡文迪什广场(Cavendish Square)定居下来,专心从事写作,同时也广泛参加各种应酬交际,认识许多文人学者,成为著名文艺沙龙的会员,1775年入选文会,与雷诺兹(Reynolds)和约翰逊(Johnson)交往甚密。由于吉本的父亲曾任彼得菲尔德选出的下议员,所以他能获得政治上的人脉,在1774年和1781年分别当选下议员进入国会,其时正值北美独立战争,他的政治立场是维持英国利益,反对殖民地独立。同时他也是诺思爵士(Lord North)热心的支持者,尽力推动组阁事宜,虽然他在下议院有八年的时间,一直默默工作,对各项立法和政策的考量,都极为正确而周详,但是生性保守不善言辞,始终不愿公开发表言论,以至于在政治方面无法一展长才。不过,却得到首相诺思爵士的赏识,担任贸易和殖民委员会的委员,年薪高达七百五十英镑,使他能过着优渥的生活。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四开本在1776年2月17日出版,初版五百本在数日内售罄,立刻洛阳纸贵而轰动一时,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本,吉本自夸已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尤其他在第十五及第十六章,对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作极不友善的描述,激怒教会及宗教界人士,终其一生不断受到攻击和嘲笑。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叙述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结束,此时吉本本想先休息,再考虑进行后续的写作。1782年诺思爵士政府下台,吉本所委派的职务也被撤销,对他的经济状况产生很大压力。他离开英国前往洛桑居住,很安静地撰写最后三卷,于1787年6月完稿。这几卷在1788年5月8日,他五十一岁生日当天出版。

1788年底,吉本又回到洛桑开始撰写自传《我的一生》,后来在1793年出版。起先是好友乔治·戴维登(George Deyverdun)中风死于1789年7月,接着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段时期吉本的身体很差,又忧虑瑞士受到侵略,加上法国发生大屠杀事件,以及路易十六被处死,使他无法在洛桑过安静的生活,健康情形更加恶化。1793年友人去世返英,旅途劳累致病况加重,翌年1月16日病故伦敦圣詹姆士街家中,享年五十八岁。吉本在逝世前非常感激的提到:“《罗马帝国衰亡史》使我获得世界的名声、荣誉和地位,死后毋须接受任何头衔。”

## 二、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经过及其背景

吉本很早就从事写作,开始是在文学领域,居留瑞士期间,学习法文的同时也研究启蒙哲学,深感当代法国文人对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学的忽视,1755年将西塞罗(Cicero)的作品译为法文,接着以两年时间,用法文写成《论文学研究》(*Essai sur l'Etude de la Literature*),于1761年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在欧洲大陆深获好评,但本国则无人问津。他在这本书里特别提到具备哲学风格的历史学家,认为“哲学家不一定是历史家,而历史学家不管怎么说,要尽量做一个哲学家”。他主张哲学的历史观:第一,强调以俗世为历史的焦点,人性重于神性;第二,排斥个人英雄主义,群体的需要决定一切;第三,力主人类社会的矛盾现象是常态;这也决定他尔后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一贯立场。1770年吉本匿名出版《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之评述》(*Cri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Sixth Book of Virgil's Aeneid*),史



诗共十二卷,其中第六卷描写埃涅阿斯到地府寻求未来前程的神谕,得知罗马自开始对外征服直到凯撒为止的历史,所负神的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当时权势极大的沃伯顿(Warburton)大主教对维吉尔的史诗,站在基督教神学的立场,加以歪曲和讥讽,虽然文人学者侧目而视,也都不置可否。吉本出版本书却在向沃伯顿的权威挑战,也可看出他具有初生之犊的道德勇气。

吉本一生在瑞士居住多年,出入洛桑名流社会,加入当地文艺活动,认识很多终生相知的友人如乔治·戴维登、威廉·吉斯(William Guise)等人。到1763年得到父亲资助,准备用两年时间旅游欧洲,元月到达巴黎,拿着甚得好评的《论文学研究》作媒介,受到当时主持文艺沙龙的格弗琳夫人(Mme Geoffrin)另眼相看,得识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iderot)、达朗贝尔(D'Alembert)、爱尔维修(Helvetius)、霍尔巴赫(D'Holbach)等人,接着前往洛桑拜见老师帕维拉尔,同时也认识贝克·霍尔罗伊德(Baker Holroyd),就是后来的谢菲尔德勋爵(Lord Sheffield)。他成为终生支持的得力友人,在吉本逝世后协助出版尚未发表的文稿。

1764年4月吉本与吉斯离开洛桑,过阿尔卑斯山前住意大利,整个夏季都在佛罗伦萨,秋天到罗马,再到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但是整个旅行因吉本的财务发生问题而中断,他在1765年6月回到英国。吉本在1793年出版自传《我的一生》里,提到他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起因和动机:“1764年10月15日黄昏时分,我坐在罗马卡皮托山的古迹里沉思默想,听到神庙中传来赤足僧侣的晚祷声。我要为这座名城写一本书的概念,开始在我的内心酝酿成形。”

他原来只想写罗马城的衰颓,就像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听到罗马被阿拉里克(Alaric)攻破时,写出《上帝之城》那样,无意把整个帝国包括在内,但后来他的阅读范围扩大,思想领域更为广阔,决定将罗马帝国作为叙述的对象,又过些时日,才真正开始这项工作。他不无感慨说道:“我逐渐由期望进到构想,从构想进到计划,从计划而正式写作,哪里会想到最后会完成六厚册,消耗了二十年的岁月。”

刹那之间,吉本的精神与罗马合而为一,从1771年开始撰写,到1787年完成。由心灵的体会,进而贯彻力行,将罗马名城的颓毁,扩及整个帝国的覆灭。在人类文明史上,出现一部万古常新、独领风骚的历史名著。

吉本的写作过程的确是艰苦备尝,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又能克服语文的隔阂和困扰,从他的注释中可以看出:直接引用的历史数据,从古希腊和罗马到18世纪的作家,有二百九十余人,书籍凡八百余种,有数千册之多,除此以外间接有关材料,像是各种地方志、编年记、法典、地图、碑文、铭刻、奖章、钱币等,无不在搜集之列。他对数据的要求是实事求是,正确无误,不穿凿附会,不自以为是,真是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程度,同时力求辞章的典雅和文字的优美,并且以简洁明晰为尚,全书的文章富于理性之美,气势博大雄伟,如江河之滔滔不绝。第一卷问世后,各方的赞颂纷至,推许为历史名著,也是文学杰作,等到20世纪以后,学者一致认为他已文胜于史。

18世纪以来,治罗马史的重心在大不列颠,可以说是名家辈出,较之意大利本国及法国、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居于领导的地位,这固然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可说是英雄相惜所致;而吉本开个人研究的先河,创造光辉的成就,当然会引起后生小子的效法。等到19世纪以后,科学的验证风气遍及欧洲的史学界,但是英国在吉本的影响下,历史与文学仍然相辅相成,史学家坚持渊博的学术风格和客观的专业立场,还要讲究文体的简洁、明晰和优雅。

第一卷出版后,获得英国文人学者赞誉,如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约瑟夫·沃顿(Joseph Warton)、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等人撰文称许,向社会大众推荐,他的老友休谟(Hume)来信道贺,誉为“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但也特别提出警告:“我拜读大作,担心叙述早期教会之最后两章,会引起轩然大波,期能妥善自处,带来困扰和疑虑已不可免,恐怕会引起更多谣言和烦恼。”果如休谟所料,很快受到理查德·沃森(Richard Watson)、亨利·戴维斯(Henry Davis)和约瑟夫·米尔纳(Joseph Milner)等人大力抨击,指责的重点有二:一是沿用自古以来无信仰者对教会恶意攻击的模式,哗众取宠,了无新意;二是别具用心,选用不实资料,篡改历史文献,丧失公正的学术立场。

吉本在1779年针对似是而非的攻讦,写了一篇《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章和十六章若干文段的答辩》(“Vindication of Some Passage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hapters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取得社会人士乃至神职教士的谅解,然而有人依旧诟骂不休,吉本只有置之不理;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教会当

局还是保持反对的态度,尤其在“神迹和殉教”方面,争议更多;等到最后三卷出版,还是引起强烈的谴责,斥责吉本为洪水猛兽,对他的私生活和独身未婚,进行毒恶的人身攻击,说他的人品如同他的作品,集荒淫无耻之大成,直至19世纪中叶,批评仍未中止。自古以来文人学者,如吉本那样遭受长达百年的责难者,实在少见。

自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般读者和文人学者,不像宗教界那样带着偏见的心胸和狭隘的思想,已将吉本誉为文明进步的先驱人物。尤其是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在吉本所擅长的“全观历史”领域,有着极大的进展,无论是经济史观、社会史观或者文化史观,都已经萌芽茁壮,货币、铭文和考古学的研究,配合历史的背景获得前所未有的收获,尤其是史料的科学鉴定,严格要求的程度实非吉本时代所想象。容或因为两百年来知识的累积和进步,使得吉本的著作在史料的运用和文物的考证方面,已无法达成现代所订定的标准,但是吉本仍能掌握他那个时代的脉动,成为史学继往开来的导师。

英国政治家和军事家鲜有未读此书者,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研究更为精到,在演说和著作中经常引用其中警句和辞句,也因此培养出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体认到欧洲的重心就是地中海,而通过此海域的交通线就是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能掌握此一地区,才能获得国防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出任海军部长,力主英军投入地中海,在土耳其登陆,控制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直取巴尔干半岛而拊德国侧背,可惜加利波利(Gallipoli)会战和苏弗拉湾(Suvla Bay)会战失利,而功败垂成。到第二次大战,丘吉尔出任首相,更是念念不忘地中海,即使德军气焰冲天,仍能固守直布罗陀、马耳他岛和苏伊士运河,后来发起北非作战,再进攻西西里及意大利,直取欧洲柔弱之下腹部。凡此政略和战略思想的形成,莫不受到精读《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影响。20世纪末叶又兴起研究吉本著作的风气,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作更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中东冲突这两个重大问题,更是与吉本的历史观极为吻合,想见此一总领风骚的历史学家,在21世纪将更引人注目。

### 三、《罗马帝国衰亡史》内容概要及评述

《罗马帝国衰亡史》全书的主旨,在提纲挈领说明罗马帝国一千三百年

的衰亡过程,至于衰亡的原因,就4世纪罗马历史家马西利努斯(Marcellinus)的说法,是传统的绝灭和道德的沦亡,也是丧失共和国精神的必然后果。还有就是5世纪的希腊历史家佐西穆斯(Zosimus)的论点:在于弃绝传统神明,接受基督教义,导致衰亡。圣奥古斯丁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在罗马陷落之后所写《上帝之城》里提到:

罗马人在历史上建立功业,备受赞誉,然而他们的子孙已完全堕落,成为祖先光荣的大敌。罗马由先祖创造,辛勤经营,趋于雄伟壮丽,可是他们的子孙使罗马在未陷落前,比陷落后更丑恶。在罗马的废墟中,我们看见满地坍塌的大理石;但罗马人的生活中,我们不仅看到物质崩溃,也看到道德、精神和尊严的沦亡。他们心中燃烧的奢欲,比焚毁他们家园的大火更为致命可怕。

吉本的论点倒是综合这几位历史家的说法,所以他特别指出:

那个时代的人士,要想从安逸享乐的环境,发觉潜在的衰败腐化因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长久以来天下太平无事,加上罗马政府重视传统,慢慢使得帝国受到毒害,丧失原有的活力,人们的心智逐渐降到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熄灭,就连尚武精神也消失无遗……要是我们能够体会委婉的比喻,知道人类就古代的标准而言已日趋矮化。事实上罗马世界全是一群侏儒,等到北方凶狠的巨汉破门而入,才会改善这个矮小的品种。他们重新恢复大丈夫气概的自由精神,经历十个世纪的变革,艺术和科学才得以成长茁壮。(参阅第二章第十一节)

从这里我们知道,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之所以灭亡并非外力的摧毁,而是内部的腐蚀,所以罗马帝国衰亡的基本原因,在于人口的减少、风气的败坏、阶级的斗争、商业的败落、专制的政体、繁重的税赋和连年的战争。但是因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才有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这两者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

其次谈到全书的结构,吉本虽然在1764年决定要写罗马史,但一切还

是摆在心里思索,等到1770年父亲死后,自己从国民军退役,才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此艰巨的工作,后来在自传里提到撰写第一卷的状况,开始时只是最初的构想,甚至连全书的名称、陈述的范围、写作的深度、各章的区分和数据的运用,都没有着落,只有暗中摸索,点点滴滴累积而成。等到完成第一卷以后,他在序言里提到,要将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0年至476年,即马可·安东尼(Marcus Antoninius)去世至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第二阶段为527年至800年,查士丁尼(Justinian)复兴东罗马帝国到查理大帝(Charlemagne)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第三阶段为9世纪初东罗马的恢复国势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攻陷为止。

在完成全书六卷后,很明显的看出分为两个部分,前三卷涵盖的时间与第一阶段相同,约为三百年,而后三卷则包括他在序言所提的第二和第三两个阶段,涵盖的时间将近一千年。尤其第四卷的时间不过百余年,与前三卷概等,到第五卷和第六卷自希拉克略(Heraclius)王朝建立,直到东罗马的灭亡,则包括八百年的时间,重大事件与前四卷相比,则占的篇幅较小,记述也较为简单,但是有许多最脍炙人口的章节,像是查理大帝的加冕、政教之争、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对外征战、十字军东征、罗马法律的演进等,比前部毫不逊色,尤其最后描述君士坦丁堡被围及陷落的生动情节,让人低首沉思有不胜唏嘘之感。

全书的主题可以分为三个重点,第一是文明社会,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生活等各方面的综合研究,可以细分为帝国的扩张与防卫、元老院和皇帝权力之争、军人干政、自由权利、经济问题等项目。第二是蛮族入侵,包括蛮族之区分、入侵的方式和时程、重大战争的影响等项目。第三是宗教信仰,主要是讨论基督教的建立、发展的过程、异端和分裂、政教争执、伊斯兰教兴起和十字军东征等。

回顾罗马历史,皇帝的好善为恶都趋向极端,共和国灭亡后,奥古斯都(Augustus)之后的几位皇帝,像提比略(Tiberius)的睚眦报复、卡利古拉(Caligula)的杀戮狂暴、克劳狄(Claudius)的萎靡软弱、尼禄(Nero)的放荡残酷、维特里乌斯(Vitellius)的纵欲佚行和图密善(Domitian)的怯懦无情,在他们统治下,罗马人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无法逃脱压迫者的魔掌,所以他特别提到君主专制的可怕,令人不寒而栗:

但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则不然，全世界都在它的控制下，要是帝国落入一个人手中，那么对他的仇敌而言，整个世界就变成坚固而恐怖的监狱。在帝国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不管是受到判决在罗马或元老院拖着镀金的锁链，或是在塞里法斯岛(Seriphus)的荒岩或多瑙河冰冻的沿岸，以放逐终了余生，都只有在绝望中静待最终命运的降临。反抗只是自寻死路，也无处可以逃亡。四周被一片汪洋大海和广阔的陆地包围，在横越时，就会被发现并捉回，最后还是解送到愤怒的主子面前。即使逃离边界，焦急的眼睛所看到的除了辽阔的海洋、荒芜的沙漠和带着敌意的蛮族外，完全是一无所有。这些蛮族不但态度粗暴而且言语不通，他们的国王也很高兴牺牲讨厌的逃犯，来换取皇帝的保护。所以，西塞罗对被放逐的马塞卢斯说道：“不管你在哪里，记住，你还是在罗马暴君的势力范围之内。”(参阅第三章第八节)

所以就这方面来说，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国家，相互之间发生互动的关系，人民和民族才能真正获得自由的权利。

奥古斯都逝世后，遗嘱在罗马元老院公开宣读：“帝国的疆域有一定的范围，把自然的限制当做永久的防线和边界：西方到达大西洋，莱茵河和多瑙河是北方的防线，东部以幼发拉底河为边界，向南就是阿拉伯和阿非利加的沙漠。”罗马和平的主要防卫力量在于三十个以上的军团，以及相当数量的协防军部队，内部的安全在于禁卫军，有二万精兵负责卫戍首都和护卫皇帝的安全。这样庞大的军事力量，很自然引起军人干政，直接的结果是禁卫军介入帝位的继承、边区军团的弑君和拥立：

历代罗马皇帝不论有无建树，命运都同样悲惨，在世时有的纵情逸乐或是高风亮节，有的严肃苛刻或是温和忠厚，有的怠惰渎职或是百战荣归，最后的下场都不得善终，几乎每个朝代的替换，都是可耻的篡夺者进行叛逆和谋害所致。(参阅第十二章第一节)

虽然篡位拥立已成风气，但皇帝和元老院的争权，并未因而缓和，反而势成水火变本加厉，罗马的内战是结束共和走向君主专制政体的必然过程，使得早期共和国的民兵，成为私有化和职业化的军队，皇帝掌握武力就能压

制元老院。等到罗马版图停止扩张以后,这是帝国式微的先兆。罗马帝国曾以分裂的手段征服各国,后来势力强大的蛮族记取教训,联合起来攻击边区。帝国基于防卫和安全的要求,大幅提升军人的威望和军方的权力,统兵将领可以被拥立为帝,贵族统治变成武力统治,在这种交互的恶性循环之下,造成历史上三世纪战乱频仍、军权至上的局面。

罗马帝国的经济和人口问题也是衰亡的主要因素:人口递减在于节育和杀婴,以及因战争和瘟疫使死亡率过高,人力供应不足致使蛮族大量迁入居住,影响整个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的衰退在于农业因水土流失和奴隶制度而破产,大庄园无法支持,致使谷物短缺;奢侈生活方式导致贵金属流向东方,造成货币的贬值;资本因重税成为公用,生产能力严重下降;军饷、救济金以及庞大政府的开支,加上皇帝和宫廷费用的上升;等到经济能力无法负担文明社会,整个帝国就彻底崩溃。

吉本认为蛮族入侵是帝国衰亡的外在因素,全书计有十四章专门叙述不同的蛮族,包括早期的波斯人、日耳曼人、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灭亡西罗马帝国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西哥特人(Visigoths)、汪达尔人(Vandals),以及后来灭亡东罗马帝国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事实上,罗马人所称呼之蛮族,在语义学上与我国古称汉族以外的民族为“夷狄”有所不同,含有“外族人”和“异邦人”的意义,像波斯人在当时的文明程度就要较罗马人为高。故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八章和第九章,开宗明义介绍帝国最大的敌人波斯人和日耳曼人:

从奥古斯都临朝到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为止,罗马的仇敌是暴君和军人,他们就在帝国的心腹之地。罗马国势已臻极点,对发生在远隔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之外的变革,并无多大兴趣。但是当军队毫无忌惮推倒皇帝的权势、元老院的敕令,甚至军营的纪律时,长久以来盘旋流窜在北部和东部边疆的蛮族,竟敢放胆攻击这个衰落帝国的行省。零星的叩边变成大举的入侵,给双方都带来很大的灾难。经过很长时期互有输赢的争斗以后,许多获胜的蛮族将整个部落迁进罗马帝国的行省。(参阅第八章第一节)

实在说,罗马无法同化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是导致灭亡的主要因

素,这个任务已超出能力。等到图拉真(Trajan)要用金钱补助萨尔马提亚人以获得平时,这是罗马衰亡的开始。当奥勒良(Aurelian)将成千日耳曼人迁入帝国定居时,官兵均由蛮族组成,进而蛮族将领成为皇帝,不必等待阿拉里克和阿提拉(Attila)攻入罗马,帝国早已沦入蛮族手中。罗马历史学家佐西穆斯认为基督教是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他说道:

此宗教毁弃罗马人的神明信仰,破坏传统道德和国家安定基石。基督教不仅反对古典文化,包括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在内,并将东方神秘仪式带进罗马现实恬淡的生活中,使人民的思想产生剧变,不求积极进取而消极准备末日来临;个人用苦修和祷告以蒙神赐恩解脱,而不愿效忠国家获得集体拯救。君王掌握权力以求帝国统一,基督徒则宁愿帝国分裂。信徒不热心公共事务,拒服兵役,正当帝国鼓舞民众保卫国家免于蛮族侵略时,基督教却散布和平与反战观念;所以基督的胜利即罗马帝国的死亡。

吉本并没有这样的表示,只是说基督教是帝国灭亡的受害者,但是他在其他方面的批判,等于是从根基上否定基督教存在的意义:

对于摩西的上帝创造人类和走向堕落的教义,诺斯替(Gnostics)教派用褻渎的态度加以嘲讽。对于神在六天劳动以后便要休息一天,直到亚当的肋骨、伊甸园、生命和知识之树、会说话的蛇、禁果,以及第一代祖先犯下轻微过失因而对全人类进行惩罚的种种说法,他们连听都感到不耐烦。诺斯替教派褻渎以色列的神,说他易于冲动和犯错,对人喜怒无常,睚眦之仇必报,用卑劣的嫉妒心看待人们对他迷信的礼拜,将自己有所偏私的恩泽施于一个民族,局限于短促尘世的一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显不出他在什么地方具有明智全能宇宙之父的特征。(参阅第十五章第一节)

虽然吉本借着诺斯替教派之口说出这段话,等于就是他对基督教基本教义所持的观点,难怪会使教会和信徒勃然大怒。此外吉本对宗教迫害的殉教、神迹和圣徒、教阶制度、圣职买卖、赎罪原则以及宗教法庭,无不大力



抨击,尤其对天主教在中世纪的作为指责极为严厉:

罗马教会用暴力行为保护以欺骗手段获得的迷信帝国,一个和平与仁慈的宗教体系,很快就被放逐令、战争、屠杀和宗教法庭败坏,改革派受到热爱民权和宗教自由的鼓舞,天主教的亲王和教士的利益结合,不惜用火与剑来推展宗教惩罚的恐怖行动。据说,仅在尼德兰(Netherlands)地区,查理五世的臣民就有十万余人倒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仅仅在一个行省和一位君主的统治阶段,被处决的新教徒就远远超过三百年时间,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早期殉教者的人数。(参阅第十六章第二十节)

以上的抨击确为事实,但是基督教在建立初期,并非要摧毁旧有信仰,造成罗马帝国的崩溃。基督教的成长和发展,与其说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毋宁说是罗马帝国衰亡所形成的结果。罗马帝国扩张到达极限,道德的败坏随之开始,至尼禄时代已腐烂恶化不堪收拾,而基督教对伦理道德的重建,确有甚大贡献,也可说是罗马帝国因基督教的存在,而能苟延残喘至14世纪。

本书结构堂皇,文辞庄严,内容错综复杂,经纬万端,绝非一篇导言可尽其万一,最后还是引用吉本在末章的回顾,来终结全书发展的路径:

对向往罗马的朝拜者以及一般的读者来说,罗马帝国的衰亡必然会吸引他们莫大的注意,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且最惊人的一幕。许多重大事件因果相连,互为表里,影响世人至巨,像是初期凯撒高明的手段和策略;军事专制的混乱和篡夺;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最后成为国教;君士坦丁堡的奠基;东西帝国的分治和分裂;日耳曼和西徐亚(Scythia)蛮族的入侵和定居;民法法典的订定;穆罕默德的性格及其宗教;教皇在尘世的统治权力;查理大帝神圣罗马帝国的复兴和没落;十字军东征和拉丁王国的建立;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征战;希腊帝国的覆灭;中世纪罗马的状况和革命等等。身为历史学家要对所选择的题材而兴奋不已,在感到能力有所不逮时,只有责怪史实材料之不足。此书使我付出二十年的光阴,也享受毕生最大的乐趣,想当年我在罗马朱

庇特神庙酝酿此一构想,终能完成著述,呈献读者诸君披阅。(参阅第七十一章)

#### 四、延伸阅读和补充资料

《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四开本六卷分三次出版,首次是第一卷在1776年2月,第二次是第二卷和第三卷是1781年3月,第三次是第四、五、六卷在1788年5月。吉本生前曾多次校勘,死前已完成全书的订正,再版时已修正很多错误。在19世纪出了很多不同版本,以J. B. 伯里(J. B. Bury)在1896至1900年,根据吉本三种不同原版,编成“七卷本”最受学术界的推崇,此外O. 斯米顿(O. Smeaton)在1910年编“六卷加注本”,也甚得好评。

吉本主要著作有《论文学研究》(*Essai sur l'Etude de la Littérature*) (1761年);与戴维登合著之《英国文学评论》(*Memoires Literature de la Grandel Bretagne*)两卷(1768年);《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之评述》(*Cri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Sixth Book of Virgil's Aeneid*) (1770年);《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1788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若干文段的答辩》(“Vindication of Some Passage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hapter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9年);谢菲尔德勋爵编,《吉本文选》(*Miscellaneous Works*) (1795年);谢菲尔德勋爵编,《生活与写作》(*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 (1827年);D. M. 洛(D. M. Low)编,《日记》(*Journal*) (1929年);普罗瑟罗(R. E. Prothero)编,《私人书信集》(*Private Letters*) (1896年);博纳尔(George A. Bonnard)编,《我的一生》(*Memoirs of My Life*) (1966年)。

延伸阅读的主要数据,列举的都是20世纪的出版物,可以在图书馆找到,计有D. M. 洛(D. M. Low)著,《吉本传》(*Edward Gibbon, 1737-1794*) (1937年);戈瑟夫·W. 斯温(Goseph W. Swain)著,《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the Historian*) (1966年);加文·德比尔爵士(Sir Gavin De Beer)著,《吉本的世界》(*Gibbon and His World*) (1967年);帕特里夏·B. 克拉多克(Patricia B. Craddock)编,《爱德华·吉本:参考数据》(*Edward Gibbon: A Reference Guide*) (1987年);W. B. 卡诺汉(W. B.

Carnochan)著,《吉本的孤寂》(*Gibbon's Solitude*)(1987年);G. W. 鲍尔索克(G. W. Bowersock)著,《吉本的历史想象》(*Gibbon's Historical Imagination*)(1988年);罗伊·波特(Roy Porter)著,《吉本:构组历史》(*Edward Gibbon: Making History*)(1988年);克拉多克著,《爱德华·吉本:如日中天的历史学家》(*Edward Gibbon: Luminous Historian*)(1989年);罗莎蒙德·麦基特里克(Rosamond Mckitterick)编,《吉本和帝国》(*Gibbon and Empire*)(1997年);丹尼尔·J. 布尔斯廷(Daniel·J. Boorstin)著,《创造者》(*The Creators*)(1992年);斯蒂芬·保罗·福斯特(Stephen Paul Foster)著,《悲惨的责任》(*Melancholy Duty*)(1997年);彼得·科斯格罗夫(Peter Cosgrove)著,《正直的局外人》(*Impartial Stranger*)(1999年);J. G. A. 波科克(J. G. A. Pocock)著,《蛮族和宗教:爱德华·吉本的启蒙史学,1737-1764》(*Barbarism and Religion: The Enlightenments of Edward Gibbon, 1737-1764*)(2000年)。

席代岳谨识

2004年10月1日

## 译者说明

关于《罗马帝国衰亡史》此书的版本，译者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图书馆和林肯(Lincoln)市立图书馆找到七种：最早一种是1845年切斯特菲尔德学社(Chesterfield Society)出版的六册精装本，有米尔曼(Milman)的加注，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发行；第二种是1870年哈珀兄弟(Harper and Brothers)公司出版的六册精装本；第三种是1932年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现代文丛》的三册普及本，把前言及附录全部删除，是一个非常简洁的版本；第四种是1946年赫里蒂奇(Heritage)出版社的三册大字精装本，附有精美插图，所有的注释经过删节；第五种是1993年克诺夫(Knopf)公司的《人人丛书》六册精装本；第六种是1994年企鹅(Penguin)公司的三册平装本；第七种是2000年企鹅公司的一册删节本。

至于在18世纪发行的版本都没有找到，可能都已成有价值的收藏品。这几个版本在文字方面并没有多大的出入，尤其是1845年本已将18世纪的英文，特别是在文字的拼写方面作了很大的订正，一直沿用到现代，可见这一百五十年来，英文已经定型，所以也就减少很多的考证工作。译者使用的版本以1870年本为主，也参照其他几个不同的版本，尤其是1946年本的注译，非常适用。

这几个版本除了1993年本以外，其余的版本在每段开始加上小标题，翻成中文以后，不仅文字的意义重复，使得前后文的气势造成阻滞，版面的编排也不美观，所以把它全部删除。各章的篇幅长短不一，最长的几章可达八十多页，除少数几章因列举理由而分出段落外，全部没有分节，阅读很不

方便。译者特别根据主要内容发展,每章区分为若干节加上标题,每节的篇幅大致二到四页,再把年代注明在每节标题的后面,使得此一事件发生的时间能够一目了然。

根据学者的意见,本书的注释与本文相得益彰,可收绿叶牡丹之效,极为重要。但是就译者的看法,注释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说明内文的来源出处,提出书名和作者姓名及引用的章节页次,以示负责之意,读者要想知详情本末,还可据以参阅原书;第二种是引用原文,欧洲学者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必备之知识,所以吉本对重要的辞句和警句,辄将原文附上,使读者可以发思古之幽情,也可做会心之微笑;第三种是对本文加以说明、解释、评述、考证和补充。由于第一种注释所引用的书籍是吉本在18世纪所获得,只有部分重要史籍流传,很多已无法查阅,而且读者除非进行研究工作,亦无查阅之必要,尤其要在我国找此类原作,为根本不可能之事,除必要保留少数外,多数已经删除,此类注释的数目约占三分之一左右;第二类注释因国人识拉丁文者仅有天主教神职人员,识希腊文更是屈指可数,全部予以删除;第三类注释是精华之所在,主要按照1946年精装本订正,尽量保留全文不做任何变动。

读外国历史最大困难在于背景资料缺乏认识,对书中重要之人名、地名、典章、掌故及重大事件之本末等了解不深,甚或根本没有接触,很多地方只能囫囵吞枣,读后不知所云。但是就原作者而言,认为对人、时、地、物、事略知轮廓,是读者必备的知识,否则无法阅读历史典籍,根本没有加以说明的必要。《罗马帝国衰亡史》涉及的时空范围,国人极为生疏,译成中文时,对重要事件和隐涩难明之处,若不加以说明,读者不仅不知其所以然,亦不知其然;再者本书写作于18世纪,当时的地名多依循希腊罗马文化,沿用近两千年之久而未变,自19世纪民族国家兴起,地名几全改用本国文字,古代原名已不存在,故必须查证,使读者知道现在的名称为何,位于何地及有关的变迁情形;在人名方面,有些人物外国耳熟能详,中国多无所知,尤其有关宗教和神话方面,国人更是少有所闻,亦应予简单说明。还有许多专有名词和重大事件,若不做简单的补充,恐读者有茫然若失之感。此类由译者自行加注之项目为数不少,仅第一卷即有二百多个,特在旁加\*“译注”,再加当页的序号以示区别,译者为完成此项工作,耗用精力最大,花费时间最多。

罗马人的姓名冗长繁复,同名同姓之人甚多,容易张冠李戴,造成错误,

只有在处理时特别注意,必要时加以说明,除此无更好的办法。原书索引之编排有两种方式,一是列在第三卷和第六卷书末,另一种方式是全部排在第六卷之后;译者作了修正,在每卷结束后将整卷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编成索引,附上章序节次,使易于查阅。本书之附录不多,都属版本之勘订和文字的校正,已将其删除,唯引用之参考书目和人名词汇,待全书译成后附于第六卷。

译者服务军中四十年,历任各种指挥职和幕僚职,亦在三军大学任教多年,基于职务和教学的需要,对战史的研究花费甚大心力,平生最为欣赏的名将,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的尤利乌斯·凯撒,深入钻研其为将之道和用兵之法,故对希腊罗马时代有关典章文物、制度规范、政体结构、官吏职掌、军事组织和事件始末等,多方搜集资料,广泛涉猎古籍,自入军校求学即未间断,颇能自得其乐。退役后闲云野鹤,心无罣碍,加之每年有相当时间滞留美国,羁旅无聊以文字写作消磨长日,故不自量力翻译史籍名著,谬误在所难免,请方家不吝指教。近年出版之西方历史书籍,很多是重印旧版,不然就转载译稿,思之有无可奈何之感。联经出版公司重视学术文化,倡导创作精神,慨然投入人力财力,印行历史巨著,内心极为钦佩。《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出版,译者感激发行人兼总编辑林载爵先生大力鼎助,更要谢谢编辑主任方清河先生、编辑庄惠熏女士、校对编辑张瀚文女士及其夫婿李隆生博士、文稿编辑张旭宜先生、张凤真小姐搜集资料、编篡文稿、订正错误。本书之翻译承蒙周浩正先生和陈怡真女士之鼓励甚多,台湾大学杨肃献教授为本书写作导读以及台湾大学刘景辉教授、内布拉斯加大学陆宝章教授提供宝贵意见,在此敬表谢意。再有内子黄先慧极力支持,小儿志伟帮助解决计算机带来的困难,本书出版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喜悦。最后谨以本书作为家严席振闻老先生和家慈八十八岁生日的礼物。

## 吉本序

余择定主题，戮力以赴，容有不当之处，尚请见谅，然述史乃藏诸名山之事，绝不敢哗众取宠，哓哓不休，有渎诸君清听。值此《罗马帝国衰亡史》首卷出版之际，就余著述之构想，聊为数语。

伟哉罗马，举世所誉，经此变革，虽毁犹荣，仅将千三百年之衰亡，区分三期以述之。

其一起于图拉真至安东尼家族当政，帝国之势力与威望臻于鼎盛，难免日中则昃之危，覆灭西部帝国虽为日耳曼与西徐亚蛮族，亦为欧洲现代文明国家之先世，变局之剧烈直至罗马之权势为哥特之君王取代而后已，结束之期当为6世纪初叶。

其二概述查士丁尼即位，明法教战，复兴东罗马帝国之基业；及于伦巴底人入侵意大利，阿拉伯人征服亚非两洲之行省，伊斯兰教之崛起与传播，君士坦丁堡之内忧外患，查理大帝建立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时为公元八百年左右。

其三历时最长，达六个半世纪，首述西部帝国重建，迄君士坦丁堡失陷于土耳其人，堕落之王朝遭受绝灭之命运，语言与习俗承古代罗马之余荫，唯其统治仅限于一城耳，述史难免涉及十字军之盛衰，希腊帝国惨遭蹂躏之始末，且余出于癖好，不免爬梳中世纪罗马之前尘

往事。

余将首卷仓卒付梓,差错在所难免,勉力完成开宗明义之前部,要将安东尼至西罗马帝国覆亡,做一完整之述著,必以第二卷不为功。后续各卷仅存奢望,成败不敢断言,欲照构想行事,治古代史与现代史为一体,则有待上苍厚爱,赐余多年之健康、闲暇与坚毅耳。

爱德华·吉本述于伦敦本廷克街

1776年2月1日



# 目 录

<b>第 一 章 罗马帝国在安东尼时代的军事和疆域(98 A. D. - 180 A. D.)</b> .....	1
一、奥古斯都在位时的罗马帝国 .....	1
二、怀柔政策下的对外征战 .....	3
三、后续各帝的守势作为 .....	6
四、罗马帝国的军事体制 .....	8
五、罗马帝国的部队编组 .....	10
六、罗马帝国的军事部署 .....	13
七、罗马帝国的行省 .....	15
<b>第 二 章 罗马帝国在安东尼时代内政修明物阜民康(98 A. D. - 180 A. D.)</b> .....	23
一、宽容的宗教信仰 .....	23
二、罗马的自由权利 .....	27
三、语言和文字 .....	31
四、奴隶制度 .....	33
五、罗马帝国的人口 .....	35
六、罗马帝国的公共建设 .....	36
七、罗马帝国的城镇 .....	40
八、罗马帝国的交通 .....	42
九、农业发展状况 .....	43
十、奢华的生活方式 .....	44

十一、衰亡的主要因素·····	47
<b>第三章 罗马帝国在安东尼时代的政治架构(98 A. D. - 180 A. D.)</b> ·····	49
一、帝制初期的概况·····	49
二、政府的基本架构·····	54
三、帝王的神化与名衔·····	57
四、奥古斯都的性格与策略·····	59
五、帝位传承的致命弱点·····	60
六、图拉真与哈德良的传承·····	62
七、安东尼王朝的传承·····	64
八、历史的回顾·····	66
<b>第四章 康茂德残酷而暴虐的愚行 佩尔蒂纳克斯被推举为帝, 励精图治遭禁卫军所弑(180 A. D. - 193 A. D.)</b> ·····	70
一、马可以私害公的传位安排(180 A. D.) ·····	70
二、康茂德登基后朝政失修(183 A. D. - 189 A. D.) ·····	73
三、康茂德的败德恶行与殒灭(189 A. D. - 192 A. D.) ·····	77
四、佩尔蒂纳克斯即位后励精图治(193 A. D.) ·····	81
五、佩尔蒂纳克斯为禁卫军所弑(193 A. D.) ·····	84
<b>第五章 禁卫军公开出价将帝位卖给德第乌斯·尤利安努斯 克劳狄乌斯·阿尔比努斯在不列颠、佩西尼乌斯·尼格尔在叙利亚、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在潘诺尼亚, 公开声讨谋害佩尔蒂纳克斯的叛贼 塞维鲁赢得内战的胜利 军纪的废弛 政府的新措施(193 A. D. - 197 A. D.)</b> ·····	86
一、禁卫军公开出售帝座(193 A. D.) ·····	86
二、尤利安努斯登基激起众怒(193 A. D.) ·····	88
三、边疆将领同声讨伐弑君与卖国罪行(193 A. D.) ·····	90
四、塞维鲁进军罗马取得帝位(193 A. D.) ·····	93
五、塞维鲁击败敌手统一天下(193 A. D. - 197 A. D.) ·····	96
六、塞维鲁的新政及对后世的影响(197 A. D.) ·····	101

<b>第六章</b>	<b>塞维鲁病逝 卡拉卡拉的暴政 马克里努斯篡位 埃拉伽巴卢斯的愚行 亚历山大·塞维鲁的美德 军队纵兵殃民 罗马帝国的财政和税务(208 A. D. - 235 A. D.)</b> .....	105
	一、塞维鲁的帝位传承与崩逝(208 A. D. - 211 A. D.) .....	105
	二、卡拉卡拉与格塔的阅墙之争(211 A. D. - 213 A. D.) .....	109
	三、卡拉卡拉的暴政与覆灭(213 A. D. - 217 A. D.) .....	112
	四、马克里努斯篡位后的施政(217 A. D.) .....	115
	五、埃拉伽巴卢斯的崛起(218 A. D.) .....	117
	六、埃拉伽巴卢斯的淫乱奢华及其被弑(219 A. D. - 222 A. D.) .....	119
	七、亚历山大的即位及其德性善行(222 A. D.) .....	123
	八、亚历山大的治绩与军队的暴乱(222 A. D. - 235 A. D.) .....	126
	九、罗马帝国的财政状况(222 A. D. - 235 A. D.) .....	130
	十、罗马帝国的税制及对后世的影响(222 A. D. - 235 A. D.) .....	132
<b>第七章</b>	<b>马克西明即位与其暴政 元老院管辖的阿非利加和意大利发生动乱 内战和叛变 马克西明及其子、马克西穆斯和巴尔比努斯,以及先后三位戈尔狄安帝系,全部惨死 菲利普的篡位和政治手段(235 A. D. - 248 A. D.)</b> .....	137
	一、概述君主政体的优劣 .....	137
	二、马克西明的出身与篡夺始末(222 A. D. - 235 A. D.) .....	138
	三、马克西明荼毒生灵的暴行(235 A. D. - 237 A. D.) .....	141
	四、戈尔狄安的起义与败亡(237 A. D.) .....	143
	五、元老院对抗马克西明赢得胜利(237 A. D. - 238 A. D.) .....	147
	六、禁卫军在罗马杀害两位皇帝(238 A. D.) .....	151
	七、戈尔狄安三世的登基与被害(238 A. D. - 244 A. D.) .....	154
	八、军队拥立的风气与菲利普称帝(244 A. D. - 248 A. D.) .....	156
<b>第八章</b>	<b>阿尔塔薛西斯重建王朝后波斯帝国之状况(165 A. D. - 240 A. D.)</b> .....	159
	一、阿尔塔薛西斯推翻帕提亚人建立萨珊王朝(165 A. D. - 226 A. D.) .....	159

二、波斯祆教的教义及其重大影响(165 A. D. - 240 A. D.)	161
三、波斯帝国与罗马帝国连年战争(165 A. D. - 226 A. D.)	166
四、阿尔塔薛西斯向罗马帝国的权威挑战(226 A. D. - 240 A. D.)	170

## 第九章 从德西乌斯皇帝在位到蛮族入侵,此一时期的日耳曼情势

(249 A. D. - 252 A. D.)	174
一、日耳曼的自然环境	174
二、日耳曼人的性格特质与生活习俗	176
三、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	181
四、日耳曼人的宗教信仰	187
五、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所造成的影响	189

## 第十章 德西乌斯、加卢斯、埃米利安努斯、瓦列里安与伽利埃努斯

相继为帝 蛮族入侵 三十僭主(248 A. D. - 268 A. D.)	194
一、德西乌斯的称帝及其事功(248 A. D. - 250 A. D.)	194
二、哥特人的源起及北欧的宗教信仰	196
三、哥特人的迁移行动和定居	199
四、蛮族入侵及德西乌斯的因应之道(250 A. D. - 251 A. D.)	201
五、加卢斯丧权辱国及埃米利安努斯旋起旋灭(251 A. D. - 253 A. D.)	205
六、瓦列里安面对蛮族入侵的危局(253 A. D. - 268 A. D.)	207
七、法兰克人的结盟与入侵行动	208
八、阿勒曼尼人进犯高卢和意大利(253 A. D. - 268 A. D.)	210
九、哥特人的前两次海上远征(253 A. D. - 268 A. D.)	213
十、哥特人第三次远征蹂躏希腊(253 A. D. - 268 A. D.)	217
十一、波斯国王沙普尔击败罗马大军(253 A. D. - 268 A. D.)	220
十二、伽利埃努斯的性格与作为(253 A. D. - 268 A. D.)	223
十三、三十僭主及其后续影响(253 A. D. - 268 A. D.)	225
十四、其他有关之重大动乱(253 A. D. - 268 A. D.)	228

<b>第十一章 克劳狄当政 击败哥特人 奥勒良的胜利、凯旋和死亡</b> (268 A. D. - 275 A. D.)	232
一、伽利埃努斯逝世和克劳狄继位 (268 A. D.)	232
二、克劳狄重振军威战胜哥特人 (269 A. D. - 270 A. D.)	235
三、奥勒良的治军作为与签订和约 (270 A. D.)	239
四、奥勒良歼灭罗马帝国的心腹大患 (270 A. D.)	242
五、奥勒良收复帝国西疆 (271 A. D.)	245
六、芝诺比娅统治东方帝国始末 (250 A. D. - 273 A. D.)	248
七、奥勒良进军亚洲平定帝国东疆 (272 A. D. - 274 A. D.)	250
八、罗马举行盛大凯旋式的华丽景象 (274 A. D.)	254
九、奥勒良镇压内部叛乱及其行事作风 (274 A. D.)	257
十、奥勒良率军出征被部将所弑 (275 A. D.)	259
<b>第十二章 奥勒良逝世后军队和元老院的作为 塔西佗、普罗布斯、卡鲁斯及其子相继为帝</b> (275 A. D. - 285 A. D.)	260
一、元老院和军队对继位问题相互推诿 (275 A. D.)	260
二、塔西佗受元老院推举登基 (275 A. D.)	263
三、塔西佗的东征与崩殁 (276 A. D.)	265
四、普罗布斯继位后雄图大展之作为 (276 A. D.)	268
五、普罗布斯征服蛮族之丰功伟业 (277 A. D. - 279 A. D.)	270
六、普罗布斯荡平叛乱及其被弑 (280 A. D. - 282 A. D.)	275
七、卡鲁斯及其二子相继称帝 (282 A. D. - 284 A. D.)	277
八、罗马各种壮观的竞技与赛会 (284 A. D.)	281
九、卡鲁斯家族的殒灭与戴克里先的发迹 (284 A. D. - 285 A. D.)	284
<b>第十三章 戴克里先当政及其三位同僚马克西米安、伽勒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 重建秩序和安宁 波斯战争的胜利和凯旋 政府分治的新制度 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逊位和退隐</b> (285 A. D. - 313 A. D.)	287
一、戴克里先的出身与继位 (285 A. D.)	287

二、罗马帝国的分治(286 A. D. - 292 A. D.)	289
三、高卢和不列颠的动乱及平定始末(287 A. D. - 296 A. D.)	291
四、戴克里先绥靖阿非利加与埃及(296 A. D.)	295
五、伽勒里乌斯指挥波斯战争的光荣结局(286 A. D. - 297 A. D.)	299
六、罗马与波斯签订和平条约(297 A. D.)	304
七、罗马的地位与元老院的权力日趋衰落(303 A. D.)	307
八、戴克里先提高君权的具体做法(303 A. D.)	310
九、戴克里先新体制的主要内涵(303 A. D.)	312
十、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禅退(304 A. D. - 305 A. D.)	313
十一、戴克里先的退隐生活与身后哀荣(305 A. D. - 313 A. D.)	315
十二、艺术的没落和文学的式微	318

<b>第十四章 戴克里先逊位后产生纷扰 君士坦提乌斯崩殒 推举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为帝 同时有六位皇帝在位 马克西米安和伽勒里乌斯相继逝世 君士坦丁战胜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 君士坦丁重新统一帝国(305 A. D. - 324 A. D.)</b>	320
一、戴克里先退位所造成的纷争(305 A. D. - 324 A. D.)	320
二、君士坦丁的身世及其继位始末(274 A. D. - 306 A. D.)	322
三、马克森提乌斯为罗马元老院和人民推举为帝(306 A. D. - 307 A. D.)	325
四、伽勒里乌斯征讨意大利铩羽而返(307 A. D. - 308 A. D.)	328
五、马克西米安与伽勒里乌斯的殒灭(309 A. D. - 311 A. D.)	331
六、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的施政与争执(306 A. D. - 312 A. D.)	334
七、君士坦丁进军罗马击灭马克森提乌斯(312 A. D.)	336
八、君士坦丁在罗马的作为与成就(312 A. D. - 313 A. D.)	342
九、君士坦丁与李锡尼的结盟以及宫廷恩怨(313 A. D. - 314 A. D.)	344
十、君士坦丁和李锡尼的决裂与争战(314 A. D. - 315 A. D.)	347

十一、君士坦丁的法治及其平服蛮族的作为(315 A. D. - 323 A. D.)	350
十二、君士坦丁再度统一罗马帝国(323 A. D. - 324 A. D.)	352
<b>第十五章 基督教的发展及早期教会的风格、作为、数量和状况</b>	357
一、渊源于犹太教的顽固宗教狂热	358
(一) 犹太教的特性和主要内涵	359
(二) 基督教的渊源和背景	360
(三) 摩西律法对基督教的影响	363
(四) 基督教产生异端的根源	365
(五) 福音教义的纯洁性	367
二、基督教永生和来世的教义	370
(一) 永生教义的哲学涵义	371
(二) 千禧年和原罪思想	373
三、原创教派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	377
四、原创基督徒的信仰与美德	380
(一) 原创教会赎罪的观念	380
(二) 基督教重视品德的具体作法	382
(三) 基督教禁欲的原则和制度	383
五、基督教会治理机构的发展	385
(一) 教会成立治理机构的起源	386
(二) 教会权力的建立和转移	389
(三) 教会财务的管理和运用	391
(四) 教会处理赎罪问题的原则	394
六、基督教发展的主要条件	396
(一) 罗马的征服开创有利的历史条件	397
(二)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发展的地理条件	399
(三) 罗马教会发展的有利条件	401
(四) 基督教传播的主要方向	402
(五) 原创基督徒的人数和处境	404
(六) 与基督教兴起有关的各种问题	406

<b>第十六章 从尼禄当政直到君士坦丁统一天下,罗马政府在此一时期</b>	
<b>对基督教的作为(180 A. D. - 313 A. D.)</b> .....	409
一、罗马皇帝迫害基督教的动机 .....	409
二、犹太人的宗教主张与叛逆精神 .....	410
三、基督教受到误解的主要因素 .....	413
四、早期基督教所采取的防卫措施 .....	415
五、罗马当局对基督教所抱持的观点 .....	417
六、罗马大火引起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 .....	419
七、图密善当政对基督徒的迫害 .....	424
八、图拉真为基督徒建立合法的审判程序 .....	426
九、罗马当局对基督徒的处置及殉教状况 .....	428
十、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殉教始末 .....	431
十一、早期基督徒虔诚的宗教信仰 .....	435
十二、罗马当局的宗教迫害政策 .....	436
十三、提比略到伽利埃努斯时代基督徒之景况 .....	438
十四、奥勒良当政对教会的处置 .....	442
十五、戴克里先即位后对基督教的态度 .....	444
十六、戴克里先进行宗教迫害的原因 .....	447
十七、遍及帝国各地的迫害基督教活动 .....	450
十八、伽勒里乌斯颁布宗教宽容诏书始末 .....	455
十九、宗教迫害的中止和殉教人数的估算 .....	457
二十、结论 .....	460
<b>罗马帝国历代皇帝年表</b> .....	461
<b>罗马帝国行政区图(180 A. D.)</b> .....	469



## 第一章

### 罗马帝国在安东尼时代的军事和疆域(98 A. D. - 180 A. D.)

基督纪元 2 世纪罗马帝国据有世上最富饶美好的区域,掌握人类最进步发达的文明。自古以来声名不坠而且纪律严明的勇士,防卫疆域辽阔的边界。法律和习俗虽然温和,却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逐渐将各行省融合成为整体。享受太平岁月的居民尽情挥霍先人遗留的财富和荣光,共和体制的形象,从外表看来受到尊敬和推崇,国家主权似乎仍旧掌握在元老院手中,实际上执政治国大权则已全部授给皇帝。这段大约八十年的太平盛世,有涅尔瓦(Nerva)、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和先后两位安东尼(Antoninus)皇帝,他们均能以才治国,以德抚人。在本章及以下两章中叙述帝国的声威,从而可知自马可·安东尼(Marcus Antoninus)崩殁后,国势如江河之日下,陵夷满目以至于万劫不复,此一重大变革于当前世界各国记忆犹新。

#### 一、奥古斯都在位时的罗马帝国

罗马对外重大的征讨作战,均在共和时期完成。后继各朝皇帝一般而论都能秉持元老院的政策,对于历代执政官发挥旺盛的企图心,领导尚武精神的人民赢得的领土,大致都能感到满足。罗马建国最初的七百年中,傲世的战功获致应接不暇的胜利,到了奥古斯都(Augustus)当政,才放弃吞并世界的雄心,用稳健作风主导政策,并且将这种精神在公众会议中表露无遗。

因为禀赋和环境的影响,奥古斯都养成爱好和平的习性,同时也不难发觉罗马已处于巅峰状态,虽然毋须畏惧战争,也不必把一切军国大事全部诉诸武力解决。此外,远地作战的艰苦情势与日俱增,使得胜败未能预料,战争所导致的后果,是愈来愈多的动乱与愈来愈少的利益。奥古斯都有丰富的征战经验,更能印证他的看法,在经过深思熟虑的评估以后,确信以他审慎的作风,对于无法制服的蛮族只要稍做让步,仍能保持罗马的安全和尊严,所以不必让他的臣民和军队,冒着帕提亚人(Parthians)\*<sup>①</sup>的矢石再度交战,宁愿签订保持颜面的条约,让对方归还克拉苏(Crassus)所失去的鹰帜和被俘的官兵<sup>②</sup>。

奥古斯都当政初期,有将领主张要把埃塞俄比亚(Aethiopia)和阿拉伯·费利克斯(Arabia Felix)\*<sup>③</sup>纳入版图,他们千里行军到达南部热带地区<sup>④</sup>,炎酷的天候击败入侵的罗马军队,使得僻远地区不谙战争的土著免于刀兵的灾祸。欧洲北部的国家并不值得劳师动众去征服,日耳曼的森林和沼泽地带,居住着孔武有力的蛮族,他们为了自由宁愿舍弃生命\*<sup>⑤</sup>,在和罗马人初次接触,似乎是屈服在军团的优势武力之下,等到背水一战,却又能奋勇求胜,重获独立自主。这使得奥古斯都感到气数态势的变化难以预料,一直耿耿于怀<sup>⑥</sup>。奥古斯都崩殁后,遗嘱在元老院公开宣读,给继位者留下极珍贵的指示。罗马帝国疆域西到大西洋、北至莱茵河和多瑙河、东以幼发

\*<sup>①</sup> [译注] 帕提亚人即我国唐朝称之为的安息人。

<sup>②</sup> 迪翁·卡修斯(Cassius Dion Cocceianus, 150 A. D. - 235 A. D., 罗马的行政官员和历史学家)的《雷玛(Reimar)评注》,对罗马人爱好虚荣心的记载很详尽,提及在安卡拉(Ancyra)的石碑上刻着奥古斯都的《功业录》,上面说明奥古斯都迫使帕提亚人归还三面军团鹰帜。

\*<sup>③</sup> [译注] 阿拉伯·费利克斯在半岛最南端南也门的位置。

<sup>④</sup> 斯特拉博(Strabo, 1世纪希腊史学家和地理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C. Plinius Secundus, 1世纪罗马博物学家,著有《自然史》)和迪翁·卡修斯对此次战争留下让人不敢相信的情节。罗马人占领阿拉伯·费利克斯的玛丽阿巴(Mariaba),这个城市在东方很有名气,军队经过三天(时间之短,有如天兵天将)的行程就抵达盛产香料的国度,这也是他们入侵的目的。

\*<sup>⑤</sup> [译注] 罗马人发起很多战争,都是为了掠夺敌国的财富和捕捉占领区的人民鬻卖为奴。日耳曼人的个性倔强,宁死不愿为奴隶,所以征服以后无利可图。

<sup>⑥</sup> 塔西佗(Tacitus, Gaius Cornelius, 1世纪罗马史学家)的《编年史》第一卷记载着瓦鲁斯(Varus)被杀以及丧失三个军团,据说奥古斯都无法接受这个悲惨的信息,整个人的性情大变。

拉底河为界、南到达阿拉伯和阿非利加\*<sup>①</sup>的沙漠,把大自然的地理限制当做永久的防线和边界。

人性好逸恶劳,原本无可厚非,明智的奥古斯都所提出的怀柔政策,所以为后来的皇帝全盘接受,还是他们心存畏惧及恶习缠身所致。最初几位当政者,要不是一味追求奢华淫乐,就是暴虐无道残民以逞,很少视导部队和巡幸行省。虽然自己怠惰而忽略武事,又怕骁勇善战的部将作战凯旋,功高震主篡夺帝座,所以把建立事功当成对君权的无礼侵犯。每一位罗马将领率军在外,都小心翼翼以守土为职责所在,不愿征讨蛮族,以免惹来杀身之祸<sup>②</sup>。

## 二、怀柔政策下的对外征战

公元1世纪时,罗马帝国唯一增加的行省是不列颠。继承帝位者只有在这件事上,追随凯撒的作为,而不遵从奥古斯都的训谕。不列颠与高卢海岸贴近,似乎时时在召唤军队入侵,盛产珍珠的诱人传闻,更引发他们的贪婪野心<sup>③</sup>。不列颠虽然被视为孤悬海外、隔绝封闭的世界,然而用兵的方略倒是与大陆作战没有多大差别。这场长达四十年的战争,是由最愚蠢无知的皇帝开启战端,最荒淫无道的皇帝继续支持,到最怯懦胆小的皇帝手中宣告终止<sup>④</sup>。岛屿大部分土地在这个时候已经降服于罗马的统治。不列颠的各部族虽然英勇善战,却乏人领导,再加上生性自由不羁,欠缺团结合作的精神,因此他们拿起武器作战虽勇猛绝伦,但也经常反复多变,时而弃械向敌投降,时而各族间兵戎相见,最后的下场是各自为战,遂难逃被逐一征服的命运。卡拉克塔库斯(Caractacus)\*<sup>⑤</sup>坚忍不屈的屡败屡战;波迪西亚

\*<sup>①</sup> [译注] 阿非利加即今日的利比亚西部和突尼斯。

<sup>②</sup> 提比略、尼禄在位时,派人检查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苏埃托尼乌斯·保利努斯(Suetonius Paulinus)和阿格里科拉(Agricola)等将领的获胜状况,后来将这些人召回,科尔布罗(Corbulo)因而被处死。塔西佗用很强烈的语气表达,开疆辟土是君王的天职(imperatoria virtus)。

<sup>③</sup> 凯撒在《高卢战记》里隐瞒这种不光彩的动机,但是苏埃托尼乌斯曾经提到,说是不列颠珍珠的颜色黑黝暗淡无光,身价不高。

<sup>④</sup> 分别指克劳狄(Claudius)、尼禄和图密善这三位皇帝。

\*<sup>⑤</sup> [译注] 卡拉克塔库斯是西卢尔人(Silures)的国王,为不列颠所有部族推举为首领,反抗入侵的罗马军队,经过多场血战,被人出卖枷送罗马。

(Boadicea)\*<sup>①</sup>不惜牺牲的报仇消恨;德鲁伊特(Druids)教徒\*<sup>②</sup>宗教狂热下的前仆后继,都无法阻止罗马大军长驱直入,也不能改变整个国家遭受奴役的后果。虽然当时的罗马皇帝有的懦弱退缩,有的堕落残暴,但是这些将领率军在外,倒都能维护国家的尊严。图密善(Domitian)皇帝在位时,他的军团在阿格里科拉(Agricola)指挥下,击败喀里多尼亚人(Caledonians)在格兰扁(Grampian)山丘集结的队伍;他的舰队从事前所未有的海上探险,克服各种危难,环岛展示罗马的军威;皇帝自身安居宫中,听闻军中传来获胜信息而大感惊惧,在这种状况下,不列颠的征讨只有草草结束。原来在阿格里科拉的计划里,可以很轻易的将爱尔兰纳入版图<sup>③</sup>,就他的意见看来,只要一个军团以及少数的协防军就可以完成任务。占领西部的岛屿非常有价值,等布列吞人举目四顾,自由已经毫无指望,就会束手就缚。

阿格里科拉有优异的功勋,所以才被解除统治不列颠的职务,平定蛮族的计划即使再周全也只有放弃。这位处事审慎的将军在离职以前,为了保障领土安全,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他平时就观察到不列颠有两个相对的海湾,把整个岛屿分成大小不相等的区块,这就是现在所称的苏格兰河口湾,越过这段狭窄的颈部大约有四十哩的距离,他派驻军队部署一道防线。安东尼·皮乌斯(Antoninus Pius)即位后,用石块砌成基础,上面覆盖草皮成为壁垒,来增强全线防御能力,此即“安东尼边墙”<sup>④</sup>,距离现在的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不远,长久以来成为罗马行省的界线。土著喀里多尼亚人在岛的极北部,过着狂野无羁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不是由于他们英勇过人,而是因为贫穷落后不值得征服。他们屡次向南进犯都被击退,损失很多人马,但是这片乡土从未降服。罗马人拥有世上气候最温和、物产最富饶的地区,因此对这块被冬季的暴风雪吹袭着的阴郁山丘,在蓝色烟雾笼罩下若隐若现

\*<sup>①</sup> [译注]波迪西亚是伊塞尼人(Iceni)的王后,夫战死后率众复仇,失败后服毒自杀。

\*<sup>②</sup> [译注]德鲁伊特是古代高卢、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一种宗教阶级,成员是贵族和高阶人士,负责各种宗教仪式和祭祀,并且占卜预兆。

<sup>③</sup> 爱尔兰的学者基于国家的荣誉感,对于塔西佗或阿格里科拉的说法都不表同意。

\*<sup>④</sup> [译注]在安东尼边墙的南面还有一道哈德良长城,全部用石块砌成,非常坚固,因地形的关系距离较短。

的湖泊，遍布阴冷而孤立的石南树丛地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此地只居住赤裸蛮族在森林里猎取麋鹿<sup>①</sup>。

以上所述是从奥古斯都逝世到图拉真即位期间，边界的状况和帝国的大政方针。图拉真是位品德高尚、作为积极的国家元首，他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有统御指挥大军的才能，把先帝规划的和平构想暂时搁置，开始连年的战争和征讨。军团望眼欲穿以后，又等到皇帝御驾亲征。首先讨伐的对象就是好战成性的达契亚人(Dacians)，他们的居地越出多瑙河，在图密善当政时曾毫无顾忌地侮辱过罗马帝国的尊严。这是一支孔武有力、凶狠残暴的蛮族，深信灵魂不灭和轮回往生，所以作战时奋不顾身，视死如归。达契亚的国王德克巴卢斯(Decebalus)与图拉真旗鼓相当，后来战至精疲力竭、罗掘俱穷，虽不至于让自己和全族同归于尽，却也不轻言向敌人俯首认输。这是一场值得刻碑勒石的战争\*<sup>②</sup>，除了短暂休兵，停止敌对行动外，战争延续五年之久，直到皇帝不顾一切投入全国人力物力，才使得蛮族完全降服。获得达契亚行省等于增加一千三百哩的国境周长，是违反奥古斯都遗言的第二次行动。现在帝国在东北方自然形成的边界，沿德涅斯特(Dniester)河、蒂萨(Teyss)河或称提比斯库斯(Tibiscus)河，下多瑙河和黑海成为一线。军用道路顺着多瑙河河岸到邻接的本德(Bender)地区，仍然可以看出当年遗留的古迹。本德在现代历史上很有名气，因为这是土耳其和俄罗斯两大帝国之间的国界。

在帝国初期诸帝之中图拉真有飞扬跋扈的气概。长久以来人类对破坏者的赞誉远过于创建者，以至于追求战阵的荣耀，成为君王将相瑕不掩瑜的过失。历代的诗人和史家对亚历山大赞不绝口，因此激起图拉真要一比高下的万丈雄心，使得这位罗马皇帝着手征服东方各国。他为自己的年老而叹息，很难有希望像腓力(Philip)之子那样建立举世无匹的令名。虽然图拉真的成就是那样短暂，外表上看起来倒是快捷迅速而光辉耀目。帕提亚人因内争而国势衰败，等到大军压境不战而逃，他也就趾高气昂的沿着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从亚美尼亚(Armenia)的山地直达波斯湾，成为第一个在遥

<sup>①</sup> 根据阿庇安(Appian of Alexandria, 2世纪亚历山大里亚史家，著有《内战记》等书)与奥西安(Ossian)诗篇中的一致意象。据说诗篇是土生土长的喀里多尼亚人所写。

\*<sup>②</sup> [译注] 图拉真为纪念这场战争，特立大理石以纪功。圆柱直径十二呎，高九十七呎，全柱浮雕图拉真征服达契亚的经过，逼真传神，现存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远大海上航行的罗马将军,因而感到沾沾自喜,可惜也是最后一位。他的舰队蹂躏阿拉伯的海岸,甚至妄想进逼印度国境。元老院每天接到信息,说有新的国家和不知名的部落接受他的统治,大家都惊叹不已。同时也接到正式文书,提到博斯普鲁斯(Bosphorus)、科尔基斯(Colchos)、伊比利亚(Iberia)、阿尔巴尼亚(Albania)和奥斯若恩(Osrhoene)\*<sup>①</sup>的国王,甚至帕提亚皇室的成员,都从罗马皇帝的手里接受即位的冠冕;米底(Media)和卡杜克亚(Carduchia)山地\*<sup>②</sup>的部落恳求罗马军队的保护;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sup>③</sup>这些富饶的地区都纳入版图,成为帝国的行省。等到图拉真逝世,明亮的远景立即黯然失色。最值得担忧的事,莫过于遥远地区的国度,一旦失去强有力的控制,就会挣脱强加在身上的枷锁。

### 三、后续各帝的守势作为

根据古老传说,一位罗马国王兴建卡皮托(Capitol)神庙时,护界神(Terminus,负责掌管罗马的疆界,按照习俗用一块巨石来代表)虽然位阶较低,但是拒绝让位给朱庇特(Jupiter)主神。占卜官提出大家都高兴的解释,由于神祇的强硬态度,兆示着罗马主权所及的界线绝不会退缩。经过多少世代,这个预言大致都很灵验,护界神特米努斯曾经抗拒过朱庇特的神威,现在却屈服于哈德良的权势<sup>④</sup>。哈德良继位后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放弃图拉真在东方征战中所获得的利益,帮助帕提亚人恢复推选制度建立独立的主权,把驻扎在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的罗马守备部队撤走,为了遵守奥古斯都的遗言,再度将幼发拉底河当做帝国的疆界。难免有人要指责他公开的作为和私下的动机,认为完全是嫉妒心作祟,当然哈德良这种做法,也是深思熟虑和稳健审慎所得的结果。这位皇帝具有完全矛盾的性格,时而节约俭省,时而慷慨大方,也会让人产生不必要的疑惧。不过,就他的地位而言,没有光大先帝卓越的成就,等于有负图拉真开

\*<sup>①</sup> [译注] 博斯普鲁斯王国在克里米亚半岛;科尔基斯、伊比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在高加索山脉南边,黑海和里海之间区域;奥斯若恩是美索不达米亚西北角的小区域。

\*<sup>②</sup> [译注] 米底在伊朗境内,位于里海的南边;卡杜克亚位于伊朗东部的山区。

\*<sup>③</sup> [译注] 这三个地方都位于两河流域的上中游,所以才建为行省。

<sup>④</sup> 圣奥古斯丁乐意以此证明特米努斯神的软弱无能,认为占卜官的预言毫无价值。

疆辟土之厚望。

图拉真雄才大略的尚武精神，与继位者步步为营的稳健作风，形成非常奇特的对比；而哈德良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在安东尼·皮乌斯无为而治的儒雅风范衬托下，更令人印象深刻。哈德良的一生是永不停息的视导行程，将军、政要和学者的才能汇集于一身，从帝王职责的践行中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根本不在意季节和天候的状况，光着头徒步在冰天雪地的喀里多尼亚行军，或是跋涉在上埃及的盐渍平原。他的足迹踏遍整个帝国，所有行省都亲临巡幸<sup>①</sup>。但是安东尼·皮乌斯只愿留在意大利腹地过清静无为的生活，虽然亲自执政的期间长达二十三年，这位和蔼可亲的君主最远的行程，不过从罗马的宫廷到退休后的拉鲁芬(Lanuvian)\*<sup>②</sup>庄园。

纵使个人行事风格有所不同，奥古斯都规划的制度，倒是为哈德良和两位安东尼所遵奉。他们坚持先帝既订的方针来维持帝国的威严，却没有增加疆域的企图，采取各种不失大国风度的措施赢得蛮族的友谊，尽力说服其他的民族，让他们知道罗马势力的崛起，不是陷溺于征服的诱惑，而是热爱秩序和公义。经过四十三年漫长岁月，由于这几位皇帝的德行感召和辛劳工作，他们的成就为万世所推崇。要是把军团在边界上微不足道的应战行动略而不提，哈德良和安东尼在位期间，的确为世界和平带来美好远景<sup>③</sup>，罗马帝国的威名受到最遥远国家的尊敬，最强横的蛮族发生纠纷，也会听从皇帝公正的仲裁。一位当代史学家提到，外国使者恳请入籍成为罗马臣民，当局认为这种尊荣不能轻易授人，因而加以婉拒。

罗马的武力使人畏惧，皇帝即使推行怀柔政策，一样能保持尊严不容轻视。他们不断以备战状态来保持和平，用正义的要求来规范作战，同时向邻近国家严正宣称：“若要罗马雌伏忍辱，情愿决一死战。”哈德良和老安东尼原用来展示军威的武力，马可·奥勒留皇帝就用来对抗帕提亚人

<sup>①</sup> 迪翁·卡修斯提到，即使所有的史官都没记载，各种军功章、碑铭和纪念物上也都有哈德良在外巡视的记录。

\*<sup>②</sup> [译注] 这个庄园在罗马南边不到三十哩。

<sup>③</sup> 我们应该知道，哈德良在位时，犹太人因宗教问题引起叛变，这还只是发生在一个行省的状况。保萨尼阿斯(Pausanias)提及安东尼·皮乌斯皇帝的将领，曾从事两次必要的战争而得到胜利，第一次是游牧的摩尔人(Moor)越过北非僻远的阿特拉斯(Atlas)山区，第二次是不列颠的布里甘特人(Brigantes)进犯罗马行省。

和日耳曼人。蛮族的敌对行动,让这位富于哲人信念的君王大动肝火。在一场配合良好的守势作战中,马可·奥勒留和所属将领分别在幼发拉底河和多瑙河两处战场赢得重大胜利。罗马帝国的军事成就不仅在维护安稳现状,也在于确保胜利成果。这方面由于受到我们的重视,将成为深入的研究主题。

#### 四、罗马帝国的军事体制

在共和体制时代,运用军队的权利取决于一定阶层的市民,他们有国家去热爱、有财产要保护、分享执行法律的权利。维系这个体制不仅事关个人利益,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到征讨范围扩大,人民的自由权利随之丧失,战争逐渐发展成为军事艺术,同时也恶化成商业行为<sup>①</sup>。就军团而言,甚至在遥远的行省招募兵员,也坚持应该要是罗马公民,唯其如此,才具合法资格<sup>②</sup>,当兵才有适当报酬。但是更重视年龄、体力和身材等条件,在征选兵员的过程中,宁愿要生长在气候寒冷的北方人而不挑南方人,要出自天生习武的门第,也到乡间招募,而非在城市寻找。一般认为,投身辛苦的行业,像铁匠、木匠和猎人,比城市里活动较少、从事服务业的人员,在执行勤务时更可发挥果敢和决断的能力。等按财产资格服兵役的制度取消后,罗马的军队仍由家世良好、受过教育的军官指挥,一般士兵很像现代欧洲的佣兵,出身贫贱,很多且是卑劣分子和罪犯歹徒。

爱国心是古代大众遵守的德行,身为自由政体的成员,基于个人利益产生强烈感情来保护此政体,使能绵延不息,此种情操使共和时代的军团所向无敌。专制君王的佣兵和奴仆,对共和体制的观念极为淡薄,因此必须运用其他性质不同但更有拘束力的动机,像是荣誉和信仰,来弥补这方面的缺失。在农夫和工人看来,能进入军旅是光宗耀祖的事。阶级和名望全赖自己的进取心,一个低阶士兵的勇敢虽不见得能赢得多大的声誉,

<sup>①</sup> 要当最低阶的士兵,应该有四十英镑(译按:吉本当时的币值)的财产,这是很高的资格标准,在钱币很稀少的时代,一盎司的白银与七十磅重的黄铜等值(远高于金与银之间的比值)。根据古老的法律规定,贫民没有当兵的资格,到马略(Marius)才取消这种歧视。

<sup>②</sup> 凯撒用高卢人和外乡人组成阿劳达(Alauda)军团,但是这种特权是因为内战的关系,等到战胜以后,他用赠与公民权来酬佣劳苦功高的异族将士。



但是个人的行为,有时会给连队、军团甚至军队带来荣誉或羞耻,所以他和团体是命运相共。士兵进入军队服役时,要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绝不背弃连队队标和鹰帜,服从上级领导,为皇帝和帝国安全牺牲自己的性命<sup>①</sup>。罗马军队对标帜的效命之心,是受到信仰和荣誉的影响所激发。金色的鹰帜闪耀在军团队伍前面,就是他们渴望献身的目标。在危险时抛弃神圣的队标,不仅是可耻的怯懦表现,更是大不敬的亵渎行为<sup>②</sup>。为了达成此一目的,除凭借想象力所产生的力量,更由实际的畏惧和希望来加强。服役期间定额的薪饷和经常的奖赏,以及服完兵役后应有的补偿和田地<sup>③</sup>,使艰苦的军旅生活得到安慰。另一方面,怯懦惧敌和违抗命令必然难逃严厉惩罚。百夫长获准用军棍责打犯错士兵,将领有权将下属处以死刑<sup>\*④</sup>,罗马军队铁的纪律原则,就是优秀的战士必须畏惧自己的上官远甚于所面对的敌人。从这些值得钦佩的兵书教范中,帝国军队的武德达成相当程度的执着和制约,要是拿蛮族的浮躁和冲动来相比,永远无法及其万一。

罗马人很清楚军队的缺点,那就是仅依靠暴虎冯河的匹夫之勇,不讲求战斗技术和用兵法则。在拉丁语里,“军队”此字就是借用“操练”的原意。军事训练是达成纪律要求最重要而不可间断的目标,新征入营的弟兄和年轻士兵,在清晨和傍晚要不停操练,老兵即使完全学会也要每天复习,任何人不得以年龄或已熟练作为借口。部队在冬营时就架起宽大的棚屋,即使天候恶劣也不会中断训练。要是仔细观察便可知,在模拟作战中使用的特定兵器,比起实物要重一倍。本章目的不是要详述罗马人的操练,我们的重点在说明,罗马人已完全领会到如何能增强体力、使四肢灵巧和让动作优美。他们不断教导士兵行军、跑步、跳跃、游泳、负重,及操作各种兵器,无论在攻击、防御、远战和近战中都能得心应手的运用,而

① 部队对皇帝的服务和效忠,每年1月1日要宣誓一次。

② 根据塔西佗的说法,鹰帜要放在营区的小庙里,和其他神祇一同接受部队祭祀。

③ 图密善皇帝将军团士兵的年俸提高到十二个金币,相当我们的十个基尼,已经高于我国(译按:当时的英国)现在的标准。等到帝国富裕,走向军事政府的统治方式以后,待遇还要增加。老兵服完二十年役期可以得到三千第纳的银币(相当于一百英镑),或者是等值的田地,禁卫军的待遇和福利比军团还要高一倍。

\*④ [译注] 罗马的军法很严厉,尤其对部队违犯重大过失,像是谋叛哗变、不听节制、违抗命令等,会处以“十一抽杀律”,就是掣签抽出十分之一的人员,要其余未中签人员排成夹道,用棍棒将受罚者击毙。

且知道组成各种阵式,甚至要求以皮瑞克(Pyrrhic)战舞\*<sup>①</sup>的步伐,按着笛号的声音行进。即使在承平时期,罗马军队仍然熟悉战阵之事。古代有位希腊历史学家曾和罗马人兵戎相见,他深有所感地写道,就罗马军队而言,只有流血才能分辨出是战场还是训练场。有才干的将领,甚至皇帝本人,都把训练当成政策来推行,经常亲自督导或担任示范,以鼓舞大家学习这些军事科目。哈德良和图拉真虽贵为帝王,仍纡尊降贵来教导无经验的新兵、鼓励训练有功的人员,有时还亲自下场较量一番,战技和体能的优胜者能获得奖赏。在这些君王统治下,栽培将校的兵法素养获得极大的成就,只要帝国能够保持强盛,军事训练就会被尊为罗马纪律中最完美的典范。

## 五、罗马帝国的部队编组

九个世纪的战争使军队有很多的改变和进步,波利比阿(Polybius)所记布匿(Punic)战争\*<sup>②</sup>年代的军团,与使凯撒赢得长胜令名的军团,以及保卫哈德良和安东尼君主政体的军团,在实质上已经大不相同。帝制时代的军团组织,主要战力是重装步兵,编成十个支队和五十五个百人队,分别由相当数量的军事护民官和百夫长率领。第一支队负责保管军团的鹰帜,编制人数一千一百零五人,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考核,个个都是忠贞勇敢、战技精练的战士。其余九个支队各有五百五十五人,全军团共有重装步兵六千一百人。他们使用的兵器非常制式化,与所担任的职务完全配合,戴一顶有高耸冠毛的头盔,穿着胸铠或者锁子甲,腿部有护胫,左手执一面遮住全身的椭圆盾牌,正面微向内凹,四呎长二呎半宽,用木头做成外框,上面蒙牛皮,夹上铜片增加抵抗的强度。除了带一枝轻矛,军团士兵的右手紧握无坚不摧的投矢,也就是沉重的标枪,大致有六呎长,装上

\*<sup>①</sup> [译注] 皮瑞克战舞承自希腊传统,是全副武装男子或儿童跳的舞蹈,用于军事训练。

\*<sup>②</sup> [译注] 罗马和迦太基(Carthage)之间的三次战争,第一次从公元前264年到241年,双方争取海权,罗马获胜得到西西里;第二次从公元前218年到201年,是汉尼拔(Hannibal)和西庇阿(Scipio)的陆上争雄,迦太基战败,失去西班牙和整个地中海;第三次从公元前149年到146年,罗马入侵阿非利加,迦太基遭到毁灭。

十八吋三角形尖锐矛头<sup>①</sup>，因为在十到十二步的距离内，只有投掷一次的机会，所以无法与现代的火器相比。但是从训练有素、技术高明的士兵手中全力投掷出来，骑兵不敢贸然冲入，任何盾牌和甲冑也挡不住致命一击。罗马人只要投射标枪以后，就拔出佩剑一拥而上与敌军短兵相接。这种兵器很像西班牙军刀但是刀身较短，双面开刃，经过淬火，非常锋利，不论是砍劈或刺戮，用起来都很得心应手，教导士兵多用刺和捅的动作，一方面自己的身体不致暴露，再则对敌手造成的伤势也更为严重。军团通常排成八列的纵深，行与列之间保持三呎的距离。部队即使作战正面过长，或者发起迅速的冲锋，都习惯于这种散开的阵式，可以因应作战情势的变化和指挥官的调度，准备各种适当的部署。士兵有自由的空间运用武器，行动不受妨碍，留下足够的位置，使得增援的兵力可以接替精疲力竭的战士。希腊和马其顿(Macedonia)的战术与此完全不同，他们主要战力是十六列执长矛紧密靠在一起的方阵<sup>\*②</sup>。经过实战考验后，立刻就知道方阵远非军团的对手。

军团的骑兵编成十个中队，是整体战力不可或缺的部分，如同第一支队的状况那样，骑兵第一中队有一百三十二名人马，其余九个中队各有六十六名人马。这十个中队共有七百二十六名人马，整个编成一个骑兵团。虽然隶属于军团，作战时却分开运用，通常单独或几个骑兵团集结构成一个侧翼<sup>③</sup>。皇帝的骑兵不同于过去的共和时代，那时是由罗马和意大利的世家子弟组成。他们靠着马背上的军队资历，成为进入元老院担任议员和执政官的阶梯，只要凭着自己的英勇建立功勋，有朝一日就可以赢得同胞的选票。自从风气变迁和朝代更替以后，骑士阶级<sup>\*④</sup>和最富有的人士，通常在政府机

① 在波利比阿(公元前2世纪希腊史学家)的著述中，提到轻矛的铁质矛头看起来比较长，到了维吉提乌斯(Vegetius Renatus Flavius, 4世纪罗马军事家)那时候已减短到一呎甚至九吋长，所以我取的是中间的长度。

\*② [译注] 方阵有各种不同的阵式，纵深从四列可以多到二十五列。最有名的是马其顿方阵，由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创立，最初是八列，后来成为十二到十五列的纵深，士兵执十八呎的长矛。

③ 维吉提乌斯的《论军事》一书，认为经过实际验证，帝国的军团在任何环境下，都应该配置骑兵。

\*④ [译注] 罗马治权的基础是市民会议，可以分为百人连大会和公民大会两种。百人连大会由一百九十三个百人队组成，除贵族阶级外，富有的人员组成第一阶级和骑士阶级，第一阶级有七十个百人队，骑士阶级有十八个百人队。在作战时，骑士阶级人员自行准备马匹参加骑兵队。

构担任司法和税务工作,不论何时想要从军报国,立刻就可以指挥一队骑兵或者是一个支队的步兵<sup>①</sup>。所以后来图拉真和哈德良从他们出生的行省<sup>\*②</sup>,招募同一阶级的人员组成骑兵和担任军团的各级指挥官,马匹的繁殖和养育则大多在西班牙和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进行。罗马的骑兵瞧不起东方的全装甲骑兵,认为全身披挂铁甲会妨碍行动,所以他们的配备是一顶头盔、一面圆盾、轻便的马靴和胸甲,主要攻击武器是一枝标枪和一把长形宽剑,有时也像蛮族那样使用长戟和锤矛。

帝国的安全和荣誉主要委之于军团,罗马的政策也能虚心采纳在战争中所有可行的手段。通常会定期征集大量的行省属民,这些人还没有取得罗马公民的资格,散布在边境,许多有自治权的属国和罗马社区,只要提供人员在军队服役一定的年限,权益和安全就可以获得保障。甚至从有敌意的蛮族中挑选出来的队伍,在威胁利诱之下被派到遥远的地区,为了帝国的利益而历尽兵凶战危的艰辛生涯<sup>③</sup>。上述人员所编成的部队统称为“协防军”,当然,会因时代和背景的不同而有某些程度的改变,但是在数量上较军团的人数少不了多少<sup>④</sup>。协防军当中最勇敢和最忠诚的队伍,接受郡守<sup>\*⑤</sup>和百夫长直接指挥,遵从罗马纪律接受严格训练;但大部分人员,还是按照乡土特性和早年的生活习惯,使用适合自己的武器。这种制度使每个军团配属定额的协防军,包括各种类型的轻装部队和投射兵器,优点是有各自的装备和训练,利于在不同国度参加战斗。就现代说法,军团并不缺少一支所谓的“炮兵纵列”,包括十部大型和五十五部小型投射机具,无论倾斜式或水平式,都能发射出破坏力惊人的石块和标枪。

罗马军团的营地从外表看来像是防卫森严的城镇,营地先遣人员将位置标定好后,就仔细将地面整平,把所有的障碍物砍倒、移开,让营地形状成

① 贺拉斯(Horace)和阿格里科拉就是很好的例子,可说是罗马纪律的重大缺失,所以哈德良要尽力去补救,对出任军事护民官规定合法的年龄限制。

\*② [译注]图拉真和哈德良的出生地都是西班牙的伊塔利卡(Italica)。

③ 马可·安东尼命令降服的夸迪人(Quadi)和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支持大量部队,立刻派往不列颠。

④ 共和国规定意大利盟国要征集固定比例的步兵单位,骑兵提高到两倍,协防军的数量视状况而定。

\*⑤ [译注]郡守是骑士阶级所出任的官员,职位与军事护民官概等。

为正方形,大致每边长七百码,足够容纳两万人马。要是拿现代同样数量的部队来做比较,如果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那么营地的正面要加大三倍,才能获得足够的安全掩护。统帅的中军大帐,也就是位阶最高将领的居所,位于营地的中央而且地势较高。骑兵、步兵和协防军各有驻扎的位置,进出的通道宽阔且平直,在帐篷和防壁之间,每边都留下两百呎长的空地。防壁通常有十二呎高,上下交错的打进尖锐的木桩,安装成一道坚固的栅栏,外面还有一道宽深都达十二呎的壕沟加以防护。这些主要的工事都由军团士兵的双手来完成,他们像运用刀剑和枪矛一样,很熟练的挥动铲锄和斧头,士兵们有充沛的体力可以说是天赋,但是要养成持久的耐力却有赖于习惯和纪律。

当号角声发出撤离的命令,营地会很快清除完毕,所有部队都须加入行军的行列,不得有任何延误和混乱。军团士兵除了自己的武器外,还要背负厨房用具、工事材料和数日的粮食,但他们在行动时并不感到有任何累赘。这种负荷对体质软弱的现代士兵而言,真是一种可怕的折磨\*<sup>①</sup>。他们用训练有素的稳定步伐行进,六小时可走二十哩。一旦遭遇敌军,马上卸下行李,非常简便而迅速的由行军纵队变换成战斗序列。投石兵和弓箭手开到战线正面接战,轻装的协防军形成第一线,军团在第二线展开,发挥纵长战力,骑兵掩护侧翼,投射武器架设在后方。

## 六、罗马帝国的军事部署

就是如此的战争艺能,让罗马皇帝得以捍卫征服的广大地区,即使在各种美德因奢侈和专制而腐化不堪的时候,帝国还能保持尚武精神。军队如果忽略纪律和训练,就无法发挥强大战力。且军队人数今日仍可计算出来,一个正规军团有六千八百三十一名罗马人,加上配属的协防军,总数约一万二千五百人。哈德良和后继诸帝在位的承平时代,编成三十几个这类战力强大的混成部队,常备兵力达到三十七万五千人。军团没有驻守在有城墙防御的市镇,罗马人认为这是使人衰弱和怯懦的避

---

\*<sup>①</sup> [译注] 吉本所说是 18 世纪的士兵,要是拿现在来说,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更无法想象。

难所,所以扎营在大河的两岸或面对蛮族的边疆地区。驻地大部分都很固定,停留的时间很长久,我们可据以叙述部署的状况:不列颠有三个军团;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有十六个军团,配备的位置是两个在下日耳曼(Lower Germany),三个在上日耳曼(Upper Germany),一个在雷提亚(Rhaetia)\*<sup>①</sup>,一个在诺里库姆(Noricum)\*<sup>②</sup>;有四个在潘诺尼亚(Pannonia)\*<sup>③</sup>,有三个在梅西亚(Maesia)\*<sup>④</sup>,两个在达契亚(Dacia)\*<sup>⑤</sup>;幼发拉底河的防务需要八个军团,其中六个配备在叙利亚,两个在卡帕多细亚;埃及、阿非利加和西班牙这几个很大的行省,因为远离战争,所以每个行省只要一个军团就可以维护内部安宁。意大利共有两万名精兵,分别隶属城市支队和禁卫军,负责卫戍首都和护卫元首的安全。禁卫军几乎是每次帝位篡夺的幕后主使人,使帝国步入分崩离析的地步,因此值得我们重视。他们的装备和组织与一般军团无异,除了有更华丽的军容和更颓废的军纪<sup>⑥</sup>。

皇帝一手维持的海军与帝国的伟大似乎并不相称,但是就政府所要达成的目标而言,倒是足敷使用。罗马人的雄心大志局限于陆地,此一黠武好战的民族,并没有受到提尔(Tyre)、迦太基和马赛等城市的海员那种积极的精神所激励,要扩张世界的范围或探勘遥远大洋的海岸。罗马人对海洋并非好奇而是畏惧<sup>⑦</sup>,在摧毁迦太基和肃清海盗后,地中海就包含在他们的行省之内,皇帝的政策仅在维持领海平静和保护臣民的海上贸易。基于此种着眼奥古斯都分别在意大利位置最适切的港口,一是亚得里亚海(Adriatic)的拉文纳(Ravenna),一是那不勒斯湾的米塞卢姆(Misenum),配置两支永久性的舰队。古人从经验得知,战船的划桨若超过两排,除看来壮观外,实际用处不大;而且奥古斯都曾用轻型快速帆船又称〔黎本尼亚

\*<sup>①</sup> [译注] 雷提亚是现在奥地利西部、瑞士东部和巴伐利亚南部地区。

\*<sup>②</sup> [译注] 诺里库姆包括奥地利中部和巴伐利亚一部分。

\*<sup>③</sup> [译注] 潘诺尼亚包括奥地利东部、匈牙利西部和克罗地亚。

\*<sup>④</sup> [译注] 梅西亚包括塞尔维亚东部和保加利亚北部。

\*<sup>⑤</sup> [译注] 达契亚包括罗马尼亚和捷克东部。

<sup>⑥</sup> 塔西佗说的是提比略(Tiberius)时代的军团状况,而迪翁·卡修斯说是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时代,我尽量保持中庸之道。

<sup>⑦</sup> 罗马人想尽办法来隐瞒他们对海洋的无知和畏惧,用宗教信仰当托辞。

(Liburnians)\*<sup>①</sup>型战船]击败对手高耸而笨重的贻艏巨舰<sup>②</sup>,赢得阿克兴(Actium)海战\*<sup>③</sup>胜利。所以他将拉文纳和米塞卢姆的两支舰队编配黎本尼亚型战船,派出指挥官负责地中海东部和西部的防务,每支分遣队且配属数千陆战队员。罗马海军的主要基地除这两处港口外,普罗旺斯海岸的弗雷瑞斯(Frejus)也配置相当兵力,黑海也有四十艘战船和三千兵员负责守备任务。此外还有维持高卢和不列颠海上交通的舰队,及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保持大量的快桨船,用来袭扰沿岸的国家,断绝蛮族的通道。要是我们评估一下帝国军备的一般状况,不论是步兵、骑兵,不论是军团、协防军、警卫部队和海军,整个地面和海上的兵力,最保守的估计大约有四十五万人。这样的军事武力在过去虽堪称是所向无敌,但在17世纪有一个王国,领土只相当于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却也建立同样规模的实力。

## 七、罗马帝国的行省

明了哈德良和两位安东尼皇帝当政之时,怀柔政策的精神和支持这个政策的实力后,接着要清晰而详尽的叙述,一度团结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各行省,现在已经分离成为许多独立而相互敌对的国家。

西班牙位于帝国、欧洲,甚至是整个古代世界的最西端,比里牛斯山、地中海和大西洋一直是亘古不变的自然疆界。这个辽阔的半岛被奥古斯都分为卢西塔尼亚(Lusitania)、贝提卡(Baetica)和塔拉格尼西斯(Tarraconensis)三个行省,现在则成为两个面积不相称的主权国家。葡萄牙王国目前位于好战成性的卢西塔尼亚人所居住的地方,只是把东边失去的领土,向北边扩展疆域以获得补偿。格林纳达(Grenada)和安达卢西亚(Andalusia)这两个地方相当于古代的贝提卡行省。西班牙其余部分、加利

\*<sup>①</sup> [译注]用伊利里亚(Illyricum)地区造此船的民族命名。

\*<sup>②</sup> 普鲁塔克(Plutarch,1世纪罗马传记作家和哲学家,希腊人)的《马克·安东尼(Marc Antony)传》里是如此记载,要是按照后来奥罗修斯(Orosius Paulus,4世纪神学家和史学家)的说法,所谓的巨舰高出水面不超过十呎。

\*<sup>③</sup> [译注]公元前31年,屋大维(Octavius)和安东尼在希腊的阿克兴进行大规模海战,双方交战兵力共八万人,船只有八百余艘。安东尼惨败,战船被俘多达三百艘,人员伤亡无数。屋大维经此一战主宰罗马帝国,后来进封号为“奥古斯都”。

西亚(Gallicia)、欧斯图里(Asturias)、比斯开(Biscay)、纳瓦尔(Navarre)、莱昂(Leon)、两个卡斯蒂列(Castilles)、默西亚(Murcia)、瓦伦西亚(Valencia)、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亚勒冈(Arragon),构成对罗马政府最关紧要的第三个行省,就用首都塔拉戈纳(Tarragona)来命名。当地的蛮族以凯尔特贝里亚人(Celtiberians)的势力最为强大,坎塔布连人(Cantabrians)和欧斯图里人最为顽梗不化,依仗山区险要地形顽抗,最后才向罗马军队归顺,后来也最早挣脱阿拉伯人的束缚。

古代的高卢包括比里牛斯山、阿尔卑斯山、莱茵河和大海之间的区域,比现代法国的面积还要大。所以目前这个国势强大的法兰西王国,要想达到古代那种理想,领土除了新近获得的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外,还得加上萨沃伊(Savoy)大公国、瑞士的各州、莱茵河四个选侯国,以及列日(Liege)、卢森堡、埃诺特(Hainault)、佛兰德(Flanders)和布拉班特(Brabant)等地区。在奥古斯都统治着凯撒所征服疆域的时期,虽然原来包含着一百多个自立的土邦,但是他根据军团行进的方向、河流的位置和主要土邦的情势,把高卢划分为几个大致相等的部分。地中海的海岸地区、朗格多克(Languedoc)、普罗旺斯和多菲内(Dauphiné),按照居民对原殖民区的称呼,将这个行省取名为纳博讷(Narbonne)。阿基坦(Aquitaine)的行政区域从比里牛斯山延伸到卢瓦尔河(Loire);从卢瓦尔河到塞恩河间的区域称之为凯尔特·高卢(Celtic Gaul),后来从著名的殖民区得到新的称呼,命名为卢格杜勒姆(Lugdunum)或者称为里昂(Lyons)。过了塞恩河就是贝尔京(Belgic),更古老的年代是以莱茵河为界,但是在凯撒到高卢前不久,日耳曼人仗着蛮族的优势,把贝尔京的区域占领相当大的部分。罗马开疆辟土的征服者,急切要掌握无法达成的目标,就将莱茵河的高卢边境,即巴西尔(Basil)到莱登(Leyden)这片区域取了一个言过其实的名字,上日耳曼和下日耳曼。因此,安东尼统治的朝代,高卢有六个行省,就是纳博讷、阿基坦、凯尔特或称莱昂尼斯(Lyonnese)、贝尔京以及两个日耳曼地方。

前面提过不列颠的征战,在岛上设立的罗马行省,边界早已固定,区域包括全部英格兰和威尔士,及苏格兰低地直到邓巴顿(Dumbarton)和爱丁堡河口湾一线。不列颠在失去自由以前,这片土地为大小不等的三十多个蛮族部落瓜分。西部的贝尔京人、北部的布里甘特人(Brigantes)、南威尔士的西卢尔人(Silures),及诺福克(Norfolk)和萨福克(Suffolk)地方的伊



塞尼人(Iceni)的人数最多。设若对他们的语言和习俗深入探讨,穷究其雷同之处,会发现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的住民属同一种族,通称为凯尔特人。在他们屈服于罗马人的武力之前,经常相互争夺土地,干戈不断;屈服以后,成为中部地区的欧洲行省,包含范围从赫尔克里士(Hercules)之柱\*①到安东尼边墙,以及从塔古斯(Tagus)河口到莱茵河和多瑙河的源头。

伦巴底(Lombardy)在被罗马征服之前,不算意大利的一部分,被高卢人占领成为势力强大的殖民地,沿着波河(Po)居住在皮德蒙特(Piedmont)到罗马涅(Romagna)之间的两岸地区,经常南下侵入亚平宁山(Apennine)大动刀兵,恶名昭彰。岩石海岸住着黎古里亚人(Ligurians),现在已是热那亚(Genoa)共和国。威尼斯城市那时还没出现,但所在的地点,位于阿迪杰(Adige)的东方,原居民是威尼斯人。半岛的中部现在是托斯卡纳(Tuscany)大公国和教皇国,古代有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和翁布里亚人(Umbrians)的遗址,前者使意大利奠定文明生活基础。台伯河(Tyber)流过罗马七山,从此到那不勒斯边界,是萨宾人(Sabines)、拉丁人和沃尔西人(Volsi)的故乡,也是罗马初期赢得胜利的舞台。在这名留千古的土地上,早期的执政官获得凯旋的荣誉,继位者只图修饰庄园,他们的后裔则在此建修道院。卡普亚(Capua)和坎帕尼亚(Campania)邻近那不勒斯,王国的其他地区居住着马尔西人(Marsi)、桑尼特人(Samnites)、阿普利亚人(Apulians)和卢卡利亚人(Lucanians)等好战民族,海岸散布着兴旺的希腊殖民地。我们知道奥古斯都将意大利分为十一个行政区,其中伊斯特里亚(Istria)是个很小的行省,并入到罗马城的辖区之内。

罗马帝国在欧洲的行省受到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保护。多瑙河是欧洲大陆的主要水道,源头与莱茵河只相距三十哩,全长一千三百哩,流向大致是东南方,汇集六十多条可以通航的支流,经过六个河口注入黑海,在这个地区很难找到气势如此汹涌的水体。多瑙河的几个行省通称伊利里亚或直称边疆,是帝国征战最频繁的地区,不过也受到特别的关注而有各自的名字,像是雷提亚、诺里库姆、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Dalmatia)\*②、达契亚、梅西

\*① [译注] 古人认为赫尔克里士之柱即地球的尽头,就是现在的直布罗陀海峡。

\*② [译注] 达尔马提亚是现在的波斯尼亚。

亚、色雷斯(Thrace)\*<sup>①</sup>、马其顿和希腊。

雷提亚行省早先称为温德尼西亚(Vindelicians),整个区域的一方是从阿尔卑斯山的山巅延伸到多瑙河河岸,另一个方向是从多瑙河源头到因河(Inn)的会合口。这片平原目前大部分是巴伐利亚(Bavaria)选侯的领土,首府奥格斯堡(Augsburg)受到日耳曼帝国宪法保护。格里森人(Grisons)在山区平安度日,蒂罗尔(Tirol)是奥地利皇室众多行省之一。

位于因河、多瑙河和萨沃河(Save)之间的广大地区,在古代的名称是诺里库姆和潘诺尼亚,现在有奥地利、施蒂里亚(Styria)、卡里西亚(Carinthia)、卡尼奥拉(Carniola)、下匈牙利(Lower Hungary)和斯拉夫尼亚(Sclavonia)。在最早的自主状态下,凶野的原住民紧密的生活在一起,受到罗马统治以后,仍然能够精诚团结,保持小家庭的制度。这里现在有日耳曼国王的宫廷,成为奥地利的权力中心,靠着实力自称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样称呼并不很适切,即使拥有波希米亚、摩拉维亚(Moravia)、奥地利的北部地区,以及位于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的匈牙利部分,都是后来获得不算在内,奥地利皇室其余的领土,包括在罗马帝国的疆域之内,就面积而言只占很少的比例。

达尔马提亚若能称为“伊利里亚”比较适当,这是位于萨沃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狭长地区,海岸的精华部分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行省,还有一个很小的拉古萨(Ragusa)共和国,仍保留古代的名称。内陆部分使用斯拉夫尼亚人的名字,称为克罗地亚(Croatia)和波斯尼亚(Basnia),前者接受奥地利的统治,后者在土耳其总督管辖之下。蛮族的部落仍然不断骚扰整个国土,呈现混乱未开化的独立状态,根本分不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势力的界线。

多瑙河与蒂萨河和萨沃河会合后,就希腊人而言,应称之为伊斯特河(Ister),正式把梅西亚和达契亚隔开。达契亚是图拉真征服的地区,也是多瑙河远岸唯一的行省。如果深入研究这些国家目前的状况,就会发现在多瑙河左边的泰梅斯瓦(Temeswar)和外斯拉夫尼亚(Transylvania),在经过几次革命以后,已经纳入匈牙利的势力范围。摩尔达维亚公国和瓦拉几亚(Wallachia)公国则承认奥斯曼政府(Ottoman Porte)的宗主权。位于多瑙

\*<sup>①</sup> [译注] 色雷斯包括保加利亚南部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

河右边的梅西亚,在中世纪分裂成为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两个蛮族王国,现在面对土耳其的威胁又再度联合在一起。

把色雷斯、马其顿和希腊这整个广大区域称为鲁梅利亚(Roumelia),是为了不要忘记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古老历史,后来为土耳其所沿用。在安东尼当政时,将色雷斯这个军事重地纳为行省,大致北起海姆斯(Haemus)和雷多普(Rhadope)山区,南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和爱琴海诸岛,虽然历经人事的沧桑和宗教的改换,君士坦丁(Constantine)在海峡比照罗马所新建的城市<sup>\*①</sup>,仍旧成为泱泱大国的首都。马其顿王国在亚历山大的统治下,征服亚细亚,因为先后两位腓力皇帝的政策,获得莫大的实际利益,要把原先自主的伊庇鲁斯(Epirus)和帖撒利(Thessaly)都算进去,整个区域从爱琴海延伸到爱奥尼亚(Ionian)海。要是追溯底比斯(Thebes)、阿尔戈斯(Argos)、斯巴达和雅典在历史上的赫赫威名,实难以想象古老希腊这样万世不朽的共和国,竟会沦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就是受到亚该亚(Achaean)联盟的有力影响,才会命名为亚该亚行省。

以上所述是罗马皇帝统治下的欧洲状况。亚细亚行省加上图拉真暂时征服的地区,就把土耳其帝国的势力范围全部包括在内。要是能够按照历久长存的天然形势,而不是独断无知的任意分割,不仅可以增加安全,也会获得有关各国的同意。小亚细亚<sup>\*②</sup>的名称与半岛的特色有关,这个半岛位于黑海和地中海之间,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延伸到欧洲。其中最富饶的宽阔平原,坐落在托罗斯(Taurus)山脉和哈里斯河(Halys)以西,罗马人使用亚细亚这个专有名词。行省的管辖范围包括古代的特洛伊、吕底亚(Lydia)和弗里吉亚(Phrygia)等君主国,潘菲利亚人(Pamphylia)、吕西亚人(Lycians)和卡里亚人(Carians)所占据的滨海国家以及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殖民地。这些地方的艺术才能可与祖国媲美,尚武精神远不及古希腊人。比提尼亚(Bithynia)王国和本都(Pontus)王国据有半岛北部的土地,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一直到特拉布宗(Trebizond)。西利西亚(Cilicia)行省在南部的相对位置,东边邻接叙利亚的山区。内陆区域一度是独立的卡

\*① [译注] 君士坦丁大帝于324年所选定的“新罗马”,即公元前657年由希腊移民,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所建之拜占廷。等到330年兴建完成后改为君士坦丁堡,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占后再改名为伊斯坦布尔。

\*② [译注] 小亚细亚即今日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帕多细亚王国,与罗马的亚细亚隔着哈里斯河,与亚美尼亚以幼发拉底河为界。我们可以看到黑海的北部海岸,亚细亚方面远到特拉布宗,在欧洲则超过多瑙河,全都臣服皇帝的统治,不是纳贡称臣就是接受派驻的守备部队。布德扎克(Budzak)、克里姆鞑鞑(Crim Tartary)、切尔克斯(Circassia)和明戈瑞利亚(Mingrelia)便是这些野蛮国度的现代名称。

塞琉古(Seleucidae)\*<sup>①</sup>是亚历山大的部将也是他的继承人,将王座设在叙利亚以统治上亚细亚(Upper Asia),直到帕提亚叛乱成功,才把疆域限定在幼发拉底河和地中海之间。等叙利亚纳入罗马版图,就成为帝国东疆。此行省跨越很大的纬度,除北边抵卡帕多细亚山区,南边达埃及疆界和红海外,还不知其他界线位于何处。腓尼基和巴勒斯坦有时受叙利亚管辖,有时会分出,前者位于狭窄的岩石海岸,后者的土地面积和富饶程度还不及威尔士,但这两处使人类永难忘怀,因为欧美的文字源于腓尼基,宗教则出自巴勒斯坦。从幼发拉底河到红海,沿着叙利亚无法确定的边界是大片寸草不生的沙漠,阿拉伯人要是过着隔绝的游牧生活,还能保持独立自主的状态,只要在不那么贫瘠的地点定居下来,很快就会成为帝国的臣民。

古代的地理学家对于要把埃及算成地球的哪一部分,感到非常为难。这个历史上灿烂无比的王国位于巨大的阿非利加半岛,但是进入的通道是在亚细亚,历史上不论任何时期,亚细亚若发生重大变革,埃及只有谦卑承受所产生的后果。托勒密(Ptolemies)王朝的宝座上坐着罗马的高官,马木路克(Mamalukes)帝室的令牌现在掌握在土耳其总督的手里。尼罗河贯穿全境,从北回归线流向地中海长达五百哩,两岸土地的肥瘠全靠河水定期泛滥。昔兰尼(Cyrene)\*<sup>②</sup>沿着海岸位于西边,最早是希腊的殖民区,后来成为埃及的一个行省,现在已经被巴卡(Barca)沙漠所掩盖。

阿非利加海岸地区从昔兰尼伸展到大西洋,长达一千五百哩,然而被拥挤在地中海和撒哈拉沙漠之间,所以宽度不超过八十到一百哩。罗马人把东部地区视为阿非利加地位最特殊的行省,在腓尼基人建立殖民区前,这片丰饶土地上居住着蛮勇好战的利比亚人(Libyans),后来在迦太基统治下成

\*<sup>①</sup> [译注] 亚历山大逝世后,帝国分为四个王国,亚细亚和波斯由塞琉古统治;埃及交托勒密负责;马其顿由安提柯(Antigonids)继承;印度成为旃陀笈多罗(Chandragupta)帝国。

\*<sup>②</sup> [译注] 昔兰尼包括利比亚东部和塞浦路斯岛。

为帝国的首都和商业中心,但是迦太基共和国的所在地,现在已经沦为积弱不振和动乱不已的的黎波里(Tripoli)和突尼斯(Tunis)两个国家。努米底亚(Numidia)一度由马西尼撒(Massinissa)和朱古达(Jugurtha)合并而成,目前大部分地区受阿尔及尔(Algiers)军事政府统治。但是在奥古斯都时代,努米底亚的边界缩小,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国土很勉强地称为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还加上凯撒尼西斯(Caesaeriensis)的字样。真正的毛里塔尼亚是摩尔人(Moors)的故乡,来自廷吉(Tingi)或丹吉尔(Tangier)此一古老城市,为区别起见称作廷吉塔纳(Tingitana),就是现代的非兹(Fez)王国。濒临大西洋的萨尔(Salle),是海盗大本营,因而恶名在外,就罗马人而言,这里是他们势力所及的极限,也是地理上的尽头。梅基内兹(Mequinez)附近仍旧可以发现所建的城市,居民都是野蛮人,我们还要称之为摩洛哥皇帝。不论是摩洛哥更南边的疆域或西格美萨(Segelmessa),过去都没有成为罗马的行省。阿非利加的西部被阿特拉斯(Atlas)山脉的支脉所隔断,这座高山因诗人的想象而浪得虚名,现在却越过无边无际的大洋,掀起的浪涛由旧大陆向新大陆传播。

巡绕罗马帝国一圈后,就会发现阿非利加和西班牙之间,被一条狭窄的水道分开,大西洋的潮流经过十二哩宽的海峡进入地中海。赫尔克里士之柱在古代极著名,似乎是两座山脉被超自然的力量所震开,欧洲这边的山脚下矗立雄伟的直布罗陀要塞。整个地中海海域包括海岸和岛屿,全部涵盖在罗马疆域的范围之内。巴利阿里(Baleares)群岛里两个大岛,因面积的大小而称为马约尔卡(Majorca)和梅诺卡(Minorca),前者现在属于西班牙,而后者是英国的属地。科西嘉的现况甚为不利,使人深感惋惜。意大利有两个主权国家,自认对撒丁尼亚和西西里有合法的权利义务。克里特(Crete)又称干地亚(Candia),还有塞浦路斯(Cyprus)及希腊和亚细亚许多小岛,曾为土耳其军队占领。马耳他(Malta)虽是多岩石的小岛,却不畏强势,力拒狂澜,在军事政府统治下,如日中天赢得声名和财富。

罗马帝国这一长串的行省,分裂开来形成许多势力强大的国家,从这方面来看,古人的虚荣和无知值得原谅。统治着辽阔的区域,建立强大的武力,皇帝还在推动怀柔政策,不论是否真有其事,这一切使人感到眼花缭乱,不知所措。这是因为皇帝瞧不起边塞绝域之地,有时置之不理,任由化外之民自生自灭,从而也逐渐丧失罗马帝国在地球上特有的权利。一位现代历

史学家所具有的素养和学识,必须能够慎思明辨和精确表达。他要是观察到,罗马帝国从安东尼边墙和达契亚的北疆,到阿特拉斯山脉和北回归线,横宽有两千哩;从大西洋到幼发拉底河,纵长则有三千哩;介乎北纬二十四度到五十六度之间,位于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温带,面积大约有一百六十万平方哩,大部分都是肥沃的原野和适于耕种的地方,这样才会对罗马帝国的伟大有正确的认识。

## 第二章

### 罗马帝国在安东尼时代内政修明物阜民康(98 A. D. - 180 A. D.)

罗马的伟大不在于扩张疆域,迅速赢得征战的胜利。就目前来说,俄罗斯的领土最广大,占有世界上大部分的荒漠地区。想起古老的年代,亚历山大大帝越过赫勒斯滂(Hellespont)\*<sup>①</sup>,不到七年的工夫,战胜印度以后在希达斯皮斯河(Hyphasis)河畔修建马其顿纪念碑<sup>②</sup>。等到中世纪,所向无敌的成吉思汗和蒙古的君王,用烧杀抢掠的作战方式,从东边的中国向西征战,直达埃及和日耳曼边界,在一个世纪内,建立起为时短暂的庞大帝国。罗马强权靠着几世代的经营,凭借智慧和经验才建立起稳固的基业。图拉真和安东尼时代,帝国所属各行省,经由法律获得统一,借着艺术增添光彩,已经完全降服再无异心。委派的地方官员虽偶尔作威作福,但是一般而言,施政还是明智、简便且利民。行省人民可信奉祖先的宗教,有关市民的荣誉和利益,大致提升到与征服者平等的地位。

#### 一、宽容的宗教信仰

皇帝和元老院的宗教政策,受到开明意见与迷信习俗的欣然支持。各种宗教仪式在境内流行,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它们是同样的真实;对于哲学

---

\*<sup>①</sup> [译注] 赫勒斯滂就是南端的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北端是用博斯普鲁斯海峡分隔亚洲小亚细亚半岛和欧洲巴尔干半岛。

<sup>②</sup> 所谓的纪念物就是一个巨大的祭坛,建造的地点位于拉荷(Lahor)和德里(Dehli)之间。亚历山大在印度的征战,以抵达旁遮普(Punjab)为限,印度的五条大河流经此地。

家来说,则是同样的虚妄;对于地方行政官来说,是同样的有用。如此宽容所带来的结果,不仅是彼此间的迁就,更重要的是宗教上的和谐。

那个时代民众的迷信行为,不会产生神学上的对立而引起彼此冲突,更不会因思想体系的束缚而使身心受到限制。虔诚的多神教教徒不仅喜爱本乡本土的宗教仪式,也认同他人对世界上不同宗教有绝对的信仰<sup>①</sup>。就这些信徒来说,恐惧、感恩和好奇的心理、一个梦境或某种预兆、遭遇到不如意事件的打击、甚至是长途行旅所产生的阻碍,都会让他们的信仰更为坚定,祈求更多神明的庇护。异教徒神话的架构非常浅薄,虽混杂着各种不同的材料,还不致形成矛盾和对立。所谓的圣贤豪杰和英雄人物,莫不与乡土休戚相关、生死与共,这些使国家建立权势和名声的伟人,即使没有受到世人像神祇一样的膜拜,至少也会获得赞扬和尊敬。泛神论认为千山万水都具备神性,默默之中在所在地区发挥它的影响力。罗马人祈求台伯河不要降灾,就不该嘲笑埃及人为了祈福而向尼罗河呈献大量祭品。就物质方面而言,自然界可见的力量、行星和元素,在整个宇宙是完全一样,毫无区别。精神世界看不见的主宰,无可避免由同一模式的传说和寓言所铸造而成,无论是善与恶,都有各自的神祇来作为代表。每一种技艺和职业的背后也都有他们的守护神,即使是经过长久传承的世代和相隔遥远的国家,这些神祇所显现的性质,都和被保护者的特定需要有关。不论是哪一种系统的神界,在发展的过程和利益的归属上都会产生对立,要依靠一位至高无上者来调停。经过长时期的教化认同和顶礼膜拜,这位神祇逐渐提升到极度完美的崇高地位,成为“永恒的天父”和“全能的君主”<sup>②</sup>。古代的宗教精神是如此的温和包容,以至于各个民族对于崇拜的仪式,只关切相互的雷同,而不在意彼此的差异。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各地的蛮族,虽然都各有祭坛,要是大家在那

<sup>①</sup> 没人能像希罗多德(Herodotus, 484 B. C. - 430 B. C., 希腊史学家)那样,把多神教的真实情况描绘得栩栩如生,休谟(Hume, David, 1711 A. D. - 1776 A. D., 英国哲学家和史学家,为著名的不可知论者)的《自然宗教史》(*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引用很多,波舒哀(Bossuet, Jacques-Benigne, 1627 A. D. - 1704 A. D., 法国天主教主教和神学家)的《世界通史》(*Universal History*)表示不同的意见。埃及人的行为中,显示出隐约的不宽容精神。基督教及犹太教则是很重要的例外,需要以专章进一步说明。

<sup>②</sup> 有关奥林帕斯山(Olympus)神族统治的阶级、势力和权柄,在《伊利亚特》(*Iliad*)第十五卷有详尽叙述。我指的是希腊原文,因为将《伊利亚特》翻译成英文的波普先生已改进荷马的神学体系,自己却不知道。



里相遇,很容易感觉到,即使名称不一,仪式各异,但是都在崇拜同样格局变小的神祇。荷马的史诗所叙述的神话故事,对古代世界的多神教赋予一个瑰丽而通用的规范<sup>①</sup>。

希腊的哲学家是从“自然人”而不是从“神”演绎出伦理学和道德规范,当然他们也曾抱持非常严肃的态度,沉思冥想神性的存在,经过深入的探讨,明了人类的理解力虽然很强大,但是在这方面却极为有限<sup>②</sup>。四个最知名的学派,斯多噶学派(Stoics)和柏拉图学派(Platonists)致力于协调理性和虔敬之间利害关系的冲突,他们留给世人超凡入圣的明证,就是“原道”的存在和完美。但是,由于对物质的创造无法表达,斯多噶学派的哲学家在这方面的成果不彰;相反的是,柏拉图和其门徒强调属灵层次的神性,脱离物质进入观念的领域。学院学派(Academics)和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s)很少讨论有关宗教方面的问题。前者重视虚怀若谷的科学精神,对上帝之国的天意抱持怀疑的论点;而后者用无知作借口,全盘否定上帝之国的存在。受到竞争的鼓励所产生的研究精神,也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能生根茁壮,再经由哲学大师的倡导,成立众说纷纭的学派。纯朴的年轻人从世界各地涌入雅典,这里也和罗马帝国的其他学术中心一样,教导大家要对世俗的宗教采取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老实说,怎么可能要哲学家把诗人所杜撰的故事,或者是上古流传事理不明的传说,当做真理来建立对神明的信心;也不可能把“凡人”当成神来崇拜,事实上有些“神明”的行为并不是很光明磊落,不仅不该受到敬拜,反而应该受到蔑视才对。为了反对这些毫无价值而又受到崇拜的偶像,西塞罗(Cicero)不惜自贬身价,用真理和雄辩当做针砭的工具。倒是琉善(Lucian)<sup>\*③</sup>的讽刺诗却更有效,变成破除迷信的利器。一个社会里文明水准较高的阶层,难免对平民的迷信行为发出藐视的私语。极有声望的文人雅士,也不愿故土的神明被揭穿,且受到公众的讪笑和攻击<sup>④</sup>。

纵使安东尼时代反对宗教信仰的潮流甚嚣尘上,但是当时除了需要考

① 根据德·贝尔(de Bell)的说法,高卢在1到2个世纪这段期间,本土的神祇就出现墨丘利(Mercury,财富之神)、马尔斯(Mars,战神)、阿波罗(Apollo,太阳神)等等称呼。

② 西塞罗的名著《论自然》(*Natura Deorum*)就是很好的证明,哲学家对这方面的意见,不仅诚挚而且精到。

\*③ [译注] 琉善(120 A. D. - 180 A. D.)是希腊修辞学家和讽刺诗人。

④ 在反对宗教信仰的时代,我认为迷信、梦幻、预言和神怪不会丧失蛊惑人心的力量。

虑祭司阶层的利益,也要使民众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古代的哲学家在作品和语录中,强调理性应有独立自主的尊严。他们的言行莫不符合法律和习俗的规范,眼见凡夫俗子的各种谬误,不禁露出一丝怜悯和无奈的苦笑,只能心甘情愿奉行祖先的祭典,不时到庙宇去参拜神明;还得在圣洁的长袍下掩饰住无神论的心意,装模作样的参与各种迷信的场合。贤达之士就是不会为世俗的信仰和宗教而争辩不休,更不会像愚蠢的民众那样涉身其中。他们在踏上利比亚(Libya)\*<sup>①</sup>、奥林帕斯山和朱庇特神庙(Capitoline Jupiter)祭坛时,心中虽不以为然,但外表仍呈显恭敬神色<sup>②</sup>。

若说罗马的议场衍生宗教迫害的动机,这点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很多高阶官员本身就是哲学家,雅典的学院把法律传授给元老院,这些人对迷信有根深柢固的成见,执行政令不会受到宗教信仰的蒙骗。元老院已经把世俗和教会的权力集于一身,不可能为野心和贪婪所驱使,他们选举最贤明的元老院议员担任祭司,皇帝本人身兼大祭司的职位。他们不但重视宗教带来的利益,也明了与世俗政府之间的关系,要把公众的祭典节庆作为教化人民的工具。为便于推行政令,也使用各种占卜和预兆的手段;为巩固社会的安定,认为伪证罪会受到神明的惩罚,不管今生或来世都逃不掉法条的追诉<sup>③</sup>。所以罗马的官吏和议员承认宗教具有莫大的价值,即便是名目杂乱、无奇不有的仪式,他们也深信终究还是有益于世道人心。因此,每一个国家和乡土的崇拜仪式,经过时间的发展和经验的累积而为众人所接受。被罗马人征服的国家,原来壮观的神像和华丽的庙宇,经不起贪婪的搜括<sup>④</sup>和无法显现神威而日益没落,但是远古遗留的宗教实体,仍一如往常受到罗马的宽容和庇护。看起来只有高卢行省似乎是个例外,德鲁伊特\*<sup>⑤</sup>教徒掌握很大的权力,提比略和克劳狄两位皇帝在位时,以废除活人祭祀为借口大力加

\*<sup>①</sup> [译注] 利比亚是希腊神话里的女英雄,她和海神生有二子;阿非利加的利比亚就是以她来命名。

<sup>②</sup> 苏格拉底、伊壁鸠鲁、西塞罗和普鲁塔克,曾不断教诲大家对本土和人类的宗教,要有虔诚的尊敬之心,而伊壁鸠鲁的行为更可以作为楷模。

<sup>③</sup> 波利比阿很感慨的提到,在他那个时代,这种对神明的恐惧已失去效果。

<sup>④</sup> 叙拉古(Syracuse)、他林敦(Tarentum)、安布拉基亚(Ambracia)和科林斯这些城市都得到这种悲惨的下场。

\*<sup>⑤</sup> [译注] 德鲁伊特教是古代高卢和不列颠等地的克尔特人,所成立的半宗教组织,由一批有学识的人员担任祭司、教士和法官,负责各族的祭典和法庭审判等工作。

以镇压,避免未来可能的危险。说起祭司本身以及神祇和祭坛,仍安全地保存在隐秘处所,直到异教完全被根除为止。

罗马是伟大帝国的首都,全球各地的臣民和异乡客络绎不绝到来,引进他们在本土信奉的宗教,持续在此祭祀各自的神明。帝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希望维护古老宗教仪式的纯净,元老院也运用权力,阻止异国的仪式不致泛滥成灾。埃及的迷信风气格调低俗而且使人堕落,经常受到查禁,祀奉塞拉庇斯(Serapis)和伊西斯(Isis)的寺庙常被摧毁,信徒被驱离罗马和意大利<sup>①</sup>。政策的冷酷无情和执行不力,终究挡不住宗教狂热。放逐的人员偷跑回来,改宗的信徒反而增加,重新盖起的神殿更加金碧辉煌。最后,塞拉庇斯和伊西斯在罗马神祇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情形当局并非放纵不管,而是宗教的宽容政策没有背离政府所秉持的古老原则。在纯朴的共和国时代,特派一位使节,把自然女神希比利(Cybele)和医药之神埃斯库拉庇斯(Aesculapius)迎进国门<sup>②</sup>,并承诺给予更多尊荣,来诱取城市守护神放弃对这两座城的庇护。此种作法几乎已成惯例,罗马逐渐成为帝国臣民共有的圣殿,人类所有的神明赐给这个城市有自由的权利。

## 二、罗马的自由权利

保持古老市民血统的纯净,绝不与外人混杂,这种极端狭隘的思想,使得雅典和斯巴达停滞不前,终于遭到毁灭的命运。天降大任于罗马,为着并吞四海的野心,宁愿舍弃眼前的虚荣,尽量从奴隶、外人、敌寇和蛮族的身上吸取长处和优点<sup>③</sup>。这样做不仅视为当然之理,也丝毫不损源远流长之光

<sup>①</sup> 罗马建城后701年(53 B. C.),元老院下令摧毁祭祀伊西斯和塞拉庇斯的庙宇,由执政官亲自动手。凯撒去世后,公家出钱修复。奥古斯都在埃及时,把塞拉庇斯尊为主神,等他回到罗马,却又禁止祭拜埃及神祇。不过,在他统治期间,百姓还是盛行供奉埃及神明,一直到提比略即位,才采取严厉制压手段。

\*<sup>②</sup> [译注]罗马军队围攻敌人城市时,会向敌人的神祇许愿,请求城市的保护神放弃对该城的保护,条件是攻克后将这些神明迎进罗马的神庙,继续享受人民的祭祀。

<sup>③</sup> 博学的施潘海姆(Spanheim, Ezechiel, 1628 A. D. - 1710 A. D.,德国古典文学学者)著有《罗马世界》一书,他认为塔西佗的《编年史》第十一卷第二十四节,把拉丁人、意大利各族和各行省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历史,交代得非常清楚。

荣。雅典共和时期最昌隆兴旺的年代,市民的数量由三万人<sup>①</sup>逐渐减少到二万一千人。若看罗马共和国的成长过程,可以发现塞维乌·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第一次人口普查,市民总数没有超过八万三千人,但是战争和殖民的需要量增加,到了同盟者战争(90 B. C. - 88 B. C.)前夕,数量遽增到四十六万三千人,可以执干戈以卫社稷。后来罗马的盟邦要求平等的地位,共享荣誉和权力,元老院宁可决一死战也不愿忍辱退让,桑尼特人(Samnite)和卢卡利亚人(Lucanian)则为轻举妄动付出惨痛代价\*<sup>②</sup>。意大利半岛其他的城邦国家,在陆续负起应尽的责任后,也获准加入共和国成为核心分子,如此很快便造成公众自由的毁坏。民主政体的公民行使国家主权,要是把主权交给人数众多而无法掌控的群众,一开始会是暴民政治的滥权辱国,最后下场则是民主和法制被剥夺一空。等到皇帝的专政力量制压住人民大会的势力,罗马市民充其量是第一等荣誉公民而已,与被征服民族没多大差别。所以即使公民人数迅速增加,也不会造成共和时期暴民政治的危险。何况明智的君主遵奉奥古斯都的原则,小心翼翼维护罗马令名于不坠,经过审慎考虑,很慷慨的把公民权颁给众多的臣民<sup>③</sup>。

罗马人的特权即使普及到帝国每个居民的身上,意大利和行省之间仍有很大的差别。前者被尊为政治的中枢和国家的基础,是皇帝和元老院议员的出生地,至少他们都居留此处<sup>④</sup>。意大利人的财产免于缴纳税捐,个人不受官吏专制的管辖,各城邦的市政比照首都的模式办理,在皇帝的直接监督下,赋予执行法律的权力。从阿尔卑斯山山脚到南端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所有意大利土著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原有的差别待遇完全清

① 根据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五卷记载,是一个概估的数目。

\* ② [译注] 意大利半岛各盟国自认对罗马出力甚多,要求完全的公民权,其领袖德鲁苏斯(Drusus)被刺,各城邦起而叛变,成立新的共和国,首都设于科菲尼乌姆(Corfinium),引起公元前90-88年的“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虽然桑尼特人和卢卡利亚人的城市被毁,人民死伤惨重,最后各城邦终于获得公民权。

③ 梅西纳斯(Maecenas, Gaius, 70 B. C. - 8 A. D.), 罗马政治家,是奥古斯都的首席顾问)建议奥古斯都,透过一份敕令宣告,罗马帝国的所有臣民都是公民。吾人怀疑这是史学家迪翁(Dion)草拟的议案,所以比较符合他那个时代的惯例,与奥古斯都时代的惯例格格不入。

④ 元老院议员的田产必须有三分之一在意大利,马可即位后,放宽为四分之一。从图拉真当政起,意大利已降到和行省接近同等的地位。

除得干干净净,在不知不觉中凝聚成一个伟大民族,经由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典章制度的统一,共同负起强权帝国的重责大任。共和国宽厚为怀政策提升光荣的地位,归附的子民以功勋和服务回报。若说罗马人只能局限于城墙内的古老家族,罗马的不朽声誉将减少一些最高贵的尊荣。维吉尔(Virgil)是曼图亚(Mantua)的土著,贺拉斯不知道自己应算是阿普利亚人还是卢卡利亚人。一位在帕多瓦(Padua)的历史学家有资格把赢得罗马胜利的世家大族记之于史册。加图(Cato)家族世代多出爱国之士,兴起在图斯库卢姆(Tusculum)。阿尔平兰(Arpinum)虽是小镇,以马略(Marius)和西塞罗出生该地而倍感荣耀,前者是续罗慕路斯(Romulus)和卡米卢斯(Camillus)以后,罗马的第三位创基者<sup>①</sup>;而后者处理喀提林(Catiline)谋叛案免于国家的分裂,使罗马有资格与雅典竞争雄辩的桂冠<sup>\*②</sup>。

帝国的行省(名称和地点如前章所述)没有议会力量和宪政自由,无论是在埃图里亚(Etruria)、希腊<sup>③</sup>,还是高卢<sup>④</sup>,元老院首要的关切事项,就是要解散当地各城邦之间的联盟关系,以免除心腹大患。这样一来就让世人知道,由于各国自己在勾心斗角,才使罗马的武力得以坐收渔人之利,要是大家团结合作,就能抗拒罗马的侵略。对于这些地区的王侯,以感恩图报或宽宏大量为名,让他们暂时维持统治权,等到被征服国家的控制稳固以后,失去利用价值就被赶下王座。那些曾经拥戴罗马的自主城邦,在开始时得到名义上是盟友的奖励,也在不知不觉中沦落到被奴役的地位。元老院和皇帝所派出的总督无论在何地,都握有绝对的统治权,不受任何限制。但是,过去政府为了确保意大利的平静和顺从,所运用的施政原则,到后来也扩展到最遥远的征服地区。其目的一方面是推广殖民区,另一方面是让忠

① 公元前106年,北方蛮族条顿人大举入侵意大利,罗马告急,执政官出兵惨败,后将全权托付马略,于艾克斯(Aix)之战大败条顿人,国家安全始得保障。

\*② [译注]古希腊的雄辩家辈出,其中以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为其翘楚,他也是民主派政治家,为了反对马其顿人侵希腊,发表《斥腓力》演说多篇,后被迫服毒自杀。罗马时代只有西塞罗享有雄辩家的大名,可与之抗衡,而且双方的遭遇也很类似。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列传》中将两人相提并论。

③ 根据保萨尼亚斯(2世纪时的希腊地理学家)的记载,等到这些会议没有危险以后,罗马又恢复它们原有的名称。

④ 凯撒在《高卢战记》中经常提到;杜波斯神父(Abbé Dubos)一直想证明,这些会议到了罗马帝制以后还继续存在,但是没有什么证据。

诚而有贡献的省民得到罗马公民权,经由这两种措施,逐渐结合各行省形成一个罗马民族。

赛涅卡(Seneca)<sup>①</sup>评论说:“罗马人在征服的土地上定居。”历史和事实证明此言不虚。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远赴异地,可能是受到利益的引诱,也可能是为了欢乐的生活,他们都迫不及待要享受胜利的成果。因此,我们特别要注意,在亚洲降服以后经过四十年,由于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下达残酷命令,一天内有八万罗马人被处死<sup>②</sup>。这些自愿流放在外的人士,大部分从事商业、农业和承包税收的工作,直到皇帝成立永久性的军团,行省开始驻扎很多军人,退伍老兵获得土地或金钱作为服役报酬,通常会带着家眷在耗尽青春期的防区定居下来。遍及整个帝国,特别是在西部各行省,把土地肥沃的区域和交通便利的地点,保留下来设置殖民区,有些地方是平民的迁移,还有一些是基于军事需要。这些殖民区的生活方式和推行的内部政策,完全按照祖国的模式,成为最佳的对外代表。同样受到当地土著推崇,建立稳固友谊和联盟关系,致使罗马的威名远播,即使原住民也能分享应有的荣誉和利益,关于这方面殖民区倒是没让人失望<sup>③</sup>。后来自治市镇的地位和繁荣程度,逐渐与殖民区不相上下。在哈德良统治时期,到底是罗马本土衍生出来的社区,还是后来被罗马接受的社区,谁具有更优势的条件,此问题曾经过一番争论<sup>④</sup>。有人说,拉丁姆(Latium)<sup>⑤</sup>的权利颁给有关的城市,就是一种偏爱的行为。官吏只在任期届满后,才恢复罗马公民权的资格,但是这些官员的任期通常是一年,不要几年工夫就可轮转各种主要经历。省民能加入军团服兵役,也可从事行政工作。总之,这些执行公务尽职尽责、

\*① [译注] 赛涅卡生于公元前4年,是罗马著名的斯多噶派哲学家、政治家和戏剧家,担任过尼禄皇帝的老师,后因密谋推翻暴政,于公元65年被尼禄迫使自杀。

② 普鲁塔克和迪翁·卡修斯夸大其辞,说被屠杀的罗马公民有十五万人之多,我认为数量少一点更为可靠。

③ 西班牙设置二十五个殖民区;不列颠有九个,包括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伦敦、切斯特(Chester)、格洛斯特(Gloucester)和巴斯等城镇。

④ 根据杰利乌斯(Gellius)在《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一书的记载,哈德良皇帝感到很惊奇,像尤蒂卡(Utica)、加的斯和伊塔利卡这些城市,已享有自治市镇的权利,却请求给予殖民区的头衔。这样的状况风行一时,使帝国充满奉皇帝之名所成立的殖民区。

\*⑤ [译注] 拉丁姆这个地区在台伯河以南、亚平宁山脉以西以及坎帕尼亚以北,里面的城市很早就与罗马建立同盟的关系,直到公元前338年才废除。但是这些城市比起意大利其他地区 and 行省,获得更多的特权。

表现良好的人士,都会得到奖赏,但由于皇帝手笔愈来愈大,以至于附品价值大幅缩水。不过,即使在安东尼时代,有大量臣民获颁公民权,仍附带有实质利益。很多民众有了名分,依据罗马的法律得到好处,部分涉及双方权益的项目,像是婚姻、遗嘱和继承。任何人只要获得恩宠,或者建立功勋,就会飞黄腾达。那些把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围困在阿莱西亚(Alesia)\*<sup>①</sup>的高卢人,他们的后裔有的指挥军团,有的治理行省,获准进入罗马元老院担任议员。这些人不再有扰乱国家安宁的野心,而是与罗马休戚相连,生死与共。

### 三、语言和文字

罗马人认为语文影响到民族的风俗习惯,所以在武力发展的过程中,极重视推广拉丁语。意大利的古老方言,像是萨宾语、伊特拉坎语和威尼斯语,都已被遗忘。但是在行省里,对胜利者教导的语言,东部各省就不像西部那样愿意接受。东部和西部迥然相异,就像两种不同的色彩,虽然在帝国如日中天的光辉下显得黯然失色,等到罗马世界为夜幕所笼罩,这些差异又逐渐能看清楚。帝国在征服西部领域的同时也施以教化,未开化的蛮族很快就安于降服,知识和礼仪带来新的印象,开启他们的心智。维吉尔和西塞罗所使用的语言,虽无可避免地混杂着以讹传讹的谬误,还是广泛被阿非利加、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潘诺尼亚的民众所采用<sup>②</sup>。至于布匿和克尔特人的辞语还能找到模糊不清的痕迹,只有保存在山区或农民的口中<sup>③</sup>。教育和学习使各国人民受到潜移默化,对罗马产生孺慕之情。意大利给半岛的拉丁

\*<sup>①</sup> [译注] 公元前52年,高卢人在维辛格托列克斯(Vercingetorix)领导下,发起叛变,凯撒被围于阿莱西亚。攻防之战一直打到次年,凯撒获得胜利,完成高卢的征服工作。

<sup>②</sup> 阿普列乌斯(Apuleius, Lucius, 2世纪文学家,著有《金驴记》)和奥古斯丁[Augustin, 354 A. D. - 430 A. D., 天主教在北非希波(Hipo)教区的主教、哲学家和神学家]在阿非利加遥相呼应,斯特拉博在西班牙和高卢,塔西佗在不列颠为阿格里科拉作传,以及帕特库拉斯(Paterculus)之于潘诺尼亚。这些人之外,我们在当地的碑铭上还找得到拉丁文。

<sup>③</sup> 在威尔士、英国的康沃尔(Cornwall)郡和法国阿摩里卡(Armorica)等地的山区,保存着克尔特语。我们也可看到一段记载,说阿普列乌斯用布匿语责备一位青年,因为他不会讲希腊话,也不懂拉丁语。

属民带来法律和时尚的生活,为享受城邦所给的自由和荣誉,他们愈是热烈追求,就愈容易到手。文学和武功都可以给国家带来无上的尊严<sup>①</sup>。最后,即使产生像图拉真那样在异国出生的皇帝,西庇阿也不能否认这位就是他们的同胞<sup>②</sup>。希腊的情况和未开化蛮族完全不同,前者有很长的时期经历文明的兴衰,他们品味太高,所以不能抛弃自己的语言文字;也太自负,所以无法采用外国的典章制度。他们在丧失祖先遗留的德行后,却仍保持偏颇成见,认为罗马征服者的举止不够文雅,摆出一副轻视的样子,却也不得不钦佩,对方的智慧和权谋确是高人一等<sup>③</sup>。希腊人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达出来的感情,产生莫大影响力,不再局限于希腊此一狭隘范围之内,何况这个国家是文化的摇篮,有着光辉的历史和无上荣誉。

希腊文明所创造的帝国,随着殖民和征战的进展,从亚得里亚海播散到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亚细亚满布希腊城市。在马其顿国王的长期统治下,使得叙利亚和埃及进行风平浪静的改革。那些君主在金碧辉煌的宫廷中,把雅典的文雅风格和东方的华丽气派糅合为一,宫廷开风气之先,皇亲国戚和高官厚爵起而效尤,只是规模较小罢了。以上就是罗马帝国区分为拉丁语系和希腊语系的大致状况。此外,还可加上第三种语文,普遍使用于叙利亚和埃及的土著,这是古代的一种方言,无法与其他国家沟通,不利于商业发展,也妨碍当地蛮族进步。叙利亚人的气质是萎靡软弱,经常受到他人的藐视;而埃及人的特性是阴险残暴,就是征服者对他们也感到厌恶。这些国家降服在罗马的势力之下,他们的城市很少要求自由权,事实上也不配得到这些权利。值得注意的是,托勒密王朝沦亡两百三十年后,才有一位埃及人获准进入罗马元老院<sup>④</sup>。

① 仅西班牙而言,就产生哥伦梅拉、昔尼加、卢坎(Lucan, Narius Annaeus Lucanus, 39 A. D. - 65 A. D., 诗人)、马修(Martial, 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 40 A. D. - 104 A. D., 诗人)和昆体良(Quintilian, 35 A. D. - 96 A. D., 修辞家)这些文坛知名之士。

\* ② [译注] 西庇阿在公元前 210 年占领西班牙,以此为基地赢得对迦太基人作战的胜利,从此开始在西班牙建立殖民区。图拉真家族定居该省的伊塔利卡,是第一位在意大利境外出生的皇帝。

③ 我认为从狄奥尼西奥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公元前 1 世纪希腊史学家和修辞学教师)到利巴尼乌斯(Libanius, 公元 4 世纪希腊诡辩家和修辞学家),没有一位希腊评论家会提到维吉尔和贺拉斯,他们根本不相信罗马会产生伟大的文学家。

④ 迪翁·卡修斯提到,此事发生在塞普提米尔斯·塞维鲁当政时,约在 195 年左右。



胜利的罗马反而被希腊的艺术所征服,这虽是老生常谈,还是值得提出来说明。那些永垂不朽的作家,迄今还为近代欧洲人所欣赏钦佩,在当时立即成为意大利和西部行省刻意模仿和深入研究的对象。罗马人这种高雅的赏心乐事,不会妨害到坚实的施政原则,虽然他们承认希腊语有相当的魅力,还是要保有拉丁文的尊贵地位,专用于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方面,这种立场绝不改变<sup>①</sup>。两种语文可以同时并存于整个帝国,却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希腊文是科学的当然用语,公共事务的法定语文使用拉丁文,在文学和其他方面则要精通两者。受过相当教育的罗马臣民,要是说对希腊语和拉丁语都很生疏,这种情形无论在哪一行省都很少见。

#### 四、奴隶制度

帝国各民族在这些规章制度运作下,渐融入罗马名分和人民之中。但是无论哪个行省,每个家庭里都有人处于悲惨境地,他们背负社会重担,却无法分享福利。在自由城邦时代,家奴受尽专制暴虐苦楚。帝国在初期用烧杀掠夺手段打天下,奴隶大多来自蛮族战俘,因为有机会从战争中获得成千上万,所以价格便宜<sup>②</sup>。这些人已过惯自由自在生活,一旦打开桎梏就会寻求报复。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奴隶叛变事件,使共和国濒临毁灭边缘。为对付内在敌人,只有设立严苛法条,运用残酷手段,在求自保的原则之下,一切作法都视为公平合理。等到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主要国家,都统合在一个主权的法律体系之下,从外国获得奴隶的来源日益稀少,罗马人只有用温和的手段和冗长的方式,就是用繁殖来维持需要。很多家庭鼓励奴隶婚配生子,特别是有田产的大户更是如此。情感的作用、教育的陶冶及财富的获得,都可减轻奴役的痛苦<sup>③</sup>,奴隶能否幸福端视主人的性情和处境,一旦奴隶成为更有价值的财产后,主人必重视人性对待,不是基于畏惧心理,而是关

<sup>①</sup> 《马克西穆斯皇帝传》记载,一位知名的希腊人因为不懂拉丁文,被克劳狄皇帝剥夺出任官职的权利。

<sup>②</sup> 在卢克卢斯(Lucullus, Lucius Licinius, 117 B. C. - 58 B. C., 罗马大将)的营地,一头牛值一瑞笛,而一个奴隶卖四瑞笛,或者是三先令,见普鲁塔克的《卢克卢斯传》。

<sup>③</sup> 参考格鲁特(Gruter, Jan, 1560 A. D. - 1624 A. D., 荷兰考古学家)和其他收藏家的搜集品,有大量碑铭由奴隶具名,以纪念其妻儿、朋友和主人,几乎都在帝制时代。

切到自身利益。皇帝的德行和政策使这种处理方式加速进行,哈德良和安东尼都曾颁布诏书,将法律保护延伸到奴隶。裁定奴隶的生死虽有规定,却长期被非法滥用,要将这种权力保持在官吏手里,私人不得任意干预,废止设置地底监牢。奴隶若受到无法忍受的严苛待遇,可向特设法庭申诉。被冤枉的奴隶得到释放,或是换一个较不残暴的主子。

希望是人们处于不幸时最大的慰藉,对奴隶而言也不例外。他们尽量使自己发挥长处,获得主人喜爱,勤勉而忠诚的工作几年后,就会期盼给予无价奖赏,得到释放成为自由之身。主人会生出仁慈之心,说不好听是因为虚荣和贪婪之故,官方对此过度的宽厚义举,认为毋须鼓励,而且要用法律来抑制,以免浮滥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古老法条明确规定,奴隶是无国籍的人,等到获得自由后,由于他的恩主是政治体制的一分子,可以允许他参与其间的活动。这些法规到后来被当做特权,过度使用在罗马城那些卑劣而杂乱的群众身上。因此又设定新办法,只有提出正当理由,报请官员批准,经合法手续,正式释放的奴隶,才能追随恩主加入政治体系。即使这些经过筛选的自由人得到公民权,也只是个人得到保障,很严格的排除在行政和军事的职责以外。不管他们的儿子有多大的功绩和财富,这些自由人还是不够资格在元老院占上一席之地,甚至等到第三代或第四代以后,这种奴隶的出身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清洗干净。要是不能摧毁阶级的区隔,自由和荣誉对他们而言,仍是遥不可及的远景。那些自负而抱着偏见的公民,仍旧蔑视他们不是人类的一分子。

曾经有人提案规定奴隶要穿着特殊的衣服以示区别,但是叫人担心的是,一旦奴隶知道自己有这样大的数量,可能会酿成危险。奴隶的数目成千上万根本算不清楚<sup>①</sup>,就比例上说,奴隶比仆人要多得多,更被看成是财产的一部分,不像仆人要付薪资,数量可以算得出来<sup>②</sup>。年轻的奴隶要是有天分,就被送去学手艺和技术,这个时候他们的身价就看本领的高低来决定<sup>③</sup>。在一位富有的元老院议员家里,无论是用头脑<sup>④</sup>还是靠体力的行业,几乎都由

① 普林尼认为不事生产,仅供罗马人摆场面使用的奴隶就有一到两万人之多。

② 在巴黎的各类佣人大约有四万三千七百人,占居民总数不到百分之十二。

③ 有学识的奴隶身价价值数百英镑,阿提库斯(Atticus, Titus Pomponius,西塞罗的友人,双方有大量书信存世)总是亲自教导他们。

④ 罗马有很多医生都是奴隶。

奴隶来担任；高官厚爵讲究排场和声色之娱，那种奢侈豪华的程度已超过现代人的想象。对商贾和作坊而言，买个奴隶比雇用工人更划算，在乡村的奴隶是农业生产最便宜而有效的工具。为了证明奴隶的数量是如此庞大，可以举出一些实例来说明：我们得知在罗马有一座殿堂，临时关着四百名待处决的奴隶<sup>①</sup>，这种状况确实极为悲惨。阿非利加有位寡妇，把同样数量的四百名奴隶，随着一份产业私下交付给她儿子，自己保留的财产还更多。在奥古斯都统治时代，有位当过奴隶的自由人，他的财产经过内战遭到重大的损失，仍旧还有三千六百头牛，其他的家畜和家禽有二十五万只，以及包括在牲口项目内的四千一百一十六名奴隶。

## 五、罗马帝国的人口

罗马法律所承认的臣民人数，包括公民、行省属民和奴隶在内，精确的数量不得而知，是值得吾人探讨的重要课题。从文献记载，知道克劳狄皇帝在当监察官时，经过统计有六百九十四万五千名罗马公民，加上相当比例的妇女和小孩，总数大约是两千万左右。要把更下一层级的子民全部算进去，数目并不准确而且说法不一，但是在衡量各种影响因素以后，大致可以估算出来。在克劳狄那个时代，行省属民的数量大致是公民总数的两倍，这里所说的公民是不分年龄和性别，奴隶的数量至少要与罗马世界有自由权的居民数概等。要是按照这种并不严谨的估算方式，总人口应达到一亿两千万人之多，已经超过现代欧洲的人口数量<sup>②</sup>，是有史以来，在一个政府组织的统治下，结合成人数量最多的社会。

罗马人采用的政策既符合中庸之道又包罗万象，因此能得到内部的和平与团结。亚洲的君主国却因中枢厉行独裁专制，边陲则积弱不振，不论征

<sup>①</sup> 塔西佗的《编年史》第十四卷提到，奴隶的主人若被谋杀，奴隶因未尽保护之责，全都要受到处死的惩罚。罗马法律规定，主人在家中被杀，家中奴隶全要处死。

<sup>②</sup> 现代欧洲的人口经统计，如下：法国有两千万人、日耳曼有两千两百万人、匈牙利有四百万人、意大利和所属岛屿有一千万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有八百万人、西班牙和葡萄牙有八百万人、俄国欧洲部分有一千到一千两百万人、波兰有六百万人、希腊和土耳其有六百万人、瑞典有四百万人、丹麦和挪威有三百万人，低地国家有四百万人，总数大约是一亿零六百万人左右。

收税赋或推行政令,全要依赖军队,有敌意的蛮族成为心腹之患,世袭的军阀割据一方,篡夺行省的统治权,臣民虽不可能得到自由权,还是要揭竿而起,反叛作乱。但是在罗马世界,人民的顺服是普遍一致的行为,出于自愿而且始终不变。那些被征服的国家与这个伟大的民族混合后,放弃重新独立的希望,甚至连这种念头都消失,不再感觉到自身的存在和罗马的存在有何不同。皇帝建立的权威毫不费力的普及于广大统治地区,在泰晤士河及尼罗河河岸推行的政令,就像在台伯河河岸那样毫无阻碍。军团用以抵御外敌入侵,行政官吏很少需要军队帮助<sup>①</sup>。在太平时期,皇室和人民有充分的闲暇和财富,致力于改善和美化罗马帝国。

## 六、罗马帝国的公共建设

罗马人建构许多有纪念性的大型建筑物,其中为历史所忽略者不知凡几,能够抗拒岁月侵蚀和蛮族摧毁的品项却又屈指可数。现今在意大利和各行省到处都能见到气势惊人的遗迹,足以证明在这些地方曾经建立一个文明发达和强大兴盛的帝国。不仅是建筑物的雄伟和壮丽引人注目,还有令人赞赏的艺术史和实用价值的人类文明史,这两个重要因素使我们感到兴趣盎然。很多公共纪念物是私人出资兴建,着眼却几乎全是为了公众利益。

皇帝拥有无限的人力和资财,人们很自然的认定,罗马绝大多数建筑物,以及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由他们所建造。奥古斯都经常夸耀,说他抵达首都时看到的是一座砖城,等他离开时全部变成大理石<sup>②</sup>。事实上是韦斯巴芗(Vespasian)的节俭筹出财源,才能修建很多富丽堂皇的剧场和庙

<sup>①</sup> 根据阿格里帕(Agrrippa)在元老院的“演说辞”,以及其他历史学家的看法,这是罗马帝国最佳写照。

<sup>②</sup> 在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 Tranquillus, Caius, 1世纪罗马传记作家和古物家)的《奥古斯都传》记载,奥古斯都在罗马的建筑有战神庙和广场、在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殿、阿波罗宫及附属图书馆、盖乌斯(Caius)和卢修斯(Lucius)柱廊和方形柱廊大厅、丽维娅(Livia)和屋大维娅(Octavia)柱廊,及马塞卢斯(Marcellus)剧院。此例一开,帝国文武官员争相仿效,阿格里帕为他留下不朽的万神殿(Pantheon)。

宇\*<sup>①</sup>。图拉真举办庞大的工程来表现自己的才华,哈德良用公共纪念物来装饰帝国的每个行省,不仅按照他的命令来执行,更在亲自监督下施工建造。他喜爱艺术,也是一位艺术家,在这方面的作为更能增进君王的荣耀。因为各种工程能给人民带来福祉,两位安东尼皇帝也大力鼓励。

皇帝的倡导开了风气之先,但并非只有帝王之尊才能大兴土木。各地的豪门世家起而效法,毫不讳言的向世人宣称,彼等有构思的气魄,也有兴建的财力,来完成世间最崇高的任务。像圆形大竞技场(Coliseum)\*<sup>②</sup>这样值得骄傲的工程,在罗马还没有落成之前,卡普亚和维洛那(Verona)两个城镇就用自己的经费,兴建自己使用的竞技场,结构的设计和使用的材料与圆形竞技场没有多大的差别,只是规模比较小而已。阿尔坎塔拉(Alcantara)的雄伟长桥上刻着铭文,证明这座跨越塔古斯河的工程,是由少数几个卢西塔尼亚罗马社区捐资兴建。当普林尼被委付比提尼亚和本都行政权责的时候,就帝国而言,这两个行省并非最富有也不是位处要冲,他发现辖区内的城市,相互之间争着兴建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工程,或者富装饰性的建筑物。身为总督的他,有责任帮市民解决困难,在建筑风格上提出指导,有时还要调解相互之间的竞争<sup>③</sup>。罗马和各行省富有的议员,把装饰和美化他们所处的朝代和国家,不仅视为荣誉,也是应尽的责任,由于这种风气的影响,可满足人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兴趣和慷慨。在这一群私人捐助者中,特别举出雅典公民希罗德斯·阿提库斯(Herodes Atticus)来做范例。他生长在安东尼时代,姑不论个人的动机何在,仅就出资兴建的宏观建筑物而言,就可与最伟大的君王分庭抗礼。

希罗德斯家族虽然发了横财致富,至少家世还是一脉相传于客蒙(Cimon)和米太亚得(Miltiades)、忒修斯(Theseus)和希克索斯(Cecrops),

---

\*<sup>①</sup> [译注] 韦斯巴芗出身平民,率军队战胜禁卫军即位为帝,生性简朴,反对奢侈怠惰,誓言消灭浪费,在位十年,增加国库收入,进行全面的公共建设。

\*<sup>②</sup> [译注] 大竞技场也称为圆形剧场,是韦斯巴芗和第度建造,完成于公元80年,坐落在罗马广场的东南方,长五六四呎,宽四六七呎,呈椭圆形,是罗马最雄伟的公共建筑物。

<sup>③</sup> 普林尼的《书信集》第六卷提到以下工程是由市民集资完成:尼科米底亚(Nicomedia)的广场、供水渠道和运河、尼斯的体育馆和耗资九万英镑的剧院、普鲁萨(Prusa)和克劳狄奥波里斯(Claudiopolis)的浴场,及辛诺普(Sinope)长达十六哩的供水渠道。

还有埃阿科斯(Aeacus)和朱庇特<sup>\*①</sup>。先代祖先都是神祇和英雄,后世子孙却陷于悲惨的境地。他的祖父受到法律的制裁,他的父亲尤利乌斯·阿提库斯(Julius Atticus)如果不是在古屋发现巨量的宝藏,也会穷愁落魄,郁郁以终,这宗财富就成为他最后的遗物。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定,皇帝有权从其中课税抽成,谨慎的阿提库斯公开承认确有其事,以免遭到别有用心的告发。这时正值公正无私的涅尔瓦皇帝登基,拒绝接受应得的部分,命令他毋须有任何顾虑,尽管使用天赐的恩泽。这位小心翼翼的雅典人仍然坚持己见,认为就一位臣民而言,这笔财富实在太多了,何况他也不知该如何运用。善心的皇帝恼怒的答复:“那就随使用吧!”<sup>②</sup>很多人相信,阿提库斯确实遵从皇帝的指示,把大部分钱财用在公益事业,而且他缔结了有利的婚姻,使家业更加兴旺。他为自己的儿子希罗德(Herod)谋得很好的差事,出任小亚细亚几个自治市的郡守。这位年轻的官员见到特洛阿斯镇(Troas)的用水供应不足,从慷慨的哈德良皇帝那里得到三百万第纳(大约等于十万英镑)的专款,用来兴建一条供水渠道。施工时所需款项比估价时上涨一倍,税务官开始私下表示不满,大方的阿提库斯呈请准予自行负担增加的费用,这才消弭大家的怨言。

阿提库斯用高薪礼聘希腊和小亚细亚最有学问的教师,前来教导年轻的希罗德,这位学生很快成为出色的演说家,可惜那个时代雄辩无用武之地,不能在罗马的广场和元老院一展长才,只能局限于学院里发表高见。他在罗马被尊为希腊的领事,但是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住在雅典和附近的庄园,退隐过着追求哲理的生活。他的身边多的是雄辩之士,这些人和出手大方的财主辩论,无不甘拜下风。他费尽心血所设计的公共纪念物,现在都已损毁,留下为数可观的古迹,可看出高雅的风格和豪迈的气派,为他挣得不朽的名声。他在雅典兴建一座运动场,当代的旅客曾经量测过它的遗址,长度有六百呎,建材全部使用白色大理石,可容纳全部市民,花了四年才落成,

\*① [译注] 客蒙(507 B. C. - 449 B. C.)是雅典统帅,击败腓尼基和波斯联军,后来战死于塞浦路斯岛;米太亚得(554 B. C. - 489 B. C.)在马拉松战役大败波斯军队;忒修斯是传说中的雅典国王,曾杀死牛头人身怪;希克索斯为阿提卡第一任国王,是雅典的奠基者;埃阿科斯是宙斯神的儿子,也是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的祖先,死后成为地狱的判官;朱庇特是罗马人用来称呼主神宙斯的名字。

② 哈德良在后来做了一个很公正的规定,凡发现的宝藏,由原主和发现人均分。

当时希罗德是雅典运动大会的主席。为纪念妻子雷姬拉(Regilla),特地建造一座全帝国无与伦比的剧院,所有木料全使用香柏,到处是最优美的雕像。伯里克利(Pericles)设计的大剧场(Odeum),可以演奏音乐,排练最新的悲剧,主结构是用掳获的波斯战船主桅当做建材造成,这是艺术战胜蛮横的伟大纪念堂。虽然有一位卡帕多细亚国王修复那座古代建筑物,还是禁不起岁月的磨蚀而崩塌,最后还是希罗德恢复它往日的优美和雄伟。像这样一位知名之士的慷慨义行并不限于雅典一地,他把位于大地峡(Isthmus)的海神(Neptune)殿整修得美仑美奂,还有科林斯(Corinth)的剧院、德尔斐(Delphi)的体育馆、色摩比利(Thermopylae)的浴场以及意大利坎努西姆(Canusium)的供水渠道。这些都不足以耗尽他的财富,伊庇鲁斯、帖撒利、埃维亚(Euboea)、维奥蒂亚(Boeotia)和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等地区的民众,都得过他的好处。在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城市里,有许多碑铭把希罗德·阿提库斯称为恩主和义士。

在希腊和罗马的共和时期,私人住宅简单朴实,显示出公民权处于平等的地位。庄严雄伟的建筑物则都作为公众用途,可以展现人民的主权,这种共和精神在重视财富和建立帝制以后,还没有完全消失。公共建筑物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即使是最重视道德原则的皇帝,也要竭尽所能力求完美。尼禄为自己营建金碧辉煌的宫殿,当然会引起公愤,但是他为了过穷奢极侈的生活,所巧取豪夺的大片土地,后续几任皇帝在位时期,为了表现出与民同乐的高贵情操,在上面盖满着圆形大竞技场、第度(Titus)浴场、克劳狄柱廊、和平女神神庙和罗马守护神神殿。这些公共建筑纪念物是罗马人民的财产,装饰着美丽壮观的希腊绘画和雕像。在和平女神神庙里,为好学人士设置一所数据丰富的图书馆。距离不远处是图拉真广场,四方形的造型,外面环绕着高耸的柱廊,入口是四座凯旋门,样式高贵又宽阔。中央树立大理石圆柱,高达一百一十呎,表示此处山丘原来的高度,现已挖除铲平。这根圆柱依然保有华美古风,完全表达出创建者在达契亚获得胜利的真实情况,退伍老兵沉思当年征战往事而不胜唏嘘。反而是太平时期民众,很容易对国家的虚荣产生幻想,把自己和胜利的荣誉结合在一起。

首都各区和帝国行省,都能感受到慷慨捐输的精神,大力推展公共工程,到处充满圆形竞技场、剧院、神庙、柱廊、凯旋门、浴场和供水渠道。这些建筑物对一般民众的健康、信仰和娱乐,有各种不同的益处。最后提到的供

水渠道,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无论是设计的胆识、施工的牢固和用途的广泛,在在使它成为表现罗马人才华和权势的最上乘纪念物。首都的供水渠道当然是极其卓越,即使好奇的旅客不懂历史,只要在斯波莱托(Spoleto)、梅斯(Metz)和塞奇维(Segovia)看到此类工程,自然就会获得结论,知道这些行省的市镇昔日曾是有权有势君王的都城。地处边陲的小亚细亚和阿非利加,一度满布富庶兴旺的城镇,众多人口之所以能够生存,全部依靠人工供应源源不绝的活水。

## 七、罗马帝国的城镇

我们曾经计算过帝国居民的数量,也考量了公共工程的状况,对于城市的数目和重要性的观察,有助于帝国人口的确认与增进对公共工程的了解。让我们看看几个与此有关的例子,提到城市的源起虽然资料不多,但还是有脉络可循。至于罗马和劳伦图姆(Laurentum)随便取一个意义暧昧的名字,完全是民族的虚荣心作祟,再就是语文的表达力不够使然。

其一,据说意大利在古代有一千一百九十七个城市,不管早到哪个年代,可没人会信,安东尼时代的国家人口,比罗慕路斯(Romulus)建城时还少。拉丁的一些小城邦,因为拥有优越的影响力,被合并 in 帝国首都区域内。意大利这些城市因基督教僧侣和地区总督的怠惰暴虐,长期处于民生凋敝不堪的状况,还要忍受战祸之苦;帝国衰败早有先兆,现由山南高卢(Cisalpine gaul)迅速的改革获得弥补。维洛那昔日繁华可由残址看出端倪,但是要阿魁利亚(Aquileia)、帕杜阿、米兰或拉文纳相比,还是逊色甚多。

其二,这种改革精神越过阿尔卑斯山,连不列颠森林地区也受到影响,逐渐整理出开放自由空间,成为交通方便和文明发达的居留地。行政中心在约克,伦敦成为富庶的商业中心,巴斯(Bath)因为温泉可治病而举世闻名。高卢夸口说有一千两百个城市,位于北部的都是一些小镇,非常简陋且交通不便,倒是人口不断增加,就连巴黎也不过如此。南部行省以意大利的富庶和文雅为榜样,事实上也难分高下。像是马赛、阿尔勒(Arles)、尼姆(Nismes)、纳博讷、图卢兹(Thoulouse)、布尔多(Bourdeaux)、奥顿(Autun)、维埃纳(Vienna)、里昂、朗格勒(Langres)和特里夫(Treves)这些高卢城市,



在古代的状况与现在相比大致不差,可能还要好一点。提起西班牙,作为罗马帝国一个行省,算是非常繁荣,等到成为独立王国反而江河日下,全是因为征服亚美利加(America)和宗教战争的关系,滥用国力而民穷财尽。要是我们按照普林尼的说法,列出韦斯巴芗统治下的三百六十座城市名单<sup>①</sup>,将会发现西班牙昔日的繁华完全消失变得不堪回首。

其三,阿非利加有三百座城市一度承认迦太基霸权,在罗马皇帝统治下,数目并没有减少。迦太基已从战争灰烬中浴火重生,这个首都就跟卡普亚和科林斯一样,很快就恢复有利地位,这与它的独立主权没多大关系。

其四,在东方的行省,罗马的壮观宏大和土耳其的野蛮破坏形成强烈对照。古代的废墟散布在未开化的土地上,这完全是当政者的愚昧无知,不能归罪老天没有替受苦受难的农民和游牧的阿拉伯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所在。在凯撒统治下,仅是亚细亚就有五百座人烟稠密的城市,受到上天保佑得以繁荣富足,用精致的艺术来装饰美化。想当年,为获得向提比略奉献神庙的荣誉,亚细亚有十一个城市发生争执<sup>②</sup>。他们各自提出有利的条件请元老院审查,四个城市立刻被认定因财力无法负担而被拒绝,拉奥狄凯亚(Laodicea)便是其中之一。留存至今的遗址可想见昔日的光彩耀目,拉奥狄凯亚从羊群征得大宗税收,以精美毛织品著称于世,就在发生献庙争执之前,该城又获得一位慷慨的公民从遗产中捐献四十万英镑。要是拉奥狄凯亚算穷困的话,那么其他城市的富裕就不用提了,就是因为条件更好才会被选中。特别像帕加马(Pergamus)、西麦拿(Smyrna)和以弗所(Ephesus),长期来就在争夺第一名城的殊荣。叙利亚和埃及的首府在帝国一直是名列前茅,安条克(Antioch)和亚历山大里亚在许多自治城市中,可说是鹤立鸡群<sup>③</sup>,但若比起罗马的雄伟壮丽,仍要屈居下风。

<sup>①</sup> 根据普林尼的说法,这份名单精确可信,排名是按行省的划分和城市本身的状况。

<sup>②</sup> 旅客若看到这十一个城市的现况,一定会痛心,其中七八个已完全毁弃,像是海皮普(Hypaepe)、特拉勒(Tralles)、拉奥狄凯亚、伊利姆(Illium)、哈里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米利都(Miletus)、以弗所、萨尔代斯(Sardes)。剩下的三个城市,帕加马成为不到两三千人的小村落;马格尼西亚(Magnesia)是今日的古兹赫萨(Guzelhissar),状况跟前者差不多;西麦拿是还有十万人人口的大城市,仍旧由法兰克人维持商业和贸易,土耳其人已将整个城市的艺术品摧残得一干二净。

<sup>③</sup> 埃及不包括亚历山大里亚在内的人口数是七百五十万人。在马木路克军政府的统治下,叙利亚有六万个村庄。

## 八、罗马帝国的交通

城市之间的来往以及与首都的联系全靠道路网,起点是罗马广场,横越意大利,遍及各行省,以帝国的边疆为终点。如果仔细计算行程,从安东尼边墙到罗马,紧接着抵达耶路撒冷,这伟大的交通系统从帝国的西北角到东南方,全长四千零八十罗马里<sup>①</sup>。大道有精确的里程碑,可以从一个城市直通另外的城市,很少天然的障碍,也不必考虑私人产业的阻隔。山岭可以凿通,遇到很宽的激流也可以架设艰险的拱桥。道路通过地形上面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四周的景观。路面用砂石、水泥和大石块层层铺迭而成,到接近首都的某些路段全是花岗岩。罗马公路是如此坚固,历经十五个世纪的漫长岁月,还能发挥运输功能。遥远行省的臣民因便利的交通,也能结合在一起。

修建道路的主要目的,还是利于军团的行军和调动。罗马人已打出天下,除非他们可以通行无阻运用武力和权威,否则就不算是完全的征服。为了及早获得情报,迅速传达命令,促使皇帝在整个辽阔的疆域设置正式的驿站,主要的道路每隔五六哩就有房舍,经常供养着四十匹马只,在轮班替换的状况下,一天很容易走上一百哩<sup>②</sup>。经过批准拿到帝国敕令的人,可使用驿站设施和马匹。虽然创设的目的是为公家服务,有时也会迁就私人的需要<sup>③</sup>,提供公民在商业和贸易上的便利。罗马帝国的交通在运用的方便和开放的程度,海路并不比陆路为差,所有的行省不是环绕就是包围着地中

<sup>①</sup> 从以下旅行路线,可知道各主要城市间的道路状况:(1)从安东尼边墙到约克是222罗马里(以下均简称为里);(2)接着到伦敦是117里;(3)到桑威奇(Sandwich)港是67里;(4)渡海到法国的布涅格(Boulogne)是45里;(5)到兰斯(Rheims)是174里;(6)到里昂是330里;(7)到米兰是324里;(8)到罗马是426里;(9)到布伦迪西乌姆(Brundisium)是360里;(10)渡海到希腊的都拉基乌姆(Dyrrachium)是40里;(11)到拜占廷是711里;(12)到安卡拉是283里;(13)到塔尔苏斯(Tarsus)是301里;(14)到安条克是141里;(15)到提尔是252里;(16)抵达耶路撒冷是168里;整个行程是4080罗马里,或是3840哩,一个罗马里相当于0.91哩。

<sup>②</sup> 在狄奥多西(Theodosius)时代,凯撒里乌斯(Caesarius)是一位高级官员,从安条克经驿站到君士坦丁堡。他在夜晚动身,第二天的傍晚到卡帕多细亚,距离是165哩,到达君士坦丁堡是第六天的中午。全程是725罗马里,或者是665哩。

<sup>③</sup> 普林尼虽然官高权重,还是感激驿站在紧急状况下,为他的妻子提供马匹。

海,尤其是意大利的形状像一个山岬,伸入罗马内湖\*<sup>①</sup>中央。虽然海岸缺乏良好的港口,但是人定胜天,克劳狄皇帝在台伯河口开凿奥斯蒂亚(Ostia)人工港,也是罗马最伟大的工程,海港距离首都只有十六英里。船只在顺风的情况下,到西端的直布罗陀海峡只要七天,往东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港也不过九到十天的工夫。

## 九、农业发展状况

所有的罪恶不论有理无理都归之于帝国的兴起,从后世看来罗马霸权对人类还是有相当的功劳,自由交往固然会传播败坏的恶行,同样也能改善社会的生活。在遥远的古代,世界各地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东方在很早时就获得各种技能,能够过着舒适的生活。那时的西方还居住着粗野好战的蛮族,对农业生产一无所知,也瞧不起这种生活方式。等到建立政府组织以后,为了保障人民的衣食,才把温带地区的农作物和文明进步民族的生产技术,逐渐传入欧洲的西方国家。当地民众受到贸易开放和商业牟利的激励,在农业的生产和技术的发展方面获得很大的成就。亚洲和埃及不断将动植物输入欧洲<sup>②</sup>,要想列出全部名单,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作。就一本历史著作而言,要是能够很简单的介绍其中主要的项目,虽然用处不大,还是有这个必要。

其一,欧洲田园生长的花卉、草药和水果,几乎全部都是外来的品种,有的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苹果的原产地是意大利,罗马人在品尝杏、桃、石榴、香橼和柑橘以后,觉得滋味更为可口,很乐意用苹果来通称这些新获得的水果,再加上出产国的名字以资区别。

其二,荷马时代的西西里岛和邻近的大陆,到处都有野生的葡萄树,没有经过人工培育。当地的居民都是野蛮人,不会酿制他们喜爱的美酒。过了一千年以后,意大利夸口说道,在八十多种最有名而且最醇美的葡萄酒中,从他们乡土生产的产品几占三分之二。这种天赐美禄不久传到纳博讷

---

\*<sup>①</sup> [译注] 罗马人征服地中海四周的国家,奥古斯都在位期间消灭为患已久的海盗,故称地中海是罗马的内湖。

<sup>②</sup> 很可能是希腊人或迦太基人,将新的手工艺和产品输入到马赛和加底斯的邻近地区。

高卢(Narbonnese gaul),由于塞文山(Cevennes)北部的气候寒冷,在斯特拉博时代,认为高卢这个部分的葡萄树无法生长<sup>①</sup>。不过,这种影响因素后来慢慢消失,我们可以相信,勃艮第(Burgundy)古老的葡萄园可以追溯到安东尼时代。

其三,橄榄树在罗马承平时代,种植面积扩展开来,所以西方世界把它看成和平的象征。罗马奠基以后两百年,意大利和阿非利加还不知道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植物,在这几个地区栽培成功以后,才推广到西班牙和高卢。古人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橄榄树需要高温的气候,只能在海岸地区繁殖,等到累积种植的技术和栽培的方法,才逐渐增加生长的面积。

其四,亚麻从埃及传入高卢,给整个国家带来生财之道,不过,过度的种植会使土地贫瘠。

其五,意大利和行省的农家,已经大规模使用人工栽培的牧草,特别是来自米底(Media)的紫花苜蓿<sup>②</sup>。喂养的牲口在冬季的草料供应不致短缺,繁殖大群牛羊反过来可以让土壤保持肥沃。

除了这方面的改进外,还要注意矿产和渔业,在这方面要雇用大量劳工,可以增加富人的收入,也可维持穷人的生计。科卢梅拉(Columella)撰写很有价值的论文,详述西班牙农业在提比略统治时期的进步状况,特别提到共和国初期经常出现饥荒。等到发展成为罗马帝国以后,就很少发生这种不幸的现象,即使某个行省偶尔有匮乏的情形,也可以立刻从邻省的收成中得到援救。

## 十、奢华的生活方式

天然产物是各种工艺品的材料,所以农业是手工业的基础。罗马帝国绝大多数人民是勤勉而灵巧的劳工,从各方面尽其所能为少数富人服务。只有少数走运的宠儿,为了展示骄纵的心态,满足声色的欲望,对于他们的穿着、饮食、住所和摆设,莫不务求精美舒适、富丽堂皇。这种行为被冠以奢

<sup>①</sup> 高卢的冬天严寒,这在古代是众所周知之事。

<sup>②</sup> 参阅哈特(Harte, Walter, 1709 A. D - 1774 A. D., 英国经济学家)所著《农业随笔》,这本书非常出名,里面提到古代和近代各种紫花苜蓿。

侈浪费的恶名,历代以来受到有道之士的严厉谴责。要是每个人只拥有生活的必需品,而能弃绝无用的冗物,将必有益于人类的德行和幸福,但是在目前这种不完美的社会状况下,固然是罪恶和愚昧才产生奢侈,看来也是矫正贫富不均的唯一手段。勤劳的工匠和高明的艺人,虽然没有田产土地,仍旧可以凭本事从地主手中得到一份收益。地主受到牟利的驱使,要尽量改进他的田地,生产更多的物品可提高生活享受。每个社会都有这种运作的方式,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只是在罗马世界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罗马的军队和政府从人民身上巧取豪夺大笔钱财,要不是借着买卖和生产奢侈品的过程,又回流到臣民的身上,各行省早就民穷财尽,压榨一空。只要这种循环限制在帝国的疆域之内,在某种程度上会给政治机制带来新的活力,产生的结果不仅无害,反而有益。

限制奢侈品在国土之内并非容易的工作,为了供应罗马的壮丽和精致,古代世界最遥远的国家也被掠夺一空。西徐亚的森林出产价值不费的皮毛,琥珀从波罗的海海岸经过陆地带到多瑙河,蛮族对这些毫无用处的物品,能够换到很高的价钱而感到诧异<sup>①</sup>。巴比伦地毯和其他东方货物的需要量相当可观。最重要而鲜为人知的国外贸易,在阿拉伯和印度之间进行。每年的夏至前后,便有一百二十艘商船的船队,离开埃及在红海的米奥斯·霍米斯(Myos Hormos)海港,借着季风吹送的助力,在四十天内横渡大洋,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sup>\*②</sup>和锡兰岛<sup>③</sup>通常是航行的目标。很多来自亚洲国家的商人,都在市场引颈企望他们到达。埃及船队的回航定在12月或1月份,船舱里高价的货品很快装在骆驼背上,从红海运到尼罗河,再顺流而下送到亚历山大里亚,毫不耽搁地快速输入到帝国首都。

从东方输入的商品不但精致耀目,且质地轻盈,像是一磅丝的价值就不

---

① 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里很幽默的提到,虽然佩带琥珀很流行,但是并没有什么好处。尼禄曾派遣一位罗马骑士到原产地去购买大量琥珀,那个地方可能就是现代普鲁士(Prussia)的海岸。

\*② [译注] 马拉巴尔是位于印度西南一带的海岸,盛产香料,是对埃及贸易的主要地区。

③ 罗马人称之为塔普洛巴纳(Taprobana),阿拉伯叫它塞伦底布(Serendib),在克劳狄即位后才出现在史籍,后来逐渐成为东方贸易的商业中心。

低于一磅黄金<sup>①</sup>；还有各种宝石，珍珠的价钱仅次于钻石<sup>②</sup>；及各式各样的香料，用在宗教仪式和铺张的葬礼上。航行的辛劳和艰险获得极为优渥的利润，由于少数人靠损害公众的利益而发财，等于把商人所赚得的利润，转嫁到罗马臣民身上。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对本国的产物和商品，感到满足毋须外求，罗马人只有靠着银两来进行商业交易，也是当时最主要的货币。元老院经常抱怨，有件事让他们的面子挂不住，就是为了购买女人的饰物，国家的财富竟然流入外人和敌国手中，这情形完全无法弥补和改善。有位作家基于好奇进行深入研究，估计每年的损失高达八十万英镑<sup>③</sup>。入超的状况发展下去一定引起不满，大家感到前途黯淡，而且会日趋贫穷。入超的状况从另一方面来说，黄金和白银之间的兑换率，在普林尼时代所显示的数据，到君士坦丁在位时变成固定汇率。要是将这两者做一比较<sup>④</sup>，我们发现在这段时期，国内的白银大幅增加，没有理由说是黄金愈来愈短缺，很明显的是使用银两更为普遍。不管对阿拉伯和印度要输出多少白银，还不至于耗尽罗马世界的财富，何况开矿获得贵金属，能够充分供货商业的需求。

纵使人类的习性是缅怀过去而贬损当前，但是行省的属民和罗马人一样，感受到帝国和平繁荣的气象，无不诚心齐口颂扬。

有关社会、法律、农业和科学的主要法则，大家承认是雅典人所首创，现在经由罗马的权威，得以稳固的建立。有了公平的政府和共同的语文，即使最凶狠的蛮族，在这种莫之能御的感召下，也能捐弃前嫌成为统一的国家。可以肯定的说，只要各种技术不断进步，人类的数量眼看就会增加。城市日益光彩，受到大家的庆祝；乡村经过精心的栽培和装饰，美丽的外貌就像一座大花园。很多城邦为了和平举办

① 根据《奥古斯都传》的记载，当时人认为女性穿丝质长袍是合乎身分的装饰品，要是男士也穿着就很不得体，会被人瞧不起。

② 古代两处主要珍珠产地跟现在相同，就是奥木兹(Ormuz，位于伊朗)海岸和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角(Cape Comorin)；罗马时代供应钻石的产地，是现在的孟加拉国。

③ 普林尼的作品中提到过，但是总数较少，只有一半；也有人在计算时，只提到印度，没有将阿拉伯列入。

④ 普林尼时代金和银的兑换率大致是一比十或一比十二又二分之一；到君士坦丁时代，法律规定的兑换率升到一比十四又五分之二。

长时期的节庆典礼，大家忘记古老的仇恨，再也不会忧虑未来的危险<sup>①</sup>。

这段吹捧之辞读起来咬文嚼字，粉饰太平，难免让人感到肉麻，但其所述内容，倒是符合历史的事实。

### 十一、衰亡的主要因素

那个时代的人士，要想从安逸享乐的环境，发觉潜在的衰败腐化因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长久以来天下太平无事，加上罗马政府重视传统，慢慢使得帝国受到毒害，丧失原有的活力，人们的心智逐渐降到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熄灭，就连尚武精神也消失无遗。欧洲的土著生性勇武、体格强壮，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伊利里亚给军团提供优秀的士兵，这才是君主体制的实际力量。他们强调个人的勇敢，要在战场奋不顾身。至于公民所应具备的大勇，是靠着拥护独立自由、重视民族荣誉、不畏强权威胁和习于领导统御等要件，需经过长期培养而成，这些人完全付之阙如。罗马人只有接受君王凭一己之私所制订的法律和任命的总督，并且将帝国的防卫交付佣兵手中。那些英勇善战的指挥官，他们的子孙只汲汲于地位和阶级，把进取的精神用在宫廷和皇帝的旗帜之下。那些失去政治力量或缺乏团结合作而遭到疏离的行省，就不知不觉沉沦在毫无生气和冷漠的私利气氛之中。

哈德良和安东尼的臣民喜爱文学，这种流行的趋势与那个时代的平静和高雅的生活有密切关系。这几个皇帝本身也是孜孜不倦的饱学之士，所以整个帝国受到风气的感染，连不列颠最北边的部落人民也变得出口成章。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被当地人士争相抄录，诵读不绝，就是辞意不清的二流文章也大受赞赏<sup>②</sup>。希腊人在物理学和天文学有

---

<sup>①</sup> 在普林尼、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 2世纪时基督教的拥护者)和德尔图良(Tertullian, 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lianus, 早期基督教神学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类赞扬的文字。

<sup>②</sup> 诡辩家波勒摩(Polemo)写了三篇演说稿,希罗德·阿提库斯给他八千英镑酬金。

极高的成就,托勒密<sup>①</sup>的观察记录和伽伦(Galen)<sup>②</sup>的医学著作,都有人深入的研究,找出其中的谬误加以订正。可惜这个太平盛世,竟没有出现一位总领风骚的人物,要是不提琉善精美绝伦的诗作,真还无法超迈前贤的文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芝诺(Zeno)和伊壁鸠鲁望重士林,执文坛的牛耳。他们创建的学派被门人弟子全盘接受,逐代流传,后生小子无法冲破这无形的藩篱,只好局限心智在前人的窠臼之内。诗人和辩士的华丽词藻,无法激起熊熊的烈火,只被人们不带丝毫感情的抄袭模仿。要是有人胆敢打破成见自立门户,就被视为背离法统和正道。经过很长时期的沉寂,直到文艺复兴,民族之间的竞争带来新的宗教和语文,这个全新的世界充满青春活泼的想象力,唤醒欧洲的天才人物。就拿罗马行省的属民来说,接受外国的制式教育,这种做作的意念怎么能与古人的豪迈相比,不像他们的祖先使用自己的语文,可以表现出真正的情感,获得至高的荣誉。那些诗人的姓名已被人遗忘,辩士的地位为法庭的律师所占据,一大群评论家、编纂家和注释家把整个文坛搞得乌烟瘴气,天才殒灭的结果是趣味日趋低级。

不久以后,地位崇高的朗吉努斯(Longinus),仍然保持古代雅典的风格。那时他住在叙利亚女王的宫廷,见到当代人士情操卑劣、武德败坏、才气涣散,心中极为悲痛,很感慨的说道:

有些孩童的手脚受到不当的禁锢,长大就变成侏儒。同样,我们脆弱的心灵被偏见和习惯所奴化,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无法获得古圣前贤那样伟大的声誉,不像古人生活在为民所有的政府治理之下,呼吸自由的空气,能随心所欲的写出他们的作品。

要是我们能够体会委婉的比喻,知道人类就古代的标准而言已日趋矮化。事实上罗马世界全是一群侏儒,等到北方凶狠的巨汉破门而入,才会改善这个矮小的品种。他们重新恢复大丈夫气概的自由精神,历经十个世纪的变革,艺术和科学才得以成长茁壮。

---

\*① [译注] 托勒密是公元前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数学家,建立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体系,为后世基督教所引用。

\*② [译注] 伽伦是2世纪的希腊医生、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从动物解剖以推论人体的构造,用亚里士多德学说以阐明医疗功能。



## 第三章

### 罗马帝国在安东尼时代的政治架构(98 A. D. - 180 A. D.)

所谓的君主政体\*<sup>①</sup>就是一个国家把执行法律、征收税捐和指挥军队的权力交付给一人,姑且不论此人使用何种名义和头衔。因而,除非有勇敢警觉的监护人发挥守卫公众自由的功能,否则大权在握的行政首长就会步上专制政治的后尘。在宗教迷信的时代,僧侣可以发挥影响力来维护人民的权利,但是王室和教会的关系一向非常密切,很少会为民众伸张正义。只有尚武善战的贵族和坚持信念的百姓,因拥有武装的部队和庞大的财产,可以组成合法的议会,形成制衡的力量,保持宪政的主张,防止别有用心人士的图谋不轨。

#### 一、帝制初期的概况

出任独裁官(Dictator)\*<sup>②</sup>的官员要是野心勃勃,就会破坏罗马民主制度,以及为了防范独裁而设的各种限制。三头同盟(Triumvir)\*<sup>③</sup>所产生的

---

\*<sup>①</sup> [译注] 罗马帝国的君主政体和我国的封建制度有很大的差异,无法相提并论。就拿皇帝来说,也不如我国那样专制,只能说是披着共和外衣的个人专政而已。

\*<sup>②</sup> [译注] 独裁官是共和国负责处理危机的职位,基于紧急状况或特定需要,由元老院推派,有权召集百人团会议(Comitia Centuriata),选举下任执政官,所做决定护民官不能否决,通常任期为六个月。

\*<sup>③</sup> [译注] 公元前 60 年,凯撒、庞培和克拉苏组成第一次三头同盟,以操控罗马的政局为目的,克拉苏死后自动消失;公元前 43 年,屋大维、安东尼和李必达(Lepidus)组成第二次三头同盟,以划分势力范围,后亦不欢而散。

后果,毫不留情的摧毁共和国最后的防线。屋大维在阿克兴海战大获全胜之后,掌握罗马的命运,他被舅公收为养子继承凯撒的名号\*<sup>①</sup>,后来在元老院的阿谀奉承之下,尊称为奥古斯都\*<sup>②</sup>。这位伟大的征服者统率四十四个久经战阵的军团,他们深知自己的重兵在握和政府的衰弱无能,经历二十年残酷的内战,习惯于血腥暴力,只有忠心效命凯撒家族,才能获得丰盛的赏赐。行省长久以来受到共和国官员的百般欺压,盼望有一强人荡平乱世收拾残局,管束这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解救人民倒悬之苦。罗马民众见到贵族阶级的权势受到贬抑,私心暗自窃喜。他们的欲望不高,只要求果腹的面包和公办的娱乐节目,奥古斯都出手大方能够充分供应。生活富裕的意大利人一向温文儒雅,奉行伊壁鸠鲁哲学,只图享受当前的安乐平静,抱着逃避的心理,毫不考虑往后的动乱痛苦。元老院在丧失尊严以后,所拥有的权力如过眼烟云,何况很多名门世家已被清除殆尽,共和国拥护者的精神和才华,经过战场的大肆杀戮和战败的公敌宣告(Proscription)\*<sup>③</sup>,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千多位各式各样的人物,被有计划的指定为元老院议员<sup>④</sup>,有些人到达此一阶层,因为既无权力,又未能像前人一般获得应有的荣誉,而深感羞耻。

奥古斯都为避免被称为僭主,首要的措施便是重组元老院,并自称国父。他被选为监察官(Censor)\*<sup>⑤</sup>,和忠心耿耿的阿格里帕一起筛选元老院议员名单。少数人因为犯有恶行和过于顽劣,被当众除名,结果使两百多位候选人自动退让,以免遭到驱逐的羞辱。奥古斯都且把议员的财产资

\*<sup>①</sup> [译注] 依据凯撒在公元前45年9月15日,即被弑前六个月所写的遗嘱,指定屋大维做继承人,同时成为凯撒的养子,必须以养父的名字为主,自己的名字为辅。在亲属关系上,屋大维是凯撒妹妹的孙子,等于是他的外孙。

\*<sup>②</sup> [译注] 奥古斯都的含义有三,第一就字面讲是神圣之意,第二是含有权威和影响力,第三作占卜解。按照传说罗慕路斯依据神圣的占卜建立罗马城,就意味着奥古斯都与罗慕路斯处于相等的地位,是罗马第二位建立者,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sup>③</sup> [译注] 公敌名单宣告是内战时,得胜一方对失败者所采用的政治迫害,凡列名者不是处死就要放逐,财产全部充公。像是苏拉(Sulla)得胜后,公敌名单多达六千人,包括九十名元老院议员,十五位执政官,以及两千六百名骑士阶层人员。

<sup>④</sup> 尤利乌斯·凯撒推荐军人、外邦人和半开化蛮族进入元老院任议员,浮滥的情形到他死后还引起反感。

\*<sup>⑤</sup> [译注] 监察官是共和国最尊贵的职位,由百人团大会选出两位,任期五年,必须担任过执政官。主要是审查元老院议员资格,核定人民的公民权,以及评定财产等级。

格提高为一万英镑,因而产生一批新的权贵家族。他接受元老院授与“第一公民”(Prince)<sup>\*①</sup>的头衔,这种荣誉通常是由监察官颁给服务国家著有勋绩的知名人物。他虽恢复元老院的尊严,却也损害独立执行权力的功能,一旦行政权凌驾于立法权之上,宪政体制也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奥古斯都经过安排后,在元老院的会议上发表一篇精心撰写的演说,用爱国的姿态掩饰独裁的野心:

奥古斯都悔恨过去的行为,并且要求大家原谅。他所以采取报复行动,完全基于要对惨遭谋杀的养父克尽孝道,即使仁慈的天性,有时也会对严峻的法律让步,只有与两位不足取的同僚举兵起事,终于亲手得报杀父之仇<sup>\*②</sup>。要是安东尼活在世上,奥古斯都绝不会让共和国自甘堕落的陷入罗马叛徒和蛮族女王的手中。现在他已经克尽天职和本分,庄严的在此宣告,恢复元老院和人民自古所拥有的权利。奥古斯都唯一的愿望是与同胞在一起,分享国家的光荣和幸福<sup>③</sup>。

这里只有塔西佗(假若他曾参与此次会议的话)如椽大笔才能描绘出在座议员的感受,不仅有些人极为震惊,那些追随他的人定会深受感动。如果相信奥古斯都这番话是出自肺腑,那会对国家带来危险;要是怀疑奥古斯都的说辞,则会让自己陷于绝境。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孰利孰弊,即使深入研究还是众说纷纭。罗马城邦目前的发展已过分庞大,风俗败坏和军纪废弛,使拥护君主政体的人士,可振振有词提出新论点。但是对政府的看法被每个人的希望和恐惧所扭曲。正当大家陷入混乱、莫衷一是的时候,元老院的答复却是异口同声,表现出坚定的态度。他们拒绝接受奥古斯都退隐的打算,请求他不要抛弃亲手所拯救的共和国。这位政治

\*① [译注] 第一公民也可以说是首席元老,此一名号用来尊称元老院第一位被征询意见的议员。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8年核定元老院名单时,获得此一名号。

\*② [译注] 公元前42年11月16日,屋大维和安东尼领导的凯撒党与共和党发生腓力比(Philippi)会战,共和党大败,喀西约(Cassius)和布鲁图斯自杀身亡,屋大维报了杀父大仇。

③ 迪翁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事件,把冗长而夸大的演讲稿全部记录下来,我从苏埃托尼乌斯和塔西佗的《奥古斯都传》里引用这一段很普通的讲话。

技巧高明的行政首长,经过一番谦让以后,终于服从元老院的命令,同意以众所周知的前执政官(Proconsul)和大将军(Imperator)名义<sup>①</sup>,管理各行省的地方政府和统率罗马的军队。他接受的期限定为十年,甚至希望在任期届满之前,内战冲突的创伤已经完全愈合,共和国能够恢复原有的体制和活力,不再需要位高权重的行政官员,来进行危险的干预。这种喜剧在奥古斯都的一生之中不断上演,使大家记忆犹新。特别是罗马这位不朽的君主,每当统治满十年就要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后来成为一种传统保持到帝国的末期。

罗马军队的将领有专阍之权,对士兵、敌人以及共和国的臣民行使几近独裁的权力,这并未违犯宪政的原则。对于士兵来说,从早期的罗马开始,为了达成征战的目标,或者仅是重视军纪的要求,已经毫无自由可言。独裁官和执政官有权征集罗马青年从军服役,对于拒不听命或怯懦不前的人员,处置特别严厉而且毫不留情面,可以将犯罪者从公民中除名、或者将他的财产充公,甚至将本人出售为奴。经由波喜阿斯(Porcian)法案\*<sup>②</sup>和塞姆普罗尼阿斯(Sempronian)法案\*<sup>③</sup>所获得的自由权利,虽然神圣不可侵犯,一旦发生军事行动就全部失效。主将在军营之中掌握绝对的生杀大权,不受任何形式的审判和诉讼程序所限制,做成的任何判决要立即执行并且不得上诉<sup>④</sup>。抉择敌对国家之权操在立法机构的手中,是战是和要在元老院经过严肃的讨论再做成决定,最后送请人民大会批准。但是由军团组成的部队离开意大利以后,不论到达多么遥远的国土,主将基于个人的判断,只要认为有利于国家,授与全权指挥部队可用任何方式,对任何种族和对手进行作战行动。主将期望获得凯旋式的荣誉,因此不在意他们的作为是否合乎正义,

① “大将军”这个称号在共和国时期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部队的士兵在一次重要战役获胜后,对最高统帅的欢呼而已,也带有“胜利将军”的含义。等到罗马帝制以后,皇帝为表示是靠战功得天下,将这个称呼作为专用的尊称。

\*② [译注]波喜阿斯法案是公元前100年左右颁布,用来明确律定行省总督的权责。

\*③ [译注]塞姆普罗尼阿斯法案是公元前133年由格拉古提出,主要内容是解决小农的土地问题,防止奴隶增加所带来的危险,以及确保首都的粮食供应等。

④ 李维(Livy, Titus Livius, 59 B. C. - 17 B. C., 罗马史学家著《罗马史》一四二卷,记述从罗马建城到公元前9年的历史)的《罗马史》第八卷,记载曼利乌斯·托昆塔斯(Manlius Torquatus)和帕皮里乌斯·库索(Papirius Cursor)在指挥军队时非常暴虐,被控违法,虽引起民众痛恨,但他们辩称基于军队纪律要求,遂不了了之。

只在意能否得到最后的成功。特别是元老院无法用任免之权加以控制的时候,战争胜利最大好处是使主将能够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当庞培在东方统兵征战之际,有权奖赏部下和盟友、废除别国的君主、划分国土疆界、设立殖民区,并且分配米特拉达梯国王的财富。等他回到罗马以后,元老院和人民会议通过法案,所有在东方的作为全部得到追认<sup>①</sup>。像他这样对待部下和处置罗马敌人的权力,共和国的主将从来未曾获得或拥有。在外的主将同时是被征服行省的总督,也可说是君主,能够上马领军,下马管民,不仅拥有司法权和财政权,还将行政和立法大权集于一身。

从第一章所述,对于交付给奥古斯都,全权负责统治的军队和行省,大家或许已有大致的认识。那些遥远边区为数众多的军团,不可能全由他亲自指挥,就像庞培得到元老院的许可一样,他把职权授与属下的将领。这些军官的阶级和职务,看起来好像不低于古时的代行执政官头衔,但是他们的地位完全仰仗他人,并不稳固。他们得到任命完全是出于上级的意愿,为了感恩起见,要把自己的功绩全部归于长官的提拔<sup>②</sup>。因此,他们只是皇帝所派出的代表而已,只有皇帝才是共和国的统帅,不论是军事或军事的统辖权,延伸到罗马征服的所有地区。不过,皇帝有时也会将权力授给元老院的成员,这样做可以满足元老院的虚荣。皇家的将领常常取得代行执政官或代行法务官的头衔,军团通常由元老院下令组成,罗马骑士阶级可以委派的最高职务是埃及的行政长官。

奥古斯都装出一副被迫接受如此重责大任的模样,六天之内,他胸有成竹的略施小惠,使元老院得意忘形,沾沾自喜。他在咨会中提道,元老院虽然已经增大他的权力,然而,在紧急状况之下,有时会不得不越出应有的范围。何况指挥军队和边区作战,都是极为吃力的工作,元老院又不让他放下这副重担,但是他必须坚持所做的承诺,要让安定和平的行省恢复文官的治理。在行省管辖权的划分上,奥古斯都兼顾自己的权力和共和国的尊严。

<sup>①</sup> 庞培花大量金钱买票,才获得军事指挥权,在这方面并不亚于奥古斯都。他曾经建立二十九个城市,赏赐三到四百万英镑给他的部队,事后要得到元老院的批准,遭到很多的反对,时间拖了很久。

<sup>②</sup> 在共和国时代,用人民的名义授权给主将做鸟卜(Auspices),显示吉兆的征候以后,才能要求举行凯旋式。到了后来,基于政策和宗教原则将这种荣誉完全归之于皇帝,立功的将领以陪同皇帝参与为满足。

元老院派遣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治理亚细亚、希腊和阿非利加,比起皇帝以将领代行统治高卢和叙利亚,享有更高的殊荣,前者用扈从校尉\*<sup>①</sup>担任随从和护卫人员,将领只能用士兵。元老院还通过一项法案,那就是皇帝不论到达哪个行省,他所下达的特别命令,凌驾该行省总督的法定权责。新征服的地区归属皇帝直接管辖,也成为惯例。不久就可发现,即使有不同的管辖区,奥古斯都常用的尊称虽然是“第一公民”,所具有的权势无论在帝国任何部分,几乎毫无差别。

元老院为了回报虚情假意的让步,使奥古斯都获得更大的特权,成为罗马和意大利事实上的主人。他在承平时期可以保留军事指挥权,以及在首都有一大批私人卫队可供差遣,这些都严重违反古代的规定。他的指挥权确实只限于服役的公民,而且这些人要经过从军宣誓。但是罗马人的奴性未改,政府官吏、元老院议员和骑士阶层成员,都竞相参加这类的仪式,使得谄媚效忠的个人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变成年度举办的庄严典礼。

## 二、政府的基本架构

尽管奥古斯都体会到武力是政权最稳固的基础,但它毕竟还是让人讨厌的工具,因而明智决定要避免使用。他打起古代圣君贤相的名号进行统治,不仅适合他的个性,也符合政策的需要,在他个人身上巧妙的显现出文治的光辉。基于这种见解,响应元老院授与他终身执政官<sup>②</sup>和护民官<sup>③</sup>,继任者也都如法炮制。执政官继承了古代罗马国王的地位,代表国家的尊严,主要职权在于监管宗教仪式、征兵和指挥军团作战、接见外国使臣,以及主持元老院会议和市民大会,还要负责控制国家的财政。执政官虽然没有时间亲自处理审判工作,却被视为法律、正义和公众安宁的最高护卫者。此外,执政官也是国家最高官员,元老院就有关共和国的安全,应与他咨商军

---

\*<sup>①</sup> [译注]扈从校尉担任执政官或有军事指挥权主将的护卫,携带权标和斧头,象征有打杀的权力。

<sup>②</sup> 西塞罗将执政官戏称为“九五之尊”(Regia potestas),其实除任期很短以外,执政官无论在职权和形式上,跟皇帝没有多大的差别。

<sup>③</sup> 护民官的权力到了凯撒出任独裁官以后,首次有很大的改变。当然,冠冕堂皇的说法是维护护民官和人民的神圣权利,事实上却是为了回报护民官给他的支持。

国大计。为了保卫人民的自由，他可以超乎法律之上，行使暂时的极权独裁<sup>①</sup>。护民官的性质在各方面与执政官适得其反，所显现的外表应该温和谦恭，但是个人的职责却神圣不可侵犯，具备的权力不是为了主动执行而是为了反对和否决。设置此一官职的目的，在于维护受害者、赦免罪犯、起诉人民的公敌，以及基于迫切的需要，一句话就可以使政府机构停止运作。只要共和国还存在，执政官和护民官个别职权的巨大影响力所造成的危险，会因各种限制而日趋降低。首先是当选后一年任期届满权力消失，其次是执政官的职权由两人分担，而护民官更是多达十人，而且双方的利益无论在公、私两方面都形成对立，这种相对抗衡的状况，多半会增强宪法的稳定与平衡。然而，一旦执政官和护民官的权力联合起来，而且又终生落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军队的统帅又是元老院和罗马市民大会的政务负责人，那就无法拒止他行使帝王的特权，也不容易对他的权力加以限制。

除了这些愈来愈多的荣誉以外，奥古斯都运用策略增加了祭司长和监察官两个最尊贵而重要的头衔。他经由前者来操控宗教；担任监察官则可以合法的检查罗马人民的行为和财产状况。若是这些性质各异、独立行使的权力，彼此之间出现无法协调配合的状况，已经驯服的元老院随时会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务求能够完全加以弥补。皇帝身为共和国最高负责人，很多对他造成不便的法令，会带来限制和罚则，也都完全予以取消和豁免。皇帝有权召集元老院的会议，可以在一天之内提出数个动议，为了国家的荣誉推举各种候选人，扩大城市的边界和范围，在他的指导下处理国家的财政、对外的宣战和媾和、批准与外国缔结的条约。此外还要附加一项极为广泛的条文，即有权执行认为对帝国有利的事务，处理公与私、人与神之间的所有问题<sup>②</sup>。

当国家行政的权力全集中到具帝王身分的资深执政官身上，共和国一般民选官吏便退居幕后，失去主动活力，几乎无事可做。奥古斯都以非常认

<sup>①</sup> 奥古斯都曾经连续担任九年的执政官而没有间断，然后就很技巧的拒绝这种每年要选举的方式，自己先离开罗马，等到动乱发生，事态扩大，迫得元老院给他终生执政官的职权。

<sup>②</sup> 格罗特搜集到一件铭文的残片，上面是元老院颁给韦斯巴芗的敕令，核定他拥有奥古斯都、提比略和克劳狄等前任皇帝的全部权力。

真的态度,很细心的把古老官职的名称和形式全都保存下来。执政官、法务官和护民官都如数<sup>①</sup>在每年授职,让他们继续担任无关紧要的工作。这种荣誉对爱好面子而又野心勃勃的罗马人而言,仍旧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就是历任皇帝,虽然终身享有出任执政官的权利,却也带着尊严的头衔,不惜纡尊降贵亲身参与就职典礼,与最有名望的公民一同分享殊荣<sup>②</sup>。奥古斯都在位时,人民参与这些官员的选举行为,完全暴露出恶性民主所造成的种种不便。那位手段高明的元首没有露出半点不耐烦的神色,还是很谦恭的为他自己和朋友拉票,全程参与所有的竞选活动以尽一位公民的责任。在他后来统治期间的一项重要措施,是由他自己成立一个最高会议,在那里决定要把选举移到元老院来处理<sup>③</sup>,市民大会从此撤除,皇帝就可以从这个危险的群众团体中脱身出来。这些群众若是没有交出自由权,就可能会干扰捣乱,甚而危及已经建立的政府。

马略和凯撒宣称自己是人民的保护者,从而颠覆国家的体制。元老院要是一旦低声下气而且毫无力量的时候,我们马上发现,这样一个由五六百人组成的议会,根本就是统治者最听话的工具。奥古斯都和后续诸帝,运用元老院的尊严来建立新的帝国,不管在任何场合,都会装模作样的采用贵族的语言和行为准则,处理政务会咨询国务会议的意见,至关重要的战和大计看起是听从元老院的决定。罗马、意大利和内地各行省直辖于元老院,有关民事问题由最高法院做出最后的裁定;至于刑事案件,如果罪犯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士,或者犯行损及罗马人民的和平与尊严,将由一个专门组成的法庭来审理。行使司法权成为元老院经常性的重要工作,要处理的重大案件,可以让他们表现古代雄辩之士的风范。元老院是国家的议会,也是一个法院,所以拥有相当的特权,它的立法权虽然在实质上代理人民,但同时也承认君王的权利存在于其中。元老院所具备的威严可以将各种权力下授,批准每

① 每年的1月1日产生两位执政官,在一年任期之内,此职务也可由他人取代。法务官员额是十六到十八人,我没有提到市政官(Aediles)和财务官(Quaestors),当然不管哪种政府都有负责治安和税务的官员。在尼禄当政时,护民官合法拥有仲裁权,但是执行时造成很大困难。图拉真即位后,护民官这个职位可能已经成为虚有其表的头衔。

② 暴君有野心要兼任执政官的职位,凡是有道的君王都应该加以推辞。图拉真在执政官的裁判席前面发誓,要遵守古老的传统和法律的规定。

③ 塔西佗在《编年史》第一卷提到,选举首次从马尔苏广场移到元老院,从此不必再收买或乞求选票,所以候选人很欢迎,但一般百姓得不到好处,因而产生很大的反感。



项法律。会议通常在每月三个固定日期来举行,就是朔日\*<sup>①</sup>、初盈\*<sup>②</sup>和望日\*<sup>③</sup>,在相当自由的气氛下举行辩论,而且皇帝也以首席元老的身分很光荣的列席,参与投票和表决。

总而言之,帝国政府的体制,全部由奥古斯都一手建立。后来的皇帝为了兼顾自己和人民的利益,要尽力加以维持,这种政体可以定义为假共和之名而行专制之实。罗马世界的主子,在他们的宝座四周是参不透的黑暗,掩盖着无法抗拒的力量,只是谦虚的自称是对元老院负责的首长,事实上,他们对元老院下达命令,要求遵命行事不得有违。

宫廷和政府的形式从外表看来完全相似,除了那些本身极为愚昧而违反天理和正道的暴君,历任皇帝都会鄙夷那些繁文缛节的排场仪式,以免激怒国民而对实际的权力一无好处。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装出一副与老百姓无分彼此的样子,以平等的立场保持相互拜访和宴请的关系。他们的衣着、住处和饮食,和富有的议员们大致相当,家庭人数再多,设施再豪华,也都由家养的奴隶和释放的自由奴所组成<sup>④</sup>。奥古斯都和图拉真为了雇用下等阶层的罗马人,担任仆从工作而感到脸红。但是在不列颠一位权势有限的君王,他的家务和寝室的工作,连最体面的贵族也要抢着去做。

### 三、帝王的神化与名衔

罗马皇帝的神格化是他们抛弃谨慎谦虚态度的唯一例证。这种下流无耻、亵渎神明的谄媚手法,始作俑者是亚细亚的希腊人。第一批被神化的人物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人,从此这种风气很容易从国王转移到亚细亚的总督身上。罗马的高级官员也会被人当做地方神明来供奉,不但建坛盖庙,还能享用节庆牺牲。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既然受之无愧,皇帝当然更不

\*<sup>①</sup> [译注] 朔日即卡兰茨日,每个月的1日。

\*<sup>②</sup> [译注] 初盈即能日,望日向前推的第九天,也就是3、5、7、10月的7日和其他月的5日。

\*<sup>③</sup> [译注] 望日即艾茨日,3、5、7、10月的15日,其余各月的13日。

<sup>④</sup> 一位个性软弱的君王,常常会受到家臣的操纵和控制,奴隶的权势让罗马人感到羞耻,元老院还要奉承帕拉斯(Pallas)和那喀索斯(Narcissus)。要想现代的宠臣能够是个正人君子,这多少还是件侥幸的事。

会拒绝。大家都从行省获得神性的荣誉,这倒不是罗马人的奴性使然,而是靠着政府的专制力量。罗马征服者在不久以后,也效法被奴役民族奉承的方式,第一位就是凯撒。他那种征服四海的雄风,很容易在罗马的守护神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性格温和的继承人拒绝接受这种封号,因为会表现出野心而带来危险。除了疯狂的卡利古拉(Caligula)和图密善以外,没有人再采用。

奥古斯都确实允许有些省城给他建庙,条件是对君主的尊敬和对罗马的崇拜要结合在一起。他能容忍个人的迷信行为,因为他可能就是迷信的对象,他认为仅由元老院和人民崇拜他的人格就够了,很明智的把应否公开神格化的问题,留给他的继承人去考量。任何一位生前死后没有被视为暴君的皇帝,崩殂后会被元老院正式公告已跻身神明之列,这已成为惯例。被尊为神明的仪式通常是和葬礼同时进行,这种合法仍属亵渎神明的不智行为,虽然与我们较为严肃的生活原则难以兼容,只是天性善良的多神论者虽然口出怨言,还是能够接受;被看成是基于策略的需要,而非正统的宗教活动。我们不能拿安东尼的德行,来与赫尔克里士或朱庇特的过错相比较,这等于在羞辱安东尼。甚至就是凯撒或奥古斯都的品格,也要远远超过一般神明,只是前两位的运气差,生长在开放的时代,一举一动都被忠实记录下来,无法像热情的平民所祈求那样,能够随意掺杂一些传说和神秘的成分。一旦他们的神性是经由法律强制建立,后来就会慢慢被人遗忘,既无补于自己的声名,也不能增加帝王的光彩。

在谈起帝国政府的时候,常常会用耳熟能详的头衔“奥古斯都”,称颂政治手腕高明的创始者,其实这个名号是在基业完成之后,才加在他的身上。屋大维出身寒微,无籍籍名的祖先来自阿非利加小镇,身上沾着放逐者的血迹。要是可能,他极其希望能抹去幼年时代的回忆。那个显赫的名号“凯撒”,是他成为独裁官的养子后才继承获得,但是他有自知之明,无法与那位英雄人物相提并论或一较高低。元老院提案要为他们的行政首长加一个称号,经过一番严肃讨论后,从几个名字中选定奥古斯都,认为最能代表他那和平神圣的品格,当然这种品格是他矫情做作所造成的印象。从此,奥古斯都成为他个人的尊称,而把“凯撒”当做家族的荣名。前者必然及身而绝,不再使用;后者倒是用领养或联姻的关系,一直沿用下去,尼禄就是尤里安(Julian)世系的最后一位皇帝。等到奥古斯都逝世以后,经过一个世纪的运

用,使这个名号和帝国的尊严建立牢不可分的关系。自共和国覆灭直到现在,罗马、希腊、法兰克和日耳曼的皇帝一直沿用不绝。奥古斯都的神圣头衔由君王使用,凯撒的称号可以自由转用到亲属身上,这是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别。但是从哈德良即位开始,“凯撒”用来称呼次于皇帝的第二号人物,被视为帝国的预定继承人\*<sup>①</sup>。

#### 四、奥古斯都的性格与策略

奥古斯都何以要摧毁他所推崇的自由政体,只能由这位狡诈的僭主具有细密思考的个性来加以解释。他的头脑冷静、不动感情,加上天性怯懦,十九岁开始戴上伪君子的面具,从此习以为常,终身如是。他运用这种手腕,也可能基于同样的心情,一面将西塞罗列入公敌宣告名单之内,在另一方面又赦免秦纳(Cinna)的罪行。无论是为善作恶都出于有目的的做作方式,完全基于利害关系的驱使,开始是罗马世界的仇敌,后来反而成为国父。等到他制定帝国的权力结构,所表现的温和态度完全出之于恐惧,想用人身自由的幻影来安抚人民,用文官政府的假象来欺瞒军队。

其一,凯撒被弑的情景始终历历在目。奥古斯都对追随的部下不吝丰厚赏赐,给予高官厚爵,但是他也有前车之鉴,知道舅公最亲密的友人,有些成为谋叛的凶手。忠诚的军团可以对抗公然的叛乱,维护他的权力。即使有高度的警觉心,也无法让他幸免于顽强共和主义者的利刃。罗马人至今还在怀念布鲁图斯(Brutus)<sup>②</sup>,一定会歌颂效法他的烈士精神。凯撒由于拥有强大的权力又加以夸耀,才落得这种可悲的命运。用执政官和护民官的名义来统治可以相安无事,以国王的头衔会激怒罗马人而惹上杀身之祸。奥古斯都深知人类的统治靠着实力和名望,在这方面绝对不能一厢情愿。要是保证元老院和人民能够享有古老的自由,他们就会甘愿让人奴役。只有软弱的元老院和萎靡不振的人民,才会满足于这种假象,兴高采烈的接受,这要靠奥古斯都的后续各帝,出于善心和谨慎来尽力维持。那些阴谋反对卡利古拉、尼禄和图密善几位皇帝的人,完全是基于自保的动机,不是为

\* ① [译注] 预定继承人的继承权可因血统更近之亲属的诞生而失效。

② 君主政体建立两世纪后,马可·安东尼皇帝推崇布鲁图斯是典型的罗马有德之士。

了争取自由；他们要攻击暴君本人，并非是要推翻君权政治。

元老院忍耐七十年以后，为了恢复长久以来被遗忘的权力，实在说也做了一次毫无成效的尝试，这件事使人记忆犹新。当卡利古拉被刺、王位空悬时候，执政官在朱庇特神殿召开会议，谴责凯撒的作为，对尚未完全归顺的几个步兵支队提出自由的口号，以独立首长的身分要在两天以内采取行动，成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国。就在他们正在进行策划的同时，禁卫军已经有了决定，日耳曼尼库斯的兄弟那个笨拙的克劳狄在军营中紫袍加身，禁卫军准备用武力来支持他的当选。自由的美梦终于落空，元老院只有在恐怖的气氛中过着奴颜婢膝的日子。这个无能为力的议会并未受到人民的支持，在武力的威胁下只有批准禁卫军所提的人选。同时克劳狄基于审慎的作为，用很慷慨的态度对他们发布大赦<sup>①</sup>。

其二，军队的蛮横无状使得奥古斯都心怀戒虑，提高警觉。公民落于绝望处境，也想像军人一样能够为所欲为的运用权力。奥古斯都过去引导民众破坏一切的社会职责，那时自己的权力又何其不稳。他曾经听过暴民在造反时的呼啸声，看到现在表面无事而暗中浪潮汹涌，心中更为害怕。第一次革命已付出庞大的酬佣，第二次还要加倍赐予，军队明确表示要忠诚追随凯撒家族，但是群众则不然，一直是反复无常难以持久。奥古斯都利用罗马人凶狠的偏颇心态以达成自己的企图，加强法律的制裁来整饬严肃的军纪，运用元老院的权威来调停皇帝和军队，以身为共和国行政首长的权势，无所畏惧的要求军队的忠诚和服从<sup>②</sup>。

## 五、帝位传承的致命弱点

从奥古斯都建立这样高明的制度开始，一直到康茂德(Commodus)死亡，在长达两百二十年的期间内，军事政府与生俱来的危险，总算能够加以

---

<sup>①</sup> 很可惜塔西佗的《编年史》丧失这几卷，不知道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使我不得不相信约瑟夫斯(Josephus, 37 A. D. - 100 A. D., 犹太祭司、学者和历史学家)所采用的谣传，或者是迪翁和苏埃托尼乌斯的揣测之辞。

<sup>②</sup> 奥古斯都要恢复古代严格的军纪要求，在内战以后，对军队不再用很亲热的称呼叫他们“弟兄们”，而是直接称他们为“士兵们”。提比略即位之初，驻守潘诺尼亚的兵团发生大规模兵变，元老院要赦免他们，提比略坚决主张严惩。

扼制。军队虽然明了自己的实力和文官政府的软弱，倒是少有图谋不轨的侥幸心理，无论是在过去和以后，就是这种心理才会产生极其可怕的灾难。卡利古拉和图密善被豢养的家臣刺杀在宫廷，前者之死在罗马引起骚动，但是只限于城墙之内。等到尼禄的丧生就涉及整个帝国，十八个月内有四位皇帝死于剑下，狂暴的军队相互争战使罗马世界为之震撼不已。除了这段短暂的期间，受到突发的暴力影响，使得军纪荡然以外，从奥古斯都到康茂德这两个世纪，并未沾上内战的血迹，也没有受到革命的侵扰。皇帝的推选是元老院的权责，而且得到军队的同意<sup>\*①</sup>，军人遵守效忠誓言。只有很用心的阅读《罗马编年史》，才知道其间发生三件微不足道的反叛事件，全部在几个月内解决，没有引起刀兵之灾<sup>②</sup>。

在王位空悬、推举新君的时候，通常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罗马皇帝为了使军团在空位期置身事外，而且不会产生异心图谋拥立，生前便对指定的储君赋予大权，以便自己一旦崩殂，能够顺利接掌政权，不让帝国有易主之感。因此，当奥古斯都在所有较佳人选都英年早逝，便把最后希望放在提比略身上，让自己的养子出任护民官和监察官，并且发布敕令，使这位储君和自己一样，有统治行省和指挥军队的权力。就像韦斯巴芗那样，要他的长子克制自己过分慷慨的天性以免遭忌。第度受到东部各军团的爱戴，在他的统率下很快完成对犹地亚(Judaea)的征服，表现出少年的血气方刚，使得品性被掩蔽，企图受到怀疑，让人恐惧他的权力。谨慎的韦斯巴芗为了不愿听到蜚短流长，召他回国共同处理国政，这位孝子没有辜负老父的一番苦心，成为忠诚又负责的行政首长。

聪明睿智的韦斯巴芗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保证能够完成这次未卜凶吉的擢升。军队的誓词和士兵的效忠，永远以凯撒的家族和姓氏为对象，这已经是一百多年来的习惯，即使这个家族靠着收养的形式，很虚假的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罗马人仍旧把尼禄看成日耳曼尼库斯的孙子，也是奥古斯都

\*① [译注] 尼禄在克劳狄皇帝的葬礼上讲的话，原意与这个有点出入。

② 第一次是卡米卢斯·斯克里波尼努斯(Camillus Scribonianus)在达尔马提亚起兵反对克劳狄，不过五天工夫，就为自己的部队所背弃。第二次是安东尼奥斯(Antonius)在日耳曼反叛图密善，第三次是马可·安东尼在位时的亚维狄斯·卡修斯为部下拥立；后面两次都拖延几个月，内哄才平息下来。我们很清楚卡米卢斯和卡修斯为了掩饰自己的野心，都是打着“恢复共和”的幌子，卡修斯特别提到是要维护家族的荣誉。

的直系传人,表示极度的尊敬。要说服禁卫军心甘情愿放弃为暴君服务的机会,这是一件很不容易而且得罪人的事。伽尔巴(Galba)、奥托(Otho)和维特里乌斯(Vitellius)的迅速垮台,让军队知道皇帝是他们创造的傀儡,也是他们无法无天的工具。韦斯巴芑出身寒门,祖父是一个普通士兵,父亲是职位很低的税吏<sup>①</sup>,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功勋,在年事已高之时,才爬升到帝王之尊。虽然他的功绩颇高,但还没有到达显赫的地步,个人的德行也因过分的吝啬而失色不少。像这样一位国家元首,他真正的利益是放在儿子的身上,凭着储君光辉以及和善的性格,可以转移公众的视听,不再注意寒微的门第,只想到弗拉维(Flavian)家族未来的光荣。第度的温和统治,使罗马世界度过一段美好的岁月,人们对他怀念,转而庇护他的弟弟图密善的恶行达十五年之久。

## 六、图拉真与哈德良的传承

图密善被弑身亡以后,涅尔瓦还未登基就知道他所处的状况,前任的长期暴政所激起的反叛浪潮,正在急速扩展。他已年登花甲没有精力加以遏止,善良之辈固然尊敬他那温文儒雅的性格,但是对付腐败堕落的罗马人,则需要治乱世用重典的强硬手段。尽管他有好些亲戚,却属意于外人,选择年约四十岁在下日耳曼统率一支劲旅的图拉真,作为他的养子,并立即由元老院颁发敕令,宣布是他的同僚和帝国的继承人。令人感到无奈之事,莫过于一面要为评述尼禄的恶行而不胜其烦,另一方面又要从吉光片羽的文字中体察图拉真的言行。然而有一事实绝非奉承之辞,那就是图拉真死后两百五十多年,元老院在新帝登基的例行祝贺文告中,希望他在给予人民幸福方面超过奥古斯都的作为,在个人的德行操守方面比美图拉真的言行。

像慈父一样治国的图拉真,我们相信他要赋予大权给多疑善变的亲戚哈德良,事先一定会考虑再三。当他临终之际,普洛蒂娜(Plotina)皇

---

<sup>①</sup> 韦斯巴芑皇帝听见家谱学家说他的家世,可以追溯到希腊的伟大英雄人物的时候,就不禁捧腹大笑起来。

后运用手腕,究竟是她要图拉真下定决心,还是他自己让收养成为事实<sup>①</sup>,其中真相很难得到定论。哈德良在毫无波折的状况下,被承认为合法的继承人。如同我们之前所提,他治理下的帝国在安定繁荣中日益强大。他提倡艺术,修订法律,加强军事训练,亲身视察所有行省,不仅精力充沛而且才智过人,在处理政务时,既能照顾全局又能洞察细节。但是在他心灵的深处,主要是受到好奇和虚荣的驱使,为了达成不同的目标,期望都有所作为。哈德良是伟大的帝王、幽默的辩士和雄猜的暴君,他的作风就大处来说相当的公正与谦和,然而在即位最初几天,就处死四位曾任执政官的元老,这几位是他的死对头,却也是帝国的功臣。到后来他因病缠身而痛苦不堪,变得脾气乖张,粗暴残忍。元老院为了要把他尊为神明还是贬为暴君,感到困扰不已,只有忠心耿耿的安东尼,为他争得应有的尊荣。

哈德良反复无常的性格影响他对继承人的选择,有几个才智出众的人物,虽然在他来说是又爱又恨,倒也认真加以考虑。最后他收养埃利乌斯·维鲁斯(Aelius Verus),是一位轻浮而浪荡的贵族,因为容貌英俊被哈德良的男宠安提努斯(Antinous)<sup>②</sup>所推荐。哈德良花了大笔犒赏,换得军队对继承人的欢呼拥戴。就在他踌躇满志时,这位新封的凯撒却一命呜呼。埃利乌斯只留下一个儿子,哈德良将他托付给安东尼照顾,后来又加以收养。待马可登基以后,也授与他相等的君权。年轻的维鲁斯虽然有很多缺点,还是有点自知之明,那就是对杰出的同僚非常尊重,他爱好玩乐不能吃苦耐劳,自愿放弃治理帝国的任务。这位哲人皇帝怜悯他的早死,掩饰他的愚行,尽量让他在身后留下美名。

等到哈德良的情绪平息下来,决定为了名留千古,泽惠子孙,要选择最优秀的人物登上罗马皇帝的宝座。他的慧眼很快就发现一位五十岁的议员,从事公职一生毫无瑕疵;还有一位十七岁的青年,谨言慎行而且才华横溢。哈德良将年长者收为养子成为储君,条件是年长者要立即收

<sup>①</sup> 迪翁肯定这些传闻全是虚构,图拉真去世时,哈德良还在行省当总督,可以澄清这些难以解释的事件。

<sup>②</sup> 哈德良为了将安提努斯神格化,用他的名字来为勋章、雕像、庙宇、城市、神谕和星座命名,这可说是哈德良最为人诟病之处。然而我们要知道,在罗马帝国初期这十五位皇帝中,只有克劳狄在爱情方面算是完全正常。

养年轻人。这两位安东尼(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两位)才德兼备,统治罗马世界长达四十二年之久。虽然年长的皮乌斯有两个儿子<sup>①</sup>,却能以国事为念,不顾家庭私利,将女儿福斯蒂娜(Faustina)嫁给年轻的马可,从元老院获得执政官和护民官的权力,毫无自满、猜疑的心理,真诚邀请马可共同处理国政。在另一方面,马可尊重恩人高尚的品格,爱之如父,敬之如君<sup>②</sup>,而且,皮乌斯崩殂后,还是恪守前人的规范来治理国家。这种联合执政获得极大的成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的政府。

## 七、安东尼王朝的传承

第度·安东尼·皮乌斯(Titus Antoninus Pius)被称为努马(Numa)\*<sup>③</sup>第二,这两位都以爱好宗教、正义与和平为共同的特点,但是后者所处的时代,在履行这些美德时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努马只不过制止邻近村庄相互抢夺收成而已,安东尼则使四境得到安宁和平。皮乌斯的统治有一个特色,就是能提供的历史材料不多。说得明白一点,历史往往就是人类罪恶、愚昧和灾祸的记录。他在私生活方面,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天性纯真朴实,无视虚荣做作,善处中庸之道,乐于正直无为,凡事均能适可而止,表露出安详善良生活的一面。

马可·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更为严谨勤勉<sup>④</sup>。他经由无数次的凝神讨论、耐心听讲和通宵苦读,才能获致丰硕的学养。他从十二岁开始,奉行斯多噶派的严格教条,被教导要能身体听命心灵,感情服从理智,认为德行是至善,邪行是至恶,一切身外之物均无足轻重。他的

① 若非有勋章和铭文的记载,我们还不知道有此事,皮乌斯果真有他人难及之处。

② 皮乌斯在位的二十三年中间,马可只有两个晚上不在宫内。

\*③ [译注] 努马·蓬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 715 B. C. - 673 B. C.), 传说是古代罗马七王相继执政的王政时期第二位国王,曾创立宗教历法和各种宗教制度。

④ 马可的敌人说他伪善,不像皮乌斯那样简朴,有的地方连维鲁斯都不如,在这方面的怀疑看来是对个人最大的恭维。如果马可算是伪善,那么大可以说凯撒很怯懦,或者图利(Tully)是个傻瓜。一般而言,仁慈宽厚和公平正直不像聪明机智和英勇无畏那样容易得到别人的肯定。



《沉思录》是在戎马倥偬之际撰写而成，现在尚流传世间。他甚至不惜以帝王之尊公开讲授哲学，这种立德、立言的不朽功业，虽圣哲贤君亦不过如是<sup>①</sup>。从他的日常生活来看，是实践芝诺\*<sup>②</sup>教义最高贵的诠释，那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行事公正，处世仁慈。他因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在叙利亚叛变畏罪自杀，感到无法化敌为友而悔恨不已。元老院为了声讨卖国贼而群情激昂，却被他平息下来，证明确实发自至诚。他厌恶战争，认为是对人性的屈辱和摧残，一旦必须正当防卫，义不容辞的披挂上阵。冬天在冰冻的多瑙河岸，他亲冒矢石进行八场战役，严酷的气候使他原本虚弱的身体不支而逝世。后代子孙无不感恩怀德，马可·安东尼去世一百多年后，还有很多人把他的雕像供奉在神龛内，当做家神来祭祀。

若要指出世界历史中哪一个时期，人类最为繁荣幸福，我们将毫不犹豫的说是从图密善被弑到康茂德登基。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受到绝对权力的统治，其指导方针是德行和智慧。四位皇帝一脉相传，运用恩威并济的手段，统制部队使之秋毫无犯，全军上下无不心悦诚服。在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和安东尼小心翼翼的维护下，文官政府的形式得以保持。他们喜爱自由的形象，愿意成为向法律负责的行政首长，在他们统治下的罗马人享有合理的自由，已经恢复共和国的荣誉。

这些君主勤劳国事，功成名就是他们最大的报酬，乐于见到治下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这才是真正令人骄傲的光荣。他们虽然享用人类最高贵的令名，时刻要产生忧患心理，知道若只依赖个人品格，人民的幸福无法永保。施加于大众利益的绝对权力，一旦被放纵任性的幼帝或猜忌严酷的暴君滥用，必然带来破坏的后果，致命时刻立即临头。元老院和法律的约束固然理想，只能彰显皇帝的德性，无法改正皇帝的恶行。军事武力是盲从和不可抗拒的压迫工具，罗马人的生活习性极其腐败堕落，使谄谀者急于歌功颂德。朝廷的大臣和官吏只有顺从主子的恐惧或贪婪、纵欲或暴虐。

<sup>①</sup> 在他第二次出发平定日耳曼人之前，为罗马人民开办一个哲学讲座，整整上了三天的课，后来到希腊和亚细亚的城市，也举行同样的活动。

\*<sup>②</sup> [译注] 季蒂昂的芝诺(Zeno of Citium, 约 336 B. C. - 264 B. C.) 古希腊哲学家，雅典斯多噶派的创始人，哲学体系以伦理学为中心，认为人应顺从统治宇宙的理性。

## 八、历史的回顾

这种极度令人战栗的忧虑,已经从罗马人的经验中获得证实。《罗马编年史》所叙述的皇帝,显示出人性的强烈善变和难以捉摸,很不容易在现代历史中找到如此混乱而可疑的特性。在这些皇帝为善和败德的言行中,我们只能列举其中最关紧要者,最上者是人类最高尚完美的典型,下焉者是人类最无耻堕落的范例。在图拉真和安东尼的黄金时代之前,是黑暗酷虐的黑铁时代。把奥古斯都不肖的继任者——列举几乎毫无必要,他们举世无双的罪行与其上演的华丽殿堂,令人无法遗忘。像是提比略的睚眦报复、卡利古拉的杀戮狂暴、克劳狄的委靡软弱、尼禄的放荡残酷、维特里乌斯的纵欲佚行<sup>①</sup>和图密善的怯懦无情,注定要祸延子孙,遗臭万年。整个八十年当中(除了韦斯巴芗短暂的统治外,其实他的作为尚有商榷余地),罗马在永无宁日的暴君统治下痛苦呻吟,不仅灭绝了共和国的古老家族,这段不幸时期要是有任何才德之士崛起,都会遭到致命的打击。

在这些形同禽兽的暴君统治下,罗马人过着生不如死的奴隶生活,同时也基于两种特殊状况获致这种后果:一种是相较于他们在从前所拥有的自由,一种是来自对外的扩张和征服。这样一来,使他们比起任何时代和任何暴君治下的受害者,后果更为悲惨可怕。这种特殊状况造成的后果有两个:其一是受害者对巨大悲痛的自觉,其二是无法逃脱压迫者的魔掌。

其一,受到塞菲(Sefi)后裔统治的波斯,历代国王残酷暴虐,宠臣经常在宫廷的接待、用膳或陪寝时被杀。据记载有位年轻贵族提到,每次退朝前都不知道是否能保得住脑袋。这种无时无刻无所不在的恐怖,几乎证实罗斯坦(Rustan)\*<sup>②</sup>的冥想,纵使以丝线悬利剑于头顶,随时可以命丧黄泉,波斯人仍然憩睡如故,平静的心情丝毫不受干扰。国君蹙额不满,臣下自知死无

<sup>①</sup> 维特里乌斯仅是浪费在饮食上,七个月就用掉六百万英镑,皇帝的地位尊贵无比,很不容易认定这是罪大恶极还是正当用度。塔西佗说他根本就是一头猪,看来这句粗话倒是说得很传神。

\*<sup>②</sup> [译注] 罗斯坦是波斯传说里的英雄人物,经常出现在史诗之中。

葬身之地,但是想到遭到雷劈或中风,同样能取人性命,明智之士以及时行乐忘却朝不保夕的生活。这些国王的宠臣由奴仆而晋身贵族,要知道他们被卑贱的双亲所卖,出身和家国一概不知,从小就在后宫严格的纪律中成长<sup>①</sup>。他们的姓氏、财富和地位都是蒙受主子的恩惠,当然主子也可收回赐予的一切,这是极为公平的事。要是他们具备罗斯坦的知识,就会用偏见来肯定他们的习性,除了专制君主政治以外,无法说出任何政府的形式。东方的历史告诉他们这就是人类必须接受的景况<sup>②</sup>,《古兰经》和这本圣书的诠释者,不断的灌输他们,苏丹是先知的后裔和奉神旨意的人,忍耐是伊斯兰教徒最高美德,无条件服从是人民的最大责任。

罗马人的心智经由不同途径而被奴化。他们虽背负自甘堕落和军方暴虐的重压,长久以来,还保存着祖先那种生而自由的情操和理想。希尔维狄乌斯(Helvidius)\*<sup>③</sup>、塞拉西(Thrasea)\*<sup>④</sup>、塔西佗和普林尼所受的教育方式,跟加图和西塞罗完全相同。他们从希腊哲学中,吸收人性尊严和社会本源最正确持平的概念。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教育他们要尊重一个自由、和谐、胜利的共和国,声讨凯撒和奥古斯都所犯下的一连串罪行,内心鄙视那些他们表面上用最卑下的奉承来崇拜的暴君。有些人出任政府官吏和元老院议员,可以参加会议制定法律,因而他们用自己的名字来替帝王的行动背书,把自己的权力出卖给居心险恶的暴君。提比略企图用法律程序来掩饰谋杀行为,使元老院成为帮凶和受害人而暗自窃喜,他这种手法也被一些皇帝采用。在元老院会议中,最后的罗马人受到谴责,因莫须有的罪名以及真实的德行。那些恶名昭彰的控诉人,满口大公无私的

---

① 拔擢奴隶出任国家的高级官员,这在土耳其是很正常的事,比波斯更为普遍。所以位于高加索山区那些生活困难的国家,像是格鲁吉亚和切尔克斯(Circassia)输出很多奴隶,等于是给东方世界供应统治者。

② 夏尔丹(Chardin, Jean, 1699 A. D. - 1779 A. D., 法国画家,擅长异国风情和静物)说过,有些欧洲旅客在波斯的时候,讲起我们的政府是多么的自由和开明,但是他们认为我们政府的官员根本不称职。

\*<sup>③</sup> [译注] 希尔维狄乌斯是1世纪罗马斯多噶派的哲学家,他维护元老院的权力,要求实行共和,反对第一公民的权利,最后被韦斯巴芗处死。

\*<sup>④</sup> [译注] 塞拉西是希尔维狄乌斯的岳父,也是斯多噶派哲学家,因密谋推翻尼禄而丧失性命。

爱国论调,在法庭观赏审问所谓的危险市民。公职多作为有财有势者的酬佣<sup>①</sup>。有的法官充满奴性,嘴里宣称要维护共和国的尊严,一旦国家的元首违犯法律<sup>②</sup>的时候,法官面对帝王的冷酷无情和残暴不仁,感到战栗害怕<sup>③</sup>,满口歌颂他的仁慈。暴君反而瞧不起这些人的奴性,知道他们表面装出一副很诚挚的样子,内心却希望看到他垮台,基于这种心理迁怒整个元老院。

其二,欧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国家,相互之间因宗教、语文和生活习俗大致雷同而产生联系,结果反而对人类的自由有所助益。近代的暴君尽管率性妄为,无所惮忌,也会从友辈的先例、舆论的指责、盟邦的忠告和外敌的忧患中,稍为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些对暴君不满的人士,逃离国土狭窄的边境,很容易在较为祥和的环境里得到安全的庇护。他的才华得到新的发展,可以自由抱怨所受的迫害,甚至可以诉诸报仇手段。但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则不然,全世界都在它控制下,要是帝国落入一个人手中,那么对他的仇敌而言,整个世界就变成坚固而恐怖的监狱。在帝国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不管是受到判决在罗马或元老院拖曳着镀金的锁链,或是在塞里法斯岛(Seriphus)的荒岩或多瑙河冰冻的沿岸,以放逐终了余生<sup>④</sup>,都只有在绝望中静待最终命运的降临。反抗只是自寻死路,也无处可以逃亡。四周被一片汪洋大海和广阔的陆地包围,在横越时,就会被发现并捉回,最后还是解送到愤怒的主子面前。即使逃离边界,焦急的眼睛所看到的除了辽阔的海洋、荒芜的沙漠和带着敌意的蛮族外,完全一无所有。这些蛮族不但态度

① 他们以西庇阿和加图为例。马塞卢斯·伊庇琉斯(Marcellus Epirius)和克里帕斯·维比乌斯(Crippus Vibius)在尼禄当政时取得两百五十万英镑,这些都是不义之财。就是因为有钱,才得到韦斯巴芗的庇护。像雷古拉斯(Regulus)这种人就是普林尼写讽刺诗的对象,有次被控从元老院接受执政官用的饰物和价值六万英镑的礼品。

② 王族的罪行在过去只有背叛罗马人民。奥古斯都和提比略认为自己是人民的护民官,所有行为都受到保护,将这种权利尽量扩大应用的范围。

③ 日耳曼尼库斯那位人品高贵而又命运悲惨的遗孀被处死以后,元老院盛赞提比略的仁慈,说他既没有把她当众公开绞死,也没有像对待一般罪犯那样,钩住尸体拖过杰莫尼亚(Gemoniae)广场的台阶。

④ 塞里法斯岛是爱琴海一个小岛,上面满布岩石,居民的生活极其贫苦而且被人遗忘,因为奥维德(Ovid, Publius Ovidius Naso, 43 B. C. - 17 A. D., 古罗马诗人,作品有《变形记》)放逐在此,整日哀伤恸哭而出名。看来他是接到命令要在几天之内离开罗马,自己坐船到托米(Tomi)去报到,连卫兵和狱卒都不需要。

粗暴而且言语不通，他们的国王也很高兴牺牲讨厌的逃犯，来换取皇帝的保护<sup>①</sup>。所以，西塞罗对被放逐的马塞卢斯说道：“不管你在哪里，记住，你还是在罗马暴君的势力范围之内。”

---

<sup>①</sup> 提比略在位时，有一个罗马骑士想要逃亡到帕提亚人那边去，结果在西西里海峡被截获，后来也就不了了之。这在一位猜忌心很重的暴君来说是很不平常的事，据说是他忘记交代要惩处。

## 第四章

康茂德残酷而暴虐的愚行 佩尔蒂纳克斯被推举为帝，励精图治遭禁卫军所弑(180 A. D. - 193 A. D.)

### 一、马可以私害公的传位安排(180 A. D.)

斯多噶派严肃的纪律，无法抹掉马可的温和敦厚，有时不免妇人之仁，这成为他性格上唯一的缺失。他虽然理解力极其优越，却常因赤子之心而受到蒙骗。别有企图的人士很了解皇帝的弱点，打着哲学的幌子作为晋身之阶，表面装出一副不求名利的样子，事实上却完全相反<sup>①</sup>。他对弟弟、妻子和儿子太过溺爱纵容，超出个人德行应有的范围，以至于他们有恃无恐，胡作非为，祸国殃民，遗毒无穷。

皮乌斯的女儿福斯蒂娜是马可的妻子，素以风流韵事和容貌艳丽而著称当时。马可那种哲学家严肃和简朴的气质，不可能和她过纵情声色的生活，更无法约束她那热情奔放的行为，因此她才为人所不齿<sup>②</sup>。丘比特(Cupid)\*<sup>③</sup>在古代是一位谈情说爱的神祇，皇后也一样无所忌惮，身边蓄养面首，毫无羞耻之心。马可是整个帝国唯一不知福斯蒂娜奸情的人，皇后的

---

① 《罗马皇帝传》中提到阿维狄乌斯·卡修斯曾为此迭有怨言，事实上是抱怨派系之间的倾轧，但绝不是无中生有的说法。

② 朗普里狄斯(Lampridius)说福斯蒂娜不在乎别人对她的批评。那时的罗马可说是谣言满天飞，很多史书采用道听途说的数据，人们对她的指责并无实际证据。

\*③ [译注] 丘比特是罗马神话里的爱神，裸体，有双翅，手执弓矢，希腊神话称为厄洛斯(Eros)。

败德行为影响世道人心,侮辱丈夫的名誉,他还将她的一些情人擢升到高官厚爵的地位。三十年的婚姻生活证明他温柔体贴,对她的关怀尊重至死不渝。在他的《沉思录》\*<sup>①</sup>中,他感激神明赐给他一位忠实温柔、天真烂漫的妻子<sup>②</sup>。当她死后,元老院在他诚挚的请求下,只好立她为女神,供奉在神庙里和朱诺(Juno)、维纳斯(Venus)和克瑞斯(Ceres)\*<sup>③</sup>一样,受到民众的膜拜祭祀。还要昭告世人,青年男女在结婚当天,必须在贞洁保护神的祭坛前面宣誓<sup>④</sup>。

罪恶滔天的儿子更使父亲的纯良德行蒙上一层阴影。马可因偏爱他的不肖子而牺牲百万人的幸福,没有从共和国里选择储君,反而传位自己的家人,引起公众反感。不过,焦虑的父亲一直期盼得位有人,费尽心血,延请饱学名师和有道之士教导康茂德,期待借重他们的言行,扩展原本狭窄的胸襟和革除早已宠坏的恶习,使他有能力和德操在将来接掌宝座。除了与他习性相近的嬉游项目外,其他方面的教导根本不能发挥作用,哲学家道貌岸然讲授的枯燥哲理,在放荡玩伴的怂恿和引诱下,遗忘得一干二净。马可本人也揠苗助长,竟在他儿子十四五岁时,就要他参与处理国政。马可后来又活了四年,由于轻率将一个心浮气躁的年轻人,推向理智与国法都无法约束的境地,他自己也难免悔恨不已。

大多数扰乱社会内部安定的罪恶,是基于人类有满足欲望的需求;不公平的财产法,使大多数人所垂涎的物品,只为少数人所据有。在人类的欲望当中,对于权力的热爱,是最强烈而又不容共享,那是由于人类尊荣的极致来自天下万众的臣服。过去因内战动乱,使社会法律失去力量,取而代之者更难满足人道的要求,争夺的激情、胜利的荣耀、成就的绝望、对过去伤害的记忆以及对未来危险的恐惧,在在都造成了神智的激愤与怜悯之声的沉寂。

---

\*<sup>①</sup> [译注]《沉思录》是马可于第二次马科曼尼战役(169 A. D. - 175 A. D.)期间,在格兰纳(Granna)河畔的军营中以希腊文写成,用随笔的风格记下个人的感想。很薄的一本书共有十二卷,由于是在他死后才流传出来,当代的臣民没有阅读的机会。

<sup>②</sup> 全世界都在笑马可轻信妇人之言,后来达西尔夫人(Madam Dacier)煞有其事的告诉我们,如果妻子愿意放下身段来掩饰,丈夫通常都会受骗。

\*<sup>③</sup> [译注]朱诺是罗马神话里的主神,身为天后,是天神朱庇特(Jupiter)之妻,主生育、婚姻,是妇女的保护神,地位相当希腊神话中的赫拉(Hera);维纳斯是爱与美之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阿芙罗蒂黛(Aphrodite);克瑞斯是谷物和耕作女神。

<sup>④</sup> 尤里安皇帝批评马可,说他将福斯蒂娜神格化,是完美人格中唯一的缺失。

每一页的历史记录,都因这种争夺权力的动机,而沾满内战的鲜血。但是这种动机对康茂德而言,并不足以解释他那毫无道理的残酷暴虐,因为他已享有天下,应再无所求。马可所宠爱的儿子,在元老院和军队的欢呼声中登基(180 A. D.)<sup>①</sup>。

这位幸运无比的青年即位以后,既无对手可供铲除,也没有敌人需要惩处,在这种四海升平的状况下,理应勤政爱民,效法前面五位皇帝的丰功伟业,而不是自甘堕落于尼禄和图密善可耻的命运。何况康茂德并非天生嗜血的虎狼之辈<sup>②</sup>,从小也不是行为残暴的人,要说他邪恶还不如说他懦弱。就是因为他的个性单纯畏怯,受到身边侍从的左右,逐渐腐蚀了他的心灵。他之所以残酷暴虐,开始是受到别人的摆布,终于堕落成为无法自拔的习惯,最后使得人格为兽性所控制。

康茂德在父皇死后,发现自己面临统率大军无所适从,也不知道如何指挥对抗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sup>③</sup>的艰苦战争。过去环绕他四周那群奴颜婢膝的儇薄少年,虽然遭到马可的斥逐,很快在新皇帝身边获得职位。他们对越过多瑙河在野蛮国家的战事,夸大危险和艰巨的程度,让荒淫怠惰的皇帝相信,凭着他的威名,只要交代部将率领军队出兵,就会使蛮族丧胆迎风而降。他们还特别强调,用这种方式征战更为有效。他们用尽心机迎合他好色的欲望,将罗马的安逸舒适、富丽堂皇和精致优美的生活,拿来与潘诺尼亚军营中的忙乱辛苦和清寒单调做比较。康茂德受到花言巧语的蛊惑难免心动,但是在自己的嗜好和畏于父亲所留的顾命大臣之间举棋不定。夏天很快过去,只有将凯旋首都延到秋天。他有着优美的仪容,穿上讲究的服装,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大获公众的好感,加上他已经给予蛮族光荣的和

① 康茂德是第一位“生而为帝者”(Porphyrogenetus)(他的父亲在他出生以前已经登基),埃及每年颁发的奖牌上有他的年龄,代表的意义是他的统治年数,也就是说他一出生就统治整个帝国,这是谄媚奉承的新招数。

\*② [译注]美国好莱坞在2000年出品一部名叫《角斗士》(Gladiator)的电影,台湾取名《神鬼战士》,获得该年度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金像奖,就是以康茂德统治时期作背景,很多场面拍摄得很逼真,但是情节与正史有很大的出入。

\*③ [译注]夸迪人是古老的日耳曼民族,属条顿族的一支,居住在奥得河(Oder)上游和多瑙河之间,与马科曼尼人为邻,双方时和时战,使得罗马帝国的北疆一直动乱不宁;马科曼尼人是主要的日耳曼民族,最强悍好战,历史上最早提到是在《高卢战记》第一卷,该族和其他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入侵高卢,被凯撒所击败。



平,使整个帝国都能感受到欢乐的气氛。因此,他之所以要急于返回罗马,被认为是热爱他的国家,即使他纵情于歌舞升平,那是因为皇帝才十九岁,就这些来说几乎听不到责难的声音。

## 二、康茂德登基后朝政失修(183 A. D. - 189 A. D.)

康茂德统治的前三年,在忠心耿耿顾命大臣的维护下,政府还能保持原有的形式和精神。这些人都是正直忠诚之士,由马可拔擢用以辅助其子。康茂德在起初还能存有一丝敬意,年轻的皇帝和佞幸的宠臣虽然弄权玩法,但是他的双手还没有沾满鲜血,甚至还表现出慷慨宽厚的气概,经过相当时日,或许还可熔铸成为坚实的美德。不幸,一件谋杀事件决定他极难捉摸的个性。

有一天夜晚(183 A. D.),皇帝在返回宫廷的途中,经过竞技场漆黑狭窄的柱廊,一个刺客在他通过的时候,拔剑向他冲去,并且大声叫道:“元老院要你的命!”这番威胁的言辞影响到刺杀的行动,卫士捉住刺客,立刻泄漏出主谋,是出于内廷而不是宫外。卢西娜(Lucilla)是皇帝的姊姊,也是卢修斯·维鲁斯的遗孀,不甘于位居次阶,嫉妒皇后在内廷的权势,才发生武装刺客谋杀弟弟的事件。卢西娜不敢将阴谋告诉她的第二任丈夫克劳狄乌斯·蓬皮安努斯(Claudius Pompeianus),一个忠心耿耿而且功勋卓著的元老院议员。她从爱人中间(这方面她模仿福斯蒂娜的作风),找寻到胆大包天的暴徒,这些人不但愿意给她体贴的热情,也愿意为她行凶。阴谋分子都受到法律严厉的制裁,卢西娜被夺去公主头衔,受到放逐的处罚,后来还是逃不过被杀的命运。

刺客的话深深烙印在康茂德心头,对整个元老院留下难以磨灭的恐惧和恨意。过去他敬畏那些直言忠贞的元老和顾命大臣,现在却怀疑他们是暗中潜伏的敌人。在罗马帝制中常会出现告密者(Delator)\*<sup>①</sup>,这些人在前朝不能发挥作用,几已销声匿迹,此刻发现皇帝正在元老院中寻找心怀不满和图谋不轨的人士,便又开始兴风作浪成为可畏的工具。马可重视的国政会议,是由声名卓越的罗马人组成,这些功在国家的重臣不久变成罪犯。在

\*<sup>①</sup> [译注] 罗马内战结束后,胜者对战败一方之处置极尽其残酷之能事,发布“公敌名单”以求赶尽杀绝。于是很多榜上有名的人,到处藏匿以逃避追捕,因而产生“告密者”为获得悬赏,四处打听逃亡人员下落,再向官府举发。此种风气相沿成习,就有职业告密人出现,对政治的恶化和人性的堕落产生很大的影响。

重赏以下,告密者不辞辛劳加紧工作,以致成果极为丰硕:举凡个人操守严谨者,被罗织为对康茂德不当行为做无声的谴责;身居重要职位者,被认定会危及君主的权威和地位;还有那些获得他父皇友谊的德高望重之士,更引起儿子的反感。怀疑就是证据,审判等于定罪。元老院的议员一个个被杀,谁要是表现悲伤或者想要报仇,也难逃死亡的命运。康茂德一旦尝到血腥的滋味,就变得更加冷酷无情,至死不悔。

在暴君手下无辜的牺牲者当中,死事之惨莫过于昆体良家族的马克西穆斯(Maximus)和孔狄亚努斯(Condianus)兄弟。他们手足情深、心性相通,无论是学术研究或文字写作、艺术追求或嗜好享受,两人如切如磋相辅相成,因而赢得不朽的名声和赞誉。虽有庞大产业,从未有分家念头,两人共同创作的论文还遗留一些断简残篇,终其一生可说是同心同德,为世人有目共睹。安东尼重视兄友弟恭的德行,欣赏合作无间的精神,在同一年中拔擢他们出任执政官。马可后来又把希腊文官政府和指挥大军的职责,托付到他们两位的手中,在对日耳曼的战役中获得重大的胜利。康茂德假仁义之名,说他们兄弟谁也不会独生,所以将两人一起处死。

暴君的狂怒使得元老院血流成河,接着要让他的刽子手身受惨报。正当康茂德沉溺于血腥和奢侈之时,把国家大事无论巨细,全部委付为虎作伥、包藏祸心的佩伦尼斯(Perennis)负责处理。他因谋害前任而取得职位,但是其人精力出众而且精明强干,运用各种勒索和敲诈的手段,借抄没贵族和豪门的家产以满足私欲,累积庞大的财富。禁卫军由佩伦尼斯直接指挥,他那具军事天分的儿子统率伊利里亚军团。佩伦尼斯对帝国有野心,在康茂德看来真是罪大恶极。要不是皇帝已有防备,让他意外遭到处死(186 A. D.),他会有能力达成企图。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一位大臣的垮台真是微不足道,但是这个事件是由特殊状况所促发,证明军纪的规范早已荡然无存。驻守不列颠的几个军团,对佩伦尼斯的施政表示极度不满,挑选一千五百名官兵组成代表团\*<sup>①</sup>,带着将领的指令来到罗马,在皇帝面前申诉他们的怨气。这批军方的陈情代表以坚定的行动,挑动禁卫军的不和,夸大不列颠

\*<sup>①</sup> [译注] 内战时交战军队,为对某一问题获得共识,会互派代表团商讨。尤以围城作战的时候,被围部队在投降前会派出代表团谈判,通常要求能代表全体官兵意愿者,所以派遣人员的阶层通常不高,且经过公开选举,军团的百夫长为主要人员。帝制以后,戍守在外的军团日多,才会发生派遣代表团到首都向皇帝和元老院请愿之事。

驻军的实力,使得康茂德大为惊慌。他们要挟必须将国务大臣处死,军队的冤曲才能获得洗清<sup>①</sup>。远戍边疆的部队这种放肆无礼的态度,以及被他们发现政府的软弱无能,成为帝国大动乱的预兆。

不久之后,细微的起因酿成新的社会不安,看来国政的疏失已经极为严重。部队之中逋逃的风气大盛,开小差的士兵并没有隐匿躲藏,反而公然拦路抢劫。马特努斯(Maternus)出身行伍,以胆识过人而不安其职,集合此类盗匪形成一股恶势力,打开监狱释放囚犯,煽动奴隶争取自由,大肆抢劫高卢和西班牙未设防之富庶城镇。行省的总督袖手旁观不加理会,放任他们蹂躏地方,甚至还要坐地分赃。最后,惊动皇帝要严加处置,才从因循怠惰中振作起来。马特努斯发现自己身陷险境,必须尽快设法打开一条生路,下令手下的群盗化整为零,各以小股方式采伪装掩蔽通过阿尔卑斯山,趁着自然女神节庆的狂欢喧闹<sup>②</sup>,齐集罗马。他要杀死康茂德,登上虚悬的帝座,这种狂妄的野心已非盗匪的行径。他所采取的措施不仅有效而且配合良好,潜伏的乱贼已经满布罗马街头,正当时机成熟开始行动的时候,受到一个同伙的嫉妒向当局告发,以致密谋暴露,功败垂成。

雄猜阴鸷的皇帝通常从心所欲,提拔低阶微贱之人至高位。这些人除了他的恩宠以外一无依靠,必然死心塌地效命。克利安德(Cleander)继佩伦尼斯的职位,他是弗里吉亚人(Phrygians)\*<sup>③</sup>,这个地方的人士,生性刚愎固执而又满身奴气,对他们唯有拳头才能奏效。他以奴隶的身分从故乡被送到罗马,进入宫廷以后,能够迎合主子的心意而蒙重用,很快的晋升到公民才能拥有的高位。比起前任,克利安德对康茂德的心思更具影响力,因为他无才又无德,不会引起皇帝的猜忌和疑惧。贪婪支配着他的心灵,也是他施政的最高原则。执政官、贵族和元老院议员的职位全部拿来公开出售,要是有人拒绝花费自己大部分的财产,来购买这些毫无实权而且可耻的官位,就被视为不满分子。国务大臣处分有利可图的行省职缺,竟与总督狼狈为奸,

① 迪翁对佩伦尼斯的评价不像其他历史学家那样恶劣,这种持平之论看来较可靠。

②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从亚细亚传入“众神之母”的崇拜,这节庆称为美伽利西亚(Megalesia)。从4月4日开始一连六天,街道拥挤着疯狂的游行队伍,剧院全是观众,桌旁坐着不请自来的宾客,这段期间金吾不禁,全城充满欢乐气氛。

\*③ [译注] 弗里吉亚是位于小亚细亚中西部的小国,居民在公元前三世纪从欧洲经色雷斯迁入此地区。

朋比瓜分人民的资财。法律的效力被收买,任意审判毫无公正可言,有钱的罪犯对适法的判决不仅可以翻案,还可随他高兴要求将惩罚加诸原告、证人和法官身上。

克利安德运用卑鄙污秽的手段,在三年内敛取巨额财富,超出任何自由奴所能比拟<sup>①</sup>。这位佞臣在适当的时机,将精心准备的华贵礼品呈送在主子的脚前,使康茂德感到非常满意。为了转移公众的忌恨,克利安德用皇帝的名义,建造浴场、柱廊和休闲场所供民众使用。他自欺欺人认为这种慷慨大方的行动,会让所有的罗马人受到蛊惑而喜上心头,就不会在意每日出现的血腥场面。他们会忘却比罗斯(Byrrhus)之死,这位元老院的议员有卓越的功勋,先帝曾将女儿许配给他;他们也会谅解阿里乌斯·安东尼(Arrius Antonines)之所以被处决,因为他是安东尼家族和德行的最后代表人。前者虽然正直但不够审慎,竟然企图向自己的舅子揭发克利安德的真面目;后者以代行执政官头衔出任小亚细亚总督,对佞臣派往当地搞钱的手下,做出公正的判决,而惨遭杀身之祸。先是佩伦尼斯死后,康茂德心生恐惧,短时间内装出一副明德修身的外表,停止那些邪恶荒唐的行为,想起公众对他的咒骂,就把年幼无知所犯的过错,全部推到佩伦尼斯的身上。但是,他不过暗自懊悔三十天,即又故态复萌,在克利安德的暴虐摧残下,反而让人思念佩伦尼斯的施政。

罗马的灾难在瘟疫和饥馑的肆虐下(189 A. D.)已经到达极点<sup>②</sup>,前者可以说是神明愤怒所致;但是,在有钱有势的大臣支持下实施谷物专卖,则是造成后者的直接原因。不满的民众长久以来怨声不绝,终于在竞技场中爆发开来,大家很快离开所喜爱的娱乐,要从报复中发泄心头的恨意。蜂拥的群众冲向皇帝在市郊憩息的宫殿,在义愤填膺的喧嚣声中,高呼要索取人民公敌的头颅。指挥禁卫军的克利安德<sup>③</sup>,下令骑兵向前冲锋,驱散暴动的群众。市民不敌赶紧逃往城市,有些人被杀,更多人遭践踏致死。但是当骑

① 迪翁曾经提到,没有一个释放奴的财富能与克利安德相比。不过,帕拉斯的财产高达五千两百万英镑。

② 根据迪翁的说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期间内,罗马每天有两千人死亡。

③ 克利安德为了表示谦虚,没有接受禁卫军统领的头衔,但实权却是在他的手中。就像其他的释放奴一样,不管在哪个部门,都称为书记(a rationibus)或者是秘书(ab epistolis),克利安德称自己是“利剑”(a pugione),表示负责主子的个人安全。

兵进入街道,从房屋的屋顶和窗口投下石块和标枪,追击的行动受到阻挡。负责城防的步军支队<sup>①</sup>,一向就嫉妒禁卫军骑兵的特权和傲慢,反过来站在人民这一边,结果使得暴动变成一场正规交战,不把对方杀光绝不干休。禁卫军最后寡不敌众只有退兵,愤怒的群众如潮涌一般再度攻击皇宫大门。这时康茂德还沉醉于胡天胡地的享受当中,只有他不知道发生内战。谁要是敢向他报告这种触霉头的消息,一定会被处死。要不是他的姊姊法迪娜(Fadilla)和爱妾梅西亚(Marcia)闯到他面前,暴君难免会在禁卫瓦解的状况下丧生。她们两人披头散发、泪流满面,投身在他脚前,在极度惶恐下,滔滔不绝的向惊愕不已的皇帝诉说克利安德的罪行、人民的愤怒和大难临头的灾祸,在几分钟之内,会让宫殿和所有人员遭受毁灭的命运。康茂德从迷梦中惊醒过来,下令砍下克利安德的头颅丢给人民。这个场面已经满足群众要求,暴乱立即平息下去,马可的儿子重新获得臣民的拥戴和信任。

### 三、康茂德的败德恶行与殒灭(189 A. D. - 192 A. D.)

康茂德的心灵已经完全丧失道德和人性的情操,把治国的权柄视为无物,朝中的政事一概交付给无耻的佞臣,自己竟日纵情声色犬马之欢。他的时间都消磨在后宫,那里有三百名美丽的少女,还有同样数目的婬童,来自各个阶层和行省。一旦狐媚诱惑的技巧无法满足皇帝,这个野兽般的爱人就会求助于暴力。古代的历史学家将这种淫乱的场面描述得人木三分,根本无视于天理和礼法的限制。现代语文讲究高雅庄重,不宜将其中细节忠实的翻译过来。在纵欲的过程中又穿插着下流低级的娱乐节目。罗马最优雅时代的影响,辛勤施教所花费的苦心,从未在他那充满兽性和庸俗的心中灌输一点学识,他是罗马第一个既不求知又无品味的皇帝。尼禄很讲究或者说假装讲究艺术素养,在音乐和诗歌方面,自认还能高人一等。我们不可因为他未能将打发闲暇的风雅享受,变成一生的事业与大志,就鄙视他对艺术的追求。康茂德从最早的儿童时期开始,就对文学和理论的课目感到极

---

<sup>①</sup> 不知道是指禁卫军步兵还是城防支队,这支部队有六千人,但是它的职称和纪律与部队人数很不相称。

为厌烦。他喜欢平民化的娱乐,像是竞技场和赛车场的各种活动,角斗士的打斗厮杀以及猎取野外的猛兽。马可替他的儿子安排很多学科的教师\*<sup>①</sup>,他听讲时不仅不专心而且产生反感;可是摩尔人和帕提亚人教他投掷标枪和弯弓射箭,这位门徒倒是心无旁骛凝神练习,仗着天赋稳定的眼力和灵活的手臂,不久就赶上师傅的技巧。

他的身边围着一群奴才,依靠主子各种恶习而能升官发财,所以对他这种不入流的爱好就大为捧场欢呼。大家都用吹拍的话来奉承他,说他丰功伟业就像希腊的赫尔克里士,击毙勒梅安(Nemaeon)的狮子,格杀埃里曼托斯(Erymanthus)的野猪\*<sup>②</sup>,列入众神的行列,名声永垂不朽。他们却忘了在原始社会里面,兽与人争夺尚未定居的土地,成功战胜这批凶猛的野兽,确是最真实而有益的英雄行径。罗马帝国的文明国度之中,野兽远离有人烟的地方,城市附近即将绝迹。现在到荒漠旷野去追捕它们,再将它们运到罗马,用非常壮观的方式死于皇帝的手中,这种事对君主而言确实很荒谬,让人民在无形中感到暴力的威胁<sup>③</sup>。康茂德由于自己无知,所以不能觉察其中的差别何在,反而很热心的追求光荣的形象,称呼自己是罗马的赫尔克里士(在留存的勋章中可以看到),把棍棒和狮皮置于帝座的两边,作为权力的象征,并且树立雕像,要臣民将自己当做神明来祭祀。他投身每天举行的凶险娱乐,英勇和斗技能够发挥到极致。

康茂德在赞美声中得意忘形,逐渐泯灭羞耻之心,原来他只在宫墙内对

---

\*<sup>①</sup> [译注] 马可在儿子幼年的时候,安排有十七位教师督导他的功课,其中有四个文法教师,四个修辞学教师,一位教法律,还有八位教哲学。就古代的状况而言,这种教学方式给学生带来沉重的压力,难怪康茂德不愿念书!这倒是跟我国古代皇帝教育皇子的情形有点相像,尤其清朝更是如此。

\*<sup>②</sup> [译注] 赫尔克里士在勒梅安山谷杀死一头猛狮,成为他十二大功绩的第一功;埃里曼托斯山有只凶恶野猪,为害附近人畜,赫尔克里士设陷阱活捉,是他的第四功。

<sup>③</sup> 阿非利加的狮子饥饿时,为害于没有防护设施的村庄或耕种地区,不论伤害到人或家畜,都是无罪的行为,且不受惩处。这种皇室的野兽是供皇帝享受打猎之乐,或运到首都供竞技场表演,若倒霉的农夫杀死一只狮子,即使是自卫也要遭到很严厉的处罚,这种很特别的“猎物法”到霍诺留(Honorius)当政,执行才没有那么严格,一直要到查士丁尼(Justinian)时代才取消。(译按:中国人在古代谈起暴政就说“率兽食人”,这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少数宠臣表演,现在决定向罗马人民显示自己的武勇。在指定的日子,竞技场吸引大批心怀奉承、敬畏和好奇观众,对皇帝精彩的表演,全都高声欢呼赞不绝口。他只要瞄准动物的头部和心脏,就会准确击中,造成致命的伤口。他用的箭头呈弯月形,可射断飞跑中鸵鸟的细长脖子<sup>①</sup>。他让人将一只豹松绑,等它向着发抖的罪犯扑上去时,这位皇帝射手将箭射出去,野兽立时中箭而死,犯人则毫无损伤。有一次一百只狮子从竞技场的兽穴中被放出来,康茂德投掷一百根标枪,把在场内奔跑咆哮的狮子一一射杀,而且枪无虚发。不论是象还是皮如甲冑的犀牛,都不堪雷霆一击。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出产的珍贵兽类,有很多在竞技场中被杀,有的只在图画中见过,还有的只会出现在幻想当中<sup>②</sup>。在所有这些表演中,罗马的赫尔克里士得到最严密和安全的保护,以免野兽突然扑了过来,就会伤害到皇帝的自尊和神明的威严。

皇帝列名在角斗士名单中,自己感到洋洋得意。事实上这种职业受到罗马法律和习俗排斥,认为低贱且极不荣誉<sup>③</sup>,所以一般百姓看到这种状况无不感到羞耻。康茂德选择担任圆盾手(Secutor)的角色,与执网斗士(Retiarius)的格斗<sup>④</sup>,是竞技场中惊心动魄的血腥比赛之一。圆盾手配备头盔、短剑和圆盾;他的对手赤身裸体,拿着一副大网和一根三叉戟,目的用来撒网缠住敌人,再用三叉戟刺死敌人。如果第一次撒网失手,就得逃开圆盾手的追杀,直到准备好第二次撒网为止。皇帝曾经参加格斗七百三十五次,光荣的记录全部详细记载在《皇帝实录》里。他所作所为中最可耻的事,是从角斗士的基金中,支领很大一笔酬劳<sup>⑤</sup>,结果变成罗马人民新的苛捐杂税。可想而知,世界的主人在这些格斗中一定是赢家,他在竞技场中的胜利

① 鸵鸟的脖子有三呎长,由十七个脊椎骨组成。

② 康茂德杀死的动物是一只鹿豹,或者是长颈鹿,这是四足兽里最高耸、最文雅也是最无用的动物,生长在阿非利加的内陆。

③ 任何一位正常的皇帝,都会禁止元老院议员和骑士阶级人员参加这种可耻的行业。暴君才用威吓和利诱要大家下场去格斗,尼禄有次在竞技场让四十名议员和六十名骑士参加演出。

\*④ [译注]角斗士除了圆盾手和执网斗士以外,还有弓弩手(Laqueatores),使用弓箭和投石器;双刀手(Dimachae),双手各执一把短刀;战车手(Essedarii),在战车上作战;以及兽斗手(Bestiarii),与野兽搏斗。

⑤ 他每次接受的报酬是一百万塞斯退斯,约为八千英镑。

并不是经常血迹斑斑,但是他在角斗士学校\*<sup>①</sup>或自己的宫廷进行练习时,那些倒霉的对手为了获得光荣,经常要从康茂德的手中受到重创,将阿谀谄媚烙上自身的鲜血<sup>②</sup>。他现在瞧不起赫尔克里士的威名,保卢斯(Paulus)是一位声威远震的圆盾手,如今成为他唯一听得入耳的名字,于是把它刻在他那巨大的雕像上,元老院为了奉承他,就用这个名字再三高声欢呼。卢西娜的丈夫克劳狄乌斯·蓬皮安努斯是一位德行高洁之士,也是元老院气节凛然的议员,他要自己的儿子照旧前往竞技场,根本不要顾虑安全的问题。他认为自己是一位罗马人,生命早已交到皇帝的手中,但是他不能坐视马可的儿子出卖人格和尊严。蓬皮安努斯虽然表现出大丈夫的气概,却能躲过暴君的怨恨,凭着好运保住地位和生命<sup>③</sup>。

康茂德现在可谓罪孽深重、名誉扫地,在充满谄媚喝彩的宫廷中,他也不能掩饰应遭到帝国有识有德之士的蔑视与恨意。感受到别人对他痛恨、嫉妒对国家有建树的人、忧虑可能遭受的危险,以及日常娱乐节目中的杀戮习惯,在在激起他那残暴凶恶的兽性。由历史的记载知道,因为他的猜忌和恶意,牺牲者的名单上仅任过执政官的议员就有一长串。他想尽各种办法,要找出与安东尼家族有关系的人士,即使是助纣为虐和共享欢乐的佞臣<sup>④</sup>,也一概斩草除根清除干净,这种暴行最后让他自己也难逃死亡的命运。他滥杀罗马的贵族,使得血流遍地,等到家臣也感到自身难保时,他自己的性命也危在旦夕。梅西亚是他的爱妾,还有侍从埃克勒克塔斯(Eclectus),以及禁卫军统领莱塔斯(Laetus),看到同伴和前任的下场而人人自危,决定要防止随时会临头的覆亡,不管是暴君疯狂的一时冲动,还是人民突发的揭竿起义。康茂德在年前打猎回来,感到非常疲倦,梅西亚乘机给他一杯毒酒,让他回到寝宫去睡觉。当毒药与酒醉发作之时,一位以摔角为业的强壮年

\*<sup>①</sup> [译注]从公元前105年起就有角斗士学校,帝国时期罗马有四所,意大利各地有几所,亚历山大里亚有一所,此外还有私人的训练场所。训练的人员除了在竞技场参加格斗,还可以担任私人的卫士和保镖。

<sup>②</sup> 维克托(Victor)告诉我们,康茂德只让与他格斗的对手拿铅制的武器,当然他也害怕这些人在绝望之下,会做出犯上的行动。

<sup>③</sup> 他不仅勇敢也很谨慎,大部分时间都退隐在乡村,并同时宣称自己年纪大,视力不好,迪翁说:“除了佩尔蒂纳克斯当政那段短暂时间外,我从未在元老院见到过他。”就是此时所有病痛都消失了,待皇帝被谋杀,他的老毛病全都发作。

<sup>④</sup> 康茂德随时会把统领换掉,由于他的反复无常,即使最亲信的侍从也会送命。



轻人潜入寝宫,在毫无反抗之下将他勒毙。为了使整个城市,甚至于宫廷对暴君的死不致有丝毫的怀疑,所以众人很秘密的将尸体搬出宫外。这就是马可儿子的下场,这么轻易就推翻一个为万民所恨的暴君。他接掌先人传承的政权,在位十三年,压迫数以百万计的臣民,这些人无论在体能和才干方面,都不亚于他们的统治者。

#### 四、佩尔蒂纳克斯即位后励精图治(193 A.D.)

鉴于事势极为严重,阴谋分子的手段相当冷静和利落,立即决定要拥立一位皇帝登上宝座,条件是必须赦免弑君的罪行。他们的目标是罗马郡守佩尔蒂纳克斯(Pertinax),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的元老院议员,显赫的功绩遮蔽了出身的寒微,被擢升到国家最高的荣衔。他治理过帝国大部分的行省,在所有重要的职位上,不论是文官还是军职,都能以稳重、审慎和正直的作为,获得良好的名声<sup>①</sup>。 he 现在是马可硕果仅存的朋友和大臣,午夜被唤醒的时候,侍从和统领就等在门外,他很镇静的接见他们,心想他们是在执行主子残酷的命令。谁知道他不仅没有遭到处决,反倒是他们来呈献罗马世界的皇位。刚开始他还不相信他们的来意和保证,最后确定康茂德已经死亡,他才抱着惶恐的心情接受紫袍,因为他非常清楚身居帝王之尊的责任和危险<sup>②</sup>。

莱塔斯毫不耽搁,将新皇帝带到禁卫军营区,同时在全城散布康茂德突然死于中风的说法,而且众望所归的佩尔蒂纳克斯已经继位。禁卫军对皇

---

<sup>①</sup> 佩尔蒂纳克斯生长在皮德蒙特地方的阿尔巴·庞培亚(Alba Pompeia),是一位木材商的儿子,以下是他的经历,按着年龄的次序排列:(1)担任百夫长;(2)在叙利亚、帕提亚战争及不列颠担任支队的队长;(3)在梅西亚指挥一个骑兵分队,或是一个侧翼的骑兵;(4)任埃米利亚(Aemilian)大道的后勤补给官;(5)在莱茵河指挥一支船队;(6)出任达契亚的地方长官,年薪有一千六百英镑;(7)指挥一个军团的老兵部队;(8)获得元老院议员的身分;(9)获得法务官的身分;(10)在雷提亚和诺里库姆首次指挥一个军团;(11)在175年任执政官;(12)随马可到东方;(13)指挥在多瑙河的军队;(14)奉皇帝指派任梅西亚总督;(15)任达契亚总督;(16)任叙利亚总督;(17)任不列颠总督;(18)监督罗马的粮食供应;(19)以代行执政官头衔任阿非利加总督;(20)任罗马的郡守。希罗狄安(Herodian)非常欣赏他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但是卡皮托利努斯(Capitolinus)搜集很多市井谣言,指责他贪赃枉法获得大量财产。

<sup>②</sup> 尤里安在任凯撒时,指责佩尔蒂纳克斯是谋害康茂德的帮凶。

帝死得不明不白感到十分诧异,没有任何欣慰的表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体验到皇帝的纵容和赏赐。但是,鉴于当前紧张的情势、统领的权力、佩尔蒂纳克斯的名声和民众的喧闹叫嚣,他们只有硬压下心中所滋生的不满,接受新皇帝所答应的高赏,宣誓要对他效忠,兴高采烈的拿着月桂树叶,拥戴着他前往元老院。因为就算是军方同意,还是要经过议会的批准。

这个重要的夜晚已过去,天亮后就是新年的开始(193年1月1日),元老院的议员听候通知参加不光彩的典礼\*<sup>①</sup>。早先康茂德根本不听劝告,即使他身边那些供他驱使的人,也至少会顾虑到典礼的庄严和个人的形象,但是他完全无动于衷,还决定在角斗士学校过除夕,然后穿着角斗士的服装,带着这些身分低贱的人员,一起去参加执政官的就职大典。在当天破晓前,突然之间,元老院的议员全被召集到康珂宫(Concord),准备接见禁卫军的官员,批准新皇帝的当选。他们很安静地坐在那里没有任何表示,不相信有这种意想不到的好事,怀疑是康茂德刻意安排的阴谋,当最后确定暴君已经不在人世,大家的欢乐和兴奋到达极点。佩尔蒂纳克斯谦虚推辞,声称自己出身平民,指出在座有很多高贵的元老院议员,比他更适合荣膺帝国的重任,终于在大家全力的拥戴下登上王座,接受所有帝国权力的头衔,用最诚挚的宣誓保证效忠。康茂德留下千秋万载的骂名,大厅里回响着一片谴责暴君、角斗士和人民之敌的声音。大家在器闹声中投票通过敕令,康茂德的荣誉全部被剥夺,他的名衔要从所有公共纪念物上抹除,他的雕像要全部推倒,他的尸体要用铁钩拖进关角斗士的铁栏内,挂起来悬尸示众,以平息公众的愤怒。他们对那些胆敢藏匿遗骸,不交给元老院审判的无聊分子,表示极度的愤慨。但是有些事情佩尔蒂纳克斯无法加以拒绝:像是有人为了纪念马可,要为他举行最后的仪式;还有拥护最力的人克劳狄乌斯·蓬皮安努斯,为康茂德流下同情之泪,感叹他的舅子遭遇到如此悲惨的下场,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的报应。

元老院在皇帝生前不惜卑躬屈节、百般奉承,死后却毫不留情的加以鞭尸,说起来并不光彩,但也证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敕令的合法性受到帝国政体原则的支持,共和国的最高行政官员滥用权力,无论是要谴责、

---

\*<sup>①</sup> [译注] 通常在夏天选出次年的执政官,1月1日在元老院议场举行隆重就职典礼。皇帝打算要带着角斗士参加,可以说藐视到了极点。

罢黜或处死,这是元老院自古以来毋庸置疑的特权。现在这个大权旁落的议会,只能处罚一个已经垮台的暴君为满足,因为他生前的统治,受到军事专制政体的保护,无法对他进行审判。

佩尔蒂纳克斯要用比较高尚的方法来谴责他的前任,为了对照康茂德的恶行,那就是自己要行德政。他在登基那天把全部私人财产交给妻儿,这样他们就没有卖官鬻爵、假公济私的借口。他拒绝拿奥古斯都的头衔来自我标榜,更不愿用凯撒的爵位腐化无处世经验的青年。他把作为父亲和皇帝之间的责任划分得很清楚,用严格的简朴方式来教育儿子,并不保证可以传承帝位,一旦时机到来,希望儿子要让自己不负所望。佩尔蒂纳克斯在公开场合的态度温和而又严肃,生活中经常找品德良好的元老作伴(私下对个人的真正性格却了解得一清二楚),既不骄矜也不猜忌,把他们当做朋友和知己,过去在暴君的淫威下患难与共,希望现在能够同享美好的生活。他经常邀请大家欢度不拘形式的宴会,非常节俭而且不讲究排场,被那些思念康茂德时代的奢华与丰盛的人所讪笑<sup>①</sup>。

佩尔蒂纳克斯要尽可能治疗暴君所施的创伤,这是他乐意担任的工作,却令人感到悲哀和痛苦。无辜的受害者要是还活着,就从放逐中召回,从监狱里释放,恢复他们原有的地位和财产。对于那些被谋杀的议员尚未埋葬的遗体(残忍的康茂德要他们在死后不得瞑目),则下葬在先人的祖茔。他平反他们的名声,并且尽力抚慰家破人亡的家族。其中最能大快人心的事,莫过于处罚那些无事生非的告密者,他们是君主、德行和国家的公敌。即使调查这些替天行道、谋杀皇帝的凶手,佩尔蒂纳克斯的作法非常平实,完全遵照司法程序,不为成见和仇恨所左右。

皇帝应该特别关心国家的财政。康茂德虽然使尽各种不法手段,用横征暴敛的方式夺取臣民的财产送缴国库,但是他的奢华铺张使得入不敷出。等他死后发现国库只剩八千英镑<sup>②</sup>,要拿来支付政府的经常费用,还急需一大笔犒赏金,这是新皇即位时答应禁卫军的要求。在这困难重重的环境下,佩尔蒂纳克斯以宽大和持重的态度,完全免除康茂德强征的苛捐杂税,取消

<sup>①</sup> 迪翁说这种宴会就是皇帝和一位元老院议员吃晚餐;卡皮托利努斯从下人那里听到的消息,好像跟这个说法不一样。

<sup>②</sup> 极为节俭的皮乌斯给他的继承人在国库留下二十五亿塞斯退斯,约为两千万英镑。

对国库的不当请款。他用元老院的敕令向臣民宣告：“我情愿光明正大治理一个贫穷的国家，也不愿用暴虐和不义的手段求取财富。”他认为节俭和勤勉是致富之道，据此原则，不久后使得民众的需要获得大量供应。宫廷费用立即减少一半，所有奢侈品公开拍卖<sup>①</sup>，包括各种金银器具、精巧赛车、多余的丝织品和刺绣服装，及许多年轻貌美的男女奴隶。皇帝为了表示人道的关怀，那些生而获得自由人的资格，被人从哭号的父母怀中抢来的奴隶，并不包括在内。同时，他强迫暴君的佞臣和宠幸要捐出部分不义之财。就这样他偿还了国家的债务，并且出人意料，付清了公职人员的欠薪。他废止各种强加在商业上的限制，将意大利和各行省的未耕地，发放给愿意耕种的人，为了奖励起见，豁免十年田租<sup>②</sup>。

#### 五、佩尔蒂纳克斯为禁卫军所弑(193 A.D.)

佩尔蒂纳克斯言行一致的作为，使他获得万民的爱戴和尊敬，这是君王最高贵的回报。感怀马可的人士，也从新皇帝身上看到光明的形象，庆幸自己能够长久享受仁慈宽厚的统治。佩尔蒂纳克斯满腔热血，急于改革腐败的国家，照他的年龄和经验来说，不应如此轻举妄动，以致自己饮恨九泉，国家蒙受不利。他行事过于诚实和鲁莽，让一群奴性深重，专喜趁乱谋取私利的人联合起来对抗，他们偏爱暴君的施惠甚于公正无私的律法。

在举国一致的欢乐声中，禁卫军阴沉的怒容显示内心的不满。他们勉强听命于佩尔蒂纳克斯，怕他会随时准备恢复严格的军纪，怀念前任统治仗着权势能让他们为所欲为。禁卫军的不满在暗中被统领莱塔斯煽动，因为他在拥立之后才发觉，这位新皇帝会奖励奴隶，却不会受到近臣控制，所以要趁着为时未晚赶快动手。在佩尔蒂纳克斯登基的第三天，士兵们抓到一位具有贵族身分的议员，打算把他带到军营，以紫袍加身拥为皇帝。这位议员不为危险的位阶所动，满怀恐惧地逃脱控制，跑到佩尔蒂纳克斯的跟前来寻求庇护。过了不久，执政官索修斯·法尔科(Sosius Falco)是个出身古老

<sup>①</sup> 除了想把无用的装饰品变成现金外，迪翁指出佩尔蒂纳克斯还有两个不为人所知的动机，希望暴露康茂德的邪恶生活，还有就是打探出买者是谁，这些人值得注意。

<sup>②</sup> 虽然卡皮托利努斯在佩尔蒂纳克斯的私生活上，找出很多有亏细行的地方，但是他和迪翁以及希罗狄安一样，对佩尔蒂纳克斯的施政作为赞不绝口。

而富裕家族的鲁莽青年<sup>①</sup>，受到怂恿后产生野心，趁着佩尔蒂纳克斯出巡的时候篡位。谁知佩尔蒂纳克斯突然返回罗马，以果决的行动粉碎了阴谋。如果不是皇帝认为没有造成损害，非常诚挚的请求加以赦免，法尔科就会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佩尔蒂纳克斯向元老院表示，即使是一位元老院的议员被判有罪，他也不愿让流出的鲜血，玷污他那纯洁无瑕的统治。

这些失败的行动只会激起禁卫军的愤怒，康茂德死后八十六天，军营在3月28日爆发动乱，军官既无权也不愿出面压制。两三百名士兵在中午出发，手里握着武器，满面怒容冲向皇宫。大门被卫兵和前朝的家奴打开，这些人早就密谋要害死德行高尚的皇帝。佩尔蒂纳克斯听到士兵接近的消息，既不逃走也不躲藏，反而接见这群凶手，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他自己身为皇帝完全清白无罪，提醒他们已经立下神圣誓言。这群士兵哑口无声站着发呆，惭愧自己恶毒的阴谋，敬畏皇帝庄严的神色和坚定的态度。最后，因为赦罪无望又激起他们的怒火，有个通格里斯(Tongres)蛮族<sup>②</sup>士兵首先动手，举剑刺向佩尔蒂纳克斯。皇帝被乱刀杀死，头颅砍下插在矛尖，在人民哀怨和痛恨的眼光下，被凶手们以胜利的姿态带回禁卫军营区。公众悲叹爱民如子的皇帝死于非命，在他治理下的幸福是何其短暂，每一思念至此，迫近的灾难更加重他们的疑惧。

---

① 要是卡皮托利努斯的话可信，那么他提到法尔科在佩尔蒂纳克斯继位那天，行为举止不但暴躁而且不礼貌。皇帝认为他少不更事，很明智的对他加以规劝。

② 蛮族的居留地就是现代的列日主教辖区，这些士兵可能属于禁卫军巴塔维亚(Batavian)骑兵队，他们一直以勇敢和大胆自豪，能够骑马渡过宽阔而急湍的河流。

## 第五章

禁卫军公开出价将帝位卖给德第乌斯·尤利安努斯克劳狄乌斯·阿尔比努斯在不列颠、佩西尼乌斯·尼格尔在叙利亚、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在潘诺尼亚,公开声讨谋害佩尔蒂纳克斯的叛贼 塞维鲁赢得内战的胜利 军纪的废弛 政府的新措施(193 A. D. - 197 A. D.)

### 一、禁卫军公开出售帝座(193 A. D.)

幅员广大的王国比小社区更能感受到刀剑的威力。杰出的政治家能清楚计算出来,任何国家若将不事生产的军队,维持在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以上\*<sup>①</sup>很快就会民穷财尽。虽然说是相对的比例一致,军队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影响力,还是依据实力而有所不同。军队要由相当数量的军人组成,受将领统一指挥,否则就不能发挥兵法和军纪优势。组成的人数过少无济于事,庞大的部队甚难控制也不切实际,机器的动力会因弹簧过于精细,负载太重而损毁。为证明此种说法,大家只要想一下,一个人不可能只靠着体力、武器和技术上的优势,就让一百个跟他地位相等的人唯命是从。一个小城邦或区域的暴君,会发现一百名武装人员无法抵挡一万名农夫或市民,但十万名训练精良的士兵,可用专制的方式控制一千万臣民。一支一万到一万五千人的卫队,能让庞大首都拥塞在街道上的群众闻风丧胆。

---

\*<sup>①</sup> [译注] 这个原则就今日而言亦至为合理。国家除非处于战时,经动员以后兵力较高外,平时的常备部队不应超过总人口百分之一的比例。

奥古斯都创立的禁卫军,人数并未到达上文所提的数目<sup>①</sup>,但是违法乱纪和干政谋篡,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征兆和起因。那位政治手腕高明的暴君,知道法律只是表面的掩饰,夺取的政权要靠武力来维持,于是组织这支强大的卫队,好随时用来保护自己、恐吓元老院、事先防范谋叛活动并且及时扑灭暴乱行为。他以双薪和特权来笼络受宠的部队,首都只驻扎三个支队的兵力,其余散布在意大利邻近的各城镇。这支部队飞扬跋扈的作风,让罗马人民感到忿愤不平与惊慌难安。但经过五十年的和平,人民逐渐被奴化,提比略贸然采取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使国家从此戴上枷锁,动弹不得。他用免除意大利对军营的负担,以及加强禁卫军的军纪作借口,将他们集中在罗马一个永久营区,置于要冲之地<sup>②</sup>,建造最精实的工事<sup>③</sup>。

专制政体固然需要使人畏惧的奴仆,却也给本身带来致命的威胁。皇帝将禁卫军派进宫廷和元老院,等于是教他们窥探自己的实力和文官政府的弱点。保持距离和神秘,才能使人对无所知的权力产生敬畏之心,要是对于主子的败德恶行了如指掌,就难免产生蔑视的心理。他们驻扎在富庶的城市,镇日无所事事过着闲散的生活,感觉到自己具有无可抗拒的力量,越发骄纵自满。尤其是君主本身的安全、元老院的权力、国家的金库和帝国的宝座,无可隐瞒落于他们的掌握之中。为了转移禁卫军产生危险的念头,就是意志坚定和根基稳固的皇帝也不得不运用权术,务求恩威并用,赏罚分明,在另一方面是满足骄纵心理,迁就享乐爱好,姑息越轨行为,用大量赏赐来收买并不完全可靠的忠诚。所有这些特权和恩典,从克劳狄登基以来,对每位新皇帝即位成为合法的需索和要求<sup>④</sup>。

① 最早大约是九千到一万人,分为若干个支队,维特里乌斯将兵力增加到一万六千人。从现存碑铭上面找到的数据来看,以后的数目大致维持在这个标准。

② 禁卫军营区在罗马城的西北方,靠近城墙,位于基里那尔(Quirinal)和维米纳尔(Viminal)两座小山宽广的顶部。

③ 维特里乌斯和韦斯巴芗打内战,禁卫军营区的攻防作战,就像围攻防务森严的城市那样,使用各式各样的投射器具。

④ 克劳狄是第一个当过士兵而后爬上皇帝宝座的人,他最先发给禁卫军赏金,每人一万五千塞斯退斯(约一百二十英镑)。马可和卢修斯·维鲁斯很平稳的登上帝座,每人还发了一百六十英镑。从哈德良的抱怨中,可以知道需要的总金额很庞大,他在升做凯撒时,花了大约两百五十万英镑。

禁卫军的支持者极力辩称,拥有武装部队就有合法的权力,根据政府体制组成的重要原则,坚持在指定皇帝的同时,必须要得到他们的认可。执政官、统领大军的主将和重要官员的选举权,虽然后来被元老院所夺走,那些都是罗马人民从古以来不容质疑的权利<sup>①</sup>。然而现在要从哪里去寻找罗马人民呢?当然不是充塞在罗马街头的奴隶和外国人,这批满身带着奴性的群众,不论在精神还是物质方面,都是一无所所有。要从意大利的年轻精英中挑选国家保护者<sup>②</sup>,他们受过军事和品德上的锻炼,才是人民的真正代理人,最有资格来推选共和国的军事统帅。这些论点固然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等到凶狠的禁卫军增加发言的分量,像征服罗马的蛮族一样,拔出刀剑来做决定的时候,就不容旁人置喙了。

禁卫军用残忍的手段谋害佩尔蒂纳克斯,是侵犯神圣的帝座,随后的行动更是侮辱帝制的尊严。军营中闹哄哄无人出面领导,就是激起这场风波的统领莱塔斯,非常小心谨慎不敢触犯众怒。正在军心大乱法纪荡然之际,罗马郡守提尔皮西阿努斯(Sulpicianus)是皇帝的岳父,在得知叛变就被派到军营,企图平息这场事故。等到这群凶手将佩尔蒂纳克斯的头颅插在长矛上,兴高采烈的回来,他也只有黯然无语。受到野心的驱使而丧失原则和忘记悲痛,在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提尔皮西阿努斯居然在如此恐怖的时刻,渴望要登上血迹未干的王座,真令人不敢相信,那被弑的皇帝是如此圣明,与他的关系又如此密切。他开门见山用最有效的方法来磋商继位的条件,禁卫军深知奇货可居,不愿吃亏,又怕私下接触得不到好价钱,登上壁垒大声叫喊,用公开拍卖方式将罗马世界让售给出价最高者<sup>③</sup>。

## 二、尤利安努斯登基激起众怒(193 A. D.)

军方无耻的叫价真是狂妄嚣张到了极点,全城民众知道以后莫不痛恨,

---

<sup>①</sup> 从李维的《罗马史》第一卷和狄奥尼西乌斯的《古罗马史》第二卷,可以知道罗马主权属于人民,包括选举国王在内。

<sup>②</sup> 最初征召的人员限于拉丁姆、埃图里亚和古老的殖民区,奥托皇帝为了感谢起见,特别赐给他们“意大利之子”、“罗马青年”等头衔。

<sup>③</sup> 迪翁、希罗狄安和卡皮托利努斯这三位历史学家,都认为有拍卖帝国这个事实。只有希罗狄安很肯定的说,士兵们站在壁垒上喊价。



人人气愤填膺。这消息传到德第乌斯·尤利安努斯(Didius Julianus)耳中,他是一位有钱的议员,根本不管民众有什么疾苦,毫无心肝放纵于奢豪的饮宴<sup>①</sup>。他的家人和门下的食客,都在嘤嘤不休劝他争取王位,千万不要放弃这个大好机会。这个虚荣心极重的老家伙急忙赶到禁卫军营区(193年3月28日),提尔皮西阿努斯还在讲价钱,于是他也在壁堡的墙脚下叫价竞争,接着就在双方代表的奔走下进行卑鄙磋商,来回把出价告诉对方。提尔皮西阿努斯原来答应给每位士兵五千第纳(大约一百六十英镑),尤利安努斯急于获胜,出价一下子跳到六千两百五十第纳,等于超过两百英镑。营门立即打开,欢迎买主进入。他被拥立为皇帝,接受士兵的宣誓效忠,士兵还要求他谅解提尔皮西阿努斯的竞标,不可追究此事,看来还很讲公道。

禁卫军现在要尽义务来履行卖方的条件,新皇帝虽为他们所不齿,但还是要给予扶持,将他簇拥于队列的中央,四周用盾牌围绕,以密集战斗队形,通过城中静寂无人的街道。元老院奉命召集会议,不论是与佩尔蒂纳克斯来往密切的朋友,还是与尤利安努斯发生私人冲突的仇敌,为了不吃眼前亏,只有装出一副愉快的样子,共同分享革命成功的喜悦<sup>②</sup>。等到尤利安努斯带着士兵布满元老院以后,大言不惭谈到这次选举是多么的自由,本人的德行是多么的高尚,以及在尊重元老院方面要给予充分的保证。善于奉承逢迎的议会为他们自己和国家的幸福而祝贺,矢言要对他忠心不贰,并且授与帝国的全部权限<sup>③</sup>。离开元老院以后,尤利安努斯用同样的军队行列去接收宫殿。首先,让他感到极为刺目碍眼,是佩尔蒂纳克斯砍掉头颅后留下的躯体,接着是为他准备极为俭朴的御膳。他对于死者根本无动于衷,就是饮食也弃而不用,只是下令准备丰盛的宴席,自己玩骰子并观赏著名舞蹈家皮拉德斯(Pylades)的表演直到深夜。然而可以想象得到,在一旁奉承的人员散去以后,留下他在黑暗中独处,恐怖袭上心头整夜无法入睡,必然想起操之过急的愚行,品德高尚的先帝惨遭横死,何况他的权势危疑不定,毕竟皇

<sup>①</sup> 斯帕提阿努斯(Spartianus)在这段历史中,把尤利安努斯的个性和贿选最可恶的情节都加以淡化处理。

<sup>②</sup> 迪翁·卡修斯那时正担任法务官,就是尤利安努斯的政敌。

<sup>③</sup> 我们在这里发觉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新皇帝不论是用什么手段获得王位,立刻就有一大群贵族簇拥在他旁边。

位并非以功绩获得,而是花高价买来<sup>①</sup>。

他实在应该战栗难安,身处世界的宝座却发现自己没有一位朋友,甚至连支持者也没有。禁卫军也因贪婪而接受这样的皇帝,大感颜面无光。每一位公民都认为推举他当皇帝就是一场灾难,也是对罗马盛名的最大侮辱。有钱有势的贵族非常小心的掩饰情绪,用满意的笑容和恭顺的言辞,来应付皇帝虚伪做作的姿态。但是一般人民则不然,自恃人数众多而且身分低微,可以尽量发泄不满。罗马的街道和公共场合回响着一片谩骂和诅咒的声音,义愤填膺的群众当面质问尤利安努斯,拒绝接受他的施舍和赠与,大家知道自己的愤怒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只有求助驻防边疆的军团,出动维护罗马帝国被侵犯的尊严。

### 三、边疆将领同声讨伐弑君与卖国罪行(193 A. D.)

公众的不满情绪很快由中央传播到边疆。不列颠、叙利亚和伊利里亚的军队,哀悼佩尔蒂纳克斯的惨死,他们不是曾与他共事,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完成征讨的任务。接到禁卫军将帝国公然拍卖的信息,无不感到惊讶和愤慨,或许也有些妒忌,因此坚决不同意无耻之尤的买卖。这场兵变发起非常快速,获得全军一致的赞成,固然可置尤利安努斯于死地,同时也破坏国家的和平。尤其是各军的将领,像是克劳狄乌斯·阿尔比努斯(Clodius Albinus)、佩西尼乌斯·尼格尔(Pescennius Niger)和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渴望夺取皇位之心,远较替佩尔蒂纳克斯复仇更为急切。他们之间的实力大致旗鼓相当,每人统率三个军团以及大量协防军部队,虽然性格各有不同,都是能征善战的军人。

克劳狄乌斯·阿尔比努斯担任不列颠的总督,是古老共和国显赫贵族世家的后裔<sup>②</sup>,身世远较两位对手占优势。只是他的祖先算是旁支,已经衰败没落,而且迁移到遥远的行省。我们很难明了他真正的性格,据说是在哲

<sup>①</sup> 这里有两位作者的说法相互矛盾,我只有尽力调和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史实。

<sup>②</sup> 就是波斯特米亚(Posthumian)家族和切约尼亚(Cejonian)家族,前者是罗马历史上第五任的执政官。

学家严肃外表下掩藏着绝灭人性的罪恶<sup>①</sup>，但是那些指控他的人都是被收买的作家，不免要对塞维鲁顶礼有加，把失败的对手踩在脚下。阿尔比努斯的德行，至少他表现出来的作为，获得马可的信任和好感，后来其子康茂德也保持这种印象，证明他不仅世故而且圆滑。暴君并不是只宠爱没有功勋的人，有时也会在有意无意之中，奖赏那些有才干或值得受奖的将领，因为他发现拉拢这种人对他的统治还是很有用处。当然也不表示阿尔比努斯在马可的儿子统治之下，成为执行残酷暴行的大臣，或者当做共享乐的玩伴。他带着荣誉的头衔在很远的行省指挥部队，曾经接到皇帝送来的密函，里面提到有些心怀不满的将领，企图进行谋叛的行动，要他接受“凯撒”<sup>\*②</sup>的头衔和旗章。经过这样的授权以后，他就成为王位的监护人和储君。不列颠总督很明智的拒绝这种危险的荣誉，以免遭到康茂德的猜忌，何况暴君的覆亡在即，不必卷入其间导致身败名裂。就他拥有的地位而言，至少要用高尚或更讲究技巧的方式来取得权力。阿尔比努斯接获皇帝死亡的信息以后，立即集合部队，在演讲中发挥雄辩的长才，悲悼暴政下不可避免的灾祸，追述先民在共和政府所享受的安乐和光荣，并且宣称已经下定决心要恢复元老院和人民合法的权力，这番义正辞严的讲话非常符合大家的看法。不列颠军团回报以热烈的欢呼，罗马亦在暗中大加赞许。阿尔比努斯在他的地盘很安全，所指挥的军队数量不少，战力也很强，只是军纪较差一点<sup>③</sup>。所以他不在乎康茂德的威胁，对佩尔蒂纳克斯的尊敬也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现在立即公开反对尤利安努斯的篡夺行为，首都的骚动增加情感上的压力，使他的爱国心更加表露无遗。考虑到礼节体制，他拒绝了奥古斯都和皇帝的荣衔，或许他是在效法伽尔巴而已。想当年伽尔巴也是处于这种状况，还一直称自己是元老院和人民的代理人。

佩西尼乌斯·尼格尔完全靠自己努力，从寒门出身和低微地位，爬升到叙利亚总督。这个职缺获利极丰且地居要冲，使他在内战时有登上帝座的希望。他虽是优秀将领，还不是塞维鲁的对手，因此只能屈居第二把交椅。

① 斯帕提阿努斯搜集很多的资料，但是并没有加以整理，把很多的德行和恶行都混杂在一起，形成张冠李戴的现象。

\*② [译注] 尤利乌斯·凯撒的遗嘱以屋大维为继承人，使用他的名字，以后就引用“凯撒”为储君或皇帝副手的尊号，皇帝本人则使用“奥古斯都”的尊号。

③ 佩尔蒂纳克斯几年前担任不列颠总督，有次士兵哗变，但他并未处死任何一人。

塞维鲁后来反倒显示广阔的胸襟,采用败军之将很多有用的制度。尼格尔领导的政府获得军人的尊敬及民众的爱戴,严格的军纪使士兵在作战时奋不顾身,平时也能服从命令,秋毫无犯。柔弱的叙利亚人对温和与坚定的施政作风感到满意,更喜欢他带着和蔼可亲的态度,参加他们举办的丰盛宴会<sup>①</sup>。谋害佩尔蒂纳克斯的消息很快传到安条克,亚细亚人希望尼格尔能穿上紫袍登基,为先帝报仇雪耻。东部边疆的军团全都支持他,从埃塞俄比亚边境<sup>②</sup>到亚得里亚海岸,这些繁荣富裕而缺乏武备的行省,乐于听从他的指使。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外的国王,以宣誓效忠和提供协助来祝贺他当选皇帝。尼格尔心理上虽还不能适应这突如其来的运道,但是自认只有他继任,才能避免争执,不会爆发内战。这时正当他做着凯旋归去的白日梦时,完全忽略了如何去巩固胜利。他没有与拥有强大军队的西方势力展开积极谈判,达成的决议可以左右,起码也能平衡这场激烈的竞争。他也没有及时挥军回都,即刻出现在引领企望的意大利和罗马。尼格尔在安条克悠闲度日,谁知良机不再,塞维鲁果决的行动使他追悔莫及。

位于多瑙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是罗马费尽千辛万苦最后才征服的国家。这些蛮族为了保卫国家自由,一度有二十万人涌上战场,震惊年老力衰的奥古斯都,迫使慎谋能断的提比略亲掌兵符,倾全国之力出征<sup>③</sup>。潘诺尼亚人最后还是屈服在罗马的武力和统治之下,这些已归顺的人民,还有邻近尚未征服的蛮族,甚至连同那些混血的部落,或许是水土和气候之故,都是一批体型壮硕、心智迟钝的蛮汉<sup>④</sup>,有着凶狠残暴的天性,与罗马省民温顺柔和的面貌比较,他们那种刚毅坚定的特征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来。当地英勇好战的青年,给驻防在多瑙河沿岸的军团,供应源源不断的新兵,他们与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经常作

① 安条克的约翰·马拉拉(John Malala)所著的《编年史》,提到他的国人热心参加各种节日庆典,不仅崇尚迷信,而且更喜爱欢乐的生活。

② 《罗马皇帝传》里提到,埃及的底比斯国王是罗马的盟国,也是尼格尔的朋友。要不是出于作者的杜撰,这个向罗马纳贡的王朝,在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

③ 可以参阅韦勒乌斯·帕特库拉斯(Velleius Paterculus, 1世纪罗马的士兵和历史学家)对这次战争的记事,他在提比略的军队里服役。

④ 这是希罗狄安在那时所持的观点,现代的奥地利人会承认这种说法吗?

战,最佳部队的名誉可受之无愧。驻扎在潘诺尼亚的军队这时受阿非利加人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指挥,他从平民身分逐渐爬升,能够掩藏雄心大志,不会因为欢乐的诱惑、危险的恐惧和人性的弱点而改变稳健的作风和企图<sup>①</sup>。在得到佩尔蒂纳克斯被谋害的消息以后,他马上集合部队,很生动的详述禁卫军的罪恶、傲慢和懦弱,鼓励军团起兵报仇,他在最后的结论里(这段话一定极有说服力)答应给每个士兵四百英镑<sup>②</sup>。像这样充满荣誉的犒赏,比尤利安努斯用贿赂的手段购买帝国的价钱高了一倍,欢呼的军队立即以奥古斯都、佩尔蒂纳克斯和皇帝的名号尊称塞维鲁(193年4月13日)。他生性迷信,相信梦兆和占卜给他带来的运道,同时也靠着显赫的功勋,制订至当的策略所获致的成果,使他能够攀登到巅峰的地位<sup>③</sup>。

#### 四、塞维鲁进军罗马取得帝位(193 A. D.)

塞维鲁决定逐鹿中原之后,马上争取主动,发挥所据有的优势位置。潘诺尼亚的边界延伸到尤里安·阿尔卑斯山(Julian Alps),这是进入意大利的快捷方式。记得奥古斯都说过,潘诺尼亚的军团十天之内可以出现在罗马城外<sup>④</sup>。他的竞争对手和意大利隔着海洋和大陆<sup>\*⑤</sup>,所以争雄天下必须抢先下手,在让他们知道大事定局之前,他已经替佩尔蒂纳克斯报仇雪耻,处罚尤利安努斯,接受元老院和人民的宣誓,成为合法的皇帝。他在远征期间不眠不休的赶路,全副武装走在行军纵队的前头。他的作法赢得部队的信

---

① 康茂德在给阿尔比努斯的信里,指出塞维鲁就是位有野心的将领,而且塞维鲁攻讦阿尔比努斯指挥不当,想要抢去他的位子。

② 潘诺尼亚很穷,无法凑出这样一大笔钱,可能是在军营里先答应,等得胜以后到罗马再支付。至于到底每人给多少,我采用卡索邦(Casaubon)推测的数目。

③ 塞维鲁称帝的地点,希罗狄安说是在多瑙河河岸,按照斯帕提阿努斯的说法是在卡农图姆(Carnuntum),而维克托又说是萨巴里亚(Sabaria)。大卫·休谟认为以塞维鲁的出身和地位,当时要称帝的分量还不够,所以他是主将的身分向罗马进军,没有想到事态的发展能够完全如他所料。

④ 这是照韦勒乌斯·帕特库拉斯的算法,从潘诺尼亚边界到罗马只有两百哩。

\*⑤ [译注]阿尔比努斯从不列颠到罗马,要跨过海峡,横越整个法国,再翻过阿尔卑斯山,到罗马的路程约有一千三百哩;而尼格尔从叙利亚到罗马,要跨过波斯普鲁斯海峡和亚得里亚海,路程更为遥远。

任和爱戴,督促大家要勤劳,激励大家的士气,鼓起大家的希望,愿意与士兵同甘共苦,同时让大家知道未来还有更丰厚的报酬。

处境可怜的尤利安努斯原打算与叙利亚总督争夺帝座,潘诺尼亚军团势如破竹地前进,使他即将面临灭亡。边境传来警报,让他忧虑难安。他不断获得告急信息,说塞维鲁已越过阿尔卑斯山;提到意大利城市不愿阻挡塞维鲁进军,非但没有能力拒止,还要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拉文纳这个重要的城镇,没有加以抵抗就立即投降,亚得里亚舰队落在对方手中,敌军离罗马仅有两百五十哩,每一刻时光都在减少尤利安努斯短暂的皇帝生涯。

尤利安努斯尽一切努力想要免于覆亡,或者至少要能撑一段时间。他要求花钱收买的禁卫军在城内备战,环绕城郊建立防线,甚至加强宫廷的防御工事,好似那些最后的护城壕,在没有解救的希望下,还能抵御胜利的侵略者。恐惧和羞辱使禁卫军的士兵不敢抛弃连队队标\*<sup>①</sup>逃亡,他们听到潘诺尼亚的军团,由百战沙场的将领指挥,曾在冰冻的多瑙河岸很轻松的征服凶狠的蛮族<sup>②</sup>,人人无不惊慌失色,哀声叹气离开浴场和剧院这些声色场所,好进行备战的工作。兵器久不上手,早已忘却如何使用,甲冑的重量也让他们吃不消;想靠外形凶猛的野兽来吓唬北方的部队,未经调教的大象\*<sup>③</sup>却把技术欠佳的驭手摔下背来。从米塞卢姆抽调来的舰队,在海上的操练错误百出,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元老院在一边冷眼旁观,对于篡位者的焦灼和软弱,端出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sup>④</sup>。

尤利安努斯所表现的任何动作,都可看出他已六神无主,心惊胆裂。他坚决要求元老院宣布塞维鲁是国家的公敌,同时又央请潘诺尼亚的将领一同治理帝国。他派遣执政官阶层的人员出任使节与对手谈判,一面又派刺

\*<sup>①</sup> [译注] 罗马每个军团有十个支队,每一支队有三个连队,连队再分为两个百人队,军团以金鹰为标志,连队则有连队队标。士兵入营服役,要发誓用生命保护金鹰和队标,绝不遗弃,作战时的行动要听从连队队标的指挥。

<sup>②</sup> 这并非吓小孩的话,迪翁把它当一回事记录下来,可见这种状况不止发生一次。

\*<sup>③</sup> [译注] 凯撒的《阿非利加战记》记载,朱巴(Juba)国王有一百多头大象要参加作战,凯撒手下的部队听到就很惊慌,于是凯撒下令由意大利运几头大象过来,让士兵熟悉这种动物的外观和习性,好知道如何对付。

<sup>④</sup> 根据迪翁和希罗狄安的看法,不是意大利各地的戍卫部队缺乏战力和技术,而是人心涣散和斗志消沉所致。

客去谋取塞维鲁的性命。他想要灶神处女\*<sup>①</sup>和所有各级祭司\*<sup>②</sup>穿着祭祀的服装,带着罗马诸神的祭器和贡品,摆出庄严的行列迎向潘诺尼亚军团。同时,他又举行诡异的仪式和非法的活人献祭,卜问未来的凶吉和祈求神明赐福改运。

塞维鲁既不在乎尤利安努斯的武力也不畏惧他的法术,唯一的危险是行刺的阴谋,于是选了六百个忠诚的卫士,行军的全程,日夜甲不离身在四周严密防护。他领军长驱直入,部队快速挺进,毫无困难的通过亚平宁山的隘口,把派来阻挡的军队和使节纳入麾下,然后在距罗马七十哩的因特朗尼亚(Interamnia)稍作停留。塞维鲁胜券在握,但是禁卫军处于困兽之境,难免引起流血冲突,所以不愿动武登上皇位<sup>③</sup>,这种用心值得赞誉。他派到首都的使者向禁卫军提出保证,只要交出一无是处的皇帝和谋弑佩尔蒂纳克斯的罪犯,接受胜利者公正的审判,他就不会将此一悲痛事件视为团体行为。禁卫军的反抗出于情绪的固执,他们毫无忠诚可言,欣然接受简单的条件,抓住大部分凶手,通知元老院不再为保护尤利安努斯而战。执政官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塞维鲁为合法的皇帝,敕令封佩尔蒂纳克斯为神祇以为荣耀,宣布尤利安努斯的退位并判处死刑。尤利安努斯被私下带到宫殿的浴场,像一般罪犯斩首(193年6月2日),离他花费巨款买到帝位,到岌岌可危的政权垮台为止,不过六十六天而已。塞维鲁在极短期间内,率领大军从多瑙河地区远征到台伯河畔,似乎难以令人置信,但是可以证明帝国的状况:农业和贸易能够充分供应军用粮食;道路的状况良好;军团有严格的训练;行省明哲保身的退避态度<sup>④</sup>。

\*<sup>①</sup> [译注] 灶神是罗马最古老的女神,也是家庭的守护神,公开的祭祀仪式由六位灶神处女负责。灶神处女选自六到八岁的女孩,誓言保持贞洁,而且贞洁有关国运,极受重视,侍奉的时间以三十年为限。

\*<sup>②</sup> [译注] 罗马的祭司有大祭司、占卜官、十五人祭司团、七人祭司团、阿尔瓦莱斯(Arvales)兄弟团、蒂蒂(Titii)祭司团和外交礼仪团等职称和组织。

<sup>③</sup> 维克托和优特罗皮乌斯(Eutropius, 4世纪末罗马历史学家)曾提到,在米尔维亚(Milvian)的摩尔桥(Ponte Molle)附近发生一次战斗,当时的作家并没记载。

<sup>④</sup> 佩尔蒂纳克斯在3月28日被弑,塞维鲁最可能是4月13日称帝,在这六十六天里面,先要扣除十六天。我们认为他在登基以后,最少要花十天准备,才能使大军开始运动,剩下只有四十天可以作急行军之用。经过计算从维也纳附近到罗马有八百哩,假若塞维鲁的军队每天行军二十哩,中间就无法暂停或休息。

塞维鲁首先要处理佩尔蒂纳克斯身后事宜。他采取两种措施,一个是基于策略而替他报仇,其次就是根据礼法尊以荣名。他对禁卫军下达指示,新帝在没有进入罗马之前,他们不准携带武器,要穿着典礼的制服,就像平时随护君王那样,在罗马附近的大平原上等候他的驾临。这批傲慢的部队既后悔又害怕,当前的情势逼得他们只有服从。一支精选的伊利里亚军队将长矛平举起来团团围住,禁卫军已经无路可逃也没有能力抵抗,在惊怖的笼罩下静待命运的安排。塞维鲁登上临时法庭,严厉斥责禁卫军的不忠和怯懦,以谋叛和背信解除官兵的军职,剥夺华丽的勋标服饰,发配到离首都一百哩的地方,不从则处死。在这段处理期间,另外派部队去收缴遗留的武器,占领位于罗马的营房,以免发生负隅之斗。

佩尔蒂纳克斯的葬礼以及被尊为神明的祭祀,极为庄严而隆重<sup>①</sup>,元老院用哀痛的心情为爱民如子的皇帝举行最后的仪式,以极为敬重的典礼来表达怀念的深思。继任的君主所呈显的关怀并非绝对的真诚,他虽推崇佩尔蒂纳克斯的德行,只限于细枝末节而未能及于勤政爱民的抱负。塞维鲁以极为动人的语气在葬礼上致辞,表面上看来很哀伤,内心却感到非常满足。他用虔诚的追思,使群众认为只有他够资格接替先帝的位置,然而他深有所感,是武力而不是典范使他拿到帝国。他在三十天之后离开罗马,不容许自己因轻易获胜心满意足,准备要应付更难缠的对手。

## 五、塞维鲁击败敌手统一天下(193 A.D. - 197 A.D.)

塞维鲁的才华和运道极其出众,使得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拿他与第一位最伟大的凯撒相提并论,但是这种对比让人感到汗颜。凯撒拥有豪迈的心灵、宽厚的仁慈和天赋的异禀,能够调和爱好享乐、渴求知识和开创伟业于一身<sup>②</sup>,在塞维鲁的个性中,难道我们也能找到这些特质?唯独有一件事可以相互媲美,那就是他们都以迅速的行动获致内战的胜利。塞维鲁

<sup>①</sup> 迪翁是元老院的议员,协助筹备这次大典,所以在传记里做了非常生动的描述。

<sup>②</sup> 卢坎(1世纪罗马叙事史诗诗人)的意图并不是要吹捧凯撒,但是确实把他视为心目中的英雄。在长诗《法萨利亚》(Pharsalia)第十卷,叙述凯撒在同一段时间内,可以与克莉奥帕特拉谈情说爱,抵抗埃及大军的围攻,又能和当地的哲人讨论问题。实在说,这是最高明的赞颂之辞。



以不到四年的时间<sup>①</sup>，征服了富庶的东方和骁勇的西方，击败两个既有名声又有才能的敌手，歼灭许多在武器和训练方面势均力敌的部队。凡是那个时代的罗马将领，都通晓筑城的技术和用兵的原则，塞维鲁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在运用上不仅匠心独到而且别具慧眼，所以比起他的两位对手更是占尽优势。我不再详细叙述这些军事行动，对抗尼格尔和阿尔比努斯的两场内战，整个过程和结局几乎相同。我把影响到征服者性格的发展和帝国的形势所呈现的特别情况，整理出我个人的看法。

谎言欺诈和虚伪作假运用在公共事务上，虽然会损害到自己的尊严和信用，但不像在私人交往时，被视为无耻和堕落的行为。所以会产生这些举动，是因为缺乏道德勇气使然，至于为政之道也会如此，那是追寻权力过程中所衍生的缺陷，即使最有才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只凭着个人的力量，征服数百万的追随者和敌人，基于政策的名义，这个世界允许骗术诡计和伪装掩饰大行其道。然而塞维鲁所运用的策略，却不能以维系国家特权作理由来辩护。他为了出卖你而事先给予承诺，为了毁灭你而事先多方奉承，虽然有时也会受到誓词和条款的制约，利害关系远比良知良能更为重要，必要时不受任何责任义务的束缚。

设若他那两位竞争者因为共同的危险而能相互合作，毫不迟疑地向前挺进，塞维鲁可能会在他们的协力下溃散。如果他们只是基于各自的着眼，用所属部队向他发起攻击，内战也会拖很久，成败也未可知。然而他们却在敌人高明的战略和武力下，受骗于和缓的宣言而感到安心，终致在迅速的行动中被各个击灭，轻易成为战争的牺牲者。塞维鲁害怕尼格尔的声誉和实力，所以先向他进军。塞维鲁拒绝发布含有敌意的宣告，根本不提对手的名字，只是向元老院和人民表示，他意图整饬东方各行省。他在私下称尼格尔是他的老朋友和指定继承人<sup>②</sup>，表现极为亲切，并且大力赞扬他要替佩尔蒂纳克斯报仇的义举，认为惩罚卑鄙的篡位者是每位罗马将领应尽的责任。同时他也让尼格尔了解，拥兵自重抗拒元老院承认合法的皇帝，本身就是罪行。尼格尔的儿子和其他总督的儿女，都被他拘

<sup>①</sup> 从193年4月13日塞维鲁登基那天算起，到阿尔比努斯死于197年2月19日为止，前后不到四年。

<sup>②</sup> 他打算指定尼格尔和阿尔比努斯做继承人，是他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因为他对这两位既不尊重也不关心，完全是一种伪善的行为，这种批评终其一生都没有停止。

留在罗马当做人质,当做父亲忠诚的保证<sup>①</sup>。只要尼格尔的实力仍旧令人敬畏,他便会将尼格尔的儿女视同自己的子弟一样,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照顾。但他们不久也随着父亲的覆亡,在公众同情的眼光下,先是被放逐,后来被处死。

正当塞维鲁全力投入东方的战争的时候,极为忧虑不列颠总督会越过大海和阿尔卑斯山,进而据有后防空虚的帝国,挟着元老院的权力和西方的军队,阻止他班师回朝。阿尔比努斯的举措暧昧不清,并未僭用帝王的头衔,留下谈判的余地。接着,他很快就忘记所宣示的爱国言论,对帝座起了觊觎之心,接受凯撒这个危险的封号,作为他在生死攸关时刻保持中立的报酬。等到第一次竞争的胜败已经揭晓,塞维鲁对要毁灭的人还是保持很恭敬的态度,甚至在通知他已战胜尼格尔的信函中,还称呼阿尔比努斯是亲密的兄弟和治理帝国的伙伴。他的妻子朱丽亚(Julia)和儿女也致上诚挚的敬意,特别请求阿尔比努斯忠于他们的共同利益,要保有军队来维持共和国的权力。送信的使者奉命要以尊敬为借口,请求给予私下的接见,好趁机拔出短剑取他的性命。这件阴谋被发现,误听人言的阿尔比努斯,最后还是渡过海峡来到大陆,准备和他的对手进行力有不逮的竞争。这时塞维鲁指挥一支身经百战的常胜军向他迎头痛击。

东方最重要的征战对塞维鲁而言不过举手之劳,只发生两次接战,一次在赫勒斯滂附近,另一次在西里西亚狭窄的隘道,就决定叙利亚对手的命运,欧洲的部队对柔弱的亚细亚人一直保有经常的优势。情势的发展在西方略有不同,里昂之役有十五万罗马人参加战斗,对阿尔比努斯之战可谓存亡在此一举。不列颠军队的骁勇善战与伊利里亚军团的严格训练,正好形成一场猛烈而且胜败难料的抗争。在很短一段期间内,塞维鲁的一世英名像是付诸东流,幸而善战的皇帝收容残破的部队,领导他们打一场决定性的胜仗<sup>②</sup>,就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结束战争。

近代欧洲内战之所以名声响亮,不仅是竞争派系之间有深仇大恨,而且这种斗争更是顽强固执,绝不退让。他们通常揭橥宗教、自由和忠诚的理

<sup>①</sup> 康茂德首先采行这种作法,塞维鲁证明很管用。他在罗马时发现,对手的主要支持者的子女都在罗马,他可以利用小孩恐吓或利诱他们的父母。

<sup>②</sup> 这次会战的地点是特雷武(Trevoux)平原,离开里昂有三到四里格(译按:league,每一里格约等于三哩)。

念,或者至少要能以此为借口。领导人物是有独立产业和世袭势力的贵族,部队作战就像人们吵架那样要争出一个结果,何况好战精神和党派热情强烈充斥着整个社会;失败的领袖很快又会有新来的拥护者,渴望为同样的理念洒下他们的鲜血。罗马人在共和国覆亡以后,只是为了选择和追随主子而战斗。那些争天下的候选人拿自己的名望当招牌,加入的人员中少数是因为真心敬爱,还有一些是感到害怕,人数最多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根本没有人基于抱负和理念。军团无法感受到党派的热情,在大量赏赐的诱惑之下参加内战,接着就是更多的承诺。首领在失败以后,无法兑现所开出的价码,他的追随者用钱买来的忠诚也跟着瓦解,同时也要顾虑到自己的安全,找一个无关痛痒的理由赶快逃走\*<sup>①</sup>。对于行省而言,无论是受到谁的压榨或统治,完全一样毫无差别。省民只顾眼前,听命于那鞭策的权力,要是当权者屈服于更大势力之下,他们就赶紧乞求新来的征服者大发慈悲。征服者已欠下部属庞大的债务,不得不牺牲那些有罪的城邦,来满足士兵的贪婪。在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几乎没有防备森严的市镇能够阻止溃散部队的骚扰。要是没有政府权力的支持,无论是任何人、任何家族或阶级,对一个没落团体的主张都不可能再有兴趣。

在尼格尔和塞维鲁的火并过程中,只有一个城市例外,确实值得赞扬。拜占廷是欧洲进入亚洲的主要通道,配置强大的城防部队,一支有五百艘船只的舰队在港口<sup>②</sup>。塞维鲁发起猛烈的攻击,受制于精心的防卫,计划无法得逞。他派部将留下来围困拜占廷,克服赫勒斯滂这个防卫较弱的通道,把退缩在城里的敌军置之不理,率领部队前进寻求敌军主力决战。攻击拜占廷的兵力逐渐增加,到后来整个帝国的海军力量全部投入战场,但是拜占廷怀念故主尼格尔,仍能保持忠诚的信心,支持围城达三年之久。公民和军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敌忾同仇的决心并肩作战,尼格尔的主要部属知道赦免无望,也不屑向敌人屈服,全部来到最后的庇护所。此地城池坚固享有无法攻陷的美誉,一个著名的工程师在这个古城,把毕生所知的技艺全

\*<sup>①</sup> [译注] 这种情况在共和国时期并不常见,执政官领军出战,战败时就随之牺牲不会苟且偷生。等到内战开始,主将战败常弃军逃走,最有名的一次是庞培在法萨卢斯会战,未等会战结束,看大势不好拔腿先逃。还有就是安东尼在阿克兴海战,因为克莉奥帕特拉怯战退走,以致功败垂成。

<sup>②</sup> 据推测大多数是小型长龙,还有一些双层桨船以及少数三层桨船。

部发挥得淋漓尽致<sup>①</sup>。拜占廷最后因饥馑而投降,官吏和士兵都被刀剑斩杀,城墙被摧毁推平,所有的权利被剥夺。这个注定要成为东方首都的城市,现在完全像一个普通村落,臣属于佩林里乌斯(Perinthus)羞辱统治之下。历史学家迪翁赞美拜占廷的繁荣富裕,后来也感叹它的荒凉没落,不免要谴责塞维鲁的报复行动,使罗马人民丧失对抗本都和小亚细亚蛮族的坚强城堡<sup>②</sup>。此一观点要到后代才能证实,那时哥特人舰队满布黑海,通过毫不设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的腹地。

尼格尔和阿尔比努斯逃离战场被逮捕后处死,遭遇的命运不会令人惊讶和同情。拿着生命来作为赢取帝国的赌注,就会有这种下场。塞维鲁也没有傲慢自大到能让敌手以平民的身分活下去。他记仇的个性受到贪婪心理的刺激,沉溺于毫无谅解余地的报复之中。大多数省民对于这个幸运的候选人并无嫌恶之情,只是处于正好当地总督治下,不得不服从行省的命令,结果也受到失败者一样的命运,不是被处死就是遭到放逐,特别是财产也全被没收。很多东方城市被剥夺自古以来的荣誉,被迫奉献塞维鲁财库的金额,是尼格尔统治下所缴总数的四倍。

直到战争的最后决定时刻,因为整个大局未定,表面上要对元老院保持尊敬,让塞维鲁的残暴多少还受到一点约束。不久之后随着阿尔比努斯的头颅落地,在一封充满威胁的信件中,他通告所有的罗马人,对于不幸对手的支持者,采取绝不宽恕的态度。他一直疑惧自己没有受到元老院的爱戴,因而感到非常愤怒。虽然新近发现一些通敌的信函,他还是把宿怨隐藏在心头,三十五名议员被控支持阿尔比努斯叛党,他毫不追究的加以赦免,从这个行动看来,像是完全忘记和原谅他们所犯的罪行。接着就在这个时候,他将四十一名议员<sup>③</sup>,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和部从<sup>\*④</sup>全部处死。西班牙和高卢一些高贵门第的省民,全都牵涉在里面而被一网打尽。这些事情的始

① 这位工程师叫普里斯库斯(Priscus),技术高明所以没有被杀,转为征服者服务。

② 虽然斯帕提阿努斯和一些现代希腊学者,根据迪翁和希罗狄安的说法,言之凿凿,但是我们确认拜占廷被毁,是在塞维鲁死后很多年的事。

③ 迪翁告诉我们只有二十九人,但是《罗马皇帝传》里列出四十一个人的姓名,其中有六个人都叫佩西尼乌斯(Pescennius)。

\*④ [译注] 庇主(patronus)是最初建立殖民区的领导人,受其保护的人民,或曾接受恩惠的部落,称之为部从(client)。庇主有世袭的地位,可传之子孙。在罗马世界里,庇主和部从是极重要的社会关系。

末和姓名在历史上都有记载,塞维鲁认为,只有靠着严刑峻法,才是唯一可行的措施,确保人民的和平与皇权的稳定。而且他不胜惋惜地提到,要推行仁政,必先施重典。

## 六、塞维鲁的新政及对后世的影响(197 A. D.)

专制君主的真正利益在于符合国家整体的利益,要把臣民的数量、财产、秩序和安全视为最重要的基础,这样才能凸显君主真正伟大之处。再无所作为的帝王,谨慎也可以补才能之不足,还是能够制订出相同的行为准则。塞维鲁把罗马帝国视为他的资财,到手以后刻意培植和改良如此珍贵的产业,制订有益的法律,刚直坚定的执行,不久以后就矫正自马可逝世以来,政府各部门的滥权恶习。在依法行政的程序中,皇帝的判决以详察、明理和正直为特色,即使有时会偏离公平的严格分际,通常是为了帮助穷苦和受压迫的人员。他这样的作法与其说是基于人道的情感作用,还不如说是专制的自然趋向,使得权贵和豪门收敛骄纵的气焰,将所有的臣民降到绝对隶属的同一标准。他兴建公共纪念物和壮观的剧场完全不惜工本,而且经常发放大量粮食和谷物,是获得罗马人民爱戴的有效手段<sup>①</sup>。内讧的灾害已经清除干净,行省再度感受到和平繁荣的宁静,许多城市在塞维鲁的慷慨设施下恢复生机,拥有头衔由他创立的殖民区,用兴建公共纪念物来表示感激和幸福<sup>②</sup>。罗马的军威因皇帝崇尚武德和战无不胜而恢复原有的名声<sup>③</sup>,他大可以夸耀自己的成就,即位于帝国蒙受内忧外患的危亡时刻,后来却建立一个深远而光荣的全面和平。

虽然内战的创伤好像已经完全痊愈,专制政体的关键所在仍藏匿着致命的毒药。塞维鲁文武兼备,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即使首任凯撒的英武或

<sup>①</sup> 塞维鲁举办的各种竞技和比赛的节目非常壮观,他建的粮仓可以储存七年的谷物,同时每天发放两千五百夸特(两万蒲式耳)粮食给民众。

<sup>②</sup> 可以参阅施潘海姆有关古代勋章的论文,还有就是碑铭,以及学识渊博的旅行家像是斯蓬(Spon)、惠勒(Wheeler)、肖(Shaw)和波科克(Pocock)等人。他们在阿非利加、希腊和亚细亚见到塞维鲁的公共纪念物,比其他罗马皇帝要多得多。

<sup>③</sup> 他率领常胜军到帕提亚的首府塞琉西亚(Seleucia)以及泰西封(Ctesiphon),我应该在适当的位置叙述一下这些战争。

奥古斯都的智谋,还是无法控制武功辉煌的军团那种骄纵傲慢的气焰。塞维鲁基于感激的心情、政策的错误和表面的需要,终于放松对军纪的严格要求。虚荣的士兵讲究戴金戒指作为装饰,获准携带家眷无所事事的住在军营之中,助长了懒散成性的风气。皇帝给他们超过前例的加薪,以至于养成动辄需索的习性,担任危险的任务或公开的庆典,均要求额外的赏赐。军队因胜利而得意忘形,因奢华而萎靡衰弱,也因为要担任危险的工作而享受特权,过着高于人民一般水准的生活<sup>①</sup>;长此以往,便无法忍受军务的辛劳,不愿接受国法的约束,更不耐烦成为守本分的部属。各级军官要用极度挥霍和无限奢侈,来维持阶级的优越。现在还保存着塞维鲁的一封信,对于军队表现出放纵和失职的情况有很大的感慨,信中告诫他的一个将领,从要求军团主将自身开始进行必要的改革。如同他所说,军官要是失去士兵的尊敬,就会得不到他们的服从。皇帝如果肯正本清源的探索始末,就会发现普遍腐化的主要原因,虽然不能说是最高统帅缺乏身教言教,帝王之尊的恶意放纵却难辞其咎。

禁卫军谋害皇帝出卖帝国,以叛国罪名得到惩处,这种军勤制度虽然危险但却必要,塞维鲁很快用新的模式加以恢复,而且将人数增加四倍。这支部队以往都在意大利征召,由于邻近行省逐渐感染罗马柔弱娇贵的习气,募兵范围延伸到马其顿、诺里库姆和西班牙。原来那些优雅的部队,只适合华丽的宫廷,无法用来作战。塞维鲁以新血接替,规定所有边疆的军团,挑选最为健壮、勇敢和忠诚的士兵,到禁卫军来服役,当做一种荣誉和奖励。此种新制度实施后,意大利青年不再热中于练习武艺,首都出现大批奇装异俗的蛮族而使人惊骇不已。塞维鲁却深表自满,军团势必将这批经过挑选的禁卫军,看成维护军中秩序的代理人,以现有五万人的兵力,在兵器和配备方面均优于任何武装力量,可以立即开入战场,从此粉碎一切叛变的希望,使他能够保有帝国并传之子孙。

指挥这支受宠而强大的部队,不久就变成帝国的最高官职。禁卫军统领在最初只是卫队的队长,现在不仅亲率大军,还握有财政和司法的大权。

<sup>①</sup> 尤维纳利斯(Juvenal,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1世纪罗马的讽刺诗人)在他的第十六首讽刺诗里,对士兵的跋扈和特权有很生动的描述。这首诗并非他的作品,从诗的风格和内容看来,好像是要我们相信,作于塞维鲁或他的儿子所统治的时代。

在各行政部门,他代表皇帝本人和行使皇帝的权力,这样一来,使得政府堕落成为军事独裁政治。普劳提阿努斯(Plautianus)是塞维鲁所宠信的大臣,成为第一任享有并滥用大权的禁卫军统领,拱卫中枢的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到他的女儿和皇帝的长子结婚,看来可以长保荣华富贵,谁知却成为覆亡的原因<sup>①</sup>。宫廷之间相互倾轧,激起普劳提阿努斯的野心,也使他产生恐惧。皇帝感受到革命的威胁,即使仍然喜爱如前,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将他处死<sup>②</sup>。待普劳提阿努斯垮台后,名声显赫的帕皮尼安(Papinian)是一位优秀的法学家,奉派执行禁卫军统领繁重的职务。

历代皇帝对于元老院不论是真诚尊敬,还是表面应付,都能细心呵护奥古斯都建立的文官体制,彰显君王的德行和睿智。塞维鲁即位以后,由于他年轻时在军营中即接受绝对服从的训练,壮年又花费在军事指挥的专制独裁上,因此他那刚愎而倔强的个性,不可能发现或者承认,在皇帝和军队之间保持一个中介力量;须知元老院即使是拿来摆样子,还是有很大的好处。对一个憎恨掌权君王,却又在他不悦时表现出惊惶战栗的议会,塞维鲁不屑向议员声言自己是公仆。他摆出君主和征服者的姿态下命令,毫不避讳公开运用全部立法权和行政权。

制服元老院可谓轻而易举而且并不光彩。要知道握有国家军事和财政大权的最高长官,一言一行都受到万民的注视和关怀。元老院既不是由人民中选出,没有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武力,更不能激起公众爱戴的情绪,只是把逐渐消失的权势,完全寄望于自古以来的舆论基础上,但是这种基础不仅脆弱而且有随时倒塌的可能。共和国成效良好的理论在不知不觉中消失,转而让位给顺乎自然而又货真价实的君主政体。就像罗马的自由和荣誉相继传到行省那样,不论是否有意和所得的成果如何,共和国历久不变的传统也逐渐产生变化。安东尼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在一边说风凉话,虽然罗马的君主忌讳使用国王的称号,却握有帝王的全权。塞维鲁在位的时候,元老院充满来自东方的奴隶,他们受过教育且辩才

<sup>①</sup> 他滥用权力最令人发指的事,就是阉割一百多位罗马自由奴,有些已经结婚甚至做了父亲。他这样做仅为了在他的女儿嫁给年轻国王的时候,就像东方的皇后那样尊贵,有一群太监伴随在身边。

<sup>②</sup> 迪翁和希罗狄安都提到,这件事连亚历山大里亚的文法教师都很清楚,知道普劳提阿努斯是罪有应得,只是罗马元老院完全不敢置喙。

无碍,用奴化理论来解释个人的谄媚和奉承是正当行为。这些新来的特权拥护者,当他们灌输绝对服从的责任,详述过度自由将引起无可避免的灾难的时候,宫廷乐意倾听而人民只有忍耐。法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致同意这些论点,帝国的权力并非由推派的委员会掌握,乃基于元老院在最后会顺从而得以维持。皇帝不受民法约束,对臣民的生命和财产有生杀予夺大权,处理帝国如同私人遗产<sup>①</sup>。知名的民法学家,像帕皮尼安、保卢斯和乌尔比安(Ulpian),在塞维鲁家族当政时全都飞黄腾达,罗马的法律体系和君主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可说已到达极为成熟而完美的地步。

塞维鲁在位期间,人们享受强势治理下的和平与光荣,也就原谅因他而引起的残酷和暴虐。但是后代子孙身受恶法和特例所产生的变局,无不斥责他是罗马帝国衰亡的罪魁祸首。

---

<sup>①</sup> 迪翁·卡修斯这个论点可说是一针见血,法学家费尽心力编成《罗马法典》,从另一面来看,都是为了维护在位者的特权。



## 第六章

塞维鲁病逝 卡拉卡拉的暴政 马克里努斯篡位  
埃拉伽巴卢斯的愚行 亚历山大·塞维鲁的美德  
军队纵兵殃民 罗马帝国的财政和税务(208 A. D. -  
235 A. D.)

### 一、塞维鲁的帝位传承与崩逝(208 A. D. - 211 A. D.)

人之能臻于伟大境界，务必心存积极进取的精神，运用天赋能力克服艰难险阻；即使获得帝王的宝座，并不一定能永远满足个人的抱负。塞维鲁承认自身的感受，并且深以为憾。他凭借功勋和机运，能从无籍籍名而身居九五之尊，最后还自谦于“历尽世事沧桑之人，毫无功成名就之心”。他所烦恼的事并非创业而是守成，年纪和病痛的折磨，使他满足于既有的权力，不再追求更大成就。因而他已不寄望于自己未来的雄心壮志，唯一的希求是发挥父爱的仁慈之心，渴望家族和睦兴旺，永保盛名。

塞维鲁就像大多数的阿非利加人一样，非常喜爱研究巫术和占卜，能够详尽解说各种梦境和预兆，而且精通星象和子平之学。除了当前因科学昌明影响力已经减低外，几乎在过去每个时代，这些命理都能发挥支配人类心灵的作用。当他任职里昂尼斯高卢(Lionnese Gaul)总督时不幸丧偶，续弦要挑能够给他带来好运的女子。等他知道叙利亚的埃米萨(Emesa)有个年轻淑女，生下来就有“金枝玉叶”之命，赶紧前往求婚

得以结成连理<sup>①</sup>。朱丽亚·多姆娜(Julia Domna)确实如星象推断般贵不可言,天生丽质不因年华老去稍减魅力,何况还有丰富的想像力、坚定的意志力和正确的判断力,这种才华在妇女中有如凤毛麟角。她具有和善乐观的气质,对于丈夫阴沉猜忌的性格,倒是没有发挥多大的影响力。等到儿子登基后,她亲自处理帝国重大事务,用审慎的态度支持皇帝行使权力,采温和手段来规劝他那狂放的奢华生活。朱丽亚致力于文学和哲学,且颇有成就,带来相当大的名望,同时也是各种艺术的赞助人,成为当代才智之士的朋友。文人雅客满怀感激赞赏不绝,无不称誉她的懿德洁行;但是如我们相信历史记载的绯闻,朱丽亚皇后的贞节不无非议。

她在这场婚姻里有了卡拉卡拉(Caracalla)<sup>②</sup>和格塔(Geta)两个帝国的继承人。他们自负而虚荣,以为运道可以取代功绩和勤奋,表现出坐享其成的懒散态度,使得他们的父皇和罗马世界都大失所望。这两兄弟自小产生积不兼容的反感,从来没有在德行和才能方面相互勉励,随着岁月使双方的厌恶加深。原本像孩童般的争吵,因为佞臣在旁煽动,以至于愈加激烈。在两边主子希望和恐惧的鼓动下,最后竟将剧院、赛车和宫廷分为两派,私下明争暗斗不已。行事审慎的皇帝用尽各种劝说和权谋,想要化解日渐增长的仇恨。他深知这种尖锐对立使得他一切的打算,全部蒙上不祥的阴影,而且会使费尽辛劳、流尽鲜血、耗尽钱财以及伤亡无数士兵,所打下的大好江山,毁于儿辈的手中。他对两人同样喜爱,毫不袒护,都授与奥古斯都的位阶和安东尼的尊

<sup>①</sup> 蒂尔蒙特(Tillmont, Louis Sebastien le Nain de, 1637 A. D. - 1698 A. D., 法国教会历史学家)认为塞维鲁和朱丽亚在公元 186 年的婚事,是经由福斯蒂娜皇后的介绍,后来从迪翁的著作中知道福斯蒂娜死于公元 175 年,所以感到狼狈不堪。这位博学的史料编纂家可能忘记了,因为迪翁说的是塞维鲁作梦有这么一回事,并不是事实,而且一个梦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译按:为了使婚姻合法,蒂尔蒙特是否想到他们的婚礼应该在罗马的维纳斯神庙举行?)

<sup>②</sup> 巴西努斯(Bassianus)是他的第一名字(praenomen, 译按:也就是本名,早期罗马人的本名只有二十个,其中最普通的有十个,所以产生很多的重复,很容易张冠李戴),这是取自他外祖父的名字。他即位以后就僭用安东尼的称号,当时的法学家和历史学家都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等他死后,大家因为讨厌他,所以给他取了绰号,像是塔伦图斯(Tarantus)和卡拉卡拉,前面那个名字是来自一个很有名气的角斗士,第二个名字的意思是高卢的长袍,他推广这种服装让罗马人民穿着。

号,使得罗马世界第一次同时出现三个皇帝<sup>①</sup>,纵然态度是如此的公正,只会激起更多的竞争。生性凶狠的卡拉卡拉保有长子继承权的优势,性格温和的格塔赢得人民和军队的爱戴。失望的父亲痛苦万分,塞维鲁预言会出现兄弟阋墙、弱肉强食、煮豆燃萁的后果,胜利者也会因所犯的恶行而遭到报应。

在这种环境之下,传来不列颠的战事和北方蛮族入侵行省的消息(208 A. D.),塞维鲁听到甚为高兴。他的儿子沉溺于奢华的生活,心灵受到腐化,整日争斗不休,现在可以让他们有借口离开罗马,趁着年轻多加锻炼,俾能习惯战争和政事的劳苦。虽然他老迈年高(年过六十)且患有痛风,必须用担架抬着行进,还是在儿子和整个朝廷的陪伴下,率领兵强马壮的大军深入遥远的离岛,越过哈德良和安东尼所建的两道边墙,进入敌人的国度,按计划征服不列颠,完成帝国长久以来所期盼之伟业。部队贯穿岛屿直达北端,未曾遭遇敌军,但是喀里多尼亚人全部埋伏起来,藏匿在罗马大军的后方和侧翼。据说天候的酷寒,以及越过苏格兰的山冈和沼泽实施艰苦冬季行军,使罗马损失五万人马。喀里多尼亚人抵抗到最后,还是屈服在猛烈而持续的攻击之下,为了求得和平宁愿缴出部分武器,割让一大块领土。蛮族表面归顺,只是为了免于当前的恐惧,等到罗马军团撤离,他们又满怀敌意恢复独立。这种反复无常、毁约背信的行为,使得塞维鲁大为震怒,重新派遣大军进入喀里多尼亚,下达充满血腥的命令,不是降服而是绝灭当地的土著。所幸傲慢自大的敌人塞维鲁不久驾崩,土著才免于灭族之祸。

喀里多尼亚战争没有出现决定性的事件,也没有产生关键性的结果,并不值得我们重视。据说塞维鲁的入侵行动,很有可能与不列颠历史和传说里的光辉时代连结起来。芬戈尔(Fingal)的名声连同那些英雄豪杰和吟游诗人,他们口口相传的诗句经由印刷出版,重新在我们的语文中复活。提到他面临紧要关头,领导喀里多尼亚人避开塞维鲁的锐锋,在卡戎河(Carun)的两岸赢得重大胜利,世界霸主的儿子卡拉库尔(Caracul)曳兵弃甲而逃。像这样的说法还是像一团迷雾,外表上笼罩着苏格兰高原的传统,就是现

<sup>①</sup> 蒂尔蒙特很独断的认为,卡拉卡拉在198年先得到奥古斯都的尊号,到了208年才与格塔同时即位成为皇帝。

代的评论家进行最深入的探索<sup>①</sup>,也无法完全澄清难以理解的传闻。设若我们用平和的心情沉醉于欢愉的想象之中,芬戈尔的平生和奥西恩的诗歌,就双方的形势立场和生活习俗而论,在这两个相互对抗的民族形成明显的对照,使达观的心灵得到了愉悦。要是我们拿塞维鲁的无情报复与芬戈尔的慷慨仁慈相比较,拿卡拉卡拉的怯懦残暴与奥西恩的勇敢高雅相比较,拿基于利益和恐惧心理服务于帝国旗帜之下的雇佣军头,与受到莫尔文(Morven)国王<sup>②</sup>感召而披甲上阵的自由武士相比较。总而言之,要是我们想到未受教化的喀里多尼亚人,全身散发着自然的温暖德行,堕落的罗马人沾染着铜臭和奴性的卑贱恶习,这样对比之下,接受教化的人民又有哪些优势可言。

塞维鲁年老体衰,久病难起,激起卡拉卡拉的狼子野心和阴毒邪念,他急于登基称帝,不愿将帝国分而治之。身为继承人曾经不只一次想要缩短他父亲余日不多的残年,尽力在军中煽起叛变而未能成功。这位老皇帝经常批判马可过于宽厚,设若断然采行公正措施,就可使罗马人免于孽子的暴虐统治。现在他所处的情况如出一辙,体验到法官的铁面无私,很容易在父爱的亲情下冰消瓦解。他何尝没有深思熟虑,也曾疾言厉色的加以威胁,明知逆儿不孝但是无法下手处置,最后只有法外施恩,岂不知他就是做尽坏事,对帝国也不会造成更大的祸害。他的心神不宁使得病体更为痛苦,求死不得而烦躁难安,最后总算能够得到解脱。塞维鲁驾崩于约克,享年六十五岁(211年2月4日),光荣而且卓然有成的统治帝国十八年之久。临终之际,他劝告两个儿子要同心协力,要求军队拥护这对兄弟。两位任性妄为的年轻人根本听不进老父的逆耳忠言,也丝毫不受感动。领受遗命的部队,没有忘记忠诚的誓言和先帝的权威,他们拒绝卡拉卡拉提出长子继承权的请求,宣布两兄弟同时为罗马皇帝。新即位的皇帝不久得到不列颠的和平,离

<sup>①</sup> 古代不列颠的《奥西恩之歌》所提到的卡拉库尔,就是罗马历史里的卡拉卡拉,麦克弗森(Macpherson, John, 1710 A. D. - 1765 A. D., 英国学者和历史学家)和惠特克(Whitaker, John, 1735 A. D. - 1808 A. D., 英国历史学家)对这点都有意见。在喀里多尼亚战争之时,大家知道塞维鲁的儿子被称为安东尼。要是苏格兰高地的吟游诗人用到他的绰号,这点看起来很奇怪。事实上是要等这个皇帝死后,罗马人才用卡拉卡拉这个名字叫他,那也是四年以后的事,而且古代历史学家很少用这名字。

\*<sup>②</sup> [译注]英国古诗谣《奥西恩之歌》里传奇式的国王,完全是神话人物。

开喀里多尼亚回到首都,以封神的荣耀为父王举行盛大的葬礼,被兴高采烈的元老院、人民和行省承认是合法的君主。兄长的位阶似乎是较为尊贵,共同以平等独立的权力治理国家。

## 二、卡拉卡拉与格塔的阅墙之争(211 A. D. - 213 A. D.)

像这样一个权力无法集中而形成分裂的政府,即使兄弟之间手足情深,也会成为不和的根本因素。更何况双方对立势同寇仇,无法达成共识,那就绝不可能长久维持共治并存的局面。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只有一个在位,另一个必须下台,于是双方都在用尽心机算计对手,保持高度的警觉护卫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免受到刀剑的攻击或毒药的谋害。他们从高卢回到意大利,一路行进极为快速,两人既不同桌用餐,也不共处一室,这种兄弟阅墙的恶形怪状,全让行省民众看在眼里。等到返回罗马以后,立即将范围广阔的皇宫区隔开<sup>①</sup>,两个生活区域之间断绝来往,所有的门户和通道加强戒备,卫兵的站岗和换班,就像处于围城之中,控管得非常严密。两位皇帝只在万分悲痛的母亲前面相见,再就是共同出现在公开场合,这时每人身边环绕着全副武装的随从,甚至在参加重大的庆典和集会的时候,宫廷无论怎样加以掩饰,还是无法遮盖他们心中对彼此的恨意。

两位皇帝之间所潜伏的内战诱因,使政府无所适从,一定要设法让敌对的兄弟都能蒙受其利。有人遂提议,双方既已无法和睦相处,不如将帝国划分开来,以符合各人利益。条约内容已详细拟定,卡拉卡拉是长子,保有欧洲和阿非利加西部,把亚细亚和埃及的统治权让给次子。格塔可以住在亚历山大里亚或安条克,这两个城市的财富和雄伟都不比罗马差。这样一来,双方的军队配置在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都把对方当成敌国加

<sup>①</sup> 希罗狄安提到两兄弟住进罗马的皇宫,将这个区域平分使用。大卫·休谟对这种说法感到很惊奇,因为在帕拉廷山的建筑物周围不过一千两百呎,看起来实在太小一点。但是我们要知道,富有的议员在市区外面建有广大的庭园和宫殿,大部分都被皇帝籍没充公。要是格塔居住在西郊雅尼库隆山(Janiculum)的别庄,而卡拉卡拉进驻梅西纳斯在埃斯奎林山(Esquiline)的花园,这两位敌对的兄弟相隔有几哩远,中间还是有其他的皇家庭园,像是原来属于阿格里帕、图密善和盖乌斯的花园,都在城市的边缘,用桥梁通过台伯河和街道,这些地方都可连成一片。希罗狄安要想在这方面说得很清楚,除了再写一篇论文,还要附上古代罗马的地图。

防范<sup>\*①</sup>。此后从欧洲挑选出来的元老院议员,只承认罗马主权;亚洲的人民和土著,就追随这位东方的皇帝。谈判被朱丽亚太后的泪水打断,这个主张提出来,会让每个罗马人心中充满恐惧和愤慨。罗马帝国幅员广大的疆域,是长期征战的产物,在时间和政策的手中紧密结合成整体,需要强大无比的力量,才能将它撕成两半。罗马人非常担心,这被分割的两部将很快经由一次内战,恢复成一人统治的局面;设若分裂永久存在,会因行省的分治而造成帝国灭亡,就算目前的根基再坚固也无济于事。

如果条约付诸实施,欧洲的君主不久就会成为亚洲的征服者;事实上卡拉卡拉获得轻易却充满罪恶的胜利。他假装同意母后的恳求,答应到她的寝宫和弟弟见面,双方和平修好(公元212年2月27日)。正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原来就埋伏好的百夫长,拔剑冲向不幸的格塔。惊慌的母亲用手臂保护自己的小儿子,但是已经无济于事,连自己的手也被砍伤,身上沾满幼子的鲜血,这时竟还看到长子正在大叫,起劲为那些凶手助威<sup>②</sup>。卡拉卡拉在办完这件滔天大罪以后,带着满脸惊怖的神情,匆匆跑到禁卫军的营区,好像那里才是唯一的庇护所。他跪倒在军营保护神<sup>③</sup>的雕像前面,士兵想要扶起他来给予安慰,这时他语无伦次断断续续的述说刚刚遭到一场大难,侥幸得以身免,暗示他已经阻止了敌人的阴谋,决心要与忠于他的部队存亡与共。格塔虽深受军队的喜爱,现在抱怨已毫无意义,采取报复行动更是危险,何况他们对塞维鲁的长子仍有敬畏之心,于是这种不满在窃窃私语中逐渐消失。卡拉卡拉接着拿出父亲在位期间累积的财富,用来犒赏禁卫军,相信他采取自卫的正当性。军心向背对他的生命和权势极为重要,部队的拥护可以左右恭顺的元老院议员。议会只知道一味的奉承,对于命运的安排毫无异议的加以批准。卡拉卡拉为了缓和大家的情绪,免得引起群众的愤怒,在提到格塔此一名字时还带着几分尊敬,把他当做罗马皇帝举行隆重的

\*① [译注] 博斯普鲁斯海峡是将罗马帝国划分为两部的最佳界线,要是这样形成东罗马帝国,首都就不会在君士坦丁堡,因为国都不能放在边界,何况还位于欧洲。

② 卡拉卡拉把这把剑奉献给塞拉庇斯神庙,还吹牛说是他杀了格塔。

③ 每一座罗马军营里,靠近主将住处边有一间小庙,供奉军队的保护神,还有军团的鹰帜和主将的权标,可以用宗教力量来加强纪律要求,这是一种很好的制度。

葬礼<sup>①</sup>。后代人士因为同情格塔不幸的遭遇,也就不提他所犯的过错。我们总认为这位年轻皇帝,是充满野心的兄长手下无辜的牺牲品,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之所以没有进行报复和谋杀,不是不愿只是缺少这样的力量。

卡拉卡拉的罪行没有受到惩罚,但是在他处理公务和享受欢乐的时候,即使听到更多奉承的言辞,也无法逃避良心的谴责。他承认自己的心灵受到折磨以致痛苦万分,常常在狂乱的幻想中见到他的父亲和弟弟,面带怒容像生前那样对他威吓和责备。要是他真有这种犯罪的自觉,那就应该用德治向世人表示,过去的血腥行为是基于形势所逼,情非得已的手段。卡拉卡拉的忏悔,只是想让他罪恶和谋害手足的行为,从世界上的一切记忆之中消失。他从元老院回到皇宫,看见他的母亲在几位贵妇的陪同下,为幼儿的死于非命而悲痛哭泣,猜忌的皇帝竟然用立即处死来威胁她们。马可唯一留下的女儿法迪娜,逮捕以后遭到处决的命运。甚至就是伤心的朱丽亚也只有止住悲戚,无可奈何的压下叹息,对于谋刺事件用笑容表示赞同。据估计以格塔的友人为名,遭到处死的男女将近两万人,举凡他的卫士和自由奴、替他处理事务的大臣、陪着他消遣的同伴、那些走他的门路在军队和行省得到升迁的官吏、与他有深远关系的随从人员,都包括在告发名单之内,无一赦免。所有与格塔有任何来往的人,甚至就是悲悼他的死亡,或仅仅提到他的名字<sup>②</sup>,全部都受到株连。赫尔维乌斯·佩尔蒂纳克斯(Helvius Pertinax)是先帝的儿子,因为几句不适当的玩笑话而丧生。家族具有热爱自由传统的塞拉西·普里斯库斯(Thrasea Priscus),由于出身良好,被罗织成重大罪名<sup>③</sup>。最后连毁谤及嫌疑的特定理由都已用完,有位议员被控暗中与政府为敌,只因为他是个具有财富与品德的人,这样的证据就足以让皇帝将他处死。卡拉卡拉经常拿这类自以为理由充分的原则,做出最血腥的推论。

这么多无辜的公民受到杀害,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莫不暗地里伤心落泪。

<sup>①</sup> 格塔的哥哥说要将他与诸神供奉在一起,好接受祭祀。目前仍旧发现有一些奖章上,铭刻着尊格塔为神明的浮雕。

<sup>②</sup> 当时的喜剧作家不敢在他们的剧本中提到格塔的名字,而在遗嘱中提到他名字的人,财产会被充公。

<sup>③</sup> 他可能是赫尔维乌斯·普里斯库斯和塞拉西·帕埃特斯(Thrasea Paetus)的后裔。这些仁人志士的义行,虽然没起什么作用,但是在塔西佗的称誉下获得不朽的声名。

禁卫军统领帕皮尼安(Papinian)之死,一致悲叹为国家的灾祸。塞维鲁统治的最后七年,帕皮尼安负责处理国家的主要事务,发挥影响力使皇帝迈向公理正义之路。塞维鲁对他的德行和才华深信不疑,在临终的病榻前面,要他尽力维护皇室的昌隆和团结<sup>①</sup>。卡拉卡拉对父王所留的大臣不满已久,帕皮尼安的鞠躬尽瘁,更引发他埋藏在心头的恨意。格塔被谋刺以后,统领奉命用他那雄辩的技巧,为此一残暴事件提出让人接受的辩解。想当年具有哲人风范的赛涅卡,曾经用亚格里皮娜(Agrippina)之子的名义为杀害其母的事件,写信给元老院做一说明<sup>②</sup>。帕皮尼安加以拒绝,他极为严正的答复说道:“犯下杀害亲人的罪行,远比为之辩护要更为容易。”他毫不犹豫在死亡和真理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保持纯洁和清白,不参与宫廷的勾心斗角,也不舍弃自己应有的立场和原则,较之他所有的职位、丰富的著作和身为名律师在罗马法律史上所享有的盛誉,使帕皮尼安的大名更能永垂不朽。

### 三、卡拉卡拉的暴政与覆灭(213 A. D. - 217 A. D.)

自古以来罗马人之所以特别感到幸福,即使处于恶劣状况仍能获得最大安慰,就是皇帝的德行可以积极发挥,恶行受到无形约束。奥古斯都、图拉真、哈德良和马可,经常亲自视导辽阔的疆域,所到之处能够表现出睿智和仁慈的行为。提比略、尼禄和图密善的暴政,所及的区域不过是罗马或近郊的庄园<sup>③</sup>,限制在元老院的议员和骑士阶级。但是卡拉卡拉可说是人类的公敌,在谋害格塔以后过了一年(213 A. D.)就离开首都(从此没有回来过),其余的统治期间全部在帝国的几个行省,特别是喜欢流连东方,所到之处轮流成为他蹂躏和掠夺的对象。元老院的议员被迫同行,无不恐惧他那善变的性格,每天提供巨额经费供给他享乐花用,而他毫不放在眼里,随意丢给卫士朋分。

① 帕皮尼安据说是朱丽亚皇后的亲戚。

\*② [译注] 亚格里皮娜的儿子就是尼禄皇帝,这位母亲为了让儿子当皇帝,用尽心机,甚至毒杀其夫克劳狄皇帝。等到尼禄即位,母亲执掌大权,后来因权力引起冲突,尼禄派人将其母杀死,然后由赛涅卡向元老院写信解释,说是亚格里皮娜阴谋叛变,被发觉后自杀身亡。

③ 提比略和图密善没有离开过罗马附近地区,但是尼禄到希腊短期旅行过。



卡拉卡拉并且在每个城市兴建宏丽的行宫和剧院,有的他根本就没有去过,也不下令停止修建。大多数富有的家庭因为处以罚金或籍没财产而家破人亡,一般人民也因巧立名目和日益增加的税赋而苦不堪言。国家太平无事之时,他稍有不如意便勃然大怒。他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发布大屠杀的命令,从位于塞拉庇斯神庙的行营,亲自监督杀害几千公民和外国人。他从不在意要杀多少人,也不管他们有没有犯罪,只是冷酷的通知元老院,所有的亚历山大里亚人,不管是被杀死还是已经逃走,全部同样有罪<sup>①</sup>。

塞维鲁明智的教诲,没有在他的儿子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不是他欠缺想象力和辩才,而是没有判断力和人性。有一个为暴君所喜爱的格言,虽然会带来危险,卡拉卡拉不仅牢牢记住,还无限制的滥用,那就是“掌握军队,欺压民众<sup>②</sup>”。他的父亲对军方的确很慷慨,还能审慎的加以约束,对部队有时会纵容,由于他的坚定和权势,也让状况缓和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儿子把“纵兵殃民”当成统治策略来推行,使得军队和帝国全部难逃覆灭的命运。士兵作战的勇气,没有因军营严格的纪律而加强,反而在城市的奢侈生活中消磨殆尽。他们的薪饷和赏赐大幅增加,使国家的财政极为困难<sup>③</sup>,军队却人人发财。想要他们在平时守法重纪,战时为国效力,一定要靠清苦的生活才能维持。卡拉卡拉举止傲慢,态度粗暴,但是和部队相处时,往往忘记自己的尊严,跟战士在一起打闹,忽视将帅的职责,极力模仿普通列兵的穿着和习惯。

卡拉卡拉的个性和行为,无法受人爱戴,但只要他让军队得到好处,便无兵变之危,后来发生阴谋活动结束他暴虐的统治,完全是猜忌性格引起的后果。他将禁卫军统领的职责分由两个大臣负责,军事部分交付给亚得文图斯(Aventus),一位经验丰富但才能较差的军人;民政事务由奥皮里乌

① 留下的人遭到残酷的杀戮,逃走的人难免被指为不忠不义的叛徒。亚历山大里亚人激怒暴君,可能是他们嘲笑卡拉卡拉和他母亲有乱伦的行为,也可能是城市里发生动乱。

② 沃顿(Wotton)怀疑这句格言是卡拉卡拉自己讲出来的,只是他推到自己父亲身上。

③ 迪翁告诉我们,卡拉卡拉每年给军队额外的赏赐,总数高达七千万第纳(约为两三百三十五万英镑),迪翁认为军费的支出,比贪污腐化更为严重,因为那时禁卫军士兵每年的薪饷是一千二百五十第纳;奥古斯都在位之时,是每天两个第纳,或者是每年七百二十第纳;到了图密善当政,将士兵的薪水增加四分之一,到达九百六十第纳。我们知道禁卫军的人数从一万人增加到五万人,再加上不断的加饷,巨额的开支就会把整个帝国拖垮。

斯·马克里努斯(Opilius Macrinus)掌理,他凭着熟练的行政能力,加上公正的处世态度擢升到高位。得到宠幸与否完全随着皇帝善变的性格而定,只要他起了猜疑之心,或是发生突变状况,他们的性命便随时不保。有一位自认通晓未来的阿非利加人,做出非常危险的预言,说马克里努斯和他儿子命中注定要登大宝。消息很快传遍行省,后来此人被绑送罗马,还在郡守面前坚持预言不会有错。郡守曾接到处理有关“卡拉卡拉继位者”这项传闻的紧急指示,立即将审讯阿非利加人的情形,报告设在叙利亚的行宫。尽管信差的传递速度很快,马克里努斯的一位朋友还是想尽办法,把迫在眉睫的危险通知他。皇帝收到来自罗马的书信,正好要参加赛车,就将未拆封的文件交给禁卫军统领,指示他赶快处理,并就其中重要事项提出报告。马克里努斯看到文件,知道在劫难逃,决心先下手以求自保,于是他挑起下级军官的不满情绪。其中有个名叫马尔提阿利斯(Martialis)的士兵,最近在升百夫长时遭到否决,感到很失望,马克里努斯希望能假他的手来行事。卡拉卡拉对宗教很虔诚,要从埃德萨(Edessa)到卡雷(Carrhae)的月神庙\*<sup>①</sup>去进香朝拜。他在一队骑兵陪护下前往(公元217年3月28日),途中稍作停留,卫士在外围保持相当距离。这时马尔提阿利斯借口执行勤务接近皇帝,并拔出短剑刺死皇帝,凶手随即被皇家卫队射杀。卡拉卡拉就此结束一生,罗马人能忍受他这么多年的统治,真是人类的耻辱。对他感激的士兵只记得他的偏爱和慷慨,根本不管他的罪行。卡拉卡拉曾强迫元老院出卖人格和宗教尊严,把他尊为神祇。这位神祇在世时,亚历山大是他心中唯一的英雄,使用亚历山大的名号和标章,组成一支马其顿方阵卫队,还迫害亚里士多德的门徒\*<sup>②</sup>,好表现他无聊的热情,让人知道他对他德行和荣誉的尊敬。我们由此想到,查理十二(虽然他缺少腓力之子那种高不可仰的成就)\*<sup>③</sup>在纳尔瓦(Narva)会

\*<sup>①</sup> [译注] 埃德萨是奥斯若恩的首都,后来成为罗马的殖民地,现在是土耳其的乌尔法(Urfa),靠近叙利亚的边界。

\*<sup>②</sup> [译注] 亚里士多德在亚历山大十三岁时担任老师,带他住在一个叫做米扎(Mieza)的小村,教导他三年之久,奠定他成为古往今来第一伟大人物的基础。提到卡拉卡拉对亚里士多德门徒的迫害,是指当时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形成对立,双方攻讦不已所引起。

\*<sup>③</sup> [译注] 查理十二(1682 A. D. - 1718 A. D.)是瑞典国王,当代的名将,作战身先士卒,也是举世所誉的英雄。他发起北方战争,击败丹麦、俄国、撒克逊和波兰,成为欧洲强权,1708年再进攻俄国,败于波尔塔瓦(Poltava)会战,1718年攻挪威时阵亡。

战<sup>①</sup>和征服波兰之后,吹嘘他的英勇和宽大可与亚历山大媲美。卡拉卡拉一生除大量谋杀自己和父亲的朋友,没有一件事的表现能与马其顿英雄稍为类似<sup>②</sup>。

#### 四、马克里努斯篡位后的施政(217 A. D.)

塞维鲁家族绝灭以后,罗马世界三天没有主人,军队的选择(元老院距离遥远而且无能为力,因此不予理会)在急迫的状况下悬而未决。没有人在身世和功勋方面出类拔萃,赢取他们的爱戴,获得大家一致的同意。禁卫军的决定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他们的统领燃起希望,两位极有权势的大臣自认为有继位的合法权利。亚得文图斯是资深统领,年纪已大而且身体多病,加上名望和才干都不足以服众,就将危险的宝座让给野心勃勃的同僚。马克里努斯装出一副哀恸欲绝的样子,使人无法怀疑他就是杀死皇帝的主谋。军队对他的为人处事既不喜爱也不尊敬,想四处找一个可以竞争的对手。后来因为他答应给一大笔犒赏并且维持禁卫军原有的特权,大家勉强同意。他登基(公元217年3月11日)后不久,就对十岁的儿子迪亚杜米尼阿努斯(Diadumenianus),赋予帝国的荣衔和安东尼的封号。这个少年以其俊美外表,加上额外的赏赐,拿盛大典礼做借口,想获得军队爱戴,确保马克里努斯尚未稳固的帝座。

新皇帝的权力因元老院和行省的欣然接受,得到合法的承认。大家原先根本没料到能从痛恨的暴君手下脱身,因而无不欣喜若狂,所以对卡拉卡拉的继位人,是否具备应有的德行和条件,似乎没有在意。等到惊异的心情平静下来,大家开始以严厉批评来探查马克里努斯的功勋,这才指责军队的推选太过于仓卒。皇帝必须由元老院选出,统治权虽然不再掌握在手里,仍旧会托付给元老院的议员负责行使,迄今为止仍被视为政体的基本原则。

---

\*① [译注] 1700年,查理十二在纳尔瓦会战中,击败兵力多五倍的俄军,俄皇彼得大帝仅以身免。然查理十二未乘势追击,反而转征波兰,给俄军东山再起的机会。

② 卡拉卡拉喜欢使用亚历山大的名号和标徽,这可以从这位皇帝颁发的奖章看出来,上面有很荒谬的浮雕,一面有亚历山大的肖像,另一面则是卡拉卡拉。

然而马克里努斯并没有具备元老院议员的身分<sup>①</sup>。禁卫军统领急遽的提升显露出身的低下,何况这个对众人的生命和财产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重要职位,一向由骑士阶级出任。这种愤慨的窃窃私语四处可闻:一个缺乏显赫家世,也没有建立非凡功勋的人<sup>②</sup>,妄想身穿紫袍登基;竟然没有把帝王之尊赋予出身和地位与帝国荣誉相当的元老院议员。马克里努斯一旦被不满的眼光进行深入的追查,很容易发现他的败德行为和重大缺失,他任用大臣遭到很多非议,不满的人民以其一贯的直率,立即非难他疲软的怠惰与过分的严厉<sup>③</sup>。

问题在于过急的野心使他爬上很难站稳的顶峰,稍有不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他受的训练是宫廷的应付技巧和文官的办事形式,等到面对凶狠无纪律的群众,虽然他有统治的权力,还是会紧张得不知所措。他毫无军事指挥才能,个人的勇气受到怀疑,军营中流出耳语,揭露他阴谋对付前任皇帝的秘密。卑鄙的伪善更加重凶手的罪恶,使军方对他产生的轻视和厌恶与日俱增。马克里努斯挑拨士兵下手,引起暴君的灭亡,获得成功以后缺少一个改革者应有的条件,这是他命运中无可奈何之事,迫不得已只有尽量运用禁卫军那惹人讨厌的机构。卡拉卡拉奢侈挥霍,留下一大堆难以处理的后遗症。如果那位一无是处的暴君能够知道,所犯恶行造成的后果,对于谋害他的继位人带来不幸和痛苦,一定会偷笑于九泉之下。

马克里努斯着手进行必要的改革,非常谨慎小心,想用一种容易而且很难觉察的方式,使罗马军队恢复生气和活力。对已经在军中服役的士兵,他

---

① 埃拉伽巴卢斯(Elagabalus)指责他的前任竟敢篡夺王位,禁卫军统领只有奉令清理议事厅,才能进入元老院,后来是普劳提阿努斯和塞亚阿努斯(Sejanus),为了个人的利益破坏这项规定。他们实在是从骑士阶级升起来,即使当了议员,甚至成为执政官,还是要保留统领的职位。

② 马克里努斯生长在努米底亚的凯撒里亚(Caesarea),后来成为普劳提安(Plautian)的管家,等到普劳提安覆灭,可以说间不容身的逃脱危险。他的政敌说他的出身是奴隶,也当过为人所不齿的角斗士,像这种诽谤敌手身世和背景的手法,好像从希腊的辩士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那些知名人物,看起来都是一样。

③ 迪翁和希罗狄安提及马克里努斯的美德和罪恶,都能保持公正无私的态度;在《罗马皇帝传》里给他写传记的作者,受到埃拉伽巴卢斯御用文人的影响,运用很多材料将他抹黑。

取消了卡拉卡拉所发给的危险特权和额外待遇；对于新兵运用塞维鲁循序渐进的训练制度，逐步养成他们守法和服从的习性<sup>①</sup>。不幸发生一件致命的错误，破坏了原来计划所能获得的良好效果。前任皇帝在东方集结很多部队，马克里努斯没有立即将他们分散到各行省，反而在登基那个冬天，让他们全师驻扎在叙利亚。部队整日无所事事留在军营，盘算他们的实力和数量，交互传递各种怨言，心中想要发起另一次革命，好获得更多利益。老兵没有受到优厚待遇，反而识破皇帝别有用心而深感不满；新兵进入军中服役，看到皇帝很吝啬又不愿对外征战，工作增加报酬反而减少。所以大家的心情非常阴郁，军中不满的耳语传播开来，慢慢形成煽动性的嚣闹，接着是局部哗变宣泄出愤怒的情绪，只等待很小的事件爆发以引起全面的叛乱。状况既然如此发展，机会很快就会来临。

## 五、埃拉伽巴卢斯的崛起(218 A. D.)

朱丽亚皇后体会到造化弄人和天理循环的无奈，从寒门出身到贵为至尊，尝到乐极生悲的苦果，命中注定要悲泣幼子的冤死和长子的被杀。卡拉卡拉惨遭报应的命运，以她的明智知道这是必然的结局，作为人子之母及帝国之后，仍然无法克制悲愤之情。篡位者对塞维鲁的遗孀仍然尊重，她在痛苦挣扎中降为一介平民，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随后在焦虑羞辱中自杀身亡。她的妹妹朱丽亚·梅萨(Julia Maesa)被迫离开安条克宫廷，带着二十年宠幸所得的庞大财富退隐于埃米萨\*<sup>②</sup>，两个女儿索阿米娅斯(Soemias)和马梅娅(Mamaea)在身边陪伴。她们两人也各有一个儿子，索阿米娅斯的儿子名叫巴西努斯(Bassianus)，献身在太阳神庙当祭司\*<sup>③</sup>。叙利亚青年只要获得这个神圣的职位，不论是出于审慎或迷信因素，就会受到罗马帝国的重用而青云直上。许多部队驻扎在埃米萨，马克里努斯要求严明的纪律，为

① 作者的立场与皇帝的意图一样清楚，指的是老兵和新兵，沃顿弄错了对象，认为指的是新成立的军团和原有的军团，在对待上有所不同。

\*<sup>②</sup> [译注] 埃米萨现在是叙利亚西部的霍姆斯(Homs)，长久以来是阿拉伯王国的交通中枢和商业中心。

\*<sup>③</sup> [译注] 罗马的太阳神称索尔(Sol)，可能是从埃及传进来，每年的祭典是8月9日，后来受希腊的影响祭祀阿波罗，埃拉伽巴卢斯所引进的太阳神是叙利亚的神祇。

了让他们过艰苦的生活,进入冬营加强训练。士兵成群结队在太阳神庙休息,看见这位年轻大祭司雅致的服装和漂亮的面容,不仅表示尊敬感到高兴,还认出这个面孔就像他们仍在怀念的卡拉卡拉。政治手腕极为高明的梅萨,看到士兵的这些表现,为了孙子未来的命运,不惜牺牲女儿的名节,暗示巴西努斯是被谋害皇帝的私生子。她派出密使慷慨散发数量庞大的金额,大家很高兴的收下并不拒绝,也证明他与皇帝的血缘关系。年轻的安东尼(他僭用并玷污那受人尊敬的名字)在埃米萨被部队拥立为帝(公元218年5月16日),发表声明说他有世袭的权利,并且向军队大声疾呼,要他们追随在年轻而高尚的皇帝大纛之下,协助他报杀父之仇,反抗军事专制的压迫<sup>①</sup>。

妇人和宦官的阴谋配合极为严密,行动非常迅速果敢。马克里努斯要是采取积极的作为,还是能粉碎羽毛未丰的敌人,然而他却在恐惧和安全之间举棋不定,只守在安条克屯兵不出。这样一来,叙利亚各地的军营和守备部队,全部弥漫着反叛的气氛,很多派遣单位发生杀害长官<sup>②</sup>、投效叛党的事件。同时他们把马克里努斯迟迟不愿恢复军人待遇和应有的特权,归咎于他的软弱无能。最后马克里努斯从安条克发兵,与年轻的皇位觊觎者兵力增加而且战志高昂的军队遭遇。他自己的部队看起来很不心甘情愿的上战场,等到会战<sup>③</sup>到达紧要关头(公元218年6月7日),禁卫军在自动自发的驱策下,发挥勇猛的斗志和训练的优势,使叛军的战线崩溃。叙利亚皇帝的母亲和祖母按照东方的习惯随军出战,看到状况不利就从篷车中跳出来,激发士兵的同情心,尽力鼓舞战志消沉的士气。这位安东尼在这一生中从来不像个大男人,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却能证明自己是个英雄,他骑在马背上领着经过整顿的部队,手执长剑冲向层层密布的敌军。甘尼斯(Gannys)是个宦官,生长在东方温顺奢靡的环境,主要的工作是照顾妇女,今天的表现

<sup>①</sup> 按照朗普里狄斯的说法,亚历山大·塞维鲁活了二十九年三个月零七天,他在205年12月12日出生,被弑于235年3月19日。他的表兄登基时可能约十七岁,这时的他是十三岁。这种计算比较符合历史上所说的年轻皇帝,希罗狄安说是少算了三岁。同时,依据一份错误的年表,他把埃拉伽巴卢斯的在位期多加了两年。

<sup>②</sup> 假冒的安东尼发出一份很有吸引力的号召,要是士兵将长官的头砍下带过来,就可以得到长官的财产和职位。

<sup>③</sup> 战事发生在伊密(Immae)村附近,离安条克大约二十二哩。

却像才气横溢的大将。战场上杀得天昏地暗仍是难分胜负,要不是马克里努斯放弃大好机会很快逃走,可能会获得胜利。他的怯懦只让他多活几天,不幸的结局还要蒙上羞耻的污名,他的儿子迪亚杜米尼阿努斯落得同样的命运,详情就不必多说。顽抗的禁卫军得知他们为之奋战的皇帝已经逃走,也就放下武器投降。罗马军队交战的双方,一起流下愉悦和感激的眼泪,大家团结在卡拉卡拉儿子的旗帜下,东方各省很高兴承认第一位有亚细亚血统的皇帝。

马克里努斯在早先很客气去函给元老院,提到一个叙利亚骗子引起了轻微的骚乱,于是通过一个敕令,宣布叛徒和他的家族是公敌,只要受骗的支持者立即回到原来的岗位,答应赦免他们的罪行,并且让他们还有立功的机会。安东尼从宣布继位到获得胜利,只花了二十天的时间(决定罗马世界的命运何其短促),这段时期的首都和东部各行省,陷入希望和恐惧交织的混乱中,因为不论是谁能在叙利亚获胜,谁就统治整个帝国,不必引起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年轻的征服者用立场严正的信函,将胜利的消息通知恭顺的元老院,语气显得尊敬和稳重。他把马可和奥古斯都光辉的例证,作为用人行政的最高指导原则。以他的年纪和运道与奥古斯都相比颇有相似之处,这使他感到非常骄傲,因为他们都在少年时代打赢一场硬仗,报了杀父的大仇。他身为安东尼(这是卡拉卡拉的封号)的儿子和塞维鲁的孙子,同时也承受马可·奥勒留·安东尼的名号。在元老院还未以正式敕令,授予他护民官和代行执政官头衔之前,他非常老练向帝国要求世袭的权力,这样做是犯了罗马的大忌。他率先违反体制的不聪明举动,可能是叙利亚朝臣的无知,或者是军事参赞人员的过度傲慢。

## 六、埃拉伽巴卢斯的淫乱奢华及其被弑(219 A. D. - 222 A. D.)

新即位的皇帝从叙利亚到罗马(219 A. D.),一路上花费几个月时光寻欢作乐,在尼科米底亚消磨胜利后的第一个冬天,延到来年夏天才凯旋进入首都。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像先他而至,送到元老院,奉令置放在胜利女神祭坛上,让罗马人民瞻仰他那叫人无法恭维的丰采。他在画里穿着梅德人

(Medes)\*<sup>①</sup>和腓尼基人宽松飘逸缀以金丝的袍服,头上戴着高耸的冠冕,项圈和手镯镶嵌极为名贵的宝石,眉毛涂黑,双颊抹上粉彩和胭脂。严肃的议员很感叹的说道,罗马人长久以来吃尽自己同胞暴政的苦头,现在居然苟残喘息于阴柔奢靡的东方专制政体之下。

供奉在埃米萨的太阳神尊称为埃拉伽巴卢斯(Elagabalus)<sup>②</sup>,用一块黑色圆锥形石头做替身,大家都相信是从天上降落到这一处圣地。安东尼认为他能当上真命天子,完全是这位神祇的庇护。如何用虔诚的祭典表示全心全意的感激,是他在位期间最重要的事务。埃米萨的神明胜过世间所有的宗教信仰,是他崇敬和荣耀的最大目标,埃拉伽巴卢斯的称号(他身为大祭司和受宠者,已经僭用那个神圣的名字)对他而言,比帝国所有伟大的头衔更为亲切。庄严的行列经过罗马街道时,路面洒上金粉,四周镶着名贵珠宝的黑色石头,置于六匹乳白骏马所拉的华丽座车之中,所有的马匹均覆盖丝绣的马衣。虔诚的皇帝握住缰绳,大臣在旁边扶好,慢慢向后倒退表示敬谢,这样他就永远享有神明降临的无上幸福。帕拉丁山(Palatine Mount)\*<sup>③</sup>建造一座雄伟华美的神庙,埃拉伽巴卢斯神的祭器供奉,极其铺张和隆重之能事。摆设丰富的美酒和大量的祭品,燃烧着昂贵的香料,叙利亚少女围绕神坛,在蛮族的音乐声中,跳着有挑逗意味的舞蹈。严肃的高官显贵和文武大臣穿上腓尼基式的长袍,参与不登大雅之堂的祭典仪式,装出一副煞有其事的样子,内心其实气愤万分。

对于这处成为罗马的宗教信仰中心,埃拉伽巴卢斯狂热的想法要把战神盾牌(Ancilia)、智慧女神神像<sup>④</sup>和崇敬努马的神圣誓约全部搬离这个地区,再用一群位阶较低的神祇,安排在不同的位置陪祀来自埃米萨的伟大神明。除非让一个闻名于世的女神祀奉在他的寝宫,否则对皇帝的宫廷而言,

\*<sup>①</sup> [译注] 亚述帝国在公元前 835 年提到梅德人,并已经与他们进行不断的战争。梅德曾在公元前七世纪成为强权国家,大约在公元前 556 年为居鲁士所推翻。

<sup>②</sup> 这个名字是由叙利亚语转化过来,意思是“虔诚事奉太阳神”。

\*<sup>③</sup> [译注] 帕拉丁山是罗马七山之一,其余六山顺时针依序是基里那山(Quirinal Hill)、维米纳尔山(Viminal Hill)、埃斯奎林山(Esquiline Hill)、西连山(Caelian Hill)、阿芬丁山(Aventin Hill)、卡皮托山(Capitoline Hill),而帕拉丁山正好在中央,罗马帝国的皇宫就在此处。

<sup>④</sup> 埃拉伽巴卢斯派人闯进灶神圣所把一座神像带走,并认为就是智慧女神。负责祭祀的贞女说,她们偷天换日,让这群褻渎的侵入者拿走一座赝造的神像。



还是不够完美。最初要选帕拉斯(Pallas)\*<sup>①</sup>做他的配偶,但是害怕她那好战的性格吓坏温柔纤弱的叙利亚神祇,倒是阿非利加人以阿斯塔特(Astarte)\*<sup>②</sup>为名所供奉的月神,认为适合陪伴日神。于是埃拉伽巴卢斯将月神的像连带神庙里丰富的祭器当做嫁妆,从迦太基运到罗马,神圣的婚礼,成为帝国最重要的节日<sup>③</sup>。

喜好美色是人的天性,一定要顺乎自然而有所节制,并以正常的交往、亲密的联系,以及对外观的鉴赏与想象来增进感官的满足。这位埃拉伽巴卢斯(就是用这个做名字的皇帝)却被他的青春、他的国家和他的时运所毁灭。他疯狂陷溺于低级趣味的淫乱之中,不久就因过度纵欲而产生厌倦,要借助人为的刺激力量,那就是成堆的女人和各种美酒佳肴、精心设计的各种姿态和春药,用来挑起他那衰退的欲念。这是皇帝唯一关心和支持的学问<sup>④</sup>,名目和技术的创新成为他统治时期的特色,也使他留下千载的骂名。埃拉伽巴卢斯缺乏品味和风雅的气质,只能纵情声色任意挥霍,在疯狂的浪费中耗尽人民的财富。身边的谄媚之徒对他随声附和,赞扬当前宏伟的精神和气势,为单调无趣的前朝诸帝所不敢想象。打破时节天候的规律<sup>⑤</sup>、戏弄臣民的情感和爱好、破坏自然和社会的法则,这些可以给他带来极大的愉悦。排列成队的媵妾和更换频繁的妻子,其中还有一位灶神处女被人从神圣的处所强抢出来,仍然不能满足他无能的情欲。罗马世界的霸主喜欢像女人着装打扮,手里宁愿拿梭杆也不要令牌,将政府的重要职位授与他无数的爱人,以至于国家的尊严扫地,甚至有一位公开运用皇帝的称呼和权力,他只好称自己是皇后的丈夫<sup>⑥</sup>。

\*<sup>①</sup> [译注] 帕拉斯就是希腊的雅典娜(Athena)女神,掌管技艺、智慧和战争。

\*<sup>②</sup> [译注] 阿斯塔特是腓尼基人的神祇,也是生殖和性爱女神。

<sup>③</sup> 帝国臣民被迫送这对新婚夫妇大批礼物,且在马梅娅统治下,雷厉风行地搜刮使得民不聊生。

<sup>④</sup> 发明新的春药可得到丰盛酬劳,要是味道不好或没有效用,就不准发明人吃东西,只能吃献上来的药物,一直要到发明新的药物,并且使得皇帝满意为止。

<sup>⑤</sup> 他从来不吃海鱼,但到离海很远的地方,就要大家准备很多难以找到的鱼类,而且愈是时令不合,难以得到的东西愈要多,故意让内陆的农民多花冤枉钱。

<sup>⑥</sup> 希尔罗克里斯享有这样的权位,若非他采用阴谋手段,借着药物把对手佐提库斯(Zoticus)弄倒,让佐提库斯的力气名不符实,因而被赶出宫廷,他可能就会被佐提库斯取而代之。舞者成为城市郡守,赛车手被任命为巡逻队队长,理发匠成为粮食局长,这三位重要的首长及很多下级官员,都是因为某器官肥大而被任命。

埃拉伽巴卢斯的罪恶和愚行,难免出于想象或被偏见所夸大<sup>①</sup>。然而我们仅就公开暴露在罗马公众面前、并能得到当时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所证实的情节来看,那种卑鄙污秽的下流程度,实在是任何朝代和任何国家所仅见。东方帝王的纵欲微行,局限于后宫的高墙之内,隔离人们好奇的眼光;荣誉和侠义的情操,使现代欧洲的宫廷讲究欢乐的升华、礼法的规范和舆论的尊重。但是罗马贵族的堕落和富有,竟将各民族和习俗所产生的罪恶汇集以供他们享乐,无惧于法律的惩处,也不在意舆论的批评,他们因奴隶和食客的百依百顺,生活在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社会。皇帝更是处于高不可及之处,以极其轻蔑而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各阶层的臣民,声称可以毫无顾忌享用放纵奢华的皇家特权。

世界上最无用的蠢材,也敢于指责别人不守法的行为,即使他自己和别人一样也不以为意;而且他很容易找出彼此年龄、性格和地位上的微小差异,振振有辞的认为应该有不同的待遇。权势熏天的军队拥立卡拉卡拉荒淫的儿子为帝,他们为这可耻的选择而感到羞愧,厌恶了这位魔头想另作打算,转而对皇帝的表弟产生好感,就是马梅娅的儿子,品德和操守良好的亚历山大。精明的梅萨深知她的孙子埃拉伽巴卢斯必然毁于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为了预留后路,应该替家族找更有力的支撑,把握一个祭神的良机,趁着年轻皇帝心情很好的时候,劝他收养亚历山大,授与“凯撒”的荣衔(221 A. D.),这样他的神职就不会因处理政务而中断。性情和善的王子是帝国仅次于皇帝的二号人物,很快就赢得民众的爱戴,却激起暴君的嫉妒,决心要他败坏品德来同流合污,再不然就取他的性命,结束这场危险的竞争。他空洞的计谋很快因自己多嘴泄漏出去,被亚历山大忠心耿耿的仆徒所破坏,这些人是审慎的马梅娅安置在她儿子的身边。埃拉伽巴卢斯急于完成这件工作,发现靠诡计没有效果,决心要用武力来执行,于是通过一项专制的命令,把他表弟任凯撒的地位和荣誉予以撤销。元老院接到消息毫无反应,军营里面却引起轩然大波,禁卫军发誓保护亚历山大,要为受到羞辱的皇位报仇。浑身发抖的埃拉伽巴卢斯泪流满面的求饶,保证只留下所爱的希尔罗克里斯(Hierocles)\*<sup>②</sup>,才消弭了他们的愤怒。禁卫军的首领既

① 《罗马皇帝传》的编辑虽容易相信别人的话,但也认为这些描述过于夸大他的罪行。

\*② [译注] 希尔罗克里斯是斯多噶派哲学家,皇帝嬖幸也用此名,可说是一种反嘲。

可以照顾亚历山大,也可以看管皇帝行为,只有这种能让他们感到满意。

双方的妥协不可能维持很久,像埃拉伽巴卢斯这样卑劣的货色,也不愿在屈辱的条件下,让人牵着鼻子去治理帝国。不久以后,他想出一个很危险的方法,要去试验军队的反应,于是放出风声说是他的表弟已经死亡。人们自然认为是他下的毒手,在军营中激起大家的狂怒。这场风暴只有让受欢迎的年轻人出面,并且恢复他的权力,否则无法平息。皇帝由这件事看出大家喜爱他的表弟,对他本人非常讨厌,一时怒气大发,想要处罚几位领头闹事的士兵。他这种无理性的严厉态度,马上使他的亲信、他的母亲和他本人走向死亡的命运。埃拉伽巴卢斯当场被禁卫军杀死(公元222年3月10日),肢解的尸体拖过罗马街头丢进台伯河中。元老院对他的盖棺论定是遗臭万年,后人认为这个敕令非常公正<sup>①</sup>。

## 七、亚历山大的即位及其德性善行(222 A.D.)

亚历山大取代他表兄埃拉伽巴卢斯的位置,受禁卫军的拥立推上皇帝的宝座。他与塞维鲁家族的关系以及所僭用的名字,完全和上一任皇帝相同。他的德行和所遭遇的危险,使得罗马人对他产生好感,热心慷慨的元老院,在一天以内授与他代表帝国尊严的各种头衔和权力<sup>②</sup>。亚历山大是位谦和孝顺的青年,年纪只有十七岁,政权遂落入两位妇女的手中,他的母亲马梅娅和他的祖母梅萨。后者在亚历山大登基后不久逝世,马梅娅成为她的儿子和帝国的摄政。

在每个时代和国家,两性之中比较聪明或强壮的掌握国家的政权,另一性限于家庭生活的照顾和传宗接代。世袭的君主政体之中,尤其是现代的欧洲国家,基于侠义精神和继承法则,使我们习惯于很特殊的例外,文治和

---

<sup>①</sup> 有关埃拉伽巴卢斯逝世和亚历山大登基的年代,各家说法不一,这问题很复杂,我还是赞成迪翁的意见。他的计算无懈可击,很多学者都认为很正确。埃拉伽巴卢斯在位的时间,从战胜马克里努斯起到222年3月10日被杀,一共是三年九个月零四天,有人问到为什么会有纪念他拥有护民官权力第五年的奖章?我们认为埃拉伽巴卢斯把马克里努斯在位这段时间给删除掉,因为他是卡拉卡拉的儿子,所以统治时期是从父王过世算起,这样一来有第五年的奖章就很合理。

<sup>②</sup> 元老院所以如此草率,是要破坏对帝座觊觎者的愿望,同时也要防止军队倾轧。

武功这两方面都一窍不通的女人,能够在伟大的王国具有绝对的统治权。罗马的皇帝仍然被视为共和国的军事主将和行政首长,他们的妻子和母亲虽然享有“奥古斯塔”的称号,个人可以说是毫无权势。要是让女人来统治国家,在古代那些有婚姻而无爱情,或者是相爱而不知道体贴和尊重的罗马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的事<sup>①</sup>。傲慢的亚格里皮娜将帝国的权位授与她的儿子,实际上自己也想分享这份荣誉,但是她那疯狂的野心,为感受到罗马尊严的公民所厌恶,在计谋百出的塞涅卡和比罗斯手中遭到挫败。后继各帝无论是睿智或平庸之辈,都不愿冒犯全国臣民之大不韪。只有淫乱败政的埃拉伽巴卢斯,会用他母亲的名号来污辱元老院的名声,索阿米娅斯就坐在执政官的旁边,以合法成员的身分签署立法机构的敕令。她的妹妹马梅娅非常谨慎,拒绝接受像这样一无是处而且引起反感的特权,后来制订严谨的法律,禁止妇女进入元老院,凡恶意违犯者可将其头砍下奉献给地狱之神。马梅娅万丈雄心的目标在于实际的权力,不是虚荣的表面,要在儿子的心目中维持一个绝对永久的帝国,她的母爱不容许有任何敌手存在。亚历山大得到她的同意,和一位贵族的女儿结婚,但是他对岳父的尊敬和妻子的爱情,与马梅娅的爱心和利益发生冲突。那个贵族立刻被控以叛国罪处死,亚历山大的妻子受尽羞辱被赶出宫廷,最后放逐到阿非利加<sup>②</sup>。

纵然这种因嫉妒而产生的残酷行为,及在某些方面的贪婪,使马梅娅受到责难,但整体而言,她的用人行政都符合她儿子和帝国的利益。获得元老院的同意,她选出十六名在智慧和德行都优秀的议员,组成常设性的国务会议,每件重大的公共事务都经过讨论再做成决定。名声显赫的乌尔比安,不仅精通罗马法律而且获得人民的尊重,由他担任会议主席,发挥贵族政治的持重和坚定,恢复政府的秩序和权威。他们首先要完成的目标,是城市里外来的迷信和奢侈,再来就是埃拉伽巴卢斯贪婪暴虐所留下的痕迹,接着便将

<sup>①</sup> 监察官米提卢斯·努米底库斯在一场对罗马人的公众演讲中提到,如果老天爷可以让他们没有女人的帮助仍能活下去,他们就可以从让人头痛的伴侣中解救出来。他所推荐的婚姻,是为了尽公众的责任,牺牲个人的欢乐。

<sup>②</sup> 希罗狄安提到这位贵族很无辜,《罗马皇帝传》根据德克西普斯(Dexippus)的权威说法,指责这位贵族有罪,因为他要谋害亚历山大的性命。这两人的看法南辕北辙,迪翁有无可否认的证据,就是马梅娅对年轻皇后嫉妒而且极为残酷。亚历山大对她不幸的命运深感惋惜,还是不敢反对他的母亲。

政府各行政部门安插的佞臣全部遣散,用一批有才德的人来取代。文官的推荐标准是学识和公正,武职的任用资格是英勇和纪律。

马梅娅和那批精明的顾问最关心的事,是如何陶冶皇帝性情。罗马世界的祸福安危,端视他个人素质而定。肥沃的土壤使得培植容易,可以达到水到渠成的效果。亚历山大具有优越的理解力,能够领受德行的益处、知识的愉悦和努力的必要,自然流露出善良温和的气质,使他不受外在刺激和罪恶的诱惑。他对母亲始终保持孝心,对睿智的乌尔比安像严师一样的尊敬。乌尔比安庇护着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免于谄媚和奉承这类毒药的腐蚀。

亚历山大日常起居很简单,显出大有为皇帝令人激赏的一面<sup>①</sup>,容或生活习惯有所差异,仍值得当代帝王效法。他很早起床,每天第一件事是个人的礼拜活动。他的私人教堂墙上挂满英雄画像,他们改善人类的生活,理应受到后代子孙崇敬。他认为神明最愿意接受的祭拜方式,是对人类的服务。因此他早上大部分时间花在主持会议,讨论公务和裁定诉讼,所表现的耐性和见识已超出他的年龄限制。公务的枯燥乏味由文学的魅力来纾解,他用一部分时间研究所喜爱的诗歌、历史和哲学,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诗及柏拉图和西塞罗的《共和国》\*<sup>②</sup>,是他最感兴趣的作品,可以增加他的理解力,赋予他人类和政府最高贵的概念。心灵的陶冶之后随之是体能活动,亚历山大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且动作敏捷,精通各种运动,都能出类拔萃。他在沐浴和稍微进食,恢复精神以后,活力充沛处理白天的事务。晚餐才是罗马人的主餐,他在秘书的陪同下进食,阅读和答复世界各地写给皇帝的大量信件、备忘录和陈情书。他的饮食非常简单节俭,一些经过挑选的朋友都是很有学问和品德高尚的人,为了提供他咨询,也来参加这样的餐会。乌尔比安就经常受到邀请,他们的谈话很亲密而且具有启发性,偶尔停下来背诵一些令人感到愉悦的作品;当时一般有钱和奢侈的罗马人,经常召来舞女、小丑和角斗士。亚历山大的穿着朴实无华,举止谦恭有礼,温文儒雅。在适当的时

① 可以参阅《罗马皇帝传》里有关他的传记,编者记下一大堆琐碎无聊的生活细节,反而把很有趣的轶事给删掉了。

\* ② [译注] 柏拉图的《共和国》重点在于人才的培养和运用,以及如何发挥知识的力量;西塞罗的《论共和国》讨论理想的政府形式,分析君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的优劣,反映当代的政治状况,为罗马共和国的弊病对症下药。

间他会将宫殿开放给所有的臣民,好似可以听见一个声音,像伊琉西斯仪式<sup>①</sup>中发出的有益身心的训谕:“进入这座神圣的宫殿,要有纯洁无邪的心灵。”

## 八、亚历山大的治绩与军队的暴乱(222 A. D. - 235 A. D.)

日常生活如此正常紧凑,没有时间用来作恶和邪思,比起保存在朗普里狄斯作品里面那些琐碎的细节,更能证明亚历山大的智慧和正义。自康茂德即位以来,罗马帝国在四十年之间,接连经历四位恶贯满盈的暴君,等埃拉伽巴卢斯死后,才享有十三年(222 A. D. - 235 A. D.)国泰民安的岁月。行省从卡拉卡拉和他的冒牌儿子,无所不用其极的苛捐重税中得到纾解。各级官员配合施政作为,在和平安定的局面里逐渐兴盛繁茂。官吏从经验得知,赢得人民爱戴,是获得皇帝重用唯一也是最佳方法。对于罗马人民不太过分的奢华,增加某些较温和的限制措施,在亚历山大身为君父的关怀下,物价和利息都能降低。他那宽厚开阔的胸怀,并未让勤劳奋勉的人士增加困扰,反而提供民众的需要和娱乐。恢复元老院的尊严、自由和权威,每位德行优良的议员都可以接近皇帝,毋须畏惧更不必羞愧。

皮乌斯和马可的崇高德行,使得安东尼的称号极其贵重,就用领养的方式传给荒唐的维鲁斯,再以世袭的权利传给残暴的康茂德,后来成为塞维鲁之子的荣誉称号,接下来授与年轻的迪亚杜米尼阿努斯,最后为埃米萨最高祭司的丑行所玷污。元老院虽然深怀戒心,还是非常诚恳一再要求,使亚历山大感受压力,他却用高贵的气度拒绝剽窃的名声,情愿全心全意恢复安东尼时代真正的荣誉和幸福<sup>②</sup>。

在亚历山大文官政府的努力下,智慧的作用因权力而加强,人民可以感受到公众的幸福生活,回报他的恩主以敬爱和感激。仍然存在极关重要而且必需的工作,执行起来又极其困难,那就是军事改革。长久以来,军队因

\* ① [译注] 古希腊每年在伊琉西斯(Eleusis)举行的秘密宗教仪式,祭祀谷物女神得墨忒尔(Demeter)。

② 从会议记录摘要知道,亚历山大和元老院的争执发生在222年3月6日,这时他登基近一年,罗马人在他统治下感到幸福,所以元老院要把安东尼的称号颁给他的家族,作为荣誉的头衔,但是要先等待,看亚历山大是否不愿僭用这个称号。

利害关系和暴力习性而免受惩罚,不愿接受军纪的约束,无视于民众的安宁和福祉。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皇帝隐藏对军队的恐惧,表面上装出爱护的样子。政府各级行政单位以严格的节约,供应金银成立基金,作为军队的日常支出和额外奖赏。在他们的行军中,他放松每人应肩负十七日份口粮的严厉规定\*<sup>①</sup>。道路旁设有大量仓库,只要进入敌人的边境,因为士兵懒散成习,必须准备大批骡马和骆驼来运送给养。亚历山大对矫正士兵的奢靡感到失望,最后他把目标限于军容的装饰、优良的马匹、华丽的盔甲和盾牌可用金银来镶嵌等方面。他同时也与士兵一起习于劳苦,亲自访问病人和负伤人员,把他们的服役记录和他自己的感谢之辞,全部保存下来。不论在何种场合,尽量向这些人表达热烈的感激,因此他故作姿态的宣布,他们的幸福与国家的荣誉休戚相关。他用最温和的方式力图唤起暴乱的群体要有责任感,至少要恢复军纪原已式微的形象,罗马帝国之所以能战胜那些在尚武精神、整体力量均较他们为大的国家,全归功于军纪的要求。但他完全白费心机,坚持的勇气也无从发挥,改革的企图只是让他所要治疗的疾病,不仅无法痊愈而且要提前发作。

禁卫军拥戴年轻的亚历山大,把他看成温柔的学生那样爱他,将他从暴君的虎口救出,安置在帝座之上。和蔼可亲的皇帝深知自己应尽的义务,对军队的感激限制在理性和正义的范围之内,于是军人在不久以后,就对亚历山大的德行感到不满,觉得远不如埃拉伽巴卢斯的恶行来得有利。他们的统领是睿智的乌尔比安,身为法律和人民的朋友,却被军队视为敌人,每项改革计划都要归于他恶意的建议。他们的反感借着一些微小的事件,爆发成为狂暴的叛变。罗马城内猛烈进行三天的内战,那位卓越的大臣在这个时候,生命受到心存感激的人民给予保护。最后,看到一些房屋被烧毁,同时受到全城将被纵火的威胁,人民在叹息之下,只有放弃不幸的乌尔比安,听任命运安排。他被追到皇宫的殿堂,就在皇帝面前遇害,即使用紫袍来覆盖,仍然无法取得冷酷士兵的赦免。这就是软弱政府的可悲之处,皇帝要是不采取忍耐和伪装的手法,就无法替被谋杀的朋友复仇,为自己被侮辱的尊

\*<sup>①</sup> [译注] 士兵行军时背负行囊和粮食,装在木架上用绳索绑在肩部,除了个人的武器还要携带两根木桩,用来建造防壁,所以每个人的负担很重。所谓口粮就是麦粒,用手磨磨成麦粉后煮食。

严雪耻。叛变的主要首领伊帕戈苏斯(Epagathus)调离罗马,荣任埃及的行政长官,再从这个高阶的职务贬到克里特政府,最后等待时间和离职抹去在禁卫军中的名望,亚历山大再处置他罪有应得的惩罚<sup>①</sup>。

皇帝用公平和正义来统治全国,军队怀疑忠诚的大臣意图矫正他们的混乱,竟然发生暴行处死大臣,这真是天理难容之事。历史学家迪翁·卡修斯用古代遵守军纪的精神,领导驻潘诺尼亚的军团,那些罗马弟兄却以军队特权的低劣理由,要砍掉改革者的脑袋。然而亚历山大并未屈服于士兵的嚣闹,为了克尽自己的职责,任命乌尔比安的同僚卡修斯为执政官,同时拿自己的钱财支付乌尔比安尊荣葬礼所需的费用。真正让人担忧之处,士兵公开宣称要是看见卡修斯拥有这种权标,就会让他血溅五步以报复他的无礼。于是在皇帝的劝告下,国家最高职位的官员从城市隐退,把所余任期的大部分光阴,消磨在坎帕尼亚的庄园。

皇帝的仁慈使军队更加傲慢,军团也效法禁卫军,以同样的狂暴和固执,保障他们无法无天的特权。亚历山大的德政善行,无法对抗时代的腐化和堕落。在伊利里亚、毛里塔尼亚、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日耳曼,不断爆发新的叛变,他的官吏被杀害,他的权力被凌辱,最后他的生命也牺牲在军队的极端不满之下。有一特殊事例值得注意,因为它说明军队的性质,显示出恢复责任感和服从心的状况。在远征波斯期间,皇帝进驻安条克,因为有些士兵在妇女浴室洗澡而受到处罚,所隶属的军团叛变。亚历山大登上将坛,以谦和稳重的态度向武装部队讲话,对于前任皇帝所引起的恶习,他痛下决心一定要予以矫正,认为只要稍为松懈,罗马的令名和帝国的前途,全部将因颓丧的军纪而覆灭。这时,下面叫嚣不断,一片喧闹声音打断他温和的劝勉。英勇的皇帝说道:

你们这样的喊叫,到战场上向着波斯人、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去吼吧!在你们的君王和恩主面前要保持肃静!因为他给你们粮食、衣物和金钱。肃静!不然我不称你们是军人,要叫你们老百姓<sup>②</sup>,就

<sup>①</sup> 虽然《亚历山大传》的作者提到,士兵为反对乌尔比安而叛变,但是他没有提悲惨结果,因为会暴露政府的软弱。从这个有意的疏忽,可以知道作者所持的态度。

<sup>②</sup> 尤利乌斯·凯撒用同样一个字老百姓(Quirites),平息一场叛乱,这个字对士兵而言是很轻视的言辞,把犯规的人贬到很不荣誉的地步。



像那些蔑视法律的人一样,要把你们当做贱民看待。

皇帝带有威胁的语气激怒整个军团,他们挥舞着武器想要弑君。亚历山大毫无畏惧之心,继续说道:“你们的勇气到战场上去表现吧!那会更高贵些。你们现在可以杀害我,但是却吓不倒我!共和国的严刑峻法会惩罚你们的罪行,为我报仇。”军团仍然叫嚣不已,皇帝以坚决的口吻大声的说:“老百姓!放下你们的武器,安静的离开,回到你们的营房去吧!”暴风雨立即停息下来,士兵满面羞愧,默认处置的公正和军纪的权力,把武器和旗帜交了出来。大家在混乱中退开,并没有回到军营,而是在市内找几个旅店住下来。在这三十天内,皇帝很高兴看见部队受到他的教化而幡然悔改,处死几位纵容叛变的护民官,才恢复他们以前在军中的阶级。满怀感激的军团,誓以必死之心报效疆场,尽忠皇帝。

群众通常在一念之间做出决定,瞬息万变的情绪可以让暴乱的军团在皇帝的面前将武器放下,或刺进皇帝的胸膛。这种特殊的处理方式,经由哲学家的深入研究,可以知道在那种情形下,赢得军队服从的原因,那就是皇帝大无畏的精神。整个事件要是由公正的历史学家来叙述,就会知道这样的举动,可以与凯撒媲美,使亚历山大·塞维鲁的性格,能够接近同样的水平。但是这位和蔼可亲的皇帝,他的能力无法处理当前困难的局势,意图过于单纯更不容易坚定他的作为。他所具有的德行,就如同埃拉伽巴卢斯的恶习一样,在出生地叙利亚温暖的气候里,感染东方那种软弱柔顺的色彩。虽然他因外国血统而感到羞愧,但是一位奉承的家谱学者,经过考证以后,认为他出自古代罗马的贵族世家<sup>①</sup>,让他听了非常满意。他母亲的骄奢和贪渎,为他登基以后的光荣投下阴影。当他是那个不知世事的少年,固然会听从母亲的安排,等到成年以后,还是同样的唯命是从,这就使得这对母子的人格<sup>②</sup>成为公众冷嘲热讽

<sup>①</sup> 他的传记里提到是出自梅泰利(Metelli)家族,这个说法实在太会奉承,因为在短短十二年以内,梅泰利家族出了七位执政官和举行五次凯旋式。

<sup>②</sup> 《罗马皇帝传》提到亚历山大的生活完全是一幅理想画面,模仿《居鲁士的教育》(Cyrropaedia)里对大流士的描述。他当政的作为根据希罗狄安的记载,非常理性而温和,这与当时的历史状况也很吻合,但是迪翁片断的提到很多招致反感的事项,大部分现代作家还是相信希罗狄安。持反对立场最力的人士,算是尤里安皇帝,对于优柔软弱的“叙利亚人”和他那无比贪婪的母亲遭遇的下场,他感到很满意。

的目标。疲劳兵力的波斯战争引起军队的不满,出师无功打击统帅的声望到连低阶士兵都不如的地步。所有原因的形成和状况的发展,都像是要加速促成一场革命,使罗马帝国因持续的内乱而走向崩溃之途。

## 九、罗马帝国的财政状况(222 A. D. - 235 A. D.)

康茂德的荒淫暴虐以及因他死亡所引起的内战,再加上塞维鲁王朝奉行新的政策原则,这些因素使军队增加危险的权力,从罗马人民的心中,抹去残留的法律和自由之微弱形象。发生摧毁帝国基础的内部变化,需要相当合理而清晰的解释。每位皇帝个人的性格,以及他们的胜利、登基、愚昧和运道,与君主政体的衰亡息息相关,更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兴趣。我们一直留意这个重大的历史主题,所以不能对卡拉卡拉的诏书毫不理会,因为就是这份文件将罗马的公民权给予帝国所有的自由臣民。但是我们要知道,他那毫无限制的慷慨并非来自广阔的胸襟,而是起于贪财的动机所产生的卑鄙结果。基于这种种缘故,要从共和国的凯旋时代开始,到亚历山大·塞维鲁临朝为止,对帝国的财政进行研究加以说明。

围攻伊特拉斯坎的维爱(Veii)\*<sup>①</sup>是罗马人第一次重大的冒险行动,前后拖延十年的时间,并非城池的形势险要,而是围攻的部队缺乏攻城技术。虽然战地离家不过二十哩<sup>②</sup>,多年辛苦进行冬季战争,需要特殊的鼓励。元老院替士兵建立一套定期酬金制度,所需经费来自一般的贡金,按照公民的财产公平分配来课税,很明智的抑止了沸腾的民怨。征服维爱以后的两百多年,共和国所向无敌,只给罗马增加权力,并没有创造太多财富。意大利各城邦仅缴纳军事服役的贡金,在布匿战争的时代,所运用的庞大陆海武

\*<sup>①</sup> [译注] 维爱是埃图里亚地区的伊特拉斯坎城市,双方在罗马建城以后一直不和,发生很多次战争,受到长期的围攻,终于在公元前396年被罗马完全摧毁。

<sup>②</sup> 依据狄奥尼西乌斯很精确的计算,从这个城市到罗马只有一百个斯塔德(stadia),或者是十二哩半,可能有些前哨会推进到埃图里亚的边界。纳尔迪尼(Nardini, Famiano, 17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在他所写的论文中,反对一般的意见和两位教皇的权威看法。他认为维爱不在奇维塔·卡斯泰拉纳(Civita Castellana),应该位于罗马和布拉恰诺(Bracciano)湖的中途,一个叫伊索拉(Isola)的小地方。

力,都由罗马人本身的经费来维持。那些斗志高昂的人民负担非常沉重,但是却乐此不疲,认为努力的必然后果,是能迅速享有丰硕的成果。他们的期望终于达成,在这段期间内,叙拉古、迦太基、马其顿和亚细亚的财富,随着凯旋式带进罗马,仅战胜佩尔修斯(Perseus)\*<sup>①</sup>所获得的财富就有两百万英镑。罗马人民成为各国的主人,从此不再受重税之苦。行省与日俱增的赋税和贡金,足以支付战争和政府的一般费用,多余的金条和银块储存在农神庙(Saturn)\*<sup>②</sup>,以备国家不时之需。

奥古斯都呈送给元老院的遗嘱,附带在其中的详尽记录已经遗失,这可能是历史上最难以估计的巨大损失。在那份遗嘱里面,经验丰富的皇帝很精确的平衡罗马帝国的税收和支出。由于缺乏清楚而全面的估算,我们只好引用古人若干不完整的数据,他们刚好暂时不讲求抽象的光彩而注意较实用的细节。据称亚细亚被庞培征服以后,每年的税收从五千万德拉克马(Drachm)增加到一亿三千五百万德拉克马,大约是四百五十万英镑。托勒密王朝昏庸统治的末期,每年埃及的税收据说已达一万两千五百泰伦(Talent),大约是两百五十万英镑。后来由于罗马人的俭省以及与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贸易增加,在获利方面有很大的改善。在高卢是靠纵兵掠夺和贩卖奴隶发财,就像埃及是靠通商贸易一样,就帝国而言,这两大行省的贡金收入,几乎可说是不相上下。罗马征服迦太基,要求在五十年内赔偿一万优波克(Euboic)或称迦太基泰伦<sup>③</sup>,相当于四百万英镑,就当时看来罗马可是发了横财。等到肥沃的阿非利加海岸成为罗马的行省,原先那点赔偿,跟以后从土地和居民征收的税金来比,真是不算什么。

西班牙的状况非常特殊,等于是古代世界的秘鲁和墨西哥。这块富庶的西方陆地是腓尼基人所发现,单纯的土著受到迫害,被拘留在自己土地上的矿场,为外乡人的利益而卖命工作,与近代西班牙美洲的模式完全一样<sup>④</sup>。

\*<sup>①</sup> [译注] 佩尔修斯是马其顿国王,公元前 172 年与罗马发生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 168 年 6 月皮德纳会战被罗马将领保卢斯(Paullus)击败,被俘送往罗马监禁。

\*<sup>②</sup> [译注] 农神是意大利古老的神祇,在冬季有很大的庆典活动,庙宇位于卡皮托山的下方,是罗马帝国的金库。

<sup>③</sup> 不论是优波克、腓尼基泰伦或者是亚历山大泰伦,都比雅典泰伦重一倍。

<sup>④</sup> 加的斯(Cadiz)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由腓尼基人兴建。

腓尼基人只熟悉西班牙的海岸地区,贪婪和野心使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带着武器进入这个国家的内陆,几乎所有的地点都能发现蕴藏丰富的铜矿、银矿和金矿。提及靠近迦太基纳(Carthagena)的一处矿场,每天生产两万五千第纳的银币,或者相当于一年三百万英镑。每年从欧斯图里、加利西亚和卢西塔尼亚这几个行省收到两万磅重的黄金<sup>①</sup>。

#### 十、罗马帝国的税制及对后世的影响(222 A. D. - 235 A. D.)

我们对罗马帝国里那些有影响力的城邦之所以被消灭,需要时间和数据,才能进行非常正式的探讨。不过要是看见他们为取得钱财,连荒芜贫瘠的地方都不放过,何况行省的大量财富或来自于天,或成之于人,就会对税收有些概念。奥古斯都有次接到吉阿鲁斯(Gyarus)居民的陈情,非常谦恭的请求免除“三一税”的沉重负担。他们的税金总数不过一百五十第纳,大约五英镑而已,但是吉阿鲁斯是爱琴海的一座小岛,也可以说只是一块岩石,缺乏清水和各种生活必需品,居住着一些可怜的渔民。

虽然数据来源有限而且残缺不全,我们还是得到两点结论:首先,罗马行省的经常收入(时间和环境的差异可以略而不计)不会少于一千五百万或两千万英镑<sup>②</sup>。其次,如此庞大的税收,对奥古斯都依据稳健原则所建立的政府,足够支付所需的费用。那就是说他的宫廷简单朴实一如议员的家庭,他的军事建设经过计算可用来防卫边疆,既没有激起征战的旺盛企图心,也没有外来侵略的严重顾虑。

纵使这两种结论从表面看好像很有道理,以奥古斯都来说,无论是从语言表达或行动作为上,至少对后面一点认为办不到,也就是说收入不敷支出。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很难断定,他到底是罗马世界的国父,还是自由权利的压迫者;他是到底希望解除行省所受的各种不平等待遇,还是要让元老院和骑士阶级陷入赤贫的地步。从他一开始掌握政权,就经常暗示贡金不足,有必要以适当比例对罗马和意大利增加公共负担。在执行这些失去民

<sup>①</sup> 普林尼提到达尔马提亚也有一座银矿,每天生产量是五十磅。

<sup>②</sup> 利普修斯(Lipsius, Justus, 1547 A. D. - 1606 A. D., 荷兰学者和政治理论家)算出的岁入是一亿五千万金克朗。他写的书虽然很博学,但也充满过多的想。

心的方案的时候,他一直采取谨慎而权衡轻重的步骤,最先是实施关税,接着就是建立消费税,查定罗马公民的个人实际财产,再据以完成税务计划,要知道这些人已经有一百五十年未缴纳各种税金。

其一,像罗马这样伟大的帝国,金融的自然平衡必须逐渐建立。征服者的强权之手拿取行省的财富送到首都,其中大部分再借着商业和技术,用温和的方式回归到勤劳的行省。在奥古斯都和后继诸帝统治下,各种商品均需课税,并且经过一千种不同的路径,进入富庶和奢侈的中心。不论法律怎样表示,付税的人都是罗马的购买者而不是行省商人,税率从商品价值的八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不等。假定税率的变化是由政策中不可改变的原则所引导,像奢侈品比必需品要课更高的税,帝国劳动人民生产制造的产品,比从阿拉伯和印度运来的<sup>①</sup>无益但受欢迎的商品,所受的待遇要较宽容。现在仍旧存有一份商品目录,项目很多并不完整,在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必须纳税的物品有:肉桂、没药、胡椒、生姜、所有香料、各种宝石(其中以钻石<sup>②</sup>价格最昂贵而翡翠最为耀目)、帕提亚和巴比伦的皮革、棉花、生丝和丝织品、黑檀木、象牙以及阉人<sup>③</sup>。可清楚看到,用来侍候人的柔弱女性化奴隶,他们的用途和价值随着帝国的衰落而兴起。

其二,奥古斯都在内战之后设立消费税,虽然全面实施,还算非常有限,很少会超过百分之一。设定的项目包罗万象,无论是市场出售或者公开拍卖,从土地和房屋的大宗买卖,到民生的日常用品,即使价值微不足道也都包括在内。像这样的税收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计,所以经常引起反感以致怨声载道。皇帝知道国家的需要和财源所在,只有公开发布诏书表示:军队的需求大部分要依靠征收消费税<sup>④</sup>。

其三,奥古斯都为了使政府能够抵御内忧外患,决定成立一支常备军,设立特定的财库,用来支付士兵的薪饷、退役老兵的酬金以及战争的额外费用。消费税是大宗收入,专门拨做这方面使用,发现还是人不敷出,为了弥

① 普林尼观察到,印度货物在罗马出售是原价的一百倍,这让我们知道关税的结果。

② 古代不知道钻石切割的技术。

③ 布绍(Bouchaud)在他的论文中,引用古代《学说汇纂》里的这份目录,然后做非常冗长的评论。

④ 两年以后,提比略拿征服卡帕多细亚王国为理由,减免消费税的一半,只实施很短的期间,又恢复原来的税率。

补其间的差额,皇帝建议对遗产课征百分之五的新税。罗马的贵族把金钱看得比自由还重要,奥古斯都听到愤愤不平的怨声,还是能保持平常心,公开将整个案件提到元老院来讨论,要求他们对于军中服役所需经费问题,提供不会引起反感的权宜办法。元老院各持己见无法做出决定,而且对整个问题感到非常困扰。奥古斯都对他们暗示,元老院要是冥顽不灵,他会被迫提出一般的土地税和丁税,这样一来,大家只有默然接受。对于遗产和继承的课税会因某些限制条件而予以减轻,缴税的对象除非继承的金额很大,可能要到达五十或一百个金币,否则不会进行征收,对于父亲一方的直系亲属<sup>①</sup>也不会强制索取。由于亲属及穷人的权利都受到保障,如果陌生人或者是远亲意外获得一笔财产,这时为了国家的利益,会很欣然缴纳二十分之一的遗产税,似乎是相当合理的事。

富裕的社会这种税收的金额非常庞大,看来最适合罗马人当时的情况。无论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或随心所欲,可完全依据自己的心愿写遗嘱,根本不受近代有关限定继承人和决定财产分授家属之限制等规定。基于各种原因,父亲的偏心与不公,对于共和国热心奉献的爱国人士,或是帝国生活放荡的贵族,都会失去影响力。只要父亲将财产遗留四分之一给儿子,那他就不应提出任何合法的诉求。但是一个年老而无子女的财主,在家庭里是暴虐的主子,个人的权力随着年龄和日渐衰弱而增加。一大堆奴婢之辈围在身边,把他当做法务官和执政官来侍奉,希望博得他的微笑,赞美他那些愚蠢的行为,尽量满足他的欲望,然后焦急等待他的死亡。随侍和奉承的技巧成为最赚钱的一门学问,把它当做专业的人士获得特殊的称谓。根据讽刺诗的生动描述,整个城市分为两大部分,那就是猎人和猎物。虽然每天都有这么多失去理性和毫无节制的遗嘱,受到狡诈之徒的摆布,非常愚蠢的签名同意,当然也有一些人抱着对理性的尊重态度,受到别人德行的感召,留下合理而公正的遗嘱。西塞罗在当律师时,用辩护来保障当事人的生命和财产,曾接受合法的遗产达十七万英镑。小普林尼的朋友对这位和蔼可亲的

---

<sup>①</sup> 罗马的法律已延续很多代,母系亲属一直没有继承权,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到查士丁尼时代才完全废除。

雄辩家,在遗产的赠与上也一点都不吝啬<sup>①</sup>。不管立遗嘱人有什么动机,国库全部毫无差别的要求财产总值的二十分之一,这样过了两三代以后,臣民的全部财产逐渐落入国库的手中。

尼禄登基之初,皇帝渴望获得民心,或许是一念之慈的盲目冲动,希望能废除关税和消费税。聪明的元老院议员赞颂他的慷慨行为,却转移计划执行的方向,因为这样做会扼杀共和国的财源,瓦解帝国的力量。如果这个美梦可以实现的话,像图拉真和安东尼这样仁民爱物的皇帝,早就热烈的掌握如此光荣的机会,将重大的恩惠赐给帝国的臣民。他们以减轻大众的负担为满足,还是不会将这些税收完全除去。他们用法律的温和与精确,以订出税务的原则和措施,保护各阶层的人民,防止任意的解释、过时的要求和租税承包商的肆意妄为。在每个年代,即使是罗马最仁慈和最明智的行省总督,还是坚持贯彻租税承包商有害人民的手段,至少也要用来搜刮主要的关税和消费税,说起来真是一件怪事<sup>②</sup>。

卡拉卡拉的情绪和作法与安东尼大不相同,他完全不顾国计民生的后果,可以说是讨厌人民过幸福的生活,他发现必须满足自己在军队里引发的无穷贪婪。奥古斯都所设立的几种税制,以遗产税抽取二十分之一的金额最庞大,运用的范围也最广泛,影响力并不限于罗马和意大利。税捐收入随着罗马城市的展延而加剧,新的公民虽然在相同条件下缴税<sup>③</sup>,可以因此取得阶级和特权,获得更丰富的补偿,像是地位和财富的光明远景,满足他们出人头地的野心。但是这些显示着差别的好处,却在卡拉卡拉的奢侈浪费下完全丧失殆尽。毫无意愿的省民被迫接受罗马公民的头衔,得不到一点利益,却要承担罗马公民的实际义务。塞维鲁胃口奇大的儿子,对前任所制订的税务措施感到不满,认为过于温和。他把遗产税从二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一,并且在统治期间(在他死后又恢复过去税率)施展铁腕强制执行,全帝国的臣民无不叫苦连天。

当所有省民以罗马公民的身分尽义务纳税之时,对于过去以臣民的条

---

① 参阅小普林尼的《书信集》,很多人都因为在生前受到他的好处,所以死后就会用致赠遗产来表示谢意,当然还是有限度。有位母亲剥夺儿子的继承权,好把遗产给小普林尼,而他的作法是对他们进行调停。

② 贡金通常不会承包出去,所以贤明的君主通常会豁免行省几百万第纳的债务。

③ 普林尼详细描述新公民所遭遇的状况。图拉真公布的法律对他们非常有利。

件所奉献的贡金,应依法予以豁免。卡拉卡拉和他的儿子并不采纳政府的税务原则,要求旧有的贡金和新加的税捐同时征收。到亚历山大当政,才大幅度解除省民的痛苦,将登基时所收税捐的总额减少到三十分之一<sup>①</sup>。虽很难了解他基于何种动机,愿将危害大众的残余罪恶予以铲除,然而带有毒素的种子并未清理干净,滋长蔓延开来,在后续朝代为罗马世界笼罩死亡的阴影。我们在本书之中经常要说明土地税、丁税,及谷物、酒、油和肉类的大量征用,全部来自行省,供应宫廷、军队和首都的需要。

只要罗马和意大利被尊为帝国的中枢,保存于古代公民的民族精神,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灌输到新加入的公民身上。军队的重要指挥官由受过通才教育的人来充任,他们体会到法律和文学带来的益处,经历各种文官和武将的职务<sup>②</sup>,依据功绩逐渐向上升迁。从帝国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可以知道,军团之所以听命行事,部分要归功于他们身教言教的影响。

当罗马制度最后一道藩篱被卡拉卡拉踩倒,职业的隔离逐渐成为阶级的区别。内部行省最有教养的公民,才够资格充任律师和行政官员。当兵吃粮的粗活丢给边疆的农民和蛮族,他们只知军营而不知国家,只懂战争而不懂学识,当然更不了解民法和军纪。他们以血腥的双手、粗暴的习性和搏命的决心,固然有时可以保卫紫袍,但是更会经常覆灭帝座。

---

<sup>①</sup> 通常的贡金要是付十个奥瑞金币,现在只要缴交三分之一奥瑞金币,但是铸币的成色要遵照亚历山大的规定。

<sup>②</sup> 可以参阅阿格里科拉、韦斯巴芗、图拉真、塞维鲁和他三个对手的传记,那个时代有名望的人物都要有这样的经历。



## 第七章

马克西明即位与其暴政 元老院管辖的阿非利加和意大利发生动乱 内战和叛变 马克西明及其子、马克西穆斯和巴尔比努斯,以及先后三位戈尔狄安帝系,全部惨死 菲利普的篡位和政治手段(235 A. D. - 248 A. D.)

### 一、概述君主政体的优劣

世界有很多种政府形式,而以君主世袭政体最令人发噁。试想老王死后把国家当成私产,像一群牲口那样传给对人类和自己浑然无知的婴儿。英勇的武将和贤明的大臣,放弃对帝国的天赋权利,趋向皇家的摇篮屈膝宣誓效忠,像这样怎能不使人气愤填膺?对于此一题目所发表的讽刺和议论,只会让人感到迷惑而无所适从。我们只要再稍为深思,仍会赞同此种成效显著的权宜之道,从而建立不受情绪影响的继承大法。人民应有选举君主的权利,这种论点虽然理想却极为危险,任何能够削弱此等主张的因应措施,我们欣然表示默许。

我们要是休憩田园不问世事,很容易设计出理想的政府形式,王位要经由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公平的投票,令牌交给最贤能的人。但是经验却推翻这种空中楼阁的想法,同时告诉我们,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中,君王的选举永远不可能找出最有才华的人,也不可能让选出的人合于大多数人的意愿。军队是一个团结的组织,有共同的情感和足够的力量,可将本身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同胞身上。军人的特性在于有施加暴力的倾向,以及经由训练产生听命于人的奴性,非常不可能成为法律制度的守卫者,也不适合担任文官政

治的保护人。公理正义、人性价值和政治智能,就他们而言是对牛弹琴,自己不懂也不欣赏别人有这些美德。英勇善战赢得他们的尊敬,慷慨大方买到他们的赞同,就这两方面来说,前者是野蛮人物所具备的掠夺能力,而后者是浪费公共财产的利己行为,要是野心分子将两者充分运用,就可以推翻政权。

一个人因优越的家世出身所得到的特权,只要获得时间和舆论的认可,不仅被认为理所当然,而且不会引起争端。公认的权利减少倾轧形成的妄想,明确的安全免除君王残酷的行径,由于这种观念已稳固建立,欧洲君主政体的温和统治,才能在和平的环境里代代相传。至于谈起这种特权所产生的缺点,那就是会经常发生内战。亚洲的专制帝王被迫杀开一条血路,才能登上父皇的宝座。然而即使在东方,竞争的范围通常局限于几个皇室的成员。要是那个走运的竞争者,用明枪暗箭翦除他的手足以后,也不会对治下的臣民有任何猜忌。罗马帝国则不然,元老院的权威丧失以后,整个局面是一场混乱。行省的皇室和贵族,长久以来,被锁拿置放于傲慢的共和国大将车驾之前,当做引导凯旋式的俘虏。古代功勋显赫悠久绵长的罗马家族,相继在顶着凯撒头衔的暴政下陨落。在位的帝王受到共和国形式的束缚,因后代子孙的不断失败而受到挫折<sup>①</sup>。任何世袭继承的观念,完全无法在臣民心中生根,英雄不怕出身低,每个人都可以抱着“大丈夫当如是”的理想。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根本不受法律和成例的约束。就是出身贫贱的人也不是毫无见识,希望凭着勇气和运道在军中爬升,有朝一日时来运转,可与柔弱萎靡不得人心的主子,逐鹿天下。亚历山大·塞维鲁被弑,马克西明(Maximin)登基以后,没有一位君王可以高枕无忧安坐帝位。每一个边疆的蛮族农人,都想登上权势熏人而又危险无比的宝座。

## 二、马克西明的出身与篡夺始末(222 A. D. - 235 A. D.)

约在发生此事的三十二年之前,塞维鲁皇帝离开东方班师回国。部队暂停在色雷斯,举行与军事训练有关的各项竞赛,庆祝幼子格塔生日,当地

<sup>①</sup> 过去还找不到连续三代继承帝座的例子,到现在为止只是三次都是儿子继承父王。登上凯撒的宝座好像都是子息不丰(虽然他们经常离婚,但好像也不管用)。

群众蜂拥来瞻仰皇帝天颜。有一身强力壮的年轻蛮族，用粗俗的方言诚挚请求，允许他参加角力比赛。假若罗马士兵输给色雷斯农夫，严格的训练与纪律就会失去光彩，于是部队派出最强壮的人，结果被他一口气摔倒十六名。赢得比赛虽只有微不足道的奖品，他的胜利却获得从军当兵的特许。这个兴高采烈的蛮子在新兵中出人头地，不禁大跳乡土舞步表达欣喜之情。他发现自己获得皇帝另眼相看，立即跑到他的马前，寸步不离地追随，在长途跋涉后仍毫无疲倦之色。塞维鲁惊诧问道：“色雷斯人，跑了这段路，你还愿角力吗？”这位未显倦容的年轻人回答：“陛下，非常愿意。”在片刻工夫，他又摔倒七名军中最强壮的士兵。他因英勇无敌和技巧过人，获得金项圈作为奖品，并且被派为乘骑卫士，随护在皇帝身边。

他的名字叫马克西明，虽然生在帝国边疆，却是蛮族混血儿，父亲是哥特人而母亲是阿兰人(Alani)。他在任何场合都显得强悍果敢且骁勇善战，天生的野性因见过世面而渐趋温和，知道如何掩饰自己的弱点。塞维鲁和其子在位之时，他在军团担任百夫长，深受两位皇帝赏识，前者更有知人之明，对他相当器重，使马克西明产生感恩之心，不愿在杀害卡拉卡拉的凶手麾下服务。献身军旅所产生的荣誉感，使他拒绝接受埃拉伽巴卢斯委靡软弱的侮辱。等到亚历山大登基，他才重返宫廷。皇帝授与的职务使他发挥所长，逐步高升，开始在第四军团担任护民官，在他负责尽职的督导下，这个军团很快成为全军纪律和训练最佳的单位。获得士兵一致推崇，视为埃杰克斯(Ajax)和赫尔克里士同类的英雄人物，擢升至最高军事指挥官<sup>①</sup>。若不是马克西明具有太多蛮族血统，皇帝也许会把他的妹妹嫁给他儿子。

这些施恩笼络的手段不仅没有赢得他的忠诚，反而激起色雷斯农夫的野心。他认为只要受到上官的节制，即使立下再大的功勋，还是得听命运的摆布。虽然他缺乏智慧和学识，但是为人狡猾又自私，看见皇帝失去军队的爱戴，便想利用士兵的不满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施政的对错和为人的正邪，原本就难以区分，贤德的君王很容易受到倾轧和诽谤的陷害。军队乐于听取马克西明所派使者的言辞，说是对他们受尽耻辱还要忍耐感到极为羞愧，

<sup>①</sup> 希罗狄安和维克托提到，马克西明当时指挥特里巴利亚(Triballian)骑兵队，同时负责新兵的训练和纪律。要是他任命为最高军事指挥官，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晋升，他的传记作家应该特别记下来。

军队在这十三年来,要在懦弱的叙利亚人所制订的军纪下听命服从,而且这位胆小鬼是他母亲和元老院的奴隶。他们大声疾呼,现在正是把无能的文官权力全部连根铲除的时候,要推选一位真正的军人,来作为他们的统帅和皇帝。他不但接受军队的教育,也会率领他们从事战争,一定会恢复帝国的荣耀,让大家享用帝国的财富。那时正有一支大军集结在莱茵河畔,受皇帝的亲自指挥,这些部队刚从波斯战争回来,就立即进军迎战日耳曼的蛮族。马克西明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新兵训练,有一天(公元235年3月19日)在进入训练场之际,像是突如其来的冲动,也可能是有计划的阴谋,大家要拥立他为皇帝。他坚决表示反对,但是被高喊的呼叫声所淹没,士兵要急着杀死亚历山大·塞维鲁,使得叛变成为既成事实。

亚历山大被弑有很多说法,真相如何莫衷一是,问题是他没有觉察到马克西明的忘恩负义和狼子野心,所以才会死于非命。有的作家非常肯定提到,他用过餐便去睡觉,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一些卫兵闯进皇帝帐篷将他杀伤多处,贤德的君主在毫无防范之下伤重身亡<sup>①</sup>。我们也可相信另一种较可能的说法,马克西明在离御帐有几哩路的地方,被很多任务部队以紫袍加身拥立为帝。他认为要成功,不能向大军公开宣布,而是要采取机密的手段。亚历山大闻讯还有时间向部队呼吁,要求他们克尽忠诚的责任,很勉强的效忠行动因为马克西明的出现而迅速消失。马克西明自称是军人阶层的好朋友和支持者,军团在欢呼声中推举他为罗马皇帝。马梅娅的儿子受到军队的背叛和出卖,回到自己的帐篷里,以为至少已经逃过群众的杀戮,然而接着出现一名护民官和几位百夫长,他们就是要命的刽子手。他未能表现出大丈夫的气概,反而又哭又叫苦苦哀求。他的不幸和无辜必然得到后世的同情,却在最后时刻因贪生怕死而受人鄙视。他大声责怪马梅娅的骄纵和贪婪,是他覆灭的主要原因,结果他的母亲也随之命丧黄泉。很多忠实的朋友也成为愤怒士兵手下的牺牲者,还有一些人受到篡夺者加诸的残酷待遇。凡是被重用的人都遭到解职,非常屈辱的赶出宫廷和军队。

---

<sup>①</sup> 对于不负责任的传记作家提到不可置信的状况,我通常会持保留态度,像这样极不合理的叙述,可以置之不理。有的记载是说皇帝的弄臣无意间进入帐篷,惊醒熟睡中的皇帝,弄臣害怕受到处罚,就唆使心怀不满的士兵采取谋杀的行动。

### 三、马克西明荼毒生灵的暴行(235 A. D. - 237 A. D.)

罗马以往的暴君,像卡利古拉、尼禄、康茂德和卡拉卡拉,都是荒唐淫乱、少不更事的青年<sup>①</sup>,在帝王之家接受教育,被帝国的骄傲、罗马的奢华和吹捧的声音所败坏腐化。马克西明跟他们不同,他的残酷源于害怕遭人轻视。他虽然靠着士兵的拥护,主要是弟兄们爱他,把他看成大家的化身,他意识到自己低贱的身世、粗野的外貌,及对文明生活中艺术和制度之全然无知<sup>②</sup>,要是与亚历山大那善良的德行相比,真是强烈的对照。他记得自己过去光景不佳之际,经常等候在傲慢的罗马权贵门前,被狗仗人势的奴隶饱以闭门羹。当然他也记得那些接济和帮助过他的朋友,但是不管是得罪还是有恩于他,他们全都冒犯了他,因为他们全都知道皇帝那见不得人的出身,许多人被罗织罪名处死。马克西明就是因为杀害对他有恩的人,使得他以蛮族家世和忘恩负义的恶名,血淋淋的存在青史之中<sup>③</sup>。

暴君天性阴鸷嗜杀,对帝国每位出身高贵和功勋显赫的人,都引起猜疑心理,只要听说有任何不稳的迹象,就毫不留情斩草除根。有一位曾任过执政官的议员名叫马格努斯(Magnus),受到指控是要杀害他的主谋,没有证人和证据,不给审判和答辩机会,就连同四千名疑为帮凶的人员一并被处死。意大利和整个帝国到处都是密探和告发者,只要是最轻微的控诉,那些治理过行省、指挥过军队、获得代行执政官和凯旋式殊荣,身为最高阶层的罗马贵族,都会被绑在马车上,递解到皇帝面前。没收财产、放逐异地或者立即赐死,都算是最仁慈宽大的处置。有些极为可怜的受害者缝在兽皮里面,或丢给野兽咬死,或遭乱棍打死。在三年的统治期间,他从来没有回到罗马和意大利,经常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转移,他的营寨就是严酷的专制

<sup>①</sup> 卡利古拉是四位皇帝里登基时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他二十五岁,卡拉卡拉是二十三岁登基,康茂德是十九岁,尼禄还不到十七岁。

<sup>②</sup> 可以看出他根本不懂希腊语。在当时只要受过普通的教育,就会用希腊语交谈和写信,何况他还是色雷斯人。

<sup>③</sup> 所有历史学家中,希罗狄安对马克西明的败德恶行反感极深,口诛笔伐不遗余力。

统治所在地。他蔑视法律和正义的原则,靠宣誓效忠的刀剑来支持<sup>①</sup>。那些出身高贵,具有气质和修养的人士,遭到排斥不准接近。罗马皇帝的朝臣成为古代奴隶和角斗士的首领,他们掌握残酷的权力,使人留下恐惧和厌恶的深刻印象<sup>②</sup>。

要是马克西明的残酷行为,只限于地位崇高的元老院议员,或者是那些想从宫廷和军队牟取暴利的投机分子,一般人民对于这些特权阶级的受苦受难,不仅无动于衷,甚至还会幸灾乐祸。暴君的贪敛受到士兵搜刮无饔的刺激,最后竟然侵犯公共财产。帝国每座城市原都有独立的税收,用来购买粮食供应民众,支付各种运动和娱乐经费。在马克西明交代之下,将全部财产没收供国库运用,掠夺庙宇最值钱的各种金银祭具和饰物,神明、英雄和皇帝的雕像,都融化铸成钱币。这些触犯天理、亵渎神明的乱命,在执行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引起骚动和杀戮。很多地方的人民宁愿以死来保护他们的神坛,也不愿眼看他们的城市遭到战争的抢劫和暴行。士兵本身可以从冒犯神祇的侵夺中得到好处,内心还是会有羞愧之感,无论如何冷酷施用暴力,同样畏惧亲戚朋友义正辞严的指责。在整个罗马世界,愤怒的呼声清晰可闻,要求对人民的公敌采取报复的行动。最后因为个人的压迫行为,一个和平而没有武力的行省被迫走向反叛之路。

阿非利加财务官<sup>③</sup>是个为虎作伥的家伙,以没收充公和科处罚金来搜刮富人财产,作为皇室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于当地的富有青年,他事先设计罗织罪名的案子,只要执行就能剥夺他们大部分世袭的产业(237年4月)。在此时刻,要死要活都得赶快做出决定。在他们苦苦哀求下,贪心的财务单位给他们三天展期。他们拿出钱财,集合一大批奴隶和农民,带着棍棒和斧头当武器。当财务官接见他们的时候,为首分子用藏在长袍里的短剑将他

<sup>①</sup> 马克西明的妻子经常很温柔提出明智的劝告,有时也会阻止一些暴虐的事件。从现存的奖章上知道这位仁慈的皇后名叫宝莉娜(Paullina),她在马克西明之前过世,享有女神的名衔。

<sup>②</sup> 就是将他比做斯巴达克斯(Spartacus,公元前73-71年奴隶暴动的首领)和阿塞尼奥(Athenio,当时著名的角斗士,绰号雅典人)。

\*<sup>③</sup> [译注]担任财务官的职位就可以进入元老院任议员,由平民大会选出。罗马的财务官负责国库管理和财政事宜,行省的财务官负责全省的财政,管理作战经费,是主将的法定副手。

刺杀,群众协力占领提斯德鲁斯(Thysdrus)小镇<sup>①</sup>,高举起兵义帜反抗罗马皇帝统治。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人们对马克西明的痛恨,下定决心要与丧尽天良的暴君周旋到底。这时他们需要一位德行可获得罗马人爱戴和尊敬的皇帝,而且他的权威能使行省的革命大业稳定发展。戈尔狄安(Gordianus)是以代行执政官头衔担任阿非利加的总督,成为他们推举的对象。但他毫不考虑就拒绝此一危险名位,流着泪请大家让他平静以终天年,不要使他沾染内战血迹以致晚节不保。但是在大家胁迫下他只有接受皇帝的紫袍,何况马克西明残酷的猜忌,他已走投无路,因为根据暴君的观点,凡是受人拥戴妄想大宝者非死不可,只要起了称帝的念头就是叛变。

#### 四、戈尔狄安的起义与败亡(237 A. D.)

戈尔狄安家族是罗马元老院最为显赫的世家之一,父系方面是格拉古(Gracchi)\*<sup>②</sup>的后裔,母亲来自图拉真皇室,有庞大的家财可以维持贵族的排场,更能享受高雅的格调和发挥好施的德性。伟大的庞培在罗马曾经住过的府邸,很多代以来都属于戈尔狄安家族所有<sup>③</sup>,宫殿里以展示大批古代海战胜利纪念品闻名于世,同时还装饰许多当代绘画作品。他的庄园位于通往普拉内斯特(Praeneste)的道路旁边,以壮丽无比的大浴场享誉于当代,有三座长达一百呎的大厅,一个宏伟的柱廊,由两百根极其罕见而昂贵,四面为不同种类的大理石长柱所支撑<sup>④</sup>。公共竞技活动全部由他自费举办,每

① 这个市镇位于富裕的开占修姆(Byzantium)地区,在迦太基的南方一百五十哩,戈尔狄安颁赠殖民区的头衔,建有非常宏伟的竞技场,一直到现在都保存得很好。

\*② [译注]公元前132年,汉尼拔的征服者西庇阿的孙子提比略·格拉古出任护民官,为民请命,要将公有土地分配给穷人,后被暗杀身亡。其弟盖约于公元前123年也出任护民官,继承亡兄遗志,要让意大利盟国人民获得罗马公民权,结果在暴动中被杀。两兄弟之死,引起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内战,终于使共和政体遭到绝灭。

③ 庞培豪华的府邸在罗马城东,后来为马可·安东尼据有,等到三头同盟解体,就变成皇家的产业。图拉真皇帝不仅同意而且鼓励有钱的元老院议员,购买那些大而无当的宫殿,所以戈尔狄安的曾祖父才有机会获得庞培的府邸。

④ 这四种大理石分别产于克劳地亚(Claudia)、努米底亚(Numidia)、卡里斯提亚(Carystia)和森纳地亚(Synnadia)。罗马附近的大理石并不名贵,卡里提亚出产碧绿色的大理石,森纳地亚的产品更值钱,白色底质上有紫色椭圆形斑点。

次都有数百头野兽和角斗士参加<sup>①</sup>,似乎他的财富已超过臣民应有的程度。当然有些官员很大方,只限于罗马有数的几次节日祭典,戈尔狄安却不然,担任市政官<sup>\*②</sup>这个职位,每个月都要举办一次,等他当了执政官,更扩展到意大利各主要城市。他曾两次推举出任这个最荣誉的职位,一次是卡拉卡拉统治的朝代,另一次是亚历山大在位,那是因为他具有一种非凡的才华,能够获得明主的赏识,也不会引起暴君的猜忌。在他一生悠游的岁月,都能与世无争,潜心研究文学,平静沐浴于罗马的光荣之中。等他得到元老院的提名,经过亚历山大的批准<sup>③</sup>,以代行执政官头衔出任阿非利加总督,他明智的请求交出军事指挥权,以及几个行省的统治权。就在皇帝还当政的期间,阿非利加的人民在忠诚的代理人统治下,过着幸福的生活。等到野蛮的马克西明篡夺帝位以后,戈尔狄安尽力减少许多他无能为力加以预防的苦难。当他逼不得已接受紫袍加身之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身为幸福的安东尼时代硕果仅存的元老重臣,在自己的行事作为中重现哲学家皇帝的美德,这些完全展示在三十卷传诵一时的诗集之中。他的儿子担任部将,随着德高望重的前执政官到阿非利加赴任,后来也被尊为皇帝。虽然他为人并不是以清廉自许,性情倒像他父亲那样和蔼可亲,拥有二十二名侍妾以及六万两千册藏书的图书馆,由此可知他兴趣之所在,而且从他留下的“产品”来看,显然前者也像后者一样有其实用价值,并非讲究铺张只摆场面而已<sup>④</sup>。罗马人民认为小戈尔狄安的长相很像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更高兴他的母亲是安东尼的孙女。他们有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他那潜伏在慵懒生活中的才能总有一天会复苏,于是公众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戈尔狄安和其子把推举皇帝的骚动平息之后,就将宫廷移到迦太基,在那里受到阿非利加人热烈欢迎,因为从哈德良巡视以来,还未见过罗马皇帝

① 有时会有五百对角斗士演出,不会少于一百五十对。他有次让一百名西西里人骑着卡帕多细亚的骏马表演马戏,供作狩猎表演的野兽有熊、野猪、野牛、鹿、麋鹿和野驴等等,皇家主办的节目才可以有大象和狮子。

\* ② [译注] 罗马有四名市政官,任期一年,负责的区域以罗马市界为限,管理的项目是街道、供水、排水、垃圾、卫生、交通、公共建筑、市场、娱乐等。

③ 参阅《罗马皇帝传》里保留的来往信件,可以知道亚历山大尊重元老院的职权,对议会指派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敬表同意。

④ 小戈尔狄安的侍妾,每位都有三四个小孩。他留下的作品绝非毫无价值。



的威仪。这种空洞的欢呼声,既不能增强他们的实力,也无法维护他们的名位。基于事理和本身利益,他们必须请元老院核定,于是当地高阶知名人士组成代表团前往罗马,向元老院提出陈述,采取此一行动的缘由及其过程,特别说明他们已经忍无可忍,最后发挥勇气孤注一掷。新登基的皇帝写给元老院的信非常谦恭有礼,一再表明接受皇帝的名位极其无奈,要把推选的结果和他们的命运,交给拥有最高权力的元老院来裁定。

元老院的想法是毫无疑问也没有异议。戈尔狄安的门第和亲戚,使他们与罗马的著名世家息息相关,大量的财富曾支助许多议员,耀目的功绩获得许多朋友和部从,温和的统治方式带来恢复文官政府甚至共和政府的远景。军事暴力所造成的恐惧,最先迫使元老院不得不将亚历山大的被弑置之不理,还要批准一个蛮族农夫被推选为皇帝,到现在发生反效果,激起维护自由和人道不受侵犯的权利。马克西明公开表示对元老院的痛恨,而且已经无可调解。最听话的顺从尚且未能平息他的怒气,再小心谨慎也无法消除他的猜疑,为了保障本身安全,势必要担负风险发起义举,设若未能成功,元老院的议员就是第一批牺牲者。当然这些要考虑的事项,可能还涉及某些私人问题,只在执政官和行政官员的准备会议中讨论,等获得结论以后,便在卡斯托(Castor)神庙召开元老院全体大会,根据古代的保密方式<sup>①</sup>,要求大家提高警觉,并且决定不发布敕令。执政官叙拉努斯(Syllanus)说道:“各位议员,两位获得执政官殊荣的戈尔狄安,一位是各位派出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一位是各位的将领,已在阿非利加被拥立为帝,让我们感谢提斯德鲁斯的年轻人。”他勇敢地接着说下去:

让我们感谢迦太基忠诚的人民,他们是将我们从恶魔手中救出来的恩人。为什么你们听我说话的表情那样冷淡!那样怯懦!为什么你们面面相觑?为什么踌躇不决?马克西明是人民公敌,愿他的仇恨跟着他的身体一起遭到消灭,愿我们长期沐浴在戈尔狄安皇帝的谨慎和幸福,以及其子戈尔狄安二世的英勇和坚忍之中。<sup>②</sup>

<sup>①</sup> 元老院在开会讨论的时候,为了保密起见,所有的奴仆和书记都不准在场。这是从共和国时期就保留下来的议事纪律。

<sup>②</sup> 这段激昂慷慨的讲话是从《罗马皇帝传》里直接翻译过来,好像是引用最原始的元老院记录。

执政官高贵的言辞驱散元老院暮气,议员恢复无比热情,投票一致决定,批准戈尔狄安当选。马克西明和他的儿子,及所有拥护者,被宣布为国家公敌,凡是有勇气和机运消灭他们的人,可得到国家最丰厚的报酬。

身为皇帝的马克西明一直留在边疆,禁卫军有一支特遣队驻守罗马,说是保护其实是用来控制首都,统领维塔里阿努斯(Vitalianus)效忠暴君,经常迅速执行残酷的命令。现在先要杀死他,才能提振元老院的声威,从危难的状况下拯救议员的生命。在元老院的决定尚未泄漏之前,他们派出一位财务官和几位护民官去结束他的性命。他们勇敢的贯彻命令,手上拿着沾满血迹的短剑,冲过街道向人民和士兵宣布革命的消息。自由的热诚得到大量的赏赐,皇帝承诺要给予金钱和土地,马克西明的雕像被推倒,帝国的首都承认两位戈尔狄安皇帝和元老院的权威,意大利其他地方也都闻风响应。

长久来在专制暴虐和军队横行下忍辱负重的议会,现在又焕然一新产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元老院接掌政权,表现极为勇敢而且镇静,准备以武力维护自由。在担任过执政官的议员中,有很多因功勋和能力受到亚历山大皇帝赏识,从其中很容易选出二十位具有军事指挥才能,能征善战的将领,然后把意大利的防御任务交给他们。每人奉命在自己的岗位上,招训意大利青年,巩固港口和道路的防务,阻止马克西明随时发起的进攻。从元老院和骑士阶级选出知名人士组成代表团,派往各地会见行省总督,恳切请求他们火速展开行动,拯救处于危难中的国家,提醒各民族要记取自古以来与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友谊。代表团受到欢迎和尊敬,意大利和各行省表现支持元老院的热情,足以证明马克西明统治下的人民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以至于他们对政治压迫的恐惧,更甚于内战的长期对峙,意识到这种极为可悲的场面,就会唤起绝不妥协的愤怒情绪。这种现象在刻意支持少数党派领袖的利益,从而引起的内战中,确实很难见到。

正当戈尔狄安在各地受到爱戴之际,他们却已离开人世(237年7月3日)。迦太基衰弱无力的朝廷受到威胁而告急,毛里塔尼亚总督卡佩里阿努斯(Capelianus),率领一小队老兵和大群凶狠蛮族,迅速挺进,要攻击对皇帝忠心而无战力的行省。年轻的戈尔狄安率领一些卫士,和很多在迦太基的安逸生活中长大、不知战阵为何事的群众,前往应战。他的勇气无补于事,就在战场上壮烈牺牲。他那年事已高的父亲,登基才三十六天,听到战败的消息也就自杀身亡。迦太基缺乏防守力量,只有开城投降,整个阿非利加遭

到暴虐搜刮,损失大量的生命和财产<sup>①</sup>。

## 五、元老院对抗马克西明赢得胜利(237 A. D. - 238 A. D.)

戈尔狄安父子的不幸下场,使罗马受到突如其来的恐怖打击。元老院在协和殿召开会议,假装处理日常事务,大家的心情都极为焦虑,好像不敢面对自己和国家的危险。一时之间,冷漠和惊愕笼罩整个会场,直到一位与图拉真同名同族的议员,惊醒了同僚麻木的心灵。他非常诚挚的告诉大家。要像从前那样做出慎重而缓慢的决定,就没有时间来建立元老院的武装力量。马克西明的天性乖戾而且怒气填膺,正率领帝国的军队向着意大利前进。他们唯一的抉择若不是英勇在战场杀敌,就是因反叛失败被制服后受到拷打屈辱而亡。他继续往下说:

我们已经失去两位杰出的皇帝,除非大家自暴自弃,共和国并未随着戈尔狄安的灭亡而丧失希望,很多议员无论在德行和才干上,都可以担起帝国的重责大任。让我们再选两位皇帝,一位遂行战争对抗人民的公敌,另一位坐镇罗马指导文官政府。我非常乐意冒着令人嫉妒的危险来提名,请大家投票支持马克西穆斯(Maximus)和巴尔比努斯(Balbinus),各位议员,请批准我的提名。不然,为了有利于帝国,请另选高明。

大家的忧虑制止了嫉妒的窃窃私语,候选人的功勋也获得一致承认,元老院大厅响起一片欢呼:“马克西穆斯和巴尔比努斯皇帝胜利成功万岁!愿元老院的裁决赐福给你们,愿你们的施政赐福给整个共和国!”<sup>②</sup>

新皇帝的德行和声誉证明罗马人的前途大有希望,各自的才能都适合所负责的和平与战争部门,相互之间没有猜忌也毋须竞争。巴尔比努斯是

---

<sup>①</sup> 戈尔狄安在位时间,有的书籍上面记成一年六个月,根据卡索邦和潘维里乌斯(Panvinius)的校正,改为一个月零六天。也有人提到两位皇帝在航行途中,因船只遇到暴风雨翻覆而溺毙,这就更不可靠。

<sup>②</sup> 在《罗马皇帝传》里提到这段是依据元老院的记录,但是日期错误,因为同时是阿波罗祭典期间,可以据以修正。

位广受钦佩的演说家、名声卓著的诗人和聪明睿智的行政官员，以廉节公正治理帝国所有的内部行省，博得大家一致的好评。他出身贵族<sup>①</sup>，家道富裕，行为举止非常慷慨大方而且和蔼可亲，虽然喜欢享受但不会损害到个人的尊严，也不会因安逸而丧失处理事务的能力。马克西穆斯为人比较粗鲁，凭着个人的勇气和才干，从平民出身而能跃升军国要职，战胜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他在担任郡守时生活严肃规律，执法大公无私，赢得人民的尊敬，但是人民爱戴较为和蔼的巴尔比努斯。这两位同僚都当过执政官（巴尔比努斯两度荣任此职），列名元老院二十名将领之内，一位是六十岁而另一位是七十四岁<sup>②</sup>，在年龄和阅历上都已达成熟圆通之境。

元老院授与马克西穆斯和巴尔比努斯执政官和护民官的同等权力，国父的头衔以及最高祭司的共同职掌之后，他们便登上卡皮托神庙向罗马的保护神致敬<sup>③</sup>，庄严的祭祀仪式被人民的骚动所干扰。毫无纪律的群众不爱刚直严肃的马克西穆斯，也不怕温和仁慈的巴尔比努斯，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把整个神殿团团围住。他们固执的喊叫，意图维护与生俱来选举君王的权利，提出的要求倒是比较温和，那就是除了元老院选出的两位皇帝以外，还要从戈尔狄安家族中增加一位，以告慰为共和国殉难的两位皇帝在天之灵。马克西穆斯和巴尔比努斯率领卫士和骑兵，企图从骚动的人群中开出一条通路，武装着棍棒和石块的群众又将他们赶回卡皮托神庙。不论结果如何，最好还是让步，否则就会两败俱伤。一个年仅十三岁的男孩，他是老戈尔狄安的孙子，也是年轻戈尔狄安的侄儿，在民众的注视下，公开获得凯撒的装饰和头衔，一场骚动在相互忍让之下终于平息。这两位皇帝在罗马很平静的得到大家的承认，准备对抗公敌保卫意大利。

① 巴尔比努斯是高乃里乌斯·巴尔布斯(Cornelius Balbus)的后裔，巴尔布斯身为西班牙贵族，成为希腊历史学家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的养子，得到庞培的帮助获得罗马公民的身分，西塞罗为此事发表雄辩。后来凯撒与巴尔布斯建立友谊，升他为执政官和大祭司。外乡人从来没有获得这种职位和荣誉，他的侄子在阿非利加担任总督，获得凯旋式，也是外国人中第一位。

② 这是佐纳拉斯(Zonaras, 11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的说法，近代的希腊学者都不甚可靠，对于3世纪的历史无知到可悲的程度，他们虚构几位皇帝，还硬要找出史实来证明。

③ 希罗狄安认为元老院在卡皮托神庙召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激烈的辩论，《罗马皇帝传》的记载很可信。

罗马和阿非利加的起义相继发生,快速得令人简直难以置信,马克西明心中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据说他听到戈尔狄安举兵的消息,以及元老院发布惩处的敕令,已经不是像常人那样发脾气,根本就是野兽在大声咆哮。他对遥远的元老院无可奈何,就在他的儿子、朋友和旁边这些人的身上发泄。戈尔狄安去世的消息固然令他放心不少,接着得知元老院下定决心,放弃所有宽恕和调解的希望,并且推举两位在功勋上为他所深悉的皇帝,这时使马克西明唯一能感到安慰的事,就是大起刀兵来报仇雪恨。亚历山大抽调帝国各地的军团,集结在此处形成战力强大的部队,征讨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三场战役获得胜利,使得他们的声誉蒸蒸日上,肯定他们军纪的严明,同时可以用蛮族的年轻精英,来补充各阶层的需要。马克西明一生献身军旅,为秉持史实的公正,对这样一位英勇善战的军人和才能卓越的将领,也不可一味抹煞所建立的功勋。唯其如此,我们料想有此种性格的皇帝,绝不容许叛变坐大,因拖延时日而地位益为稳固,必定立即从多瑙河发兵,迅速进军台伯河。他的常胜军为元老院的蔑视所激怒,急于夺取意大利的战利品,意欲如烈火燎原之势轻易打胜这场有利可图的征战。就我们相信的那个时代并不详实的编年史<sup>①</sup>显示,有几次对外的战争正在进行,使得回师意大利的行动延到第二年的春天。从马克西明审慎的举止和作为,知道传闻的蛮横个性和形象,是政敌书于笔墨的诽谤之辞。虽然他心情急躁还是要很理智的考量,而且这个蛮子有苏拉那种气度,就像他一样要在报私仇之前,先出兵战胜罗马的敌军<sup>②</sup>。

马克西明的部队以壮盛军容进发,抵达尤里安·阿尔卑斯山<sup>\*③</sup>的山脚,见到意大利边境的寂静和荒芜,无不大感惊愕。在他们大军接近之前,居民放弃村庄和城镇,牛群被赶走,粮食不是搬走就是损毁,桥梁受到破坏,没有

① 那时代粗心大意的作者留下很多困扰:(1) 希罗狄安提到马克西穆斯和巴尔比努斯在卡皮托节庆那天被杀,琴索尼苏斯(Censorinus, 3世纪一位罗马作家)很确实的说是公元238年的竞技比赛那天,但没有说明月份和日期;(2) 元老院推选戈尔狄安为帝,很肯定的说是5月27日,不知是当年还是前一年。蒂尔蒙特和穆拉托里(Muratori)持不同的看法,各有一群学者支持,但都是漫无头绪的推测之辞。

② 孟德斯鸠以活泼甚至高尚的方式表达出这位独裁官的情绪。(译按:这是指苏拉在得胜回罗马以后,大杀民党之事。)

\*③ [译注] 尤里安·阿尔卑斯山脉位于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和奥地利交界处,是意大利进入多瑙河地区的孔道。

留下任何东西供入侵部队居住或维生。这是元老院的将领非常明智的作法,他们计划要打消耗战,用饥馑来慢慢减弱马克西明的兵员,再迫使他围攻意大利主要城市,用时间来磨损消耗他的战力。这些城市从坚壁清野的地区,储备了大批人马和充足的粮秣。阿魁利亚成为抵抗侵略者第一击的城市,亚得里亚海湾尽头出海的河流,因为冬雪融化而水势高涨<sup>①</sup>,形成阻挡马克西明大军的天险。最后他们花很大的力气制作很多大木桶,接合起来构成桥梁。全军渡河到达对岸,将阿魁利亚附近美丽的葡萄园全部连根铲除,拆毁郊区的房屋和建筑,用取下的木料制造投射机具和大型塔台,然后从四面八方攻击城市。年久失修的城墙倒塌,危机处理得宜迅速修复。阿魁利亚的坚强防御在于市民的齐心协力,各阶层的人员在极端危险之中,知道暴君的残酷不仁,毫无惊慌之感,反而激起高昂的斗志。元老院二十名将领中的克里斯皮努斯(Crispinus)和门诺菲卢斯(Menophilus),率领一小部正规军进入被围的城市,全体市民在他们的支持和指导下,更是勇气百倍。马克西明的军队在不断的进攻中遭到击退,攻城机具被对方派人纵火烧毁。阿魁利亚人抱着满腔热血的牺牲精神,相信保护神贝列努斯(Belenus)会亲自披挂上阵,庇护在苦难中的信徒,这就更激起他们必胜的信心<sup>②</sup>。

马克西穆斯皇帝一直进军到达拉文纳,要巩固这个重要的据点,加速军事准备工作,看清当前要面对的情况,用理智和策略来指导战争的进行。他深知一座城镇无法抵挡大军的持续攻坚,更担忧敌人一旦厌烦阿魁利亚的顽抗,突然放弃无用的围攻,直接进军罗马,帝国的命运和人民的自由,就要靠两军在野战中决定胜负。什么样的军队才能与莱茵河和多瑙河久经战阵的军团抗衡?现在有的一些部队,是在意大利征召慷慨激昂却气力软弱的青年所编成,加上若干日耳曼协防军,他们的稳定性还有待时间的考验,要

<sup>①</sup> 穆拉托里认为雪融化应该是指7、8月份,不应在2月份,如果此人一生都住在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之间,那他的话一定很有分量。但我认为:(1)只在拉丁文的译本里提到很长的冬天,那是穆拉托里的主要依据,希罗狄安的希腊文正本里没有这段话。(2)从太阳和降雨的变化看来不像是春天,而是夏天,由马克西明的士兵所暴露的环境就可以知道。我们也知道有几条溪流在雪融以后全部注入提马维乌斯河,维吉尔的诗里提到过,在阿魁利亚东边约十二哩。

<sup>②</sup> 贝列努斯是凯尔特人的神祇,很像希腊的阿波罗,接受这个名字是基于元老院的感谢。庙宇里供奉光头的维纳斯神像,为的是向阿魁利亚的妇女致敬,在这座城市遭到围攻时,她们把长发剪下来,编作投射器的绳索。

是依靠他们一定会产生危险。正在忧虑这些问题之时,马克西明的内部发生阴谋事件,结束暴君罪恶的生命,使罗马和元老院解除一场浩劫。要是这个愤怒的蛮子获胜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阿魁利亚的人民在围城中还算没有吃到多大的苦头,他们的粮食存量很充足,城墙里面有几道清泉,可以供应取用不尽的饮水。马克西明的士兵完全不是那回事,他们饱尝日晒雨淋、病疫流行和饥饿难捱之苦,眼见田园被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失望和不满的情绪弥漫军中。当时所有的情报都遭切断,以为整个帝国都支持元老院,他们要在阿魁利亚无法攻破的城墙下牺牲送死。暴君凶狠的脾气因攻城的困顿而经常发作,归咎于军队的怯懦。他那任性而为的残酷行为,现在非但无人畏惧,反而引起痛恨和报复。有一队禁卫军因妻儿留在阿尔巴(Alba)军营中,这个军营就在罗马附近,他们担心家人会因元老院的判决而受到株连。于是马克西明为卫士所叛,连带他的儿子(共享皇帝的名号)和帮凶亚鲁利努斯统领,一同在中军大帐被杀(238年4月)<sup>①</sup>。他的头被插在矛尖上使阿魁利亚人相信围城已经结束,于是打开城门,慷慨的市集供应马克西明饥饿的军队。他们全军参加对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以及合法皇帝马克西穆斯和巴尔比努斯的效忠宣誓。这就是一个充满兽性的野蛮人必然的下场,一般公认他缺乏一个文明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应有的情操。他的躯体正好配得上他的心灵,身材超过八呎,有关力气之强和食量之大<sup>②</sup>,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要是生在一个未开化时代,诗歌和传说必然把他描述成恶魔一样的巨人,超自然的力量会给人类带来毁灭。

## 六、禁卫军在罗马杀害两位皇帝(238 A. D.)

暴君灭亡,罗马世界的欢欣实笔墨难以形容。据说消息在四天内从阿魁利亚传到罗马,马克西穆斯的班师回朝等于是一场胜利游行。他的同僚

<sup>①</sup> 马克西明的在位时期一般都说得不很精确,优特罗庇斯认为是三年零几天。我们可以找到很完整的拉丁文原本,而且以皮阿尼乌斯(Paeanius)的希腊文译本校正过。

<sup>②</sup> 八又三分之一罗马尺相当于八呎,比例是0.967:1。相传马克西明一天可以饮七加仑的酒,吃下三十到四十磅的肉,拉得动重载的大车,一拳可打断马腿,用手可捏碎石头,也可以将小树连根拔起。

和年轻的戈尔狄安出城迎接,三位皇帝并肩进入首都,意大利各城市的使者随行,用感激和信仰的丰盛祭品来致敬。他们接受元老院和人民真诚的欢呼,使大家相信黄金时代必然随着黑铁时代来临<sup>①</sup>。两位皇帝的作为亦不负众望,他们亲自主持法庭审判,一位的严厉被另一位的仁慈所补救。马克西明加在遗产和继承的重税,即使未完全取消也获得减轻,并且恢复军纪要求。在元老院劝说下,帝国的大臣制订许多合理可行的法律,想要在军事独裁的废墟上恢复文官体制。马克西穆斯私下以很轻松的口气问道:“我们将罗马从恶魔的手里解救出来,希望能得到什么报酬?”巴尔比努斯毫不迟疑的回答道:“元老院、人民和所有人类的敬爱。”他那颇有见地的同僚说道:“哎呀!我怕军人会不高兴,还有就是他们的愤怒不满,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他的忧虑正好被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证实。

就在马克西穆斯准备保卫意大利、对抗公敌之际,留在罗马的巴尔比努斯忙着处理内部的不和以及流血的场面。元老院笼罩着疑惧和猜忌的气氛,即使在集会的神殿,每位议员不是公开携带武器,就暗藏在衣服里面。有次正在讨论议案的时候,有两位资深的禁卫军卫士,不知道是出于好奇还是恶意的动机,无礼的闯入元老院,顺着台阶直上胜利女神祭坛。执政官加利卡努斯(Gallicanus)和禁卫军议员梅西纳斯(Maecenas),看见这种傲慢的行为不禁大怒,拔出剑来把两人当成间谍杀死在神坛下,然后跑到元老院门口,毫不考虑轻重就鼓动群众去杀害禁卫军,说他们是暴君的支持者。有些禁卫军逃过群众的愤恨,跑进军营来寻求庇护,利用防卫优势抵挡群众不断的攻击,而且还获得大帮角斗士的帮助,这些人原来都是有钱贵族的财产。内战持续很多天,双方损失惨重,全市一片混乱。当供应饮水给军营的水管破裂,禁卫军的处境就非常凄惨,迫得他们做困兽之斗,冲进城市烧毁很多房屋,杀得街道上洒满居民的鲜血。巴尔比努斯皇帝企图调解罗马各派系之间的斗争,所下的诏书没有发挥作用,休战协议也不可靠,敌对行为暂时停息一会,接着再度爆发,变得更为激烈。军人讨厌元老院和人民,轻视软弱的皇帝,认为他没有气魄也无权力来要求臣民服从。

<sup>①</sup> 参阅《罗马皇帝传》,执政官克劳狄乌斯·尤利安努斯(Claudius Julianus)给两位皇帝的贺函。



暴君逝世以后,留下实力强大的军队,受到形势所逼别无选择,只好承认马克西穆斯的权威。他马不停蹄抵达阿魁利亚前的军营,接受全军的效忠宣誓以后,就以充满感情的语气向他们演说。他并非谴责军队没有服从政府的命令,而是感叹这个混乱时代所造成的悲剧,特别向士兵提出保证,在他们过去的行为中,元老院只记得一件事,那就是他们鄙弃暴君,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马克西穆斯以一大笔犒赏来加强规劝的效果,举行庄严的赎罪祭典来净化军营的戾气,随即解散军团,让他们回到各自的行省。正如他所盼望,士兵表达出感激和服从的情绪。禁卫军的骄纵心理却无法消除,他们在那光荣的日子随着皇帝进入罗马,等到听见群众的欢呼声,就露出阴郁失望的面容,因为他们自认是凯旋式的主角,并不只是伴随在旁而已。当全体成员都进驻禁卫军大营以后,那些追随马克西明的卫队,还有留守罗马的人员,在暗地里相互埋怨而且感到忧虑,军队拥立的皇帝很可耻的遭到覆亡,元老院的人选高踞帝国的宝座<sup>①</sup>。文官系统和军事集团的争权造成长久的不和,现在因这场战争而分出胜负,文官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军人必须学着服从元老院的新规定。不论文雅的议会表面装得多么仁慈,他们害怕用整饬军纪和伸张正义作借口,进行缓慢而无情的报复行动。不过命运仍然操持在自己手中,要是他们有勇气,就可以对缺乏实力的共和国,虚张声势的威胁嗤之以鼻,很容易让世人知道,谁掌握武力谁就是这个国家把持实权的主人。

当初元老院推选两位皇帝,表面上冠冕堂皇理由是为应付内外各种危机,骨子里还是希望借着最高长官的分权,无从产生专制政体\*<sup>②</sup>。此一策略果然奏效,结果对皇帝和元老院极为不利,权力上的冲突因个性上的差异而爆发,马克西穆斯鄙视巴尔比努斯是专事奢华的贵族,反过来他的同僚也讥讽他不过是出身低贱的武夫。他们的不和大家心里有数,再也无法团结起来,采取严厉的预防措施,对付在禁卫军大营里面的共同敌人。就在全城参加卡皮托竞技比赛,两位皇帝单独留在宫内(238年7月15日),突然听到消

<sup>①</sup> 主要是批评对元老院的欢呼过于轻率,等于是对士兵恶意的侮辱。

\*<sup>②</sup> [译注] 其实罗马政治体制的重点就是防止独裁专制,像是共和国的执政官一次要选两位,每月轮流负责处理政事,任期只有一年,距离第二次当选要间隔十年,领军作战也是执政官各领两个军团,还有轮流指挥等等,所以要把这种精神想尽办法延续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息,说是有一队不怕死的凶徒快要来到,因为二人的寝宫相离甚远,相互不知对方的情况和意图,也就无法给予援助,在指责和争辩中浪费宝贵的时光,一直到禁卫军的士兵冲进来才结束徒然无益的争论。士兵抓到“元老院的皇帝”,这是他们对皇帝恶意而藐视的称呼,接着就剥去皇帝的袍服,意气风发的把他们拖过罗马的街道,本想将这两个命运乖舛的皇帝凌迟而死,唯恐忠诚的日耳曼皇家卫队前来救援,于是很快结束他们的生命,留下浑身是伤的尸体,任凭群众给予怜悯或羞辱。

### 七、戈尔狄安三世的登基与被害(238 A. D. - 244 A. D.)

在短短几个月内,六位皇帝死于剑下,已接受凯撒头衔的戈尔狄安,是军方认为唯一适合补位为帝的人。他们将他带到营区,同声尊为奥古斯都和皇帝。他的名字让元老院和人民听来感到很亲切,幼小的年龄使得军队有很长时期能为所欲为,毫无顾忌。罗马和行省都听从禁卫军的选择,不惜放弃自由和尊严,以避免在共和国首都,又重新发生内战<sup>①</sup>。

戈尔狄安三世死时年仅十九岁,他一生的历史我们知道不多,有的记载他受教育的状况,还有一些是大臣的施政作为,即使出现滥用或误导的现象,这是单纯而无经验的年轻皇帝必然遭遇的状况。到他登基以后,就落到他母亲身边一群竖阉的手里,这批东方来的蠹虫,自从埃拉伽巴卢斯临朝,就开始扰乱宫廷。因为这批小人狡诈的阴谋,在无知的皇帝和受苦的臣民之间,张起一道无法穿透的厚幕。秉性贤良的戈尔狄安受到蒙骗,帝国的官职公开卖给无能之辈,他竟浑然不知。我们不知道发生何种可喜的意外事件,使皇帝能够逃脱这批无耻奴隶的掌握,全权信任一位大臣,除了帝国的荣誉和人民的幸福,他那明智的建言一点都没有私心。似乎是亲情和学识使米西特修斯(Misitheus)得到戈尔狄安的重用(240 A. D.),因为他是年轻皇帝的修辞学老师,而且皇帝又娶他的女儿为妻,就提升岳父出任首席大臣。两封相互来往极为感人的书信流传至今,大臣基于严正立场,恭贺戈尔

<sup>①</sup> 昆塔斯·克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 1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在皇帝即位那天极尽恭维之能事,不外乎四海升平、国泰民安这些贺辞。要是注意这些字句,我认为更适合戈尔狄安登基时的状况。

狄安能够脱离暴虐的竖阉<sup>①</sup>，特别提到要避开他们的影响是何等重要。皇帝也以和蔼惶恐的态度，承认过去的行为犯了很多错误，用非常惋惜的语气感叹朝臣不断尽力隐瞒事情真相，君主何其难为。

米西特修斯一生研究学问，并未服务军旅，但这位伟大人物却是多才多艺，当他出任禁卫军统领之时，执行军事任务极为果敢而决断。波斯人入侵美索不达米亚(242 A. D.)，威胁安条克的安全。年轻的皇帝在岳父规劝下，离开罗马奢华的生活，亲自率军东征，这也是历史上记载最后一次打开雅努斯(Janus)神殿的大门\*<sup>②</sup>。等他带领一支大军抵达边界，波斯人撤收守备部队离开占领的城市，从幼发拉底河退到底格里斯河。戈尔狄安获得向元老院宣布出师告捷的喜悦，显示适当的谦虚和感激，归功于作为统领的岳父所表现的才能和智慧。在远征期间，米西特修斯注重军队的安全和纪律，军营维持正常而充分的供应，在所有边疆城市设置仓库<sup>③</sup>，储存大量的醋、熏肉、草料和麦类，防止军士发出危险的怨声。戈尔狄安的大业，却随着米西特修斯的死亡而付诸东流。他死于痢疾，极可能是中毒而亡。菲利普(Philip)接替担任统领(243 A. D.)，他是个阿拉伯人，早年以抢劫为业，能从卑贱的地位跃居帝国最高官职，证明他是位勇敢又有才干的领导者，但是他的勇敢怂恿自己觊觎帝座，他的才干并非服务君王乃是取而代之。他在军中进行各种阴谋活动，故意使得供应短缺激怒士兵，将造成的灾难归咎于皇帝的年轻和无能。设若想要追查杀害戈尔狄安的阴谋，以及公开叛变的连续步骤，已经超出我们能力。邻近幼发拉底河和阿博拉斯(Aboras)河会合之处，皇帝被杀(244年3月)的地点<sup>④</sup>建立纪念碑<sup>⑤</sup>。走运的菲利普被军队拥立为帝<sup>⑥</sup>，元老院和行省立即表示赞同。

① 从两封信可以看出来，这些竖阉被逐出宫廷，发生小小的暴力事件，好像是戈尔狄安已批准罢黜他们的行动。

\*② [译注] 雅努斯神庙的大门在罗马发生战争时期打开，获得和平以后关闭。

③ 当时知名的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柏罗丁(Plotinus)，为了增广见识，希望能到印度，所以参加这次远征。

④ 离奇尔切西乌姆(Circesium)镇大约二十哩，正在两个帝国的边界。

⑤ 墓碑文字不妥，李锡尼(Licinius)下令将碑文刮掉，他与菲利普或有亲戚关系。

⑥ 菲利普是波斯特拉〔Bostra，现在叙利亚的布斯拉(BuStra)〕土著，当时约四十岁。

## 八、军队拥立的风气与菲利普称帝(244 A. D. - 248 A. D.)

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位知名的作家,研究罗马帝国的军事政府,他的看法有的地方虽然天马行空,但是论点相当精辟,特此抄录如下:

那个时代的罗马帝国,充其量只是一个非正统的共和国而已。很像阿尔及尔<sup>①</sup>的贵族政体<sup>②</sup>,民兵拥有主权,可以对称为德伊(Dey)的行政官员进行任免。军事政府在某些方面,或许更近于共和政体而不是君主政体。老实说,这种论点可以成为都能接受的通则。这也不是说,军人靠着抗命和叛变,才有资格参加政府。皇帝对军队所讲的话,就好像以前的执政官和护民官向人民所宣布的事项,难道不是属于同样的性质吗?尽管军队没有议会的形式和集会的地点,尽管他们的辩论很简短,行动很突然,决定也不是冷静考虑的结果,难道他们还不是一样用专制统治主宰共和国的命运吗?皇帝是什么?不过是军方为了私人利益,推选凶暴政府的代理人而已!

当军队拥立菲利普之际,那时他正是戈尔狄安三世的禁卫军统领。戈尔狄安向军队要求让他单独成为皇帝,无法获得同意;戈尔狄安请求让他与菲利普均分权力,军队根本不听他的话;戈尔狄安同意贬到凯撒的位阶,这个善意被认为毫无必要;戈尔狄安希望至少能被任命为禁卫军统领,恳求仍遭到拒绝。最后只有请军方饶他性命,结果还是难逃一死。军队在这些审判的过程,行使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根据史学家的说法,孟德斯鸠曾引用这段有疑问的叙述。菲利普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心中也想让无辜的恩主幸免一死,直到他考虑戈尔狄安遭受的冤屈,必然在罗马世界激起同情,遂不顾皇帝的恳求

① 马木路克在埃及的军政府,可提供孟德斯鸠对同一阶层的统治状况做正确对比。

② 不管基于何种理由,怎么可以把阿尔及尔政府描述成贵族政治?每个军政府都在绝对的专制独裁和粗野的民主制度,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游离。

哀号,下令剥去紫色袍服,立即处死。马上执行这惨无人道的判决<sup>①</sup>。

菲利普从东方回到罗马,急欲抹去犯罪的回忆,争取人民的好感,于是用最铺张壮观的方式来庆祝百年祭(248年4月21日)<sup>②</sup>。自从奥古斯都举办恢复过往的盛会以来,历经克劳狄、图密善和塞维鲁,现在已经是第五次,从罗马奠基算起来是整整的一千年。百年祭的各种典礼活动,用深远庄严的敬意,借着妥善的安排以激发崇高的信仰心理。两次节庆之间相隔很久的时日<sup>③</sup>,超过人一生的寿命,没有人曾经参加过两次,更无人敢吹这个牛皮。神秘的祭祀典礼在台伯河畔接连举行三个夜晚,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到处歌舞升平,火炬灯笼彻夜通明,奴隶和外乡人不准参加国家大典。一个由出身贵族家庭,而且双亲健在的二十七位青年,以及同样数目处女所组成的合唱团,祈求慈悲的神明保佑活着的人,为下一代带来希望,唱出宗教的诗歌,体验古老的神谕,使罗马人民能够保有他们的德行、幸福和帝国<sup>④</sup>。菲利普的展示和娱乐之华丽壮观,使民众目眩神迷,虔诚的信徒全心贯注在宗教的仪式上,少数有见解的人,在他们焦急的心里,反复思索着帝国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命运。

自从罗慕路斯带领一小撮牧羊人和亡命之徒,在台伯河附近占山为寨以来,十个世纪倏忽之间已成过去<sup>⑤</sup>。最初四个世纪,罗马人胼手胝足获得了战争和施政的经验。他们严格运用这些规范,加以上天的垂爱,在接续的三个世纪里,击败四面的敌人,统治欧、亚、非许多专制王国。到最后的三百年,消耗在表面的繁荣和内部的腐化之中。现在是军人、行政官吏和立法者

① 《罗马皇帝传》对这件事的记载根本无法自圆其说,菲利普怎么能在指控他的前任以后,又将他尊之为神?他在下令公开处决以后,对致元老院的信件中,如何解释自己的清白?菲利普是个有野心的篡位者,绝不是疯狂的暴君。

② 罗马最后这次庆典的记载非常可疑而且不清楚,在一个文明进步的时代不应如此,但是的确举办过这场盛会。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提出天主教大赦年,就是模仿百年祭的构想,要恢复古代的习俗。

③ 间隔是一百年或者是一百一十年,瓦罗(Varro, Narcus Terentius,公元前1世纪,罗马将领、学者和讽刺诗人)和李维采用前者,女预言家认定是后者。不论怎样,克劳狄和菲利普这两个皇帝,都没有严格遵守神谕。

④ 贺拉斯的史诗对百年祭有详尽的描述。

⑤ 瓦罗推算罗马的建城是在公元前754年,一般都能接受,也有人认为年代要更早一些。但是牛顿爵士(Newton, Sir Isaac, 1642 A. D. - 1727 A. D.,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的意见是晚很多,他认为是公元前627年。

的国家,组成罗马人民的三十五个部族,融成人类的共同集团,混杂着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和省民,他们有罗马人的名字却没有罗马人的精神。一支佣兵征自边疆的居民和蛮族,系唯一保持独立和滥用独立的人。在他们动乱不安的选择下,叙利亚人、哥特人和阿拉伯人相继登上罗马的王座,被赋与统治西庇阿征服地区和西庇阿自己家乡的专制权力。

罗马帝国的疆域仍然从大西洋到底格里斯河,从阿特拉斯山到莱茵河和多瑙河。从世俗的眼光看来,菲利普是一位比哈德良或奥古斯都拥有更大权力的君主。形式仍然相同,令人精神昂扬的进取心则抛到九霄云外,人民的勤奋受到暴政的压迫而灰心丧志,军团的纪律在各种德行消失之后,单独支持了国家的宏图大业,却因皇帝的野心而腐化,或因皇帝的懦弱而废弛。边疆地区实力衰弱专恃防御工事,日久逐渐腐烂崩塌,大部分的行省成为蛮族逐鹿之场,他们不久发现了罗马帝国已步入没落之途。

## 第八章

### 阿尔塔薛西斯重建王朝后波斯帝国之状况(165 A. D. - 240 A. D.)

#### 一、阿尔塔薛西斯推翻帕提亚人建立萨珊王朝(165 A. D. - 226 A. D.)

塔西佗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加入一些有趣的插曲,其中提到日耳曼和帕提亚人的国内状况。他这样做,主要是让读者在历经这么多罪恶和灾难的场面后,能放松心情。从奥古斯都临朝到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为止,罗马的仇敌是暴君和军人,他们就在帝国的心腹之地。罗马的国势已臻极点,对发生在远隔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之外的变革,并无多大兴趣。当军队浑无忌惮推倒皇帝权势、元老院敕令,甚至军营纪律之时,长久以来盘旋流窜在北部和东部边疆的蛮族,竟敢放胆攻击这衰落帝国的行省。零星的叩边变成大举的入侵,给双方都带来很大的灾难。经过很长时期互有输赢的争斗以后,许多获胜的蛮族将整个部落迁进罗马帝国的行省。要想弄清楚这些历史大事,就得对那些替汉尼拔和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报了一箭之仇的国家,他们的特性、武力和意愿,在事先要获得一些概念。

远古时期的欧洲覆盖浓密的森林,只有少数四处漂泊的野蛮人藏身其间。亚细亚的居民聚集成为人口众多的城市,受到幅员广大的帝国管辖,是工艺生产、奢华生活和极权专制中心。亚述人统治着东方世界<sup>①</sup>,直到尼努

---

<sup>①</sup> 古代的编年史学家引用韦勒乌斯·帕特库拉斯的话,从尼努斯即位到安提奥库斯(Antiochus)被罗马人击败,亚述人、梅德人和马其顿人,一共统治亚细亚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尼努斯即位发生在公元前 2184 年,安提奥库斯之败发生在公元前 289 年,根据亚历山大在巴比伦所做的天文观察,整个年代好像有五十年的误差。

斯(Ninus)和塞米拉米斯(Semiramis)的令牌<sup>\*①</sup>,从懦弱无能的继承人手中失去。梅德人和巴比伦人接着均分亚述人的权势,然而他们也被波斯人的王国所并吞。这时波斯的武力已不限于亚细亚的狭小范围内,据说居鲁士(Cyrus)的后裔薛西斯(Xerxes),统率两百万人马侵入希腊<sup>\*②</sup>。腓力之子亚历山大受荣誉感驱使,要为希腊复仇雪耻,只有三万士兵就能征服波斯<sup>\*③</sup>。塞琉古家族篡夺马其顿对东方的统治权,不久之后又得而复失。大约就在此时,他们签订一纸丧权辱国的条约,把托罗斯山西边的地方割让给罗马<sup>\*④</sup>,接着被帕提亚人从上亚细亚的各行省驱走,这批游牧民族是西徐亚人的后代<sup>\*⑤</sup>。帕提亚人的军队无可匹敌,从印度横扫直到叙利亚边界,最后自食其果,被阿德夏尔(Ardshir)或称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灭亡。新建立的萨珊(Sassanides)王朝统治波斯,直到阿拉伯人入侵为止。这些巨大变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力,罗马人不久就有深刻的体验,这件事发生在亚历山大·塞维鲁临朝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226年<sup>⑥</sup>。

阿尔塔薛西斯在军旅生涯获得极高的声望,也是帕提亚人最后一位国

\*① [译注] 尼努斯是古代传说的亚述国王,也是尼尼微创建者;塞米拉米斯是亚述女王,以美貌、聪明和淫荡知名,是巴比伦创立者,也是前者之妻。

\*② [译注] 薛西斯(519 B. C. - 465 B. C.)是波斯帝国的国王,大流士之子,率军十八万入侵希腊,在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和公元前479年的普拉蒂亚(Plataea)会战,败于希腊联军手中。文内所提两百万人是依据希罗多德的说法,数目实在太大了。

\*③ [译注] 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5年率领步兵三万、骑兵五千进军亚洲,公元前331年9月在高加梅拉(Gaugamela)会战击败波斯大军二十万,接着征服西亚直抵印度河,建立前所未有之大帝国。

\*④ [译注] 托罗斯山脉在土耳其半岛南部与海岸平行,等于将最精华地区给罗马人。

\*⑤ [译注] 希罗多德最早提到西徐亚人,以武力和蛮勇著称,分为两部,一部居于黑海北部的大草原,另一部在威海的东边,公元前7世纪征服整个亚洲的西部,在公元前100年左右被驱回,后不知所终。

⑥ 欧提奇乌斯(Euty chius, 公元4世纪安条克的主教),反对阿里乌斯(Arians)教派和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和克里尼的摩西(Moses of Chorene, 5世纪亚美尼亚的文学家)所认为的重大事件,发生在塞琉古即位后538年,换算为罗马人的时间,早不过康茂德在位第十年,晚可能到菲利普当政期间;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 4世纪罗马军人和历史学家)很严谨的引用古老的历史资料,提到阿尔萨息王朝在第4世纪中叶时,还据有波斯的宝座。



王阿尔塔班(Artaban)的部将,因为建立莫大的功勋对王室形成威胁,遭到放逐的处分起而举兵叛变。他出身清寒,敌人可以横加污蔑,同样也可使支持者大为赞赏。要是我们相信前者的毁谤,他就是一个制革匠妻子和一个士兵婚外情的结晶<sup>①</sup>。支持者认为他是古代波斯国王的旁系后裔,虽然时间和不幸的遭遇,使他的祖先逐渐下降到庶民的地位。身为皇室的胤嗣,他要维护登基的权利,而且波斯人从大流士(Darius)逝世以后<sup>\*②</sup>,五百年来在高压下痛苦呻吟,要以解救人民当做最高贵的任务来接受挑战。他在三次重大的战役中击败帕提亚人,阿尔塔班国王在最后一次会战中被杀,整个国家的士气从此一蹶不振。阿尔塔薛西斯的权力和地位,由在呼罗珊(Khorasan)的巴尔奇(Balch)召开大会,获得庄严的承认。阿尔萨息(Arsaces)王室两个旁支帝系,混杂在投降的行省总督当中。第三支帝系只想到过去的权位,并没有考虑当前大势已去,因而带领众多的属下队伍,企图回到他们的亲戚亚美尼亚国王的领地。这支兵力不大的逃亡部队,全部被机警的征服者截阻,于是前任国王的双层冠冕和“万王之王”的头衔<sup>\*③</sup>,全部被大胆的胜利者所享用。这些名声显赫的头衔,无法满足波斯人的虚荣,反而提醒他要善尽职责,激起万丈雄心,恢复居鲁士时代帝国和宗教的卓越成就。

## 二、波斯祆教的教义及其重大影响(165 A. D. - 240 A. D.)

波斯受到马其顿人和帕提亚人长期高压奴役,欧洲和亚洲国家之间,相互传入对方的宗教,却也败坏了彼此的信仰。实在说阿尔萨息国王采用拜火教祭司的宗教仪式,里面混杂着外地的偶像崇拜,使得教义受到玷污和羞

<sup>①</sup> 这个皮匠名叫巴贝克(Babec),士兵名叫萨珊(Sassan),阿尔塔薛西斯根据前者用巴贝甘(Babegan)为姓,所有继承人根据后者用萨珊作为称号。

\*<sup>②</sup> [译注]大流士(550 B. C. - 486 B. C.)在位时,波斯帝国的国势最盛,为了制服西面之强敌,于公元前491年率七万人入侵希腊,马拉松会战失败铩羽而归。

\*<sup>③</sup> [译注]“万王之王”是埃及国王最早使用的头衔,后来为东方的君主所沿用;基督教用来称呼上帝或耶稣基督。

辱。波斯古代先知和哲学家琐罗亚斯德(Zoroaster)<sup>①</sup>,在东方世界仍就受到尊敬。《阿维斯陀圣书》(Zendavasta)<sup>②</sup>陈腐而神秘的经文,竟引起七十个宗派的争论。他们用各种方式解释宗教的基本原则,但都被一群不信神的人所嘲笑,这些人拒绝相信先知的天命和奇迹。虔诚的阿尔塔薛西斯从国内各地召来祭司,成立大会做出决议,镇压偶像崇拜者,驳斥不信神者,重新团结分立的宗派。这些祭司长久以来,感叹于默默无闻和遭人轻视,极为欢迎开会的召唤,在指定的日子里前来参加,人数竟有八万人之多。这样吵闹的大会进行各项讨论,既无法接受权威的理性指导,也不可能反映政策的正面作用。波斯宗教会议经过连续运作,人数减少到四万人,接着是四千人、四百人、四十人,一直到七位祆教祭司。他们的学问和虔诚最受人尊敬,其中有一位年轻而地位崇高的修道院院长,名叫埃尔达维拉夫(Erdaviraph),从弟子手中接过三杯可以令人沉睡的美酒,一饮而尽,顿时人事不知。等他睡醒之后,就向国王和信徒述说天国的见闻,以及上帝与他亲切的谈话。这种超自然的显灵平息所有的疑点,琐罗亚斯德受崇信的条文,为权威所肯定而更为精确。对于著名的宗教体系做一简短的描述,会让人了解整个的历史背景,不仅凸显波斯民族的特性,也说明不论是平时或战时,他们与罗马帝国都有好些重要事务需要处理<sup>③</sup>。

祆教体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原则,在于“善”与“恶”两种对立的力量。东方哲学极其不智企图将精神良知和身体罪恶的存在,与仁慈造物主和世

<sup>①</sup> 海德(Hyde, Thomas, 1636 A. D. - 1703 A. D., 英国东方学者)和普里多(Prideaux, Humphrey, 1648 A. D. - 1724 A. D., 英国东方学者)搜集波斯传说,在很多著名的历史记载里加上自己的推断,认为琐罗亚斯德和大流士·希斯塔斯皮斯(Darius Hystaspes, 居鲁士的孙子,是波斯帝国的国王)是同时代人物。但很多与大流士约在同时代的希腊作者把琐罗亚斯德所处的时代,推前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学识渊博的评论家莫伊尔(Moyle, Walter, 1672 A. D. - 1721 A. D., 英国维新党政治评论家),反对他的舅舅普里多博士的看法,认为这位波斯先知的年代要早得多。

<sup>②</sup> 古代的惯用语称为圣书(Zend),这种语文的注释用贝尔维语(Pehlvi)是以后的事,主要的形式还是基于钵罗钵语,但是从很早开始就不是活的语言。单这个事实就可以保证这些著作有多古老,后来译为法文传到欧洲。

<sup>③</sup> 我在原则上根据丹克提尔(d'Anquetil)翻译的《阿维斯陀圣书》,参考海德的论文,写出这段介绍的文字。我特别要说明,先知刻意使用晦涩不明的辞语,很多地方用东方式的譬喻,再加上法文和拉丁文的译本表达不够清晰,像这样删节过的波斯神学,很容易发生错误成为异端邪说。

界统治者的位格,相互调和归于一体。琐罗亚斯德的著作《时间之无限》(*Time Without Bounds*)所称最初与开始之本原,就是“宇宙因此而存在”或“宇宙由此而存在”,必须承认这些无限的物质是形而上的抽象心灵,并非赋予实体的自我意识,也不必拥有道德的完美性,随着无限时间进行随机或有意的运作,倒是与希腊人的混沌观念非常近似。宇宙两个基本原则,万物源源而出永无止境,阿胡拉(Ormuzd)的“善”和阿里曼(Ahriman)的“恶”各拥有创造力,展示出不变的性质和行使不同的目的,善的原则恒久被光明吸收,恶的原则必然为黑暗埋葬。明智仁慈的阿胡拉赋予人类行善的能力,充分供应快乐事物的美好场所,光被四方的天佑,维持着星球转动、四季运行和风雨调和。怨毒的阿里曼找阿胡拉的麻烦,破坏他的神功所发挥的和谐作用。自从黑暗闯入光明的天地,善和恶最微小的质点便纠缠在一起,相互发生影响,使得好树结下最毒的果子,洪水、地震和大火证明大自然的冲突,人类的小世界受到罪恶灾难的打击。正当其他人类被狰狞的阿里曼用锁链俘获,只有虔诚的波斯人崇拜他们的保护人阿胡拉,在光明的旗帜下作战,深信在末日他们必然享有胜利的光荣。在那决战的时期,至善的光明智慧使阿胡拉的力量,优于对手的狂暴怨毒。阿里曼和他的追随者失去作战能力受到制服,沉入他们原本的黑暗之中,光明的德行维持宇宙永恒的宁静与和谐<sup>①</sup>。

琐罗亚斯德的神学理论,在外人看来固然奥秘晦涩,就是在数量庞大的门徒眼中又何尝不是如此。但是观察家只要稍加注意,波斯宗教崇拜那种极富哲理的简明纯真,真是令人大为惊撼。希罗多德说到:

那个民族拒绝一切的庙宇、祭坛和神像。知道有些民族凭着想象以为神明源于人性,而且发生紧密的关系,他们就会嘲笑这些人何其愚蠢。他们在高山的山顶进行祭祀,崇拜仪式的重点是圣歌和祈祷,向位于穹苍的最高主宰呈献他们的诉求<sup>②</sup>。

<sup>①</sup> 现代的拜火教徒称为佩尔西人(Persees),把阿胡拉提升到全能者的地位,同时把阿里曼贬到等级较低的反叛恶灵,有助于伊斯兰教徒改善神学体系。

<sup>②</sup> 普里多举出很多理由,认为以后的拜火教允许兴建庙宇。

然而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多神论者基于他的真知,指责他们还不是一样的崇拜地、水、火、风以及日和月。每个时代的波斯人都否认这种污秽的说法,试图解释令人起疑的行为,并且尽可能加以掩饰。最基本的元素,尤其是称为密特拉(Mithra)\*<sup>①</sup>的火、光和太阳,是他们崇拜尊敬的对象,因为他们将密特拉视为神明和造物最纯洁的象征,也是最高贵的赐与和具有无上权威的使者<sup>②</sup>。

每一种宗教都对人心产生深远的影响,毋须用任何理由就能虔诚的接受皈依,这样可以训练出信徒的服从心;经由谆谆教诲的道德责任来启发信徒的心灵,这样就能赢得信徒的敬畏感。琐罗亚斯德的宗教对这两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虔诚的波斯人在青春期,就授与一条由个人保管非常私密的腰带,这是神明保护的标记。从那时开始人一生的行为无论巨细,都经由跪拜顶礼或高声喊叫的祈祷方式,向神明呈献至高的崇敬。在任何情况下要是忽略这种非常特殊的祈祷,就是一项重大的罪恶,不亚于违犯道德责任。像是正义、仁慈和慷慨这些基本要求,琐罗亚斯德的门徒也要尽力遵守。他们希望逃脱阿里曼的迫害,与阿胡拉生活在永恒的幸福之中,这种福分与德行和虔诚适成正比<sup>③</sup>。

在很多著名的实例中,琐罗亚斯德不用先知身分,而以立法者的面目出现,对个人和公众的快乐生活,衷心表达出人道关怀,这在宗教信仰而言极为难得,因过分迷信就会产生奴性。一般人认为斋戒和独身,可获得神明恩宠,他痛心疾首加以谴责,拒绝上天给予最大的赐与就是犯罪行为。祆教的圣人也要结婚生子,一样要种植有用的植物,扑灭有害的猛兽,引水灌溉波斯干燥的土地,从事所有农业劳动,使自己免于挨饿。我们可从《阿维斯陀圣书》引用对我们有极大启示而且极富哲理的箴言:“尽心尽力播种耕作的人,所得到的救赎,比一万年不停的祈祷要来得多。”每年春天举办节日庆

\*<sup>①</sup> [译注] 密特拉传人罗马以后成为男性之神,在第二、三世纪受到普遍的崇拜,各种仪式变得非常神秘。依据祆教教义,密特拉是光明之神阿胡拉的儿子,也是真理、纯洁和荣耀之神。

<sup>②</sup> 虽然他们的暴君提出异议,并且很诚挚的表示要加以识别,还是不断的诬蔑伊斯兰教徒是偶像崇拜的拜火教。

<sup>③</sup> 参阅祆教经典《萨德》(Sadder),里面提到道德和伦理方面的戒律不多,有关仪式上的繁文缛节非常详尽,像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无论在何处,凡是剪指甲或小便,就得跪拜和祈祷十五次,在系上神圣腰带的时候也要如此做。

典,表示人类生而平等的观念。原来高高在上的波斯国王,舍弃人间的荣华使自己更为伟大,与他的臣民不分贵贱,很自在的混杂在一起。农夫在那天允许与国王及总督同桌用餐,君主接受他们的请愿,垂询百姓疾苦,以最平等的话语和他们交谈。他常用的辞句(听起来是官样文章,至少还是讲实话):“你们辛劳工作维持我们生存,我们也在提高警觉来保护大家安宁,基于相互需要,让我们像兄弟般和衷共济的生活在一起。”在一个富庶而专制的帝国,如此的庆祝仪式,必然变成应付性质的戏剧化表演,对皇家的听众只是一出喜剧,有时也会对年轻储君的心灵产生示范作用。

设若琐罗亚斯德所有的教条都能维持此高尚特质,他的地位将与努马和孔子平起平坐,所创立的宗教体系必然受到神学家、甚至部分哲学家的掌声。但是在那杂乱的作品里面,有的充满理智和感情,有的基于宗教狂热和自私的动机,有些坚持高尚的真理有益人心,还有一些混合卑劣而危险的迷信引起反感。祆教的祭司(Magi)或称为圣袍阶级,数目之众多真是吓人,前面提到有八万人受召参加会议,他们的力量因纪律而加强。正规的教士组织散布在波斯所有的行省,驻锡巴尔奇的阿奇马格斯(Archimagus)被尊为教会的领袖<sup>①</sup>,以及琐罗亚斯德的合法继承人。祆教祭司的财产相当多,除在米底(Media)拥有引人非议的大片肥沃土地外<sup>②</sup>,他们还向波斯人的财产和行业征收普通税<sup>③</sup>。怀着利己之心的先知说道:

虽然你有好收益使得钱财超过树上的叶片、落下的雨滴、天上的星星或海岸的沙粒,除非受到祭司的祝福,不然都对你不利。要想获得解救的指引,能够被祭司所接受,必须将全部所有的十分之一,诚心诚意的奉献出来,这里要包括你的物品、土地和金钱。要是祭司满意,你的灵魂便逃过地狱的折磨,在现世会获得赞美,到来世会永享幸福。祭司是宗教的导师,他们无所不知,要拯救全人类。

① 海德和普里多都认为基督教的教阶组织,受到拜火教很大的影响。

② 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提到很重要的两点:(1)拜火教从印度的婆罗门(Brachmans)得到最神秘的经典;(2)他们虽有阶级,都是出于同一部落或家族。

③ 有关十一税的神性义务,显示出琐罗亚斯德律法和摩西律法之间的共同性,但我们只能这样表示,拜火教的祭司后来依据需要,把窜改的文字加入先知的经文中。

这些对自己方便的教条,受到至高的崇敬和绝对的信仰,不容置疑在年轻人纤细的心灵上留存深刻的印象,因为波斯的祆教祭司是教育的负责人,即使皇室的孩童都托付在他们的手中。祭司具有沉思默想的至高天分,深入钻研东方哲学的无上境界,以丰富的知识和卓越的技艺,获得精通某些神秘学说的声誉,这门学问即以祆教祭司得名<sup>①</sup>。有些祭司喜爱世俗的活动,就参与宫廷和城市的工作。我们很容易看出来,阿尔塔薛西斯的统治,很多方面受到圣袍阶级的顾问和指导,他们的政策抑或信仰的尊贵,在国王手中再现古代的光荣。

祆教祭司第一个建议,就是要遵从他们宗教的内向特性、古代诸王的作为,甚至是因不宽容的执着而成为宗教战争受难立法者的先例<sup>②</sup>。所以阿尔塔薛西斯才会颁发诏书,除了琐罗亚斯德教义规定的项目外,各种礼拜仪式全部严厉禁止。帕提亚人的庙宇和君王神格化的雕像全部被推倒,亚里士多德的剑(这是东方人给希腊的多神教和哲学所取的名字)很轻易的被折断。宗教迫害的烈火很快烧到更固执的犹太人和基督徒<sup>③</sup>,当然也没放过自己民族与宗教中的异端。庄严的阿胡拉对敌手产生猜忌之心,阿尔塔薛西斯也不容有叛徒存在,因此宗教迫害得到专制政权的支持,在幅员广大的帝国境内,异教徒减到八万人的微少数目。这种风气真是使琐罗亚斯德的教义蒙受羞耻,但是迫害的过程并没有产生任何内部的动乱,反而在宗教狂热的压力下,使波斯民众团结起来,巩固了新成立的帝国。

### 三、波斯帝国与罗马帝国连年战争(165 A. D. - 226 A. D.)

阿尔塔薛西斯凭着英勇善战和指挥才能,从帕提亚人古老的皇族手中,夺走统治东方的令牌,面临更艰巨的工作,那就是要在极为辽阔的波斯建立团结合作、上下一心的政府。阿尔萨息懦弱纵容,让自己的儿子和弟兄,以世袭的方式,占有重要的行省和王国主要的机构。十八名最有权势的行省省长,又称之为维塔克梭(Vitaxoe),获准拥有王侯的头衔。丧失实权但仍

① 普林尼认为,魔法靠宗教信仰、自然现象和天体运动来掌握人类。

② 薛西斯听从拜火教祭司的建议,摧毁希腊的庙宇。

③ 摩尼(Manes)教徒被视为拜火教教徒,和基督教异端一样很羞辱的遭到处死。

然骄纵的君主,保持管辖众多王侯的名义而感到心满意足,即使是在势力范围内山区里的蛮族部落,以及在上亚细亚的希腊城市<sup>①</sup>,既不承认也不服从更高的权威。帕提亚帝国真是虚有其名,所展现的统治方式,与欧洲通行的采邑制度<sup>②</sup>毫无差别。积极进取的胜利者,率领一支纪律严明的大军,亲自巡视波斯每一个行省,击败最顽强的反叛分子,攻占最坚固的防御工事<sup>③</sup>,用武力展现恐怖的手段,为和平开设降服的道路。对于顽抗不从者,为首之人处死,追随者从宽处置<sup>④</sup>,心悦诚服的归顺者就赏赐官位和财富。高瞻远瞩的阿尔塔薛西斯,除了他自己以外,不许再有人拥有国王的头衔,消除一切隔离帝座和人民的中间势力。他拥有王国的面积和现代波斯几乎一样,四周是海洋与大河,像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阿拉克西斯河(Araxes)、阿姆河(Oxus)、印度河、波斯湾和里海,构成天然的边界<sup>⑤</sup>。在公元3世纪之时,整个国家估计有五百五十四座城市,六万个村庄,大约四千万人口。如果拿萨珊王朝和塞菲王朝的统治,以及祆教和伊斯兰教的政治势力做一比较,我们获得结论:阿尔塔薛西斯的王国至少有同样多的城市、村庄和居民。不可否认在每个时代,海岸没有优良的港口,内陆缺乏灌溉的水源,对波斯人的商业和农业都极为不利。但是他们认为,仅凭着人口的数目就值得夸耀。

阿尔塔薛西斯以雄心壮志击破地方诸侯的抗拒,然后开始威胁邻近的

① 这类的殖民区特别多,塞琉古·尼卡托(Seleucus Nicator)建立三十九个城市,都用自己或者亲戚的名字来命名,塞琉古的年号最晚是508年,也就是186年,在帕提亚帝国里希腊城市的奖章上可以看得到。

② 现代波斯人将那个时期当成各民族的王朝来加以区别。

③ 欧提奇乌斯提到底格里斯河梅塞尼(Mesene)的围攻,有些情节很像尼苏斯(Nisus)和斯库拉女妖(Scylla)的故事。

④ 很多年来塞杰斯坦(Segestan)的王子捍卫着自己的独立。浪漫故事通常会将当时的事件,在时间上加以转换,说是过去很久以前发生的情节,因此把塞杰斯坦的罗斯坦王子那些神话式的勋业,转接到真正的事实上,这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⑤ 印度洋的格德尼西亚(Gedrosia)海岸从加斯克角(Cape Jask)一直延伸到果地尔角(Cape Goadel),我们几乎不能归为波斯的疆域。亚历山大时代以来人烟稀疏,居住着一个名叫伊克锡法吉(Icthyophagi)的野蛮民族,他们不知道任何手艺,也不承认有主人,险恶的沙漠将他们与世界隔开。12世纪有一个名叫泰伊兹(Taiz)的小镇,因为阿拉伯商人而繁荣。整个国家到最后分为三个小诸侯,一个是伊斯兰教徒,两个是偶像崇拜者,都保持独立,反对阿拔斯(Abbas)王朝的继承人。

国家。何况这些国家在他的前任浑浑噩噩、无所用事之时,曾经肆意侮辱过波斯。他很轻易的战胜粗野的西徐亚人和软弱的印度人,只是罗马人则不然,从前曾侵犯过波斯而且现在仍旧保持强大的势力,对这个敌人必须大动干戈,全力以赴。图拉真的胜利获得四十年的平静,这是英勇作为和稳健政策的成果。从马可继位到亚历山大临朝这段期间,罗马帝国和帕提亚帝国曾经发生两次战争,虽然阿尔萨息使用举国之力,与罗马的局部武力相抗争,但是一般说来后者较占优势。马克里努斯受到王位不稳和生性懦弱的影响,花费两百万英镑买到和平,但是马可的部将、塞维鲁皇帝及其子,在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建立许多战胜纪念碑。他们的战功很不巧被内部的变革所打断,以致无法做完整叙述。我们只要提到塞琉西亚和泰西封这两个大城,不断受到刀兵之灾,就可略知一二。

塞琉西亚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在古代巴比伦的北方距离大约四十五哩,是马其顿征服上亚细亚的首府<sup>①</sup>。亚历山大帝国覆灭以后,很多年代已经过去,但是塞琉西亚仍旧保持着希腊殖民地的特性,那就是艺术生活、军事武德和爱好自由。独立的共和国由三百名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所统治,人民当中包括六十万公民,城池坚固,只要国内各阶层和谐相处,就不将帕提亚人的实力放在眼里。后来各派系疯狂的倾轧,逼得请求共同的敌人给予危险的援助,而这个敌人已经虎视眈眈站在殖民地门口。帕提亚的君王就像印度的莫卧儿大帝\*<sup>②</sup>,喜欢过西徐亚祖先的游牧生活,皇家的营地经常搭盖在底格里斯河西岸,距离塞琉西亚只有三哩的泰西封平原上。宫廷的奢侈豪华和专制独裁,聚集着形形色色数不清的随伴事物,泰西封这个小村落立即膨胀成为一个大城市<sup>③</sup>。马可在位时代,罗马将领深入泰西封和塞琉西亚(165 A. D.),受到希腊殖民地友情的接待,拿出灭此朝食的精神攻击帕提

① 巴比伦、塞琉西亚、泰西封、摩代因(Modain)和巴格达这些城市经常会弄混淆,不容易找出精确的位置。

\* ② [译注]蒙古人征服印度以后建立莫卧儿王朝,开始于1526年巴布尔(Babur)称帝,最盛时期拥有印度北部和中部以及阿富汗。到了1707年奥朗泽布(Aurangzeb)在位,国势已经衰弱,整个王朝在1857年被推翻。

③ 非常好奇的旅行家伯尼尔(Bernier, François, 17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和传教士)跟随奥朗泽布大君的营地,从德里到克什米尔。他提到这个非常庞大的移动城市,护卫的骑兵有三万五千人,步兵有一万人,整个营地有十五万头马匹、骡子和大象,五万只骆驼和五万头牛,大约有三十到四十万人,几乎整个德里城都跟着宫廷走,供应极为繁复的需要。



亚国王的居留地,使得这两座城市面临同样命运。塞琉西亚遭到烧杀掳掠,三十万居民遭屠杀,玷辱罗马胜利的荣誉<sup>①</sup>。塞琉西亚与强敌为邻而耗尽国力,惨遭致命的打击,沉沦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倒是泰西封经过三十三年体的休养生息,完全恢复力量,能够顽强对抗塞维鲁皇帝的围攻(198 A. D.)。最后城池被攻破,亲自镇守的国王仓卒逃走,一万名俘虏和丰富的战利品,用来奖赏罗马士兵的辛劳。虽然经历这样多的灾难,泰西封继巴比伦和塞琉西亚以后,为东方世界最大的首都之一。波斯君王到了夏天,在埃克巴塔纳(Ecbatana)享受米底山区的凉爽微风;泰西封气候温和,成为他冬天行宫的所在地。

罗马人从这些成功的入侵行动中,没有获得实际的永久利益,中间有一大块沙漠和帝国的行省隔绝,所以他们不愿保有这样遥远的领地。征服奥斯若恩王国的行动,虽然并不很光明磊落,但是却有实质上的好处。这个小国拥有美索不达米亚以北,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良田沃野,首府埃德萨位于远离幼发拉底河二十哩的地方,从亚历山大时代以来,居民是希腊人、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混合种族<sup>②</sup>。实力衰弱的奥斯若恩国君,处在两大敌对帝国之间,基于地缘的关系倒向帕提亚人这边;罗马的优势力量一至,逼得他们只有勉强顺从,这点可以从他们的徽章上看得出来。马可在位时结束帕提亚战争,为了巩固靠不住的忠诚,认为有必要加强实质上的誓约,于是在很多地点建构堡垒,一支罗马守备部队驻守尼西比斯(Nisibis)这个坚固的城镇\*<sup>③</sup>。康茂德死后,罗马陷入混乱,奥斯若恩的国王企图解脱束缚。塞维鲁的强硬政策迫使他们顺从,卡拉卡拉的背信使征服工作很容易完成。最后一任国王阿布加鲁斯(Abgarus)被链条绑住送往罗马(216 A. D.),他的领土成为帝国的一个行省,首府列入殖民区的位阶。帕提亚王国衰亡前十年左右,罗马越过幼发拉底河获得稳固而永久的基地<sup>④</sup>。

① 夸德拉图斯(Quadratus)引用《罗马皇帝传》的记载为罗马人的行为辩护,声称是塞琉西亚的市民首先不守信用。

② 安条克文雅的市民认为埃德萨住着混血的野蛮人,不过在叙利亚的三种方言中,以埃德萨所讲的最精纯也最文雅。

\* ③ [译注] 尼西比斯是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的主要城市和贸易中心,塞维鲁时代是罗马在东方最主要的据点和司令部。

④ 这个王国后来不用奥斯若恩当国号,另外取了一个名字,延续了三百五十三年,最后一任国王是阿布加鲁斯。

#### 四、阿尔塔薛西斯向罗马帝国的权威挑战(226 A. D. - 240 A. D.)

阿尔塔薛西斯遂行战争的目标,要是限于获得有用的边疆,以便于实施防卫,无论从谨慎和荣誉这两方面来看都很有道理。这位雄才大略的波斯君王,誓言要完成范围广泛的讨伐计划,认为不管是从理性或者实力方面来评估,他的军队可以支持伟大的抱负(230 A. D.)。那就是拿居鲁士作先例:最初征服亚细亚全境,这块地方后来一直在他继任者的占领之下;再尽可能向普罗蓬提斯(Propontis)海和爱琴海发展;卡里亚(Caria)和爱奥尼亚均成帝国的行省\*<sup>①</sup>,受到波斯总督统治;从埃及直到埃塞俄比亚边境,也都承认他的权威<sup>②</sup>。他们的权力因长久篡夺,只暂时中止并未被摧毁,一旦他戴上波斯的冠冕,等于继承居鲁士的衣钵和神武;高居此地位,无可旁贷的重责大任即是恢复帝国过去的疆界和光荣。“万王之王”(使者用这傲慢的尊称告诉亚历山大皇帝)命令罗马人立刻离开他祖先的行省,并且要将亚细亚让给波斯人,罗马皇帝应以不受干扰而能获得欧洲为满足。这侮辱的命令由四百名魁梧又英俊的波斯人所递送,他们骑着健壮骏马,装配精良武器,穿着华丽服饰,显示出他们的主人是何等的高傲伟大。这样的使节并非谈判而是宣战,亚历山大·塞维鲁和阿尔塔薛西斯集结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兵力,御驾亲征指挥军队,要在这场重要的战役一决胜负。

要是我们相信记录的可靠,那么根据皇帝对元老院的咨文,现在还保存下来,就得承认亚历山大·塞维鲁对波斯人的胜利(233 A. D.),绝不亚于腓力之子,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所获得的荣耀。万王之王率领军队,包括十二万名全套精钢甲冑的骑兵,七百只战象背上的塔台载满弓箭手,一千八百辆装上镰刀的战

\* ① [译注] 梅德国王克罗苏斯(Croesus)在公元前550年左右征服所有爱奥尼亚和伊奥尼亚的希腊城市,建立一支舰队用来攻占爱琴海上的岛屿。

② 色诺芬[译按: Xenophon, 431 B. C. - 350 B. C., 希腊的将领和历史学家,率领一万名希腊佣兵帮小居鲁士对抗阿尔塔薛西斯——现在这位阿尔塔薛西斯就是用他的名字——]的战争,他著有《远征记》(Anabasis)、《希腊史》]在《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这本书的序言中,让我们对居鲁士帝国幅员的广大有个很清楚的概念。希罗多德特别提到,大流士·希斯塔斯皮斯把波斯帝国分为二十个行省。

车。这样庞大的实力,在东方历史上可谓前所未见,就是传奇小说也无法想象<sup>①</sup>,却在—场战役中被击溃,证明罗马的亚历山大是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军人,也是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统帅。波斯那位万王之王丧失勇气逃走,丰富的战利品和征服美索不达米亚,是这场重大胜利的直接成果。像这种矫揉做作的叙述,用来伪造极不可能发生的状况,很明显是爱慕虚荣的皇帝所授意,再经过不知羞耻、满身奴味的谄媚者加以修饰,由远在后方只知奉承的元老院全盘接受。我们无法相信,亚历山大的武力对波斯获得任何有利之处,只会怀疑所有这些在想象中眩人眼目的荣誉,只是要掩饰实际存在的羞辱。

我们怀疑之处被当代一位历史学家证实,在他撰写的专论里面,提及亚历山大的德行时非常尊敬,但也坦白指出他的错误。他叙述用来指导战争的全盘计划确实考虑周详,罗马军队分三路同时入侵波斯,但是作战行动未获得预期成效。第一路入侵部队进到巴比伦的沼泽平原,抵达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用人力开凿的河口<sup>②</sup>,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包围,受到大批弓箭如雨下的攻击而被歼灭。亚美尼亚国王科斯罗伊斯(Chosroes)是罗马的盟友<sup>③</sup>,波斯骑兵在广大的山区无法发挥作用,使得罗马第二路攻击军能安全进入米底的腹地。这支勇敢的部队蹂躏附近行省,几次对抗阿尔塔薛西斯的行动获得成功,总算给好胜的皇帝争回一点面子。获胜的部队在退却的时候,没有妥善安排,也可说是命运不济,再度通过山区,因路况太差加上冬季严寒,使大部分士兵丧生。当初决定,这两支分遣部队深入波斯领土的另外一端,亚历山大亲自指挥主力,侵入王国的中部支持他们的攻击。毫

<sup>①</sup> 大流士在高加梅拉会战中,他的军队有两百辆装镰刀的战车;提格兰(Tigranes)的大军有重装骑兵一万七千人,结果被卢克卢斯(Lucullus)击溃;安条克(国王)带着五十四头大象进入战场对付罗马人,他经常与印度的君王开战与媾和,有次曾经集结一百五十头大象,但是也许会被质疑,像印度这样有实力的国家,是否会用七百头大象组成—道战线;根据塔韦尼尔(Tavernier)很深入的调查,莫卧儿大帝并没有三四千头大象,只不过有五百多头用来运行李,八九十头参加作战。希腊人对于居鲁士带到战场的大象数目有不同的说法,昆塔斯·克里提乌斯认为有八十五头,发挥很大的作用。暹罗这个国家有很多大象,非常受到重视,他们的军队有九个旅,每个旅配有十八头大象,要是在战争中用上全部的一百六十二头,还是不大可能。

<sup>②</sup> 蒂尔蒙特认为希罗狄安所提到的地理位置非常不正确,常带来很多困扰。

<sup>③</sup> 克里尼的摩西特别拿米底的入侵当做例子来说明,强调是亚美尼亚国王科斯罗伊斯击败阿尔塔薛西斯,一直把他赶到印度的边界。事实上科斯罗伊斯是依靠罗马人的盟友,所以过分夸大他的功绩。

无经验的年轻皇帝受到他母亲建议的影响,或者是因为自己害怕,置最勇敢的军队于不顾,放弃胜利的大好美景,整个夏天在美索不达米亚按军不动,毫无作为之下任凭师老兵疲,然后才率领残破的部队退回安条克。反观阿尔塔薛西斯的处置则不然,他迅速奔驰于米底山区和幼发拉底河沼泽之间,都是亲身在场抵抗入侵的敌人,不顾自己的安危,将大无畏的精神发挥到极限。但是在与罗马久经战阵的军团,做了几次缠斗到底的殊死战之后,波斯国王也丧失他的精锐选锋,甚至就是获得胜利,也严重削弱了他的实力。当亚历山大退出波斯,以及随着那位皇帝死后发生混乱的大好时机,却无法让他一展雄风大显身手,就是他原来的愿望也完全落空,不仅没有将罗马人赶出亚细亚大陆,发现自己连区区的美索不达米亚行省,都无法从他们的手里夺走<sup>①</sup>。

阿尔塔薛西斯的统治从帕提亚灭亡算起(240 A. D.),只维持十四年,这在东方历史甚至在罗马史上,都是值得纪念的年代。他长得一表人材,相貌威严,性格豪勇,天生就是继承帝国的国王,也是征服四邻的英主。他编纂的法典直到波斯帝国的后期,仍旧被尊为文治和宗教政策的基础<sup>②</sup>。他有许多轶事继续留传到现在,特别对政府制度有独到的见解。阿尔塔薛西斯说道:“国王的权威必须由武力保护,武力得由税金维持,所有的税金由各项农业负担。农业除非有公正法律和稳健政策保障,否则无法绵延繁殖、生生不息。”<sup>③</sup>阿尔塔薛西斯将创立的帝国及对抗罗马人的雄心壮志,遗留给沙普尔(Sapor)继承。他的性格和作风都酷似其父,但是过于好大喜功,只让两国卷入毁灭性的长期战争,蒙受难以恢复的灾祸。

波斯人有悠久文明,因此产生侵蚀和腐化的作用,无论在心灵和肉体上,都缺乏英武好战的独立人格和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所以才让北方蛮族有机会成为世界的主人。战争技术能使希腊和罗马运用合理的武力,就是当前的欧洲仍然如此,在东方则毫无进展,如何用纪律来约束混乱的群众,波斯人对此一无所知。同样他们也不熟悉工事构筑、围攻作战和正常防御。

① 可以参阅希罗狄安对这次战争的记载,但是一般人只引用《罗马皇帝传》的数据。

② 欧提奇乌斯提及亚美尼亚国王科斯罗伊斯·努息万(Chosroes Noushirwan)把《阿尔塔薛西斯法典》(Code of Artaxerxes)送给所有的省长,当做统治国家的基本法则。

③ 波斯在古老的传说年代以后,经历很长的黑暗期,从萨珊王朝才开始有真正的历史。

他们依靠勇气而非纪律,最主要的凭借还是兵员的数量,步兵是半武装毫无进取心的农民群众,受到可以抢劫的诱惑而仓卒编成,一场胜利就会星散,反之失败亦然。君王和贵族将后宫的骄纵和奢华带进军营,作战行动受到一大群无用的妇女、宦官、马匹和骆驼所阻碍。即使在成功的战役进行中,波斯军队会为突如其来的饥馑所分裂或摧毁<sup>①</sup>。

波斯贵族基于奢华和专制,仍旧保持个人英勇和民族荣誉的强烈意识。七岁起就接受忠贞、射箭和骑术,所以一般人都认为他们相当精通骑兵战斗<sup>②</sup>。最优秀的青年在国王的照顾下接受训练、在宫殿里锻炼技艺、在冗长而辛劳的行猎中,铸造出坚忍和服从的习性。各行省的省长开办军事学校,波斯贵族如果在战争时愿意服役,就可接受国王赐与的土地和府邸(基于封邑制度所养成之观念),听到召集就全副武装骑上骏马,带着衣着华丽的随从和大量卫士,他们都是精选自最强壮的奴隶和最勇敢的亚细亚猎人。波斯的轻骑兵和重装骑兵,猛烈的冲锋和迅速的行动,像天际的乌云威胁逐渐衰落的罗马帝国东方各省<sup>③</sup>。

---

① 在希罗狄安和马尔切利努斯这两个历史学家之间,可以看出不同的论点,这是相隔一百五十年所造成的自然结果。

② 波斯人仍旧是马术高明的骑士,他们的马匹在东方算是最优良的品种。

③ 从希罗多德、色诺芬、希罗狄安、马尔切利努斯和夏尔丹(Chardin)的作品中,我摘录有关波斯人贵族的记载,好像每个时代都有这种威胁存在,或许是萨珊王朝特别严重。

## 第九章

### 从德西乌斯皇帝在位到蛮族入侵,此一时期的日耳曼情势(249 A. D. - 252 A. D.)

波斯政府和宗教与罗马帝国的衰亡有密切关系,我曾提及西徐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这些部族带着武器马匹、牛只羊群和妻儿家人,在里海到维斯图拉(Vistula)河广阔无边的草原上放牧漂移,这个地区是从波斯边界直达日耳曼人的疆域。好战成性的日耳曼人,开始是抵抗,接着就侵略,最后终于颠覆西罗马帝国。这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欧洲国家的家务事,如果能这样表示的话,我们更要重视和关切。近代欧洲最文明的国家从日耳曼的森林中崛起,在那些蛮族简陋粗糙的制度中,仍可辨识出当代法律和习俗的基本原则。塔西佗这位历史学家,最早运用哲学的思维理则来研究史实,以独到的眼光和生花的妙笔,描绘出日耳曼人那种单纯朴素和自在无羁的原始状况。他的叙述简辟精到,不禁使当时的文人雅士爱不释手,也鼓励现代的历史学家愿意深入探索。这个题材包罗万象,意义深长,已经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不仅着力甚大而且极其成功,读者对问题的了解变得更为熟悉,作者要想有所创见也就日益困难。因此我们要尽心全力以赴,反复思考某些天候、习俗和制度上的重要环节,就是这些因素,致使粗野的日耳曼蛮族得以成为罗马强权的劲敌。

#### 一、日耳曼的自然环境

古代日耳曼延伸的区域极其广大,虽然不包括以莱茵河当边界,臣服于

罗马的西部各省,占有之面积仍然超过欧洲的三分之一,几乎涵盖现在的日耳曼、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立沃尼亚(Livonia)和普鲁士的全部,以及波兰的大部,居住着一支庞大民族的各个部落,从容貌、习俗和语言上可以看出共同的来源,显著的类似之处继续保存下来。古代的日耳曼在西面以莱茵河与帝国的高卢行省相邻;南面以多瑙河与伊利里亚行省分界,起于多瑙河的一列山岭叫喀尔巴阡(Carpathian)山脉,成为达契亚,或称匈牙利对付日耳曼的屏障;东边与萨尔马提亚人处于相互敬畏的状况下,疆界的划分并不明显,这两个民族常因部落之间攻守联盟而纠缠不清。在遥远黑暗的北方,古代人依稀感觉到,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群岛<sup>①</sup>之外,还有一个冰冻的海洋。

有些学识丰富的学者认为,以前的欧洲比现在要冷,古代日耳曼对天候的描述有助于证实他们的理论。一般对厚重浓雾和漫漫长冬的怨言,可能较少受到关注,因为我们没有方法订出精确的温度标准,去衡量那些生长在希腊或亚细亚温暖地区的演说者,他们的感觉或说法。我必须指出两种比较不那么含混的特定状况:其一,莱茵河和多瑙河是屏障罗马行省的两条大河,经常在冰冻之后能够承载很大的重量。蛮族选择最寒冷的季节入侵,在宽广而坚实的冰桥上<sup>②</sup>,运送数量庞大的军队和骑兵,以及钝重的运输纵列,不至于有任何困难和危险。当前这个时代倒是没有发生类似的现象。其二,驯鹿这种用途广泛的动物经得住严寒,也唯有在这种气候才能生存,是北方蛮族荒寂生活最大的保障。有人发现它生长在斯匹次卑尔根(Spitzberg)群岛的岩石地区,此地离北极在十度之内。这些动物喜爱拉普兰(Lapland)和西伯利亚的雪地,无法在波罗的海以南地区生存,更谈不上饲养繁殖。但是在凯撒的时代,黑希尼亚(Hercynian)森林遮盖着日耳曼和波兰大部分区域<sup>③</sup>,驯鹿跟麋鹿和野牛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动物。近代的

① 瑞典当代的科学家认为波罗的海的水位在降低,估计大约是每年半吋。二十个世纪以前,斯堪的纳维亚平坦的地区都被海水淹没,只有高地露出海面,形成很多面积很大的岛屿。我们可以从梅拉(Mela)、普林尼和塔西佗的作品中获得一些观念,那就是波罗的海四周有很多面积很大的国家。

② 从古代的记录中得知,在多瑙河地区,放到桌上的酒会冻结成大块的冰。色诺芬的《远征记》提到,不论是士兵还是哲学家,在色雷斯都感到极为寒冷。

③ 连最好奇的日耳曼人,也不知道这个森林有多大,据说有人在里面走了六十多天。

进步和发展,可以解释寒冷的天候为什么会减少。广大的森林逐渐清除,阳光可以照射地面<sup>①</sup>,排放沼泽的积水使可耕种的土地增加,空气也更为温和。今天的加拿大就是古代日耳曼的缩影,虽然纬度与法国和英国气候最好的行省相当,但是冬季的酷寒实在令人无法消受,到处都有驯鹿生长,遍地覆盖又深又厚的积雪。塞恩河和泰晤士河见不到冰雪的季节,圣劳伦斯(St. Lawrence)河这条巨大的河流却已完全冻结\*<sup>②</sup>。

古代日耳曼气候对土著身心产生什么影响,现在很难了解清楚,也容易夸大其辞。很多学者有共同看法,谈不上有哪些确切证据,就认为北方酷寒对增长寿命和促进生殖都有好处,比起温带环境的妇女更为多产<sup>③</sup>,人种繁殖会加速。我们也可断言,日耳曼寒彻心肺的空气,使得土著的四肢强壮肌肉发达,身材也比南方人高大,适合担任发挥力量而非忍耐负重的工作。他们因身体机能的勇敢而更加活跃,也是天候使神经和心智受到磨炼的结果。冬季战争的严酷环境,会使罗马军队士气低落,适合北方艰困环境的青年丝毫不受影响<sup>④</sup>;反过来说,他们也无法适应夏季的炎热,在意大利阳光照射下,容易因生病和疲倦而衰弱不堪<sup>⑤</sup>。

## 二、日耳曼人的性格特质与生活习俗

地球上没有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发现竟然缺少居民,或是说从历史上追本溯源,认定初期会有更多的人口。然而,有些知名的学者,想要探索一个伟大民族的早期状况,不仅无法满足好奇心,一切努力也徒劳无功。塔西

---

① 克卢维里厄斯(Cluverius, 1580 A. D. - 1632 A. D., 意大利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曾经调查过黑希尼亚森林的剩余部分。

\* ② [译注] 圣劳伦斯河的纬度比那两条河低,但是西欧受墨西哥湾流影响,气候比加拿大温暖。

③ 奥劳斯·鲁德贝克(Olaus Rudbeck)很肯定的说,瑞典妇女通常要生十到十二个小孩,就是二十到三十个也不是很少见。提及他的权威说法还是值得怀疑。

④ 普鲁塔克提到辛布里人(Cimbri)可以用宽大的盾牌,从积雪的山岭上滑下来,让人看到觉得非常的惊奇。

⑤ 罗马人可以在各种天候下作战,有良好的纪律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战斗的勇气。有件事可以一提,在从赤道到极区这些不同的国家里面,所有的动物当中只有人能够生存和繁殖,此外就是猪的适应性最强。



佗认为日耳曼人的血统纯正，国土的形势险要，但是他还是把这些蛮子称为印地基诺(Indigenoe)，意思就是“土著”。我们认为古代日耳曼在最早阶段，并不是由已形成政治社会的外来殖民所群居的地区<sup>①</sup>，而是某些在黑希尼亚森林流浪的野蛮人，逐渐融合成目前存在的民族且保有其名称。当然别有用心的人会抱持这种看法，认为蛮族是他们所居住土地上的自然产物，这是一项很大胆的推论，要是没有证据的支持，将会受到宗教界的谴责。

这种理性的怀疑态度固然可取，但是无法反驳宗教方面的信念。采用摩西世界史观的各民族当中，大家都相信诺亚方舟的故事，就好像特洛伊围城对以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真实无虚，在既成事实的狭隘基础上，树立一个神话式的巨大而粗俗的超级结构。野性未褪的爱尔兰人<sup>②</sup>和鞑靼人一样，都指雅费(Japhet)的独子是他们一脉相传的祖先<sup>③</sup>。上个世纪有几位饱学之士潜心研究古代文明，从神话、传统、臆测和文字考证的吉光片羽中，将诺亚伟大的子孙从巴比伦的通天塔<sup>④</sup>带到世界的极端。在这些明智通达的论述中，以乌普萨(Upsal)大学的奥劳斯·鲁德贝克(Olaus Rudbeck)最富创见<sup>⑤</sup>，姑且不论在历史学或神话学方面是否获得盛名，起码可以说他是一个爱国人士，要把对世界的一切贡献归于他的国家。那就是说希腊人从瑞典(形成古代日耳曼相当大的部分)获得字母架构、天文观察和宗教信仰。在那令人愉悦的地方(就当地人的看法而言)，柏拉图的亚特兰提斯(Atlantis)大陆、极北的乐土之乡、西方的金苹果花园、可爱的幸福群岛，甚至死后的极乐世界，都隐隐约约拿这里当做不完美的摹本。只是像上天如此垂爱的地方，不应在大洪水以后仍然一片荒芜。学识渊博的鲁德贝克认

① 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提到高卢人顺着多瑙河迁移，分散到希腊和小亚细亚等地。他只发现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部落，还可以追溯它的高卢血统。

② 根据基廷(Keating)博士所著《爱尔兰史》所述，巨人帕索拉努斯(Partholanus)是诺亚的第八代子孙，创世开始的第一千九百七十八年，五月十四日那天在明斯特(Munster)海岸登陆。虽然他成功开创基业，但是他的妻子行为放荡，家庭生活得不到幸福，使他非常气愤以致杀死她所喜爱的猎犬。这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者叙述得很正确，爱尔兰首次出现女性不贞的例子。

\*③ [译注] 雅弗是诺亚的第三子，也是所有欧洲人的共同祖先。

\*④ [译注] 参阅《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巴别塔和变乱口音。

⑤ 他的著作并非很难见到，贝尔(Bayle)从《亚特兰提卡》(Atlantica)这本书中选用很精彩的两篇。

为,诺亚的家庭几年之间从八人增加到两万人,开始时应该散布在较小的殖民地,这样地球有了人类以后,才可以繁殖绵延下去。留在日耳曼或瑞典这个分支〔要是我没有弄错,那是在亚实基拿(Askenaz)的领导下来到此地,他是歌蔑(Gomer)的儿子和雅弗的孙子〕,在执行这件伟大的工作之时,比别人更为勤奋,以至于在北方出现的人群,拥向绝大部分的欧洲、非洲和亚洲,就像血液从四肢流向心脏(套用作者的隐喻)。

这些费尽心机构成的古日耳曼系统,会因简单的事实而无法立足,不会引起任何质疑也没有商榷余地,那就是在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不懂得使用文字<sup>①</sup>。文字的使用将文明人和无知识的野蛮人,区划得泾渭分明,若没有这种人工系统的帮助,人类的记忆就会消退,丧失处理事务的思考能力。更高层次的思维理则,得不到模式和材料供应,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判断力变得衰弱而麻木,想象力趋向萎缩或失常。要想完全明了像这样重大的真实状况,只需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计算受过教育的人士和目不识丁的农夫之间的巨大差距。前者借着读书和思考,倍增自己的经验,悠游在漫长的时光和遥远的国度中;然而后者被植株在一个地方,生存于有限年岁之内,在心智能力的运用上,比起他工作的伙伴公牛好不了多少。民族之间的差距,比起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可心平气和宣布,要是人类没有书写的的能力,民族不会保存忠实的历史记录,在抽象的科学上不会有显著的进步,也不会拥有极为重要而且使人快乐的谋生技艺。

谈到这些技艺,古代の日耳曼人真是极度匮乏到可怜的地步。他们在无知和贫穷中度过一生,亏得有些卫道人士用甘于纯朴来大肆赞扬。近代日耳曼据称有两千三百座有城墙的市镇,古代地理学家托勒密在这样广大的国土上,只发现不到九十地点,够条件能称之为城市<sup>②</sup>。然而根据我们的看法,这些城市不过徒具虚名而已,只是一些粗制滥造的堡垒工事,建筑在森林的中央,当部落的武士出动击退突然进犯的敌人之际,可用来保护妇

<sup>①</sup> 我们信得过学者的权威,不必就古老的北欧碑文也就是如尼文(Runic)进行无谓的争论。博学的摄尔西乌斯(Celsius)是一位瑞典学者和哲人,他的论点是如尼文不管怎么说,比起罗马人用的字母,已将圆弧简化成直线,这样雕刻起来比较方便。我们还要补充几句,最古老的如尼碑文假定是在第3世纪,但是提到如尼文字的作家中,最早是韦南提乌斯·福图纳图斯(Venantius Fortunatus),他生长在6世纪末叶。

<sup>②</sup> 克卢维里厄斯经常批评亚历山大里亚的地理学家不够精确。

女、儿童和牲口。但是塔西佗认为他那个时代，日耳曼并没有城市，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日耳曼人鄙视罗马人勤劳构造的建筑物，将这些看成监禁的地点而非安全的场所<sup>①</sup>。他们并非比邻而居，或者聚合成正常的村落<sup>②</sup>。每个蛮子尽可能选平原、森林或靠近新鲜水源的地点，搭盖圆形的低矮茅舍，用不着石块和砖瓦，全部用粗木材建造，铺上干草当屋顶，上面留孔让烟气可以自由排出。在严寒的冬天，生活艰苦的日耳曼人有兽皮制成单薄的长袍，就能感到心满意足。住在更北边的民族则要穿着更厚的皮毛，妇女纺织很粗的亚麻布供自己使用。日耳曼森林里的猎物种类繁多，数量丰富，供应所需食物，居民在不知不觉中锻炼出强壮的体魄。他们有庞大的牛群，外表看来不起眼但是蛮实用，成为他们主要的财产。少量谷物是取自大地的唯一产品，对于栽培果树和种植牧草，则一窍不通。所有的土地每年要重新划分，个人的产业也随之改变，为了避免争执，大部分的土地保持荒废的状况，不加以耕作和使用。像这样一个民族，运用如此奇特的方式，真不敢期望他们在农业上能有多大的改进。

日耳曼极度缺乏金、银和铁。野蛮的居民既无技术也没耐性，去探勘蕴藏丰富的银矿矿脉，等不伦瑞克(Brunswick)和萨克森(Saxony)\*<sup>③</sup>的国王发现以后，获得非常惊人的报酬。瑞典现在以铁砂供应欧洲，过去同样不知道自己有这样大的财富。铁这种金属对日耳曼人而言，最高贵的用途就是拿来制造武器，从这些战争工具可以知道，钢铁的产量实在太少。在处理平时和战争的各种事务过程中，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出现一些罗马货币（主要是银币），但是遥远的部落完全不知道金钱的功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有限的商业行为，把粗糙的陶土器具，与罗马人送给他们国王和使者的银瓶，当做价值相等的物品。一个人只要有思考的能力，这样重要的事实，比无关紧要的细节，可以提供更多的启示。金钱的价值在于用来表示人类的需要和财产，如同创造文字是用来表达人类的思想，这两种制度使得人性的力量和情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有助于达成所订定的目标。金和银的使用大部分基于人为的因素，不像铁经过烈火的千锤百炼，经人类熟练的双手

① 日耳曼人策动科隆(Cologne)的乌比人(Ubii)反抗罗马人的奴役，争取自由恢复古老的生活方式，获得成功以后，坚持要立即推倒殖民区的城墙。

② 西里西亚(Silesia)的村庄分布很零落，相互之间要隔几哩路。

\* ③ [译注] 不伦瑞克位于德国中部地区，萨克森位于德国东南靠近捷克的边界。

制造成形,对农业生产和各种技艺提供最大的贡献,效用之广已无法一一列举。总而言之,“金钱”是使人类勤奋工作最常用的“刺激物”,而“铁器”是使人类发挥工作效用最有力的工具。要是有一个民族既没有“金钱”刺激,也得不到“铁器”支持,还能靠什么方法从极度野蛮的状态提升到文明的程度,实在令人难以想象<sup>①</sup>。

若仔细观察世上的野蛮民族,会发现“因循怠惰”和“不思来日”是他们最大的通病。文明国家的个人能力得到发展和训练,是相互依存的巨大锁链,将社会上各种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人终生操劳以求一饱,极少数人受到神明垂爱,获得的财富超过他的需要,能有多余时间去追求乐趣或荣誉,增进财产或知识,基于责任对社会生活做出有益或愚蠢的事情。日耳曼人的社会架构并不复杂,照料房舍和家庭、管理土地和牛群,一概交给老弱、妇女和奴隶。懒惰的战士不具备任何一种才艺,可让他消磨闲暇时日,就像动物一样满足于竟日竟夜的饮食和睡眠之中。自然界会产生奇异的反常现象(根据一位作者的看法,他曾深入探讨最不为人所知的黑暗角落),这样的蛮族既是人类中最懒惰的人,也是最心浮气躁的人。他们喜欢不工作过懒散的生活,却又讨厌平静无事,萎靡不振的心灵像是被压制在重负之下,急需经由新鲜有力的感觉来发泄。战争和危险是唯一的欢愉,能适合他们凶残粗暴的脾气。日耳曼人听到武装的召唤声就满怀感激之情,从不安稳的昏睡中醒转,产生积极的进取心,经由身体的剧烈操劳和心灵的极度刺激,恢复意识感觉到自己还生存在人世。在得到和平后的无聊沉闷期间,这些蛮子毫无节制地耽溺于豪赌和狂饮。豪赌能激起斗志,狂饮则丧失理智,这两种不同的方式都能免除思考的抑郁。他们夜以继日耗在赌桌上而感到自豪,朋友和亲戚的鲜血经常流在满是醉鬼的会场。他们对赌债很讲信用,不顾一切的赌徒将个人财产和自由,全部押在最后一把骰子上,耐心服从命运的决定,让自己被体格虽然较弱小而幸运的赢家,用绳索捆绑加以惩罚,卖到远地为奴隶<sup>②</sup>。

味道很重的啤酒,是一种用不着多大技术,从小麦和大麦中提炼出来的

① 墨西哥人和秘鲁人没有使用钱币和铁器,各种技艺还是很进步,但是提到这些技艺以及他们兴建的纪念物,叙述的事实叙述过于夸张。

② 日耳曼人可能是从罗马人那里学来赌博,天生具有好赌成性的精神。

饮料,经过“腐化”(塔西佗特别强调这一点)的程序,做成很像酒的东西,适合日耳曼人格调低劣的口味。饮过意大利和高卢葡萄酒的人,都会为那天之美禄的香醇可口深为倾倒。然而他们并不打算把葡萄树移植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过去做得很成功),也不愿意勤劳工作,来获得可以赚取厚利的原料。能用武力可以抢到手的东西却要用劳力去换取,这是对日耳曼精神的极度藐视。他们对烈酒产生无法克制的渴求,刺激着日耳曼蛮子侵入附近的行省,因为这些地方有上天赋予最令人垂涎的礼物。托斯卡纳人将国家出卖给克里特民族,就是用温暖气候出产的鲜美水果和葡萄,吸引他们进入意大利。16世纪时日耳曼的外援部队受邀参加法兰西的内战,也是运用同样的手法,因为香槟(Champagne)和勃艮第这两个省是最著名的产酒地区,他们受到承诺才参战\*<sup>①</sup>。酗酒虽然不是最危险的恶行,但却是最无教养的习性。在一个低度文明的国家,纵酒暴饮的行为经常会引起一阵搏斗、一场战争或一次革命。

### 三、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

从查理(Charlemagne)大帝时代开始\*<sup>②</sup>,经过十个世纪的努力,古代日耳曼的气候变得更温和,土地也更为肥沃,在同样面积的地区内,目前可以轻易维持一百万农夫和工匠,过去却无法用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十万名懒惰的战士\*<sup>③</sup>。日耳曼人将广大的森林弃而不用,除了狩猎以外,其余土地大部分用来放牧,只有剩下很小的面积,进行毫不在意的粗放耕作,然后再埋怨国土的欠缺和贫瘠,无法维持为数众多的居民。他们没有维生的技艺,

---

\*<sup>①</sup> [译注] 法国这两区是出产葡萄酒的天堂,香槟地区的香槟酒和勃艮第地区的红酒,更是个中翘楚。很多酒庄打着罗马帝国旗号,表示年代久远,品质优良。

\*<sup>②</sup> [译注] 查理大帝(742 A. D. - 814 A. D., 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在800年经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击败伊斯兰教的扩张,建立横跨整个欧洲的大帝国,首都亚琛(Aachen)成为当代的学术中心。

\*<sup>③</sup> 凯撒的《高卢战记》第一卷里提到,从瑞士出来的海尔维第亚族(Helvetian)有三十六万八千人。到了现在,佩德沃德(Pays de Vaud, 位于日内瓦湖北岸一个很小的区域,以好客、文雅著称)的人口只有十一万二千多人。

经常发生饥馑,只有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青年迁移出去<sup>①</sup>,减轻民族所遭遇的灾难。文明人拥有财产和享用财产,才能与国家的进步产生密切的联系,是定居在一块土地上的有力保证。日耳曼人随身携带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牛群和他们的妇女,欣然放弃沉静的森林,抱着无穷的希望去进行抢劫和征服。人数庞大的群众从这个民族的大熔炉中一涌而出,因为害怕被外人所奴役,他们的后裔相信这种传闻,使得这种向外迁移的现象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有一种学说经过渲染逐渐成立,声誉卓著的学者也表示赞同,那就是在凯撒和塔西佗的时代,北方的居民要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数还要多<sup>②</sup>。经过深入的探讨各时代的人口问题,证明这些现代的智者,他们的假定不但错误而且极不可能。马里亚纳(Mariana)和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固然大名鼎鼎,但是罗伯逊(Robertson)和休谟在这方面更有成就<sup>③</sup>。

一个像日耳曼如此好战的民族,既没有城市、文字和技艺,也没有金钱,却能够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算是在野蛮状态下找到一些补偿,就好像我们的欲望和财产,成为专制政治中难以解除的桎梏一样,只有贫穷使他们保有自由。塔西佗说道:

在苏欧尼族(Suiones)当中,财富掌握在高阶人员的手里,因此他们臣属于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对人民毫无信任,甚至不让他们自由使用武器,就像通行在日耳曼其他地区那样,反而将武器既不是交付给公民,甚至不是交付给自由人,而是托付给奴隶。他们的邻居赛东尼族(Sitones),地位贬到比奴隶都不如,全部要服从一个妇女的命令<sup>④</sup>。

<sup>①</sup> 保罗·迪亚科努斯(Paul Diaconus, 8世纪伦巴底的历史学家)这批学者认为,迁移是很正常而且普遍的必要措施。

<sup>②</sup> 威廉·坦普(William Temple, 1628 A. D. - 1699 A. D., 英国政治家和文学家)爵士和孟德斯鸠对于这个题材,一直是充满着幻想的气氛。

\* <sup>③</sup> [译注] 马里亚纳(Mariana, Juan, 1536 A. D. - 1623 A. D.)是西班牙历史学家,著有《西班牙史》(*History of Spain*);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 Niccolo di Bernardo, 1469 A. D. - 1527 A. D.)佛罗伦萨的外交家和政治家,著有《君主论》(*Il Principe*);罗伯逊(Robertson, William, 1721 A. D. - 1793 A. D.)是苏格兰的历史学家,著有《苏格兰史》(*History of Scotland*)。

<sup>④</sup> 弗伦息米乌斯(Frenshemius)对于罗马人不尊重北国的女王,感到极为愤怒。

在提到这些例外事件之时，这位伟大的历史学者非常清楚政府机能的一般理论。我们唯一感到困惑的是财富和专制，用什么方法才能深入北方遥远角落，浇熄在罗马边境熊熊燃烧的大火。再来是那些丹麦人和挪威人的祖先，他们的后代以顽抗不屈的精神著称于世，怎可能如此听命于人，放弃日耳曼人自主不羁的伟大个性<sup>①</sup>。或许在波罗的海海岸的某些部落，虽然没有完全放弃个人的权利，但却承认国王的权威。事实上在日耳曼大部分地区，政府采用民主政治形式，与其说是经由普遍与明确的律法，不如说是由血统、勇气、辩才和迷信所形成的非经常性优势来加以制约。

他们最初的理念是为了共同防卫，采取自愿参加的联盟方式成立文官政府。为了达成目标，每个人必须舍弃私人的意见和行动，服从参与人员多数决的审议。日耳曼的部落即满足于这种粗陋而自由的政治社会架构，一个双亲都是自由人的青年，成年之后引导进入同胞所组成的会议，很庄严的授与矛和盾，接受为军事共和体制内，地位平等而能发挥作用的成员。部落的战士会议，在固定的季节或突发的危险状况下召开，有关防卫措施的检讨、官吏的选举，以及和平与战争重大事务，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最后再做决定。有时这些重要的问题事先经过审慎的考量，在特别推选的部落酋长会议中再提出来讨论。官吏可以仔细考虑和加以说服，但是人民只能参加表决和贯彻执行。要知道日耳曼人在下达决心的时候，不但快速而且会运用激烈的手段。蛮族习惯于自由的方式来发泄情绪，逞一时之快而漠视未来所产生的后果，心中满怀愤怒表现出藐视的神色，根本不理睬法律和政策的约束，常用毫无内容的牢骚话，表达他们对懦弱商议极为不齿。等到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提议大家要从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奋发图强，不论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还是要从事危险和荣誉的行动，全体都会大声的用矛敲击着盾，以表示对会议的热切赞美。日耳曼人经常随身携带武器来开会，此时最值得担忧的就是要避免心志不坚的群众，被内讧的言辞和大量的饮酒所催动，拿出武器来宣示他们愤怒的决心，并且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我们可以

---

<sup>①</sup> 难道我们不认为“迷信是专制之母”？奥丁(Odin, 北欧神话的主神和世界统治者，这个神话的族群能维持到1060年)的后裔据说统治瑞典超过一千年，乌普萨的庙宇就是宗教和帝国的古老所在地。我发现1153年有一项特别法令，除国王卫队外，禁止使用和配带武器，难道不是对打算恢复古老制度的一种曲解？

回想一下,波兰的议会经常发生流血事件,逼得人数众多的党派屈服于狂暴而激情的小组织<sup>①</sup>。

日耳曼人在危险的时刻选出部落的领袖,要是局势非常严重而急迫,几个部落可以共同推举一位将领,最勇敢的战士会受到提名,以身先士卒而不仅是发号施令的方式来指挥同胞投入战场。他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还是难免遭人疑忌。这个权力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止,日耳曼部落在平时并不承认任何最高领袖,不过在一般的会议上会指派“诸侯”(Princes)\*<sup>②</sup>,负责在各自的区域之内执行法律,也可以说是调解纠纷。在选择这些行政官员之时,家世和功勋同样的重要,公家派给他们卫士及一个百人议会。早期的诸侯享有卓越的地位和荣誉,罗马人会用合法的头衔来向他们表示敬意。

从行政权力的运用,就可看出日耳曼习俗衍生的制度所具有的特点。诸侯在负责的行政区域之内,操持着土地财产的绝对权力,同时根据一种划分方式,每年重新加以分配。他却没有处死、监禁甚至殴打公民的权力。一个民族如此保护人身的权利,而不重视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必然是完全无视于勤奋的工作和技艺的学习,然而会受到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心的启发和激励。

日耳曼人只尊重那些加诸在自己身上的责任,士兵以藐视的态度抗拒行政官员的权力。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这本书中提到:

出身高贵的青年假若没有列入著名领袖的忠诚战友之中,好奉献他们的武力和服务,就会感到惭愧。这些忠诚伙伴之间进行着高贵的竞争,以便受到领袖的尊重,获得更高地位。领袖之间的竞争,在于获得多少英勇的战友。永远被一群精选的青年所围绕,就是领袖的骄傲和力量,在和平时期这些人是他的装饰,在战争时期这些人是他的保障。这些英雄的荣誉会散布开来,超越部落的狭隘范围。礼物与使者会来恳求他们的友谊,他们使用武力带来声望,保证所赞助的党派获得

<sup>①</sup> 我们古老的议会需要投票表决的案子不多,但是上议院议员最大的问题,就是武装的随员太多。

\*<sup>②</sup> [译注] 欧洲君主国的“诸侯”是贵族阶级的头衔,层级有时比公爵高,而且一定有封地,像日耳曼就有很多的选侯国。



胜利。领袖的骁勇善战如果在危险的时刻被其战友超越，他会感到极不光彩；从战友的立场来说，若无法与领袖同样的骁勇善战，更是个人最大的耻辱。领袖在战场上被击倒而他却全身而退，这是一辈子洗刷不掉的污名。保护领袖的个人安全，用自己的功勋当战利品来装饰他的荣誉，这是他们最神圣的责任。领袖为胜利而战，战友为领袖而战。最高贵的战士，即使本乡本土太平无事，也要赶赴遥远的战场，保持人多势众的队伍，去实践他们永不服输的精神，以冒险犯难来赢得声名。战友向慷慨的领袖要求奖赏，只有久历战阵的骏马，沾满血迹和赢得胜利的枪矛，才是合乎战士身分的礼物。领袖要用好客的气魄，在简单的餐桌上摆满丰盛的食物，来款待这些英勇的战友。唯有战争、掠夺、友情，才会供应这么多予取予求的物质。

这种制度偶尔会使共和政体弱不振，但整体而言，却能激发日耳曼人在性格上的活力，使这些野蛮人所能感受到的德行也日趋成熟，以至于信仰、英勇、好客和礼貌，在接着而来的骑士时代受到世人的瞩目。据一位才高八斗的学者宣称，由于领袖给予勇敢战友的光荣礼物，包括最早期的采邑在内，等到征服罗马的行省以后，则以一种带着类似效忠职责与军事服务的方式，将获得的土地加以分配，因而产生很多蛮族的地主。这种状况与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则相抵触，他们喜欢互赠礼物，但不会形成双方义务关系的负担。

“在骑士时代，更恰当地说是浪漫时代，所有男人都很勇敢，妇女都很贞洁。”贞洁是比勇敢更难保持的德行，这一切要靠古代日耳曼的妇女。一夫多妻制除了诸侯之间，一般并不常见，目的是在巩固联盟关系。习俗而非法律禁止离婚，将通奸视为无法赦免的罪行来加以惩处<sup>①</sup>，基于先例和风气，诱拐妇女也被视为不正当行为。我们很清楚看出，塔西佗很坦率的拿蛮族的美德懿行和罗马女士的淫荡败德来做比较。严格说来，日耳曼人的婚姻生活，在某些方面已经形成一种忠诚和贞洁的风气。

文明的进步可以缓和人性的凶恶性格，但是对贞洁这种德行发生不了

---

<sup>①</sup> 通奸的淫妇会被人用鞭子抽打着赶过村庄，不管有钱或是美貌都无法获得同情，也找不到第二个丈夫。

正面作用,因为引起不贞在于心灵的软弱。要是一味在两性的交往上加以修饰,就会让优雅的生活开始腐化,爱情的欲念转变为难以控制的热情,难免产生危险的后果,要是被蒙蔽的话,情形更为严重。优雅的服饰、动作和姿态,增加美丽的诱惑力,经由想象力,更加重了感官的刺激。奢华的欢娱、午夜的拥舞和淫乱景象,诱惑女性增加红杏出墙的机会<sup>①</sup>。要是拿这种危险的环境做个比较,蛮族未施脂粉的妇女,却因贫穷、孤独,以及需要辛苦照顾家庭生活,在贞节方面更为安全可靠。日耳曼的茅舍,四周敞开一无遮蔽,对于配偶的忠诚,比波斯后宫的高墙、门闩和太监更为安全。除了这些理由,还要基于荣誉的天性,日耳曼人以尊敬和信任对待妇女,每逢重大情况必与她们商量,欣然承认在她们的心胸之中,存在着比男子更高的尊荣和智慧。

有些解读命运的人,像是巴塔维亚战争的维利达(Velleda)\*<sup>②</sup>,以神的名义统治着日耳曼最凶狠的国家。其他的女性虽然没有被当成女神来崇拜,却被尊为士兵完全平等的战友。她们从结婚典礼开始,一生就要安危与共、荣辱同当<sup>③</sup>。在日耳曼人大举入寇之时,蛮族营地充满成群的妇女,无论是听到刀兵相接的声音,看见各种杀戮毁灭的场面,甚至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受到重伤或死亡,她们仍然镇定如昔,毫无畏惧之心。过去发生很多次这样的状况,日耳曼的军队已经丧失作战的勇气,因为妇女宁死也不愿当奴隶,所以又被赶回去拼命到底。要是大势已去,她们知道如何用自己的手,为自己和儿女做一了断,以免受到胜利者的侮辱<sup>④</sup>。这样的女强人真是令人钦佩,实在说她们既不可爱也无法感受到爱,要与男人一比高下,就得抛弃迷人的诱惑力,那就是女性的娇弱和温柔。日耳曼女人在意识上感到极为骄傲,从而被教导要压制各种柔情以争取荣誉。女人的最高荣誉就是贞操,像这样具有高度精神作用的妇女,从而产生的各种情感和行为,可以视为民族特性的成因、结果和证据。女性的勇气不论是由狂热所激发还是习惯所确

① 奥维德用两百行诗来研究最适合谈情说爱的地点,最后他发现在剧院最容易找到罗马的美女,也最容易打动她们的芳心。

\*② [译注] 维利达是当时有预言能力的处女,也可以说是女巫。

③ 结婚礼物是一对公牛、马匹和武器。塔西佗用华丽的文体来叙述这种题材。

④ 条顿人的妻子在全家自行了断以前,也会投降,条件是她们愿意做灶神处女的奴隶。

立,在隐约之间对男性并不完美的模仿,表现出那个时代和民族的特色。

#### 四、日耳曼人的宗教信仰

日耳曼人的宗教制度(要是蛮族的狂野想法能配得上这种称呼的话)基于他们的需要、畏惧和无知<sup>①</sup>,崇拜自然界庞大的物体和象征的代表,像是太阳和月亮、烈火和大地,还有那些想象中的神祇,各据有重要的职位来管辖着人类。他们相信经由某种不可思议的占卜,可以了解上天的意愿,而且拿人来做牺牲,是祭坛最珍贵也是最乐意接受的祭品。神的子民持有高贵的观念,就能赢得神的赞许。他们既不将神局限在庙宇的墙内,也不用人像来表示神的形体。我们知道日耳曼人不善于建筑,同时也完全不知道雕刻的艺术,不必对说出真正的理由而有所顾忌,他们对宗教的表达并非基于理智的考量,毋宁是欠缺创造的才能。日耳曼人用黑黝而古老的树丛当做庙宇,受到后代子孙奉若神明的尊敬,秘密幽暗的处所隐藏着想象中的神明力量,没有设定明显使人敬畏和崇拜的目标,却在心田深处烙上宗教的恐惧意识<sup>②</sup>。那些举止粗俗而又目不识丁的教士,根据经验运用各种手段,尽量要把这种印象和作法保持下去,以符合他们的利益。

基于同样的无知状况,这些蛮族不懂得运用法律的限制,竟然赤裸裸毫无防备,将自己暴露在迷信的盲目恐惧之中。日耳曼的教士利用同胞这种性格上的弱点,在与俗世有关的事务上,拥有官吏所不敢行使的权限。傲慢的战士耐心服从鞭打的惩戒,并非任何人都有此权力,而是战争之神命令立即加以处罚。教会当局经常干涉内政的缺失,在民众召开的会议场合用来维持秩序,有时会对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事务表示更大的关切。近来在梅克伦堡(Mecklenburg)和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这些地方<sup>\*③</sup>,经常举办庄严神圣的游行。大地女神那不为人知的象征物,置放在母牛拉曳的大车上,四周用布幔覆盖,女神的停居是吕根岛(Rugen),用这种方式巡视邻近部落的

① 塔西佗对此晦暗不清的题材只写几行,而克卢维里厄斯写了一百二十四页。前者在日耳曼发现希腊和罗马的神祇,后者相信他的祖先崇拜太阳、月亮和烈火的三位一体。

② 马赛附近有处神圣森林,卢坎描述成极度恐惧的场所,日耳曼有很多这种地方。

\*③ [译注]梅克伦堡位于德国北部,易北河到波罗的海之间的地区;波美拉尼亚是德国和波兰的北部,濒波罗的海。

信徒。在她出巡这段期间,战争暂时休兵,争吵沉寂下来,武器弃置一旁,心浮气躁的日耳曼人有机会享受平静与和谐的祝福。11世纪的神职人员经常挂在口边的话,就是“奉神之名,停止打斗”,用来呼吁双方休战,但是收效不大,非常明显在引用这个古老的习惯。

宗教所产生的影响力,只会强烈激起日耳曼人凶狠的情绪,没有办法产生安抚的效果。宗教在尘世的代理人基于既得利益和信仰狂热,以遵奉上天的旨意为名,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而且满怀成功的保证。神圣的旗帜长久以来在迷信的队伍中受到尊敬,被置放在战场的<sup>①</sup>,敌忾同仇的军队发出可怕的誓言,要把对方献祭给战神和雷神。士兵(这就是日耳曼人)的信念当中,怯懦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勇敢的男子汉受到好战神明的垂爱;抛弃盾牌的卑鄙角色,会被他的同胞赶出宗教集会和内部会议。有些北方的部落相信转世的说法<sup>②</sup>,也有人想象一个可以痛饮美酒永生不朽的天堂。但是大家都同意,献身军旅和光荣战死,无论是今生和来世,都是对未来的幸福做了最好的准备。

教士给予永世不朽这种空洞的承诺,吟游诗人也会强调各种英勇的行为,这种社会等级很特别的人物,对于要想研究古代的克尔特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日耳曼人的某些学者专家而言,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对象。吟游诗人的天才和性格,以及对职责的重要性所抱持的尊敬心理,已经有充分的例证,我们无法想象或是表达出来,他们在听众心中激起对战事和荣耀的热情。在一个光芒四射的民族当中,对诗的品味与其说是心灵的感受,还不如看成幻想的欢愉。然而当我们闲暇无事时用阅读来消遣,追随着荷马和塔索(Tasso)<sup>\*③</sup>所描述的战场,在不知不觉中为虚构的情景所吸引,感受到一阵战斗气氛的蓬勃生机。如果要在心平气和下进行孤独的深思,这时所得到的感受是多么的微弱!何等的冷漠!吟游诗人在上战场的时候,或者在胜利的宴会,歌颂古代英雄的光荣事迹。他们的后裔就是好战部落的族长,

① 他们的旗帜是野兽的头。

② 凯撒、狄奥多拉和卢坎好像认为高卢人有这种观念,佩卢提尔(Pelloutier)为了保持正统思想,尽量减少这种印象。

\*③ [译注]塔索(Tasso, Torquato, 1544 A. D. - 1595 A. D.)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诗人,主要作品有反映首次十字军东征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Delivered*)及《论诗的艺术》。

神情激昂倾听朴实无华而充满生气的音韵,对战事和危险的展望提升了军歌的效果,所激发的热情在于渴求名声和不惜一死,就是日耳曼心灵不变的期盼<sup>①</sup>。

## 五、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所造成的影响

以上就是古代日耳曼人的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他们的气候、他们的缺乏学识、技艺和法律、他们的荣誉感、侠义心和宗教观,以及那自由意识、崇尚武力和渴望冒险进取的精神,全都有助于形成一个产生军事英雄的民族。然而我们发现,从瓦鲁斯(Varus)战败到德西乌斯(Decius)临朝,两百五十多年来,这些可怕的蛮族对于帝国委靡颓废和奴隶充斥的行省,很少进行大规模的袭击,没有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进展受到缺乏武器和纪律的阻碍,而其愤怒也因古代日耳曼内部的纷争而转移。

其一,一个民族控制了铁以后不久就可以控制黄金,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日耳曼粗野的部落,同时缺乏这两样有价值的金属,只有独自慢慢去寻找,获得一种接着就可以得到第二种。从外表上看日耳曼军队就知道他们缺乏铁,很少使用刀剑和长枪,他们的弗拉迈(Frameoe,这是用日耳曼的名字来称呼它)是头上装着锐利而狭小铁尖的长矛,状况需要时可以从远处投掷,也用来做近身战斗时的冲刺。他们的骑兵带着这种矛和一个盾,就感到心满意足。为了增加步兵的战力,采散开队形尽力投射标枪。他们所谓的军装是一件宽大的披风,木头盾牌和柳条盾牌仅有的装饰就是一片混杂的颜色。少数族长因穿着胸甲显得与众不同,很少人有戴头盔的习惯。虽然日耳曼人的马匹外形不美观,速度不够快捷,没有受过罗马的马术训练,倒是几个国家却以骑兵赢得很高的声誉。大体来说,日耳曼军队的主力是步兵<sup>②</sup>,按照部落和家族的次序,排成几列纵深。这些半武装的战士,无法忍受

<sup>①</sup> 喜爱古典文学的读者一定记得,提尔泰奥斯(Tyrtaeus,公元前7世纪希哀歌体诗人,作品以征战为主,用来鼓励斯巴达在作战时要奋不顾身,英勇杀敌)鼓舞士气涣散的斯巴达人,德谟多库斯(Demodocus)在费阿夏(Phaeacian)宫廷中享有多高的地位。然而希腊和日耳曼不太可能是同一个民族。要是我们的古史学者多思考一下,知道在类似的状况下会产生类似的行为,就不会引经据典,喋喋不休。

<sup>②</sup> 萨尔马提亚人最大的不同是骑在马背上作战。

疲累与耽搁,总以狂嗥的叫嚣和混乱的队列冲向战场,有时会发挥天生的勇气,战胜虚有其表的罗马佣兵。蛮族只知倾全力发起第一击,但是不知道整顿部队再战或是退却以保持实力。他们认为被击退就是战败,战败的结果通常是全军覆灭。

当我们想到罗马军人有全副盔甲,他们的纪律、训练、阵式、设防的营地和各种投射机具时,蛮族竟敢凭着血气之勇,在战场上迎战由军团构成的主力,真是令人感到惊讶无比,何况罗马军队还有协防军所属各种部队,来支持他们的作战。这种竞争实在太不公平,到了后来,罗马军队被奢靡和怠惰的习性销蚀了精力,被抗命和叛乱的风气败坏了纪律。等到把蛮族组成的协防军带进罗马的军队,可以明显看出这是很危险的措施,因为这样就教会日耳曼人运用战术和战法。虽然在开始时所使用的协防军数量不大而且有严密的防备\*<sup>①</sup>,从西维利斯(Civilis)的案例来看,罗马人相信这种危险可是货真价实。在尼禄死后的内战期间,这位智勇双全的巴塔维亚人,拟订一个极具野心又有创意的计划,所以他的敌人才拿他来跟汉尼拔和塞多留(Sertorius)做比较<sup>②</sup>。八个巴塔维亚步兵支队,在不列颠和意大利战争时获得名声,这时就投靠在他的旗帜之下。西维利斯遂领着这支日耳曼军队进入高卢,说服特雷武和朗格勒这些有实力的城市,支持他的理想目标,使他能够击败罗马军团,摧毁设防的营地。他使用在罗马军队服役时所获得的军事知识来对抗罗马人,最后经过一场顽强的斗争,屈服在帝国的势力之下。西维利斯以光荣的条约保全自己和他的国家,巴塔维亚人仍旧据有莱茵河口的海岛<sup>③</sup>,是罗马君王的盟友而不是仆人。

其二,古代日耳曼要是能联合起来,所产生的力量必然非常巨大。地域广阔的国家可能有一百万战士,全部都是及龄的壮丁,可以立即发挥作用。但是这批凶狠的群众,经常被各种怀有敌意的企图所刺激,无法协调合作,

---

\*<sup>①</sup> [译注] 协防军是从意大利以外的盟国或被征服地区,所组成的部队,用来协助罗马的军团共同作战。自从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罗马帝国的疆域广大,本身的兵源不足,才以雇佣或摊派的方式,针对自己的薄弱部分,编组骑兵、轻装步兵、弓箭手、投石兵等单位。罗马将领有最高指挥权,中下级干部由地区人员担任。协防军的总兵力大致与军团的人数相当,甚至到后期还超出很多。

<sup>②</sup> 他们都是同样失去一目的独眼龙。

<sup>③</sup> 位于古代莱茵河两条支流之间的广大地区,这个部落成为低地国家的始祖,一直传承下来。

完成有利整个民族的伟大计划。日耳曼分裂成四十几个独立的国家,就是在每个国家当中,经常有几个部落联合起来,不仅组织松散而且容易造成危险。蛮族很容易受到激怒和煽动,他们不会原谅别人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更不要提公然的侮辱,引起他们的愤怒就会流血而且记仇不愿和解。打猎和饮酒的乱哄哄宴会上,经常发生的偶发性争吵,就足够在整个民族之间产生心结。任何重要的族长所领有的私人采邑,都可以将这种不满在他的追随者和盟友之间播散开来。对无理取闹的报复,抢劫不设防的地方,都是引起战争的原因。日耳曼是最令人感到畏惧的国家,用渺无人烟和保持原状的广阔边疆,来环绕自己的领土<sup>①</sup>。邻国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证明他们感到武力的恐怖,用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保护自己的国家,免于突然受到侵略的危险。塔西佗曾说过:

布鲁克特里族(Bructeri)遭到邻近部落的绝灭<sup>②</sup>,起因在于受到侮辱的挑拨、抢劫的野心所引诱,或许是帝国保护神的鼓舞。有六万名蛮族被杀,这并非罗马军队所为,而是在我们的注视之下,像是为我们带来在竞技场所见到的娱乐。罗马人现在已经到达繁荣的巅峰,除了要这些蛮族之间不和以外,对命运已别无所求。但愿罗马的敌国彼此永远保持誓不两立的仇恨心理。<sup>③</sup>

塔西佗的这种想法,完全基于爱国心,不见得合乎人道的主张,表示出他的同胞所秉持的政策原则。罗马帝国认为最安全的权宜措施,不是与蛮族作战而是让他们分裂,因为就是击败对方也得不到利益和荣誉。罗马人借着金钱和谈判,暗中进入日耳曼的心脏地区,对于靠近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国家,在不丧失尊严的状况下,尽量运用各种诱惑的手段来加以安抚,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有用的朋友,不是带来麻烦的敌人。最有名望和势力的族长,像是受到奉承可以满足虚荣心一般,接纳微不足道的礼物,当做高贵的标记

① 凯撒的《高卢战记》第四卷提到,日耳曼人认为一个国家要让领土的外围,有一大圈的土地荒芜,而且愈大愈好,这是极为光荣的事,可以显现武力的强盛,炫耀无人胆敢侵犯。

② 很多作者在第4和第5世纪都提过布鲁克特里人,认为是法兰克人的一个部落。

③ 虔诚的布莱特里(Bletterie, 1696 A. D. - 1772 A. D., 约翰逊教派的神父)对塔西佗的这番话非常气愤,凭这段话认为他是一个杀人的凶手。

和奢华的器具。在内部发生纷争之时,势力较弱的派系企图与边疆行省的总督取得秘密的联系,好维护本身的利益。日耳曼人之间每一件争执,都是罗马人的阴谋所煽动,而且任何有利公众和团结的计划,都被个人的猜忌和利益形成的强烈偏见所摧毁<sup>①</sup>。

马可·安东尼在位时,日耳曼国家发起全面阴谋事件,甚至包括萨尔马提亚人在内,从莱茵河河口一直到多瑙河,这件事吓坏了罗马人<sup>②</sup>。我们并不清楚像这样一个仓卒组成的联盟,究竟是基于需要,还是理智或感情上的产物。但是可以很确切的说,蛮族并不是因为罗马皇帝的怠惰而受到引诱,也没有被罗马皇帝的野心所激怒。马可面临危险的进犯行动,一方面要保持坚定,另一方面要提高警觉。他安排有能力的将领到容易受到攻击的地点,自己亲自指挥多瑙河上游几个重要行省,经过冗长而互有输赢的战事以后,蛮族的战斗意志被摧毁。主谋的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sup>③</sup>不但自食其果,还受到严厉的处罚,被迫从多瑙河的河岸向后退出五哩<sup>④</sup>,奉令交出年轻的精英分子,立即送到不列颠遥远的海岛,他们在那里充当人质,也可以当做士兵使用。因为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经常叛乱,愤怒的皇帝决心要将这个国家变成帝国的一个行省,这个计划因他的崩逝而中止。然而这样一个令人畏惧的联盟,在帝国历史最初两个世纪中只出现一次,以后就完全消失,就是日耳曼的内部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本章内容是概论日耳曼的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不想就凯撒、塔西佗或托勒密时代,对这个大国里各种部落进行描述或辨识。因为新生的族群就像古老的部落一样,不断在本书中出现,只能简单扼要的提到他们的来源、状况和特殊的性格。现代国家是悠久定形的社会,用法律和政府结合在一起,被农业和技艺约束在祖国的土地。日耳曼部落就像军人那样自愿结合起来,因为都是蛮族,就常会发生激烈的变动。同样在这块土地上,当征战和发生迁移浪潮的时候,原本生活的居民就会变换。同样的社会在防卫或

① 从塔西佗和迪翁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罗马人是在推行这种政策。

② 马可皇帝为了应付紧急的状况,把宫殿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变卖,奴隶和抢犯都列入征兵的名单。

③ 马科曼尼人开始在多瑙河建立一个殖民区,后来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马罗波杜斯(Maroboduus)国王在位期间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国家。

④ 沃顿将这段距离增加十倍,但是他只要想一下,五哩就够修筑一道坚固的防线。



侵略计划之下团结一致，会赋予新成立的联盟一个新的头衔。古代的联盟瓦解以后，独立的部落恢复长久被人遗忘的名称。一个胜利的国家经常将自己的名字颁给被征服的民族，有时自愿的群众会从各地蜂拥而来，投身到受人爱戴的领袖所展开的旗帜之下，他的营地就成为他的国家。在开创大业的环境里，要不了多久这些混杂的群众就会有共同的称呼。凶恶的侵略者不断更换自己的名号，使得罗马帝国的臣民感到惊惶失措。

战争和政治是历史的主要课题，在这样繁忙的舞台上，人类因状况不同而大异其趣。一个伟大的帝国有几百万驯服的臣民，默默从事他们的工作，不会发生出人意料的事件，所以作者和读者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宫廷、首都、军队和战场这些方面。但是一个自由放任和野性未驯的国家，在内部动乱的时节，或者出现小型共和国那种状况<sup>①</sup>，几乎社会上每个成员都参加行动，后续的情况也受到大家的瞩目。日耳曼的人民经由不断的分裂和不停的运动，使我们产生迷惑，好像人数在大量的增加。日耳曼实在有太多的国王、战士、军队和国家，有些很容易使人忘记他们是同一个对象，只是在各种不同的称呼之下重复的出现，而且经常对不具声望的对象，滥加各种显赫的名号。

---

<sup>①</sup> 我们相不相信雅典只有两万一千公民，而且斯巴达也不过三万九千人？可见共和国的大小很难有什么标准。

## 第十章

德西乌斯、加卢斯、埃米利安努斯、瓦列里安与伽利埃努斯相继为帝 蛮族入侵 三十僭主(248 A. D. - 268 A. D.)

### 一、德西乌斯的称帝及其事功(248 A. D. - 250 A. D.)

从菲利普热烈庆祝百年祭到伽利埃努斯(Gallienus)皇帝逝世,羞辱不堪而灾祸连接的二十年光阴弹指而过(248 A. D. - 268 A. D.)。在这段苦难的时期,罗马的行省几乎没有片刻可以免于入侵蛮族和暴横军队的肆虐,残破的帝国似乎已濒临最后瓦解的紧急关头。对历史学家而言,这也是一个混乱的年代,缺乏可信的史料记载,要想把整个史实交代清楚又不容间断的记述,确实有很大的困难。所能找到的都是不完整的断简残篇,不是太过简略就是晦涩含糊,有的地方还矛盾百出,只有尽力去搜集加以比较,有时还要靠着臆测。虽然不能用推论取代事实,然而基于对人性的了解,凭着一股坚毅不屈而从容自若的热情,锲而不舍的全力以赴,在某些状况下,倒是能补充历史材料的欠缺。

举例来说,历史的过程有时缺乏记录,并不难设想可能发展的状况。接连许多皇帝遭到谋弑,已经使得君王和臣民之间的忠诚关系日渐松弛。菲利普的将领都可以模仿主子的作为,反复无常的军队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于暴力革命,随时会把出身低微的军中伙伴推上皇帝的宝座。历史只能事后补记,像是249年的夏天,梅西亚的军团爆发反对菲利普皇帝的叛变事件,

有个部将名叫马里努斯(Marinus)<sup>①</sup>,成为叛军拥戴的对象。菲利普事先获得警告,生怕梅西亚军队的动乱扩大成为燎原之火,他因为过去的罪行和迫近的危险而困惑不安,亲自将消息通知元老院。然而在议场中可能出于畏惧或者不满,呈现出阴郁而不祥的宁静。直到最后,出身高贵也参与会议的德西乌斯(Decius)<sup>②</sup>,冒着可能受到皇帝猜忌的危险,最后还是挺身而出,慷慨陈辞。他认为整个事件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仅是一场匆促而没有考虑的骚动,下级军官要想称帝不过是幻想,过不了几天就会被易变的军队,像推选他那般将他毁灭。整个事件正如他预料那样迅速处理妥当,菲利普非常赏识他在元老院仗义直言。马里努斯被杀以后,部队人心惶惶,骚动还未完全平息,看来只有德西乌斯是让军队恢复纪律的最好人选。他长久以来不愿接受任命,就是怕建立功勋以后会带来危险,同时也考虑军人那种愤怒而又不甘受压制的心情,一定会想尽办法运用毁灭性的权力。

德西乌斯的看法也都被事实所肯定,梅西亚的军团迫着长官成为共犯(249 A. D.),留下两条路让他选择,要是不想死就得穿上紫袍当皇帝。在他作出决定以后,随之而来的行动就无法避免,他指挥或者追随军队到达意大利的边界。菲利普集结全部兵力,虽然受他提拔的竞争对手目前声势浩大,还是要前去迎战,好将敌人击退。皇帝的军队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叛军全部由老兵组成,领导者有指挥能力而且经验丰富。菲利普在战场被杀,有人说是战败后在维洛那遭到处决,他的儿子和帝国里追随他的人员,在罗马被禁卫军屠杀殆尽。德西乌斯的年事已高,根本毋须加以辩驳,自己没有野心,完全是形势所造成,元老院和行省都非常清楚。据说他在被迫不得不接受奥古斯都的头衔之后,曾经派出私人代表面见菲利普,说明自己的无辜和保证要忠心耿耿,郑重声明等他回到意大利就会推辞皇室的尊荣,恢复过去恭顺的臣民地位。德西乌斯的表白可能很诚挚,但是等到天命所归,在这种状况下既不容推辞也实在难以舍弃。

<sup>①</sup> 佐西穆斯(Zosimus)或佐纳拉斯使用这样的表示方式,马里努斯可能是行省的总督,也可能是指挥一个支队或是一个军团的军官或将领。

<sup>②</sup> 他的出生地在布巴利亚(Bubalia),是潘诺尼亚的一个小村庄,似乎与出身德西(Decii)世家后裔的说法相矛盾,除非只是巧合而已。六百年前的祖先一开始是平民,建立功勋以后晋升执政官,后来成为德西地方的贵族。

德西乌斯花几个月的时间,从事战乱后的绥靖工作,进行公正的审判和各项行政事务,但是听见哥特人入侵,就赶到多瑙河地区(250 A. D.)。这是历史上首次提到这个伟大的民族,接踵而来就是粉碎罗马人的势力和权威,洗劫罗马帝国的首都,统治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大事就是灭亡西罗马帝国。对于这群粗野而好战的蛮族而言,哥特人这个名字不一定很适合,却是最普遍被接受的称呼。

## 二、哥特人的源起及北欧的宗教信仰

哥特人征服意大利以后,在6世纪开始的时候,鉴于当前已经完成伟大的事业,自然会耽溺于过去的光彩和未来的荣耀之中,希望保存对祖先的记忆,好把他们的成就让子孙永矢勿谗。拉文纳宫廷的首席大臣,博学的卡西多鲁斯(Cassiodorus),对哥特历史上的征服者感到非常自豪,将事迹撰写成十二卷书,现在只剩下乔南德斯(Jornandes)<sup>①</sup>改写的简略本流传在世。作者用最高明的手法,有关这个民族的灾祸和过错略而不提,大肆宣扬成功的英勇行动,用许多亚细亚的战利品来炫耀胜利的成果,其实有些是属于西徐亚民族的东西。蛮族仅有的记忆是对古老歌谣的喜爱,虽然不一定正确,可以推断哥特人发源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岛屿或半岛<sup>②</sup>。意大利的征服者确知北方极地之国是他们的故乡,古老血缘的联系因为当前官员的友谊而加强,斯堪的纳维亚的国王乐意放弃野蛮行为所造成的伟大事迹,情愿在平静和文雅的拉文纳宫廷安享余年。在北方有很多的遗迹留存下来,虽然不像罗马人出于虚荣心作祟,还是可以证明哥特人古老的居留地,是在越过波罗的海那片遥远的国土。地理学家托勒密的时代,这个民族继续保有瑞典南部,留下来的居民都是没有强烈进取心的人士,最大的地区到现在还是分为东哥得兰(Gothland)和西哥得兰两个部分<sup>③</sup>。到了中世纪(从第9到第12世纪),基督教逐渐向北部发展,哥特人和瑞典人在同一个国家里,成为两个迥

<sup>①</sup> 可参阅卡西多鲁斯和乔南德斯写的序言。格劳修斯(Grotius, Hugo, 1583 A. D. - 1645 A. D., 荷兰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编辑《哥特史》之时,居然没提到乔南德斯。

<sup>②</sup> 乔南德斯依据阿布拉维斯(Ablavius),引用以韵文写成的古代哥特人编年史资料。

\*<sup>③</sup> [译注] 瑞典南部有个乌特恩湖(Vuttern),分隔东哥得兰(Ostergotland)和西哥得兰(Vastergotland)两个地区。

异而相互敌视的宗族<sup>①</sup>，后者占了上风，并没有采用赶尽杀绝的手段。瑞典人满意自己从事战争获得的成就，在每个时代都盛称哥特血缘的光辉。就在对罗马的教廷表示不满之际，查理十二很含蓄的提到，他们英勇的祖先已经打败了世界的统治者，目前他的军队将会更胜一筹<sup>②</sup>。

11世纪快结束时，乌普萨这个瑞典人和哥特人都相当看重的小镇，还继续存在一座非常有名气的庙宇。里面很华丽的装饰着丰富的黄金器具，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当海盗的冒险活动中获得，供奉给三位主要的神祇，那就是战神、生殖女神和雷神<sup>\*③</sup>。九年举行一次的庄严祭典中，每种动物要拿九个来献祭（除了不用人类以外），血淋淋的尸体悬挂在庙宇旁边的神圣树丛<sup>④</sup>。这是野蛮的迷信现在还留存的唯一痕迹，保持在埃达（Edda）这个神话体系之中<sup>\*⑤</sup>。埃达是古代传统最有价值的文物，在冰岛完成编纂已有十三个世纪之久，丹麦和瑞典的学者还在进行深入研究。

虽然埃达的内容非常神秘而且隐晦不明，就拿位阶最高的神明奥丁<sup>\*⑥</sup>来说，很容易分辨出两种角色，那就是斯堪的纳维亚最伟大的战神和立法者。就后者这个角色来看，有点像是西方的穆罕默德，创立适合于当地天候和人民的宗教。波罗的海四周无数的部落，为奥丁无可匹敌的勇气、滔滔不绝的雄辩和魔法术士的名声所降服。奥丁在漫长而光辉的一生传播英勇的信念，要用自愿死亡来坚定他那战胜四海的英名，不愿遭到疾病和衰老可耻的终结一生，决定要像战士那样从容就义。在瑞典人和哥特人庄严的会议中，他在自己身上切开九处致命的伤口，急忙离开尘世（他用垂死的声音在

① 在格劳修斯的绪论中，有很多是摘录不来梅（Bremen）的亚当和萨克索·格拉马提库斯（Saxo-Grammaticus）的作品，前者写于1077年，后者在1200年风行一时。

② 伏尔泰（Voltaire, 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1694 A. D. - 1778 A. D.，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和启蒙思想家）在《查理十二国王传》（*Histoire de Charles XII*）中提到，当奥地利希望教廷出兵帮忙对抗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国王的时候，他们说这位侵略者是阿拉里克（Alaric）的直系后裔。

\*③ [译注] 冰岛人认为雷神比奥丁更伟大，他掌管着雷电、战争、劳动和法律。

④ 不来梅的亚当在著作中提到，乌普萨的庙宇被瑞典的因戈（Ingo）国王摧毁，他在1075年即位，大约在八十年之后，有所基督教教堂在废墟上兴建起来。

\*⑤ [译注] 埃达首次出现是在10世纪，这个字的意思是“曾祖母”，后来指挪威的韵文形式，开始代代以口相传，到12世纪才有文字记载，进而发展成神话的体系。

\*⑥ [译注] 奥丁是众神之父，原居于亚速海附近的“众神花园”，但他喜爱四处漂泊，后来征服北欧。他发明文字，教导民众识字作诗，推展艺术和法律。

最后这样表示),好到战神的宫殿去准备英雄的宴会。

奥丁的居处在原来的国土称为奥斯-高特(As-gard),意思是“众神的花园”。有幸能与奥斯-堡(As-burg)或奥斯-奥夫(As-of)这个名字相似<sup>①</sup>,就语意学看来是出于同一处地点,这样就能由杜撰的神话架构,提升到历史的系统之内,让大家接受这是真正的史实。这样一来可以把奥丁视为蛮族部落的族长,居住在梅奥蒂斯(Maeotis)海畔。等到米特拉达梯战败,庞培的大军威胁北方,要奴役他们的部族。奥丁对于这种压迫心中愤怒不平但是无力抵抗,带领他的族人从萨尔马提亚人在亚细亚的边界搬到瑞典,为了当维护自由的最后根据地,用伟大的构想来形成一个宗教和一个民族,等过了很长时期的教养生息,就有能力报仇雪耻。当所向无敌的哥特人武装着好战的宗教狂热,从北极的邻近地区成群的蜂拥而出,要来惩罚欺压人类的恶霸<sup>②</sup>。

哥特人经过这么多世代以后,只能保持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模糊不清的传统,像这样没有文字的蛮族,对他们迁移的时间和情况,不可能有任何确切的记录。横越波罗的海是简单而自然的举动,瑞典居民拥有足够数量的大型船只,全部使用划桨,从卡尔基斯克隆纳(Carlscrona)到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最近的港口,距离不过一百多哩。等到踏上坚实而有历史价值的地面,就时间上来说,可能早到公元开始之时<sup>③</sup>,晚到安东尼的时代。哥特人成功到达维斯图拉河口,那是土地肥沃的行省,很久以后才建立托伦(Thorn)、埃尔宾(Elbing)、科宁斯堡(Koningsberg)和但特泽克(Dantzic)这些商业城市<sup>④</sup>。在哥特人的西边,汪达尔人有大量的部落沿着奥得河,以及

---

① 马利特(Mallet)从斯特拉博、普林尼、托勒密和斯蒂芬阿努斯(Stephanus)的作品中,搜集跟这个城市和民族有关的残存资料。

② 奥丁伟大的冒险事迹可以提供英雄史诗高贵的背景基础,用来探索哥特人和罗马人产生仇恨的原因,这些并不是可信的历史事实。从埃达所要表示的感情以及很多人有的解释来看,奥斯-高特并不是指亚洲的萨尔马提亚那个真正的城市,而是虚构的地方作为众神的居所,等于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奥林帕斯山,先知从这里下凡,向位于瑞典南部的哥特民族,宣扬一个新的宗教。

③ 要是我们对马赛皮西亚斯(Pytheas,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航海家和地理家,曾沿着地中海向大西洋海岸航行)的航海事迹深信不疑,那么哥特人早在公元前300年就已经渡过波罗的海。

④ 这些城市都是日耳曼的殖民地,条顿武士进行带有宗教和商业性质的冒险活动,13世纪在普鲁士完成征服和转化。

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的海岸向外发展。他们在习性、外貌、宗教和语言上完全相似,似乎说明汪达尔人和哥特人是源于同一个伟大的民族<sup>①</sup>;后者又可以细分为东哥特人(Ostrogoths)、西哥特人(Visigoths)和格庇德人(Gepidae)<sup>②</sup>。至于汪达尔人很明显的区分为赫鲁利人(Heruli)、勃艮第人(Burgundians)和伦巴底人(Lombards)等不同的称呼,开始组成为很小的城邦,到了后来发展为势力强大的王国。

### 三、哥特人的迁移行动和定居

哥特人在安东尼时代仍旧居住在普鲁士,等到亚历山大·塞维鲁在位之时,罗马的达契亚行省经常受到破坏性的入侵,已经感受到他们的迫近。此后大约其间有七十年的中断期,可能正是哥特人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第二次迁移。确实的原因并不清楚,有很多不同的动机,可以刺激没有文字的蛮族采取行动:可能是一场瘟疫或者是发生饥荒;要不就是打了胜仗或者吃了败仗;也可能假借神明的指示;或者被大胆领导者的口才所说服,就足够驱使哥特人的大军,向南方温暖的地带移动。此外受到好战宗教的影响,哥特人无论在数量和精神上,都能胜任最艰难的冒险活动。他们使用小圆盾和短剑在近身搏斗中所向无敌,无条件服从世袭的国王,使得会议发挥稳定和联合的功能<sup>③</sup>。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声名显赫的阿马拉(Amala)\*<sup>④</sup>,是意大利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的十世祖,他的权力却即来自于列祖列宗所建立的勋迹,以及他源于哥特民族半人半神安塞斯(Anses)\*<sup>⑤</sup>的家世。

① 普林尼和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 6世纪初期拜占廷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两人相隔的年代很久,运用不同的调查方法得到同样的结果。

② 哥特人得到代表东部和西部的 Ostro 和 Visi 称呼,是源于最早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位置,不过他们后来的发展也保持这种方向。当他们离开瑞典之际,最初的殖民全容纳在三艘船上,其中第三艘船的船体最重,航行途中落在后面,这艘船上的水手后来发展成一个国家,就称自己是格庇德人,意为“闲荡者”(Loiterers)。

③ 塔西佗说起哥特人把琥珀卖给罗马人,用来交换铁器。

\*④ [译注]阿马拉是维京海盗中的英雄人物。

\*⑤ [译注]这些半人半神都是奥丁的伙伴,全身刀枪不入,杀人如麻,称为“熊皮战士”或“狼皮战士”。

伟大事业所建立的名声,对日耳曼所有汪达尔国家勇敢战士产生激励作用。他们之中有些是在很多年以后,投归到哥特人旗帜下作战<sup>①</sup>。最初的迁移行动将他们带到普里佩奇(Prypec)河岸,在古代就知道那是玻里斯提尼斯(Borysthenes)河\*<sup>②</sup>在南边的一条支流。这条曲折蜿蜒的溪流通过波兰和俄罗斯的平原,给他们行进的路线指引方向,对数量庞大的牛群供应新鲜的水源和草地。他们顺着从前没有走过的河道,对自己的勇气极为自信,根本不在意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们前进。巴斯塔奈人(Bastanae)和维尼第人(Venedi)首先出现,优秀的年轻人不论是被选中或是强迫加入,都能增加哥特大军的力量。巴斯塔奈人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北边,中间有一块面积很大而废弃不用的土地为维尼第人所有,将巴斯塔奈人和芬兰的野蛮区域隔开。我们大可相信,这两个民族在马其顿战争就已经出名了,后来分为波奇尼(Peucini)、博拉尼(Borani)和卡皮(Carpi)几个英勇善战的部落,根源还是出自日耳曼人。权威学者认为,萨尔马提亚人的血统是来自维尼第人,而维尼第人到了中世纪开始就闻名于世<sup>③</sup>。在那个位置不定的边疆地带,血缘关系和风俗习惯都极为混乱,会使最用心的研究人员也困惑不知所措<sup>④</sup>。等到哥特人前进快要接近黑海,遭遇血统较纯正的萨尔马提亚人,就是贾济吉斯(Jazyges)、阿兰和罗克索拉尼(Roxolani)几个部落。他们也是首先看到玻里斯提尼斯河和塔内斯河(Tanais)\*<sup>⑤</sup>河口的日耳曼人。要是我们调查日耳曼和萨尔马提亚这两个地区的人民最显著的特点,就会发现人类之中两个主要民族,最大差别在于一个住在固定的茅屋,而另外一个住活动帐篷;还有就是穿紧身的衣服和穿宽大的长袍;再就是娶一个妻子还是可以娶好几个妻子;就军事武力方面而言,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步兵还是骑兵;最重要在于一个是条顿语系,而另一个讲的是斯拉夫语。斯拉夫语透过

① 特别提到的是赫鲁利人和勃艮第人。马科曼战争的部分原因,就是多瑙河的蛮族受到北方来的压力,要逃向南边而引起。

\* ② [译注]玻里斯提尼斯河就是流经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第聂伯河(Dnieper),注入黑海,其主要支流是流过波兰的普里佩特河(Pripet)。

③ 维尼第人、斯拉夫人和安特人(Antes)是同一个民族里面最大的三个部落。

④ 塔西佗在这方面真是值得赞誉,尤其是很多地方小心不作定论,更可以说明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去查证。

\* ⑤ [译注]塔内斯河就是现在的顿河(Don),注入亚速(Azov)海。



征战传播,从意大利的国界散布到日本的邻近地区\*<sup>①</sup>。

哥特人现在据有乌克兰,这片国土的幅员广大而且非常肥沃。可以通航的河流贯穿其间,从不同的方向流入玻里斯提尼斯河,到处散布着广大而高耸的橡树森林。有丰富的猎物和鱼类,无数的蜜蜂筑巢于老树的空干里以及岩石的洞穴中,这些在粗野的年代也是有价值的商品。还有大量的牛群,气温适宜的天候,每种谷类都能种植的土壤,以及生长极为繁茂的植物,显示出自然界蓬勃的生机,可以诱使人们辛勤工作<sup>②</sup>。但是哥特人对这些无动于衷,仍旧过着怠惰、贫穷和掠夺的生活。

#### 四、蛮族入侵及德西乌斯的因应之道(250 A. D. - 251 A. D.)

游牧的西徐亚族向东方移动,与哥特人新的居留区接壤,双方的战事毫无意义,只有在机会很凑巧的状况下,赢得无利可图的胜利。从而可以想象得到,罗马人的区域存在更大的诱惑力,达契亚的田地有丰收的谷物,辛勤的民族用双手播种,好战的民族可坐享其成。当年图拉真征服此地,完全基于国家的尊荣并无实际利益,可能后继诸帝保持这种看法,逐渐削弱帝国在这里保留的实力。达契亚是新成立且人烟稀少的行省,没有坚强力量可阻止蛮族入侵,财富也无法满足他们贪婪的胃口,只要把遥远的德涅斯特河河岸当成罗马人权力的边界,下多瑙河地区的防线就能够轻松防守。梅西亚的人民过着毫无警觉的生活,他们盲目认定任何蛮族的距离都非常遥远,很难进入他们的地区。等到菲利普在位时期,发生哥特人人寇事件,才知道自己犯下多大错误。这个凶狠民族的领袖带着藐视的态度,横过整个达契亚行省。在跨越德涅斯特河和多瑙河的时候,没有遭到任何能够妨碍他们行程的敌对力量。纪律松弛的罗马部队放弃最重要的据点,原来驻守的人员害怕受到惩罚,大批投效到哥特人的旗帜之下。最后,数量庞大的蛮族出现在马西亚诺波里斯(Marcianopolis)的城墙前面。图拉真建立这个城市,用

\*<sup>①</sup> [译注]指出当时俄罗斯的势力已抵达太平洋,不仅据有西伯利亚,而且获得库页岛,与日本为邻。

<sup>②</sup> 贝尔在《鞑靼宗谱史》(*Genealogical History of the Tartars*)这本书里提到,他从圣彼得堡穿过乌克兰旅行到君士坦丁堡,发现外貌跟古代毫无改变,现在的居民都是哥萨克人(Cossacks),还能保持自然的景色。

他姊姊的名字表示对她的尊敬,同时也是梅西亚的首府<sup>①</sup>。居民同意支付一大笔钱,以赎回生命和财产,让入侵者退回他们的地盘。第一次用军队对付富裕而衰弱的国家获得成功,使他们极为兴奋但并不满足。消息很快传到德西乌斯皇帝耳中,说哥特国王尼瓦(Cniva)率领强大兵力,再次越过多瑙河。部队且已分散开来袭扰梅西亚全境,军队主力包括七万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所到之处无人敢撻其锋锐,需要罗马皇帝率领大军御驾亲征。

德西乌斯察知哥特人到达亚特鲁斯(Jatrus)河,在尼科波里斯(Nicopolis)已发生战事(250 A. D.),图拉真在此留下很多战胜纪念物<sup>②</sup>。他向前推进之际,哥特人解围而去,计划夺取更重要的地点,于是围攻色雷斯的菲利普波里斯(Philippopolis),这个城市是亚历山大大帝父亲所建,位于海姆斯山脉下方<sup>③</sup>。德西乌斯采急行军,追随敌军通过这片崎岖难行的国土。当他认为离哥特人的后卫还有相当距离的时候,尼瓦却迅速回转打击尾随的追兵,罗马人营地遭到奇袭,皇帝受到一大群半武装蛮族部队追赶,第一次狼狈而逃。菲利普波里斯经一阵抵抗,因缺乏外援而被攻破,这座大城惨遭劫掠,据称有十万人被屠杀,还有更多俘虏成为待价而沽的战利品。先帝菲利普的弟弟普里斯库斯耻于用皇室身分,乞求蛮族仇敌的保护。哥特人把时间耗在冗长的围城,德西乌斯的士气得以恢复,立刻整顿军纪,征召更多兵员。他的部队截获几批卡皮人和其他日耳曼人,他们都想赶到老乡那里分一杯羹<sup>④</sup>。他派出勇敢而忠诚的军官负责据守山岭隘道<sup>⑤</sup>,修复和增强多瑙河的据点工事,防范哥特人向前发展或撤退。他受到运道好转的激励,焦急等待机会,要发出致命和决定性的一击,来恢复自己和罗马军队的荣誉。

① 乔南德斯在他的著作中,将梅西亚的首都弄错了。能够逃脱格劳修斯的法眼,没有被校正出来,倒是令人感到很意外。

② 这个地方仍旧叫做尼柯(Nicop),坐落在流入多瑙河的一条溪流旁。

③ 佐纳拉斯在他的作品里犯了不应该有的错误,他认为菲利普波里斯是德西乌斯的前任,也就是菲利普皇帝所建立。

④ 德西乌斯颁发的奖章,有的上面有“战胜卡皮人”的字眼。

⑤ 克劳狄(Claudius,即位后建立了很多光荣的功勋)奉命率领两百名达尔达尼亚步兵、一百名重装骑兵、一百六十名轻装骑兵、六十名克里特弓箭手以及一千名全副武装的新兵,据守色摩比利隘道。

德西乌斯在蛮族入侵的风暴中极力奋斗,他的心情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还能够平静的考量更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从安东尼时代以后,大家一致认为罗马的伟大已经在衰退。他立即觉察要是不能恢复公众的美德、古老的原则、朴实的习俗和法律的尊严,罗马的伟大就无法重建在不朽基础之上。他要推动高贵而困难的计划,决定首先恢复监察官早已废除的官职。这个官位要是没有受到历任凯撒的篡夺和忽略<sup>①</sup>,保持从创始就有的正直廉明,对于国家的永续发展会有相当大的贡献<sup>②</sup>。他经过仔细的考量,认为君王会基于私心而授与权力,如果要人民尊敬必须建立权威,所以他建议选举监察官,完全出于元老院大公无私的精神。瓦列里安(Valerian)在一致同意之下,受到元老院的欢呼,获得这个最荣誉的职位。他虽然后来成为皇帝,现在却在德西乌斯的军队中服务,表现极为卓越。等到元老院的敕令送到皇帝手中(251年10月27日),他正在营地召开会议,监察官就任式开始前,推崇瓦列里安出任这个困难而重要的职位,是元老院最佳的选择。这个君王对他所钦佩的臣民说道:

祝贺瓦列里安!祝贺元老院和罗马共和国的批准!请接受监察官的职位,来判定我们的言行举止!你将要选择值得继续担任元老院的议员,你将恢复骑士阶层到古代光辉的地位,你将改进税收的状况然而能调和公众的负担,你将要对形形色色众多的公民区分出合于规定的层级,你将要确实考察罗马的军事实力、政府财务、官员操守和国家资源。你的决定必能获得法律的力量做后盾,无论是军队、宫廷、法院和帝国的官员都要遵守你的裁决。除了在职的执政官<sup>③</sup>、罗马的郡守、神圣的国王和最年长的灶神处女(她要保持不容侵犯的贞操)外,没人能够免除这种责任。就是这少数几位,虽然不必畏惧这种严格的要求,还是对罗马的监察官要保持高度的尊敬。

① 孟德斯鸠说明监察官的性质和运用方式,本着一贯的聪敏和有罕见的精确。

② 韦斯巴芗和第度是最后两位监察官,图拉真很谦虚拒绝接受这个荣誉,到安东尼就将这个前例当做成规。等到君王不兼任监察官,当然就变得没有权力。

③ 庞培在当执政官的时候,尽管受到豁免还是亲自出庭接受审讯,这种状况不仅少见而且受到大众的赞誉。

一个官员既不是君主的法定同僚,却授与这样广泛的权力<sup>①</sup>,瓦列里安很怕擢升高位的结果是带来嫉妒和猜疑。他非常谦虚的提到他有很多缺失,不足以担任这个重要的职位;他也很技巧的暗示监察官事关帝王的尊荣,一个臣民微弱的能力无法负起这样的重责大任。接踵而来的战事使得这个不切实际的构想中断,免除了瓦列里安的危险,不必让德西乌斯感到失望,这也是必然要遭到的后果。监察官可以用来维持国家的道德水准,绝不可能恢复已经丧失的操守规范。仅靠一位官员执行他的权力,不仅毫无效果也发生不了作用,除非民众的心目中很快感觉到荣誉和德行的重要,那就是尊重公众的意见,革除堕落的习俗。在那个基本原则已经消失的时代,监察官的审判权力成为充场面的摆饰,或者成为带有偏见的滥权机构<sup>②</sup>。就罗马人而言,比起根除公众的恶行,征服哥特人是容易多了。但是就在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德西乌斯随着他的部队全军覆灭。

从当前的情势看来,哥特人不是被围困就是受到罗马军队的追击,部队的精英在菲利普波里斯的长期围城作战中消耗殆尽,罗掘俱穷的行省无法提供给养,用来维持数量庞大而且任意浪费的蛮子。哥特人陷入这样的困境,情愿放弃所有的战利品和俘虏,用来买通罗马人,给他们一条不受阻碍的安全退路。皇帝认为稳操胜券,决心要严惩这些入侵的匪盗,用杀鸡儆猴的手段让北方的蛮族知道厉害,拒绝听取任何调停的意见。心志高傲的蛮族宁愿战死也不愿当奴隶。德里布隆尼场(Forum Terebronii)是梅西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sup>③</sup>,成为这次会战的战场。哥特人的军队列阵时成三线配置,不知是有意的选择还是意外的安排,第三线的前面有块沼地当做掩护。德西乌斯的儿子是个前途无量的青年,正要准备接受紫袍的尊荣,作战一开始就在伤心老父的眼前被箭矢射死。这位坚毅刚强的皇帝忍住悲痛,大声向惊慌的部队宣布,他丧失一个儿子对共和国而言,算不了一回事<sup>④</sup>。双方的战斗真是惨烈无比,在悲愤和震怒的气势下要拼个你死我

① 像这样的处理过程让佐纳拉斯上了当,他认为德西乌斯已经宣布瓦列里安是共同治理国家的同僚。

② 奥格斯都为了改革不良的习性,对犯有通奸罪的男女处置特别严厉。

③ 佐西穆斯及其门徒把多瑙河错弄为塔内斯河,误以为会战地是在西徐亚。

④ 奥勒利乌斯·维克托(Aurelius Victor, Sextus, 320 A. D. - 389 A. D., 罗马历史学家)对于两位德西乌斯的死,有不同的叙述,我采用乔南德斯的记载。

活,哥特人的第一线终于被击溃,第二线继续接战还是遭到同样的下场。这时只有第三线保持完整,准备在沼地的通道上对轻举妄进的敌军做最后的抵抗。

现在运气转坏了,一切都对罗马人不利,到处是很深的淤泥,让人站不稳,想前进就会滑倒。他们全是重装,在深水里无法拿沉重的标枪再投出去。蛮族习惯在沼泽地区作战,身材高大而且用的矛比较长,可以投到很远的地方杀伤敌人。<sup>①</sup>

罗马军队在沼地的作战成为无望的挣扎,最后失败已成定局,就连皇帝的尸体都没有找到。享年五十岁的德西乌斯<sup>②</sup>是位有成就的皇帝,战时主动负责,平时和蔼可亲,他和他的儿子无论在生前死后,都配得上古代最光荣的令名<sup>③</sup>。

## 五、加卢斯丧权辱国及埃米利安努斯旋起旋灭(251 A. D. - 253 A. D.)

素来气势凌人的军团受到致命的打击以后收敛不少,耐心等待元老院推举皇位的继承人,收到敕令就非常恭谨的表示服从。大家为了追念德西乌斯为国捐躯,要把皇帝的头衔授与幸免于难的儿子霍斯提利阿努斯(Hostilianus, 251年12月)。元老院还有一批议员,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属意于经验丰富而又能力高强的加卢斯(Gallus),认为只有他才能保卫满目疮痍的帝国。新登基的皇帝首先关心的事情,就是要把伊利里亚几个行省,从胜利的哥特人铁骑蹂躏下解救出来(252 A. D.)。他同意对方能保留入侵所获得的丰硕成果,不仅是数量庞大的战利品,还有更羞辱人的东西,就是一大群阶级和职位都很高的俘虏。他给敌人的营地供应各种用品,让他们尽量感到方便以安抚暴烈的脾气,产生乐于离开的意愿,甚至答应每年付给大量黄金,条件是以后不再入侵蹂躏罗马的国土。

---

① 我引用塔西佗在《编年史》其他地方对罗马军队和日耳曼蛮族接战的类似记载。  
② 德西乌斯是在251年年底被杀,新即位的君王在次年元月朔日接受执政官的头衔。  
③ 从奥古斯都到戴克里先之间的皇帝都不获好评,德西乌斯却得到很高的荣誉。

罗马在西庇阿时代<sup>①</sup>,世界上最富有的国王,在恳求胜利的共和国给予保护以后,就会收到一些象征性的礼物,他们以能够亲自接受为荣。这些东西不外乎是一把象牙座椅、一件紫色的粗制长袍、一个并不考究的银盘或是一些铜币<sup>②</sup>。等到各国的财富集中到罗马以后,皇帝为了表示他的伟大,或者是基于政策的需要,对于他的盟国经常做出慷慨大方的举动,可以使蛮族免于贫穷。他们建立的功勋获得荣耀,保持对罗马的忠诚获得酬劳。这些自愿发给的奖赏,大家都了解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基于罗马人的慷慨和友情。这些礼物和津贴会分配给友邦和属国来负担,有时也会受到拒绝,说这会使他们负债太多。现在订下契约每年支付钱财给战胜敌国,这就是可耻的贡金,而且无法加以掩饰。在罗马人的心目中,与蛮族的部落签订不平等的法律文件,是大家不能接受的丧权辱国行为。原先所以推举这位皇帝即位是为了拯救国家,目前变成大众轻视和嫌恶的对象。虽然霍斯提利阿努斯死于猖獗的瘟疫,众人也把这笔账算在他的头上,就连前位皇帝死于非命,他们也怀疑是这位可恨的继承人提出有利哥特人的意见所致<sup>③</sup>。在他当政的第一年,帝国还能保持平静无事的状态<sup>④</sup>,民众的不满并没有因而和缓下去,等到不再忧虑发生战事以后,和平时期对耻辱的感受就愈来愈深。

罗马人发现他们牺牲荣誉,没有获得应有的安宁,于是怒气冲天火冒三丈。等到帝国的财富和衰弱的状况,毫无保留的泄漏在世人眼前,一大群新到的蛮族受到成功的激励,不像他们的同族要受义务的约束,很快进入伊利里亚各行省大肆烧杀掠夺,这种恐怖的行动已经及于罗马的门户(253 A. D.)。帝国的防卫看来好像被懦弱的皇帝所放弃,现在就由潘诺尼亚和梅西亚的总督埃米利安努斯(Aemilianus)负起这个责任,他重组溃散的军队,激励部队低落的士气。蛮族遭到出其不意的攻击,很多人被捕捉,其余被赶出多瑙河地区。这位胜利的领袖截回贡金,当做赏赐分给大家,于是

\* ① [译注] 西庇阿时代是即高乃里乌斯·西庇阿及阿非利加·西庇阿父子,建立功勋的时期是指公元前2世纪。

② 李维的《罗马史》记载,埃及的国王最富有,接受罗马致赠的一个座椅、一袭长袍和五磅重的金盘,就感到非常光荣和高兴,罗马人送外国使节的礼物通常是价值十八英镑的铜币。

③ 据称是佐西穆斯提出这种空穴来风的指控。

④ 哥特作家至少可以说他们的同胞对加卢斯并没有违背誓言,所以才有和平。

欢呼的士兵就在战场拥立他称帝。加卢斯根本不关心国家的福祉,纵容自己在意大利过着愉快的日子,几乎同时传来充满野心的部将,叛变成功及迅速进军的消息,于是他率军前进到斯波莱托平原<sup>①</sup>迎战。当两军接近到相望的距离,加卢斯的士兵见到对手是如此的光荣,对比在这个皇帝的指挥下所感受的羞耻,不禁对英勇的埃米利安努斯生出敬仰之心,再加上对方要厚赏反正的人员,他们为慷慨的行为所吸引,于是加卢斯和他的儿子沃卢西阿努斯(Volusianus)被自己人杀害,内战也因此结束。元老院对胜利者的权利给予合法承认(253年5月),埃米利安努斯在致元老院的信函中,表现出混合着谦恭和自负的心态。他保证在国内事务方面要听从他们明智的意见,对于手下将领的素质也感到满意,并要在短期内重建罗马的声威,把帝国从北边和东边的蛮族手中解救出来。他的雄心壮志被谄媚的元老院所赞许,从现存的奖章上,可以看到“胜利的力士”和“复仇的战神”等封号。

新即位的君主真要有能力去践行美好的诺言,那么他最需要的是时间,因为从胜利到颠覆还不到四个月。虽然埃米利安努斯铲除了加卢斯,遭到比加卢斯更强有力的对手就难免灭亡。瓦列里安奉那位不幸皇帝的命令,要他把高卢和日耳曼的军团<sup>②</sup>带过来给予援助。瓦列里安非常热心而且忠诚的执行这项任务,等他来救助君主为时已经太迟,于是决心采取报仇的行动(253年8月)。埃米利安努斯的部队仍旧在斯波莱托平原扎营,对瓦列里安那种带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格感到敬畏,当然更怕的是他兵力上的优势,何况他们已丧失宪法原则的保护。埃米利安努斯拥立加卢斯为帝,现在手上沾满先帝的鲜血,担下弑君的罪名,让瓦列里安获得莫大的好处。他经过一场内战取得帝位,在革命年代获得无瑕的声名是罕见的事,更毋须对被废的前任有任何感激或忠诚可言。

## 六、瓦列里安面对蛮族入侵的危局(253 A. D. - 268 A. D.)

瓦列里安穿上紫袍时已将近六十岁<sup>③</sup>。他能登基没有经过民众的推选,

\* ① [译注] 斯波莱托平原在罗马北边五十哩,是进入首都的门户,为兵家必争之地。

② 优特罗波乌斯和维克托认为瓦列里安的军队配置在雷提亚。

③ 有的历史书籍上记载,瓦列里安即位时的年龄已经接近七十,可能与逝世的年龄弄混淆。

也不是出于军队的拥戴,而是罗马世界共同的愿望。在获得国家尊荣逐步高升,接受仁德君主的垂爱,何况还自己宣称是僭主和暴君的仇敌<sup>①</sup>。他出身贵族世家,为人温和有礼,渊博的学识、审慎的言行和丰富的经验,获得元老院和人民的尊敬。要是人类能够自行决定谁当主子,相信会一致公推瓦列里安作大家长(这是古代一位作者的看法)<sup>②</sup>。他在称帝后可能感到自己名实不符,或是年老精力不济,出现懒散和怠惰的状况,决定在衰老之际找个年轻力壮的同僚,与他一起共商国事<sup>③</sup>,时机的紧迫使他需要一位将领更甚于一位储君。他曾经出任过罗马监察官,能有知人之明,大可以拿紫袍作为军事功勋的奖赏。但是他不为此图,放弃可以巩固政权、激励人心的正确选择,基于亲情和自私的打算,把最高的职位颁给他的儿子伽利埃努斯(Gallienus)。这个年轻人的短处是缺乏男子气概,迄今还隐藏在默默无闻的私人身分之下。父子共同统治七年,伽利埃努斯继续独当一面约八年之久(253 A. D. - 268 A. D.),但整个期间可说是动乱和灾难不断。罗马帝国处于内忧外患、四面楚歌的苦境,受到国外侵略者盲目疯狂的攻击,加上国内王座篡夺者蠢蠢欲动的野心,真是国脉危如悬丝。我们并不打算追本探源追查事件始末,找出祸乱的发展途径,但在瓦列里安和伽利埃努斯当政这段期间,罗马最危险的敌人依序是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哥特人和波斯人。除此以外,还会涉及一些名不见经传部落的入侵行动,提到他们生疏而怪僻的姓氏,只会对读者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和干扰而已。

## 七、法兰克人的结盟与入侵行动

法兰克人的后裔构成欧洲幅员广阔、文明开化的国家。为探索他们那没有文字记录的祖先,真是绞尽脑汁,除了可信的传说还有各种不同的臆测。只要是能发现此一民族的来源,每条线索都经过深入的研究,每处地点

<sup>①</sup> 元老院对抗马克西明的奋斗过程中,瓦列里安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sup>②</sup> 按照维克托的看法,这其中有很大的差别。瓦列里安从军队接受皇帝的头衔,奥古斯都的头衔来自元老院。

<sup>③</sup> 从维克托的记载以及现存的奖章,蒂尔蒙特推算出伽利埃努斯联合统治帝国,是在253年8月。



都经过仔细的调查,于是潘诺尼亚、高卢和日耳曼北部<sup>①</sup>,都可能是这群聚集的战士最早的发源地。后来,学者终于摒弃过于理想的观点,那就是征服者的迁移作用,能够接受更简单的事实。他们认为在公元240年前后,原来居住在下莱茵河和威悉河(Weser)的部落,用法兰克人的名号组成新联盟,就是现在的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地区,包括黑森(Hesse)伯爵的领地以及不伦瑞克和吕讷堡(Lüneburg)的封邑在内\*<sup>②</sup>。这里在古代是乔西人(Chauci)的居留区域,凭借无法通行的沼泽地带,公然反抗罗马军队<sup>③</sup>;还有切鲁西人(Cherusci)以阿尔米纽斯(Arminius)的名声而感到自豪;也要把卡蒂族(Catti)算上去,他们因勇猛无畏的步兵而所向无敌,此外还有几个不出名的部落也都住在那里。日耳曼人的主要性向就是热爱自由,享受奔放无羁的生活是他们最大的财富,而且很明白的表示出非此不乐。他们问心无愧,确实在尽力护卫着法兰克人或自由人(Freemen)的光荣名号,虽然这名号产生掩盖作用,没有完全消除联盟中几个成员本来的名字<sup>④</sup>。基于彼此的默认和相互利益,制订第一部联盟法则,再以运用的习惯和经验慢慢予以加强。法兰克联盟与海尔维第亚(Helvetic)共同体\*<sup>⑤</sup>颇有相似之处,参加的每个州保留本身的独立主权,一起商议共同的问题,不承认有任何高高在上的领导权威,也不接受派出代表参与的会议有任何拘束的力量。但这两个联盟的运用原则极为不同:瑞士基于明智和真诚的政策指导,已经获得两百年的和平;法兰克人具有猜忌多变的心性、放纵掠夺的贪欲,以及破坏条约的习气,构成可耻而狡猾的性格特色。

对于下日耳曼人民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罗马人已有长久的经验,现在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就直接威胁到高卢地区。帝国将要面对无法抗拒的入侵行动,需要伽利埃努斯这位储君和皇帝的同僚,亲自率军进驻。当这位国君带着年幼的儿子萨洛尼乌斯(Salonus),在特里夫的宫廷展露出皇家的威

① 拉文纳的地理学家提到,丹麦的边界上有个叫做毛里盖尼亚(Mauringania)的地方,是法兰克人古老的发源地,诞生在该地的莱布尼茨(Leibnitz)后来建立奥妙的宇宙体系。

\*② [译注] 德国西北部地区,包括汉萨同盟的各邦在内。

③ 有些撰文为生的人经常暗示这就是法兰克人战胜罗马人的沼泽。

④ 这些古老的名字在后面各个时期偶尔会提到。

\*⑤ [译注] 瑞士的种族复杂,中北部讲德语,西部说法语,东南部说罗曼斯语,南部说意大利语,联邦由二十三个州组成,采用类似自治领之政治组织结构。

严排场之时,他的军队正接受波斯蒂尤默斯(Posthumus)英明的指挥。这位将领虽然后来背叛瓦列里安家族,现在可是忠心耿耿的捍卫着国家最大利益。语焉不详的颂辞和奖章隐约表示一连串的胜利,战胜纪念物和头衔可以证明(要是这证明算数的话)波斯蒂尤默斯建立很大名声,后来一再被称为“最伟大的日耳曼征服者和高卢的救星”<sup>①</sup>。

后人只要提出最简单的事实,就可以一举封杀那些浪得虚名、粉饰过当的纪念物。莱茵河虽然被尊为行省的屏障,在法兰克人气势勇猛的大举进攻之下,却无法发挥阻绝的作用。快速的破坏力量越过河流直达比里牛斯山的山脚,没有因而停止下来。过去从未受到外来威胁的西班牙,完全无法抵挡日耳曼人的入侵。在这十二年当中,伽利埃努斯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富庶的国土沦为强弱悬殊、一片焦土的战场。塔拉戈纳是平静行省里繁荣的首府,遭到掠夺以后几乎完全毁灭,甚至晚到5世纪奥罗修斯那个年代,他在作品里提到这个巨大城市的废墟之中,点缀着残破不堪的村舍,诉说蛮族的凶狠残暴<sup>②</sup>。等到这片被搜刮一空的乡土没有物品可供抢劫,法兰克人就在西班牙的港口捕获一些船只<sup>③</sup>,开往毛里塔尼亚地区。这些愤怒的蛮族给遥远的行省带来极大的惊惶,仿佛自另一个世界从天而降,因为他们的名字称呼、生活习惯和容貌举止,对非洲海岸的居民来说,完全陌生也从来没有人提到过。

## 八、阿勒曼尼人进犯高卢和意大利(253 A. D. - 268 A. D.)

易北河边的上萨克森地区,现称为卢萨斯(Lusace)侯爵领地<sup>\*④</sup>,在古代有片隐秘森林,是斯威弗人(Suevi)可怕的祭祀地点<sup>\*⑤</sup>。任何人想进入这块

① 布雷昆尼(Brequigny)为波斯蒂尤默斯作传,写出他辉煌的一生,缺少可靠的奖章和碑铭作旁证。

② 在奥托尼乌斯(Ausonius, Decimus Magnus, 310 A. D. - 395 A. D., 西班牙诗人)那个时代,莱里达(Lerida)已经残破不堪,可能是这一次蛮族入侵的关系。

③ 瓦列西乌斯因此误以为法兰克人从海上入侵西班牙。

\*④ [译注] 这块领地位于德国西部,在西里西亚西北方。

\*⑤ [译注] 凯撒的《高卢战记》第一卷提到与斯威弗人作战的情形,第四卷提到斯威弗人是日耳曼人中势力最大,也是最骁勇善战的部族。

圣地,必须四肢趴伏在地,公开宣示相信这位统治一切的神灵;献身部族的精神也和宗教仪式的供奉牺牲一样,将森农(Semnones)森林装点得更为神圣。一般认为此地是这个民族的诞生地,在某个特定时期,以斯威弗人血统为荣的部落,都会派遣使者前往聚会。经过狂野仪式和活人献祭,更能加深大家同源同种的印象。从奥得河直到多瑙河,广大的日耳曼内陆地区,都是奉斯威弗族为名的群众。他们和其他日耳曼人最大的不同,是留着长发在头顶挽成粗糙的发髻,这是他们最喜爱的装饰,可让他们在敌人眼中显得高大而可怕。妒羨善战威名的日耳曼人,承认斯威弗人的超凡勇猛。像以前乌西皮特人(Usipetes)和滕克特里人(Tencteri)两个部落,集结大军与有独裁官之尊的凯撒接战,最后自己宣称,凯撒的军队连不朽的神明都无法匹敌,从他面前逃走根本不算耻辱<sup>①</sup>。

卡拉卡拉皇帝在位时期,众多斯威弗人出现在缅因河(Mein)畔,此处已接近罗马行省,目的是找寻食物,看看有无劫掠的机会,再就是想要获得战胜的荣誉。在仓卒状况下自愿组成的军队,慢慢聚合成巨大而恒久的民族。因为有很多不同的部落加入,于是便取名为阿勒曼尼(Allemani),意思是“全体人员”(All-men),用来表示虽然有不同来源,但是都一样的勇敢<sup>②</sup>,关于后面这点特性,在接着而来的入侵作战中,罗马人已经完全领教。阿勒曼尼人主要是在马背上战斗,特别是在骑兵里混杂着轻步兵,更能发挥威力。这些轻步兵选自勇敢而又灵巧的青年,经过长期的训练之后,全部都能伴随着骑士做长途的行军、迅速的冲锋和紧急的撤退<sup>③</sup>。

这群黠武好战的日耳曼人,过去见到亚历山大·塞维鲁对作战有充分的准备,感到非常惊奇。后来又面对一个继承人,是和他们一样勇敢和凶狠的蛮子,所率领的军队也让他们惊魂丧胆。他们还是不断在帝国的边疆徘徊逗留,等到德西乌斯被害,更增加这些地区的混乱情势。他们使高卢几个富庶的行省遭受严重的损害,首次戳破意大利虚张声势的假面具。一大群

\*① [译注] 凯撒的《高卢战记》第四卷提及日耳曼人的乌西皮特族和滕克特里族,在公元前55年渡过莱茵河,就是受到斯威弗人的压迫所致。

② 阿西尼乌斯·夸德拉图斯(Asinius Quadratus)是一位研究民族起源的历史学家,保存着很多语意学上的名词,阿加提阿斯(Agathias, 536 A. D. - 582 A. D., 拜占廷诗人和历史学家)予以引用。

③ 斯威弗人和凯撒接战也用这种方式,保持很大的机动能力,受到战胜者的赞许。

阿勒曼尼人渡过多瑙河,穿越雷提亚的阿尔卑斯山,进入伦巴底平原直抵拉文纳,几乎就在罗马城的视野之内,展开蛮族胜利的旗帜。元老院感受到侮辱和危险,大家的心头点燃古老美德的火花。两个皇帝都在远方指挥战争,瓦列里安在东部,而伽利埃努斯在莱茵河,所有的希望和措施都要靠罗马人自己想办法。在这个生死存亡之际,元老院的议员负起保卫共和国的重责大任,抽调留守首都的禁卫军,再从平民中征召愿意服役的健壮青年,用来填补兵员的不足。阿勒曼尼人见到一支人数更多的军队突然出现,在大为惊惧的状况下,满载掳掠的战利品,退回日耳曼人的地区。就不谙战斗的罗马人来说,这是一场至为难得的胜利。

伽利埃努斯接到消息,说他的首都从野蛮人手里获得解救,他并不感欣慰,却对元老院的勇气深表惊愕,生怕有一天他们像对付外来侵略者那样,从国内的暴政中解救整个共和国。他那种胆小怯懦又忘恩负义的心理,臣民看得一清二楚。他发布诏书禁止议员参加军事训练活动,甚至不准他们接近军团营地。这种发自内心所产生的恐惧感,除了暴露自己的短处,实在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富有的贵族还是过着奢侈的生活,很高兴能恢复自己懒散的天性,把不让他们参加军事活动那种侮辱性的命令,毫不为忤欣然接受。只要能够充分享受自己的浴场、剧院和庄园,他们非常乐意把关系帝国安危的重大事务,交到农民和军人粗糙的双手之中。

有位罗马帝国晚期作家,提到阿勒曼尼人另一次入侵,事态更是严重万分,反而使帝国获得更大光荣。据说在米兰附近的会战中,伽利埃努斯亲自率领一万罗马人,击溃三十万的敌人。我们可以将这难以置信的胜利,归之于历史学家不重证据的轻信传言,或是皇帝手下将领过分夸大战果。伽利埃努斯竭力保护意大利不受日耳曼人侵犯,却完全运用另外一种性质的武器,他娶马科曼国王的女儿琵琶(Pipa)为妻。马科曼是斯威弗人的部落,经常和阿勒曼尼人混合在一起,从事战争和征服行动<sup>①</sup>。伽利埃努斯允许她的父亲,在潘诺尼亚保留很大的居住区,当做联盟的代价。她那不加粉饰的天生丽质,使得见异思迁的皇帝把宠爱集中在蛮族少女身上,政策上的联合也由于爱情的彩带而更加牢固。傲慢的罗马人心中充满偏见,把罗马公民和蛮族联婚视为褻渎的行为,拒绝

<sup>①</sup> 一位维克多称他是马科曼人的国王,另一个维克多则称之为日耳曼人的国王。

承认她的合法地位,同时对这位日耳曼公主加上“伽利埃努斯的侍妾”这种侮辱性称号。

## 九、哥特人的前两次海上远征(253 A. D. - 268 A. D.)

我们已追述哥特人从斯堪的纳维亚,至少也是从普鲁士向玻里斯提尼斯河口迁移的状况,接着就追随胜利军队从玻里斯提尼斯河打到多瑙河。在瓦列里安和伽利埃努斯的统治下,多瑙河所形成的边疆,不停受到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入侵骚扰,罗马人的防御不仅坚定且非常成功。那些战火不断的行省还能给罗马军队提供毫不衰竭的兵源,而且在伊利里亚的农民中,出现不止一位能够保持地位和展示才华的将领。虽然蛮族的铁骑经常在多瑙河两岸徘徊进出,有时还会深入意大利和马其顿的边界,皇帝派出的将领却总能阻止他们的前进,或者切断他们的退路。哥特人敌意的激流却转向完全不同的通道,他们在乌克兰找到新的居留地,立刻就成为黑海北部海岸的主人。在这个内海的南边,分布着小亚细亚几个弱小而富庶的行省,拥有一切让蛮族征服者入侵的条件,而且毫无抵抗的能力。

玻里斯提尼斯河岸离开克里姆鞑鞑半岛狭窄的入口<sup>①</sup>,仅有六十哩远。这个半岛在古代称之为克尔松涅斯·陶里卡(Chersonesus Taurica),欧里庇得斯(Euripides)\*<sup>②</sup>以绝妙的艺术手法,美化古代故事所写出无比动人的悲剧\*<sup>③</sup>,有部分场面就发生在这个荒凉不毛的海岸。狄安娜血腥的牺牲,奥列斯特(Orestes)\*<sup>④</sup>和皮拉德斯(Pylades)的到来,用美德和宗教对抗野蛮和凶残所赢得的胜利,全都有助于表明历史事实。那个半岛上面原始的居民陶里人(Tauri),逐渐与海边定居的希腊殖民区相互交往,原有的野蛮生活方

① 这个通道是进入克里米亚半岛的门户,宽度大概不到两哩。

\*<sup>②</sup> [译注]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485 B. C. - 406 B. C.)是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现存《美狄亚》、《希波吕塔斯》、《特洛伊妇女》等十九部剧本,对后世影响极大。

\*<sup>③</sup> [译注]《美狄亚》一剧的背景就是此地;美狄亚是卡尔基斯国王的女儿,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随之私奔后遭遗弃,愤而杀死亲生二子。

\*<sup>④</sup> [译注] 奥列斯特是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Agamemnon)的儿子,其母与人通奸杀其父,子杀其母与奸夫。

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变。波斯普鲁斯王国的首都位于海峡边上,通过梅奥蒂斯海\*<sup>①</sup>将自己和黑海连接一起。这个小国由陷入落后状况的希腊人和半开化的野蛮人组成,从伯罗奔尼撒战争<sup>②</sup>起就是独立的国家,最后却被有野心的米特拉达梯并吞,结果连同剩余的领土都落在屯有重兵的罗马人手中。从奥古斯都当政开始<sup>③</sup>,波斯普鲁斯国王的地位虽然不高,并没有被视为不能发挥作用的同盟。他们运用送礼、用兵及在地峡上修筑一道轻便的工事,有效抵挡住萨尔马提亚人出没无常的剽掠。这个国家就是一条通道,位置适中又有方便的港口,可用来控制黑海<sup>④</sup>。只要国王的令牌能够正常代代相传,他们都会忠实而有效的执行这项重要的职责。不幸国内发生倾轧,出身卑微的篡位者为了攫取空虚的王座,出于恐惧或者要谋取私利,允许哥特人进入波斯普鲁斯的心脏地区。

征服者在获得大片久已废弃的肥沃平原之后,又能够控制一支海上部队,可以将军队运到亚细亚的海岸。那些用来航行在黑海的船只构造非常奇特,完全是用木材拼装成的轻便平底船,全船没有用一根铁钉,暴风雨将至之时,经常会盖上一个斜屋顶。哥特人留在这种漂浮的房舍里面,毫不在意的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深不可测的大海。船只由一些忠诚和技术都很可疑、被强迫来服役的水手所驾驶。抢劫的希望驱散所有的危险,天生无所畏惧的性格,在内心产生更为理性的信念,根本就将航海的知识 and 经验弃之不顾。具有无畏精神的战士,经常抱怨他们的向导太过于怯懦,得不到风平浪静的保证,就绝不冒险发航,同时在任何状况下也不愿将船驶出陆地视线之外。所有举动,至少看来像是现代土耳其人的作法,很可能在航海技术方面,不见得比古代波斯普鲁斯的居民要高明多少。

哥特人的舰队沿着左边的塞卡西亚海岸前进,第一次出现在罗马行省

---

\*<sup>①</sup> [译注] 这个王国位于克里米亚的刻赤(Kerch)半岛,所谓“梅奥蒂斯海”就是今天的亚速海,经由很狭窄的海峡与黑海相连。

<sup>②</sup> 波斯普鲁斯早期的国王都是雅典的盟友。

<sup>③</sup> 阿格里帕带着大军控制整个海峡,波斯普鲁斯贬低成为二等国家,罗马人有次在三天内行军到达塔内斯河。

<sup>④</sup> 要是能够信得过西徐亚人所说的话,在琉善的《陶克萨尔斯》(Toxaris)一书里,他叙述自己的国家对波斯普鲁斯国王进行大规模的战争。

最遥远的城市前面。皮提乌斯(Pityus)<sup>①</sup>有很便利的港口和防备森严的城墙,以致遭遇到意想不到坚强的抵抗,照理少数守备部队卫戍的偏远据点不应如此,结果哥特人被击退,使得人们对这群蛮族的畏惧之心少了几分。就是因为有苏克西阿努斯(Successianus)这样能力出众的高阶官员,防守着这一带的边疆,使得哥特人一切的努力毫无作为。等到苏克西阿努斯被瓦列里安调到地位更高、却无法发挥作用的职务以后,哥特人又开始对皮提乌斯发起攻击,结果毁灭那座城市,洗刷掉过去的耻辱。

环绕黑海水域,在东边从皮提乌斯到特雷比藏德的航程是三百哩<sup>②</sup>。哥特人所走的路线,使他们可以看见卡尔基斯(Colchis)的国土,此地因阿尔戈英雄(Argonauts)的远征而闻名于世<sup>③</sup>。他们原来打算要抢劫位于发西斯(Phasis)河口一座富于资财的神庙,结果没有得手。特雷比藏德是古老的希腊殖民地,从万人大撤退那个时候起就享有盛名,由于哈德良皇帝的慷慨,在缺乏天然海湾的荒凉海岸,修筑一个人工的港口<sup>④</sup>,因而获得财富和荣耀。这座城市的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围绕着双重的城墙,看来可以抵挡哥特人无情的进攻,而且除了正规的守备部队,还进驻一万援军予以加强防务。即使再有利的条件也无法弥补纪律松弛和警戒懈怠的缺失,特雷比藏德声势浩大的守军,整天只知饮酒作乐,谁也无心守备那难以攻破的防御工事。哥特人很快发现被围部队疏于防备的状况,他们高高堆起大束柴把,在静寂的深夜里,战士手里拿着刀剑爬上城墙,进入无人守备的城市,对人民展开一场大屠杀,惊惶的士兵从另一边的城门逃走。最神圣的庙宇连同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全部遭到毁灭,落在哥特人手中的战利品真是多得惊人,因为邻近地区将特雷比藏德看成安全地点,都把财物存放在这里。他们捕获的俘虏

① 阿里安(Arrian, Flavius Arrianus, 2世纪罗马作家,作品有《亚历山大大帝传》)认为,边防守备队是在皮提乌斯东边四十四哩的狄奥斯库里阿斯(Dioscurias),那个时候在发西斯的城防队只有四百名步兵。

② 阿里安提到两地的距离是两千六百一十斯塔德。

\*③ [译注]就是乘坐阿尔戈号帆船,随着伊阿宋去海外寻觅金羊毛的英雄。

④ 图内福尔(Tournefort, Joseph Pitton de, 1656 A. D. - 1708 A. D., 法国旅行家)曾到此凭吊古迹。

更是无计其数,胜利的蛮族穿过本都这个广阔的行省<sup>①</sup>,一路未遭到任何抵抗。在特雷比藏德掠夺的战利品,装满在港口所搜捕到一支庞大的船队,海岸地区抓到强壮的青年用链条锁起来担任划桨手。哥特人对第一次海上远征的成就感到十分满意,兴高采烈回到他们在博斯普鲁斯王国新建的居留地。

哥特人第二次远征的人数和船只都增加不少,不过他们另外选择一条路线,避开已被洗劫一空的本都行省,沿着黑海西岸前进,越过玻里斯提尼斯河、德涅斯特河和多瑙河广阔的河口,一路上捕获大量渔船以壮大舰队的声势,向着分隔欧、亚两洲,黑海注入地中海的狭窄通道迅速接近。卡尔西顿(Chalcedon)的守备部队原来驻防在朱庇特·乌利乌斯(Jupiter Urius)神庙附近,一处可以控制海峡进口的岬角上,由于守军的数量超过哥特人的军队,所以根本不必畏惧蛮族的入侵。他们也只是在数量上占优势而已,竟在慌张的状况下弃守有利的位置,轻易让武器和钱财储存最丰富的卡尔西顿落在征服者的手中。就在蛮族迟疑不决,究竟是走海路还是陆路,到欧洲还是到亚洲,去寻找可以作战的地方,有个叛逃的内奸向他们提供情报,指出尼科米底亚曾经是比提尼亚的首都,非常富裕而且易于夺取,从卡尔西顿的营地前往只有六十哩。他在前面当向导指引毫无抵抗的攻击,然后分得部分战利品。哥特人已经学会如何酬劳叛徒,虽然他们对这种事感到很厌恶。尼斯、普鲁萨、阿帕米亚(Apaemaea)和基乌斯(Cius)这些城市<sup>\*②</sup>,繁荣的程度与尼科米底亚不相上下,也全都陷入灾难之中。整个比提尼亚行省在几周内惨遭蹂躏。柔弱的亚细亚居民已经享受三百年的和平生活,已完全丧失武备的训练,忘却危险的恐惧,老旧城墙崩塌不修缮,富庶的税收全用来兴建浴场、庙宇和剧院。

库济库斯(Cyzicus)这个城市所以能够抵挡米特拉达梯全面围攻<sup>③</sup>,就

① 新凯撒里亚(Neo-Caesarea)的主教格列高利·托马多古斯(Gregory Thaumaturgus)在书信中提到此事,被马斯库(Mascou, Johann Jacob, 1689 A. D. - 1761 A. D., 德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引用。

\*② [译注] 这些城市都在马尔马拉内海的周围地区;这个内海位于亚洲小亚细亚半岛和欧洲巴尔干半岛之间,两端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本书里把这个内海称为普罗蓬提斯海。

③ 围城的兵力是四百艘战船、十五万步兵和数量庞大的骑兵。



是靠着明智的法律,一支有两百艘作战船只的舰队,和三个装满武器、投射机具和粮食的仓库。现在仍旧是财富和奢侈品的集散地,除了形势险要以外,古代的实力已不复存在。城市坐落在普罗蓬提斯海(Propontis)的小岛上面,有两座桥梁与亚细亚的陆地相连接。哥特人在新近掠夺普鲁萨以后,决定要将这座城市摧毁,进军至不到十八哩的地方,突然出现偶发的状况,使得库济库斯暂时逃脱被毁的命运。当时正是多雨的季节,阿波罗尼(Apolloniates)湖是奥林帕斯山所有山泉的贮水库,已经涨到相当的高度。有条名叫林达库斯(Rhyndacus)的小河的源头就是那个大湖,忽然变成一道宽阔的激流,阻止哥特人前进。他们从海滨城市赫拉克利亚(Heraclea)撤退,可能是舰队停泊在那里,到处是装满财物连绵不断的车队,留在后面是尼斯和尼科米底亚被纵火燃烧发出的熊熊火光。有些很含糊的记载,说是经过一场战斗迫使他们退走<sup>①</sup>。但是即使获得完全的胜利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秋分马上来到,迫得他们尽快赶回去。要是在9月以后和5月以前还在黑海航行,就是现代的土耳其人也会肯定表示,这是最轻率和最愚蠢的行为。

#### 十、哥特人第三次远征蹂躏希腊(253 A. D. - 268 A. D.)

当我们听说哥特人在博斯普鲁斯的各个港口,编组第三支舰队共有五百艘帆船的时候<sup>②</sup>,必然会很快算出总兵力。学识渊博的斯特拉博明确告诉我们,本都和小西徐亚蛮族所使用的海盗船,每艘只能装载二十五到三十人,因此可以很肯定的说,这次强大的远征所能运送的战士,最多不过一万五千人而已。入侵行动不限于黑海地区,要把毁灭的路线从辛梅里安(Cimmerian)航向色雷斯岸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当他们几乎到达海峡中途,突然又被浪潮推回到入口处。等到第二天刮起顺风,几个小时之内就将他们带到像湖一样平静的普罗蓬提斯海面,登陆到库济库斯小岛上,立即使得古老而高贵的城市遭受摧毁。从那里再穿过赫勒斯滂海峡的狭窄通道,

<sup>①</sup> 辛瑟拉斯(Syncellus)叙述奥登纳图斯难以置信的故事,说他打败哥特人,并将他们杀得片甲不留。

<sup>②</sup> 辛瑟拉斯说第三次远征是赫鲁利人一手促成。

接着在散布众多岛屿的爱琴海上,蜿蜒曲折的向前航行。在俘虏和逃兵的帮助下,可以掌握船只的航行方向,指导对希腊海岸以及亚洲海岸的各种袭击行动。最后,哥特人的舰队在比雷埃夫斯(Piraeus)港下锚,离雅典只有五哩,这时该城正在着手各项准备工作,以便进行坚强的抵抗。克莱奥达姆斯(Cleodamus)是个工程师,奉皇帝的命令前来加强海岸城市的防守能力,对抗哥特人的入侵。他已开始修复自苏拉以来任其倒塌的古代城墙,要求的技术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这些蛮族变成文学和艺术发源地的主人。就在征服者尽情掠夺和狂欢之际,他们的舰队停泊在比雷埃夫斯港,只有很少的兵力守卫,受到英勇的德克西普斯(Dexippus)出其不意的攻击。他和工程师克莱奥达姆斯一起逃出雅典,匆匆组成一支自愿军,里面有农夫也有军人,要为国家遭受的灾祸雪耻复仇<sup>①</sup>。

这种英勇的行为对已经没落的雅典没有带来一点好处。不仅无法打击北方侵略者无所畏惧的士气,反而激起他们更深的恨意,把狂暴的愤怒倾泄在希腊每一个地区。想当年相互征战不已的底比斯、阿尔戈斯、科林斯和斯巴达,现在没有能力编组军队应战,甚至无人防守已经损毁的堡垒。无情的战火顺着海洋和陆地,从最东边的苏尼乌姆(Sunium)一直燃烧到西海岸的伊庇鲁斯,直到哥特人进入意大利的视线,危险迫在眉睫,才把毫无动静的伽利埃努斯从美梦中惊醒。全副戎装的皇帝率领军队阻止敌军进犯,同时要对方的实力分散。他很快与赫鲁利人谈好条件接受他们的归顺,在瑙洛巴图斯(Naulobatus)族长的领导下,大批的蛮族愿意向罗马效力。为了鼓励他的行为,就颁给执政官的尊荣,像这样羞辱的事例从前还未发生过<sup>②</sup>。很大一群哥特人讨厌过单调的航海生活,不仅危险而且辛苦,所以就冲进梅西亚地区,想要打开一条通路,越过多瑙河回到乌克兰的定居地。罗马将领之间的倾轧<sup>③</sup>带给蛮族活命的机会,否则难逃全数歼灭的命运。这支四处烧杀队伍的残存人员回到他们的船上,通过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回航,归途还乘机抢劫特洛伊海岸。这个地方因荷马的史诗而获得不朽的声名,从此也会把哥特征服者的烧杀掳掠长存记忆之中。等到他们知道自

① 虽然这件事微不足道,但是希腊人却大事宣扬,认为他们的同胞立了很大的功劳。

② 辛瑟拉斯提及赫鲁利人带来的士兵,以后非常忠诚,作战英勇获得很大的声名。

③ 克劳狄当时负责整个多瑙河地区的防务,头脑灵活而且主动积极,他的同僚嫉妒他立功,所以在暗中掣肘。

己已经安全抵达黑海盆地,就在色雷斯的安奇阿卢斯(Anchialus)登陆,那里靠近海姆斯山不远。他们开怀浸泡在舒适无比的温泉之中,一洗多月来的辛劳,因为剩下的路程不多,也容易航行。这就是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海上远征的大致状况,有人会觉得难以想象,当初只有一万五千名战士的队伍,历经这样大胆的冒险犯难过程,怎么维持得住人员损失和分兵作战。他们的人数由于战死、船难和温暖气候的疾病而逐渐消耗,有一大群土匪和逃兵为了抢劫,投效到他们的旗帜之下。再就是大量逃亡的奴隶,大部分都具有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血统,一心要抓住自由和报复的机会,不断补充他们的队伍。哥特民族在这几次远征中认为已经克服巨大的危险,获得应有的荣誉。那些在哥特人旗帜下共同作战的部落,在史料不完整的时代里,有时会有所区分让大家知道,有时就全部混杂一起无法辨别。由于蛮族的船队从塔奈斯河口出发,经常对这样一个人种混杂的团体,就用含糊而熟悉的称呼,将他们叫成西徐亚人<sup>①</sup>。

人类遭遇到灾难,不论是多么有名的人物死去,多么高大的建筑物倒塌,过不了多久就会被人抛在脑后。然而我们却无法忘怀以弗所的狄安娜神庙,曾经遭遇七次灾难,每次修复更能增加光彩,最后在哥特人第三次海上入侵中烧得片瓦不留。唯有在希腊的艺术和亚细亚的财富通力合作,才能建成这样神圣而宏伟的建筑物,使用一百二十七根爱奥尼亚型大理石柱<sup>②</sup>作为支撑,每根有六十呎高,都是虔诚的帝王所奉献。雕刻大师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sup>③</sup>所设计的祭坛,从最有名的传说中选择装饰的题材,有拉托娜(Latona)那对金童玉女的诞生<sup>④</sup>、阿波罗杀死库克罗普斯(Cyclops)后的藏匿、酒神巴库斯(Bacchus)饶恕被击败的亚马逊女战士(Amazons)。以弗所神庙的长度只有四百二十五呎,约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三分之二<sup>⑤</sup>,在其他方面,就更不如这座举世赞誉的现代建筑了。一座基督教十字架形状的大教堂,所伸展出去的双臂,比起异教徒椭圆形的神

① 佐西穆斯和希腊作家将这批海盗称为西徐亚人,但是乔南德斯和拉丁作家还是称他们为哥特人。

\* ② [译注] 爱奥尼亚型的柱头有涡卷状的装饰。

\* ③ [译注] 普拉克西特列斯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雕刻家,作品以青铜像最为出色。

\* ④ [译注] 拉托娜是宙斯神所爱的女人,生出阿波罗和阿耳忒维斯,即日神和月神。

⑤ 圣彼得教堂的长度大致是八百四十罗马掌(约为六百三十呎),一掌约为九吋。

庙,需要更大的宽度才能容纳得下。要在空中修建一个与万神殿同样大小和比例的拱形圆顶,也会让古代最大胆的艺术家吃惊不已。不管怎样,狄安娜神庙被认为是世界奇观之一而受到赞美,波斯、马其顿和罗马这些代代相传的大帝国,尊敬它所代表的神圣地位,尽力踵事增华使得更为光彩耀目<sup>①</sup>。只有波罗的海粗俗的蛮子缺乏艺术欣赏力,厌恶异国的迷信所带来的恐惧感<sup>②</sup>。

另一种与入侵有关的状况值得注意,当然也可以认为这是现代学者异想天开的看法。他告诉我们说是哥特人洗劫雅典的时候,把搜集到的图书全部堆起来,就像火葬一样将希腊的学识全部烧掉。这时有位首领比起他的手下更有策略性的眼光,讲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就让他们打消焚书的作法。他说还是让希腊人去潜心研究学问,这样他们就不会重视武备<sup>③</sup>。这位精明的理论家(如果真有其事的话)用的是无知蛮人的思维理则,要知道在最文明和强势的国家,各种天才人物都会在同一时代出现,也只有科学的时代才是军事武力最有成就的时代。

## 十一、波斯国王沙普尔击败罗马大军(253 A. D. - 268 A. D.)

波斯开创新局的君主阿尔塔薛西斯和他的儿子沙普尔,击败阿尔萨息王朝赢得胜利(前面已经提到过)。在那个古老皇族的众多亲王当中,只有亚美尼亚国王科斯罗伊斯保住性命和独立。他依仗强大的国力,不断利用敌方的逃亡人员和不满分子,与罗马人的联盟,以及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勇气。虽然有长达三十年的战争,他的军队保持常胜的英名,后来还是被沙普尔派出的刺客所暗杀。亚美尼亚爱国的总督,要维护国家的自由和皇室的尊荣,恳求罗马保护合法的继承人提里达特斯(Tiridates)。这时科斯罗伊斯的儿子还是一个幼童,盟军又远水救不了近火,波斯国王亲率一支难以抗拒的大军向着边境前进,年轻的提里达特斯成为国家未来的希望,被一个忠心的仆人救出来。于是亚美尼亚在尔后的二十七

① 罗马人的政策是要减缩神殿的范围(相对可减少人员庇护的面积),因为经过历年的特准,庙宇的周长已达两个斯塔德(约一千三百呎)。

② 他们并不祭祀希腊的神祇,所以认为得不到神明的护佑。

③ 像这一类的轶事传闻最适合蒙田(Montaigne)的品味,可以写进专事炫耀的随笔。

年,心不甘情不愿成为大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sup>①</sup>。沙普尔因轻易获胜而意气风发,尽量利用罗马人的天灾人祸和堕落习性,迫使卡雷和尼西比斯强大的守备部队投降,随即将灭亡和恐怖扩展到幼发拉底河周边的广大地区。

最重要的边疆已经丧失,忠诚的盟友被摧毁,再加上满怀野心的沙普尔迅速获得胜利,使罗马人深深感到羞辱和危险。瓦列里安聊以自慰的提到,莱茵河和多瑙河在他的部将严密防卫下,足可高枕无忧。纵使他年事已高,仍然决定要亲临前线保卫幼发拉底河。当他通过小亚细亚时,哥特人的海上侵袭已经中止,饱受蹂躏的行省获得短暂又不可靠的平静。等他渡过幼发拉底河,与波斯的国王在埃德萨的城墙外面遭遇(260 A. D.),一战而败成为沙普尔的俘虏。有关此一重大事件的详情还是模糊不清,只能根据仅有的少许线索,知道罗马皇帝犯了一连串的错误,轻举妄进以致自食恶果。他把一切都托付给禁卫军统领马克利安努斯(Macrianus)<sup>②</sup>,这个一无是处的大臣只能让他的主子,在被压迫的臣民面前装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却被罗马的敌人所轻视和侮辱。由于他的软弱无能或者是别有用心,帝国的军队陷入无法发挥杀敌勇气和作战技能的困境。罗马人不顾一切想要冲破波斯的重重围困,都在遭受重大伤亡状况下被击退。沙普尔以优势兵力包围罗马人的营地,耐心等待日益恶化的饥馑和瘟疫,使他保证赢得最后的胜利。罗马的军团毫无纪律的发出怨言,认为瓦列里安是这些灾难的罪魁祸首,叛变的喧嚣声四起要求立即投降。虽然想花大批黄金买通对方同意他们撤退,波斯人认为已胜券在握,根本不把那些钱当回事,于是扣押使者,列出作战队形前进到罗马人的防壁下,坚持要与皇帝当面谈判。瓦列里安落在这种情况,只能将自己的生命和尊荣交给敌人处理。会商的结果自是意料中事,皇帝成为俘虏,惊慌失措的部队放下武器。在这个大获全胜的时刻,沙普尔顾盼自雄,决定推出一位完全听话的继承人,登上瓦列里安下台后所空下的帝座。基里阿得斯(Cyriades)是安条克犯案累累的逃兵,选来侮辱罗马帝国的紫袍,不管战败的军队是如何的不愿,波斯胜利者还是要贯彻

<sup>①</sup> 克里尼的摩西是较为可信的亚美尼亚历史学家,他修正很多希腊人不正确的数据。佐纳拉斯说他与提里达特斯谈过话,这个小孩是流亡的国王,要是按时间推算,佐纳拉斯还是个婴儿。

<sup>②</sup> 马克利安努斯是基督徒的敌人,所以他们指控他是个术士。

自己的意志<sup>①</sup>。

这个奴性已深的逃兵为讨好主子,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带领沙普尔越过幼发拉底河,经由卡尔基斯(Chalcis)向这座东方名城前进。波斯骑兵的运动是如此迅速,要是公正的历史学家所说的话可信<sup>②</sup>,当安条克突然遭到攻击手的时候,懒散的居民都群聚在剧院欣赏表演节目。安条克不论公有或私人的壮丽建筑物,全部都被洗劫一空,还有很多被彻底摧毁,无数的居民不是被杀就被敌人掳走。只有埃米萨的大祭司下了必死的决心,才能暂时阻止毁灭的浪涛。他穿着一身祭神的衣袍,出现在一大批信仰虔诚的农民队伍前面,虽然只有投石器当武器,还是要保护他们的神祇和财物,不要落在琐罗亚斯德那些追随者肮脏的手里<sup>③</sup>。塔尔苏斯和其他的城市被毁,只能很悲惨的证明,除了这个特殊的例外,叙利亚和西里西亚的征服,也都无法中止波斯大军前进的步伐。托罗斯山脉的通道狭隘,原本可以据险以守也被放弃,对付以骑兵为主的敌人,原本在此地可以进行一场有利的作战,结果使得沙普尔对卡帕多细亚的首府凯撒里亚形成包围之势。这个城市在罗马人看来只能列在二等,却有四十万居民,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负责指挥作战,并没有受到皇帝的任命,完全是出于自愿要保卫自己的国家。他守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凯撒里亚被一个医生出卖而陷落。虽然敌人下令要尽最大可能将他活捉,他仍能杀开一条血路逃生。这位英雄人物能逃离强敌的魔掌,一方面是值得称许赞美,但是另一方面为惩罚他的负隅顽抗,数千名追随他的市民惨遭屠杀。沙普尔被指控残酷无情的对待俘虏<sup>④</sup>,一大部分毫无疑问是归之于民族的仇恨,还有就是出于卑劣的傲慢心理和受挫的报复情结。这位君王在亚美尼亚人的面前显出立法者的温和性格,对于罗马人民却摆出征服者的狰狞面目。他知道在罗马帝国的境内无法建立永久性的根据地,于是把几个行省的人民和财富全部迁移到波斯,留在他

① 《罗马皇帝传》提到基里阿得斯,在瓦列里安死前曾经统治一段时间。与其相信这个不够精确的作者所写的可疑编年史,我宁可采用比较可信的事件。

② 安条克遭受浩劫,有些历史学家已经预料会出现这种状况,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确切指出,要归咎于伽利埃努斯在位期间的各种不当处置。

③ 约翰·马拉拉把很多发生的事故,当成神迹那样以讹传讹记载下来。

④ 佐纳拉斯提到深谷里填满被杀的尸首,成群的俘虏像野兽一样被赶到水里,食物缺乏让很多人活活饿死。

的身后是一片荒凉的原野<sup>①</sup>。

沙普尔的威名正在帝国东部令人闻风丧胆之时，他收到一份无愧于帝王之尊的礼物。那是一支骆驼队满载着珍奇的珠宝和昂贵的物品，随同厚重的贡品一起送过来，是帕尔米拉(Palmyra)最尊贵和富有的元老奥登纳图斯(Odenathus)一封言辞尊敬、不卑不亢的信。那个傲慢自大的胜利者说道：“谁是奥登纳图斯？怎么这么大胆竟敢给他的主子写信？要是希望我减轻对他的惩罚，就应该自动反绑着双手，爬到我的宝座前面来。他只要稍有犹豫，他和他的国家就会大祸临头，自取灭亡。”同时表示要将礼物扔到幼发拉底河里去。像这样逼人走向绝路的作法，使得帕尔米拉人只有振奋全副力量周旋到底，于是奥登纳图斯和沙普尔兵戎相见。在奥登纳图斯的精神感召下，从叙利亚的村庄到沙漠地区的帐篷，集结人员组成一支小规模军队<sup>②</sup>，盘旋出没在波斯大军的四周，扰乱他们的撤退行动，掠劫他们的财物牲口，还抢走那位伟大皇帝的几位妃子，这是比珠宝还值钱的东西，最后使他带着几分混乱和尴尬退向幼发拉底河的彼岸。奥登纳图斯靠着这次功勋为其名望和地位奠定基础，罗马帝国的尊严在受到波斯凌辱以后，总算让一个帕尔米拉的叙利亚人，或称之为阿拉伯人，找回一点颜面。

## 十二、伽利埃努斯的性格与作为(253 A. D. - 268 A. D.)

历史的回响虽然不及仇恨和谄媚的呼叫来得宏亮，但仍然要谴责沙普尔滥用征服者的权势。我们听说身穿紫袍戴着枷锁的瓦列里安，被展示在群众的面前，完全是一副落魄王侯的可怜相。还听说只要波斯君王上马，脚下就要踩着罗马皇帝的脖子。尽管所有的盟邦都在劝他，要记住命运的兴衰无常，要提防罗马会东山再起，要让有身价的俘虏成为和平的保证，不能只当做泄愤的对象，但是沙普尔完全置之不理。等到瓦列里安受不了这种羞辱和悲哀死去以后，他的皮还被剥下来填进干草，做成人的形状，好几代都保存在波斯最著名的庙宇里面。比起爱虚荣的罗马人经常建立的铜像和

① 佐西穆斯认为沙普尔想当亚细亚的主子，不愿意把征服的地区洗劫一空。

② 从罗马人当时的资料及相关铭文中，知道奥登纳图斯是帕尔米拉市民，他在游牧民族中有很大的势力，所以普罗科皮乌斯和玛拉拉认定他是萨拉森人(Saracens)的君主。

大理石像,相比起来是更要真实得多的纪念碑<sup>①</sup>。这个故事非常感人,富于教育意义,但是真实性值得可疑。现在仍旧保存着东部的王侯写给沙普尔的信,看来都是冒名伪造<sup>②</sup>。再说这个充满猜忌心的君王,为了对待竞争的敌手,如此公开侮辱帝王的尊严,也是完全不通人情的事。至于瓦列里安在波斯受到什么待遇不得而知,然而可以很肯定的说,这唯一落到敌人手中的罗马皇帝,在监禁中悲惨度过绝望的余生。

伽利埃努斯皇帝对于他的父亲和同僚的遭遇,长期以来忍受严厉的指责,虽然得知消息以后心中暗喜,但是外表显得不动声色,只是说道:“我深知家父是个凡人,但是他表现得如此勇敢,没有让人产生任何遗憾。”罗马为不幸的君王悲痛不已,身为儿子那种丧失人性的冷漠态度,被一些奴性十足的廷臣,当成坚强的英雄气概和斯多噶精神加以赞扬。伽利埃努斯成为帝国独一无二的皇帝之后,他那种轻浮多变和颐指气使的性格,真是让人无法恭维和描述。任何一种技能只要他想学,以他天赋的才华都可以做得很出色,但由于他只有天才而缺乏判断力,变成想到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作战和治国这两项最重要工作不会以外,他通晓很多新奇而无实用价值的技能。他是辩惊四座的演说家,也是风格典雅的诗人<sup>③</sup>,是善于养花莳草的园艺家,也是手法出众的厨师,但却是个不足取的皇帝。当国事危殆需要他亲临指导和加强呼吁之际,他却与哲学家柏罗丁高谈阔论<sup>④</sup>,把时间消磨在琐屑和无聊的消遣上,不然就是准备体验希腊的神秘仪式,或是在雅典的最高法院参加辩论。像他这样过度炫耀自己,等于侮辱那些缺乏才识的普通人。他对胜利装模作样的嘲笑态度,更加深公众受到的屈辱感<sup>⑤</sup>。他对于接连不断

① 异教徒作者对瓦列里安不幸的命运感到悲伤哀悼,基督教徒则加以侮辱和谩骂,蒂尔蒙特搜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波斯人对穆罕默德以前的东方历史保存得很少,所以根本不知道沙普尔的胜利,对他们的民族而言是多大的光荣。

② 其中有封信是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瓦斯德斯(Artavasdes)所写。自从亚美尼亚成为波斯一个行省以后,所有的国王以及这个国家的名字,还有信件,全部都是伪造。

③ 伽利埃努斯作诗的造诣很深,现在还有几首诗流传下来。

④ 他将坎帕尼亚一个受损很严重的城市交给柏罗丁,要他用来验证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否可以实现。

⑤ 一个有伽利埃努斯头像的奖章,正面和背面分别刻着“奥古斯都伽利埃努斯”(Gallienae Augustae)和“四海升平”(Ubique Pax)的字样,让一些研究人员感到很困惑。施潘海姆认为是伽利埃努斯的政敌对他的讽刺。



传来的入侵、战败和叛变的报告,用淡然一笑表示接受,装出无所谓的神情,拿来一些丢失行省的产品,然后不经意的问道,要是获得不了埃及的亚麻布和高卢的阿拉斯(Arras)挂毯,难道罗马就会毁灭?不过,在伽利埃努斯的一生中,有几回受到强烈的刺激,变得像一个英勇的军人和残酷的暴君,直到对血腥感到满足,或对抗争感到疲倦,又会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他那天生温吞慵懶的性格<sup>①</sup>。

### 十三、三十僭主及其后续影响(253 A. D. - 268 A. D.)

这个时候的政府掌握在没有实力的君王手里,帝国各行省都有一大批人起来反对瓦列里安的儿子,企图篡夺帝位,这是不足为怪的事。奥古斯都王朝的历史家出于非常玄妙的想法,要拿罗马和雅典各有三十位僭主做一对比。他们特别选出这个数目,后来逐渐为大家所接受<sup>②</sup>。但是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种对比既无必要也没有道理。一边是单一城市的统治阶层联合组成的三十人议会;另一边是在广大的帝国里起伏不定、形势各别的竞争敌手。我们又能从这两者之间找出什么类似之处呢?除非我们把加上皇帝头衔的妇女和儿童都算进去,否则就无法凑成“三十”这个数目。伽利埃努斯的统治再怎么令人反感,好在只产生十九个窥伺帝位的人:东部地区有基里阿得斯(Cyriades)、马克利安努斯(Macrianus)、巴里斯塔(Balista)、奥登纳图斯和芝诺比娅(Zenobia);在高卢和西部行省有波斯蒂尤默斯、洛利阿努斯(Lollianus)、托维托里努斯(Victorinus)和他的母亲维多利亚(Victoria)、马略(Marius)和泰特里库斯(Tetricus);在伊利里亚和多瑙河的边界有英格努乌斯(Ingenuus)、里基里阿努斯(Regillianus)和奥略留(Aureolus);在本都有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sup>③</sup>;在伊索里亚(Isauria)有特雷贝利阿努斯(Trebellianus);帖撒利的皮索(Piso);亚该亚的瓦伦斯(Valens);埃及的埃

<sup>①</sup> 我认为这样已经对他的性格描述很清楚,接位的继承人统治时间很短,发生很多的事,加上后来的历史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君士坦丁家族,对于伽利埃努斯僭主的性格已经失去兴趣。

<sup>②</sup> 波利奥(Pollio, Trebellius, 3世纪罗马作家,是《罗马皇帝传》作者之一)最急着把数目凑成三十个。

<sup>③</sup> 他统治的地点很可疑,本都确实有个僭主,其余人士则都已确定。

米利安努斯和非洲的塞尔苏斯(Celsus)。要想把这些不知名人物的生死存亡做个交代,将是一件繁重的工作,不仅毫无教育意义也引不起大家的趣味。我们只能研究一下可以强烈标示出那个时代的状况、人民的举止习俗,和那个时期的人物所具有的处世态度、理想抱负、行为动机和天命气数,以及篡夺行为所造成毁灭性后果的特质。

一般而言,所谓僭主这个令人厌恶的称呼,在古代是用来表示非法篡夺最高权力的行为,并不是指某人有滥用此种权力的含义,所以僭主并不一定就是暴君。在这些高举起义旗帜反对伽利埃努斯皇帝的人士当中,有几位是品德高尚的模范人物。几乎所有的反叛分子都有相当的才能和勇气,他们建立功勋受到瓦列里安的赏识,逐渐擢升到帝国最重要的职位。那些自封为奥古斯都的将领,是以卓越的指挥能力和严格的纪律要求,获得部队的尊敬;再不然就是战争中的英勇与成就,为全军将士所崇拜;或者是因为个人的性格开朗、慷慨大方,得到大家的赞许和爱戴。他们打胜仗的战场就是被推举为皇帝的所在。那群觊觎紫袍的人士当中,即使是出身不堪、当过竞技场兵器保管员的马略,也有无畏的勇气、无敌的体能和无隐的率直<sup>①</sup>。他低贱的职业的确为他的提升带来嘲讽与讪笑,但是绝不会比那些为数不少出身农民和士兵的对手更为卑微。在一个天下板荡、群雄并起的时代,每个天才人物都能掌握最好的机会。身处战乱频仍的环境,军事才能是通向成功和荣誉的青云之路。十九位僭主之中,只有泰特里库斯是元老院议员,皮索是唯一的贵族。卡尔孚尼乌斯·皮索(Calphurnius Piso)是努马第二十八代的直系子孙,因为母系方面的亲属关系,有权在家里挂上克拉苏和伟大的庞培的画像<sup>②</sup>。他的祖先获得共和国所有最高的荣誉,在罗马古代的豪门贵族之中,只有卡尔孚尼乌斯家族经历几代凯撒的暴政还能幸存。皮索个人的品德也能增加古老门第的光彩,等到篡位的瓦伦斯下令把他处死以后,曾经极度懊悔的承认,就是敌人也应尊敬皮索的圣洁无瑕。他虽然死于反对

<sup>①</sup> 波利奥在《罗马皇帝传》里记载马略的讲辞,很意外的能够辨识出他的姓名,看来波利奥已经学会萨卢斯提乌斯(Sallustius Crispus, Gaius, 86 B. C. - 34 B. C., 罗马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手法。

<sup>②</sup> 从奥古斯都到亚历山大·塞维鲁,每个朝代都有皮索家族的人员出任执政官。奥古斯都在位时认为有个皮索家族的人可以继承宝座,尼禄当政时有一个带头阴谋造反,伽尔巴称帝时则有一个出任凯撒。

伽利埃努斯的武装起义,承蒙皇帝宽宏大量,元老院以敕令正式表扬此一德行高尚的叛徒<sup>①</sup>。

瓦列里安的将领对深受尊敬的老王感激不尽,都不愿服侍那个奢侈怠惰、没有出息的儿子。罗马世界的帝座得不到忠诚的支持,对皇帝的反叛很可能被看成爱国的行为。如果深入研讨篡夺者的心理状况,可以发觉很多是基于恐惧,并非受到野心的驱使。他们害怕伽利埃努斯残酷的猜忌刻薄,同样畏惧部队突发的暴力行动。要是军队突然对某位将领产生极为危险的好感,声称他有资格继承帝位,这时他就命定成为绝灭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最谨慎的作法,也只有决心先享用帝王的尊荣再说,宁可在战争中试试自己的运气,也比等着刽子手来杀要好得多。当这个心不甘情不愿的牺牲者,在士兵的欢呼声中被推上宝座之时,有时会为即将来临的不幸而暗自伤悲。萨图尼努斯在登上帝位那天说道:“你们失去一个有能力的统帅,倒是推举出一位非常可怜的皇帝。”

后来接连发生各种想象不到的变革,证明萨图尼努斯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伽利埃努斯统治下冒出来的十九位僭主,没有一个享受平静的生活,能够寿终正寝。只要披上鲜血淋漓的紫袍,等于激起追随者的恐惧和野心,好让他们起而模仿。处于内部阴谋、军事叛乱和内战威胁的重重包围下,全身战栗仿佛置身于悬崖的边缘,经过或长或短寝食难安的焦虑时日以后,终究会落得不可避免的下场。这些朝不保夕的君王,分别由他们所统领的军队和行省,奉承所应得的尊荣。他们应有的权力建立在叛乱的基础上,永远得不到法律和历史的认可。意大利、罗马和元老院始终依附伽利埃努斯的正统地位,把他视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这位君主确实能够放下身段,以身为瓦列里安的儿子满怀感激之心,对奥登纳图斯获得胜利的军队致谢,认为他们值得接受荣誉的称呼。在罗马人普遍的赞同之下,经过伽利埃努斯的同意,元老院把奥古斯都的头衔颁给这位勇敢的帕尔米拉人,似乎要将东部的政府委托给他。事实上那早已为他所有而且可以独断专行,更像私产一样传给他那大名鼎鼎的遗孀芝诺比娅<sup>②</sup>。

即使一位哲学家对于人世的一切灾难无动于衷,要是看到这种从农舍

① 元老院一时情绪冲动,似乎利用伽利埃努斯的同意而自作主张。

② 伽利埃努斯与勇敢的帕尔米拉人联盟,是当政以来唯一适当的行动。

到皇宫,再从皇宫到坟墓的迅速转移过程,即使再冷漠的个性也会深有感触。这些命运乖舛的皇帝,他们的推选、掌权和死亡,对于臣民和部从同样带来毁灭性的作用。致命的高升所要付出的代价,是经常要用巨额的赏赐支付部队,这些钱从已枯竭的人民身上压榨出来。不论人格再高尚,用意再纯正,只要走上篡夺这条路就无法回头,只有把掠夺和残酷的行为实施到底。一旦篡夺者倒下去,就有大批的军队和行省跟着遭殃。伽利埃努斯荡平在伊利里亚称帝的英格努乌斯以后,颁发给大臣一份最野蛮的命令,现在还可以看得到。那位外貌柔和却毫无人性的皇帝说道:

战事以后随时都会继续发生,所以仅仅消灭那些手执武器的人是不够的。只要在屠杀儿童和老人这个问题上,能够不要让我们的名声受损,就把所有男性不论年龄完全连根铲除。任何人只要说过反对我的话,抱着反对我的思想,就不能让他活下去。要知道我是瓦列里安的儿子,也是许多王子的父亲和兄长<sup>①</sup>。要记住英格努乌斯是被推举为皇帝,撕烂他,杀死他,把他剁成碎块。我现在亲笔写信给你们,希望你们也有我这样同仇敌忾的精神。

当国家的武力因为个人纷争而消耗殆尽时,没有防卫力量的行省让侵略者可以长驱直入。就是最英勇的篡夺者处于这种混乱的情势之下,也被迫与共同的敌人签订屈辱的条约,用极为高昂的代价买到蛮族的中立和协助,甚至容许怀着敌意的独立民族,进入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sup>②</sup>。

#### 十四、其他有关之重大动乱(253 A. D. - 268 A. D.)

这就是在瓦列里安和伽利埃努斯统治期间,蛮族和僭主使得各行省分

<sup>①</sup> 伽利埃努斯的儿子萨洛尼乌斯已接受凯撒和奥古斯都的头衔,在科隆被波斯蒂尤默斯所杀,伽利埃努斯第二个儿子继承大哥留下的职位。伽利埃努斯的弟弟瓦列里安也出任高职,还有其他几位兄弟姊妹和侄儿侄女,形成很庞大的皇室家族。

<sup>②</sup> 里基里阿努斯的手下有一帮罗克索拉尼人替他卖命,波斯蒂尤默斯也有一群法兰克人,好像组成协防军来作战,后者被派到西班牙。

崩离析，帝国陷入屈辱和毁灭的谷底，从此再无起死回生之日。虽然受到数据缺乏的限制，还是尽可能按照次序，去追述那段艰苦时期的一般状况。这里仍然有几项比较特殊的事件：一、西西里的混乱局面；二、亚历山大里亚的暴乱事件；三、伊索里亚人的叛变行为，这些事件让我们对那些可怕的情景有更深的印象。

其一，数量庞大的土匪队伍能够到处作乱，法律无法制裁反而受到蔑视，是因为政府已经处于最虚弱的状况，连最低层的社会民众都感觉得到，而且要加以利用。西西里的位置免于蛮族的入侵，没有武装的行省也不足以支持篡夺者。这个一度繁荣而现在仍然肥沃的岛屿，却落在更低贱的手中受苦，一群无法无天的奴隶和农民统治着这片饱受抢劫的土地，使人想起古老年代的奴隶战争。农民如果不想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就要当帮凶。大举破坏的结果是彻底毁灭西西里的农业生产。更由于主要田庄都是罗马元老院那些富有议员的财产，在古老的共和国时代，他们经常把大块土地圈进一个农庄之中。像这种私人的侵害行为对首都造成的不利影响，极有可能比哥特人或波斯人所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二，亚历山大大帝亲自规划和建构，亚历山大里亚才有深厚的根基。这座美丽而整齐的大城市仅次于罗马，绕城一周有十五哩，里面居住三十万的自由人和数目相当的奴隶。亚历山大里亚港和阿拉伯及印度进行获利丰硕的贸易，再转运到帝国的首都和各行省。此地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员，人们不是被雇用担任吹玻璃，就是纺织亚麻布，再不就是制造莎草纸。不论男女老幼都从事生产工作，甚至盲人和手脚残废的人都可找到适合的职业。亚历山大里亚的人民是一个混杂的民族，把希腊人的虚荣和多变，跟埃及人的倔强和迷信结合在一起。一件不关痛痒的小事，像是一时买不到肉和扁豆、双方的礼貌不够周到、公共浴场弄错次序的尊卑，甚或宗教问题的争吵<sup>①</sup>，由于广大的民众满怀无法消除的怨恨，在任何时间都可能引发一场叛乱<sup>②</sup>。瓦列里安被俘后，他儿子的傲慢削弱了法律的权威，亚历山大里亚人尽情发泄自己愤怒的情绪，不幸的国土就成为内战的战场，而且持续长达十二

① 像是杀死一只被视为圣物的猫，就会引起宗教上的争执。

② 由于市民和士兵之间因为一双鞋子发生争执，引起这次为时长久而且极为残酷的暴乱事件。

年之久(其中有几次短暂而不明确的停战)。在这个受害惨重的城市,各区之间的联系完全切断,每一条街道都浸染着鲜血,每座坚固的建筑物都成为碉堡,直到亚历山大里亚相当大的部分都成为废墟,战乱也没有停息下来。建筑雄伟和街道宽阔的布鲁琼(Bruchion)区连带着皇宫和博物馆,埃及国王与哲学家的居所,据一个世纪后的人描述,就已经是现在这种荒凉景象了。

其三,伊索里亚是小亚细亚一个非常小的行省,特雷贝利阿努斯在那里称帝,这场并不引人注意的叛变,却产生非常离奇令人难以忘怀的后果。伽利埃努斯手下的军官很快将登基称帝这个举动消灭得一干二净,那批追随者感到不会被赦免,决心不再与帝国以及皇帝有任何权利义务的关系,于是重回原始的状态,把崎岖的岩石山区和宽阔的塔尔苏斯河一条支流,当成保护自己而外人无法进入的根据地。土地肥沃的山谷用耕种供应所需的食物,抢劫的习惯可以得到生活上的奢侈品,伊索里亚人长期继续下去,成为罗马帝国腹地的一个野蛮民族。后来的皇帝不论用武力还是策略,都无法让他们归顺,只有承认自己的软弱,建立坚强的工事防线,包围充满敌意而独立自主的地区,这样做还不能有效制止国内敌寇的袭击。伊索里亚人逐渐将地盘伸展到海岸,甚至把西里西亚的西边山区都包括进去。这里从前就是胆大妄为的海盗据为巢穴的地方,共和国为了肃清心腹大患,在伟大的庞培指挥下投入全部的兵力。

人们的思想习惯喜欢把宇宙的秩序和人类的命运联接在一起,因而历史上这段黑暗时期,经常点缀着洪水、地震、彗星和异象,以及大众编造的各种反常征兆。一次历时甚长而普遍发生的饥馑确实为害甚烈,这是抢劫和压榨不可避免的后果。把现存的农作搜刮一空,等于是夺去未来收成的希望。饥荒以后必然继以流行时疫,这是由于食物的缺乏和不洁所引起。从公元25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265年猖獗无比的瘟疫,可能还有其他的形成因素,竟然在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行省,每一个城市,甚至每一个家庭里肆虐。中间有段时期,仅是罗马一地每天有五千人死亡。许多曾经逃脱蛮族杀戮的城镇,却因瘟疫而人烟断绝。

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情况,用来计算悲惨的人口死亡比例也许有点用处。亚历山大里亚对于有权领取配给粮食的人数有准确的记录,原来从四十岁到七十岁的总人数,和伽利埃努斯统治结束之后,从十四岁到八十

岁还活着领粮的人数完全相等。把这个准确的数字用到修正过的死亡率计算表,可以证明半数的亚历山大里亚居民已经丧生。如果我们用类推的方式计算别的行省,可以估计出战争、瘟疫和饥馑在几年之间大约消灭一半的人口。

## 第十一章

### 克劳狄当政 击败哥特人 奥勒良的胜利、凯旋和死亡(268 A. D. - 275 A. D.)

#### 一、伽利埃努斯逝世和克劳狄继位(268 A. D.)

罗马帝国在瓦列里安和伽利埃努斯可悲的统治下,几乎要毁于军人、僭主和蛮族之手,后经几位来自有尚武好战精神的伊利里亚行省,出身低微的君王,才挽救帝国于将颓之际。在大约三十年以内,克劳狄、奥勒良(Aurelian)、普罗布斯(Probus)、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他的同僚,救平国内的叛乱,击败国外的敌人,整饬军队的纪律,重建强大的边防,赢得“罗马世界中兴之主”的光荣令名。

打倒一位柔弱的僭主,可以为后续的英雄开创出路。愤怒的民众将灾难归咎于伽利埃努斯。确实如此,这是他寡廉鲜耻的行事态度,以及漠不关心的施政作风所造成的结果。他根本没有荣誉观念,而这是公德沦丧后唯一可恃的力量。就他来说,只要能够保有意大利,无论是蛮族获得一场胜利、或罗马失去一个行省,乃至有个将领叛变,对他安宁过着享受的生活都毫无影响。最后驻防在上多瑙河地区的部队,拥立他们的主将奥勒留(Aureolus)为帝(268 A. D.)。他不屑于只统治雷提亚这片山地,于是越过阿尔卑斯山占领米兰,威胁罗马,直接挑战伽利埃努斯对意大利的主权,要在战场决一胜负。皇帝被这种侮辱的行动激怒,也觉察到逼近的危险,突然奋发潜伏在本性中的英勇,一扫平日慵懒的形象,迫着自己离开奢华的宫殿,全副戎装站立在军团前面,向着波河前进,去迎战他的对手。在这个名



字变成庞蒂洛罗(Pontirolo)<sup>①</sup>的地方,阿达(Adda)河上的桥梁就是那次战争的纪念物。整个行动的过程,证明了这个目标对双方都极为重要,雷提亚的叛军头目不仅被击败,而且身受重伤,退回米兰。接着马上开始围城作战,城墙从古代以来就遭到无数次攻击,仍然屹立不摇。奥勒留知道自己实力不可恃,很想得到外来的援助,唯一的希望是要使这次没有成功的叛变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量。

奥勒留最后的办法想要让围攻者失去忠诚报效之心,于是从他的营地向对方散发传单,要求部队放弃毫无价值的主子,说伽利埃努斯为了自己的享受而牺牲大众的幸福,最有功劳的臣民,只要引起猜忌就会丧失性命。奥勒留非常技巧将恐惧和不满在对手的主要将领之间散布,于是禁卫军统领希拉克里阿努斯(Heraclianus)、声名显赫的高阶将领马尔西安(Marcian),以及指挥达尔马提亚卫队的希克索斯(Cecrops),形成一个私下活动的阴谋组织,他们的想法是首先要终止对米兰的围攻,然后尽快执行大胆的计划。伽利埃努斯突然死亡,使他们解除每一刻延迟所带来的危险。这一天时间已经很晚(268年3月20日),皇帝还在大摆宴席听到警报传来,奥勒留率领部队,已经离开城镇列出阵式要背水一战。伽利埃努斯从来不是畏战之辈,马上从丝质的卧椅上起身,来不及穿好全副胄甲,也没有集合卫队,就跳上马背全速驰向受到攻击的地点,在状况不明的情势下被敌军包围,黑夜的混战之中受到长矛致命的一击。伽利埃努斯在弥留之际,爱国之情在心头油然而滋长,他最后的要求是指定继承人,将帝位传给在帕维亚(Pavia)\*<sup>②</sup>指挥分遣部队的克劳狄。皇帝的遗言被大家接受,并且很快传送出去。这批阴谋分子也很乐意遵守命令,他们原来的打算也是要把克劳狄推上宝座。皇帝死亡的噩息传出以后,部队表示怀疑和愤恨,等到每个士兵可以得到二十个金币的犒赏,疑虑自然消失,愤怒也告缓和。然后他们同意这次的推选,承认新任皇帝所建立的功勋<sup>③</sup>。

① 原来地名叫做奥勒奥利桥(Pons Aureoli),到贝加莫(Bergamo)十三哩,离米兰三十二哩。1703年,法国和奥国的卡萨诺(Cassano)会战就发生在附近。

\*② [译注]帕维亚原名提西努姆(Ticinum),位于米兰以南约二十哩,是进入波河的门户,为一军事重镇。

③ 各家对伽利埃努斯之死有不同的叙述,我加以综合比较以后,主要依据奥勒利乌斯·维克托的论点,因为他对情节的记述很详尽。

克劳狄的出身隐蔽得不为人知,以后经过一些奉承之徒<sup>①</sup>,杜撰传闻加以润饰,掩盖了低微的家世。我们只能发现他是多瑙河地区某个行省的土著,年轻时代就进入军队。他为人审慎而又英勇,深得德西乌斯的赏识和信任,元老院和人民都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官员,值得加以重用。然而瓦列里安初时并未注意,让他仍旧在下层担任军事护民官\*<sup>②</sup>。没有多久皇帝发觉了克劳狄的功绩,晋升他为伊利里亚边区的将领和行政首长,指挥驻防在色雷斯、梅西亚、达契亚、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所有的军队,接着指派他担任埃及的行政长官,后来又以代行执政官头衔出任阿非利加总督,有希望晋任执政官的高位。等他战胜哥特人,获得将雕像置放在元老院的殊荣,也使得伽利埃努斯对他起了猜忌之心。但是一般人认为士兵出身的人没有资格登上帝座,所以很容易露出轻视的态度。克劳狄知道以后表示不满,有一些流言经非正式管道传到皇室成员那里,在皇帝回答他所信任官员的一段话中,很生动的表现出他在那个时候的个性:

你上次呈送过来的消息,我看了以后极为关心。我们的朋友克劳狄老爹现在嫌弃我们,这会使人产生恶意的联想。如果你真的很忠诚,就尽力用各种方法去安抚这段过节,然而在和解的过程一定要严守秘密,绝对不能让达契亚的部队知道这件事,否则会激怒他们,进而引起很多狂暴的行动而不堪收拾。我会送他一些礼物,你要注意看他是否很高兴接受。总之,不要让他产生怀疑,说是我知道他那不谨慎的谈吐,害怕我会迁怒于他,可能逼得他走上绝路<sup>③</sup>。

那些礼物是一大笔钱、一个精美的衣柜,及非常值钱的黄金和白银做的盘子,还附上一封恭敬的信函,这样一来君主与他那不满的臣属便能够修

① 有人抱着怪异的说法,认为克劳狄是戈尔狄安二世的私生子,也有人拿达尔达尼亚(Dardania)的建省,推测他的家世源于特洛伊古代国王及达尔达努斯(Dardanus)。

\*② [译注] 军事护民官和护民官是完全不一样的职位,每个军团有六名员额,负责一般参谋的业务,也可以临时指挥一个或数个支队,海上作战指挥单舰战斗,通常由人民大会推举,也由赋予军事指挥权的将领指派,可取得进入元老院担任议员的候选资格。

③ 伽利埃努斯谈论盘子和衣物的时候,就像是了解个性且喜爱这些华丽琐物的行家。

好。伽利埃努斯运用非常具有技巧的手法,安抚伊利里亚的将领愤怒的情绪,驱除畏惧的心理。于是在伽利埃努斯统治期间,虽然克劳狄看不起这位主子,还是为他仗义执言,甚至摆出不惜为之一战的姿态。最后他从阴谋分子那里接下了伽利埃努斯血染的紫袍,那时他并不在营地,也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议。虽然他赞许这种行为,我们还是很公正的推测他很清白<sup>①</sup>,完全不知有这件事。克劳狄登上王座已有五十四岁。

围攻米兰的行动仍然持续,奥勒留立刻发现,他的策略已成功,却找来一个更坚决的对手。他很想与克劳狄谈判,好签订结盟和瓜分疆域的条约。这位英勇无畏的皇帝回答:“告诉这个叛徒,像这种建议应向伽利埃努斯提出,也许会有耐心听这一套,然后接受这个和他一样可鄙的同僚。”<sup>②</sup>这是毫无余地的拒绝,再继续坚持下去也发生不了作用,逼得奥勒留献出城市和他自己,任凭征服者自由处置。军事法庭宣布他的行为犯了死罪,克劳狄在故作姿态表示反对之后,同意死刑的判决。为了拥戴他们的新君主,元老院真诚的热情也没有稍减,批准了对克劳狄的推举。由于他的前任在高层有很多的仇敌,所以他们假公正之名,对伽利埃努斯的朋友和家人进行严厉的报复。有个忘恩负义的官员运用惩罚过当,被元老院解除职务,皇帝出面求情提出一个赔偿的法案,因而获得很好的名声<sup>③</sup>。

## 二、克劳狄重振军威战胜哥特人(269 A. D. - 270 A. D.)

像这样故作仁慈之举,很难发现克劳狄真正的个性,不过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是凭良心做事。伽利埃努斯在位期间,很多行省发生叛变,凡是涉案人员触犯叛国罪,财产都要充公,伽利埃努斯为了表示他对下属很慷慨,就把这些没收的财产分赐手下的官员。克劳狄继位那天,有个老妇人投身在他的脚前,控诉先帝的一个将领任意收受她世袭的产业,这位将领就是

① 尤里安很肯定的表示,克劳狄的继位非常光明磊落,是件很神圣的事,但是我们对一位亲戚的偏袒之辞,还是保持怀疑的态度。

② 对于奥勒留最后被击败遭到处死,有关当时的情节,各家的记述也有出入。

③ 奥勒利乌斯·维克托在《伽利埃努斯传》里提到,人民在神明前大声祈祷,咒骂伽利埃努斯做尽坏事。元老院下敕令将伽利埃努斯的亲人和家臣,头朝下从杰莫尼亚(Gemonian)石阶上丢下去。有位可恶的税务官在审讯时,竟将被告的眼珠挖出来。

克劳狄本人,不能摆脱那个时代的不良风气。皇帝受到谴责感到面红耳赤,但是他请她相信一定会就此事秉公处理。后来,他承认自己的过失,马上将产业全部发还。

克劳狄为恢复帝国古老的光荣,着手进行艰巨的工作,首先是重整军中秩序,呼吁部队建立服从的习性。他凭着资深指挥官的威望,经常告诫部队,军纪废弛会导致战乱频仍,最后军队本身也蒙受其害。人民不堪过度压榨,生计绝望产生怠惰之心,无法供应一支庞大和奢华的军队,甚至连最基本的衣食都无法保证。历代君王在位时深感朝不保夕,为护卫个人安全不惜牺牲臣民的身家性命,随着军事极权日增,使得个人的生存更无保障。皇帝详述缺乏法纪约束的任性行为会带来不幸的后果,军人只会让自己白白牺牲,经常发生煽动性的拥立事件,随后就会引起内战,军团的精英分子不是消耗在战场,就是死于胜利后的残酷清算。他生动描绘国家财源枯竭,行省残破,罗马人的令名受到侮辱,以及贪婪的蛮族会获得可厌的胜利。他公开宣称,为了对抗蛮族打算先加强军备,泰特里库斯目前可以统治西方,甚至就是芝诺比娅也可以保有东方的疆域<sup>①</sup>。这些篡夺者是他个人的对手,在他能够拯救整个帝国之前,不会让私人的仇恨影响到最重要的目标。要是不及时采取防备措施,迫近的危险就会压碎军队和人民。

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那些不同的部族,为了参战都投效到哥特人的旗帜之下,现在已经集结的兵力(269 A. D.),比起以往从黑海出发的部队的实力都更为庞大。德涅斯特河是流向黑海的一条巨川,他们在河岸建立一支有两千艘船的船队,甚至有人说是六千艘<sup>②</sup>,无论这数字有多么不可思议,数量还是不够载运原来计划的兵力,那就是三十二万蛮族部队。不论哥特人的真正实力有多大,就这次远征的气势和成效来看,所做的准备工作不够完善。他们的船队通过波斯普鲁斯这个小国,技术生疏的舵手无法克服狂暴的海流,窄隘的海峡壅塞太多的船只,发生很多互撞事件,也有很多撞毁在岸上。蛮族对欧洲和亚洲的海岸发起几次袭击,但是这个敞开的国度过去遭受掠夺,所以城市防备森严。他们的突击无功而返,而且还遭到相当

<sup>①</sup> 佐纳拉斯在这种状况下提到波斯蒂尤默斯,根据元老院的记录,泰特里库斯已经成为西部各行省的皇帝。

<sup>②</sup> 《罗马皇帝传》里提到的数量是两千艘,佐纳拉斯说是六千艘。孟德斯鸠有丰富的想象力,认为后面那个数目才正确。

的损失,船队弥漫着沮丧的气氛,要做分伙的打算。有些部族的族长脱离之后,航向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主力还是坚持原来更稳妥的路线,最后靠近圣山(Athos)的山脚下抛锚,突击帖撒洛尼卡(Thessalonica)这座城市,是马其顿行省最富有的首府\*<sup>①</sup>。他们的攻击因为克劳狄迅速接近而受到干扰,同时也可看出他们作战只凭凶狠勇气,毫无技巧可言。为了要尽快赶到行动的现场,值得这位献身军旅的君王,亲自率领帝国所有的部队前来决一死战。哥特人无心恋战,立刻拆除营地,放弃围攻帖撒洛尼卡,把船队留在圣山的山脚下,横过马其顿的山地,压向意大利最后的防线,要在那里与克劳狄对阵。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事件中,克劳狄写给元老院和人民的一封信,现在还保存下来。皇帝提道:

各位议员:已经知道有三十二万哥特人侵入罗马的领土,要是我击败他们,各位的感激就是我服务的酬劳;万一我失败了,请大家记住我是伽利埃努斯的继承者。整个共和国已经困顿不堪而又民穷财尽,我们必须为瓦列里安而战。还要与英格努乌斯、里基里阿努斯、洛利阿努斯、波斯蒂尤默斯和塞尔苏斯,以及其他几千个人作战,他们都是鄙视伽利埃努斯因而激起叛变。我们需要标枪、长矛和盾牌,帝国的实力在西班牙和高卢,现在被泰特里库斯所篡夺;我们很惭愧,知道东方的弓箭手都在芝诺比娅的旗帜下服务。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尽力去做,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伟大的罗马人。

这封信显示出很可悲的坚强意志力,像一位英雄那样大声疾呼,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命运,同时也知道自己所面对的危险,从他自己的内心深处,仍旧怀抱着永不绝灭的希望。

事件的结局远超过他的心愿以至于世界的期望,获得光辉的胜利,从大群的蛮族手中拯救整个帝国,后代子孙尊称他是“哥特人的克星”,以此扬名千古。历史学家对这次非正规战争的记录很不完整,使我们无法描述出当

---

\*<sup>①</sup> [译注] 帖撒洛尼卡位于德密湾(Thermaic)的顶端,是罗马帝国在希腊和马其顿的军事重镇,圣山在其右侧的查尔西第希(Chalcidice)半岛,成叉状伸入爱琴海,是希腊的神山。

时作战的序列和环境,如果能迁就大家提及的状况,可以把这件值得纪念的戏剧性事件,分为三个步骤来加以说明:其一,在达尔达尼亚的纳伊苏斯城(Naissus)\*<sup>①</sup>附近打了一场决定性的会战。军团在开始时遭受优势敌军的压力,人员有很大的伤亡,几乎就要败北,要不是皇帝准备好及时到达的援军,将无可避免被完全歼灭的命运。一支兵力强大的特遣部队,很秘密通过困难的山地突然出现,占领了有利的地形。在他的一声令下,即刻从后方攻击即将获胜的哥特人,整个局势在克劳狄积极作为下完全改观。他恢复部队的士气,重新组成战斗队形,从各方面向着蛮族施加压力,据称在纳伊苏斯会战中有五万人被杀。有几个人数较多的蛮族团体,用车辆当成活动堡垒,借着这种掩护才能逃脱杀戮战场。其二,我们可以设想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像是战胜者过度劳累,以及命令无法贯彻,以至于克劳狄无法在一击之下,完全摧毁哥特人的主力。战事扩散到梅西亚、色雷斯和马其顿各行省,作战行动拖延成为各种行军、突击和大规模的混战。不论是海上和陆地全部一样,当罗马人遭到损失,通常都是由于自己的怯懦或者是轻敌。皇帝的智慧高人一等,对国内的状况了如指掌,非常明智的选择最适当的手段,保证军队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获得成功。数量庞大的战利品是多次胜仗的收获,包括很多的牛群和奴隶。从年轻的哥特人中间选出一部分来补充军队的需要,其余人员全部贩卖为奴。女性俘虏的数量极其庞大,以至于每位士兵可以分配两到三名妇女。我们可以从这种情况下获得结论,这些入侵者的海上远征都带着家人,是怀着不仅抢劫也想定居下来的打算。其三,他们的船队不是被夺就是沉没,损失极为惨重,以至于哥特人无法实施撤退。罗马人的哨所很技巧的配置成很大的包围圈,用坚强的部队在后面支撑,然后向中央逐渐缩小正面,把蛮族迫进海姆斯山区最难通行的部分。虽然可以在那里找到安全的庇护所,但是物质极度缺乏,由于这段时期是严寒的冬季,他们被皇帝的军队包围得水泄不通,人数因饥饿、瘟疫、逃亡和作战死亡而逐渐减少。等到春季来临(270 A. D.),这批从德涅斯特河口登船的敌人,除了小股死拼

\*<sup>①</sup> [译注] 达尔达尼亚在梅西亚的西南部,君士坦丁大帝将它纳入伊利里亚行省,这个地区现在全部在塞尔维亚境内。纳伊苏斯位于达尔达尼亚,是上梅西亚的重镇,旁依马古斯河(Margus),因君士坦丁的出生地而知名,现在是塞尔维亚的尼斯(Nis)。

到底以外,已经完全溃不成军。

瘟疫横扫过人数众多的蛮族,最后证明对征服者一样有致命的危险。克劳狄在位只有短短的两年,战绩辉煌令人难忘,在举国的哀恸和颂赞声中病逝在西米乌姆(Sirmium)\*<sup>①</sup>。他在临终前召集国家和军队的重要官员,当着大家的面前推举奥勒良接任帝位,认为这位将领是完成他遗志的最佳人选<sup>②</sup>。克劳狄具有很多方面的美德,不论是他的勇气、和蔼、公正、节制以及珍惜名声、热爱国家,使他名列确能为罗马紫袍增添无限光彩的少数皇帝。君士坦丁是克劳狄兄长克里斯帕斯(Crispus)的孙儿,当君士坦丁在位时期,先帝的德行和功勋受到宫廷御用文人的极力吹捧。这些颂扬之声,传述将克劳狄从尘世间夺走的神明,为酬报他的功绩与忠诚,要让他的家族在帝国中建立永恒的基业。

虽然有这样的神谕,弗拉维家族出人头地还要推迟二十年(他们很高兴的采用这个名字)。克劳狄立奥勒良为帝,造成他的兄弟昆体里乌斯(Quintilius)立即没落。先帝基于爱国心曾经责备过他缺乏足够的稳健与勇气,并曾将他降为平民的地位。等到克劳狄过世,昆体里乌斯倒是一点都没有耽搁,也不经深思熟虑,就在他统领大军的阿魁利亚称帝。虽然他在位不过十七天,却有时间得到元老院的批准,还经历了一场兵变。他很快得到消息,英勇出名的奥勒良在多瑙河大军的拥戴下,已经登上皇帝的宝座。他不论在名声和功绩方面均无法与对手相比,只有俯首称臣,甘拜下风(270年4月)<sup>③</sup>。

### 三、奥勒良的治军作为与签订和约(270 A. D.)

这本著作并不打算很详尽的叙述每位皇帝在登基以前的作为,对于私人生活的各种机运和传闻更是着墨甚少。我们只能提到奥勒良的父亲是西

\* ① [译注] 西米乌姆位于下潘诺尼亚,后来成为伊利里亚的首府,城市在萨沃河左岸,现在是塞尔维亚的米特洛维卡(Mitrovica)。

② 按照佐纳拉斯的记载,克劳狄在过世以前,就要拔擢奥勒良登上帝位,共同治理国家,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证据,受到其他学者的驳斥。

③ 波利奥赞誉他的美德,说他像佩尔蒂纳克斯一样被无法无天的军人害死。按照德克西普斯(Dexippus)的记载,他是因病死亡。

米乌姆地区的农夫,承租一个很小的农庄,是位富有元老院议员奥理留斯的财产。他那位喜爱戎马生涯的儿子应募入营当一名普通士兵,然后开始不断晋升,当过百夫长、军事护民官、军团的副将、营区的统领、部队的将领、在边区就称为“公爵”,最后到哥特战争开始,担任重要职务,成为指挥骑兵的主将。他不论出任哪一项职务,在过人的英勇<sup>①</sup>、严格的纪律和成功的指挥这三方面无可匹敌。瓦列里安皇帝将他擢升为执政官,在那个时候就用华丽的辞句,赞许他是“伊利里亚的救星”、“光复高卢的名将”,以及“媲美西庇阿的将领”。在瓦列里安的推荐之下,元老院一个议员名叫乌尔皮乌斯·克里尼图斯(Ulpian Crinitius),有很高的地位和功勋,身世可以追溯到图拉真,收养并将女儿嫁给这个潘诺尼亚的农夫,更用他可观的财产,去调剂奥勒良奉行不悖的贫朴生活<sup>②</sup>。

奥勒良在位大约有四年九个月,在很短的期间内建立很多名垂后世的丰功伟业:他结束哥特战争;惩治入侵意大利的日耳曼人;从泰特里库斯手中光复高卢、西班牙及不列颠;摧毁芝诺比娅在东方建立的王国,使这个骄傲的王朝化为一片焦土。

奥勒良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连微小的细节都不放过,所以他率领的军队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对军队的规定很简短,可以包含在写给下级军官的一封信中,善尽责任督促部属,要他们像要渴求活下去那样,争取出任军事护民官的职务。他严厉禁止赌博、饮酒和求神问卜。奥勒良期望他的部下必须谦逊、节俭和勤劳,个人的胄甲要经常保持光亮,武器要锐利,衣物和马匹准备好随时可用。他们必须住在宿舍里面,保持营地的朴素、整洁和肃穆,不可以损毁农田的收成,不可以偷窃,哪怕是一条羊、一只鸡或一串葡萄,不可以强征民间的物品,无论是盐、油或木柴。这位皇帝继续说道:“公家配发的物品足够我们使用,军人的财富要得自敌人的战利品,而不是得自省民的眼泪。”有一个很独特的案例,可以看出奥勒良的要求不仅严厉,甚至已经是过分的残忍。有个士兵勾引屋主的妻子,这个违犯军纪

<sup>①</sup> 狄奥克里乌斯(Theoclius)很肯定的说,有一天奥勒良亲手杀死四十八个萨尔马提亚人,在后续的作战中还杀死九百五十人。这种英雄人物受到士兵的赞扬,还编出歌谣来唱,其中有重复的叠句是:“杀死敌人一千,一千,又一千。”

<sup>②</sup> 埃科里乌斯(Acholius)提到在拜占廷举行收养仪式,皇帝和很多高级官员前来参加。



的可怜士兵,被绑在用力硬拉在一起的两棵树上,等把绑住的绳子砍断,这两棵树突然弹开,就将他活活撕成两半。还有一些案例非常恐怖,能够发生很大的效果,奥勒良的惩罚虽然可怕,同样的罪行很少再度违犯。他的作为都能用他订的法条来加以支持。容易受到煽动的军团,有他们所畏惧的首长,下属都学到如何服从,指挥起来自然就会得心应手。

克劳狄的逝世使哥特人振作起奋斗的精神。防守海姆斯山区隘道和多瑙河地区的部队,为了顾虑发生内战已经撤收下来。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部族,原先留下未随着行动的人员,现在又有很好的机会。他们放弃在乌克兰的居留地,越过达契亚和梅西亚的河流,使得惨受克劳狄打击的族人,在生力军加入以后,势力又开始壮大起来,联合以后成为数量很大的团体。这批新的联军终于与奥勒良的部队遭遇,只有夜晚才能终止血腥和难分胜负的冲突。双方忍受二十年战争所带来的痛苦,经历这样多的灾难以后,大家都感到精疲力竭。哥特人和罗马人都同意签订长久而有利的和约,蛮族很热诚的促进解决办法,军团很高兴批准双边协定。奥勒良基于审慎免得落人口实,把这个重要问题提交军团来投票决定。哥特人各部族保证供应罗马军队两千人的协防军,全部都是骑兵,规定服役和归还的条文,远至多瑙河开设一个定期的市集,皇帝指定专人来照应,蛮族共同负担费用,双方要用宗教的忠诚来遵守条约。如果有五百人的团体由营地散出劫掠,蛮族的国王或将领要负责逮捕犯罪的为首分子,用长矛将他活活搠死,作为侵犯神圣诺言的牺牲品。奥勒良很可能采取预防措施,要哥特人的族长交出自己的儿女作为人质,对和平相处不无贡献。他对年轻人加以军事训练,尽可能不让他们远离自己的统御;少女则让她们接受罗马的教育,并将其中一些人许配给主要的军官,逐渐使得两个民族产生密切的关系<sup>①</sup>。

和平最重要的条件并没有形诸文字,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那就是奥勒良从达契亚撤走罗马军队,默默将这个面积广大的行省放弃给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他的判断非常有远见,只要能获得实际的利益,根本不顾虑面子

<sup>①</sup> 根据德克西普斯叙述的状况,当时要结交的对象全部都是汪达尔人,提到奥勒良将一名哥特女子嫁给他的部将波诺苏斯(Bonosus)。这位将领经常与哥特人在一起饮酒,可以打探很多机密的消息。

的问题。这样做可以缩小帝国的边界,达契亚的臣民在这样遥远的位置,既无法定居耕作也很难守备防卫,迁走以后可以增强多瑙河南岸的实力和人口。梅西亚这块肥沃的地区,因为蛮族不断的入侵几乎要成为一片荒漠,只要移民能够勤奋工作就会恢复旧观,成为崭新的达契亚行省,他们对图拉真的征服仍然会铭记在心。原来那块土地上还是留下相当多的居民,他们安土重迁,宁愿接受哥特人统治<sup>①</sup>。这些自甘堕落的罗马人对帝国还是能发挥作用,他们已经不在罗马管辖之下,可以指引这些征服者成为一个农业民族,教导蛮族各种生产技术,让他们知道如何过舒适的文明生活。多瑙河两岸之间逐渐建立商业和语言的交流,等到达契亚变成独立国家后,仍旧证明它是帝国对抗北方蛮族入侵最坚强的防线。等到愈来愈多的蛮族定居下来,基于双方的利害关系对罗马更为忠诚,永久的利益发展成为生死不渝的友谊。这个古老的行省到处是各式各样的殖民地,在不知不觉中融合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仍旧承认哥特部族那种非凡的名声和权威,并且以身为斯堪的纳维亚的后裔子孙为荣。就在那个时候,有个名叫格塔依(Getae)的人,比起那个名字相似而又可怜的皇帝要幸运得多<sup>\*②</sup>。他灌输容易上当的哥特人一些空洞的信条,说是在遥远的年代,他们的祖先就已经居住在达契亚行省,接受扎莫克西斯(Zamolxis)的教诲,阻止塞索斯特利斯(Sesostris)和大流士胜利的大军向西前进<sup>③</sup>。

#### 四、奥勒良歼灭罗马帝国的心腹大患(270 A. D.)

就在奥勒良用英勇的行动和审慎的作为,重新恢复伊利里亚边疆的安定,阿勒曼尼人却又大动刀兵<sup>④</sup>。虽然经过伽利埃努斯的收买和克劳狄的惩

① 瓦拉几亚(Wallachia,位于罗马尼亚南部)人仍保存很多拉丁语的字汇,长久以来以身为罗马人后裔而自豪。他们的四周都是蛮族,但是并没有通婚混杂在一起。

\*② [译注]格塔依与塞维鲁皇帝儿子格塔的名字相似,格塔与其兄卡拉卡拉同时继位,但惨遭卡拉卡拉杀害。

③ 汪达尔人在马里西亚(Marisia)河和克里西亚(Grissia)河之间地区,保持很短暂一段时间的独立。

④ 无论历史学家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他们,像是阿勒曼尼人、朱桑盖人(Juthungi)或是马科曼人,其实就是同一个民族。很多不同记载的战争可能是同一次战争,所以要很仔细的加以辨认才分得清楚。

治,但是在冲动的年轻人怂恿下,有四万名骑兵<sup>①</sup>出现战场,步兵的人数还要多一倍<sup>②</sup>。蛮族为了满足贪婪的抢劫,开始是以雷提亚边疆的几个城市为目标,获得成功以后胃口加大,阿勒曼尼人迅速入寇,从多瑙河到波河这一带都受到蹂躏。

皇帝立刻就获得蛮族入侵的消息(270年9月),知道他们在劫掠以后就会撤离,于是很快集结一支常备军,沿着黑希尼亚森林的边缘\*<sup>③</sup>,很安静而迅速的进军。阿勒曼尼人满载着从意大利抢来的战利品,退回多瑙河的南岸,根本没有怀疑对岸会有什么状况。罗马军队占据有利的位置,隐藏在那里准备要截断他们的退路。奥勒良并没有惊动蛮族,让他们以为很安全。在没有受到干扰的状况下,蛮族有一半的兵力渡过河来,他运用这样大好的机会发起攻击,很轻易的获得胜利,过人的指挥才能适时发挥,让罗马军队占尽优势。他把军团排成半圆形阵式,左右两角越过多瑙河,横扫当面敌人后突然向中央压迫,把日耳曼人连后卫一起包围。失去斗志的蛮族不管从哪个方向望过去,都只有一片荒芜的田野、水深而湍急的河流,以及胜利在望而且绝不手软的敌人,真是感到万念俱休。

阿勒曼尼人陷入这种悲苦的处境,唯一的打算是恳求和平。奥勒良在营地的前端接见使者,摆出刁斗森严的壮盛军容,显现罗马军队有强大的战力和高昂的斗志,军团全副武装、井然有序的排成阵式,保持使人畏惧的肃杀气氛。各级主要的指挥官,在位阶标志和仪仗的簇拥下,骑着战马排在皇帝御座两边。后面陈列着皇帝和先帝的神圣画像<sup>④</sup>、金色的鹰帜,以及军团的各种名衔,所有的文字都用黄金刻成,耸立的矛尖闪耀出一片银色光芒。等到奥勒良肃然端坐御座,他那雄伟的姿态和庄严的神情,使得蛮族无比敬畏,是掌握着他们生死大权的君王。使者不觉哑口无言,俯伏在地。他们奉

① 大家认为康托克拉卢斯(Cantoclarus)向来忠于原作,所述有三十万人马不会有错。事实上他的译文既不合语法,读起来更生涩不堪。

② 我们特别注意到德克西普斯有一种很不好的习惯,把阿勒曼尼人的轻步兵当成希腊人的方阵来形容。

\* ③ [译注]当时日耳曼有两个大森林,西部和北部是贝西尼斯(Bacenis)森林,南部和东部是黑希尼亚森林,从日耳曼南部一直延伸到波兰,今日德国的黑森林即其遗迹。要在黑希尼亚森林的边缘前进,就是说已越过多瑙河位于北岸。

④ 克劳狄的画像一定会陈列在其中,至于还有那些帝王的像就不知道。要是将凯撒和奥古斯都算进去,那么世界的主人就可排成很长一列。

命起身并获准发言,在译员的协助下,他们为背信的不义行为提出很多借口,夸大自己的功绩和战力,说是受到命运的拨弄才会离开自己的家园,知道和平是对大家都有益的事情,同时还带有不识时务的自信,要求付给大量的补助金,当做他们与罗马联盟的代价。皇帝的答复极为严厉而且毫不通融,对他们要与罗马联盟表示轻视,更愤慨他们竟敢提出条件。他指责蛮族既对战争艺术无知,也不知遵守和平的规定,在最后要他们退下去以前,他开出自己的条件要他们抉择,只有投降才能得到无条件的宽恕,否则就会在他的震怒下自取灭亡<sup>①</sup>。奥勒良已经将遥远的行省放弃给哥特人,要相信或者饶恕这些反复无常的蛮族,实在太过危险,他们在旁虎视眈眈,意大利随时会大祸临头。

就在这次会面以后,发生一些出乎意料的紧急状况,需要皇帝亲临潘诺尼亚。他交代部将要很谨慎的完成歼灭阿勒曼尼人的工作,不论是用武力还是用饥饿的手段。绝望中的奋斗常会胜过坐待成功的到临,蛮族知道不可能渡过当面的多瑙河,再冲过罗马人防备森严的营寨,于是决定击破围在后面的哨所,那里不仅兵力较少而且警戒也不够严密。经过大家奋不顾身的努力,使用不同的道路,全军转过来又指向多山的意大利。奥勒良原来认为战争即将结束,敌军全数被歼,接到阿勒曼尼人逃脱的消息感到极为痛心。米兰地区即将受到蛮族的蹂躏,军团已经受命在后追赶;部队过于钝重无法发挥作用,敌人迅速飞奔逃走,步兵可以保持骑兵那样的敏捷。几天以后皇帝亲自赶来援救意大利,率领他所选用的协防军(其中有人质和汪达尔人骑兵),以及所有参与过多瑙河战役的禁卫军。

阿勒曼尼人的轻装部队,散布在阿尔卑斯山到亚平宁山之间广大的区域。奥勒良和他的部下要不断保持警觉,去找寻、进攻、追击这些数量庞大的小股蛮族武力。虽然这是个杂乱无序的战争,但是有三次会战不能略而不提,双方的主力投入从事惨烈的战斗,成功确是来之不易。第一次是在普拉森舍(Placentia)附近的战斗,罗马人受到严重的打击。当时那位作者极为偏袒奥勒良,根据他的说法,危险的程度好像帝国会就此瓦解。狡猾的蛮族在森林里列阵,趁着薄暮昏暗之际对军团发起攻击。在长途行军之后,部队疲倦而又混乱,几乎无法抵挡他们狂野的冲锋。但是,经过一番可怕的杀戮

<sup>①</sup> 德克西普斯呈现出微妙又滔滔不绝的演说,不愧为希腊的诡辩家。

以后,熬过难关的皇帝很坚决的重新整顿军队,甚至还能保持荣誉不致一败涂地。第二场会战发生在翁布里亚的法诺(Fano)附近,五百年以前汉尼拔的兄弟就是在这里失去性命<sup>①</sup>。日耳曼人到目前为止,一切还都很顺利,于是沿着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大道和弗拉米尼亚(Flaminian)大道进军,打算要掠夺没有防卫能力的都城。奥勒良始终注意罗马的安全,追蹶在后面跟踪而至,等到决定的时刻就在此地发起攻击,阿勒曼尼人受到惨败再也无法恢复。逃走的残余人员在靠近帕维亚的第三次会战中全数被歼,意大利从阿勒曼尼人的入侵中得到解救。

## 五、奥勒良收复帝国西疆(271 A.D.)

迷信源于恐惧,害怕的人类对每一种新降临的灾难,都认为是看不见的仇敌用愤怒来发泄不满。当蛮族很快逼近罗马城墙的时候,群众感到无比的惊愕和惧怕,发现共和国最大的希望,全部依赖奥勒良的作战勇气和指挥能力。元老院下了一道敕令,要请示西比莱(Sibylline)的神谕\*<sup>②</sup>给予帮助。甚至就是皇帝本人,不论动机是出于宗教或者政策,都推崇这是非常有用的措施,叱责元老院过于缓慢,只要能满足神明的需要,就是供奉再多的钱财,呈献再多的动物当牺牲,释放再多异族的俘虏,也都在所不惜。纵使很慷慨的献上各种祭品,还是不需要用活人当牺牲,流出鲜血来洗涤罗马人的罪行。西比莱神谕所喜爱的祭礼不会残害无辜,只有祭司穿着白袍的游行队伍,伴随少男和少女的歌颂。再就是城市和邻近地区的斋戒仪式(271年1月11日),奉献的牺牲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使蛮族无法通过已经举行仪式的神圣地面。不论他们的想法多么幼稚,迷信的行为有助于战争的胜利。在法诺那场决定性的会战中,要是阿勒曼尼人幻想他们看见一支幽灵大军,在奥勒良那边助战,他也乐于承认这支虚幻的援兵,确实发挥最大的作用<sup>③</sup>。

不论这种精神上的城堡能使人产生多大的信心,根据过去的经验和未

<sup>①</sup> 法诺附近有条名叫梅陶鲁斯(Metaurus)的小河,因为历史学家李维和诗人贺拉斯生长在此而名垂不朽。

\*<sup>②</sup> [译注]《西比莱神谕集》是罗马人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参考希腊预言家西比拉(Sibylla)的预言编纂成书,供紧急状况时由祭司团从其中获得指示,以渡过灾难。

<sup>③</sup> 沃皮斯库斯(Vopiscus)依据元老院的记录,对这次祭典有很详尽的描述。

来的畏惧,罗马人要建构范围更广、材质更坚的城防工事。罗慕路斯的继承者环绕着罗马七山,所建的古老城墙有十三哩长<sup>①</sup>,就当时一个新兴国家的力量和人口而言,实在是大得不成比例。因经常受到拉丁姆人袭击,为对抗共和国这个死缠不放的敌人,需要将相当面积的牧场和耕地包括在城墙里面。等到罗马不断成长茁壮,城市的范围和居民逐渐增加,充塞所有的空间,穿过无用的城墙,盖满战神的原野,随着公路的开辟,从四面八方美丽的郊区发展。奥勒良新建的城墙到普罗布斯在位才告竣工,一般人都加以夸大说将近五十哩,实际上准确的数字是二十一哩。这是一件浩大而可悲的工程,当首都需要防卫之时,代表着国家已经衰弱。罗马人在国势昌盛的朝代,信赖军团的武力,安全的保障位于边疆的营地,根本没有任何疑虑之处,不像现在需要防守帝国的宝座,来对抗蛮族的入侵。

克劳狄战胜哥特人,奥勒良歼灭阿勒曼尼人,经过重建的罗马军队对抗北方的蛮族能够维持古代的优势。这位英勇善战的皇帝第二件任务,是要惩治国内的僭主,将帝国已经分裂的部分统一起来。虽然奥勒良是受到元老院和人民承认的皇帝,统治的区域还是受到限制,只能及于意大利、阿非利加、伊利里亚和色雷斯及所属的边疆地区。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以及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仍旧分别为两位叛贼所有。过去这类人物可以开出很长的名单,现在只有他们逃脱应有的惩罚,何况这两个宝座竟为妇女所篡夺,使罗马蒙受更大的羞辱。

相互争夺的君王在高卢行省不断起落,波斯蒂尤默斯严肃的个性只是加速自己的殒灭。他镇压在门兹(Mentz)称帝的竞争对手以后,拒绝让军队抢劫这反叛的城市,经过七年统治,成为这群贪婪军人手下的受害者<sup>②</sup>。维克托里努斯是他的朋友和同僚,则因细故被杀。这位君主有杰出的成就<sup>③</sup>,却为情欲而玷污自己的名声。他以暴力行为发泄情欲,毫不在意社会的法

<sup>①</sup> 从普林尼的著作中,让我们很清楚一些状况。很久以来西连山橡树丛生,维米纳尔山长满柳树。到了第4世纪,阿芬丁山还是空旷隐蔽的处所,而且一直到奥古斯都时代,埃斯奎林山还是讨厌的乱葬岗。基里那尔山在古代就以到处坑洼而闻名,证明这里还没有建筑物。罗马七山中,只有卡皮托山和帕拉丁山是罗马人民居住的地区,邻近有很多庄园。

<sup>②</sup> 争夺王位的对手是洛利阿努斯,或称伊利阿努斯(Aelianus),都是同一个人。

<sup>③</sup> 尤利乌斯·阿特里阿努斯(Julius Aterianus)对他的描述很公正无私。

律,甚至连爱情的法则都不尊重<sup>①</sup>。他在科隆被嫉妒的丈夫阴谋杀害,如果他们饶过他无辜的儿子,这种报复就会显得更有正当性。很多英勇的君王遭到谋害以后,发生了一种很不平常的现象,那就是一位女性长久以来控制着高卢强悍的军团,这些史实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维多利亚是维克托里努斯的母亲,她运用政治手腕和金钱财富,陆续将马里乌斯和泰特里库斯扶上帝座,利用这些徒有虚名而无实权的皇帝,对整个国家进行严密的统治。所有的钱币不论铜币、银币或金币,上面都刻着她的名字,其头衔为奥古斯塔(Augusta)\*<sup>②</sup>和“军队之母”(Mother of the Camps)。她的权力随着生命结束而中止<sup>③</sup>,极可能是忘恩负义的泰特里库斯下的毒手。

泰特里库斯原来是阿基坦的总督,这个行省一直平静无事,担任的职位适合他的个性和所受的教育,后来受到野心勃勃女赞助人的唆使,才穿上紫袍继位称帝,统治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有四五年之久。就不守法纪的军队而言,他既是君主也是奴隶。他对军方心存畏惧,军人则对他表示轻视。英勇而幸运的奥勒良终于公开宣布,要达成统一帝国的目标,这时候泰特里库斯才敢透露处于何种悲惨的地位,恳求皇帝赶快来拯救这位不幸的对手。他很怕私下联系的情形被军方发觉,到时性命一定不保。他已经无法统治西部这片疆域,只有对自己的军队采取反叛的行动,好让帝国完成统一。他表面上装出要打内战的样子,领导部队进入战场对抗奥勒良,故意把营地开设在最不利的位置,将自己的计划和企图全部通知敌人,然后就在开始行动之前,带着少数亲信人员逃走(271年夏季)。这些反叛的军团被自己的长官出卖,虽然引起混乱使士气受到影响,但是仍旧不顾牺牲,做困兽之斗,直到最后一个人被砍倒为止。这场令人难忘的血战发生在香槟的沙隆(Chalons)附近,法兰克人和巴塔维亚人所组成的非正规协防军,在奥勒良的压迫与劝说后撤退,折回莱茵河。如此帝国恢复平静,皇帝的声名和权威从安东尼边墙一直传播到赫尔克里士之柱。

早在克劳狄当政之时,奥顿在无外力援助下,竟敢单独反抗高卢的军团,围攻七个月以后,这个历尽磨难、早已苦于饥馑的城市被攻破,受到劫

① 他强夺一位军事承包商阿提提阿努斯(Attitianus)的妻子,而遭到杀身之祸。

\*② [译注]塔西佗的《编年史》第一章,里维娅(Livia)是奥古斯都皇帝之妻,也是提比略皇帝之母,在奥古斯都死后被尊称为奥古斯塔,以后成为皇后的头衔。

③ 波利奥把维多利亚摆在三十位僭主之列。

掠。在另一方面,里昂坚决抗拒奥勒良的大军,我们只知道里昂受到严厉的惩罚,然而没有人提到奥顿得到任何奖励。我们说句老实话,这就是内战的政策,睚眦之仇必报,再造之恩难记,因为报复有利可图,施恩所费不费。

## 六、芝诺比娅统治东方帝国始末(250 A. D. - 273 A. D.)

奥勒良掌握泰特里库斯的人马和行省以后,立即挥师东向(272 A. D.),要征讨帕尔米拉的女王,闻名天下的芝诺比娅。近代欧洲有几位著名的妇女,身负帝国的荣誉和重任,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也不乏此类女杰。但是如果不算成就无法证实的塞梅拉米斯,芝诺比娅可能算是自古以来的第一位,非凡的天才迈越了亚洲的自然条件和风俗习惯,所强加于女性的唯命是从和柔弱无能<sup>①</sup>。她自称是埃及马其顿王朝的后裔,绮年貌美和天生丽质不输于祖先克莉奥帕特拉(Cleopatra),保持贞节<sup>②</sup>和勇敢进取又远在那位女王之上,不仅美丽而且英气逼人,肤色黝黑(这与本书无关宏旨,但提到女性却非常重要),牙齿洁白有若编贝,一双大眼睛显出与众不同的神韵,气质是那样的甜美迷人,说话的声音清晰明亮悦耳动听。她的理解力较之男性毫不逊色,好学而富有文采,不仅知晓拉丁文,对希腊文、叙利亚语和埃及语更为精通。为了便于自己参考,曾经将东方历史编纂成史纲要览,并且在哲学大师朗吉努斯的指导下,深入了解荷马和柏拉图的著作精要之处。

这位才华出众的女子嫁给平民出身,后来荣登东方统治者宝座的奥登纳图斯,她很快就成为这位英雄人物的诤友和伴侣。在战争的空闲时间,奥登纳图斯喜爱行猎,经常在大漠之中对雄狮、花豹和熊罴等猛兽穷追不舍。芝诺比娅对这种危险的活动一样甘之如饴,早已经训练成不畏辛劳的体格,从来不用带篷的车轿,通常是着戎装骑在马背上,有时也会带着部队步行前进。奥登纳图斯开疆辟土大部分要归功于她的细心策划和坚忍不拔,他们曾经两次把波斯伟大的国王,赶出泰西封的门户之外,获得光辉胜利,共同奠定名声和权势的基础。他们指挥的军队和拯救的行省,

<sup>①</sup> 奥登纳图斯和芝诺比娅的言行举止和为人处事,全部是《罗马皇帝传》里记载的数据,其他地方找不到旁证。

<sup>②</sup> 她除了要生育子女外,不让丈夫跟她亲近,而且每次行房都想达成怀孕的目标。



除了效忠战无不胜的领袖以外,不再承认任何君王的主权。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尊敬这位异族人士,就是他为被俘的皇帝报了大仇。连瓦列里安素来不知感恩的儿子,也承认奥登纳图斯是合法的盟友,双方的地位完全平等。

对在亚细亚烧杀掳掠的哥特人进行一次远征之后,帕尔米拉的君王回到叙利亚的埃米萨,未料这个战场上的常胜将军,竟会被国内的叛变置于死地。他所喜爱的行猎正是致死的原因,也只有在这种状况下才使对方有机可乘。他的侄子麦尼奥(Maeonius)竟敢在他面前投掷标枪,这种错误的行为受到指责后,仍旧故态复萌。身为国君也是猎人的奥登纳图斯非常生气,就命人将他侄儿的马收回不让他骑,这对东方人而言是很大的侮辱。同时他还将这位冒失的年轻人关了很短一段时间。经过处分以后这件事很快就被忘掉,但是惩罚却结下怨仇,麦尼奥找到几个大胆的同谋,在一个盛大宴会的场合杀害他的叔父(250 A. D.)。奥登纳图斯的儿子希罗德(Herod),是个性情温和的青年<sup>①</sup>,并非芝诺比娅所出,也随着他的父亲被害。麦尼奥的血腥报复行为只能逞一时之快,还没有来得及自封奥古斯都的头衔,便被芝诺比娅在夫君的丧礼中当做牺牲品处死<sup>②</sup>。

芝诺比娅在丈夫几位忠诚朋友支持下,立即登上空虚的宝座,稳固统治帕尔米拉、叙利亚和东方超过五年。奥登纳图斯过世之后,元老院赞许他个人的成就,代表着授权已经中止。这位英勇善战的孀妇,根本不在乎元老院和伽利埃努斯,使得一位前来讨伐的罗马将领,曳兵弃甲大败而回。芝诺比娅不像一般妇女,经常会受到情绪的影响而不知所措,她始终坚持明智的政策指导,治国极为稳健老到;如果事情必须权宜处理,她会保持冷静绝不动怒;若过失必须立即惩罚,也不会行妇人之仁。她厉行节约被人指为贪婪,遇到需要花钱的场合,显得慷慨大方。像阿拉伯、亚美尼亚和波斯这些邻近国家,都害怕与她为敌,要求结成联盟。奥登纳图斯的版图,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比提尼亚的边界,这位孀妇又加上祖先留给她的遗物,也就是人口众多、物产富裕的埃及王国。克劳狄为了酬佣她的功绩,同意在全力从事哥特

<sup>①</sup> 奥登纳图斯和芝诺比娅经常送他宝石和玩具,都是得自敌人的战利品,他得到以后极为愉快。

<sup>②</sup> 有人对芝诺比娅产生很多不当的揣测,认为她是谋害丈夫的帮凶。

战争之际,由她执掌东方的政局<sup>①</sup>。芝诺比娅的行为当然也有很多暧昧之处,看来很想成立一个保持敌对状况的独立王国。她的宫廷运用罗马的礼仪,后来又夹杂着亚洲壮丽的排场,强迫臣民把她看成居鲁士的继承人一样行跪拜礼,她的三个儿子<sup>②</sup>都接受拉丁式的教育,经常穿着皇家的紫袍到部队去巡视。她自己则始终保有君王的冠冕,授与词藻华丽而意义含糊的头衔:东方女王。

### 七、奥勒良进军亚洲平定帝国东疆(272 A.D.-274 A.D.)

等到奥勒良进入亚洲(272 A.D.),要面对的对手是个女性,只有这方面会使人产生轻视的心理,除此以外他占不到半点便宜。比提尼亚出于芝诺比娅的武力和权谋,原来已经发生动摇,现在因为奥勒良亲临,又对罗马表示归顺。奥勒良在行军时走在军团前面,接受安锡拉的投降。经过一段坚持不懈的围攻以后,在一位市民的叛降协助下夺取提亚纳(Tyana)。按照奥勒良对部队慷慨而对敌人凶狠的脾气,会将这个城市任凭愤怒的士兵去烧杀掠夺。完全着眼于尊重宗教的心理,对哲学家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sup>③</sup>的同乡采取宽容的态度。安条克的市民在大军压境以后,全部逃离城市,皇帝立即发布安民告示,号召逃亡人员回乡,对于在没有选择之下,被迫在帕尔米拉女皇手下服役的人员,全部赦免不予追究。这种出人意料的慈善作为,使得叙利亚人心悦诚服,一直到埃米萨的势力范围之内,人民都愿意支持仁义之师。

芝诺比娅要是不采取行动,让西方的皇帝进入到首都一百哩以内,她的声誉就会受损,颜面无光。所以决定东方的命运在于两次会战,因为作战的

---

① 奥勒良留在元老院的记录,可证明他承认芝诺比娅的功绩,尤其是她征服埃及一事。

② 她的三个儿子名叫蒂莫劳斯(Timolaus)、赫伦尼阿努斯(Herennianus)和瓦巴拉苏斯(Vabalathus),前面两个在战争发生以前已经过世,最小那位奥勒良则让他留在亚美尼亚,以国王的头衔统治一个很小的行省,现在还留存他的奖章。

③ 沃皮斯库斯提出一封很可靠的信件,奥勒良所持的态度很值得怀疑。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与耶稣基督生在同个时代,他的门徒记述他的平生事迹真是神乎其神,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位圣哲,还是一个骗子,或者是个神棍。

环境是这样的类似,除了第一次在安条克附近<sup>①</sup>,而另一次是在埃米萨以外,以至于很难分辨出其中有什么差别之处。帕尔米拉的女王在每一次会战中,都亲临战场鼓舞士气,把执行任务的工作交给扎伯达斯(Zabdas)全权负责,他曾经在征服埃及的战事中展现军事长才。芝诺比娅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大部分由轻装弓箭手和全身铠甲的重装骑兵组成。奥勒良的骑兵由摩尔人和伊利里亚人担任,抵挡不住对手声势惊人的冲锋,便在边打边退的状况下混乱向后逃走,帕尔米拉人奋力追赶。罗马的骑兵等待机会反击,再用不断的缠斗来困惑对手,使他们无法脱离,终于打垮这支过于笨重运动不灵的重装骑兵。双方交战之时,轻装步兵先是用尽箭矢,接着在短兵相接的近身搏战中失去防卫的能力,他们没有甲冑护身几乎赤裸,完全暴露在军团的刀剑砍杀之下。奥勒良早已编组好这批久历戎伍的老兵部队,原来驻扎在上多瑙河地区,接受过阿勒曼尼战争<sup>②</sup>严酷的考验,获得骁勇善战的英名。芝诺比娅在埃米萨会战失败后,没有能力再编成第三支大军。这时帝国以内原来臣属于她的民族,一直到埃及的边界,全部投靠到战胜者的麾下,何况奥勒良派出最勇敢的将领普罗布斯,率领一支部队占领埃及的行省。帕尔米拉成为芝诺比娅最后的根据地,她将部队撤到首都的城墙之内,进行顽强抵抗的准备工作,像一位女英雄那样做出大无畏的声明,要是她的统治结束就以身相殉。

在阿拉伯贫瘠荒凉的广大沙漠里,少数农耕地区就像广大的海洋中间浮现出来的岛屿。无论是塔莫尔(Tadmor)或者帕尔米拉这样的名字,在叙利亚语和拉丁语里的意义,都是指温暖气候下荫凉而葱郁的枣椰林。这个地方的空气清新,有珍贵无比的流泉,灌溉的土地可生产水果和谷物。这样优越的条件,再加上地处波斯湾和地中海之间,到两边的距离大概相等<sup>③</sup>,经常有骆驼队来往,把数量繁多的印度贵重商品运到欧洲各国。帕尔米拉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富裕的独立城市,用互利的贸易联系着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可以保持着卑躬屈膝的中立地位。后来等到图拉真获得胜利,这个幅员

① 在一个叫做伊密(Immae)村的地方。优特罗皮乌斯和几位学者,只提到第一次会战。

② 佐西穆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两次会战,对详情描述得很清楚。

③ 普林尼在他的《自然史》里对帕尔米拉有很生动的说明,根据他的计算,离塞琉西亚是五百三十七哩,到最近的叙利亚海岸是两百哩。

很小的共和国便落到罗马人手中,当做一个从属而颇受重视的殖民地,繁荣兴旺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我们从遗留的少数铭文可以看出,雄于资财的帕尔米拉人在和平时期,建构庙宇、宫殿和希腊风格的柱廊。时至今日,形成的废墟散布在几哩范围之内,仍为好奇的旅客流连凭吊。奥登纳图斯和芝诺比娅的崛起,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一番新气象,成为可以与罗马分庭抗礼的对手。然而这种竞争要付出何等重大的代价,多少代的子孙都成为一时风光的牺牲品<sup>①</sup>。

奥勒良皇帝行军越过埃米萨和帕尔米拉之间的沙漠地区,不断受到阿拉伯人的袭扰,无法不让军队,尤其是行李和辎重,避开那些行动慄悍的匪徒进行积极而大胆的抢劫。他们看准时机发起袭击,得手后很快逃脱军团迟缓的追击。围攻帕尔米拉才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任务,这位精力过人的皇帝亲自参与攻击,身体被标枪刺伤。奥勒良在一封信上写道:

罗马人民总以开玩笑的口气,谈起我跟这位女人所进行的战争。他们根本不了解芝诺比娅的性格和她的力量,防御作战的准备工作非常周全,多得算不清的石块、箭矢和各种投射武器。每一小段城墙就配置两到三门弩炮,也可以用小型投射器投掷燃烧的火球。她害怕受到惩处所以不惜死拼到底,但是我仍然信赖罗马的神明给我的护佑,使我能够完成当前的工作。

神明的保佑终归有限,围攻的成败也无法预料。奥勒良认为最合理的办法是提出有利的投降条件,女王可以很光彩的退位,市民仍旧保有古老的权益。他的意见被严辞拒绝,同时伴随着侮辱性的言词。

芝诺比娅之所以表示出坚决的态度,是因为她认为在短期之内,罗马大军受不了饥馑的压力,就会循着沙漠原来的路线退兵。更有信心的是东方的君主不会坐视,特别是波斯国王,必然会出兵保护这位当做屏障的盟友。奥勒良的运道和坚毅克服许多困难,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沙普尔逝世<sup>②</sup>

<sup>①</sup> 上世纪末有一些英国旅行家,说在阿勒颇(Aleppo)发现帕尔米拉的遗迹,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因为这两个地方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哈里(Halley)博士的主要论文就是研究帕尔米拉的历史,有心的人可以找来一读。

<sup>②</sup> 从一份很可疑的编年史数据中,我尽量想找出正确的日期,结果还是徒然。

使波斯的权贵无暇他顾,只能派遣有限的援军前来解帕尔米拉之围。皇帝很容易用武力对付,或者很慷慨的花钱收买,他们全部无功而返。从叙利亚各地派遣按时出发的运输队,陆续不断安全抵达皇帝的营地,再加上在埃及获得胜利的军队,普罗布斯率领下全部归建,芝诺比娅到此时才决定逃走。她骑上速度最快的单峰驼,已快要到达幼发拉底河的河岸,离开帕尔米拉大约有六十哩的地方,被奥勒良的轻骑兵追上,当做俘虏送到皇帝尊前。她的首都不久以后投降(273 A. D.),出乎意料得到宽大的处理。兵器、马匹、骆驼以及大量的黄金、银块、丝绸和珠宝,全部归胜利者所有,只留下六百名弓弩手编成的守备部队。皇帝回到埃米萨,花了很多时间对东方行省进行赏功罚罪。有些行省在瓦列里安被俘之后,就对罗马失去忠诚之心,等到帝国获得战争的胜利,又重新归顺到罗马属下。

叙利亚女王被带到奥勒良皇帝面前,他非常严厉的问她,为什么胆敢运用武力反抗罗马皇帝。芝诺比娅很机智的回答,不仅表示尊敬也显出坚强的一面:“过去我没有办法把奥勒留或伽利埃努斯当成罗马皇帝,所以才会长这样;现在我只承认你是我的征服者和君主。”一般而论女人的坚强通常都是假装出来,很少能够硬撑下去,至死不变。等到审判之时,芝诺比娅的勇气完全消失无踪,士兵们叫嚣立即处死的怒吼声,她全身颤抖不知所措,忘记要拿克莉奥帕特拉当榜样,来面对这绝望的处境。她靠着出卖自己的声誉和朋友,苟延残喘的偷活下去,把坚决抵抗的罪名全部归于别人的建议,说她身为软弱的女性,完全受到臣下的操纵。残忍的奥勒良将泄愤对象转移到他们的头上,很多人成为她恐惧的牺牲品,这些无辜的人员当中还包括朗吉努斯。他的名声远超过出卖他的女王和处决他的暴君,因此而长存在后代子孙的心目之中。不世的天才和高深的知识,无法感动无知无识的凶狠士兵,有助于朗吉努斯的灵魂能够和谐的飞翔。他没有任何怨言,平静的随着行刑者离开,全心怜悯女主人的不幸,尽力安慰为他伤心的朋友。

奥勒良东征班师回朝,已跨越分隔欧、亚两洲的海峡,传来消息说帕尔米拉人屠杀留下的总督和守军,再度树起反叛的旗帜。他勃然大怒,立即回军指向叙利亚。安条克对他如此迅速的行动感到十分惊讶,孤立无援的帕尔米拉为自己一时的冲动而悔恨不已,毫无能力可抗拒压境大军。我们可以看到奥勒良所写的一封信,他认为应该把处死的范围限定于武装叛乱分子,仍旧有很多老人、妇女、儿童和农夫惨遭杀害。虽然他最关心的是

要重建太阳神庙,还是对残存的帕尔米拉人起了怜悯之心,允许离开的人们回来重建他们的城市。摧毁一座城市比重建要容易得多,像这样一个商业和手工业制造中心,曾是芝诺比娅的皇城,慢慢衰落成默默无名的市镇、一个微不足道的城堡,最后变成破败的村落。现在的帕尔米拉不过三四十户人家,在宏伟庙宇的空旷中庭,用泥砖砌起他们的农舍。

戎马奔波的奥勒良还有最后一件工作要完成。帕尔米拉反叛期间,菲尔穆斯(Firmus)在尼罗河地区作乱,虽然声势不大,却造成危险的后果,极需出兵镇压。菲尔穆斯实际上是埃及的富商,自称是奥登纳图斯和芝诺比娅的朋友和同盟。他在印度的贸易过程,与布伦米人(Blemmyes)和萨拉森人建立亲密关系,这两个民族位于红海两岸,很容易进入上埃及地区。他鼓动埃及人起来争取自由,带领大批愤怒群众攻进亚历山大里亚城,在那里穿上紫袍称帝,开始铸造钱币,发布告示,招募军队,到处夸口只要用纸张贸易的盈余,就可维持作战。像这样的军队要想对抗奥勒良的大军,怎么会有防守的能力?所以也毋须详细叙述。菲尔穆斯很快被击败,捕获以后经过拷问就立即处死。奥勒良现在可以向元老院、人民和他自己祝贺,不过三年的时间,他使罗马世界恢复和平与安定<sup>①</sup>。

## 八、罗马举行盛大凯旋式的华丽景象(274 A. D.)

自从罗马建城以来,没有哪个将领能像奥勒良这样,对于凯旋式的荣誉当之无愧,也没有任何一次凯旋式,有这样无与伦比的盛大和华丽(274 A. D.)。壮观的队伍最前面是二十头大象和四只皇家的老虎,还有两百多只来自帝国北部、东部和南部的珍奇动物,接着是一千六百名角斗士,要在圆形竞技场上献身于残酷的搏斗活动。从亚洲得来的财宝,许多被征服国家的兵器和旗帜,还有叙利亚女王华丽的餐具和衣饰,不是排列成对称的图案就是故意零乱的堆起来,展示在行列的中间。从地球上最遥远的国家,像是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巴克特里亚纳(Bactriana)\*<sup>②</sup>、印度及中国所派来的使

<sup>①</sup> 从这封信可以推断,菲尔穆斯是最后一位倡乱者,泰特里库斯的反叛早已平定。

\*<sup>②</sup> [译注]巴克特里亚纳位于阿姆河与兴都库什山脉之间,即今阿富汗一带,是中亚的古国,我国称之为大夏,唐朝亦称吐火罗,后为大月氏所灭。

臣,全都穿上贵重或别致的服装,充分展现出罗马皇帝的威望和权势。还有许多城市所呈献的礼物,特别是大批金质的王冠,也陈列在民众面前。一长串被押解在凯旋式行列的俘虏,包括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勒曼尼人、萨尔马提亚人、法兰克人、高卢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证明奥勒良辉煌无比的胜利。每个民族的战俘都戴上不同标记,十名在战场被捕获的哥特人女战士,被加上“亚马逊女战士”的称号<sup>①</sup>。群众的眼光已经顾不得看俘虏,全部集中在泰特里库斯皇帝和东方女王的身上,前者加上奥古斯都称号的儿子,都穿着高卢人的长裤<sup>②</sup>、橘黄色的上衣和紫色长袍。芝诺比娅苗条的身材套上黄金做的镣铐,锁在颈项上的黄金链条由一个奴隶拿在手里,身上珠宝的重量使她几乎要晕倒。她行走在一辆豪华马车的前面,过去曾希望乘坐它进入罗马的城门,后面跟着两辆更为富丽堂皇的四轮马车,分别属于奥登纳图斯和波斯国王所有。奥勒良在凯旋式乘坐的车辆(过去是哥特国王的座车),特别为了这个场合,用四头雄鹿或四头大象拖拉前进<sup>③</sup>。元老院、民间和军方最有名望的人士,全部紧跟着庄严的游行队伍。群众是如此的快乐、惊奇和感激,不由自主发出巨大的欢呼声音。泰特里库斯的出场亮相,使元老院的愉悦心情蒙上一层阴影,甚至情不自禁的喃喃私语,抱怨这位皇帝实在太过分,竟让一位担任过高官厚爵的罗马人当众受辱。

奥勒良在凯旋式中对待这些战败的对手虽然任性而为,事后的处置极为宽大仁厚,这是古代帝王所罕见。过去那些异国的王侯无法保住自己的宝座,经捕获后送到罗马,随着凯旋式的队伍登上卡皮托神殿,经常会被勒毙在狱中。这次大不相同,被打败的篡夺者虽然已坐实叛国罪,却让他们在富裕而体面的生活中度过余生。皇帝把离开首都二十哩,位于蒂伯尔(Tibur)一所精致的庄园赠给芝诺比娅。这位叙利亚的女王后来慢慢

① 蛮族在作战中,妻子常伴同在丈夫旁边。至于说到“亚马逊族的女战士”,那是神话故事,几乎不可能存在过。

② 意大利人认为不论是长裤还是马裤,全部是高卢人或野蛮人的服饰,罗马人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接受。在庞培和贺拉斯时代,认为用布包住腿部和臀部,非仅不健康而且是女性化的柔弱表现。到图拉真在位时期,穿裤子是有钱人奢侈的举动,经过逐渐的发展,平民大众要到最后才采用。

③ 可能是用鹿来拖车,用象可以在奥勒良的奖章上看得到,表示东方战争的胜利。

变成罗马妇女,几个女儿都嫁给贵族家庭,后代一直延续到第5世纪<sup>①</sup>。泰特里库斯和他的儿子恢复原有的阶级和家产,就在西连山顶盖了一所宫殿,落成以后邀请奥勒良前来晚宴,皇帝进门时非常惊喜的看见一幅画,描绘出他们之间那段奇特的历史。泰特里库斯正向皇帝献上一顶王冠和高卢的令牌,再从他的手里接受代表元老院议员身分的标章。后来他被派去治理卢卡尼亚,这位被废的国王和皇帝建立起友谊,而且交往密切。有次奥勒良开玩笑的问道,你不觉得管辖意大利的一个省,比统治阿尔卑斯山以北整个地区,更为称心如意吗?他的儿子后来一直是元老院备受重视的成员,也没有任何一家罗马贵族,像他那样受到奥勒良及其继承人的尊敬。

奥勒良的凯旋式节目繁多需时甚长,即使从清晨就开始进行各项活动,庄严而缓慢的游行行列到上午九时还没有登上卡皮托神殿,等到皇帝回到皇宫已经天黑。庆典延续下去,除了各种戏剧表演以外,还有赛车场的惊险节目、猎杀各种凶猛的野兽、角斗士的搏命格斗,以及大规模的海上作战模拟。慷慨的赏赐分发给军队和民众,有一些慈善机构也捐献资财,来为奥勒良的光彩锦上添花。在东方获得的战利品有相当大的部分呈献给罗马的神明,卡皮托神殿和各种庙宇因为皇帝的虔诚,被各种奉献装饰得金光闪闪。太阳神庙获得一万五千磅黄金<sup>②</sup>,凯旋式过后不久,用这笔钱在基里那尔山盖一座华丽的建筑物,奥勒良认为承蒙天赐厚福,这座建筑是用父母的名义来向神明呈献的礼物。他的母亲原来是太阳神庙的初级女祭师,这位幸运的农民之子,从儿童时代所培养出来的感情,就是要将一切都奉献给光明之神。他每一步的高升、在统治期间的每一场胜利,基于感激之情都更加强信仰的虔诚<sup>③</sup>。

① 巴罗尼乌斯(Baronius, Caesar, 1538 A. D. -1607 A. D.,意大利枢机主教)以为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时代的佛罗伦萨大主教芝诺比娅(Zenobius),就是芝诺比娅的后裔。

② 他将贝卢斯(Belus)的神像及太阳神的石雕供奉在神庙,珍贵的饰品都是从帕尔米拉不远千里夺取而来,这次献祭是在位的第四年,应该早从他登基起就开始着手准备。

③ 奥勒良对太阳神的信仰极为虔诚,可以从他的书信中得知,也可以在他的奖章上看到,尤里安在作品中曾经提及。



## 九、奥勒良镇压内部叛乱及其行事作风(274 A. D.)

奥勒良的军队击败共和国在国外和国内的敌人。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过去那个软弱而高压的政府,所造成的犯罪行为、派系倾轧、投机钻营和邪恶风气,正在滋长蔓延,经过他一番严格的治理,应该可以让这些缺失在帝国根绝灭迹。但是腐败的过程已远超过治疗的速度。放任社会混乱的年头是那样的漫长,比起奥勒良只有几个月的军事统治时间,我们只有承认,一段平静无事的短暂时光,不足以完成那样艰巨的中兴大业。他想恢复钱币的币值,遭到强大恶势力的反对。皇帝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达出自己的烦恼。他说道:

神明确实下达谕旨要我这一生在战争中度过,眼前就在城里发生叛变,引起严重的内战。铸币厂的工人在费利奇西穆斯(Felicissimus)的煽动下,要发起造反的活动。这个家伙原来是奴隶,经过我的提拔担任财务工作。最后叛乱已经镇压住了,但是部队驻扎在达契亚,营地在多瑙河河岸的七千名士兵,在这次冲突中都遭到杀害。

当时也有作者记载,补充说明此事件是在奥勒良凯旋式后不久发生,决定性的战斗在西连山展开。因为铸币厂的工人在钱币上掺水造假,皇帝为维护政府信誉,通知民众可到国库,用成色不足的劣币换回良币。

用这种方式报导重大事件还算可以接受,有些难以置信的矛盾之处,也不能不提出来好有个交代。在伽利埃努斯的治理之下,发生铸币厂舞弊案件,倒是很正常的事。目前状况完全不一样,那些贪污的组织难道不害怕奥勒良绝不通融的态度?何况犯罪得到好处的人总是少数,所以很难想象这些罪犯用什么策略,把受到他们伤害的民众武装起来,去反对维护民众权益而被他们出卖的国君。此外这些犯罪分子和告密者以及作威作福的官员,都受到人民的厌恶,改革币值的工作,就和皇帝下令在图拉真广场公开烧毁作废的单据一样,受到人民的欢迎。

在商业原则完全不被人民了解的时代,采用严酷而轻率的措施,也许更能达到所望的目的,像这样暂时的误解很难激起一场内战,更不要说加以长

久的支持。要是不断增加土地和生活必需品的税率,达到使人无法负担的地步,最后就会激怒那些无法离开自己家园的人民。那种状况不管怎么说,与采用必要的手段恢复钱币的币值,完全是大不相同的两回事。在处理币值的过程中,虽然暂时会产生不便,比起长久的好处也就可以忍受。要是在过去因成色不足造成的损失,会由大众来分摊。现在是少数拥有大量现金的富人,明确感受到财富减少,随着产业损失的同时,也失去原有的权势和影响力,这对大多数人而言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论奥勒良采用哪种说法,来掩饰发生叛乱的真正原因,对于拥有权力而又心怀不满的部分人士,他那改进币值的作法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罗马虽然已谈不上民主自由,却还是深受派系倾轧的伤害。皇帝自己出身平民,所以对人民特别关心,但是人民对元老院、骑士阶级和禁卫军则产生不满<sup>①</sup>。他们分别是第一种管权,第二种管钱,第三种管军,要是没有这三种人士的参与,谁也无法进行私下的阴谋活动,激起暴民成立一支军队,在战场上对抗久经战阵的军团。何况这些部队驻扎多瑙河畔,在英勇好战的君主领导下,征服了西部和东部的敌人。

不管那次叛变的原因或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完全归之于铸币厂工人很难令人置信,奥勒良倒是尽可能对胜利的成果加以运用<sup>②</sup>。他天性严酷,身为农夫出身的军人,饱经忧患不会产生怜悯和同情,见到酷刑和死亡完全无动于衷。他从小接受军事训练,把市民的生命看得无足挂齿,常因细微小事严厉惩罚百姓,更会把军营的纪律要求转用到民事的法律事务。他的正义感结果成为盲目的热情冲动,只要感觉到自己或公众的安全受到威胁,根本不考虑证据的运用和量刑的原则。

罗马人用毫无理性的叛乱来回报他对国家的服务,激怒他那高傲的性格。首都最高贵的家族卷入暗中进行的阴谋活动,不论是明确犯罪或仅是涉嫌,急切的报复心理促使他进行血腥的迫害,甚至连自己的亲侄儿都无法幸免。刽子手杀得手软(要是借用当代一位诗人的说法),监狱拥挤不堪,可怜的元老院为卓越的元老遭到杀害或放逐而悲痛哀悼,议会对奥勒良的傲

<sup>①</sup> 这种状况在奥勒良从埃及班师回国之前,就已经蔓延开来,所以才有镇压铸币厂事件的发生。

<sup>②</sup> 沃皮斯库斯和其他人士都提到,奥勒良在进行东方战事之前,只处死元老院的三位议员。

慢跟他的残暴一样难以忍受。他对民事制度的限制一无所知也不屑一顾，除了掌握武力以外，拒绝用任何头衔来行使职权，始终拿征服者的权力统治这个被他解救和制服的帝国<sup>①</sup>。

#### 十、奥勒良率军出征被部将所弑(275 A. D.)

后来有个才智出众的罗马皇帝说道，他的前任奥勒良所具有的才能，适合指挥一支军队而不是统治一个帝国<sup>②</sup>。当奥勒良意识到自己的天赋和经验，实非常人所能及于万一，在举行凯旋式后过不到几个月，他又领军进入战场(274年10月)。有鉴于军团不安其位，能够参加国外的战争不失是明智之举，加上波斯国王因瓦列里安的受辱而沾沾自喜，仍旧毫无忌惮的侵犯罗马帝国的尊严。皇帝亲自率领纪律严明而又骁勇善战的军队，完全不恃兵力的数量，直接向着分隔欧、亚两洲的海峡进军。在那时他就会有所体会，至高无上的权力无法防范在绝境中的反抗。他对身边一位秘书被控受贿而发出威胁的言辞，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是说说就算。这个犯罪家伙唯一的希望，是使军队一些重要军官陷入同样的危险境地，让他们像他那样处于恐惧之中，于是就冒充主子的笔迹，列出一长串血腥名单。这些人一看到自己的名字，知道即将遭到处死，根本没有怀疑这是欺骗行为无法加以验证，大家便决定杀死皇帝以求自保。奥勒良正从拜占廷向赫拉克利亚行军的途中，遭到一群阴谋分子的攻击。这些人由于地位很高，所以留在他的身边。经短暂的抵抗，他就死在缪卡波尔(Mucapor)的刀下(275年1月)，这还是他平素最喜爱和信赖的一个将领。军队对他的去世感到惋惜，元老院却是表示厌恶之情。一般的看法则认为他是英勇善战而且掌握机运的君王，对于暮气已深的国家进行有用却严厉的改革。

<sup>①</sup> 按照维克托的说法，奥勒良有时会戴上王冠，他的奖章上有“君王”和“神圣”的字眼。

<sup>②</sup> 这是戴克里先对他的评论。

## 第十二章

奥勒良逝世后军队和元老院的作为 塔西佗、普罗布斯、卡鲁斯及其子相继为帝 (275 A. D. - 285 A. D.)

### 一、元老院和军队对继位问题相互推诿 (275 A. D.)

历代罗马皇帝不论有无建树,命运都是同样悲惨,在世时有的纵情逸乐或是高风亮节,有的严肃苛刻或是温和忠厚,有的怠惰渎职或是百战荣归,最后的下场都是不得善终,几乎每个朝代的替换,都是可耻的篡夺者进行叛逆和谋害所致。奥勒良逝世后产生非常奇特的现象,军团敬仰战无不胜的统帅,对他的被弑感到哀悼,决定采取报复的手段。谋叛的秘书所使用的诡计很快被发觉,他本人受到惩罚被处死。那些受骗动手行刺的高阶军官,有的确实感到悔恨,也有人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参加冤死君主的葬礼。在军事会议中一致通过所做的决定,特别表示在给元老院的呈文之中:

英勇无敌而能蒙神保佑的军队致罗马元老院和人民:一个人的罪行使很多人犯下滔天大错,夺去奥勒良皇帝的性命。德高望重的尊长和元老,务请各位乐于将先帝的英灵置于众神的行列,根据议会的判断决定最适合的人选来继承帝位。不论是谁犯下罪行或错误,使我们蒙受巨大的损失,已经不配统治整个帝国<sup>①</sup>。

---

<sup>①</sup> 奥勒利乌斯·维克托提到军队曾派一个正式的代表团前往元老院。

罗马的元老院听到消息并不感到诧异,只不过又一位皇帝在军营被弑而已,他们私下对奥勒良的逝世感到高兴。这封代表各军团的来信非常谦卑而又恭敬,当执政官在全体会议中朗读的时候,大家在欣慰中夹杂着惊奇。军队怀念已过世的君王,基于畏惧和尊敬所能激发的礼遇,全都大量倾倒在元老身上。元老院油然而生的感激之情,回报这批向共和国尽忠的军队,但是军方认为元老院有合法的权力可以推举皇帝。虽然他们屈意请求,议会非常谨慎,最后的结论还是拒绝推举皇帝,主要是不愿让这群任性善变的武装团体抓住把柄,使得自己的安全和尊严受到威胁。其实军团的实力就是表示诚意的保证,他们并没有假装的必要,对元老院的推举一定会听从。元老院不免产生联想,偶然的悔恨难道可以改正八十年来根深柢固的积习?要是军人那种习惯性的反叛又开始发作,狂妄的举动就会伤害到元老院的尊严,被推举的人选也会送掉性命。在通过决议以后就照着这个意思拟出敕令(275年2月3日),授权军方投票推选新皇帝。

随后引起双方争论,形成人类历史上极不可能而确有其事的状况<sup>①</sup>。军队像是厌倦弄权生事,再度请求元老院从本身的议员中间,推举一位登基为帝。元老院仍旧坚持敬谢不敏,军队还是极力要求。相互之间婉拒和敦促至少有三次之多,双方表现得谦恭有礼,只要对方决定谁登大宝一定无条件接受。就这样八个月的时光过去,帝国处于无政府状况下安然无事,罗马世界在这段期间没有君主、没有篡夺,也没有叛乱。奥勒良指派的将领和官吏继续执行职责,在很长一段空位期,好像只有一个亚细亚的总督被免除职位。

据称罗慕路斯死后所发生的事故跟现在很相似,当然不一定可靠<sup>②</sup>,说起他的生平和个性与奥勒良有些相似。那时王座空悬十二个月之久,才推选出萨宾族的哲人当国王,在这段期间是由城邦的几个阶级联合,用同样的方式护卫公共安宁。在努马和罗慕路斯的时代,贵族有权控制人民的武力,在范围很小且注重公德的社区,自由权利的平衡很容易保持。衰弱的罗马

<sup>①</sup> 我们最权威的来源是依据沃皮斯库斯的说法,他在奥勒良死后十六年,从元老院的记录和乌尔比安图书馆的原始文件中,对这件事的始末做了详尽的叙述。至于在佐西穆斯和佐纳拉斯的著作里,对这件事的记述,带有想当然耳的先入为主观念。

<sup>②</sup> 李维、狄奥尼西乌斯和普鲁塔克都提过此事,但说法不一。李维以雄辩家的口吻,狄奥尼西乌斯以法学家的观点,而普鲁塔克以道德家的语气,但是都混杂着神话和传说。

城邦在早期与目前有很大差别,现在随时会发生状况,就会抛弃空位期所呈现的服从与和睦。须知目前的情形是器乱混杂的首都、空前庞大的帝国、充满奴性的专制政体、四十万佣兵的军队、以及习于革命的历史经验。即使帝位仍旧有很大的诱惑力,军纪的要求和对奥勒良的追思,还能够约束军队易于反叛的习气,制止军队首脑人物的野心。那些战力最强的军团驻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御驾亲征的大纛使罗马和行省的军营产生敬畏之心,不敢轻举妄动。这一股宽宏大量的气概在短期内还激励着军事阶层,我们可以期待少数爱国之士,能使军方与元老院重归旧好。这是重建共和国,恢复昔日的美德和英勇,唯一可行之道。

那年的9月25日,执政官在元老院召集会议,报告帝国即将遭遇危疑而严峻的状况,这时距离奥勒良被害已有八个月。执政官轻描淡写提到,军队已经呈现不稳的情势,任何时刻和微小事件都可能引发兵变,接着他用雄辩的语气表示,只要在推举皇帝这件事继续拖延下去,各种危险就会随之发生。根据他得到的消息,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占领高卢一些重要据点和富庶的城市;野心勃勃的波斯国王使得东方一直警报不断;埃及、阿非利加和伊利里亚正受到国外和国内武力的威胁;立场不稳的叙利亚宁愿接受女性的统治,也不愿臣服于神圣的罗马法律。接着执政官对首席议员塔西佗说话,请他就“推举适当人选即位为帝”这个重要议题发表意见。

要是我们月旦人物,纯以德行风范而不以时势造化,应对塔西佗比国王还高贵的家世,深表崇敬之意。罗马有位总领风骚的历史学家,著作嘉惠后世弥久长新,塔西佗议员自称系其后裔<sup>①</sup>。他当时已七十五高龄<sup>②</sup>,始终保持洁身自爱的习性,凭着巨额的财富和获得的荣誉,更能光大门楣。他曾经两次出任执政官<sup>③</sup>,虽然家产几达二到三百万英镑之多<sup>④</sup>,仍然过着文雅而有节制的生活。他能够以尊敬的态度和忍耐的毅力,从荒淫无道的埃拉伽

① 家谱上唯一不吻合之处,乃是历史学家的家姓是高乃里乌斯,而皇帝的家姓是克劳狄(译按:一般罗马人名字是三部分组成,第一个字是名,第二个字是家姓,第三个字是族姓)。到帝国后期,因外乡人增加及收养之故,家姓极其杂乱也未必正确。

② 亚历山大里亚的编年史学家有明显的错误,把塔西佗的年龄算到奥勒良身上。

③ 塔西佗在273年出任执政官,上一次在很多年以前,可能是瓦列里安当政时期。

④ 他的财产如果按照古老的标准来算,约有八十四万罗马磅的白银,一个罗马磅的白银大约等于三个英镑。那个时代货币常因重量和成色不足而贬值。

巴卢斯到精明英武的奥勒良,经历了多位君王的贤明与不肖,这使得他对帝位万人之上的责任、危险和诱惑,自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他孜孜不倦钻研先贤的著作,深知罗马制度和人类天性<sup>①</sup>。民意所趋一致认为塔西佗是帝国最适合继位的公民,这种令人不悦的谣言传到耳中,让他决定退休,回到坎帕尼亚的庄园。当他勉强应执政官召请,回任元老院的最高席位,对重大问题提供建言来帮助共和国之时,已经在巴亚宜(Baiae)\*<sup>②</sup>过了两个月悠闲的隐居生活。

## 二、塔西佗受元老院推举登基(275 A. D.)

当塔西佗起立发言之时,会场同声高呼“奥古斯都”及“皇帝”向他致敬:“塔西佗奥古斯都,祈神明保佑汝,吾等选汝为君王,将共和国与世界托付予汝。能从元老院接位登基,全然在汝之地位、作为和风范。”等到喧嚣声音平息以后,塔西佗甚想拒绝此危险之尊荣,对于他们要选年迈而体衰的老人,接替英勇的奥勒良出任皇帝,甚表疑惧之意:

诸位元老:像我这身朽骨还能经得住盔甲的负荷吗?还能忍受得了军营的磨炼吗?衰微之躯只有细心调养始能维持残生,如何受得住气候激烈的变化和军队生活的艰辛;精力已竭几乎连议员的职务都难以承担,又何以负荷军国大事之繁剧。诸位岂能期望军团尊敬早想颐养天年之花甲老人?诸位以为我故意找理由来回绝元老院的厚爱?

塔西佗的拒绝或许是出于至诚,结果还是在元老院恳切请求下打消辞意。五百名议员不断喊叫,一再用动听的说辞,表示罗马历代最伟大的皇帝,像是努马、图拉真、哈德良和安东尼,都是在晚年登基。元老院的选择是

<sup>①</sup> 等他登基以后,下令每年抄写历史学家塔西佗著作十部,送到公立图书馆供一般人阅读。后来罗马的图书馆毁于战乱,塔西佗最有价值的作品只留存一部原稿,收藏在威斯特伐利亚一所修道院里。

\*<sup>②</sup> [译注]巴亚宜在坎帕尼亚地区,位于普提奥利和米塞卢姆之间,以温泉出名,是古罗马的疗养和休闲胜地,豪门巨富均在此置有庄园。

头脑而不是体力,是君王而不是武将,期望他靠着智慧来指挥军队。米提乌斯·法尔可尼乌斯(Metius Falconius)在执政官的座位仅次于塔西佗,他起来发言时,除了对大家的话表示赞同以外,也说了很多不入耳的话。那就是罗马过去忍受年轻人刚愎任性的恶行,这次选举一位有德行和经验的议员,或许有人认为是自私,的确是大无畏的行动,所以特别劝告塔西佗要记住这次选他的理由,希望他在挑继承人的时候,不要只找家族的亲人,而要从整个共和国来选择。法尔可尼乌斯这番话获得大家的赞同。皇帝当选人要服从国家的权威,接受同阶人员对他的效忠,元老院的抉择要经过罗马人民和禁卫军的同意才算定案。

塔西佗的统治并没有辜负他的一生和原则。他一向感激元老院,认为国家的议会是法律的制订者,个人应臣属于法律<sup>①</sup>。他研究治国之道,知道国家的大患在于帝王的傲慢、内政的紊乱与军队的暴力。这些都已经损害到整个制度,需要整治才能恢复到古老共和国的形象。至少要用奥古斯都的策略以及图拉真和安东尼的美德,才能加以维系不致于堕落。下面简述元老院在推选塔西佗登基后,可以获得哪些重要的特权<sup>②</sup>,然后看出一些端倪:其一,从他们的团体中推举一人使用皇帝的头衔,担任全军的统帅,及统治边区各行省的政府。其二,决定执政官团的名单,一共有十二名成员,以两人为一组负责两个月的政务,享有古老最高官员的尊荣。元老院可自由行使职权,在提名时也没有非正式的征求皇帝意见,所以对于皇帝支持他的弟弟弗洛里努斯(Florianus)一事置之不理。塔西佗像罗马人那样表达出很真诚的情绪,很恼怒的说道:“元老院了解这位帝王的个性,所以不买账,因为这位帝王是他们选出来的。”其三,指派行省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和行政长官,将民事审判权授与各级官员。其四,凡城市郡守阶层中级官员的审理案件,帝国所有的护民官都可以提出上诉,元老院应予受理。其五,皇帝的诏书要附有元老院的敕令才具有法律效力。其六,还有对其他政府部门的监察权,譬如督导财政。即使在奥勒良这样严厉的统治下,他们也敢将公共支用的税收转移部分作为他用。

<sup>①</sup> 他解放奴隶没有超过一百个,这是“卡尼尼亚(Caninian)法”的规定,在奥古斯都时代制订,到查士丁尼当政才废止。

<sup>②</sup> 参见塔西佗、弗洛里努斯和普罗布斯的传记。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军方放弃了什么特权,元老院一定早已丝毫不存。



公告信函毫无耽搁分送到帝国各主要城市,像是特里夫、米兰、阿魁利亚、帖撒洛尼卡、科林斯、雅典、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和迦太基,要求遵照办理。罗马元老院已经恢复古代尊荣,让这项改革的喜信俾能众所周知,这种信函还有两件保存至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两种非常特殊的残本,是元老院议员提到此事的私人信件,从中可发现他们极为喜悦,对未来充满希望。一位议员写信告诉他朋友说:

不要浪费时光在巴亚宜和普提奥利(Puteoli)过悠闲的退休生活,赶快回城到元老院来,罗马又要兴旺起来,整个共和国都会有很大的变化。感谢罗马的军队,这才真正是罗马人的军队。看来我们已恢复应有的权势,最后目的是能满足我们的欲望。我听到很多请托的状况,现在已经指派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也推选出皇帝,当然不能完全如愿,有的地方还是要自我约束一下。总而言之,这一切令人太高兴了<sup>①</sup>。

期待愈高失望就愈大,军队和行省对罗马那批游手好闲的柔弱贵族,都不可能保持长期服从。只要轻轻碰一下,他们的傲慢和权势就像没有支撑的结构一般,掉落地面摔得粉碎。受到鼓舞的元老院突然展现耀目的远景,就像回光返照一样接着是永远熄灭。

### 三、塔西佗的东征与崩殒(276 A. D.)

所有在罗马通过的一切政令,要不是获得掌握实权的军队批准,只能算是逢场作戏而已。塔西佗将议员留在罗马做他们升官发财的美梦,自己在禁卫军统领的陪同下来到色雷斯的军营(276 A. D.)。这位应军方的请求,由元老院所推举的皇帝,特地会见集结起来的部队。等到统领让队伍整顿好安静下来,皇帝很技巧而得体的向全体官兵讲话,用奖金和犒赏的名义,发出大笔金钱满足大家的贪念,部队用高声的欢呼来表示尊敬。作为奥勒良的继承人,他的年龄虽然无法冲锋陷阵建立功勋,见解却要比罗马的将领

<sup>①</sup> 沃皮斯库斯提到当时的元老院议员,以为可以恢复原有的权势,大都欣喜若狂。

更为高明。

去世的皇帝准备对东方进行第二次远征,曾经和阿兰人取得协议,他们是一支西徐亚民族,居留在梅奥蒂斯河附近地区。这批蛮族在礼物和赏金引诱之下,同意以大量轻骑兵入侵波斯。他们履行诺言赶到罗马边界,这时奥勒良已经过世。将领因为怀疑自己是否在皇位空悬期拥有决定权力,自己也尚未准备好,所以不知道是要接受还是拒绝才好。阿兰人认为罗马人不重视此事,完全是背信负义的行为,他们因为受到这种待遇,决定诉诸自己的勇气索取酬劳和进行报复。他们像鞑靼人那样迅速移动,很快侵入本都、卡帕多细亚、西里西亚和加拉太(Galatia)这几个行省。波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城市和乡村被掠夺,军团看到熊熊火焰,全都按捺不住要求将领让他们前去制止。塔西佗的应对措施很符合他的年龄和身分,他先让这些蛮族知道帝国没有背信,同时准备以武力来制裁他们的行为。他表示他们与奥勒良签订的协议设若作废,军队便立即免除他们出兵的责任。这样的承诺使大多数的阿兰人缓和下来,情愿放弃战利品和俘虏,很快撤过发西斯河退回到荒漠。对于剩下那些不愿和平解决的蛮族,罗马皇帝决定起而作战。罗马军队非常英勇,都是有经验的老兵,他们听命从事,不过几周的时间,就将亚细亚的行省从西徐亚人入侵的恐惧中解救出来<sup>①</sup>。

塔西佗的荣耀和生命都很短促,在深冬之际远难坎帕尼亚轻松的退休生活,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高加索山脉的山脚,身体不习惯军营的艰苦变得非常衰弱,心理负担更加剧身体劳累。这些军人有一阵子激起公德的热诚,愤怒和自私的情绪好像停止下来,接着很快又故态复萌,对于年迈的皇帝表现得非常粗鲁,营地和帐篷里到处都在争吵。塔西佗那种温和友善的性情,只能引起他们轻视之心。无力化解军队派系之间的内讧,使他感到极为痛苦,也不可能满足贪婪的索求,总算是体认到要想调解这种无秩序的状况,是毫无希望的期待。塔西佗认为军队放纵任性,不把法律微弱的约束力放在眼里,是最难克服的恶习。他一直对此感到焦虑和失望,因此缩短了他在世的

<sup>①</sup> 在普罗布斯的传记里有两段话,让我们知道入侵本都是西徐亚民族的阿兰人。要是我们相信佐西穆斯的记述,说是弗洛里努斯把他们赶过辛梅里安的波斯普鲁斯,但是他不可能有时间进行如此漫长而又困难的远征。

时间。这位无辜的帝王是否为军人所杀害不得而知<sup>①</sup>，却可断言军队的骄横确实是让塔西佗致死的主因。塔西佗崩殒于卡帕多细亚的提亚纳(276年4月12日)，在位期间只有六个月零二十天<sup>②</sup>。

塔西佗一逝世，他的弟弟弗洛里努斯不等元老院的批准，就迫不及待穿上紫袍做皇帝，表现出不似人君的猴急态度。基于对罗马制度的尊敬，可以影响到军队和行省的态度，弗洛里努斯突如其来的野心，虽然不致激起他们的反对，却引起强烈的指责。如果不是那位在东方的将领兼英雄人物普罗布斯大胆站出来，为元老院打抱不平，这种不满也就会在窃窃私语中逐渐消失。这次的竞争还谈不上势均力敌，欧洲的军团实力非常强大，他们支持塔西佗的弟弟，软弱的埃及和叙利亚部队，要是没有这位能力高强的领袖，在接战以后根本没有胜利的希望。运道很好而又积极进取的普罗布斯克服所有的困难，他的对手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习惯在寒冷的地区作战，西里西亚酷热的气候使很多人生病甚至死亡，证明这里夏季的卫生条件对身体有害，很多人逃亡使兵员数量减少，以至于山区的隘道无力防守，最后塔尔苏斯开城投降。弗洛里努斯登基不过三个月，部队就背叛这位受到轻视的皇帝，让他轻易成为结束内战的牺牲者(276年7月)<sup>③</sup>。

王位经常更替，世袭权利的概念已经荡然无存，落败的皇帝在受难以后，他的家族也不会引起继位者的猜忌。塔西佗和弗洛里努斯的子女，受到允许降为平民身分，混杂在一般百姓里居住，虽然贫穷却可以清白活下去。当塔西佗被元老院推选为帝之时，他为了服务公众舍弃大量家财，表面看起来是一种很慷慨的举动，但是很明显的泄漏他的意图，是要将帝国传给他的后裔。落得这种下场的唯一安慰，除了让人记得他的事功只是昙花一现以外，还有就是动听的预言，给后代子孙带来长远的希望。预言说是千载而后，塔西佗的家族会出现一位君王，他是元老院的保护者，罗马的中兴之主，

<sup>①</sup> 优特罗皮乌斯和奥勒利乌斯·维克托只提到他逝世，小维克托补充说他死于热病，佐西穆斯和佐纳拉斯斩钉截铁说他是被军人害死。沃皮斯库斯将两种不同的说法都提到，但是支吾其辞，无法说出所以然。然而这些相异的意见，倒是不难获得一致的结论，那就是“他虽然死于疾病，军人的蛮横是他致死的主因”。

<sup>②</sup> 依据两位维克托的记载，塔西佗在位正好是两百天。

<sup>③</sup> 奥勒利乌斯·维克托提到，普罗布斯要在伊里里亚统治整个帝国，问题所在是那个时代的历史，混乱得无法整理出一个头绪。

也是全世界的征服者<sup>①</sup>。

#### 四、普罗布斯继位后雄图大展之作为(276 A. D.)

克劳狄和奥勒良的出身寒微,这两人在帝国式微之时力挽狂澜。如今对普罗布斯的即位,伊利里亚的农夫也应有荣焉。大约在二十多年前,瓦列里安皇帝知人善任的洞察力,发现这位年轻军人具有很多优点,军事法规虽对任职的年龄有限制,仍旧破格授与他军事护民官的阶级。普罗布斯不久就战胜数量优势的萨尔马提亚人,不负皇上拔擢之明,是役还救了瓦列里安一位近亲的性命。皇帝亲自颁给颈圈、臂镯、长矛、旗帜、公民冠和登城冠等奖品\*<sup>②</sup>,这是古代罗马授予英勇将士的殊荣,同时将第三军团,接着就是第十军团交给他指挥\*<sup>③</sup>。以后他每次擢升都能一显身手,给人的感觉是未来的发展能更上层楼。他的军旅生涯曾转战阿非利加和本都,以及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等地区,不论是英勇的胆识和指挥的能力,都表现得极为卓越而且有丰硕战果。奥勒良对他征服埃及固然极为感激,更为推许他冒着生命危险,阻止皇帝犯下残酷暴行的那种忠心耿耿的赤诚。塔西佗为了借重他的将才以弥补个人军事学养之不足,授以东方各行省军事总指挥的职位,薪饷较一般将领高五倍之多,应允给予执政官的位阶,以及凯旋式之荣誉。普罗布斯即位时仅四十四岁<sup>④</sup>,声望极隆又受军队爱戴,正是春秋鼎盛之年,可以大展宏图。

普罗布斯的功勋为世人所公认,所统率的军队已战胜弗洛里努斯,帝国之内再无竞争对手。要是我们相信他的自白,会发现他毫无称帝的意念,后

① 他会帕提亚人、波斯人和萨尔马提亚人派出仲裁官,对塔普洛巴纳派出国务总管,对罗马各行省及所有岛屿派出总督。沃皮斯库斯认为,普罗布斯毋须等一千年再来完成此愿望。

\*② [译注]古罗马对作战英勇的将士有很多种奖赏,凯撒在《西班牙战记》中提到,发给作战胜利的军官五个金颈圈,奖赏部队金矛和旗帜。还有一种胸墙形的金冠,赐给最早登上敌方城墙插上己方旗帜的士兵。公民冠是用橡叶编成,授与战争中拯救同伴性命的人。

\*③ [译注]凯撒在《高卢战记》第一卷中提到,第十军团是最勇敢的部队,最受他的宠爱,也是他的卫队(后来的禁卫军也从此衍生而出),内战期间中无役不从,建立极大的功勋,此后第十军团这个番号享有军队最高荣誉。

④ 依据亚历山大里亚编年史学家说法,普罗布斯享年五十岁。

来所以接受也是勉为其难。他曾在私人信函内提到：“就我现有的权势，实在没有必要顶着虚名而陷身猜忌之险境，这样一来我就得扮演军方所强加于我的角色。”<sup>①</sup>他出乎至诚写给元老院的信函，至少在言辞上表现出罗马爱国者的情操：

诸位元老：当各位从元老院议员中，推举一位接替奥勒良皇帝，完全基于公正和智慧所做最适当的选择。各位才是世界最合法的统治者，从祖先所继承的权力，由各位传给后代的子孙。要是弗洛里努斯没有像继承私人产业那样，篡夺自己兄长的帝位，能够听从各位所具有最高权力所做的决定，无论各位将厚爱施于任何人，一切都会很圆满解决，不会产生任何问题。现在军队基于维护体制，已经惩处他那轻举妄动的作为，也授与我奥古斯都的头衔，基于我的权利和我的功勋，请求各位以仁慈之心给予恩准。

执政官宣读这封非常恭敬的信函(276年8月3日)，在座的议员都飘飘然难掩满意之情，觉得普罗布斯已操左券，还能卑辞相求实在难得。大家异口同声以热烈的词语，颂扬他的操守德行和丰功伟绩，还有他那温和稳健的言行。于是在毫无异议之下立刻通过一项敕令，批准东部军队所推举的继位人选，对他们的统帅授与所有身登大宝的尊荣：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称号、国父的头衔、在元老院一天可以提出三个动议的权利、祭司团大祭司长的职位<sup>②</sup>、行使护民官的权力、以及代行执政官头衔的军事指挥权，还有就是举行登基的仪式。看起来是增加皇帝的尊荣和权势，隐约中显现出共和国的古老传统和规定。普罗布斯从当政开始同样表示友善的态度，允许元老院参与帝国的行政事务。这位忠诚的将领为了维护罗马军队的光荣战绩，经常把金冠和蛮族的战利品堆放在大家的脚前，这些都是他无数次胜利的成果<sup>③</sup>。他虽然满足元老院的虚荣，私底下一定轻视议员的懒惰和软弱。即使

① 这封信是普罗布斯写给禁卫军统领，同意他继续担任这项最高职务。

\*② [译注] 大祭司长是罗马十六人祭司团之首席祭司，负责国家的宗教和祭典，保管和解释有关宗教的传统，决定历法和仪式，掌管规定人神关系的圣法。

③ 可以参阅普罗布斯写给元老院那封词意恳切的信，时间是在他获得日耳曼战争的胜利以后。

元老院有权力随时废止伽利埃努斯可耻的诏书,他们身为西庇阿骄傲的继承人,默默忍受被排除在军方所有的职务之外。同时他们立刻深刻的体验到,谁拒绝刀剑的保护,就得丢掉令牌立即下台。

奥勒良发挥战力,已经粉碎罗马四周敌人的抵抗,等他逝世后各方的蛮族又卷土重犯,声势更为强大。在短短六年统治期间,蛮族再度被普罗布斯积极的英勇作为予以讨平。论武功他不输古代英豪,重新恢复行省的和平与秩序。帝国最危险的边区是雷提亚,经过他大力扫荡以后,根本毋须顾虑还会有敌人留存。他击溃萨尔马提亚部族飘忽不定的战力,运用令人敬畏的手段,迫使这些蛮族归还所掠夺的战利品。哥特民族要求与英勇善战的君王结成联盟。他深入山区击败伊索里亚人<sup>①</sup>,围攻夺取几个坚强的堡垒。他非常自傲于已经制服国内这个顽强的敌人,他们过去的倨傲不逊深深伤害到帝国的尊严。篡位者菲尔穆斯在上埃及所引起的事端,一直没有完全平息,托勒密(Ptolemais)和科普托斯(Coptos)的城市<sup>②</sup>,在与布伦米人联盟后加强防务,仍旧维持着暗中叛乱的状况。要想对这些城市和南部野蛮的协防军加以惩治,必然使得波斯的宫廷提高警觉,“万王之王”就会终止与普罗布斯的友谊。普罗布斯建立的勋业大部分是由于个人的英勇无敌和指挥有方,所以为他写传的作家感到非常惊奇,何以他能在短短六年之内,参加那么多远距离的战争。他将次要的行动交给部将负责,选贤与能是他治绩的一大特色。诸如卡鲁斯(Carus)、戴克里先、马克西米安(Maximian)、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伽勒里乌斯(Galerius)、阿斯克勒庇德图斯(Asclepiodatus)、安尼巴里阿努斯(Annibalianus)以及很多重要官员,以后不论是登基治国或是辅弼朝政,都在奥勒良和普罗布斯的麾下受过严格的训练<sup>③</sup>。

## 五、普罗布斯征服蛮族之丰功伟业(277 A. D. - 279 A. D.)

普罗布斯对共和国最大的贡献,应该算是光复高卢(277 A. D.),从日耳曼蛮族手中收回七十多个欣欣向荣的城市。自从奥勒良逝世以后,这个最

① 佐西穆斯在其著作中,长篇大论提及伊索里亚强盗利迪乌斯(Lydius)作恶为患之事。

\*② [译注] 托勒密在孟斐斯附近,离开罗 33 哩,科普托斯在底比斯附近,离开罗约三百哩,都是尼罗河的交通中心和军事要点。

③ 除了这些重要人物以外,沃皮斯库斯还提到很多名字,都已经省略。

大的行省受到毫无忌惮的掠夺。在这样众多凶狠的人侵者之中,状况比较清楚能让后人分辨出来的事件,是英勇的普罗布斯连续击败蛮族三支大军:像是把法兰克人驱回他们的沼泽地区,当然有的情形只能推断。法兰克人可能是指一个联盟,所以取这个名字带有“自由参加”的意味。他们占领着沿海一大片平坦地区,莱茵河贯穿其间,经常泛滥成为积水的沼泽和湿地。还有几个部族像是弗里西亚族(Frisians)和巴塔维亚族都参加这个联盟。还有他击败汪达尔人的分支勃艮第人,这个部落在奥得河到塞恩河之间到处流窜,寻找可以抢劫的地方,现在只要归还所有的战利品,就允许他们全身而退;这方面也让蛮族感到庆幸,要是他们不遵守条约的规定,立即就会受到很严厉的惩处。在入侵高卢的蛮族当中,以利吉人(Lygi)的战力最为强大,这个距离遥远的民族,统治着波兰和西里西亚边界很广阔的领域。阿里伊族(Arii)在利吉人之中,无论是人口数量和凶猛的程度都居于领先的地位。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经很生动描述:

阿里伊人天性残暴狠毒,靠技术及环境努力强化令人恐惧的特质。他们使用黑色的盾牌,身体也绘成黑色,专门选在深夜时分作战。他们成群前进的身影,看来就像黑乌乌的阴影。他们怪异得像魔鬼一般的面貌,任何敌人看见都会不寒而栗。人在战场上以视觉的抵抗力最差,最容易被敌人慑服。

然而罗马军队有严格的纪律,可克服这种引起恐惧的现象,在一次规模不大的交战中击败利吉人,最有名望的族长森诺(Semno)也被普罗布斯活捉。深谋远虑的皇帝不愿将英勇的民族逼上绝路,签订很宽大的投降条约,让他们安全回到自己国土。他们在行军、战斗和撤退中遭到很大的损失,使得这个民族的势力全部瓦解,以后无论是在日耳曼人或帝国的历史上,再也没有提到利吉人的名字。在光复高卢的过程之中,据称入侵的蛮族损失四十万人。这对罗马人而言是件艰巨的工作,皇帝需花费大量的金钱,因他悬赏的价格是一个蛮子的头颅一枚金币。战士的名声是建立在对人类的杀戮上,我们很自然的推测,贪婪的军人胡乱倍增死伤的数目,普罗布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全盘接受并没有严格检查。

日耳曼民族不断骚扰帝国的边疆,自从马克西明远征加以惩处以后,罗

马将领的企图心受到限制,都以防卫作战为满足。骁勇的普罗布斯趁着高卢胜利的声势,渡过莱茵河,把所向无敌的鹰帜展示在易北河和内卡河(Neckar)地区。他非常清楚,除非蛮族在自己的国家体验到战争的灾难,否则在他们的心里根本不会存有和平的念头。日耳曼在最近一次大迁移中受到惨重的打击,战力衰竭无法抵抗,对于皇帝统率大军前来,感到极为惊骇。九位地位最高的日耳曼诸侯来到营地,俯伏在皇帝的宝座前,乐于接受征服者的命令,心甘情愿签订和平条约。他们在行省带走的财物和俘虏,皇帝坚持要求如数归还,要是敢拒不交还掠夺的战利品,各地的官吏有责任要惩罚这些顽抗的强盗。普罗布斯在他们区域的边界上留下守备部队,日耳曼人要提供相当数量的谷物、牛只和马匹当做贡金,供应这些部队使用,当然蛮族除了这些物资没有别的东西。皇帝甚至有很多的构想,像是要强迫日耳曼人放弃他们的武备,将他们的纷争交给罗马解决,他们的安全托付给罗马保护。为了实现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目标,就要指派常驻此地的总督,还有大量用来维持治安的军队,这都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普罗布斯经过判断以后,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权宜作法<sup>①</sup>,于是就把这个庞大的计划搁置下来没有执行。要是日耳曼被贬成一个行省,罗马人唯一的收获是增加需要防守的边界,花费更多的人力和金钱,来对付作战更为凶狠、行动更为积极的西徐亚蛮族。

普罗布斯放弃将好战的日耳曼人变成臣民的构想,为了应付当前的需要,代之以建造一道坚固的防线拒止蛮族的人侵。这片国土的范围就是现在的士瓦本(Swabia)大公国,在奥古斯都那个时代,因为古老的居民全部迁移一空<sup>②</sup>,所以成为荒芜之地。这里的土地很肥沃,很快就对邻近的高卢行省产生吸引力。有些冒险者前来建立新的殖民地,带着不受羁绊的性格,不顾一切追求财富,就据有这片无主的产业,缴交了十一税为帝国所承认。帝国为了保护这些新来的臣民,边区守备部队的防线逐渐从莱茵河延伸到多瑙河。大约是哈德良在位时期,防御的方式已经建立而且推展开来,守备部队的防线建构完成,用森林和栅栏做成坚强的工事和堑壕加以掩护。普罗

<sup>①</sup> 沃皮斯库斯引用皇帝写给元老院的一封信,里面提到计划要将日耳曼纳为帝国的一个行省。

<sup>②</sup> 斯特拉博说是马罗波杰斯(Maroboduus)率领马科曼尼人到波希米亚去,克卢维里厄斯证明就是士瓦本这个地方。



布斯皇帝在原来很粗糙的防线上,建构一道相当高的石墙,每隔一段距离筑有守备塔增强防御力量。从多瑙河邻近的诺伊斯塔德(Newstadt)和拉蒂斯邦(Ratisbon)\*<sup>①</sup>,延伸越过丘陵、山谷、河流和沼泽,抵达内卡河的温普芬(Wimpfen),最后终止在莱茵河的河岸\*<sup>②</sup>,一路蜿蜒过来将近两百哩。这样一个重要的屏障把两条主要的河流连接起来,可以保护在欧洲的行省,好像中间的空隙已经完全弥补得很坚固,使得蛮族特别是阿勒曼尼人,无法像从前那样很方便切入到帝国的要害部位。然而从中国和不列颠所获得的经验得知,用修筑堡垒高墙来防御广袤的边疆,全属徒劳无功之举<sup>③</sup>。一个积极进取的敌人,可以任意选择和变更攻击的位置,最后必能发现守备薄弱的部分,或趁其不备而攻之。防守者的兵力和注意力经常处于分散的状况,即是训练有素的部队要是不明敌情,也会产生畏惧的心理影响至巨,到时候防线只要有一点突破,就会产生全面崩溃的作用。普罗布斯建造的石墙所遭遇的命运或可证实此种说法,在他死后不过数年,全都被阿勒曼尼人推倒。剩余的残迹还零落的散布各处,现在只能引起士瓦本农夫的惊奇,以为是恶魔的力量。

普罗布斯强迫被征服的日耳曼民族签订和平协议,其中最有用的一项,就是要履行义务,每年征召一万六千名身强体壮的青年,供应罗马军队所需,然后分配到各行省,再以每批五十到六十人,派到罗马部队作为紧急增援之用。这种明智的作法,是要将蛮族对罗马的协助,发挥威力于无形。到现在这种人力的供应成为不可或缺的项目,因为意大利和内地各行省习于文雅的生活,人民虚弱不堪,无法负荷军备的重任。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艰苦的边疆地区,人民在身心两方面都适合军营的辛劳工作,但是连年战争使人口的数量逐渐减少,家庭的破碎和农业的凋敝影响最大,不仅摧毁目前的人力资源,更断送未来数代的希望。普罗布斯采用极为明智而正确的计划,让被俘或逃亡来归的蛮族组成新的殖民地,分发土地、家畜及各种农具,多方

\*<sup>①</sup> [译注] 诺伊斯塔德和瑞特朋斯都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地区,拉蒂斯邦现称雷根斯堡(Regensburg)。

\*<sup>②</sup> [译注] 这段边墙虽然有两百哩长,但是分为三段,中间还有五十哩的缺口。

<sup>③</sup> 有位匿名的作者对全世界有关筑边墙的问题都很熟悉,尤其是对日耳曼。他引用汉瑟曼(Hanselman)的著作,却把普罗布斯的边墙和马泰塞(Mattiaci)的防御工事混为一谈,前者是用来防备阿勒曼尼人,后者是建构在邻近地区的法兰克福用来抗拒卡蒂人。

采用奖励措施,使他们安定下来为共和国培养服役的兵源,用来取代人力资源业已枯竭的边疆。他曾运送一大批汪达尔人到不列颠的康桥郡(Cambridgeshire),让他们无法逃走也没有能力作乱,以后证明果能忠心耿耿为国服务。大量法兰克人和格庇德人居留在多瑙河和莱茵河两岸,将近十万巴斯塔奈人被赶出自己的家园,非常高兴到色雷斯定居,立刻受到罗马臣民的感染,采纳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国家观念<sup>①</sup>。普罗布斯的期望大多数还是落空,蛮族既无耐心而且生性懒惰,无法忍受缓慢而单调的农耕工作。他们对自由自在的生活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喜爱,只要有人站出来反对专制,就可以煽动他们很快叛乱,给自己和行省带来致命的危险。虽然后来的皇帝继续采用类似措施,这种不自然的人力供应,对于高卢和伊利里亚最主要的边界,还是不能恢复到古代原有的气势。

放弃新开发的居留地区、扰乱公共安宁的所有蛮族之中,只有很少数的人员能够回到自己的故土。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他们武装作乱在整个帝国之内流窜,都被这位英勇的皇帝率军平定,最后还是逃不掉全数被歼的命运。其中有一部分法兰克人,开始时也是仓卒行事,却获得成功,后来产生极大影响,不应该因为没有引起注意而放过不提。普罗布斯将法兰克人安置在本都的海岸地区,着眼点在于加强边疆的实力,制止阿兰人的入侵。有一支船队配置在黑海的一个港口,结果落在法兰克人的手里,他们决定冒险通过不知底细的海洋,从发西斯河回到莱茵河的河口。他们很容易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在地中海里到处巡航,随心所欲进行报复和抢劫的行动,不断袭击毫无戒心的亚细亚、希腊和阿非利加海岸。叙拉古这个富庶的城市,过去雅典和迦太基的海军在它的港口里鏖战不休,现在被一小群蛮族掠夺,战栗的居民大部分都被屠杀。法兰克人再从西西里岛前进到赫尔克里士之柱,很放心向着大洋航行,沿着西班牙和高卢海岸,引导出一条成功的通路穿过不列颠海峡,完成令人惊叹不已的航程,在巴塔维亚和弗里西亚海岸安全登陆。这次成功的实例教导他们的同胞,善于利用这样的优势,不必害怕大海的危险,只要发挥积极进取的精神,就会有一条新的路线可以获得财富和荣誉。

<sup>①</sup> 他们可能是被哥特人所迫,才离开自己的家园。

## 六、普罗布斯荡平叛乱及其被弑(280 A. D. - 282 A. D.)

普罗布斯虽保持高度警觉和主动的作为,不可能立刻使广大版图内的每一部分,都受到他的约束。蛮族只要抓住国内战争的良机,就要挣脱加在身上的枷锁。当皇帝出发解救高卢之时,将东方的指挥权授与萨图尼努斯,这位将领有很好的绩效和经验,主要因素在于君主出征在外、加上亚历山大里亚人的轻举妄动、朋友的危言耸听、以及自己心怀畏惧之感,迫不得已叛乱。但是他对帝国甚至自己的生命,从登基那一刻起就未抱任何希望。他说道:

悲哉!共和国丧失一位可用之材,多年的汗马功劳毁于一时的鹵莽行动。你们难道不知掌握君权之可悲,像利剑悬在头上,随时会丧失性命。畏惧自己的侍卫,怀疑自己的友人,抉择的行止和生活的方式,完全失去自主能力。无论年龄的长幼、品格的高下或行事的良窳,都免不了因猜忌而引起责难。当我被推举登上帝位,注定要终生忧虑,不得安享天年。唯一值得安慰之事,可以保证将来下场悲惨者,绝非仅我一人而已<sup>①</sup>。

预言的前面部分,因普罗布斯的胜利得到证实(279 A. D.),由于他的慈善为怀,后面部分所幸并未言中。这位仁慈的君王甚至想从愤怒的军人手中,救下萨图尼努斯的性命。普罗布斯过去对他的操守极为敬重,信任有加,不惜为他说话,当有人第一次提到他即将叛变的消息,普罗布斯认为是诬告而将告发者加以惩处。萨图尼努斯所以有这种下场,是他对手下的追随者没有约束,误听人言所致。因而这些在下的拥戴者,比起有经验的领袖,他们的期待更热切,所以罪恶就更深重。

萨图尼努斯在东方的叛乱事件刚处理完,西方又产生新的问题。波诺苏斯(Bonosus)和普罗库卢斯(Proculus)在高卢举起反叛的旗帜(280 A.

---

<sup>①</sup> 沃皮斯库斯提到这位下场悲惨的诡辩家,他在迦太基研究修辞学,可能是摩尔人而不是高卢人。

D.)。这两个军官作战英勇,虽然一位好酒而另一位好色,但是决非懦弱无能 and 贪生怕死之辈,而且声言要保持崇高的品格,畏惧强加在身上的惩罚,结果还是不敌普罗布斯过人的才能。他获得胜利还是保持仁慈的风格,让他们无辜的家人能保有财产和生命<sup>①</sup>。

普罗布斯的军队现在已经平定国外和国内所有的敌人,温和而稳健的施政作为重新恢复共和国的安宁。行省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陷入一大群带着敌意的蛮族、一个受拥立的僭主,甚或一帮横行的盗匪所造成的混乱之中。这时皇帝可以再度造访罗马,庆祝自己的光荣和给全民带来的幸福。英勇的君王举行凯旋式(281 A. D.),壮观的程度能够展现他的战功,人民不久前看到奥勒良的战利品而钦佩不已,现在更为庆幸有这一位英雄人物,将先帝的丰功伟业发扬光大。这个时候我们不会忘记非常特殊的状况,那天有八十名角斗士毫无生还的希望,在圆形竞技场中进行惨无人道的杀戮,还保留的六百名角斗士准备在以后几天表演。他们不愿白白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提供大众的娱乐,于是杀死看守的警卫,从监禁的地方冲出来,在罗马的街道上滥杀无辜,引起全城一片混乱,坚强抵抗正规部队的围剿,最后还是寡不敌众全部被歼灭。他们这样做不仅死得光彩,起码可以一泄心头之恨。

普罗布斯的治军不像奥勒良那样残酷,对于纪律的要求同样严格。后者对违纪官兵的处罚极为冷酷无情,前者让军团进行各项劳动,没有闲暇可以为恶。普罗布斯治理埃及时期,着手各项重大工程,使这个富庶的国家蒙受很大利益。尼罗河的航运对罗马非常重要,于是他进行多项改革的工作。军人用双手建构庙宇、桥梁、柱廊和宫殿,等于转变角色成为建筑师、工程师和农人。据称汉尼拔为防止部队习于怠惰生活,终日无所事事容易发生危险,要求他们沿着阿非利加海岸栽种大片橄榄树林<sup>②</sup>。根据同样的原则,普罗布斯运用军团在高卢和潘诺尼亚的丘陵地开垦葡萄园<sup>③</sup>。特别有两处地

① 普罗库卢斯是生长在阿尔本加(Albengue)地方的富家子弟,这个地方位于热那亚海岸。他开始时率领两千名武装奴隶,等于是打家劫舍做强盗。

② 有关汉尼拔要求部队植树这件事,其他古代的作家都没有提到,跟他一生的历史也有些矛盾,因为他离开阿非利加时才九岁,等回来时已经四十五岁,立即就在决定性的扎马(Zama)会战中失败而全军覆灭。

③ 普罗布斯废除图密善的禁令,允许在高卢、不列颠和潘诺尼亚种植葡萄。

方,完全使用军队的劳力来挖掘沟渠和栽种灌溉,其中之一名叫阿尔摩山(Almo),位于西米乌姆附近,是普罗布斯的出生地,使他产生一种孺慕之情,为了报答养育的恩德,一心想把很大一片无用的沼泽变成耕地,于是就指派部队担任这项任务。

一个人在执行得意的计划之时,即使贤德之士也会因磊落正直而自满,容易忘记拿捏谦和的分寸。普罗布斯就是没有充分考虑到部属的耐性和意向<sup>①</sup>,军人职业上的危险,只有靠生活上的欢娱和闲散来补偿。要是部队的责任因为农垦而不断加重,最后的结果不是不堪负荷而解体,就是非常气愤的设法摆脱。普罗布斯的作法欠当,据说已激起部队不满。他重视群体的利益甚于军队的利益,甚至表示国家得到和平以后,最理想的方式是立即废除常备兵和雇佣兵。他不慎将此种意图透露出来遭到杀身之祸。那年夏季最热的一天,普罗布斯如往常那样不顾酷热的天候,严格要求部队排除西米乌姆地区沼泽的积水。士兵担任劳累工作时极为暴躁,突然丢下工具抓起武器,爆发成为狂怒的兵变事件。皇帝深知大难临头,逃到监工的瞭望塔上躲避<sup>②</sup>,结果塔被推倒,不幸的普罗布斯当场死于乱剑之下(282年8月)。部队泄愤之后立即平息下来,懊悔冲动的行为,不再记恨皇帝的严厉,决定建一座纪念碑,追思先帝的丰功伟业使之永垂不朽。

### 七、卡鲁斯及其二子相继称帝(282 A. D. - 284 A. D.)

军队对普罗布斯的惨死深表哀伤和悔恨,一致宣称禁卫军统领卡鲁斯最有资格继承帝位。提及这位君王的状况,令人觉得混杂而可疑,他以具有罗马公民身分而自豪,不像前面几位皇帝要不是外国人就是蛮族出身,所以很喜欢与他们比较血统的纯正,然而当时的人觉得好奇而追查他的家世,发觉跟他的说法大不相同。他的祖先可能来自伊利里亚、高卢或者

---

<sup>①</sup> 尤里安很严厉的指责普罗布斯刚愎自用,遭到这种下场真是罪有应得。当然这种说法也太过分了。

<sup>②</sup> 从引用的原文上看,好像是铁做的活动塔台。

是阿非利加<sup>①</sup>。他虽然是军人却接受良好的教育,担任过元老院的议员。然而要是授与军队最高的职务,就他的年龄来说已经过大。当时帝国的文官和军职的资历完全分开发展,他却能获得一致的拥护,可见有其过人的长处。他受到普罗布斯的重用和尊敬,一直深表感激,严格说虽然他反对谋害普罗布斯,这种行为使他获利最大,所以也无法逃避成为帮凶的嫌疑。他以众所周知的操守和才能感到自豪,但是他原来很纯朴的性格,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严厉而残酷,就是替他写传的那些并不知名的作家,都在犯愁是否要将他放在罗马僭主之列<sup>②</sup>。卡鲁斯登基时大约六十岁,两个儿子卡里努斯(Carinus)和努梅里安(Numerian)均已成年。

元老院的权势随着普罗布斯的逝世而消失。军方虽然感到悔恨,没有像当年奥勒良被弑之后,依照职责对文官政府的统治权表示尊重,认为毋须得到元老院的许可,自行决定推举卡鲁斯继位。新登基的皇帝咨元老院的信函表现出冷淡而高傲的态度,洋洋自得宣称依法行事<sup>③</sup>。这种行为一反前任那种友善的作风,新的朝代从开始就没有展现博大的气象,终非良好的预兆。罗马人民被剥夺权力和自由,也只能私下发发牢骚。不过,恭贺和奉承的声音还是到处可闻。在他继位时有人写了一首田园诗,倒是可以抱着开玩笑的心情,姑且一读。说是两个牧羊人为了避开中午的酷热,就跑进乌努斯神(Faunus)\*<sup>④</sup>的洞穴去休息,在一块木板上发现了当时人物的记述。这位农村的神明用预言的诗句,描写出帝国在这位伟大君主的统治下,全都会过着幸福的生活。乌努斯向这位到来的英雄欢呼,他的肩上背负着整个罗马世界,将战争和内讧全部消除干净,再一次恢复到纯洁和安定的黄金时代。

身经百战的老将可能没有听到这种无聊诗文,卡鲁斯和军团都一致同意,准备执行延误很久的波斯战争。在他出发远征之前,将凯撒的头衔颁授

① 这些事情都可以说得通,他生在伊利里亚的纳博讷(Narbonne),优特罗皮乌斯把它跟高卢另一个同名的城市弄混淆。他的父亲可能是阿非利加人,母亲是罗马贵族,卡鲁斯自己是在首都受教育。

② 沃皮斯库斯特别提到,尤里安认为卡鲁斯皇帝和他的两个儿子,不配享有凯撒的名衔。

③ 卡鲁斯向元老院贺喜,说他们中的一员,也就是他自己已经贵为皇帝。

\*④ [译注] 乌努斯神就是头上长角牧神,意大利的古老神祇,祭典节日是12月5日。

给两个儿子,赋予长子卡里努斯与皇帝同等的权力,指示这位年轻君王,首先要平定高卢新发生的动乱,然后在罗马坐镇,负责统治西部各行省的政务。在这位老皇帝卓越的指挥下,获得一次大胜,使伊利里亚的安全得到保障,一万六千名萨尔马提亚人伏尸战场,还有两万多名蛮族被俘。罗马军威大振决定趁胜进军,不顾隆冬天气通过色雷斯和小亚细亚等地区。最后他带着小儿子努梅里安,到达波斯帝国边界,将营地设在高山顶上,把敌人的财富和宝物指给部队看,要他们入侵这个国家去夺取。

波斯国王瓦南尼斯(Vananes)是阿尔塔薛西斯的后裔,虽然已经征服上亚细亚战力最强的国家塞格斯坦,得知罗马大军东征却感到惊慌,想用和平谈判的手法尽力拖延进军的速度。波斯的使者在日落时分到达营地,军队正享用着俭朴的晚餐。他们要求谒见罗马皇帝,最后被引见给一位坐在草地上的军人,正在进食一块发霉的咸肉和一些硬碗豆当晚餐,唯一能够显示皇帝的威严,就是穿着一件紫色的粗羊毛长袍。会议就在毫无宫廷礼仪的状况下进行,卡鲁斯将戴着掩盖秃头的便帽取下,对使者很坚决的表示,除非波斯国王向罗马认输,否则很快要将波斯夷为平地,就像他的秃顶一样寸草不留<sup>①</sup>。虽然他的谈话很有技巧事先也有准备,我们可以从而知道卡鲁斯的行事作风,很像继承伽利埃努斯的那位好战君主所具有单纯的性格,已经在罗马军营之中恢复往日的雄风。波斯的使者极为惊慌只有告退(283 A. D.)。

卡鲁斯的威胁并非夸口之言,他率军蹂躏美索不达米亚,凡是阻挡前进的敌人全部被他铲除,占领塞琉西亚和泰西封这些重要城市(都没有抵抗就投降),带着获胜的大军越过底格里斯河,掌握最好的机会入侵波斯。现在波斯最高会议全力应付国内党争,同时大部分兵力被牵制在印度边界。罗马和东方知道这种状况,都认为稳操胜券。这些阿谀之言和一厢情愿的想法,大肆夸张要灭亡波斯、征服阿拉伯、救平埃及,最后甚至要一劳永逸解决西徐亚人的入侵问题<sup>②</sup>。卡鲁斯在位时注定要使这些预言落空,甚至连话都没有说出口,就因为他的死亡而否定一切(283年12月25日)。这件事后来产生很多状况,从他的秘书给罗马郡守的一封信中,或许可以了解真相。他

<sup>①</sup> 西尼修斯把它当成是卡里努斯的轶事,看起来很像是卡鲁斯的行事风格。普罗布罗绝不会这样做,虽然有人把这件事套在他的头上。

<sup>②</sup> 有关卡鲁斯在波斯的胜利,我参考《菲罗帕特里斯(Philopatris)对话录》。就学者而言,这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题目,我的看法是要对这段历史进行专门的研究。

写道：

我们敬爱的卡鲁斯皇帝，病倒在床上的时候，正好有一场猛烈的暴风雨袭击营地。天空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辨五指，从不断闪电的照耀下，发现大家都陷于混乱之中。在一阵轰隆的雷鸣过后，我听到突然发出的哭声，知道是皇帝过世了。接着发生的状况是侍从们怒急攻心，放火焚烧御用帐篷，于是产生传闻说是卡鲁斯被雷打死。但是就我们所知道的真相，他的过世完全是病故<sup>①</sup>。

虚悬的帝位没有引起争夺，怀有野心的将领彼此之间产生恐惧，相互牵制不敢行动。年轻的努梅里安和不在现场的兄长卡里努斯，受到一致拥戴成为罗马皇帝。公众期望卡鲁斯的继承人能够追随先人脚步，不能容许波斯人从惊恐的状况下复原，必须手持武器向苏萨(Susa)和埃克巴塔纳(Ecbatana)的宫殿前进<sup>\*②</sup>。军团的实力固然强大，不论数量再多，训练再严，却因受到迷信的影响而感到极为沮丧。虽然用各种手段来掩饰先帝的死因，也不可能使部队祛除心中的阴影，而且舆论的力量强大，古人对雷电的威力感到极为恐惧，要是有任何地点或人员受雷击，都会认为是神明愤怒的惩罚。这时大家记起过去的神谕，上面提到底格里斯河是罗马军队到达的极限。现在灾祸降临卡鲁斯的头上，军队向年轻的努梅里安大声疾呼，要服从神明的警示，领导他们离开这个不祥的作战地区。文弱的皇帝没有办法移去蛊惑人心的成见，使波斯人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支战无不胜的大军在片刻之间，竟会撤得一干二净<sup>③</sup>。

先帝崩殂的噩耗很快从波斯的边界传回罗马，元老院和行省都祝贺卡鲁斯的儿子登基(284 A. D.)。这两位走运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门第和功绩有何出众之处，以为两者之中只要有一项非常人所及，就可稳保帝王之尊，并且视为理应当然之事。他们的出身和教育与庶民没有不同，只因为父亲称帝而能晋身皇家尊荣。卡鲁斯在位约十六个月后逝世，将帝国的基业遗留

① 古代很多知名的作者，都认为卡鲁斯遭雷击毙。

\*② [译注] 苏萨在伊朗的西南部，亚历山大大帝曾都在此，后来移到巴比伦；埃克巴塔纳是米底人的首都，位于伊朗西部，现在叫作哈姆丹(Hamadan)。

③ 奥勒利乌斯·维克托相信预言，认为撤退是很合理的行动。



给儿子继承。要想在遽登大宝之时而能保持平常心,必须讲究洁身自爱和谨言慎行,可是这位长子卡里努斯欠缺应有的德行。他在高卢战争确也表现出英勇的气概,等班师回到罗马以后,过着奢侈腐化、挥霍无度的生活,个性软弱而又暴虐,纵情声色毫无品味,极度夸耀表面的虚荣,毫不顾虑公众的尊敬。在几个月之内连续娶了九个妻子,接着就是离婚,这时她们大多仍怀着身孕。虽然婚嫁和离异是合法的行为,像这样喜新厌旧率性而为,无异是在羞辱自己和罗马的名门世家。他对那些记得他从前出身寒微或指责他现在行为过失的人,全都恨之入骨。过去他父亲指定一些朋友和顾问,来辅导这位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现在这些人不是被他放逐就是处死。对他不够恭敬的同学和朋友,使用最卑鄙的报复手段加以迫害。卡里努斯只要与元老院的议员在一起,就装出高贵的帝王派头,经常公开宣布要将议员的财产分配给罗马人民。他从罗马最低贱的人渣中选用他的亲信和大臣,整个宫廷甚至皇帝的筵席上,都充斥着歌手、舞女、娼妓以及各类邪门歪道的随从。他的司阁负责市政;将禁卫军统领处死,挑选一个陪他放荡行乐的大臣来递补;另外一位声名藉、无耻之尤的大臣,被授予与执政官的职衔;有一个机要秘书熟悉各种伪造的技巧,懒惰的皇帝竟让他代签各种文件。

卡鲁斯皇帝着手进行波斯战争,为保障家族财产安全,将西方的行省和军队交给长子统治,虽合乎政策需要,却也显然是基于自私的动机。等他接到消息得知卡里努斯的胡作非为,心中感到无限羞愧和懊恼,表示要加以严办的决心,以期对公众有所交代。同时他要收养君士坦提乌斯以代替不肖子,操守廉明且英勇过人的将领正任达尔马提亚总督。收为养子之事稍有延误,待卡鲁斯死后遂作罢论。卡里努斯无所忌惮,更可无法无天,挥霍奢侈过于埃拉伽巴卢斯,残酷不仁更甚图密善<sup>①</sup>。

## 八、罗马各种壮观的竞技与赛会(284 A. D.)

卡里努斯施政最大的功劳,从历史的记载和诗文的歌颂中可以得知,是用他自己和兄弟的名义,在剧院、赛车场和竞技场展示各项节目的伟大壮

<sup>①</sup> 沃皮斯库斯、小维克托和优特罗皮乌斯都提到,戴克里先在位的时间很长,而且政绩斐然,在对比之下,当然不喜欢听到卡里努斯有好的名声。

举。大约二十年以后,戴克里先的廷臣向这位节俭的君王,提到他前任的手笔之大,获得非常响亮的名声。戴克里先承认卡里努斯的统治,确是满足了老百姓的欢乐,这种毫无意义的挥霍浪费,会让罗马人民在如狂如痴中获得最大的享受,然而审慎的戴克里先却瞧不起这种作风。年老的市民曾经目睹往日的各种盛会,像是普罗布斯和奥勒良凯旋式的排场,菲利普皇帝非常别致的竞技和搏斗项目,都比不过卡里努斯的豪华壮观<sup>①</sup>。

历史曾经详细记载罗马历代皇帝的事迹,从而我们知道卡里努斯的豪举,确实有独到之处。要是提及猎捕野兽这件事,或许可以对设计的浮华和手段的残忍,从人道的立场加以谴责,却不得不承认,罗马人为了娱乐他们的民众,在这方面所花的费用之庞大和设计之精巧,说是空前绝后亦不为过<sup>②</sup>。普罗布斯曾经下令,把很多大树连根挖起移植到赛车场,成为一片广大而浓荫密布的森林,立刻将鸵鸟、大鹿、梅花鹿和野猪各一千只放养其间,任凭民众前来射猎取乐。翌日就换上雄狮和雌狮各一百头、花豹两百只,以及三百头熊。这批野兽本来是年轻的戈尔狄安皇帝准备做凯旋式游行之用,后来的继位者也曾经在竞技场中展示出来,但是像这样一次屠杀几百只大型野兽,倒是非常少见。二十只斑马表现出雅致的外形和斑条的躯体,使罗马人大开眼界。悠游在萨尔马提亚平原的大角鹿以及埃塞俄比亚平原的长颈鹿,这样高大又对人无害的动物各有十只,与之对比的是三十只非洲鬣狗和热带地区最凶狠的印度虎十只,还有自然界最具有威力的四足兽,犀牛和尼罗河河马也都来亮相<sup>③</sup>,此外还有三十二头大象组成庄严的队伍,从古代世界各地运送到罗马竞技场。这么多的珍奇野兽,的确令一般人看得出神叹为观止。博物学家可在此进行研究,真正观察这些不同品种的外形和特性,这倒是意外的收获,这点好处在科学家来说可以很容易得到,也不足以成为任意糟蹋人类共有自然资财的理由。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发生一件稀罕事例,明智的元老院竟能将民众的娱乐用来维护国家的利益。罗马战胜迦太基,俘获一大批象,由几个奴隶用钝矛在后面赶着,在赛车场里表演。罗马士兵看到后,知道这些笨重的动物毫不足畏,以后在战争中看到它

① 从卡尔丰尼乌斯的田园诗可以看得出来,普罗布斯凯旋式的壮观仍然历历在目,而且历史学家也赞同诗人的意见。

② 哲学家蒙田对罗马人这种伟大的景象,有极为鲜明而独特的看法。

③ 卡里努斯展出一只河马,未提及鳄鱼。以往奥古斯都曾经一次展出三十六条鳄鱼。

在队列里,接战的时候不会产生恐惧之心。

把猎杀和展示野兽当做豪华的活动,很适合那些视自己为世界主人的民众;作为展示的建筑工程除了用来娱乐以外,还能显示出罗马的伟大。第度的大竞技场真是值得“巨无霸”(Colossal)的称号,后代子孙看到残留的遗迹,难免心生敬畏而产生钦佩之感。这个椭圆形的建筑物有五百六十四呎长,四百六十七呎宽,以八十个拱门作基础,用四根连续柱式的结构,升到一百四十呎的高度<sup>①</sup>。建筑物的表面镶嵌大理石,装饰各种雕像。内部的构造是巨大的凹状斜面,充满并围绕着六十到八十排大理石座位,上面覆盖着坐垫,很容易容纳八万名观众<sup>②</sup>。六十四个出入口方便大量人员的进出,通道、走廊和楼梯都设计得非常精巧,每个人无论是元老院的议员、骑士阶层还是平民,很容易到达规定的位置,不会产生任何混乱<sup>③</sup>。无论任何方面连细节都没有忽略,尽量让观众感到方便和舒适。有很大的活动凉篷,必要时放下来防止日晒和雨淋,利用喷泉使空气不断保持清新,同时使用大量香料保持气味芬芳。建筑物的中央或为搏斗场或为舞台,铺上最好的细砂,随时可以改变外表形状。舞台可以升起来变成赫斯珀里得斯(Hesperides)的金苹果乐园<sup>④</sup>,随后亦可变成色雷斯的岩层和洞穴。地下水管供应源源不绝的水流,舞台可以从平坦的地面,马上成为一个大湖泊,由于挖的深度够,所以上面还可以漂浮作战的船只<sup>⑤</sup>。罗马皇帝为装饰豪华场面,不惜工本大手笔投资。很多记载提到大竞技场的摆设都是用黄金、白银和琥珀制成。诗人描述卡里努斯的竞技节目,把自己当成是个牧羊人,被壮观的名声吸引到首都。防护野兽的网是用金线编成,柱廊全都镀金。用来区分观众的阶级,布

① 古代人把它的高度夸大到极点,卡尔丰尼乌斯说它高与天齐,马尔切利努斯(Marcellinus)说它高得看不见顶。不管再怎么讲,埃及大金字塔的高度也不过五百呎。

② 根据维克托不同的抄本,容纳的观众有的是七万七千人,也有的是八万七千人,马费伊(Maffei, Francesco Scipione, Marchesi, 1675 A. D. - 1755 A. D., 意大利的戏剧家、建筑家和学者)计算空间可以容纳的座位是三万四千人,其余人员要站立在最上层有顶盖的走廊上。

③ 马费伊在著作中,把最困难的题材都弄得很清楚,他虽是古物学家却像建筑家。

\* ④ [译注] 赫斯珀里得斯是希腊神话中为天后赫拉看守金苹果园的仙女。

\* ⑤ [译注] 罗马人的竞技节目中,场面最大的是模拟海战,最早是凯撒演出对温尼提人的海上实战,让罗马人大开眼界。奥古斯都的《功业录》中,特别提到在台伯河对岸的海战表演,挖了一个一千八百呎长、一千二百呎宽的水池,里面有三十艘三层桨战船和更多的小型船只,除了桨手和船员以外,作战人员有三千人。

满价格昂贵的马赛克镶嵌,全部用美丽石子做成。

## 九、卡鲁斯家族的殒灭与戴克里先的发迹(284 A. D. - 285 A. D.)

卡里努斯皇帝备极尊荣,安享帝王的福分,所见所闻都是民众的颂赞、廷臣的奉承和诗人的讴歌。他本人实在欠缺值得称誉的德行,不得不推崇他蒙受神的恩典。就在此时他的弟弟逝世在离罗马九百哩外(284年9月12日),卡鲁斯家族的皇权,也在一次突发的革命中转到他人手中。

卡鲁斯的两个儿子自从父亲逝世以后,彼此还未晤面,他们所做的安排是先拖一阵子,等弟弟在波斯战争得到光荣的成就,就用敕令要他回到罗马来举行凯旋式。至于双方的权责,甚至于行省或整个帝国的划分,都还没有确定,要想联合统治看来不会执行太久的期间。两个人的性格有差异,很容易引起兄弟之间的猜忌。即使就一个腐败者而言,卡里努斯都罪该万死。努梅里安适合做个太平皇帝,他的言行举止和蔼可亲,操守德行受到公众的喜爱和尊敬,对诗文和演说都有很深的造诣,虽然已擢升到最高的地位,表现却非常谦虚,显得更为尊贵无比。他的辩才受到元老院的赞许,不像西塞罗那样锋芒太露,毋宁是谦和稳重。虽然当时并不缺乏诗文的高手,他可与当代名家一争高下,而且与对手成为要好的朋友,有很详尽的数据可以证明他不仅心地好而且才气高<sup>①</sup>。努梅里安的才华适合头脑沉思而不是身体力行,等他父亲即位以后,逼得他无法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何况他的性格和爱好均不适合指挥军队,波斯战争的艰苦生活斲丧他的身体,炎热的气候使他染上目疾<sup>②</sup>。漫长的撤退行动,只能独处在黑暗的帐篷里或是阜床上。国家大事不论是民政或军政,全部授权给禁卫军统领阿里乌斯·阿培尔(Arrius Aper)负责,他是皇帝的岳父,可以大权独揽,御帐由他派出亲信严密看守。在很长一段时期,阿培尔因皇帝不能视事,就假借名义对军队下达命令<sup>③</sup>。

卡鲁斯死后还不到八个月,罗马军队以缓慢的行军方式,离开底格里斯

① 他在当时的诗坛赢得最高荣誉的金冠,元老院为卡鲁斯这个天才儿子树立一个雕像,上面刻着“舌辩群雄”。

② 沃皮斯库斯认为是自然的事,父亲过世令他不断哭泣,不仅伤身,也染患目疾。

③ 阿培尔在波斯战争中,曾经涉嫌背叛卡鲁斯。

河班师回国,到达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地方。军团停扎在亚细亚的卡尔西顿,行辕则过了赫拉克利亚,行抵欧洲这边的普罗蓬提斯<sup>①</sup>。军营到处流传说是努梅里安已经死亡,有个心怀不轨的奸臣,仍然假冒皇帝之名行使皇权。众人刚开始是窃窃私语,到了后来变成群情激动的喧嚣。性格暴躁的士兵无法忍受这种长期悬疑不决的情况,带着强烈的好奇心闯进皇帝的帐篷,发现努梅里安的尸体横陈床榻<sup>②</sup>。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原本可以让大家相信是自然死亡,但是这种掩饰的行动,可以解释为犯罪的证据。阿培尔采用的措施是想让自己被推举为帝,结果成为他灭亡的原因。虽然目前已激起狂怒和悲伤的情绪,部队还是愿意遵守正常的程序,可见从伽利埃努斯以后几位武功显赫皇帝的教诲之下,证明军队已经建立严明的纪律。所有军队奉命向卡尔西顿集结,阿培尔被铁链锁住,当做罪犯押解过来。营地中央成立一个法庭,将领和军事护民官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他们立即向部队宣布,选择卫队指挥官戴克里先继承帝位,并且为受大家爱戴的皇帝复仇(284年9月17日)。候选人未来的命运,全部要看当前如何掌握机会做出妥善处置。戴克里先深知他原来的职位必然会招来猜疑,于是在登上法庭以后,举头目视太阳,在神明监察之下,郑重表明自己清白无罪,然后用皇帝和法官的口气,命令将阿培尔脚镣手铐押上法庭。他指着阿培尔说道:“这个人是谋害努梅里安的凶手。”然后不容他有辩驳的机会,拔出剑来刺进统领的胸膛。罪证已经昭然若揭,不容被告否认,军团一再高声欢呼,接受戴克里先皇帝的判决和权威<sup>③</sup>。

在进入另一位皇帝的统治之前,要先简要交代努梅里安兄长的悲惨下场。卡里努斯拥有大量军队和充分财力,能支持他以合法的名义统治帝国,他个人私德有亏,抵消他在出身和地位上的优势。他父亲最忠诚的下属,都瞧不起这个儿子的不学无术,更畏惧他的残酷傲慢,人心都向着他的对手。甚至元老院也不讳言,他们宁愿接受一位篡臣总比僭主要好。戴克里先运

① 我们从亚历山大里亚的编年史,知道戴克里先即位的时间和地点。

② 根据优特罗皮乌斯的记载,说士兵发现努梅里安的死亡,是闻到尸体所产生的臭味,难道就不能用香料的气味来加以掩盖(译按:这样看来智慧比起中国人差远了,秦始皇死后用的是臭咸鱼)?

③ 戴克里先为什么要杀掉阿培尔(拉丁文的“野猪”),有人说是基于双关语,要取得好兆头,当然在场的人并不都是傻瓜。

用各种政治手腕,激起国内不满,在冬季进行密谋活动,公开准备要打一场内战。到了春天,东方和西方的军队在马古斯平原遭遇(285年3月),此处是梅西亚的一个小城<sup>①</sup>,位于多瑙河畔。从波斯战争回师的部队,早已耗尽体能和兵员才获得光荣的胜利,战力无法与毫无耗损的欧洲军团相比,所以队伍被击破。在那悲惨的时刻,戴克里先不仅是帝位甚至连生命都将不保。卡里努斯由于英勇的士兵而获得优势,也由于军官的叛逆而丧失自己的生命。有位军事护民官的妻子被他勾引,所以要找机会报复,一击之下,奸夫身上流出的鲜血,冲刷掉内战的冲突。

---

<sup>①</sup> 优特罗皮乌斯把这个地点弄得很清楚,在塞尔维亚的卡斯托拉兹(Kastolatz),位于贝尔格莱德下方不远处。

## 第十三章

戴克里先当政及其三位同僚马克西米安、伽勒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 重建秩序和安宁 波斯战争的胜利和凯旋 政府分治的新制度 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逊位和退隐(285 A. D. - 313 A. D.)

### 一、戴克里先的出身与继位(285 A. D.)

戴克里先的统治较之前朝诸帝更为光耀夺目,他个人的出身则更为贫苦卑贱。贵族世家所标榜的特权,因为世人过分要求功勋和霸业,早已荡然无存,在人类的自由和奴役之间,仍然保持着一条明显的鸿沟。戴克里先的父母原是罗马元老院议员阿努利努斯(Anullnus)的奴隶,他的名字源于达尔马提亚的一个小镇,是他母亲出生的地点<sup>①</sup>,所以身世没有值得炫耀的地方。他父亲从主人家得到自由以后,能够读书识字得到文书工作。他那位志向远大的儿子,庙宇中得到有利的神谕,自己也认为颇有才能,所以决定在军中发展,希望能出人头地。谁知道奇迹发生,他靠着计谋和机遇,一步一步实现神谕的预言,向世人展示他的丰功伟业。戴克里先一路飞黄腾达,当过梅西亚的总督,获得执政官的尊荣,负责指挥宫廷卫队的重要职位,在波斯战争中展现非凡的才能。等到努梅里安死后,有心争取王位的人员均

---

<sup>①</sup> 根据优特罗皮乌斯和维克托的说法,小镇名叫多克利亚(Doclia),源于伊利里亚一个小部落,所以这位奴隶最早的名字是多克里斯(Docles),他用希腊语的音调加长成为戴克里斯(Diocles),最后变成罗马人尊贵的名字戴克里提努斯(Diocletianus)。

自叹不如,竟一致推举这位奴隶出身的人,认为他最适合接任帝座。

出语恶毒的宗教狂热人士,在指责他的同僚马克西米安行事野蛮残暴的同时,对戴克里先皇帝的勇气产生怀疑。很难相信这样一位受到军团尊重和士兵爱戴的皇帝,就像以前那些英勇善战的君王一样,竟会是个胆小鬼。然而毁谤的言论总要很技巧的找到最脆弱的部位,然后再加以攻击。戴克里先在克尽自己的权责或在紧要关头,并不是没有担当。他绝非英雄人物,缺乏大无畏的气概,无法把危险和权势置之度外,不能以毫无虚伪之心以赢得举世的赞誉。实在说他的才能偏于实用,不会夸耀引起猜忌;心智均衡,对人性的揣摩富于经验;处理事务精明能干又能讲求技巧;慷慨大方而且生活节俭朴实,常以军人的爽直掩饰深沉之心机;能随时改变手段以达成锲而不舍的目标;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根本不顾虑别人,甚至违背自己的良知;有时也会假借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之名,以利于达成自己的企图。戴克里先与奥古斯都一样,被视为新帝国的奠基者,就像凯撒的养子是一位极其出色的政治家,绝非统兵征战的勇将。他们能用策略达成目标之时,尽可能不使用武力。

戴克里先成功之道在于宽厚温和的作风。罗马人接受死刑、放逐或籍没时,只要稍为给予宽容或公正,就会极口称赞在上位者的仁慈,对内战能自行熄灭,无不感到惊喜。戴克里先把卡鲁斯家族的首席大臣阿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视为心腹,尊重过去政敌的生命、财产和地位。他甚至让卡里努斯大部分奴仆,继续在原来的位置上供职<sup>①</sup>。这种作法可能是出于谨慎的动机,让善玩手段的戴克里先可以获得仁慈的美名。有些奴仆为了得到他的欢心,不惜暗中出卖旧主人;有些人对不幸的故主怀有感恩之心,得到他的尊敬。奥勒良、普罗布斯和卡鲁斯这几位皇帝,都有知人善用的才干,在政府和军队的各部门安排有能力的官员,撤换他们只会损害到公众的利益,对继任者而言毫无好处。此种作法使得整个罗马世界,对新政府怀抱美好的远景。戴克里先公开赞扬前代皇帝的美德,特别表示要效法马可·安东尼的王道思想,用以彰明个人之所好。

<sup>①</sup> 奥勒利乌斯·维克托对戴克里先这段推崇之辞,好像是间接用来指责君士坦提乌斯的残酷行为。从《岁时记》(Fasti)可知,阿里斯托布鲁斯在卡里努斯的推荐下出任执政官,戴克里先还能继续让他担任罗马的郡守。



## 二、罗马帝国的分治(286 A. D. - 292 A. D.)

戴克里先当政时期最关心的事项,就是要表明诚挚和稳健的态度,于是以马可做榜样,提升马克西米安做他的同僚,开始时加上凯撒的头衔,最后进封为奥古斯都(286年4月1日)<sup>①</sup>。就他的动机和目的而论,与马可·安东尼不顾国家的利益,将帝王的尊荣授与一名僮薄少年,完全是为了报答私人的恩德,真是天差地别。戴克里先是在国事危难之际,让一个多年战友共同肩负治国重任,用以增强东方和西方的防卫力量。马克西米安像奥勒良一样,出生于西米乌姆地区的农民家庭,大字不识,视法律为无物<sup>②</sup>,容貌和举止粗野,后来虽然贵为皇帝,仍然不改其本色。战争是他唯一的专长,长期的军旅生涯让他扬威帝国每处边疆。他的军事才能不在指挥部队而在唯命是从,或许他的兵法造诣不能成为卓越的将领,凭着勇敢、忠贞和经验,能够执行最艰巨的任务。马克西米安的缺点就他提拔的恩主而言,颇有利用的价值。他从未恻隐之心,行事不畏后果,戴克里先对政策每有重大的兴革举措,马克西米安成为执行残忍行动最适当不过的工具。等到血腥的牺牲者已经选定,有时为了审慎起见,戴克里先出面调停,救出几位本不想取其性命的人士,有时为了防止报复,就会对马克西米安的严酷轻描淡写的斥责几句,所以当时以黄金时代和黑铁时代<sup>③</sup>来对比宽猛之治道不同。两人虽然性格大相径庭,在位时仍能保持当年布衣之交。马克西米安作风粗暴而倨傲,会对自己和国家的安全带来莫大的危险,但是他一向尊敬戴克里先为

① 问题出在马克西米安接受凯撒和奥古斯都这两个头衔的时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引起一些争论。我比较赞成蒂尔蒙特的意见,因为他在这方面做了很深入的研究,所得的结论非常精确,几乎挑不出毛病。

② 在当着他的面所发表的颂辞之中,马梅尔蒂努斯[Mamertinus, Claudius, 360年左右的一个罗马官员,是《背教者尤里安(Julian the Apostate)颂辞集》的作者]对这个英雄人物的知识水准表示怀疑,说他在效法汉尼拔和西庇阿时,心中怀疑不知是否听过他们的名字。从这里也可以大胆推断,马克西米安喜欢人家把他看成是军人而不是文士,所以我们有时也可以根据奉承话的弦外之音,发觉一些真实的史事。

\* ③ [译注] 罗马神话以黄金时代与黑铁时代,表示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两个对立的时期。黑铁时代以邪恶、自私和堕落为特点;黄金时代以德行、公平和正义为目标。

不世的天才,承认理性的力量胜过蛮横的暴虐<sup>①</sup>。这两个人不知是自大或迷信,一位自称为约维乌斯(Jovius),另一位是赫尔克里乌斯(Herculius)。按照御用文人的说法,约维乌斯是比拟朱庇特用智慧推动宇宙的运行,赫尔克里乌斯则欲仿效所向无敌的英雄铲除世上的恶魔和暴君\*<sup>②</sup>。

这两位国君自比古代的神明和英雄,能力不足以承当治理国家之重任。有远见的戴克里先发现帝国四面受蛮族攻击,在重点方面需要安置大军和皇帝御驾亲征。他基于此种考量,决心再次让出一部分过于庞大的权力,用较次一级的凯撒称号,授与两位功勋显赫的将领,分享统治帝国的君权(292年3月1日)。伽勒里乌斯原以牧牛为业,故获得阿门塔里乌斯(Armentarius)的别名,君士坦提乌斯因为脸色苍白,常被人称为克洛卢斯(Chlorus),两人都身御紫袍荣登次一位阶的帝座。在前面提到马克西米安的乡园、出身和习性,等于已经描绘出伽勒里乌斯的大致轮廓。他常被称为马克西米安年轻的化身,事实上无论在才能和品德方面都要高明得多。君士坦提乌斯的家世不像共治者那样低微,他的父亲优特罗皮乌斯是达尔达尼亚很有地位的贵族,母亲是克劳狄皇帝的侄女<sup>③</sup>。虽然他年轻时期过着军旅生涯,个性却温和友善,人们在很久以前就异口同声赞誉,认为他的前途无可限量。

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为了用家族关系来增强政治的结合,两位皇帝分别成为两位凯撒的父亲。戴克里先以伽勒里乌斯为子,马克西米安以君士坦提乌斯为子,迫使他们与发妻离异,各以自己的女儿嫁给养子<sup>④</sup>。这四位君主划地分治广大的罗马帝国: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的防务责成君士坦提乌斯;伽勒里乌斯驻守多瑙河两岸,用以护卫伊利里亚各行省;马克西米

① 在这些《颂辞集》里,我们发现有些讲辞是在公开赞扬马克西米安,有些则借嘲笑他来讨好他的敌手,可以从两者的对照中获得一些信息。

\*② [译注] 罗马皇帝只要生前无太大过失,死后都可由元老院通过封为神祇,接受臣民膜拜。从戴克里先开始才在生前进行神化,为引进东方专制政体奠定理论基础。

③ 尤里安是君士坦提乌斯的外孙,他夸耀自己的家族源于英勇好战的梅西亚人,其实是居住在梅西亚境内的达尔达尼亚人。

④ 伽勒里乌斯娶了戴克里先的女儿瓦伦丽娅(Valeria),严格说,君士坦提乌斯的妻子狄奥多拉(Theodora),是马克西米安的继女(译者按:所以我们在下一章可以知道,马克西米安把女儿福斯塔(Fausta)嫁给君士坦丁,这样算起来,君士坦提乌斯与君士坦丁父子娶了一对异父同母的姊妹)。

安管辖意大利和阿非利加；戴克里先自己保有色雷斯、埃及和富庶的亚细亚地区。每人在统辖范围都有最高的权力，四位君王的联合治权及于整个帝国，每一位随时准备为共治者提供意见或亲临效力。两位身居高位的凯撒尊重两位皇帝的权威，而这三位较年轻的君王，都能以感激和顺从的言行，毫无例外的承认成全他们的再生之父。彼此之间没有发生猜忌的权力之争，团结合作表现出非常奇特的和谐景象，可以比拟为演奏一段协奏曲，完全依靠首席乐师高明的技巧，引导着整个乐曲能够流畅进行。

这项重大措施并未立即付诸实施，等马克西米安的联合统治满六年后，才正式推动执行，主要是在这段期间不乏重大事故发生。为使读者有明确概念，首先要描绘戴克里先政府的全盘轮廓，接着叙述他在统治期间的作为，按照事件发生的自然顺序，不是编年记事上成问题的日期先后。

### 三、高卢和不列颠的动乱及平定始末(287 A. D. - 296 A. D.)

马克西米安第一件功绩，虽然当时的史学家只是寥寥数语，但是性质非常独特，值得在历史上留下记录。俗称巴高达(Bagaudae)<sup>①</sup>的高卢农民发生暴动，经他镇压后得以平定(287 A. D.)。当时的状况与14世纪英国和法国遭遇的情形概约相似。欧洲有不少约定俗成的规则渊源于克尔特蛮族，封建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凯撒征服高卢时代，这个人口众多的民族通常分为三个阶层，即教士、贵族和平民。最高阶层的统治靠宗教，次一阶层靠武力，第三也是最后阶层的平民，在公共会议中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表决权。平民在受到债务的压迫，或是畏惧暴力的侵害，很自然会请求有力的首领给予保护，于是保护者对被保护者的个人或财产，就如同希腊和罗马的主人对奴隶那样，享有绝对的权利<sup>②</sup>。这个民族的大部分人民沦为奴隶，被迫长期为高卢的贵族奉献劳力。他们不是受到镣铐的囚禁，就是为严苛的法律所限制，终身不得离开贵族的田产。从伽利埃努斯在位到戴克里先时代，高卢受到长期内忧外患的煎熬，农奴的境遇更为凄惨，在主子、蛮族、军队和税吏的

<sup>①</sup> 巴高达这个称呼在高卢一直用到五世纪，意义是“叛党”或“叛徒”。有些学者认为这个字源于克尔特语的巴高德(Bagad)，意思是“乱哄哄的会议”。

<sup>②</sup> 凯撒在《高卢战记》里提到，海尔维第亚人的族长奥杰托里克斯(Orgetorix)，把一万名奴隶武装起来担任守备。

交相压榨下,已到无以为生的地步。

这些农民由忍无可忍陷入绝望之境,在暴怒之下拿起农具当做武器。群众四处蜂拥揭竿而起,农夫和牧人变成步卒和骑兵,举火将荒凉的村庄和没有防备的市镇付之一炬,到处蹂躏不亚于凶狠的蛮族。他们本为维护人类的天赋权利起义造反,所使用的手段极为残酷。高卢贵族害怕报复,有人到坚固的城市寻求庇护,也有人远离这片已成无政府状况的野蛮区域。农民的治疗根本毫无章法可言,两位首领胆大妄为,愚昧无知到竟敢僭用皇帝的服饰<sup>①</sup>。罗马军团兼程赶到,他们的势力登时冰消烟灭。团结而有纪律的部队击溃乌合之众,轻易赢得胜利,只要发现带有武器的农夫,一律严惩重办,已成惊弓之鸟的余众潜回故乡。他们本来为争自由而反抗,举事失败之后,更难逃脱被奴役的命运。我们从很少的资料当中,几乎能够指出这次战争的细节,就是因为民众的情绪在激发以后,是如此的坚强而一致。我们不会相信两位首领伊利阿努斯(Aelianus)和阿曼达斯(Amandus)都是基督徒;更难认定这次叛乱是因为违反基督教提倡人性自由的仁慈原则而被挑起,就像在路德(Luther)\*<sup>②</sup>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宗教战争一样,虽然教会教诲我们人类有天赋的自由权利,一旦参与战争绝不心慈手软。

马克西米安刚从暴动农民的手里收复高卢,却因卡劳西乌斯(Carausius)的叛乱失去不列颠(287 A. D.)。自从普罗布斯当政,法兰克人鲁莽的海上行动获得成功以后,他们那批胆大包天的同胞,就建构一支由轻型双桅帆船组成的小型舰队,不断蹂躏邻近海洋的几个行省<sup>③</sup>。帝国为了击退这些零星不断的入侵,需要整建一支海军兵力,审慎而勇敢的进行各项相关措施。布涅格正对着不列颠海峡,皇帝选择此地配置罗马舰队,委派卡劳西乌斯负责指挥。他是一位出身寒微的梅纳皮亚人(Menapian)<sup>④</sup>,对航海

<sup>①</sup> 现在还有伊利阿努斯和阿曼达斯所铸造的奖章留存下来。

\*<sup>②</sup> [译注]就是马丁·路德(1483 A. D. - 1546 A. D.),德国人,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会”的创始人,公布“九十五条论纲”抨击教廷发售赎罪券,否定教皇权威,将《圣经》译成德文。

<sup>③</sup> 奥勒利乌斯·维克托称他们是日耳曼人,优特罗皮乌斯把他们叫做撒克逊人。后者活在下一个世纪,可能是用他那个时代的说法。

<sup>④</sup> 优特罗皮乌斯、奥勒利乌斯·维克托和优米里乌斯这三个人,对卡劳西乌斯的出生也有不同的说法。斯蒂克利(Stukely)博士认为他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具有不列颠皇室血统的君王。

和驾驶有高明的技巧,作战像士兵那样勇敢。这位新上任的海军将领的操守有问题,因为日耳曼海盗离开港口出海劫掠,他不予理会让他们通过,等到他们回程再加以袭击,然后将获得的战利品大部分据为己有。卡劳西乌斯积累的财富可以视为犯罪的证据。马克西米安准备下令将他处死,这位机警的梅纳皮亚人早已防备皇帝会对他下手。他将钱财散给所指挥的舰队以获得拥戴,同时又对蛮族许以好处,离开布涅格港航向不列颠,说服驻防的军团和协防军加入他的阵营,然后无所顾忌使用奥古斯都的头衔,穿上紫袍当起皇帝,公开反抗那位生气的君主法律和武力的制裁<sup>①</sup>。

当不列颠分裂出去后,帝国才感觉到它非常重要,丧失确实令人气愤不已。罗马人一直怀念那个面积广大的岛屿,很多地方都有优良港口,气候宜人,土地肥沃,能够生产谷类和葡萄,贵重矿物产量丰富,茂密的草原有数不尽的牲口,森林里到处都是野生动物和有毒的蛇类,这些说法有的地方也言过其实。总而言之,他们对于失去不列颠数目庞大的税收,心中感到极为懊恼。虽说他们也承认,像这样一个行省,的确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王国<sup>②</sup>。不列颠在卡劳西乌斯的治理之下,有七年丰盛的局面,直到叛乱再起。这位不列颠的皇帝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域,在边疆抵御北方的喀里多尼亚人,从大陆招来大量技术人员给予协助。他铸造各种不同的钱币,可以看出他的品味和财富,有些钱币现在还留存。他生长在法兰克人的边界,喜欢模仿他们的衣着和习惯,所以与这个孔武有力的民族建立友谊。他把最勇敢的青年招募到军队里服役,为了回馈这些有用的盟友,就把军事训练和海上作战有关的技术,全盘教给这些蛮族。卡劳西乌斯仍旧据有布涅格和邻近地区,他的舰队在海峡横行无敌,控制塞恩河和莱茵河的河口,肆虐沿海各地,威名远播越过赫尔克里士之柱。在他的指挥下,不列颠奠定海权国家应有的地位,后来能掌握海上霸权,绝非毫无渊源<sup>③</sup>。

① 《颂辞集》第十二卷提到,那时的不列颠太平无事,罗马派驻的防军兵力薄弱。

② 演说家优米里乌斯为了夸大君主坦提乌斯的英雄事迹,故意将不列颠的征伐说得很重要。虽然说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应该要大声的表示赞同,但是事实上很难想象,英格兰在四世纪初叶,能够当得起这么多推崇之辞。就是在一百五十年前(译按:意指17世纪初期),也很难说英格兰这个国家有什么特别的建树。

③ 卡劳西乌斯的奖章还有很多保留到现在,他本人成为非常热门的人物,平生事迹都有人详细研究。斯蒂克利博士特别对这位不列颠皇帝写成厚厚一卷,我用过这些材料,但是反对很多虚构的史实。

卡劳西乌斯带走驻布涅格的舰队,使罗马没有能力实施追击和报复,等到花费很多时间和大量人力,建造新的舰队下水<sup>①</sup>,部队又因不熟悉当地的天候和水文,被精练的叛军打得溃不成军。海战失利以后双方开始谋和(289 A. D.),马克西米安对卡劳西乌斯大无畏的精神感到无可奈何,与戴克里先商定将不列颠的皇权让出,承认叛徒卡劳西乌斯也享有帝位的尊荣<sup>②</sup>。擢升两位凯撒重新提振罗马军队的斗志,马克西米安亲自坐镇防备莱茵河一线,将不列颠战争全部授权英勇的副手君士坦提乌斯负责。他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夺取布涅格这个重要基地,越过港口的通道修筑巨大的海堤\*<sup>③</sup>,阻断外来的援军。城镇在坚强的抵抗之后终于投降(292 A. D.),卡劳西乌斯的海军实力有相当部分落到围攻军的手里。君士坦提乌斯以三年时间,准备一支适合的舰队用来征服不列颠。他保护高卢的海岸,侵入法兰克人的国土,使得篡夺者失去强大盟友的援助。

就在准备快要完成之际,君士坦提乌斯接到僭主死亡的消息(294 A. D.),认为是获得胜利的预兆。就像卡劳西乌斯的谋叛一样,属下也比照办理,结果他被首席大臣阿利克图斯(Allectus)杀害。凶手可以继承他遗留的权力,连带也遭遇即将面临的危险。阿利克图斯才能不足,对内无法完全掌握,也不能击退外敌。眼看大陆对岸到处都是部队和船只,内心焦急万分。君士坦提乌斯非常谨慎的将兵力区分为两部,同样可以分散敌人的防备和抵抗。海军统领阿斯克勒庇德图斯是战功彪炳的军官,负责指挥分遣舰队,在塞恩河口完成集结,随即向敌人发起攻击。在那个航海技术非常不完善的时代,难怪当时的演讲人要对罗马人的无畏勇气赞不绝口,竟敢在暴风雨季节用侧风发航。天候证明有利于这次远征作战,他们在浓雾的掩护下,避开阿利克图斯派驻在怀特(Wight)\*<sup>④</sup>岛外以备迎战的舰队,在西部

① 马梅尔蒂努斯所编纂的《颂辞集》里,第一篇颂辞是写在马克西米安海上整備完成时,所以演说者预测海战一定会打赢,再下来这篇颂辞根本不提这件事,让我们知道这次作战没有成功。

② 奥勒利乌斯和优特罗皮乌斯的叙述以及留存的奖章,知道双方经过协商以后,暂时修好复交,不敢说有正式的书面协议。

\*③ [译注] 凯撒的《内战记》提到用建突堤来阻塞航道,使得布伦迪西乌姆(Brundisium)失去海运功能,水深的地方则用大型木筏连起来。

\*④ [译注] 怀特岛位于英国南海岸,是英吉利海峡最大的岛屿,也是英格兰的屏障,罗马时代称为维克提斯岛(Vectis)。

海岸某处安全登陆,等于是告诉不列颠人,他们就算有优势的海军力量,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国土不受外敌的侵略。阿斯克勒庇德图斯在部队登岸之后,立即将所有船只付之一炬,证明远征已有神明保佑,他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英雄行径,更是让后人产生无限的钦佩。篡夺者自己带着部队配置在伦敦附近,准备迎战君士坦提乌斯雷霆万钧的攻击,因为这位凯撒亲自率领布涅格的主力舰队,即将到临。新到的敌军已经开始接触,需要阿利克图斯亲自到西边来坐镇,在迫切的状况下实施长途行军。他那一小股困惑而沮丧的部队,遭遇到海军统领的主力,接战以后全军覆没,阿利克图斯也随着阵亡。如同过往只需要一次会战就能决定这个岛屿的命运。等到君士坦提乌斯在肯特(Kent)登陆,发现全岛都是归顺的臣民,一致对大军发出欢呼的声音。征服者确能秋毫无犯,使大家相信现况不会有任何变化。分离十年以后不列颠又重回帝国的怀抱(296 A. D.)。

#### 四、戴克里先绥靖阿非利加与埃及(296 A. D.)

不列颠除了本国的敌人外一无所惧,只要总督保持忠诚之心,掌握部队的纪律,那些苏格兰和爱尔兰裸体蛮子的入侵,对行省的安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如何保持欧陆的和平,也就是守备构成帝国边界的主要河流,才是更困难也更重要的目标。戴克里先和副手开会商讨以后,决定帝国的政策,目的是维护公众的安宁,使用的手段一为激起蛮族之间的冲突与不和,一为加强罗马边界的防御工事。在东方从埃及到波斯的边界,将固定的营地成一线配置,每个营地有适当数量的驻防部队,派出军官负责指挥,供应所需的各种武器和给养,并且在安条克、埃米萨和大马士革设置新的军械库。皇帝对欧洲较凶狠的蛮族也没有掉以轻心,从莱茵河口一直到多瑙河口的古老营地、城镇和碉堡,全部重新加以整修。在最暴露的地点,很技巧的建构新的防御工事,边疆的守备部队要求严密的加强警戒,运用各种可能的措施,使得漫长的防线更为坚固,成为无法飞越的天堑。这样一道受到重视的障碍很少有人胆敢侵犯,蛮族只有转过头来自相残杀,以发泄心中的怒气。哥特人、汪达尔人、格庇德人、勃艮第人,还有阿勒曼尼人,相互之间充满仇恨和敌意,他们的实力就这样消耗殆尽,不论征战讨伐的结果如何,受到击灭的对象都是罗马的敌人。戴克里先的臣民很高兴隔山观虎斗,大家感到庆

幸,现在只有蛮族在打可悲的内战。

纵使戴克里先有良好的政策,在二十年的统治期间,沿着数百哩的边界,不可能维持长久没有外力干扰的安宁。只要蛮族停止内部的争执,守备部队的警戒稍有松弛,蛮族就会运用实力和技巧,在防线上打开一条通道。不论那个行省受到侵犯,戴克里先的神色丝毫不变。他不仅天生性格稳重,必要时也可装出平静的样子,事态的发展严重到需要他插手,才亲自前往坐镇指导,绝不将自己的部下和个人的声名,暴露在无谓的危险之下。他尽可能采用诸般手段来保证作战的成功,而且一定要以审慎为上策,对于胜利要用炫耀的方式展现获致的成果。他把最困难的战争和最棘手的事件,交给对强打猛攻无所惧的马克西米安去处理。这位忠诚的战士只要获得胜利,就会很高兴将功劳归于恩主的明智见解和天赐运道。等到认养两位凯撒以后,两位皇帝就不需要亲自上阵冒矢石之险,可以稍事休息让弟子服其劳,把多瑙河和莱茵河的防务交给养子负责。伽勒里乌斯的警觉性极高,从不会等到蛮族大军入侵帝国疆域才将其击溃。君士坦提乌斯作战英勇又能主动积极,从阿勒曼尼人狂暴的入侵中拯救整个高卢。他在朗格勒和温多尼萨(Vindonissa)的胜利,可看出他的行动要冒相当的危险,才能获得这成就。当他在一小支卫队的随护下,穿过这片开阔的国土,突然遭到数量极为优势的敌军包围,他边战边退,朝朗格勒前进。处于惊慌的状况,市民拒绝打开城门,只用绳索将受伤的君主吊上城墙。等他被困、陷入危险的消息传出,罗马军队很快从各处赶来救援,在入夜前有六千阿勒曼尼人被杀<sup>①</sup>,这样的报复行动能恢复他丧失的荣誉。从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开始,还有几次对萨尔马提亚人和日耳曼人的胜利,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要做进一步的探索并没有多大意义。

普罗布斯在完成征讨以后的处理方式,戴克里先和他的副手也加以效法。捕获的蛮族除了判处死罪及发售为奴者外,剩余人员都分散到省民当中,有些也派遣到特定的区域[在高卢被分到亚眠(Amiens)、博韦(Beauvais)、康布雷(Cambray)、特里夫、朗格勒和特鲁瓦(Troyes)等指定地区]。这些地方的人口因战争的灾难而大量减少,他们通常安置成为农夫和

<sup>①</sup> 欧西比乌斯(Eusebius,四世纪时希腊历史学家和辩论家)的希腊原文写的是六千人,奥罗修斯和优特罗皮乌斯采用皮阿尼乌斯(Paeanius)所译数据,数字变成六万人。



牧人,不可以从事武备的工作,除非因为权宜之需,才征召到军中服役。皇帝在蛮族恳求罗马保护之下将土地所有权赐给他们,要像成为农奴那样有一定的服役年限。当局批准一个屯垦计划,为卡皮人、巴斯塔奈人和萨尔马提亚人设置几个殖民区,同时答应他们在某些方面,能够保持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和独立自主<sup>①</sup>,看来是很危险的纵容行为。省民却对这种处理方式感到欣喜万分,大批蛮族在不久以前还是恐怖的对象,现在愿意耕种自己的田地,驱赶牛群到附近的市集,贡献个人的力量为公众谋福利。帝国的省民都向君王恭贺,能够大量增加臣民的数目和军队的兵源,他们忘记无礼侮慢来自非分的恩宠,铤而走险出于高压的统治,躲在暗中数量庞大的敌人已进入帝国的心脏地区。

当两位凯撒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两岸耀武扬威之时,两位皇帝则需要御驾亲征前往罗马世界的南部边界。阿非利加从尼罗河直到阿特拉斯(Atlas)山脉,刀兵四起,五个摩尔人部族组成联盟,离开游牧的沙漠进犯一向平静无事的行省。尤里安在迦太基<sup>②</sup>以及阿希莱夫斯(Achilleus)在亚历山大里亚,都擅自登上帝座成为僭主,甚至布伦米人(Blemmyes)也不甘寂寞,再度侵犯埃及地区。马克西米安在阿非利加西部建立的功勋,很难了解有关的细节,经由事件的始末,知道军队的进展很迅速,产生决定性的效果。他战胜毛里塔尼亚凶狠的蛮族,将他们赶过山区。就是这片难以通行的地方,使得此地居民有恃无恐,一点都不顾王法,把抢劫和暴力当成习以为常的生活。戴克里先在埃及的另一边,派出大军包围亚历山大里亚开启战端(296 A. D.),将大输水道切断,使广大城市的各区域无法得到尼罗河水源。他的营地戒备森严,最后受到被围群众的突击,到头来只有放弃,迫使他下令军队发起报复攻击。在围攻八个月后,亚历山大里亚毁于兵乱和大火,只有恳求征服者大发慈悲,仍然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置,数以千计的市民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在埃及只有少数罪魁祸首逃脱死刑或流放的宣判。布西里斯(Busiris)和科普托斯这两个城市,下场比亚历山大里亚更悲惨,前者因古迹而闻名世界,后者是印度贸易的门户而极为富有,在戴克里先严惩的

① 有一个萨尔马提亚人的屯垦区在特里夫附近,因为蛮族都很懒惰而荒废,奥托尼乌斯特别写在《莫瑟拉》(Mosella)这首长诗里。卡皮人有一个小镇在下梅西亚。

② 这位尤里安战败之后,用短剑刺进自己的胸膛,然后再跳到火里自杀。

命令<sup>①</sup>和军队的屠城之下,完全毁灭成为一片焦土。

埃及民族的性格,是毫无仁爱之心又极为懦弱怕事,但是从这些行为来看,却能证明他们有暴虎冯河的勇气,亚历山大里亚的动乱立即影响到罗马本身的安宁和生计。自从菲尔穆斯的篡夺行为不断引起叛变以后,上埃及行省一心要与蛮横的埃塞俄比亚结盟。布伦米人散布在梅罗伊岛(Meroe)和红海地区,人口的数量微不足道,习性并不谙战事,使用的兵器不仅简陋而且没有多大杀伤力。像这样的民族,古人看到他们其丑无比的外形,感到大吃一惊,甚至不把他们算成人类的一分子,现在他们见到天下大乱也要趁火打劫,竟敢将自己列为罗马的敌人。这种盟友对埃及人并没有多大价值,但是当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主要的战争上,他们的人侵对平静的行省带来很大的困扰。为了找一个适当的敌手来对付布伦米人,戴克里先说服纳巴泰人(Nobatae),这是努比亚(Nubia)地区\*<sup>②</sup>的一个民族,要他们离开利比亚沙漠的古老居留地,把赛伊尼(Syene)和尼罗河瀑布以上广阔而荒芜的地区,全部奉送给他们,但是要他们保证尊重并护卫帝国的边疆。这个条约长久保存下来,一直到基督教建立,引进更严谨的宗教崇拜仪式以后,每年的签约典礼要在埃勒凡泰尼岛(Elephantine)举行庄严的献祭,无论是罗马人还是蛮族,都向世界所有的神明俯首礼拜。

戴克里先在这段期间惩罚埃及人过去的罪行。他为了未来的安全和幸福,在以后的统治期间强力执行很多明智而有远见的规定。他曾颁布一件非常特别的诏书,不能看成是猜忌的暴君为了惩治异己所采用的手段,应该算是审慎而仁慈的行为,要受到举世的赞扬。他要求持续不断的检查“所有古老的书籍,凡是与炼金术有关的作品,必须毫不留情的烧毁,不愿富足的埃及人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因而坚定他们背叛帝国的决心”。如果戴克里先真正相信这门技术很有价值,那他又何必非要摧毁,自己加以利用来解决税收的问题,岂不是可以获得更大的好处。所以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了解到这门学问看起来很唬人,事实上完全是愚蠢的行为。他切望自己的臣民能有理性,不要浪费钱财做这种有害的行业。这些古老的书籍借用毕达哥拉斯

<sup>①</sup> 欧西比乌斯把毁灭这几座城市的时间早说了几年,他所提的时间正是埃及反抗罗马的统治,叛乱的状况最为严重。

\*<sup>②</sup> [译注] 努比亚位于非洲东北部,是苏丹北部和埃及南部沿尼罗河的地区。

(Pythagoras)、所罗门(Solomon)和赫耳墨斯(Hermes)的名字\*<sup>①</sup>,事实上是当代的高手用来骗人的勾当。希腊人对炼金术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根本不加理会。普林尼虽然长篇大论提到这门技术,却着眼在它的起源和人类对它的误解,很少谈到金属的质变。所以从炼金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戴克里先的查禁是官方首次采取的行动。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以后,将这门伪科学散播到全世界,主要是能够投合人类贪婪的心理。在中国\*<sup>②</sup>和在欧洲一样,引起热烈的研究并曾经风靡一时。在黑暗的中世纪,每一种不可思议的奇闻异事都受到大众的欢迎,所以把炼金术当成一门正式的学问,像过去那样寄以厚望,也使人不禁要用来当成行骗的工具。哲学基于经验终于放弃对炼金术的研究,到了近代不管再怎么财迷心窍,也会运用经商和实业这些比较具体的办法来致富。

## 五、伽勒里乌斯指挥波斯战争的光荣结局(286 A. D. - 297 A. D.)

平定埃及以后接着就是波斯战争。戴克里先统治期间最重大的工作,就是要制服此一强大民族,迫使阿尔塔萨西斯的后裔承认罗马帝国的无上权威。

前面提到瓦列里安在位期间,波斯人不守信义,以武力征服亚美尼亚,而且先用暗杀的手段害死科斯罗伊斯。他的儿子提里达特斯(Tiridates)在襁褓中继承王位,后来被老王忠贞的友人救走,在罗马皇帝的保护下接受教育。提里达特斯从放逐中获得宝贵的经验,那就是他早年所受的苦难、对人性的了解,以及接受罗马的纪律和训练,他要是坐在亚美尼亚的王座上,绝不可能得到这么多收获。他在年轻时就以英勇的行为名闻遐迩,在各种军

---

\*<sup>①</sup> [译注] 毕达哥拉斯是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认为数学为万物的本源,促进数学和西方理性哲学的发展;所罗门是公元前十世纪的以色列国王,为大卫王之子,以智慧著称。(赫耳墨斯即赫耳墨斯·特里斯美吉斯托期,也就是埃及神透特,为文学艺术的守护神。所谓“赫耳墨斯秘义书”相传为此神所著,出现于1世纪中叶到3世纪末之间,包括占星术、炼金术、法术等“通俗”作品和神学,宗教等“学术”作品。——校注)

\*<sup>②</sup> [译注] 埃及的炼金术传入中国一事值得商榷,根据李约瑟(Joseph Needham)所著《中国科学与文明》(*Civilization and Science in China*)一书,西方的炼金术受中国的影响最大,尤其晋人葛洪所著《抱朴子》,是最早也是最有系统的专论。

事训练上,不仅体力就连技巧也无人能及,甚至在奥林匹克比赛<sup>①</sup>不那么光彩荣耀的竞争中也能独占鳌头,更高贵的特性是他尽力保护恩主李锡尼(Licinius)(282 A. D.)<sup>②</sup>。普罗布斯死后发生叛乱,这位军官遭到立即临头的危险,暴怒的士兵要强行进入他的帐篷,只有亚美尼亚的国君独自拿着武器在外面阻挡,而且后来又帮忙他复职。李锡尼不论在何种职位,都被伽勒里乌斯视为好友和得力的助手,也受到戴克里先的赏识和重视。等伽勒里乌斯称帝后,不久就擢升他到奥古斯都的位阶。提里达特斯在戴克里先统治的第三年,被封为亚美尼亚的国王(288 A. D.),这并非完全基于利害关系,也是公正的处置,可以从波斯王国的篡夺行为中,掌握一个极关重要的地区。罗马自尼禄当政起,对于阿尔萨息王朝最年轻的旁支,就答应给予保护。

当提里达特斯到达亚美尼亚的边界,立即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忠诚的拥戴。二十六年来,这个国家在外来的桎梏中经历无穷无尽的苦难。想当年波斯王国完成征讨工作,用宏大的建筑物来装饰胜利,建造这些纪念物浪费人民的血汗钱,等于是奴役的标志而为大众所憎恶。征服者因为害怕发生起义行动,所以采取最严酷的防范措施,由于遭到公众的抗拒更要加强高压统治,知道已经激起全国人民的痛恨,并且没有排解的余地。前面提到祆教的信仰带有绝不宽容的精神,亚美尼亚已奉为神明的历代国王<sup>③</sup>,他们的雕像以及日神和月神的神圣画像,都被狂热的征服者肆意破坏。波斯人在巴加万(Bagavan)山的绝顶上兴建祭坛,为阿胡拉点燃永不熄灭的熊熊圣火。当一个民族受到这么多的伤害,为了独立自主、宗教信仰和继承权利,不惜揭竿而起是很自然的事。起义的狂流冲垮所有阻碍,波斯守备部队在动乱开始前已经撤离。

亚美尼亚的贵族投奔到提里达特斯的旗帜下,纷纷诉说往日的功劳,要献身未来的建国大业。同时他们对于过去向外国政权表示不屑,拒绝为敌

<sup>①</sup> 克里尼的摩西在所著的《亚美尼亚史》里提到提里达特斯的教育和体能状况,说他抓住野牛的两只角,就可以把牛颈扭断。

<sup>②</sup> 小维克托推测在323年的时候,李锡尼已六十多岁,跟提里达特斯的庇主可能不是同一人,李锡尼大约生在250年,与小维克托的算法又差了十几年。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三十多岁,跟伽勒里乌斯是同时的人物,而且很早头发就变成灰白。

<sup>③</sup> 克里尼的摩西在《亚美尼亚史》提到,他们为神圣的瓦拉萨息斯(Valarsaces)树立雕像。他是阿尔萨息王朝的第一任国王,约在公元前130年统治亚美尼亚。

人服务的行为<sup>①</sup>,特别请求国王给予表扬和赏赐。提里达特斯要阿尔塔瓦斯德斯(Artavasdes)负责指挥军队,幼年时候这个人的父亲救过他的命,家人也因此一义行而受到屠杀,所以又将一个行省交给阿尔塔瓦斯德斯的兄弟来治理。他同时将军事最高职位授给奥塔斯(Otas)总督,这位贵族个性刚毅忠诚而且正直不阿,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国王,呈献很大一笔钱财。

这些珍贵的东西都存放在一座很僻远的堡垒里,奥塔斯很谨慎的保管不让敌人染指。在这些亚美尼亚的贵族之中,出现一位非常有钱的盟友,过去并不为人所知。他的名字叫孟哥(Mamgo),祖先是西徐亚人,所以有一大群牧民奉他为主,多年来营地都开设在中国皇帝管辖的边陲<sup>②</sup>。中国势力在那时已远达粟特(Sogdiana)地区<sup>③</sup>,由于他们招惹地方大员的不满,孟哥带领他的人马退到阿姆河岸,恳求沙普尔的保护。中国皇帝根据主权要求归还这群逃犯,波斯国王以不能出卖受庇之人,此举有违背待客之道加以辩护。后来为了避免发生战争,他答应将孟哥逐赶到西部最遥远的地方,说是这种惩罚就像处死一样可怕。于是波斯国王选择亚美尼亚当做流放地,划出一大片区域给西徐亚牧民,让他们在那里养育牲口和马匹,按季节的转移开设营地逐水草而居。现在受到征召要击退提里达特斯的进犯,他们的头目衡量当前的状况,考虑自己应尽的义务和可能的后果以后,决定不参加波斯人的阵营。亚美尼亚国君对孟哥过去的事迹和势力都很清楚,对待他非常尊重,让他参与机密的事项。获得一个勇敢而忠诚的部下,对复国大业大有助益。

积极进取的提里达特斯那时真是无往不利,非仅将仇敌逐出亚美尼亚全境,而且为了报复率军侵入亚速的心脏地区。历史学家为使提里达特斯的名声不致湮没,带着一腔民族热忱,赞颂他神勇的表现。在东方浪漫色彩的传奇中,描绘出巨人和大象都被他神力惊人的手臂所制服。从其他的资料显示当时波斯王国陷入极端的混乱状况,所以亚美尼亚国王才获得渔人

① 亚美尼亚的贵族人数很多,势力很大,摩西提到很多家族在瓦拉萨西斯当政期间很有名望,一直延续到他那个时代,大约是五世纪中叶。

② 《亚美尼亚史》把中国称为秦(Zenia),因为丝的生产、人民的富裕和爱好和平而闻名于世。

③ 粟特应该是当时中国所称的西域,所指的区域非常广泛,可能将中亚和西亚的一部分都包括在内。

之利。波斯萨珊王朝有野心的兄弟相互争夺王位,霍尔木兹(Hormuz)这一派费尽心机却没有成功,所以要借重居住在里海附近蛮族<sup>①</sup>的危险助力。可能是某方获胜也可能经过协商,内战很快结束,纳尔塞斯(Narses)受到一致承认,成为波斯国王,然后运用全力对付外敌。双方实力太过悬殊,盖世英雄提里达特斯无法挽回劣势,第二次被赶下亚美尼亚的王位,再度在罗马皇帝的宫廷寻求庇护。纳尔塞斯立即在背叛的行省重建权威,大声抗议罗马对叛徒和通臣给予保护,誓言要征服整个东方<sup>②</sup>。

皇帝无论就政策或荣誉的立场,都不可能放弃亚美尼亚国王,决定运用帝国的军队参加波斯战争(296 A. D.)。戴克里先以一贯稳健的态度,先在安条克建立坚固的基地,加强军事行动的各项准备工作。他把指挥军团的责任托付给所向无敌的伽勒里乌斯。为此特地将他由多瑙河防区调到幼发拉底河战线。双方的军队很快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相遇,打了两场难分胜负的会战,第三次会战产生决定性的结局,罗马军队大败。这是伽勒里乌斯轻敌急进所致,他带着一支兵力不足的部队,攻击数量庞大的波斯人<sup>③</sup>。根据过去在这个国度发生的状况,可以联想到失败的理由,就像克拉苏的死亡和十个军团惨遭杀戮一样<sup>\*④</sup>,伽勒里乌斯在同一地点被击溃。这片平原有六十哩长,从多山的卡雷延伸到幼发拉底河,是荒凉不毛表面平坦的沙漠,见不到一个山丘和一棵树木,没有任何可供饮用的水源。坚持到底的罗马步兵因炎热和口渴而战力衰竭,他们知道保持阵式也没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只要队伍没有被击破,就不会遭到立即的危险。在这种状况下他们逐渐被优势的兵力所包围,受到快速的机动部队袭击,为蛮族骑兵的箭雨所歼灭。亚美尼亚国王在会战中表现了英勇的行为,以团体的灾难换取个人的声誉。

① 这里指的是西徐亚人的瑟西族(Sacae),在阿姆河和锡尔河(Jaxartes)的上游,逐水草过着游牧生活;还有格里人(Gelli)是里海西南部吉兰(Ghilan)地区的居民,很久以来就用底里麦特人(Dilemites)这个名字,袭扰波斯王国。

② 克里尼的摩西没有提到第二次复国的事,我只有从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的作品里找到一些数据,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特别提到纳尔西斯的雄心壮志。

③ 优特罗皮乌斯、费斯特斯(Festus)、奥罗修斯和两位维克托,都提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次战役,有关前面两次作战只有奥罗修斯加以叙述。

\*④ [译注]公元前55年,克拉苏远征波斯,一共是七个军团约两万九千人,再加上协防军及骑兵总计四万人,公元前53年6月在卡雷(Carhae)与苏雷纳斯(Surenas)决战,全军覆没。

他被追击至幼发拉底河畔,这时坐骑已经受伤,看来已经逃不掉胜利在望的敌军追捕。处于这个生死关头,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下马纵身溪流之中,身上的甲冑很重,河水又深不见底,这里的宽度将近半哩,靠着他的体力和技巧终于安全抵达对岸<sup>①</sup>。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当时逃脱的状况,看来他根本不顾罗马将领的死活。等他回到安条克,戴克里先不把他当成讲道义的朋友和同僚,只是对一个吃了败仗的君主感到气愤不已。于是这位高傲的人穿着紫袍,满面羞愧和认错的表情,在皇帝座车后面徒步走了一哩,把可耻的行为展现在整个宫廷前面。

戴克里先对战败感到愤怒,为表示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凯撒再三的乞求后才稍作让步,同意他继续指挥作战,有机会恢复自己和罗马军队的荣誉。第一次远征大部分都是战力较弱的亚洲部队,现在为了改进缺失,抽调身经百战的老兵军团,从伊利里亚征召的新兵组成第二支大军;再加上相当数量的哥特协防军,这些蛮族的供应由皇家支付经费。伽勒里乌斯选出精兵两万五千人担任前锋,再度越过幼发拉底河(297 A. D.)。这次没有让军团暴露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开阔平原,通过亚美尼亚山地不仅可获得居民协助,而且这片国土适合步兵作战,崎岖的地形不利于骑兵的机动。

罗马人身处逆境更重视纪律,蛮族因胜利而感到兴奋,产生玩忽和松懈的心理,这时就可看出两者的差别。伽勒里乌斯为了隐匿自己的企图,达成攻敌不备的效果,只要两位骑士随护,亲自秘密用目视侦察敌军营地的位置和状况。这次奇袭作战在夜间发起,给波斯大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色诺芬曾提到:“他们的马匹都已事先系好,马脚用木枷拴住,防止到处乱跑。如果发生紧急状况,波斯人先要将马饰整理好,装上马勒和缰绳,披上铠甲以后,才骑上战马。”<sup>②</sup>在这种状况下,伽勒里乌斯猛烈的攻击将混乱和灾难扩展到整个蛮族营地,在可怕的大屠杀中只遭到轻微的抵抗。受伤的国王(纳尔西斯亲自指挥这支大军)趁着局势大乱,逃向米底的沙漠。他那豪华的中军御帐以及手下高官的帐幕,全部成为征服者丰硕的战利品。只要提一段

<sup>①</sup> 《亚美尼亚史》把这段当成提里达特斯的功勋来描述,我认为他和伽勒里乌斯一样都吃了败仗。

<sup>②</sup> 色诺芬在《远征记》中提到,波斯人的骑兵因为这个缘故,通常扎营的位置离开敌人有六十个斯塔德(一个斯塔德约为六〇七到七三五呎)的距离(译者按:六十个斯塔德最少有十二公里,是否太远了一点)。

插曲,就可知道军团的将士纯朴而善战,对于奢华的生活方式竟一无所知。有一个修饰很华丽的皮袋里装满珍珠,落在一个小兵的手里,他很小心地将袋子收起,却认为里面的东西根本不值钱而全部丢掉。纳尔西斯的损失极为惨重,随军前来的几个妻妾、姊妹和女儿都成为俘虏。虽然伽勒里乌斯的性格并不像亚历山大,胜利以后倒是拿这位马其顿伟人对待大流士家属的友善行为当做榜样。纳尔西斯的妻妾和儿女受到保护,免于被强暴和伤害,送往安全的地点,受到非常尊重和仁慈的对待。这是一个宽大为怀的敌人,对于老幼妇孺和皇室人员的善意表示<sup>①</sup>。

## 六、罗马与波斯签订和平条约(297 A.D.)

帝国的东部正在焦急等待这场大战的结局。戴克里先在叙利亚继续集结军队,展示罗马霸权无远弗届的威力,能够应付战争发生的各种状况。等到胜利的信息传来,他亲身前往帝国边界,慰勉壮志已酬的伽勒里乌斯,商讨后续作战相关事项。两位君主在尼西比斯见面,双方都尽到最尊重的礼数。接着伽勒里乌斯立即安排波斯使者觐见<sup>②</sup>,纳尔西斯的战力和斗志在惨败以后无法恢复,认为只有谋求和平才能阻止罗马大军前进。阿法班(Apharban)是他最赏识的家臣也是他的心腹,奉命前往谈判和平条约,授权在必要时接受罗马皇帝所提出的条件。阿法班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代表他的主子感谢罗马仁慈对待国君的家人,请求能让这些地位高贵的俘虏得到自由。他认为向英勇的伽勒里乌斯祝贺,并不会损及纳尔西斯的名声,承认胜利的凯撒战胜国王也不丢脸,因为这位国王在他的国家已经赢得很多胜利。虽然他被授权要尊重皇帝的决定,还是表示波斯知道罗马已经建立优势。他们并不在意命运一时的枯荣,要知道物盛则衰,剥极必复。阿法班用典型的东方式比喻来总结他的谈话,说罗马和波斯是世界的一双眼睛,不管弄瞎哪只眼都是无可挽回的悲剧。

伽勒里乌斯气愤填膺,满身激动的说道:

---

<sup>①</sup> 优特罗皮乌斯特别提出,波斯人承认罗马人的德行和武功一样优越,虽然对敌人非常尊敬而且感激,自己在这方面却乏善可陈。

<sup>②</sup> 彼得这位贵族是查士丁尼时代的人物,将搜集的资料整理后出版,据称作者都是可信度很高的知名之士。从他的文集中可以找到有关协议的叙述。



波斯人也会说出听命运“安排”的话,还很平静的教训我们要懂得谦和的美德,真是太好了!让我们回想一下,你们是怎样用“谦和”的方式对待不幸的瓦列里安。你们使用诡计打败他,用毫无尊荣的手段对待他,把他当做俘虏尽情羞辱一直监禁到死为止,他的遗体公开示众遭到永无止境的糟蹋。

不过,伽勒里乌斯还是使声调缓和下来,暗示使者罗马人不会践踏无力反抗的对手。在这种状况下,即使想要保持自己的尊严,波斯人不能再提他们的丰功伟业。他在辞退阿法班时,还是给了使者一线希望,纳尔西斯很快会得到通知,基于皇帝的宽厚仁慈,他将获得长久的和平,以及归还他的妻妾和儿女。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发现伽勒里乌斯虽然流露出凶狠的性格,还是尊重戴克里先明智而权威的指导。伽勒里乌斯具有雄心壮志,想掌握战机征服东方,最后目的是使波斯成为帝国的一个行省。但是戴克里先极为谨慎,坚持要遵循奥古斯都和安东尼的稳健政策,一定要抓住最适当的时机来结束长期的战争,获得光荣而有利的和平。

为了履行他们所答应的诺言,戴克里先随后立即指派他的秘书西科里乌斯·普罗布斯(Sicorius Probus),前往波斯宫廷告知他们最后的决定。他身为和平使者受到热烈的款待和友善的安排,波斯国王以长途的行程之后需要休息为借口,一天天拖延普罗布斯觐见的的时间。他对于国王这种迟缓的行动只有耐心等待,最后终于得到许可在米底的阿斯普鲁达斯(Asprudus)河边会面。纳尔西斯的延迟是基于不愿为人所知的动机,那就是要集结更多的部队。虽然他对和平很热中,有实力在手会使他在协商时说话更有分量和权威。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中,国王只有三位人员在旁协助,那就是阿法班大臣、卫队统领和负责亚美尼亚边区的指挥官<sup>①</sup>。罗马使者提出第一个条件,目前看来并不明智,尼西比斯这个城市位于两个帝国之间,是为了双方的贸易而建立。有关这点不难了解罗马皇帝的意图,是希望对通商加上一些限制条件,好改进他们的税收状况。波斯认为尼西比斯位于

<sup>①</sup> 这位指挥官是苏米乌姆(Sumium)的总督,克里尼的摩西曾提到这个行省,位于阿拉拉(Ararat)山脉的东部。

罗马的领土,不论是输出或输入都可以自行做主,要有限制条件应该算是国内法,不能订在国外条约之中。罗马方面为了使得贸易更有效果,有些规定可能需要波斯国王这边推动,看来对利益和国家的主权都有损害,所以纳尔西斯表示歉难同意,但是所有的条件只有这一点发生问题,罗马这边也不再坚持。皇帝只有认同贸易的流通有自然的管道,如果要加以限制,只有依靠自己的权威来建立。

等到这方面的困难获得解决,神圣的和平得到两国的同意和批准,和约的条件给罗马带来荣誉,也满足波斯的需要。值得特别注意之处,是罗马历史上很少这类性质的记录,因为战争的结局大多数是绝对的征服,或是对蛮族的战争很少用到文字。和约的要点为:

其一,固定以阿博拉斯河,或者是色诺芬所称的阿拉克西斯河,作为两国的国界<sup>①</sup>。这条河发源于底格里斯河附近,在尼西比斯下方数哩处,与一条名叫迈多里乌斯(Mygdonius)的小溪会合,然后流过辛格拉(Singara)城墙下方,在奇尔切西乌姆附近流入幼发拉底河。戴克里先非常注意奇尔切西乌姆这个边疆城市,修建特别坚固的防御工事。美索不达米亚是很多次战争的目标,现在割让给帝国,波斯依据条约对这个广大的行省放弃所有的权利。

其二,波斯将越过底格里斯河的五個行省让给罗马<sup>②</sup>。这几个行省的形势可以构成很有用的阻碍,在加强生产和军事技术之后,实力大幅提升。底格里斯河北边的四个行省是印提林尼(Intiline)、扎迪西尼(Zabdicene)、阿扎尼尼(Arzanene)和摩索伊尼(Moxoene),这个区域少为人知而且面积不大。帝国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获得卡图伊尼(Carduene)这个广大而多山的地区,是卡杜克亚人古老的根据地,多少世代以来在亚洲专制王国的腹地,保持独立自主的状态。曾有一万名希腊人忍受痛苦的行军,并且战且走的方

<sup>①</sup> 地理学家托勒密发生错误,把辛格拉的位置从阿博拉斯河移到底格里斯河,使彼得也跟着出错,就把底格里斯河当成边界。罗马帝国边疆的防线,有时会与底格里斯河交叉通过,但是绝不会顺着河流设置。

<sup>②</sup> 彼得同意扎迪西尼、阿扎尼尼和卡图伊尼这三个行省是在河的这一边,认为另外两个行省应该是雷希梅尼(Rehimene)和索菲尼(Sophene)。我接受阿尔米纽斯的意见,他提出证明说是无论在戴克里先以前或是约维安(Jovian)以后,雷希梅尼和索菲尼都没有受过波斯的统治。

式用七天的时间穿过这片国土，他们的领袖所叙述的撤退是前无古人的行动，认为卡杜克亚人的箭雨，比波斯国王的权势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伤害<sup>①</sup>。他们的后裔现在称为库德人(Curds)，用的姓氏和生活方式跟过去相比没有多大改变，承认土耳其苏丹只是名义上的君主。

其三，其实不提都可以，罗马的忠实盟友提里达特斯，重新登上他父亲所遗留的王位，承认并保障罗马皇帝的最高权力。亚美尼亚的国界延伸至米底境内辛萨(Sintha)的堡垒，这些增加的领土，并不全是基于正义原则所采取的慷慨行动。前面提到越过底格里斯河的几个行省，就是帕提亚人过去从亚美尼亚的疆域中分割出来<sup>②</sup>，当罗马获得这些行省的主权以后，将阿特罗帕提尼(Atropatene)这个广大而肥沃的地区，让给盟国作为适当的补偿。此地的主要城市，就是现代的陶里斯(Tauris)所处的位置，经常有幸成为提里达特斯的居住地，有时也会称之为埃克巴塔纳，在建筑物和城堡工事方面，他模仿梅德人光耀夺目的都城。

其四，伊比利亚这片国土是不毛之地，当地的居民粗鲁而且野蛮，习惯于使用各种武器，与帝国的蛮族有所区别，只是更为凶狠和难以征服。他们把高加索山脉狭窄的隘道控制在手里，是否同意萨尔马提亚人通过，完全要看他们的脸色，然后萨尔马提亚人才能向南抢劫富庶的地区。波斯人把伊比利亚国王的继承提名权让给罗马皇帝，有利于罗马人巩固在亚洲地区的权力。东方享受到四十年长久的宁静，提里达特斯在世时，两个敌对王国都能严格遵守协议。等到下个世代继位以后，基于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激起万丈雄心，纳尔西斯的孙子为了对抗君士坦丁家族的君王，发起长久而持续的战争。

## 七、罗马的地位与元老院的权力日趋衰落(303 A. D.)

接连继承大宝的伊利里亚农夫，将处于状况极度恶劣的帝国，从僭主和蛮族手里拯救出来，完成艰辛困苦的工作。戴克里先进入统治第二十个年

<sup>①</sup> 色诺芬的《远征记》提到卡杜克亚人的弓有三肘尺长(一肘尺约为二十吋，三肘尺近一百五十公分)，箭的长度有两肘尺，希腊人发现在荒野地区竟有很多村庄。

<sup>②</sup> 优特罗皮乌斯只提到阿扎尼尼有个城市名叫提格雷诺塞塔(Tigranocerta)，至于其他三个行省的城市和位置，没有留下可供追查的蛛丝马迹。

头,就像军队战胜以后举行壮观的罗马凯旋式,用这种方式来庆祝值得纪念的节日,马克西米安是拥有同等权力的共治者,陪伴着他共享殊荣。两位凯撒也曾征战各地建立勋业,根据严格的古老规定,这分绩效要归功于身为父亲的皇帝对他们的指导和教诲。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凯旋式(303年11月20日),比起当年奥勒良和普罗布斯,在规模和华丽上或许有所不及,然而在另外几方面却享有更高的名声和气魄。阿非利加和不列颠、莱茵河、多瑙河和尼罗河这几处边疆,都送来各自的战利品。最突出的装饰品带有非常独特的性质,那就是波斯战争获胜征服很重要的地区,代表着河流、山脉和行省的模型,抬着走在皇帝的前面。波斯国王被俘几位妻妾、姊妹和儿女的画像,构成一幅满足人民虚荣心的场面。然而在后代子孙的心目中,最突出一点却不怎么光彩,那就是这次凯旋式是罗马城最后一次,从此皇帝再也没有征服异域,罗马再也不是帝国首都。

罗马在这个地点奠基以后,由于古代各种典礼仪式和不可思议的奇迹,成为一个神圣的场所。神祇的存在和英雄的往事,使得整个城市的每一部分都显得生气勃勃,把这个世界的帝国奉献给卡皮托神殿<sup>①</sup>。土生土长的罗马人,感受到这份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来自古老的祖先,在最早期的生活习惯中得到发展,受到政治方面相关措施的有效保护。政府的形式和所在的位置密切结合,公认两者缺一不可无法独存。谁知首都的统治权力,却随着征服区域的扩大而逐渐萎缩。行省的地位即将提升到同样水平,被征服民族获得罗马人的名分和权益,都能够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古代制度的残余势力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作用,能够保持罗马最后的尊严。无论是出生在阿非利加或伊利里亚的皇帝,尊重这个接纳他们的国家,愿意将罗马当成运用最高权力的法源基础,视为统治广大疆域的政治中枢。战争的紧急状况使得君王长驻前方,但是只有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这两位皇帝,最早开始在和平时期也定居在行省的城市。这种作法无论出于何种私人的动机,就政策的考量都很正确。位于西部的皇帝,大部分时间把宫廷安置在米兰,这个地点位于阿尔卑斯山的下方,为了伺察日耳曼蛮族的动静,显然要比罗马更为方便。米兰很快显现出皇城的气势,据说这里的房舍数

<sup>①</sup> 李维记下卡米卢斯就这个题材所发表的言论,极为雄辩而且富于感情,反对将政府从罗马搬到邻近的城市维爱。

量很多而且建筑优美,人民的言行举止不仅谦恭有礼而且风度翩翩。主要公共设施是一个竞技场、一所剧院,还有铸币厂和皇宫,以及用建造人马克西米安为名的浴场,柱廊装饰着各种雕像,还建有两道城墙成为双层防卫,更增加这座新都城在外表上的美观,与邻近的罗马比较并不相形见绌<sup>①</sup>。

戴克里先运用个人的闲暇时间加上东部的富庶和资财,大力整建位于欧亚交界处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此地离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的距离概约相等。为了要与罗马的宏伟和尊严能够抗衡,由于君王的倡导和民众踊跃出资,尼科米底亚在不到数年间,就有非数代工夫不能达成之宏伟壮丽,在面积和人口上,是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重要城市。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一生戎马倥偬,大部分时光是在军营和长途行军中度过,每当公余闲暇都会回到位于尼科米底亚和米兰的居所,过着安逸的生活。戴克里先在统治届满二十年,曾到罗马参加凯旋式,以前是否到过帝国的京城颇成问题,即使在那次盛大的典礼中,停留的时间也未超过两个月。他本来应邀到元老院致词,接受执政官的徽章,由于厌恶都城人民的放纵无礼,突然提早十三天离开罗马。

戴克里先对罗马及京都人士的纵情放荡表示不悦,并非一时的率性而为,乃是政治手腕极其高明的运用。这位高瞻远瞩的皇帝早已计划一套新的帝国政治体系,后来由君士坦丁王朝实施完成。元老院把老朽的体制视为神圣,还要恭谨的加以保存,戴克里先决心剥夺他们仅剩的权势和尊荣。早在他登基前八年,罗马元老院拥有为时短暂的崇高地位和伟大抱负,趁着这股兴奋的潮流,许多贵族得意忘形表现重建共和的热忱。曾几何时事过境迁,普罗布斯的继承人撤消对共和派人士的支持,元老院掩盖不住无可奈何的愤慨。马克西米安统治意大利,负责铲除麻烦多过危险的风气,这个任务最适合他那残暴的性格。对元老院最有声望的成员,过去戴克里先对他们装出很尊重的样子,现在被他的共治者以莫须有的证据,指控犯下秘密谋反的罪行。持有一座上好的庄园或是一片耕种的田地,都被当成犯罪的物证。禁卫军在过去对罗马尽力压制,现在反而是多方保护,因为这些倨傲不逊的部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即将日薄西

<sup>①</sup> 奥勒利乌斯·维克托同样也提到,马克西米安在迦太基兴建很多的建筑物,可能是在与摩尔人发生战争的时期。

山,自然想与元老院的势力结合起来。戴克里先采取步步为营的作法,在不知不觉中减少禁卫军的员额,取消他们所具有的特权,职位也由伊利里亚两个忠诚的军团取代,分别命名为“约维乌斯军团”和“海克力乌斯军团”,指定担任皇帝的警卫任务<sup>①</sup>。

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对元老院致命而难以发觉的伤害,是从不出席元老院会议所造成的必然后果。只要皇帝居住在罗马,议会虽然受到压制,然而所具有的实力不容忽视。奥古斯都以后所有的皇帝,有权随心所欲制订法律,最后还是要得到元老院的批准,古代公民权的模式便保存在法律的审查和颁行之中。贤明的君王为了尊重民意,对于共和国的行政官员和执政官,在言行方面采取优容的态度。君王的威严尽可以在军队和行省显现,等到他们居住的位置离开首都更远,就可把奥古斯都对继承人的告诫置之度外,也就是不再用伪装来掩饰自己的行动。在行使法庭审判和施政作为的权力之时,只要与大臣商量一下,毋须像过去那样要咨询元老院的意见。一直到帝国的末叶,提到元老院时仍能保持相当敬意,议员受到恭维感到沾沾自喜。多少年来元老院一直就是权柄的根源,又是运用权势的工具,终于遭到敬而远之的待遇,落得无疾而终的下场。既然已经与帝国宫廷和权力机构失去任何联系,就只会被视为卡皮托山上一个可敬而无用的古迹。

#### 八、戴克里先提高君权的具体做法(303 A. D.)

罗马君王只要看不到元老院和古老的都城,很容易忘怀他们拥有法定权力的来源和属性。像是执政官、前执政官、监察官和护民官等等,基本上就是民选的官职,结合起来构成整体的权力,人民也通过这些职称看出共和国的由来。现在这些平民化的头衔弃而不用,如果还要用“统帅”(Emperor)和“大将军”等称呼,来表明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就要将这个名词赋予更新颖和更庄严的释义,不再是指罗马军队里的将领,而是主宰罗马世界的皇帝。

<sup>①</sup> 这两个部队配置在伊利里亚地区,按照古老的规定,每个部队有六千人。士兵善于使用一种灌铅的重标枪而名闻遐迩,每个士兵携带五枝,运用力量和技巧可以投掷得又远又准。

“皇帝”一词原来含有军事性质,演变成为使人卑躬隶属的意义。“主上”(Dominus)或“主子”(Lord)这个称呼,最早所表示的隶属关系,并不是指臣民对国君或是士兵对长官,而是自己家养奴隶对操有绝对权力的主人<sup>①</sup>。如此令人厌恶的含意,难怪早期几位凯撒视为蛇蝎弃而不用。等到时日已久,后来的君王对这个称呼的抗拒缓和下来,听起来也不令人讨厌。到了最后,像“我主”和“皇帝”这些用语不但成为阿谀的口头禅,也渐渐用在法律的条款和纪念物的铭文。这一类崇高的称呼固然可以满足最极端的虚荣心,要是戴克里先的继承人还拒绝国王的称号,那倒不是真正的谦虚,只是感到有点难为情罢了。

只要是使用拉丁语的地方(这是整个帝国的官方用语),罗马皇帝的头衔,比起无数蛮族酋长自称国王,可要尊贵得多。过去罗马的国王源于罗慕路斯,或是来自塔昆文(Tarquin)地方的用语\*<sup>②</sup>。但是,这个问题在东部的感受跟西部大不相同,早期亚洲的统治者习惯使用希腊语的头衔巴赛勒斯(Basileus)或国王,代表的意义是众人中最显赫者,立刻就为东部奴化很深的省民所引用,很谦恭的称呼罗马的君王。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甚至自认具有神明的属性,至少已僭用神明的称号,并且传给他们的继承人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不过这种过甚其辞的恭维,由于并不代表特定的涵义,也就谈不上亵渎神明的意思,只要习以为常,即使奉承过度得让人肉麻的用语,听起来也不过是含混的表示敬意而已。

从奥古斯都时代到戴克里先,罗马皇帝会不拘形式的与市民交谈,这时市民为了表示敬重,所使用的礼节与对元老院议员以及官吏没有多大差别。皇帝唯一特殊不同之处在于穿着紫色的长袍或军服,元老院议员的长袍用宽的绶带或袍边,骑士阶级比较窄一点,这些绶带和袍边都是尊贵的紫色。戴克里先出于自大的心理,或者是基于政策的考量,这位手腕高明的君王把波斯宫廷的气派引用过来。他戴上皇帝的冠冕,并且用这种服饰代表皇权,罗马人看到因而产生反感。卡利古拉戴上被人视为无可救药的疯狂行为,其实那不过是白色的带子,上面缀以珍珠再绑在头上而已。戴克里先和以

① 普林尼把“主上”当成骂人的话,意义是指暴君或僭主,不是正统的国君。但是普林尼经常拿这个头衔来称呼自己的朋友,也就是国君图拉真。这种奇异的矛盾现象使注释家和翻译者都感到困惑。

\*② [译注] 塔昆文是埃图里亚最古老的城市,在罗马的北面约四十哩。

后的皇帝全都穿着丝和金线织成的长袍,更让人气愤的是他们连鞋面也镶上贵重的宝石。由于手续和仪式的增加,使得晋见皇帝极为困难。宫中各处通道全部派家臣严密把守,内部的寝宫由机警的阍人巡视,因而宦官的人数和权势日益增大,这是专制政体不可避免的现象。要是臣民终于可以目睹天颜,不论官职大小都应俯伏在地,仿照东方规矩口呼主上并且顶礼膜拜。戴克里先是个非常理性的人,一生中对他自己以至整个人类,都有正确的评估和衡量,所以很难想象他采用波斯的礼仪来取代罗马的成规,仅为了满足虚荣心而已。事实上他自以为摆出高贵的气势就可杜绝一般人的非分之想。使公众难以见到君王,就可减少接触人民和士兵的机会,不会受到粗暴行为的伤害;长期让人听命膜拜的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人们崇敬的心理。戴克里先就像奥古斯都假装谦卑一样,一直在演戏作秀。我们必须承认这两台喜剧表演,还是后者比前者高明,看来奥古斯都也更有人情味。皇帝对罗马世界拥有无限的权力,奥古斯都的目的是要尽量遮盖掩饰,戴克里先是要全力展现唯恐不被人知。

### 九、戴克里先新体制的主要内涵(303 A.D.)

戴克里先建立新体制的第一条原则是炫耀宫廷,第二条原则是政府分治。他将帝国、行省及军事和民政机构,再划分为若干区域或部门。政府的单位加多行政效率必然减低,但是职责功能更为明确。不论改革的利弊如何,都应由创始者负主要责任,新政的成效将由继任者逐渐改善始能获得,未臻成熟及完备的阶段,不宜事先评论得失。因此真正新帝国的准确形象,要等君士坦丁统治时才能知道。目前只能就戴克里先亲自规划的蓝图,描述最重要的轮廓。他找到三个共治者和他一起行使帝权,主要是他深信,一个人的能力不足以应付国家防卫的需要。他不认为四帝分治是临时权宜之计,反认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按照他的构想,两个年长的皇帝应头戴冠冕,使用奥古斯都的头衔以示尊贵,各自选择一位副手及继承人,给他们凯撒的名号。这两位凯撒升到最高统治者位置,再各选一位继承人接任凯撒,这样可以毫无间断的补充新一代的皇帝。帝国划分为四个部分,东部和意大利是重要地区,多瑙河和莱茵河是动乱地区,前者需要奥古斯都亲自坐镇,后者交由凯撒前往治理。军团的力量掌握在四个齐心协力的君王手里,



任何人想要连续击败四个强大的对手,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会使野心勃勃的将领望而却步。在政府的行政方面,两位皇帝以统一的权力管辖整个帝国,法令在共同的会议里核定,经由两位皇帝的联名签署,颁布后各行省要遵照办理。纵使有这样多的预防措施,罗马世界的政治联合还是逐渐解体,分裂的作用愈来愈严重,以致在短短几年之内,竟会出现永久分离的东罗马和西罗马两个帝国。

戴克里先的体系还有一个很重大的缺失,就是政府机构的扩大以致支出增加,结果是加重税赋,人民的生计受到更大的迫害。当年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的家庭,非常简单的由奴隶和自由奴构成,一样有崇高的地位,他们也感到非常满足。现在完全改观,帝国在不同的地方建立四个规模宏大的朝廷,这样多的罗马国君在追求虚荣,一味讲究廷仪的排场和生活的奢侈,要与波斯国王一比高下。众多的大臣、高级官员、一般官吏和各种奴仆,充满政府的各级单位,与过去相比人数成倍增加。当时就有人说道:“当征收的比例超过负担的能力,行省便会感受税赋的沉重压力。”从这时起到帝国灭亡为止,随时可听到哀鸣和怨恨的声音。每位作家依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当时处境,分别挑选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瓦伦斯和狄奥多西作为诅咒谩骂的对象,但是他们对沉重赋税的深恶痛绝倒是完全一致,特别是过重的土地税和丁税,是那个时代无法忍受的苦难。有位公正的历史学家从这些论点中找出真相,赋税加重的责任在于皇帝,虽然不是个人的恶行所致,行政机构的浮滥却难辞其咎。戴克里先是新制度的创始人,在他统治期间,这个日趋严重的缺失,还是局限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他受到指责是开创带来祸害的先例,而不是实际对人民的压榨。还有一点要知道,他在国家岁入和支用方面一直本着节约的原则,何况在支付正常经费开支后,皇帝的金库里有足够的储备金,可以供应合理的赏赐和国家紧急需要之用。

#### 十、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禅退(304 A. D. - 305 A. D.)

戴克里先在他统治的第二十一个年头,终于履行禅位的重大决策。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两位安东尼皇帝的身上,看起来要自然得多,因为他在取得和行使王权方面,都没有领受哲学之教训。戴克里先为世界创下光荣

退位的先例,只可惜后世帝王起而效法的为数不多。我们自然会想起查理五世的类似行径\*<sup>①</sup>,经由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的生花妙笔,使得英国读者都熟悉他的名字。何况这两位皇帝的性格还十分相像,政治才能远在军事天分之上,品德方面有可议之处,言行多半出于做作并非天性使然。查理的逊位颇受时运枯荣盛衰的影响,心血凝聚的计谋不能实现,所带来的失望之情促使他宁愿放弃现有的权力,因为已经无法满足他的雄心壮志。戴克里先的统治正处于无往不利的顺境,并非已击败所有敌人和完成全部计划以后,才很严肃的考虑禅退的问题。无论是查理或是戴克里先,都还没有到达衰老知命之年,前者五十九岁,后者仅五十五岁,只是这些君王过着繁忙的生活,长年栉风沐雨从事战争和巡视,再加上国事的忧虑和施政的操劳,很容易损害到身体的健康,以至于人未老迈就已衰弱不堪<sup>②</sup>。

虽是朔风扑面、淫雨绵绵的冬季,戴克里先在凯旋式庆典刚结束,就离开意大利绕行伊利里亚各行省,向东部出发。恶劣的天候和旅途的劳累,使他感染慢性疾病,只有躺卧在密闭的异床里,让人抬着缓慢行进。夏末(304 A. D.)还未抵达尼科米底亚,病情已严重恶化,让人感到惊讶,那年整个冬天都留在皇宫养病,危急的状况引起普遍关怀,都是出乎内心的真情流露。一般人只能从侍从人员的脸色和行动所表现的欣喜和惊惶,来判断病情和健康的状况。由于经常流传皇帝崩逝的谣言,所以戴克里先秘而不宣加以隐瞒,是因伽勒里乌斯没有赶来,生怕发生无谓的麻烦。直到3月1日他才再次公开露面,看起来是那样的苍白和瘦弱,以致和他熟悉的人都认不出来。这一年多来,他担忧自己的健康和身为帝王的职责,很勉强地硬撑,在经过痛苦的挣扎之后,现在是该做决断的时刻。为了身体的健康,他必须丢开劳心费神的工作,完全放松以便安静养病。但是他身负帝王之责,即使病倒在床,也要被迫推动一个庞大帝国的施政作为。他决定要在光荣的禅退生活中安享余年,使自己毕生戎马所获得的荣誉不再受命运播弄,把世界

\*<sup>①</sup> [译注] 查理五世(1500 A. D. - 1558 A. D.)就是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镇压西班牙城市公社起义,反对宗教改革与新教,与法国和土耳其发生战争,夺取西欧霸权失败后,于1556年退位。

<sup>②</sup> 我们从拉克坦提乌斯那里知道戴克里先这次的旅程和病况。他有时还是会写些正式的报导,不是只杜撰一些奇闻轶事。

的舞台让给年轻更有活力的共治者<sup>①</sup>。

禅退仪式在离尼科米底亚三哩外一块开阔的平原上举行(305年5月1日)。戴克里先登上高大的宝座,在洋溢着理性和庄严的演说中,对刻意聚集在此一场合的民众和军人,宣告他禅位的意图。等他脱下紫袍后,在众人关怀的眼光下离开,坐上一辆挂着帷幕的车子穿过市区,毫不耽搁向自己所选的退休地点前进,落叶归根回到家乡达尔马提亚。就在5月1日同一天,马克西米安按照早已取得的协议,也在米兰辞去帝位<sup>②</sup>。甚至早在罗马凯旋式的华丽盛会中,戴克里先已经思考要辞去政府职务,同时希望马克西米安也遵从他的安排。可能那时马克西米安已有承诺,一定会按照恩主的意思去做,很明确的保证只要戴克里先提出劝告或做出榜样,无论在什么时候,马克西米安都会照样步下皇帝宝座。双方曾经在朱庇特神殿的祭坛前,立下神圣的誓词。但是对性格凶狠的马克西米安来说,他平生喜爱权势,既不图眼前的安宁也不求身后的虚名,这种没有约束力的誓言,到底能发生多大作用。然而不管马克西米安多么不情愿,对这位明智的同僚所凌驾于他的威势,最后只有勉强屈服,禅位以后立即退隐到卢卡利亚(Lucania)的庄园。像他那样脾气暴躁的人,不可能长期过平静的生活。

### 十一、戴克里先的退隐生活与身后哀荣(305 A. D. - 313 A. D.)

出身奴隶家庭,登上九五之尊的戴克里先,以平民身分度过生命中最后九年时光。他遵从理性的指示,满足于退休的生活,一直受到在朝君王无比尊重,因为他把世界交到他们手中。一辈子忙于国事的心灵,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失去权力以后,最大的烦恼是无事可做。为了排除无聊的时光,许多人提供他休闲活动,像读书写信和拜神许愿,戴克里先并没有多大兴趣。他自己保留一些最合乎自然的嗜好,建筑、耕种和园艺占用去他大部分的闲暇时间。他对马克西米安的回答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从而得到启发。那位浮

<sup>①</sup> 奥勒利乌斯·维克托把戴克里先的禅位归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戴克里先没有很大的野心,第二是他对即将面临的困难感到极为烦恼;还有就是在颂辞上所提到他已老病侵寻,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因素。

<sup>②</sup> 戴克里先退位的时间在年份和日期上都有不同的说法,查证也很困难。靠着蒂尔蒙特的努力,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躁不安的老人,请求戴克里先再度穿上皇帝的紫袍,重新握住驾驭政府的缰绳。他只是展现出同情的笑容,丝毫不为诱惑所动,很冷静的回答说,要是马克西米安看到他在萨洛那(Salona)亲手种植的包心菜,就不会要他为追求权力,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了。他在和朋友的谈话中经常提到,人类最难精通之事莫过于治国之道。凡是谈及他最喜爱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因为亲身经历的关系未免产生激动的心情。他常说:

不知有多少次,四五个大臣为了本身的利益,情愿抛弃相互的心结,联合起来欺骗他们的君主。皇帝具有崇高的地位,却与臣民形成隔绝,无法了解事物的真相。他能看得到的东西有限,只能听他们歪曲事实的报告。结果他把最重要的职位交给罪孽深重和软弱无能的庸才,罢黜臣民中操守最佳、才能最好的部属。

戴克里先接着说:“这些下流无耻的伎俩防不胜防,就是最英明的皇帝也会被朝臣出卖,以至于身败名裂。”一个人在盖棺论定之后,历史会评估他的功业和名声,这样才能享受到退休生活的乐趣。这位罗马皇帝在当时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很难完全以平民身分去享受生活的舒适和安全,退位以后对帝国所面临的困难,知道以后也不可能不闻不问,这些困难带来不幸的后果,他也不可能漠不关心。这样一来,恐慌、悲痛和疑惧就会接踵而至,干扰他在萨洛那与世无争的生活。他的妻子和女儿的不幸,对他的爱心和尊严造成极大的伤害。戴克里先在临终(313 A. D.)前受到侮辱,感到更大的痛苦。他是现任皇帝的养父,对他们有栽培玉成之恩,照说李锡尼和君士坦提乌斯要有图报之心。现在还可以看得到留存的信件,说戴克里先情愿自杀,也不想再受他们的迫害<sup>①</sup>。

在结束戴克里先平生事迹和性格作风的叙述之前,让我们花点时间来了解他退休后生活的地方。萨洛那是他出生地达尔马提亚行省的主要城市,离阿魁利亚和意大利的边界大约有两百罗马里(按照公路长度计算),到

<sup>①</sup> 小维克托轻描淡写的提及一些传闻:像是戴克里先得罪当时掌权的人士,他过去的贡献全部被抹杀,认为都是罪行和缺失;被罗马元老院当做罪犯而受到指责,他根本就是气愤发狂而死等等。

西米乌姆将近两百七十罗马里，这是罗马皇帝到伊利里亚边疆时所驻跸的地点。现在有一个残破的村落，保留着萨洛那的名称，晚到16世纪，还有一所剧院的遗址，散布着颓败的拱门和一些大理石柱，诉说着昔日繁华的风光。在离城市约六七哩的地方，戴克里先兴建一座规模宏伟的宫殿，从这个工程的浩大，可以推断戴克里先在很久以前，就在为禅退的计划做打算。当然，不一定非要是本地人，对这些地方有天生的偏爱，才会选这样一个有益健康，而又便于享受奢侈生活的退隐地点。根据后人的说法：

此地的土质干燥而且肥沃，空气洁净又清新宜人，虽然夏天有几月非常炎热，不像伊斯特里亚海岸和意大利部分地区，在冬季会遭受暴虐狂风的袭扰。从皇宫的位置向四周远望，美丽的景色不下于土地和气候的优越条件。西边是亚得里亚海林木繁茂的海岸，海中散布着无数的小岛，像是水波淼茫的大湖。北面有一个海湾，可以通向萨洛那古城，望过去是一片田畴延伸到远方，与亚得里亚海向南和向东广阔的海域，形成非常鲜明的对照。北方是一列不规则的山脉，离这里有适当的路程，山丘上到处可见村落、树林和葡萄园。

虽然君士坦丁出于很明显的偏见，提到戴克里先的宫殿，故意摆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但是他有一位继承人，只见到荒废和残破状况，就以赞不绝口的词句描述宏伟的景象。宫殿占地大约九到十英亩之间，整体近乎正方形，侧面矗立着十六个高塔，两旁的纵深大约是六百呎，另两面的横宽将近七百呎，全部用美丽的砂岩建造，并不比大理石逊色，是从附近的特劳(Trau)采石场获得。四条以直角相交的街道，把这片大建筑物区分为若干部分，有一个非常气派的大门可以通达正厅，现在称之为“金门”。通道的尽头是柱廊中庭，全部都是花岗石的柱列，在一侧可以见到埃斯库拉庇乌斯方形神殿，另一边是朱庇特的八角形神殿，戴克里先将后面这位神祇尊为他的命运保护神，视前面那位神祇为健康庇护者。要是拿现在残留的遗迹和维特鲁维乌斯(Vitruvius)的说法做比较，就会发现这个建筑物有许多部分，像是浴场、寝宫、中庭、长形柱廊大厅，以及西济克斯(Cyzicene)式、科林斯式和埃及式厅堂，描述得相当正确，至少在位置上都很相似。这些宫殿建筑的形式变化多端，比例非常适当。要是就现代人的眼光以品味和舒适的角度来看，有

两个很大的缺点。这些高耸宽阔的房间,没有窗户和烟囱,完全靠着顶部采光(这些建筑物都是一层),沿墙壁安装通气管来取暖。正厅的西南边有一列长达五百一十七呎的柱廊,展示美丽的绘画和雕像,成为高贵气派又赏心悦目的散步通道。

要是这座宏伟的建筑物位于荒无人烟的国度,自然会受时间的摧残而塌毁,但是也唯其如此,才能逃脱贪婪的人类所造成的破坏。阿斯帕拉图斯(Aspalathus)这个小村庄,还有很久以后出现的斯帕拉特罗(Spalatro)市镇,都在戴克里先宫殿的废墟上兴建起来。金门现在正对着市场,施洗者圣约翰取代埃斯库拉庇乌斯的光荣,朱庇特神殿在圣母的保护下,成为一所天主教堂。有关这段的叙述,得感谢我国一位有才华的艺术家,完全出乎单纯的好奇心,深入达尔马提亚的心脏地带,现地考察所得的结论<sup>①</sup>。我们也难免要产生疑问,他是否过分美化那无法复原的实物,即使有再好的计划和技术也办不到。最近有位旅行家到过那里,他颇有见地的说道,斯帕拉特罗那片令人感伤的废墟,不仅显现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伟大,同时也表达出艺术的衰落。若建筑的状况已这样悲惨,那么绘画和雕刻的损毁更为显著。建筑主要是依循机械原则,不比雕刻和绘画模仿自然界的各种形象,还要表现出心灵的属性和热情。崇高的艺术不仅要有灵巧的双手,除了想象力的激发之外,还要有正确的鉴赏力与观察力加以指引。

## 十二、艺术的没落和文学的式微

几乎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帝国的政治动乱、军队的跋扈骄纵、蛮族的人侵掠夺,以及专制的高压统治,都不利于天才的发展和学术的研究。连着几位伊利里亚出身的皇帝拯救了帝国,但是并没有恢复科学的发展。他们所接受的军事教育,无意于激起文学的爱好。甚至就是戴克里先的心灵当中,尽管对事务的处理不仅积极进取而且周详精到,但是不会进行研究和思考的工作。法律和医术两方面的职业有普遍的用途,可以获得若干利益,因此还可以吸引具有相当才能和知识的人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学习这两

---

<sup>①</sup> 亚当及克莱里索(Clerisseau)带着两名绘图员在1757年7月访问斯帕拉特罗,这本感人的作品就是这次游历的成果,七年后才在伦敦出版。

种行业的学生,几乎在那个时期没有人能够成为继往开来的大师。诗歌的旋律已经沉默无声,历史成为枯干而混杂的断简残篇,提不起大家的兴趣也产生不了教诲的作用。一些雄辩之士供职朝廷无所作为,拿着皇家的薪饷专以奉承为能事,除了为皇权辩护外别无才能。

新柏拉图学派的兴起和迅速发展,是学术和人类衰败的标志。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已压下雅典学派的声势,打着“最新潮流”这类旗帜的导师聚集在古老的派别,他们标榜自己的体系,说是学习方法新颖,研究态度严肃。这些大师像是阿摩尼奥斯(Ammonius)、柏罗丁(Plotinus)、阿梅里乌斯(Amelius)和波菲利(Porphry),都是思想精辟和见解高超的人物。他们并没有掌握学习哲学的真正目的,努力钻研的结果,非但无法增进人类的理解力,反而产生害处。新柏拉图学派完全忽略那些适合人们状况和能力的知识,也忽略伦理学、自然科学和数理科学的整体领域。他们耗尽精力在形而上学的口舌之争,企图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要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某些问题上能够统合一致,至于是哪些问题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他们的理性在类似深刻而不切实际的思考里消磨殆尽,心灵暴露在超乎想象的幻影之中。他们狂妄的自信已经掌握某种奥义,可以将灵魂从肉体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声称能够跟魔鬼和各种精灵很亲密的交谈;经过一番非常奇特的变革,把对哲学的思考变成对法术的研究。古代的圣哲曾经嘲笑民众的迷信,现在这些柏罗丁和波菲利的门徒,拿寓言当做借口用来掩盖这种奢靡的行为,反倒成为迷信的狂热辩护人。在有关信仰的几个神秘问题上,他们和基督教徒的意见一致,使用打内战的狂怒姿态,对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其余部分大肆攻击。新柏拉图学派不配在科学史上享有任何地位,教会史免不了要提到这个名字。

## 第十四章

戴克里先逊位后产生纷扰 君士坦提乌斯崩殁 推举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为帝 同时有六位皇帝在位 马克西米安和伽勒里乌斯相继逝世 君士坦丁战胜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 君士坦丁重新统一帝国(305 A. D. - 324 A. D.)

### 一、戴克里先退位所造成的纷争(305 A. D. - 324 A. D.)

帝国所形成的权力平衡局面,需要戴克里先坚强而技巧的手腕才能维持,是多种不同性格和才能的综合运用。像当时所具备的条件真是千载难逢,两位皇帝之间没有猜忌,两位凯撒也没有野心,四位各镇一方的君王一致追求共同利益。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以后,内部的混乱和倾轧长达十八年,帝国发生五次内战,其余时间虽然没有战事,也无法保持平静的状况。敌对的君王之间充满恐惧和仇恨,各自扩大势力范围,完全不顾臣民的死活。

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在交出统治权以后,按照最新的规定,所遗留的帝位应由两位凯撒递补,同时获得奥古斯都的头衔<sup>①</sup>。君士坦提乌斯年长而且资深,以皇帝的尊荣继续领有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统治这些疆域广大的行省,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个人感到满足而没有非分之想。他的个性仁慈、宽厚而稳健,特别是对人极为和善,受惠的臣民赞扬他的美德,可以和

---

<sup>①</sup> 孟德斯鸠根据奥罗修斯和优西罗皮庇斯的意见,认为在此种状况下,帝国首次真正分为两个部分。很难发现伽勒里乌斯在那些方面的打算会与戴克里先不同。



马克西米安的战功以及戴克里先的治术,相提并论而在伯仲之间。君士坦提乌斯保持罗马君王的谦虚,没有仿效东方的傲慢心态和华丽排场。他以率真的口吻宣称,民心的归向是他最宝贵的资产,无论身居帝位的尊荣或面临艰险的情势,自信能够依赖臣民感恩图报之心,可以获得额外的支持和援助。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的省民,深知在他的统治下才能过幸福的生活,所以极为忧心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日益衰弱的身体,以及众多年幼的子女,这些都是他在第二次婚姻与马克西米安的女儿所生。

个性刚毅的伽勒里乌斯迥然相异,虽然可以获得臣民的敬重,本人却不肯纡尊降贵去争取大众的爱戴。他的名声完全来自战功,自从波斯战争获胜以后,助长傲慢的气焰,自恃功高,蒙戴克里先另眼相看,对君士坦提乌斯产生轻视之心。要是我们听信一位道听途说的作者所发表的论调,就会将戴克里先禅位的起因归之于伽勒里乌斯的威胁。他特别记述两位君王的私下谈话,后者表现出忘恩负义和倨傲不逊的态度,从而发现前者极为懦弱怕事。这种空穴来风的轶事传闻,从戴克里先的性格和行为来看就会不攻自破,不论禅位基于何种意图,要是伽勒里乌斯的作为感到危险,以他的明智和见识一定会制止这种可耻的争执。当他光荣掌握皇权之时,绝对不会在羞辱的状况下退位。

君士坦提乌斯和伽勒里乌斯登基成为奥古斯都,接着要选出两位凯撒递补空位,使帝国的体制保持完整。戴克里先用诚挚的态度渴望退出世界的舞台,因为伽勒里乌斯娶了他的女儿,自然就会支持他的家族和他托付的帝国。有关这一点他毫不犹豫,就把大家所羡慕的推选大权,以功勋卓越为由授与伽勒里乌斯。这件事一经决定,没有询问西部两位君主的意见,也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和意图,特别是这两位都有成年的儿子,可以视为递补空缺的最佳候选人。失势的马克西米安只能生闷气不足为惧,温和的君士坦提乌斯虽然无畏于危险,但是不会因为争权夺利,让无辜的黎民受到内战的摧毁。伽勒里乌斯所推选的两凯撒,既缺乏才干和功勋,本身也不是重要人物,只能说是便于个人野心的驱使而已。第一位是达扎(Daza),后来称为马克西明,就是伽勒里乌斯的外甥,一个毫无处世经验的年轻人,从举止和谈吐知道只受过私塾教育。他被戴克里先授以紫袍拔擢至凯撒的高位,负责统治埃及和叙利亚,让他自己和全世界一样感到惊奇不已。另一个是忠诚的家臣塞维鲁(Severus),耽溺于玩乐而且才具不足以负重任,被遣往米兰接受马克西米安尚不愿放手的凯撒服饰,以及所统治的意大利和阿非利加。按照制度的架构,塞维鲁应承认西部

皇帝的最高权力,但是他只听从恩主伽勒里乌斯的指示。虽然伽勒里乌斯的统治区域从意大利的边界到叙利亚的边界,加上他所栽培的两个凯撒,势力范围是帝国四分之三的疆域。同时他知道君士坦提乌斯即将逝世,所以罗马世界的主子只剩下一人。我们确信他在内心对未来的君主会有安排,考虑自己从公众生活中退隐之时,会完成二十年光荣的统治<sup>①</sup>。

为时不到十八个月,两次突如其来的变革,使伽勒里乌斯的雄心壮志全部付诸东流。他想兼并帝国西部各行省的企图,因为君士坦丁称帝而幻灭;又因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的叛乱获得成功,使他丧失意大利和阿非利加。

## 二、君士坦丁的身世及其继位始末(274 A. D. - 306 A. D.)

君士坦丁的声誉受到后世子孙的重视,对他平生的事功有非常详尽的记载,但是他的出生地,就跟他母亲海伦娜(Helena)的身世一样,不仅是文学也是举国争论的主题。虽然根据传说她的父亲是英国国王<sup>②</sup>,我们认为海伦娜是一个客栈老板的女儿。有人说她是君士坦提乌斯的侍妾<sup>③</sup>,我们还是要为她婚姻的合法性提出辩护。君士坦丁大帝很可能生于达契亚的纳伊苏斯(274 A. D.)<sup>④</sup>,像这样的家庭就跟整个行省一样,都是因为投身军人这个行业而享有盛名,因此他很少有机会借教育来提升他的心智。

① 拉克坦提乌斯提到伽勒里乌斯要统治二十年,这是他的臆测之辞,非常不可靠。

② 这种传说起于中世纪黑暗时代的修道院,与君士坦丁同时代的人不知此事。后经蒙茅斯的杰弗里(Jeffrey of Monmouth)和七世纪一些作家的润色修饰,上世纪很多古物学家为此大声辩论,卡特(Carte)也纳入《英国史》正史来叙述。不过,他把那位成为海伦娜父亲的科伊尔(Coil)国王,从埃赛克斯(Essex)搬到安东尼边墙。

③ 优特罗皮乌斯和几位作家都认为确有其事,蒂尔蒙特却有不同的研究结果,戴克里先坚持君士坦提乌斯要与海伦娜离婚,那表示认同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

④ 关于君士坦丁的出生地有三种意见,一是英国古物学家从《颂辞集》里找到一些辞句,认为他出生在不列颠,事实上颂辞所说是他在约克继位;第二是现代希腊学者认为出生地是尼科米底亚湾的德累潘诺姆(Drepanum),君士坦丁将此地改名为海伦波里斯(Helenopolis),查士丁尼也盖了很多壮观的建筑物,很可能海伦娜的父亲就是在这里开客栈。君士坦提乌斯在奥勒良当政时期,从出使波斯回来在此住过,但那时一个军人征战四处,对于结婚和小孩出生的地方也不会很在意;第三种说法是出生在纳伊苏斯,是当时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作品里提到。阿柏里乌斯搜集到很多这方面的史实汇整后出版,也经过尤利乌斯·菲尔米库斯(Julius Firmicus)的订正。

在他大约十八岁那年,父亲擢升到凯撒的高位(292 A. D.),随着这件喜事而来的就是母亲的离异,与皇家联婚的光彩使海伦娜的儿子受到羞辱和伤害。他并没有随着君士坦提乌斯去西方,留在戴克里先的麾下服务,参加埃及和波斯战争表现极为英勇,逐渐升到一等护民官的荣誉职位。他的身材很高大而且不苟言笑,对于体育和军事项目都很精通,战时英勇无畏,平时对人友善。在他一生的作为之中,充沛着年轻的进取精神,又能习于审慎的节制加以调和,有旺盛的企图心要全力达成,保持冷静和自律的习性不受物欲的诱惑。因而民众和士兵爱戴他,称他为最有资格的凯撒候选人,这样一来就激起伽勒里乌斯对他的猜忌。为了避免物议,虽然不能采取公开的暴虐行为,一位专制君王要暗地里下毒手,还是防不胜防<sup>①</sup>,这样使得君士坦丁的处境更为危险。这时感到焦灼的父亲,不断来信要求跟儿子见面,表示出最热切的期望。伽勒里乌斯用计谋找出借口尽量拖延,然而对他的同治者这种很自然的要求,不可能一直置之不理,也不能使用武力来加以拒绝,最后同意他前往的命令已经批准,在这种状况下皇帝还是随时可以收回成命。君士坦丁用尽心机终于成行<sup>②</sup>,连夜离开尼科米底亚的宫廷,运用各地的驿站经过比提尼亚、色雷斯、达契亚、潘诺尼亚、意大利和高卢,在民众喜悦的欢呼声中抵达布涅格港口。就在那个时刻,他的父亲准备登船前往不列颠。

不列颠的远征轻易赢得对卡里多尼亚蛮族的胜利,这是君士坦提乌斯在位期间最后的功业。他崩殂在约克的皇宫(306年7月25日),离接受奥古斯都的头衔才十五个月,擢升凯撒的高阶则有十四个年头,逝世以后立刻就由君士坦丁接位。继承的观念自古就有,一般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些处理私人财产的原则,已经转用到国家主权上。英名盖世的父亲将受人尊敬的功勋、民众的希望,以及在感情和地位所产生的影响力,全部都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且这种作法势不可当。帝国西部军队的精英分子随着君士坦提乌斯到不列颠,增援的地方部队是一大群阿勒曼尼人,全部听从世袭酋

<sup>①</sup> 伽勒里乌斯不让君士坦丁回到他父亲身旁,主要是拿来当做人质,而且他对于君士坦提乌斯死后留下的帝位,还有其他的打算,所以不愿君士坦丁有接位的希望。

<sup>②</sup> 佐西穆斯提到一个很愚蠢的故事,说是君士坦丁把驿站的马匹全部刺伤,要是皇帝改变心意,后面的人无法使用。这种作法根本不能阻止追兵,只会引起更大的猜疑,惹来更多的麻烦。

长克罗库斯(Crocus)的命令<sup>①</sup>。君士坦丁的拥护者不断开导这些军团,要他们了解到自己能够表达意见的重要性,保证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有权能够推举候选人。他们问军队要是有一位人选,一位是他们所敬爱的皇帝那个够资格站在队伍前面的儿子,选他就会带来无上的荣誉;另一位是名不见经传的新来陌生人,只会感激在亚洲的君主把西方的军队和行省交给他,选他就会带来屈从的羞辱。这时还有什么迟疑不决之处?同时向大家暗示,君士坦丁具有感恩和慷慨的美德,在得到应有的显赫地位以后,一定不会让军队失望。

这位心机的君王,最后等到大家用奥古斯都和皇帝的称号向他欢呼,才出现在军队的面前。他所渴望的目标是帝座,还不完全是野心的问题,因为这才是安全的保证。他对伽勒里乌斯的性格和情绪非常了解,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知道要想活下去就得掌握统治权。他在表面上装出坚决反对的样子<sup>②</sup>,就是为了证明他没有意愿要公然篡夺,所以在开始并没有屈从军队对他的欢呼,一直到他把这些状况写在信里,立刻派人送给位于东部的皇帝以后,才正式接受军队的拥戴登基为帝。君士坦丁将他父亲逝世的噩耗报告皇帝,很谦恭的提到他具有合法的继承权,而且表示非常的遗憾,在挚爱他的部队坚决要求下,不容许他运用正常而合于规定的方式,向他提出请求继位为帝。伽勒里乌斯最初的反应是感到惊讶和失望,而且暴跳如雷。他向来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就大声威胁说要把信件和使者全部丢进火里,等他想到对战争没有获胜把握,怒气就慢慢平息下来,再深入衡量对手的个人性和实力,决定接受君士坦丁给他留下的台阶,同意由他赐给君士坦丁最高的恩惠。伽勒里乌斯既没有指责也不批准不列颠军队的推选,只是接受过世同僚的儿子统治阿尔卑斯山这边的行省,给予他凯撒的头衔,在罗马君王的位阶列为第四,把空下的奥古斯都位置给予所赏识的塞维鲁。这样一来,帝国的和谐得以保持,君士坦丁已经掌握实力,只有耐心等待机会,期望能够获得最高的权柄。

君士坦提乌斯第二次婚姻有六个小孩,分别是三男三女,具有皇家的血

<sup>①</sup> 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见到蛮族国王,率领由自己臣民组成的部队,去协助罗马人作战。类似状况以后就习以为常,终于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

<sup>②</sup> 颂辞作者优米里乌斯在君士坦丁的面前,陈述过去这段事情,说他为了推辞起见,策着马匹快跑,但是被士兵拦截下来,非要拥戴他继位不可。

统,照理应比海伦娜出身微贱的儿子更有优先权。君士坦丁已经三十二岁,正是身心处于巅峰的时期,那时他最年长的弟弟才十三岁。去世的皇帝因为他有卓越的功勋,所以才同意并正式核定由他继承<sup>①</sup>。君士坦提乌斯在弥留之际,交代长子要维护家族的兴旺和安全,恳求他要像一位父亲那样运用权威和爱心,照顾狄奥多拉(Theodora)的儿女。后来从他们受到完善的教育、安排有利的婚姻、享受富贵的生活以及最高的皇室地位,证明君士坦丁确实发挥兄弟之爱和手足之情。这几位皇子和公主的秉性温和,知道感恩图报,对于长兄妥善且至当的安排,完全言听计从<sup>②</sup>。

### 三、马克森提乌斯为罗马元老院和人民推举为帝(306 A. D. - 307 A. D.)

伽勒里乌斯具有雄心大志,高卢行省未如所愿,始终难释失望之情,等到因一时疏忽失去意大利以后,对他那高傲的个性和帝王的权势,更是极大的打击。皇帝长期未能留在都城,早已使得罗马充斥着不满和愤怒的情绪。人民逐渐发现尼科米底亚和米兰比罗马更具有优势,这不能完全归于戴克里先的偏心,是他所创设的政府形式造成这样的后果。虽然在他退位后没有几个月,继承人就用他的名义,建造一座豪华的浴场奉献给罗马,这样做还是无法平息民怨;后来用这座浴场遗迹的场地和材料,修建很多的教堂和修道院<sup>③</sup>。罗马这些文雅的隐秘场所是如此的舒适和奢华,原本安宁的气氛被罗马人抱怨的声音所干扰。有个谣言在暗中流传,说是建造这些建筑物所需的经费,要由他们自己来负担。就在这个时候,可能是伽勒里乌斯的贪

<sup>①</sup> 君士坦丁垂死的父亲选择他当继承人,当然有很多非常说得通的理由,不管是优米里乌斯和其他的作者,对这方面都没有意见。

<sup>②</sup> 君士坦丁对三个妹妹的婚事都安排得很好,君士坦提娅嫁给李锡尼皇帝,安娜斯塔西娅许配给担任凯撒的巴西努斯,优特洛庇娅(Eutropia)许配给任执政官的内波提阿努斯(Nepotianus);他的三个弟弟是达尔马提乌斯(Dalmatius)、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Julius Constantius,和父亲同名)和汉尼波利阿努斯,以后都会提到。

<sup>③</sup> 在格鲁特的《罗马铭文》一书中,所搜集的戴克里先浴场铭文提到这六位君主。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的头衔是奥古斯都,也是其他几位皇帝的父亲,他们一起将这个富丽堂皇的浴场,当成奉献给罗马人使用的礼物。此处遗址后来经建筑师测绘,尤其是古物学家多纳图斯(Donatus)确认,有一个大厅成为加尔都西(Carthusian)会的教堂,甚至就是接待室都大得可以当做另一个教堂。

婪行为,或者是基于紧急状况的需要,为了征收土地税和丁税,要求对臣民的财产进行非常严厉的调查,尤其是要精密的测量不动产。只要发现有一点涉嫌到隐匿行为,就严刑拷问,取得个人财产的真实口供。

自古以来,意大利的地位较行省为高,但原来获得的特权已经没有人理会,税务官员开始统计罗马的人口数目,用来制订新的税率。就算罗马市民权的自由精神,已经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是最驯服的臣民,要是政府在前无例可援的状况下侵犯了他们的财产,有时也会挺身起来反抗。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因公然侮辱受到更严重的伤害,个人利益所产生的不满情绪,受到民族荣誉的鼓舞更为激昂。前面提到征服马其顿以后,罗马人民就解除个人税捐的负担。虽然他们经历过各种形式的专制政体,还是享受将近五百年免除赋税的特权。所以他们没有耐心忍受一个伊利里亚农夫的无理取闹,何况他还居住在遥远的亚细亚,竟敢将罗马贬成帝国要呈献贡金的城市。人民的愤怒情绪日益高涨,受到元老院运用权势加以煽动和纵容,实力衰弱的禁卫军害怕遭到解散命运,非常高兴能找到这样冠冕堂皇的借口,宣称要运用武力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不受外人压榨。每个市民的意愿也是他们的希望,就是将外国暴君逐出意大利后,要推选一位居住在此城的君王,加上在此地实施统治的政府,这样才配得上罗马皇帝的头衔。面对这种状况,热情的民众决定拥护马克森提乌斯。

马克森提乌斯是马克西米安皇帝的儿子,他娶了伽勒里乌斯的女儿,按照身世和婚姻来说,帝国的继承人非他莫属。但是由于他才薄德鲜,根本不被考虑授与凯撒的尊荣。君士坦丁虽然因功勋而得到这个位阶,处境还是很危险。伽勒里乌斯选择副手的条件,一方面是不能蒙受识人不明之讥,再方面是对恩主要听命行事。因此,一位名气不高的外乡人受到拔擢,登上意大利的王座;帝国西部前任皇帝的儿子,反而赋闲在离首都几哩的庄园中,过着无所事事的奢华生活。所以他的心情极为郁闷,感到无比的羞辱、苦恼和气愤。君士坦丁继位的消息,更激起他嫉妒的情绪,公众的不满使他重新获得希望,把个人所受的冤屈和应得的权利,很容易与罗马人民的目标相互结合在一起。禁卫军的两个护民官和一个军需官着手安排这次谋叛活动,罗马各阶层的人员都受到精神感召,很快发起事变,既没有人怀疑,也没有任何困难,只有罗马城的郡守和少数官员,仍旧忠于塞维鲁,所以都被禁卫军杀死。

马克森提乌斯被授与帝王的服饰,受到元老院和人民的赞扬,称他是罗马自由和尊严的保护者(306年10月28日)。至于马克西米安是否事先告知这次密谋,已经无法确定,看到反叛的旗帜在罗马城升起,这位老皇帝不甘寂寞,蠢蠢欲动。当年戴克里先迫他退位,要他习于平凡而极为孤独的生活,现在装出慈祥父亲的样子来掩藏复出的野心。等到他的儿子和元老院出面邀请,他就自贬身价重新当起皇帝。凭他当年的威望和经验,加上在军事方面的造诣,对于马克森提乌斯这一派自然增加相当的声势<sup>①</sup>。

塞维鲁皇帝在同僚的劝说和命令之下,立刻启程前往罗马。他所采取的行动极为敏捷,相信可以很快镇压罗马的暴乱,特别是作乱的民众不习于战事,指挥者又是一个懦弱无行的少年。但是等他到达以后,发现城门紧闭,城墙上满布武装人员,有位身经百战的将领站立在反叛队伍的前面,反观自己的部队却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有一大群摩尔人受到大量赏金的引诱,投效敌营,实际上这些人都是马克西米安在阿非利加战争时征召入伍,受到忠诚誓言的约束,自然对故主产生感激之情。禁卫军统领阿努利努斯(Anulinus)公开宣称自己受到马克森提乌斯的赏识,已经习于听命他的指挥,就带走相当多的部队去追随马克森提乌斯。有位演说家向民众发表意见,说罗马已经重新建立一支大军。不幸的塞维鲁丧失军队的支持,也没有人给他出主意,只有撤军离开,等于是在慌张无措的情况下逃到拉文纳,他在那里有段时间还很安全。

拉文纳的防御工事可以挡住敌人的攻击,城市四周都是沼泽,使得意大利的大军难以接近。塞维鲁在海上控制一支战力很强的舰队,保证各项补给品的供应不致匮乏,给增援的军团维持一条进入的通道,等到春回大地,援军就会从伊利里亚和东方开过来。马克森提乌斯亲自指挥围攻作战,很快发现这项任务除了浪费时间和兵力以外,收不到一点效果,因为无法用武力和饥饿来夺取这个城市。他于是改变作战方式,不全是对着拉文纳的城墙,而是要冲破塞维鲁的心防。这种运用计谋对付敌人的作法,看起来很像戴克里先的个性,与他大而化之的作风完全不同。塞维鲁以前经历过部下的背叛事件,使得这位心情恶劣的君王,对于最忠诚的朋友和随员,都抱着

<sup>①</sup> 从第七篇《颂辞》的内容,可以更了解马克西米安的行事作为。奥勒利乌斯·维克托认为不管他是否同意发动这场谋反,他的野心事先已经昭然若揭。

不信任的态度。马克森提乌斯派出的密使很容易说服他,相信有人在发起阴谋活动要出卖这座城市。同时让他知道愤怒的征服者不会任意处置,愿意接受荣誉投降来化解他的恐惧。塞维鲁在一开始受到礼遇和尊重,马克森提乌斯将被俘的皇帝带到罗马,给他非常郑重的保证,只要退位就没有生命的危险。然而他最后所能得到的优待,竟只是安适的死亡与皇帝的葬礼。他的判决很快批准,将处死方式留给他自行选择,采用古人常用的作法,将动脉割开放血\*<sup>①</sup>,死后就葬在伽利埃努斯家族的墓园<sup>②</sup>。

虽然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的个性迥异,目前的处境和利益倒是很一致,为了审慎起见,他们的实力需要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马克西米安既然德高望重,还是愿意移樽就教,风尘仆仆越过阿尔卑斯山,要与高卢的统治者举行会谈,带着女儿福斯塔作为结盟的保证,在阿尔勒举行的婚礼场面很壮观。这位戴克里先的老同僚硬说帝国西部还归他统治,就把奥古斯都的头衔授与他的女婿,君士坦丁同意从马克西米安手里接受这个封号(307年3月31日),拥护罗马和元老院的主张。然而他的声明暧昧不清,援助也缓不济急。他考量意大利王侯和东方的罗马皇帝之间,冲突在所难免,要是发生战事,必须为自己的安全和企图早做打算<sup>③</sup>。

#### 四、伽勒里乌斯征讨意大利铩羽而返(307 A. D. - 308 A. D.)

事态的严重性逼使伽勒里乌斯要亲自出面解决,率领战力强大的军队,都是刚从伊利里亚和东方调来,挥军进入意大利,要为塞维鲁报仇,惩处反叛的罗马人,而且像个蛮族那样用暴怒的语气,表示他的意图是要以武力铲除元老院,消灭作乱的民众。马克西米安非常技巧的设置一套防御体系,入侵的军队发现居民充满敌意,到处都是工事,行进极为不便。虽然他排除万

\*<sup>①</sup> [译注] 罗马人自杀或者被君主赐死,通常会切开血管放血而亡,一般是割手腕动脉浸于温水中,要快则割开颈动脉。像尼禄的大臣彼得洛尼乌斯(Petronius)被迫自尽,他先割开血管,再缝起来,与友人见面交谈并朗诵诗篇,散步后小睡片刻,拆开缝线放血,安详而逝。

<sup>②</sup> 从古代留存不完整的数据中,发现这次战争的状况以及塞维鲁的去世,有很多可疑的地方而且说法不一。我经过筛选以后,尽量不要让陈述的事实产生矛盾。

<sup>③</sup> 第六篇《颂辞》是为了祝贺君士坦丁的登基,但是演说者很谨慎,避免提到伽勒里乌斯和马克森提乌斯,只说起当前会遭遇一些困难,为了罗马的尊荣会加以解决。



难一直到达纳尔尼(Narni),离罗马不到六十哩,在意大利所能掌握的疆域,只限于营地附近很狭小的地区。感到入侵行动遭到的困难愈来愈大,高傲的伽勒里乌斯开始做修好的打算。他派遣两位阶层很高的军官,去晋见罗马的君王,说要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争端,同时宣称伽勒里乌斯还是像父亲那样关心马克森提乌斯,对他的要求一定会慷慨应允,比从胜负难分的战争中获得更多的利益<sup>①</sup>。伽勒里乌斯提出的主张遭到强烈反对,奸诈的友谊被对方藐视而加以拒绝,过不多久他发现要不是及时撤退,就会跟塞维鲁落得一样的下场。过去罗马人用银弹攻势打垮很多贪婪的暴君,现在要如法炮制来对付伽勒里乌斯。马克西米安名声响亮,他儿子长于计谋,私下用大批金钱收买,同意事后给予更多赏赐,这些加起来的效果,不仅顿挫伊利亚军团的锐气,也使他们的忠诚打了折扣。等伽勒里乌斯最后下达撤退命令,他发现要这些老兵不背弃他们的连队,确实要费很大的工夫,即使这些部队在他指挥之下,过去曾经赢得长胜的英名。

当时有位作者指出这次远征之所以失败,还有两个原因,但是一位审慎的历史学家不会接受这种说法。第一个原因是说伽勒里乌斯只熟悉东方的城市,所以对伟大的罗马产生不正确的观念,发现他的部队不适于围攻这个巨大的首都。要知道范围广大的城市只会提供敌人更多的通路,所以罗马长久以来,习惯上对迫近的征服者开城降服\*<sup>②</sup>。人民靠着短暂狂热所激发的斗志,根本无法对抗纪律严明又英勇善战的军团。第二个原因是军团本身感到害怕和悔恨,他们就像共和国有孝心的儿子,不应该去冒犯神圣的年迈双亲。我们很容易想起古老的内战,党派的狂热和军事服从的习性,都能把土生土长的罗马市民变成势不两立的仇敌,要说外乡人和蛮族会特别的体谅,谁都不会相信。而且在他们带着敌意进入此地之前,没有见过意大利,所以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感情。要不是基于某种利害关系,对行为产生约束,他们就会用凯撒的老兵所说的话,来回答伽勒里乌斯:“如果我们的将领想要率军前往台伯河岸,我们就会先去准备营地的位置。只要他决定推倒哪一段城墙,我们准备好工具就去拆除,一点都不会犹豫。哪怕是敬爱的罗

① 有位不知名的历史学家在留下的残篇中,提到双方曾经有过协议,这并不是传闻轶事,可信度很高。

\* ② [译注] 罗马人开城投降均指内战而言,外敌入侵以汉尼拔之威胁最大,从未迫近罗马城。

马城,也照干不误!”这是著名诗人卢坎写的诗句,非常忠于历史真相,即使因而受到指责,也不损他在文坛的地位。

伽勒里乌斯的军团在撤退的过程中真是无恶不作,惨绝人寰。他们强奸妇女,杀害平民,抢夺财物,将意大利的牲口驱赶一空,所到之处放火烧村,想把这个无法征服的地区,完全夷为片瓦不留的平地。马克森提乌斯率军在后面跟进,行动非常谨慎,不愿逼骁勇的老兵部队做困兽之斗。他的父亲正第二次访问高卢,这时君士坦丁的大军集结在边境,希望能说服他采取行动,联合起来获得最后的胜利。君士坦丁只听从真理的指引,不会因愤怒的情绪而采取行动,所以坚持明智的理念,那就是分裂的帝国要维持权力的平衡。况且伽勒里乌斯的壮志消沉,不再是个可畏的目标,也就毋须再对他产生恨意<sup>①</sup>。

伽勒里乌斯的心志坚如铁石,重视可贵的友情。李锡尼在个性和风格方面虽与他不尽相似,仍旧获得他的赏识和敬重。他们是在一生之中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年轻默默无闻时建立密切关系,共享军旅生涯的自由和危险,使友情更为坚实。他们几乎经过同样的发展步骤,历练各种职务都得到很大的成功和荣誉。等伽勒里乌斯被授与帝王尊荣,立刻想起这位战友,要设法将他提升到同等的地位。在他权力到达巅峰的那段时期,认为凯撒的头衔已经配不上李锡尼的年龄和功勋,准备将君士坦提乌斯的位置留给他,统治整个西部帝国。皇帝亲自指挥意大利战争,将多瑙河的防务托付给他的好友,等到远征无功而返,就把塞维鲁死后留下的空位授与李锡尼(307年11月11日),立即要他负责指挥伊利里亚各行省<sup>②</sup>。擢升的消息传到东部,当时马克西明正用高压的手段统治着叙利亚和埃及,马上显示出嫉妒和不满的态度,不愿屈就凯撒这个较低的位阶,对伽勒里乌斯使出祈求和争吵的手段,甚至不惜恶言相向来强要奥古斯都的头衔<sup>③</sup>。实在说这是头一遭也

<sup>①</sup> 拉克坦提乌斯和佐西穆斯都提到此事,后者暗示君士坦丁在与马克西米的正式商谈中,答应向伽勒里乌斯宣战。

<sup>②</sup> 蒂尔蒙特证明李锡尼跳过凯撒这个位阶。伽勒里乌斯从意大利撤军后,在307年11月11日直接封他为奥古斯都。

<sup>③</sup> 当伽勒里乌斯宣布李锡尼跟他一样是奥古斯都以后,想让两位年轻的副手君士坦丁和马克西明,加上奥古斯都之子的新头衔。马克西明很快告知,已经接受军队推戴为奥古斯都,迫得伽勒里乌斯像对君士坦丁一样,只有承认既成的事实。

可能是最后一次，罗马世界由六位皇帝统治(308 A. D.)。西部帝国的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对他们的父亲马克西米安，外表装出一副恭敬的样子；而东部帝国的李锡尼和马克西明对他们的恩主伽勒里乌斯，倒是真正唯命是从。利益的对立和最近战争所产生的新仇旧恨，使得帝国分为两个敌对的权力集团，相互之间的畏惧感产生表面的平静。这种貌合神离的态势，一直维持到两位年长的君王死后，剩下的几位副手自然就会改弦更张。

## 五、马克西米安与伽勒里乌斯的殒灭(309 A. D. - 311 A. D.)

马克西米安很勉强辞去帝位之际，御用文人就极力推崇他有哲人的谦让之风。等到他因野心而激起内战，这些人又吹嘘说他是位心胸宽大的爱国者，还惺惺作态批评他不该贪图退休生活，应以国事为重<sup>①</sup>。马克西米安和他儿子为了掌握权势，根本不可能长久维持双方的和谐。马克森提乌斯认为自己经由罗马元老院和人民选出，是意大利合法的统治者，无法忍受父亲对他的控制；马克西米安很傲慢的宣称，由于他的名声和能力，才将他的儿子推上帝位。禁卫军和部队都畏惧老皇帝的严厉，公开宣称要站在马克森提乌斯这边<sup>②</sup>。无论如何马克西米安的生命和自由还是受到尊敬，他在意大利选择要到伊利里亚过退休生活，表面上假装对过去的作为感到惋惜，暗地里又有所图谋。伽勒里乌斯非常了解这位老同僚的为人，立即要求他离开自己的地盘。失望的马克西米安最后的庇护所只有他女婿的宫廷，他受到那位手腕高明君主的尊敬，福斯塔皇后也表现恭顺的孝心。为使人不再怀疑他有野心，第二次辞去帝位<sup>③</sup>，公开宣称将权势看成过眼烟云。假若他能坚持决心，这次退位虽不像第一次那样获得尊荣，但至死为止可以过着舒适而高贵的生活以尽天年。可是一旦有了接近帝位的希望，他又忘记过去失意的情况，决定要进行绝望中的奋

<sup>①</sup> 这段话根本是违心之论，可见罗马在当时已经是谄媚阿谀成风。

<sup>②</sup> 有种传言流布很广，说马克森提乌斯是叙利亚某个贫寒家庭的儿子，被马克西米安的妻子收养。

<sup>③</sup> 拉克坦提乌斯在书中提到，马克西米安辞去帝位以后，君士坦丁仍旧以帝王之礼相待。在所有公开的场合，他都坐在女婿的右边。

斗,不是统治就是灭亡。

有一次法兰克人入侵,君士坦丁带着部分军队前往莱茵河岸,其余的部队驻扎在高卢南部各行省,用来对付野心勃勃的意大利皇帝,阿尔勒城储存相当数量的钱财。马克西米安非常狡猾伪造君士坦丁死亡的消息,再不就是轻易的相信这个谣言。他毫不犹豫的登上帝位,取得储存的钱财,就像他惯常的作法那样,很大方的散发给部队的士兵,尽力把往日的战绩和功勋,灌输到他们的心中。就在他快要建立自己的权威,以及与儿子马克森提乌斯达成协议,将带着部队进入高卢,君士坦丁的迅速行动粉碎他所有的希望。这位君王一得知他的丈人在后方作乱的消息,很快回头从莱茵河以急行军赶到索恩河(Saone),在沙隆上船到了里昂以后,再顺着罗讷河的急流直抵阿尔勒的城门\*<sup>①</sup>。他带来的兵力使马克西米安无法抵挡,也很难在邻近的马赛找到庇护。马赛有一条狭道与大陆相通,上筑有防御工事用来对抗包围的部队。海上的航行则是四通八达,马克西米安可以用来逃走,马克森提乌斯也可把援军运过来,要是后者想用来掩饰入侵高卢的企图,更可拿保护受伤而年迈的父亲做最好的借口。君士坦丁担心迟延会带来不利的后果,下令立即发起攻击,云梯太短勾不着高耸的墙堞。马赛的守备部队也发觉自己做了错事,不该庇护马克西米安,这会带来很大的危险。要是他们同意把城市和马克西米安都交出去,还得不到赦免的话,那就不如决心守下去,当年他们也曾对抗凯撒,忍受很久的围攻\*<sup>②</sup>。当然把人交出来就可获圆满解决,于是在非常机密的状况下,对篡夺者做出毫不留情的死刑判决,同样获得他给予塞维鲁的优容,因为那个案例已经传遍世界。马克西米安为一再犯错而抑郁不堪,最后只有自缢而死(310年2月)。马克西米安失去戴克里先的支助,又不屑于他温和的建议,只不过三年的时间,就在羞辱中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他野心勃勃的一生中,第二个阶段的复位给民众带来苦难,也使自己身败名裂。他得到这种下场是罪有应得,要是君士坦丁能饶恕这位老人,是他父亲的恩主也是他妻子的父亲,那我们更会高声赞扬他的仁

\*<sup>①</sup> [译注] 罗讷河之水流甚急,从里昂乘船顺流而下一日夜可抵阿尔勒。

\*<sup>②</sup> [译注] 凯撒在公元前49年4月19日抵马赛,协议破裂开始围城;6月,凯撒前往西班牙,将围攻作战交给特雷博尼乌斯(Trebonius)负责,经半年围攻,马赛于10月25日开城投降。

慈。在这件惨事的处理期间，福斯塔为了尽夫妻的责任，只有牺牲父女的亲情<sup>①</sup>。

伽勒里乌斯的晚年倒是没有遭到羞辱和不幸，虽然他享有奥古斯都最高权威，没有像当年出任凯撒的职位，获得那样光荣的成就。不过，一直到逝世为止，他在罗马世界的君王中保持排名第一的地位。他从意大利撤军以后又活了四年，很明智的放弃统一帝国的念头不失为明智之举，把余年用来追求声色之娱，也做了一些有益民生的工作。其中有项工程非常著名，唯有用帝王之力才能推动，就是湍浚佩尔索湖(Pelso)的积水，排放到多瑙河，砍伐四周浓密的森林，为潘诺尼亚的臣民开辟很大面积的农业用地<sup>②</sup>。他死于痛苦而缠绵的恶疾，身体变得过度肥胖形成无法控制的水肿，皮肤全是溃疡，像是受到无数虫虻的叮咬，这是一种最可怕的无名肿毒<sup>③</sup>。伽勒里乌斯得罪臣民中最狂热而有势力的宗教团体，遭受到恶疾缠身的痛苦，不仅得不到同情，反而被说成是遭到天谴而相互庆贺<sup>④</sup>。等他在尼科米底亚的宫殿一去世(311年5月)，那两位身受栽培之恩而登上宝座的皇帝，马上集结军队，打算要争夺或者瓜分无主的领土。他们经过协商，没有兵戎相见，同意分割遗留的疆域，亚细亚的各行省落到马克西明的手里，欧洲部分则增大了李锡尼的势力。赫勒斯滂海峡和色雷斯·博斯普鲁斯海峡成为两者之间的边界，这个流过罗马世界中间的内海，两岸布满武装军队和防御工事。马克西米安和伽勒里乌斯之故，皇帝的数目减为四个，李锡尼和君士坦丁基于实际的利益联合在一起，马克西明和马克森提乌斯最后也成立秘密联盟。不像过去大家对伽勒里乌斯心存忌惮，产生畏惧和尊敬的心理，还能形成约束

① 佐西穆斯和欧迈尼斯都提到这件事，尤其是欧迈尼斯用颂辞来表达出他的君主已经是仁至义尽，而且佐西穆斯指责马克西米安的善变反复。这些都是片面之辞，站在一个历史学家的立场，不能轻易置信。

② 佩尔索湖位于上潘诺尼亚靠近诺里库姆的边界，这个称为瓦伦里亚行省(伽勒里乌斯的妻子瓦伦丽娅用自己的名字称呼这片积涝成灾的湖区)的区域，大致坐落在德拉弗河(Drave)与多瑙河之间。我怀疑维克托是否把它跟沃洛辛(Volocean)沼泽弄混淆，或者看成是现在所说的萨巴顿湖(Sabaton)。这个湖位于瓦伦里亚(Valeria)的中部，大约有七十哩长，十哩宽。

③ 拉克坦提乌斯和欧西比乌斯叙述他的症状和病情，不仅详尽且显得很高兴。

④ 要是有人喜欢看到一位暴虐的迫害者，遭到痛苦死亡的报应，我推荐他去细读格劳修斯所写的一本书，里面提到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过世前的状况。

力,现在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不幸的臣民将遭到惊怖和灭亡的后果<sup>①</sup>。

## 六、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的施政与争执(306 A. D. - 312 A. D.)

虽然罗马帝王不良的癖好惹起很多的罪行和惨剧,但能发现他们偶尔的善举也是一桩乐事。君士坦丁在位第六年到奥顿巡视,慷慨的豁免所积欠的贡金,同时根据臣民的确实数量按比例所核定的丁口数,也从两万五千人减到一万八千人<sup>②</sup>。然而从君王对人民所施的恩惠来看,毫无问题可以证明当时社会的惨状,税赋的本身和征收的方式都是难以忍受的重负,强征暴敛的结果陷民众于绝望之境。奥顿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田园无人耕种,很多省民不是远走高飞就是投身为盗,不愿负担沉重的社会责任。这位爱民如子的君王采取的慷慨行动,不过是对行政法规所制订的各项要求,稍为纾解一下过于严厉的条文而已,这些规定因需要而设,也让人没有选择的余地。要是不提处死马克西米安这件事,君士坦丁在高卢的统治,是他一生中施政最为仁慈宽厚的时期。蛮族忌惮他积极果敢的作为,行省受到保障免于入侵之苦。有一次在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战役中,赢得重大胜利,他下令将俘虏的王侯丢到特里夫的竞技场去喂野兽,民众看到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对待蛮族头目不禁大乐,历史上倒是很少发现像这样违反人道和败坏法律的行为<sup>③</sup>。

君士坦丁的善举在马克森提乌斯恶行的衬托下,更显得极为突出。高卢的行省就那个时代的条件尚能享受幸福的生活,同时的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在可鄙又可恨的暴君统治下呻吟不已。有些人热中谄媚奉承,经常把失败者贬得一文不值,将全部光荣归于获胜的对手。那些喜欢揭发君士坦丁隐私和过失的作家,也一致认为马克森提乌斯为人残酷、贪婪而放荡<sup>④</sup>。他

<sup>①</sup> 我采用欧西比乌斯和拉克坦提乌斯的著作。佐西穆斯所写的内容不够精确,有的地方把马克西米安和马克西明弄混淆。

<sup>②</sup> 参考第八篇《颂辞》,关于君士坦丁的巡视,欧迈尼斯说出奥顿的悲惨状况和全民感激之情。

<sup>③</sup> 从当时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有很多法兰西青年遭到这种残酷而羞辱的虐待而死亡。

<sup>④</sup> 尤里安憎恶并轻视马克森提乌斯,将他摒弃于凯撒之列。佐西穆斯指责他集残酷和荒淫之大成。

在阿非利加镇压微不足道的叛乱获得大量钱财，总督和少数追随者被定罪，整个行省因他们的罪行而遭受苦难，人烟繁盛的城市像是锡尔塔(Cirta)和迦太基，以及面积广大的丰饶乡土，都受到刀兵和战火的摧毁。滥杀无辜的胜利带来肆意而为的法律和审判，阿谀者和告发人像一支无敌大军开进阿非利加。富贵之家很容易被安上谋叛的罪名，他们之中谁要能蒙受皇帝的宽大发落，最轻的惩罚就是没收财产。为了炫耀这场伟大的胜利，就用壮观的凯旋式来加以庆祝，马克森提乌斯把一个罗马行省的战利品和俘虏，展现到民众眼前。首都的状况和阿非利加一样值得同情，罗马的财富像填无底洞那样供应挥霍无度的开支。他的税务大臣完全是运用抢劫的手法，在他统治期间，首先以“乐捐”的名目向元老院的议员敛财，胃口愈来愈大，使用的借口也愈来愈多，像是作战胜利、婚丧喜庆，甚至皇室荣典，都按照比例要臣民加倍奉献。

马克森提乌斯就像从前那些暴君一样，受到元老院难以平息的仇视和嫌恶，主要原因是元老院拥戴他登上宝座，又支持他对抗强敌，但是他对元老院的慷慨和忠诚却毫无感恩图报之心。他的猜疑忌恨使元老院议员的性命难保，这些议员的妻女不知羞耻的行为，倒是能满足他的肉欲。照理说一位君王身分的情人很少会空自叹息，在他而言只要劝诱无效就使用暴力。有个使人难忘的例证，一位贵夫人为了保持贞节宁愿自杀而死<sup>①</sup>。马克森提乌斯只尊敬军人而且极力争取他们的好感，罗马和意大利到处都是武装部队，养成喧嚣和暴乱的行为，就是抢劫和杀害无力反抗的平民，也不会受到任何惩处。皇帝自己胡作非为，所以纵容军队伤天害理的作风。马克森提乌斯经常从元老院议员手里，夺取他们的庄园或美丽的妻子，赐赠给军队里受到赏识的人员。像这样的君王无论是平时或战时都无法治理国家，虽然可以用钱买到支持，但获得不了部队的尊敬。他的傲慢也像其他的恶行一样令人憎恨，过着怠惰而奢华的生活；不论是在宫殿的高墙之内，或是在邻近的萨路斯特(Sallust)花园，不断听到大声宣告，说他是唯一的皇帝，其他的君王不过是他的部将，用来防守边疆的行省，好让他在首都不受干扰享用荣华富贵。罗马人长久以来怨恨君主远离都城对他们不加理会，马克森提

---

<sup>①</sup> 这位贵夫人是郡守的妻子，名字叫索弗洛尼娅(Sophronia)，是基督徒。仍旧有些宗教界人士质疑，在这种状况下是否可以自杀。

乌斯六年的统治期间,皇帝近在咫尺却使他们感到无尽的懊恼<sup>①</sup>。

君士坦丁认为马克森提乌斯的作为让人厌恶,罗马人的处境确实值得同情。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会运用武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之所以能控制自己的野心,是基于审慎的考虑并非正义的要求,反而是意大利的暴君竟敢去激怒这位难以克服的敌人<sup>②</sup>。马克西米安亡故以后,按照惯例他的头衔遭到撤销,原有的雕像也因丑行而被推倒。那个生前迫害过他后来又抛弃他的儿子,装出一副思念不已的孝心,说要采取报复行动,把所有树立在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用来推崇君士坦丁的雕像立即损毁。明智的君士坦丁不想挑起战争,也充分认识它的困难和后果,只有不理会对方的侮辱,准备采用温和的谈判方式来解决双方的歧见。后来发觉这位意大利皇帝,已有极具敌意和野心的计划,逼得他用武力自卫(312 A. D.)。马克森提乌斯公开宣称他对整个西部帝国有统治权,着手准备一支非常强大的兵力,从雷提亚侵入高卢各行省。虽然他不期望李锡尼会给他任何帮助,却一厢情愿的以为伊利里亚的军团,收到他所送的重礼以后,会为他的承诺所打动,抛弃那位君王的旗帜,归顺到他麾下效力。君士坦丁一点都不犹豫,仔细衡量当前的状况,立即采取果敢的行动。他私下接见打着“元老院和人民”名号的使者,来使恳求他从万民唾弃的暴君手里拯救罗马。他接着召开会议,听到一些胆怯的意见,却都置之不理,决定要阻止敌人,把战争带到意大利的腹地<sup>③</sup>。

## 七、君士坦丁进军罗马击灭马克森提乌斯(312 A. D.)

征战之事充满危险,也带来光荣,前两次入侵意大利以失败收场,使君士坦丁的前途危机重重。在意大利由老兵组成的部队尊敬马克西米安的名气,才在他的儿子手下参加这两次作战,现在是得到荣誉也获得利益,所以

<sup>①</sup> 在《颂辞集》里,非常生动的描绘出马克森提乌斯的怠惰和傲慢。演讲人在有的地方宣称,罗马一千零六十年来累积的财富,被暴君和他雇用的党羽全部糟蹋一空。

<sup>②</sup> 在君士坦丁获胜以后,大家认为他从可恨的暴君手里拯救了共和国,不管怎么说,征讨意大利是正当的行为。

<sup>③</sup> 只有佐纳拉斯和锡德雷努斯(Cedrenus, 11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提到罗马曾派出使者。这些希腊人当时有机会参阅很多的作品,现在都已经绝版。



不会产生异心出现背叛的行动。马克森提乌斯知道必须拥有禁卫军,才能坚定他的宝座,因此扩大编制至以往的规模,把从意大利应召服役的人员都拨进去,成为八万兵力的强大部队。在征讨阿非利加叛乱之时,征召四万摩尔人和迦太基人加入,甚至西西里也供应相当比例的部队,使马克森提乌斯的总兵力到达十七万名步兵和一万八千名骑兵。意大利的钱财要用来供应战争所需的经费,邻近的行省征发大量谷物和各种补给品,已落到民穷财尽的地步。君士坦丁的总兵力是九万名步兵和八千名骑兵<sup>①</sup>,由于皇帝已率军出征,因此对莱茵河的防务要特别注意,意大利远征队不得超过总兵力的一半,避免因自己要争天下而给公众安全带来极大的危险<sup>②</sup>。他率领四万人马出征,面对至少比他多三倍兵力的敌人。罗马的军队不敢面对战争的危险,都配置在安全距离以外,他们过着毫无训练的太平生活,整体战力变得衰弱不堪。他们早习惯在罗马剧院和浴场里混日子,根本不愿到战场去打仗。老兵都已忘记武器的使用方法,也不熟悉战争的各项工作;至于新征的兵员,更是一窍不通。反观高卢的军团很能吃苦耐劳,长期防卫帝国边疆对抗北方蛮族,经常执行各种艰难困苦的任务,成为英勇善战且纪律严明的劲旅。就领导者的状况来看,也像部队一样有极大差别:马克森提乌斯听到谄媚的言辞才会异想天开,认为征服敌人易如反掌,等他发现自己习于安乐,不能忍受战阵之苦,又不懂兵戎之事,这种雄心壮志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君士坦丁从幼年开始,就在战争的行动和军事的指挥中磨炼出坚忍无畏的心志。

想当年汉尼拔从高卢进军意大利,居住在当地的野蛮民族绝不会平白让正规军队通过,他不得不在山区打开一条通路<sup>③</sup>。阿尔卑斯山虽是天险,还是要用人造的工事来加强,构筑的堡垒花费许多人力和金钱,有的地方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控制所有进入平原的通路。就现在来看意大利这个

<sup>①</sup> 佐西穆斯虽纪录双方精确的兵力数目,未提到海上作战的整备状况,可是这次战争一定是水陆并进,君士坦丁的舰队占领撒丁尼亚、科西嘉和意大利的港口。

<sup>②</sup> 演说人的颂辞要是故意少算君王出征部队的数目,这是一点都不足为奇,因为这样可凸显平定意大利的成就。他认为暴君的军队还不到十万人,这点倒是让人感到奇怪。

<sup>③</sup> 从高卢到意大利,穿越阿尔卑斯山的三条主要隘道,分别是经过圣伯纳德(St. Bernard)山、森尼山和热内夫尔(Genevre)山,汉尼拔使用第一条路最出名,是最传统的通道,后来的将领也有使用热内夫尔山这条隘道。一般而言,森尼山的通路较少使用。

区域,撒丁尼亚国王根本不用担心会有敌军能侵犯他的国土。过去的将领要想穿越这个通道,似乎没有多大的困难和阻碍。君士坦丁在位时期,山区的农民接受外来文化,成为顺服的臣民,这片乡土储存的粮食很丰富。罗马人修建的公路通过阿尔卑斯山,真是惊人的巨大工程,在高卢和意大利之间开放几条运输的孔道<sup>①</sup>。君士坦丁使用通过科蒂安·阿尔卑斯(Cottian Alps)山的道路,现在称为森尼(Cenis)山。他率领部队经过一番努力,在马克森提乌斯的宫廷尚未得到他离开莱茵河的消息之前,就已经进入皮德蒙特平原。萨苏(Sasu)这个城市位于森尼山的山麓,四周建有城墙,派驻相当的守备兵力,用来阻止入侵者。君士坦丁的大军认为没有必要花长时间进行围城,就在抵达萨苏那一天对城门实施火攻,架起云梯爬上城墙。在发起突击的同时,用各种弩机发射大量抛石和箭矢,士兵手执刀剑进入防壁,将守备部队斩杀大半。君士坦丁下令扑灭战争引起的大火,才使萨苏逃脱全毁的命运。在离城四十哩的地方,还有一场硬战等着开打。

马克森提乌斯的部将指挥兵力强大的意大利军队,集结在都灵(Turin)平原,主战力是一支重装骑兵部队。自从罗马军的纪律废弛后,作战再不敢凭血肉之躯的勇气,就从东方国家学到侍兵甲之利的观念,将马匹和骑士都披上全副铠甲,关节之处巧妙的接合在一起,因此不会妨害身体的活动。外表看起来这种骑兵好像没有敌手,作战可说是无坚不摧,将领通常将他们排成冲击纵队或楔形阵式,形成攻坚的矛头,或者用在分散的侧翼,他们自夸可以轻易踹破和踩碎君士坦丁的军队。幸好君士坦丁有前例可循,他采用当年奥勒良在同样状况下所使用的防御方法,否则对方运用重装骑兵的计谋可能得逞。君士坦丁非常技巧的部署兵力,事先安置阻绝设施,使敌人的骑兵纵队不能发挥冲击威力,再用分区歼灭的方式使陷入阵式的骑兵无法脱身。马克森提乌斯的部队在混乱中全向都灵奔逃,城中居民紧闭城门拒绝让败军进入,只有少数人员能保全性命。君士坦丁仁慈对待都灵,称赞他们的行为,然后率军进入米兰的皇家宫殿。从阿尔卑斯山到波河之间,所有的意大利城市全部承认君士坦丁的权威,热心参与解救罗马的大业<sup>②</sup>。

<sup>①</sup> 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对于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道路,描述极其清楚、生动且精确。

<sup>②</sup> 佐西穆斯和欧西比乌斯提到君士坦丁通过阿尔卑斯山以后,迅速进军罗马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两篇颂辞所提供的资料,应该将中间的作为交代清楚。

从米兰到罗马不论是使用埃米利亚大道或弗拉米尼亚大道,行军都非常方便。君士坦丁不能够马上前往击灭暴君,为了审慎起见,他必须先对付在意大利的另一股敌军。因为该股敌军所处的位置及其实力,既可以在侧面拒止君士坦丁的军队前进,亦可在他前往罗马失利后,截断大军的退路\*<sup>①</sup>。卢里修斯·蓬佩阿努斯(Ruricius Pompeianus)这位将领的勇气和能力都高人一等的将领,负责守备维洛那,将所有部队都配置在威尼提亚(Venetia)行省。他听到君士坦丁将向他进军的消息后,立即派遣一批骑兵前去迎战,在布雷西亚(Brescia)附近被击溃,高卢的军团一路追击到维洛那的城门。君士坦丁睿智的心灵很快就认清当前状况,知道围攻维洛那的重要性和困难所在<sup>②</sup>。这座城市只有一条道路,经过狭窄的半岛通往西方,其他三面都为阿迪杰河所环绕,湍急的河流贯穿威尼提亚行省,使被围的城市获得人员和粮食的充分供应。君士坦丁克服当前的困难,发起几次没有成效的攻击,知悉离城有一段距离的地点,河流的水势比较平缓,于是在那里渡河,用坚强的工事阻绝,将维洛那团团围住。君士坦丁鼓舞全军士气,不断发起攻击,蓬佩阿努斯孤注一掷的出击也被驱退。这位坚毅的将领在安排好防务,加强守备部队的实力后,就秘密逃出维洛那。他逃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顾虑整个城市民众的安全,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集结一支军队要与君士坦丁在战场决一雌雄。蓬佩阿努斯的策略是,如果君士坦丁固守在围城的防线之内,他就与守城的部队配合,发起内外夹击。

皇帝非常注意当前的动态,知道这支强大敌军将要迫近的消息,除留下一部分军团继续围城,亲自率领这支无论在勇气和忠诚方面都让他深为倚重的部队,前去迎战马克森提乌斯的部将。高卢军队一般会战最常用的方式,是将部队部署成两线配置。君士坦丁认为敌军的人数远超过自己的部队,改变部署减少第二线的兵力,延伸第一线的正面,在长度上能与敌人保持适当的比例。这样调整使得老兵组成的部队更能发挥战力,也不怕敌人

\* ① [译注] 维洛那是意大利北部的军事重镇,控制通往伊利里亚和雷提亚的孔道,位于米兰的东侧。君士坦丁进军罗马前假若不先予解决,不仅退路会被截断,而且有被前后夹击的可能。

② 马费伊伯爵曾经研究过维洛那的围攻和会战,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他的家乡,所以调查很详细。伽勒里乌斯建构城市的防御工事,城墙比起现有的规模要小一点,并没有将圆形竞技场包括在内。

从侧翼包围,后来证明这是战胜的决定性因素。会战在接近黄昏时开始,双方坚持不退,激战整夜,将领的指挥已经没有施展的余地,完全依仗士兵的勇气,君士坦丁在晨光的照耀下展现出胜利的景象。这场大屠杀使成千的意大利人伏尸原野,蓬佩阿努斯战死沙场,维洛那立即无条件献城投降,守备部队全成为战俘<sup>①</sup>。军官们向君士坦丁祝贺胜利,附带发了一阵牢骚,抗议君士坦丁没有善尽一位指挥官的职责,竟然表现得比部下还勇敢。说话的语气虽然带有指责的意味,连最猜忌的君王听到也深为受用。他们恳求君士坦丁在未来的作战中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轻易涉险,因为他身系罗马和帝国的安危。

君士坦丁在战场表现指挥能力和作战勇气的时候,意大利的君王好像不知道内战的灾难和危险已经蔓延到他的领土的中枢地区。马克森提乌斯还是寻欢作乐不理国事,想把军事失利的消息隐瞒,不让公众知道,用毫无把握的信心来欺骗自己,不敢面对现实,想就此拖延下去,事实上却只会令问题更加恶化。君士坦丁的快速前进<sup>②</sup>还是没有让他觉醒,不知自己的安全即将发生致命的危险。他一直自我吹嘘,说凭着他的慷慨大方和罗马的威名,已经解决过两次敌军的入侵,现在也可用同样的方式驱退高卢叛变的军队。原来在马克西米安麾下服务,那些有经验和能力的军官,不得不告诉这位软弱无能的君王,马上就要大祸临头,这才使他警觉不能再醉生梦死。下属还敦促他要鼓舞剩余部队的勇气,这样才能避免自己陷入灭亡的命运。马克森提乌斯的作战资源,无论是人力或金钱都很充足,禁卫军要想保持强大的实力,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就得跟他采取一致的行动和目标,因此第三支军队立即编成,兵员数量比在都灵和维洛那两次会战损失的还要多。皇帝毫无领军作战的意愿,对军旅之事完全外行,担心战斗带来的危险以至于惊惶不已。他的畏惧还带有迷信的成分,对于各种征兆和预言非常在意,根据四处听到的谣传,知道君士坦丁好像已经威胁到他的生命和帝国,因此即使再胆怯也要鼓起勇气,最后迫得他只得亲临战场。他已经无法忍受罗马人民对他的藐视,在竞技场到处听到愤怒的喧嚣。暴民围住皇宫

<sup>①</sup> 他们缺少链条来处理大量的俘虏,开会时大家也不知如何是好。贤明的君主决定采取权宜的措施,使用木枷当做镣铐将他们锁起来,不必全部杀掉。

<sup>②</sup> 马费伊伯爵认为,君士坦丁在312年9月1日这一天还留在维洛那,他征服山外高卢以后,十五年期的财政年度从这一天开始起算,所以特别值得纪念。

大门,指责这位懒惰的君主是个胆小鬼,大声赞扬君士坦丁无畏的精神。马克森提乌斯在离开罗马之前,特别请求西比莱神谕给他指示。这些古代预言的守护者,虽然无法通晓命运的秘密,但却精通解释神谕的各种技巧。于是就针对当前的状况,给他一个很稳妥的预告,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都可以保持神谕的令名于不坠。

君士坦丁的行军极为敏捷,可以说跟首位凯撒快速征服意大利不相上下\*<sup>①</sup>,这不是违背历史真相的奉承话,因为从维洛那投降到最后战争结束(312年10月28日),只花了短短的五十八天。君士坦丁一直在担忧,就怕这个暴君听信劝告而产生畏惧心理;或者基于审慎的打算,不敢冒险进行堂堂正正的决战,龟缩在罗马城内坚守到底。他有充足的粮食可以防止饥馑的发生,君士坦丁则无法持久,在逼不得已的状况下,最后就必须运用武力和战火将帝国的首都整个毁灭,如此一来他就算获胜也失去最宝贵的报酬,何况解救罗马还是打内战的动机和最重要的借口<sup>②</sup>。

等他抵达距离罗马大约九哩路,一个名叫萨克萨·鲁布拉(Saxa Rubra)的地方<sup>③</sup>,发现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准备要与他决战<sup>④</sup>,心中真是又惊又喜。敌军的正面延伸很长,涵盖广阔的平原,多层配备的纵深直达台伯河边,可用来掩护后卫同时对撤退行动形成阻碍。根据后来的各种资料,知道君士坦丁部署兵力的技巧极为高明,自己选择最显著也是最危险的位置,使旌旗招展的军队将他的行动看得很清楚。他亲自率领骑兵向敌阵发起冲锋,这次雷霆万钧的攻击决定战争的胜负。马克森提乌斯的骑兵部队,主要是由穿铠甲的重骑兵,以及摩尔人和努米底亚人的轻骑兵所组成。高卢的骑兵比重骑兵灵活也比较轻骑兵坚韧,凭着骁勇善战的精神把两者打得大败而逃。等到骑兵在两翼崩溃以后,使得步兵的侧翼失去掩护,不受军纪约束

\* ① [译注] 凯撒于公元前49年1月11日挥军渡过卢比孔河(Rubicon),庞培于1月17日弃守罗马。凯撒率军沿东岸南下,直趋布伦迪西乌姆将庞培赶往希腊后,再回师罗马时才4月1日,是以凯撒平定意大利的时间约为七十天。

② 在《颂辞集》里有两篇提到罗马的粮食状况,其中一篇颂辞中,演说人夸大谷类的储存数量,说是马克森提乌斯从阿非利加和西西里搜刮运来。然而欧西比乌斯认为,如果发生缺粮的状况,皇家谷仓只供应军队,不会管人民的死活。

③ 萨克萨·鲁布拉位于克里梅拉附近,有条不形成障碍的小溪流过,因三百名法比人(Fabii)在此光荣战死而在历史上获得名声。

④ 战场的位置是马克森提乌斯选定,台伯河就在后方,两篇颂辞中说得明确。

的意大利人抛弃连队标志,不顾一切向后逃走,对于这位平素痛恨的暴君已毫无畏惧之心。禁卫军知道所做的恶行不会得到赦免,就拼死做困兽之斗。虽然这些老兵奋勇作战,还是无法挽回劣势,不过却能光荣战死,他们并没有退后一步,尸体散布在数组原有的战斗位置上。整个战场一片混乱,马克森提乌斯毫无斗志的部队,被冲锋陷阵的敌人在后面追赶,上千人投身到台伯河水深盖顶的急流之中。皇帝自己想经由米尔维亚桥逃回城市,群众拥塞在一狭窄的通道,使他挤落到河里,身上穿着的沉重铠甲很快淹死<sup>①</sup>,尸体陷入很深的淤泥里面,第二天费了不少力气才找到。等把他的头颅展示在人民眼前,才让大家感到获得解救,也提醒罗马人要接受君士坦丁赐给他们的恩惠。大家带着忠诚和感激的心情向他欢呼,祝贺他凭着智勇双全的才华,获得一生中最光荣的胜利<sup>②</sup>。

#### 八、君士坦丁在罗马的作为与成就(312 A.D. - 313 A.D.)

就运用胜利的成果而言,君士坦丁既称不上宽厚仁慈,但也不会引发严词攻击<sup>③</sup>。他采用的办法是将暴君的两个儿子处死,整个叛党经仔细筛选只杀掉几个为首分子。他的家人和部属若他战败也会遭到这种下场。马克森提乌斯一些主要的追随者既然享用他的富贵和罪孽,料想也要相随于黄泉之下。当罗马人民大声叫嚣,要抓出更多人来抵命之时,君士坦丁慈悲为怀,不听从这些讨好的声音,更不愿群众发泄愤怒的情绪。他对告发者不仅不受理还加以惩罚,以制止这种不良风气。受到暴政压迫的无辜人员都从流放地召回,发还被没收的财产,颁发大赦令使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的人心得安定,重建安居乐业环境<sup>④</sup>。君士坦丁第一次亲临元老院表达推崇之意,

<sup>①</sup> 当时有个谣言到处流传,说马克森提乌斯不打算撤退,只是做好圈套要陷害追击的敌军,等君士坦丁快接近时把木桥弄松,没想到自己人争着逃命,竟把整座桥梁压垮。蒂尔蒙特认为这种传闻根本讲不通,也很奇怪拉克坦提乌斯和纳扎尼乌斯(Nazarius)竟然不予理会,至少优西罗皮乌斯和佐西穆斯应该证明这种说法违背常理。

<sup>②</sup> 过了几个月才在一篇颂辞中,将这次会战的经过做很详尽的叙述。优西罗皮乌斯、拉克坦提乌斯和埃皮托米斯(Epitomes)也补充一些细节。

<sup>③</sup> 佐西穆斯是君士坦丁的政敌,承认只有少数几位马克森提乌斯的友人遭到处决。其他人认为君士坦丁进入罗马,并没有像秦纳、马略或者是苏拉那样大开杀戒。

<sup>④</sup> 可参阅《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有关本次和下半年颁发的诏书和法条。

在态度亲切的演说中,简述自己对国家的功绩和贡献,保证对在座的高阶人士特别关照,承诺要重新恢复元老院古老的尊荣和权利。元老院心怀感激,依据尚能保有的职权,授与他空洞的尊贵头衔来报答毫无意义的诺言。同时对君士坦丁的权力也不敢擅自做主,要求依惯例加以批准,只是通过一项敕令,在统治罗马世界的三位奥古斯都中,封他为位阶最高者<sup>①</sup>。举办竞技比赛和庆典活动庆祝他的胜利,籍没马克森提乌斯的资财,兴建数座建筑物,纪念君士坦丁所获得的荣耀。君士坦丁凯旋门是艺术衰落最可悲的明显实物,也是人类虚荣最空洞的独特证据。在帝国的都城竟找不到一个有才华的雕刻家,来修饰这座公共纪念物,因此将图拉真凯旋门艺术价值最高的雕像,全部搬来用在这座新的拱门上,既不尊敬祖先的令名,也不考虑是否合于情理。至于时代背景和人物造型的不同,历史事件和环境特性的迥异,一概置之不理。从未率军越过幼发拉底河的皇帝跟前,竟跪着帕提亚人俘虏。古物学家只要细心一点,就会在君士坦丁的纪念物发现图拉真的头像。这些古老雕像之间,需要用新装饰来加以填补的地方,全是粗俗无能工匠的手艺。

禁卫军最后终于遭到废除,不仅是审慎的预防措施,而且成为一项报复行动。马克森提乌斯恢复这支骄横队伍的数量和特权,有些地方还加以扩大,后来一直受到君士坦丁的镇压,防务森严的营地也被拆毁。侥幸逃过杀身之祸的少数禁卫军官兵,被分散到帝国边疆的军团,只能远戍异地再也无法对帝国造成危害。君士坦丁整肃驻扎在罗马城的部队,对罗马元老院和人民<sup>\*②</sup>的尊严是致命的打击,解除武装的首都从此无法保护自己,受到远处主子的凌辱和轻视。罗马人当初是为了保住即将消失的自由,免受缴纳税赋之苦,才拥护马克森提乌斯登上皇位。不料他当上皇帝以后,用元老院的名义假借自由捐献来强征贡金,所以他们才恳求君士坦丁前来解救,等到击败暴君,自由捐献也改为正常的税赋。元老院的议员按照申报的财产,区分为几个等级,最富有的议员每年缴纳黄金八磅,次等四磅,最后一等两磅;就是那些贫穷到可以申请豁免税赋的人,也要缴八个金币。除了元老院正规

① 马克西明认为他是最资深的凯撒,应该是位阶最高的奥古斯都。

\*② [译注]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正式称呼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 S. P. Q. R.), 帝制以后还是沿用,表示的意义已大不相同。

的成员外,他们的儿子、后裔甚至亲戚,凡是能享受到元老院阶层空洞的特权者,都要分担沉重的税赋。君士坦丁很愿意增加此一“有用”阶层的人数,看来一点都不足为奇了。胜利的皇帝击败马克森提乌斯以后,在罗马不过停留两三个月的时间,后来在他一生中也只来过两次,分别是主持登基十周年和二十周年庄严隆重的庆祝典礼。君士坦丁几乎永远保持动态的生活,不是参加军团各种演习和训练活动,就是巡视各行省的状况。他将“新罗马”兴建在欧洲和亚洲接壤处之前,像米兰、阿魁利亚、西米乌姆、纳伊苏斯和帖撒洛尼卡各地,都是他临时居住的城市<sup>①</sup>。

### 九、君士坦丁与李锡尼的结盟以及宫廷恩怨(313 A.D.-314 A.D.)

君士坦丁在进军意大利之前,为了确保与伊利里亚皇帝李锡尼的友谊,至少要他严守中立,答应将自己的妹妹君士坦提娅(Constantia)嫁给他,婚礼延到战争结束后才举行。两位皇帝在米兰晤面交换意见(313年3月),目的是借着通婚和利益来巩固双方的联盟<sup>②</sup>,就在公开祝宴进行之际,他们不得不分开,因为法兰克人入侵所以君士坦丁必须赶赴莱茵河;亚细亚君主的敌意表现,也需要李锡尼亲身前往处理。马克西明与马克森提乌斯成立秘密联盟,并没有因为马克森提乌斯的下场而丧失勇气,他决定要以内战来赌自己的命运。马克西明在隆冬之际离开叙利亚前往比提尼亚的边界,这是天候酷寒而且崎岖难行的季节,很多人员和马匹倒毙在深雪之中,道路也被连绵的降雨冲毁。为了赶上快速的急行军,他不得不把沉重的辎重和行李留在后面。他率领一支战力强大而且发起奇袭的军队,经过额外加倍的努力,在李锡尼的部将通报他带着敌意而来的消息以前,就已经到达色雷斯·博斯普鲁斯的两岸。拜占廷经过十一天的围攻,就向马克西明投降。赫拉克利亚的城墙把他的大军阻挡住几天,等他一夺取这个城市,从获得的消息中传来警报,李锡尼在距离只有十八哩的地方扎营。协商毫无结果,这段期

<sup>①</sup> 我们可以从《狄奥多西法典》所登录的资料,探索历任皇帝的作为和行动,有些日期和地点,因为誊写人员的大意而产生很多的讹误。

<sup>②</sup> 佐西穆斯提到,君士坦丁在进军罗马之前,已经将妹妹许配给李锡尼。要是照小维克托的说法,戴克里先受邀参加婚礼,托辞年老有病未克成行,后来接到第二封信,指责他偏袒马克森提乌斯和马克西明,所以才不来参加婚礼。



间两位君王都想办法去收买对方的人员,后来只有诉诸武力解决。

东方帝国的皇帝指挥一支纪律不佳但老兵甚多的部队,大约有七万人马;李锡尼只能集结三万伊利里亚人组成的军团,所以从一开始就受到优势敌军的压力,但是凭着他的军事素养和部队的英勇善战,他赢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313年4月)。马克西明以不可置信的速度拼命逃走,比起他在战场的英勇行为,真是值得大声喝彩。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他面无人色,全身颤抖,在失去皇家佩饰的状况下,出现在尼科米底亚,从他被打败的地方到此城的距离有一百六十哩。亚细亚的财富尚未枯竭,虽然精锐的老兵部队在这次行动中全部丧失,他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仍旧可以运用权力从叙利亚和埃及征集大量兵员。他在遭到这次打击之后,只活了两三个月便在塔尔苏斯过世。后来产生很多传言,说他是失望伤心而死,也有人说是被毒死,或说是遭到天谴。像马克西明这样无才无德之人,死后根本没有人会哀悼或悲伤,东方各行省能够避开内战的摧残,欣然接受李锡尼的统治<sup>①</sup>。

亡故的马克西明皇帝留下八岁的儿子和七岁的女儿,幼小的年龄会获得别人的同情,李锡尼毫无怜悯之心,对他的仇敌绝不放过,一定要斩草除根。处死塞维里努斯(Severianus)这位年轻的可怜人,无论从策略或报复来说都没有必要。李锡尼从来没有受到他父亲的伤害,而且塞维鲁的统治时期很短没有什么作为,领地是帝国很偏远的地方,早已被人遗忘。提到李锡尼杀害坎迪戴努斯(Candidianus),可真是丧心病狂和忘恩负义的行为。这位青年是伽勒里乌斯的私生子,他的父亲是李锡尼的朋友和恩主,认为他太年轻没有能力保住头上的皇冠,才把帝位传给李锡尼,希望这位君王能够感恩图报并保护他的儿子,让他过着安全而富贵的生活。坎迪戴努斯满二十岁的时候,虽然没有功绩和野心,但在生日时摆出皇家的排场,让李锡尼产生猜忌的心理<sup>②</sup>。甚至连戴克里先的妻女,也是他极端暴虐行为下,最无辜也最显赫的牺牲者。

戴克里先将凯撒的头衔赐给伽勒里乌斯,也把女儿瓦伦丽娅许配给他

<sup>①</sup> 佐西穆斯把马克西明的失败和死亡,视为很平常的事件。拉克坦提乌斯非常重视加以详述,认为马克西明的灭亡完全是天意,因为李锡尼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教会的保护者。

<sup>②</sup> 奥勒利乌斯·维克托提及李锡尼和君士坦丁在获胜后,他们的作风完全不同,拉克坦提乌斯认为是别有用心之说。

当妻子。她经历一生的荣华富贵和颠沛惨痛,真是一部悲剧的最佳题材。瓦伦丽娅是一个善尽本分的妻子,因为自己无出就不顾别人在背后指点,收养丈夫的私生子当成自己的儿子,像亲生母亲那样慈祥对待坎迪戴努斯,非常关心他的生活。等伽勒里乌斯去世以后,继位的马克西明垂涎她庞大的产业和诱人的姿色,想要人财两得<sup>①</sup>。虽然他的妻子还健在,但是他根据罗马的法律把她休掉,以尽快满足自己难以克制的情欲。瓦伦丽娅身为皇帝的女儿,也是另外一位皇帝的孀妇,知道目前处于无法保护自己的情况,只有用很委婉的语气,向马克西明派来求亲的人,表明自己的立场:

就算是礼法允许一位妇女,可以得到合于她的身分和地位的第二次婚姻,但是在地丈夫尸骨未寒之际,就接受求婚实在不能算是正当的行为,何况她的丈夫还是求婚者的恩主。这时她的心情还是很悲痛,仍旧穿着丧服。她还要再明白的表示,要是一个男人为了得到新欢,就毫无情义的将忠诚而且深爱着他的发妻休掉,那么她对于他的人品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

马克西明遭到拒绝,因爱生恨,证人和法官都受他的支配,罗织罪名告进法庭,使瓦伦丽娅的名誉受到诋毁,平静的生活破坏无遗,在受到犯下通奸罪的不实指控之后,她的产业被没收充公,侍候她的阍人和家仆处以最不人道的酷刑。有几位无辜且受人尊敬的贵妇,基于友谊帮她说公道话而被杀。皇后本人虽然跟母亲普丽斯卡(Prisca)在一起,还是被判处流放,从一个城市赶到另一个城市,受到无尽的羞辱,后来才监禁在叙利亚沙漠一个偏僻的村庄,等于把她们的羞耻和苦难公开展示在东方的行省,而在过去的三十年,她们在这里享尽皇室的尊荣和富贵。戴克里先想要减轻女儿所受的苦难,使尽办法也得不到效果。他把帝位给予马克西明,期望能够得到最后的回报,于是他提出恳求,能让瓦伦丽娅到萨洛那过退休生活,最后可以给受罪的父亲送终<sup>②</sup>。他只能恳求,因为他再也无法对他们形成威胁,但是他

<sup>①</sup> 马克西明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不惜拿臣民做牺牲品,派阍人出去用诱骗和抢夺的方式给他找女人,在送给他以前要经过详细检查,如果稍有不从就当成叛逆来治罪,坚决抗拒会被丢到河里淹死。规定臣民娶妻要得到皇帝允许,后来逐渐成为惯例。

<sup>②</sup> 戴克里先终于派人前往晋见皇帝,为女儿求情,至于所派的人是谁已无法查证。

的祈求得到冷淡的答复,完全不予理会。傲慢的马克西明在心理上得到满足,因为戴克里先现在成为一个哀求者,并且让他的女儿成为罪犯。

马克西明死亡以后,看来两位皇后的命运会苦尽甘来;社会大乱,看守她们的警卫也放松警觉,让她们很容易逃出放逐的地方,经过一些人的帮助,尽量隐藏行动赶到李锡尼的宫廷。在他统治初期,对于年轻的坎迪戴努斯还很礼遇,使得瓦伦丽娅私下感到很安慰,觉得是因为她们的缘故,让自己的养子也能受惠。美好远景接着就是晴天霹雳,坎迪戴努斯惨遭杀害,血染尼科米底亚的宫廷,让她知道接替马克西明王座的人,是更心狠手辣的暴君。瓦伦丽娅为了自己的安全,只有和母亲一起匆忙逃走,在各行省飘流了十五个月<sup>①</sup>,穿着平民的衣服来掩饰自己的身分,最后终于在帖撒洛尼卡泄漏行踪,被捕后立即处斩,尸体被丢进大海。人们看到这令人伤感的一幕,害怕军方警卫的逮捕,只有压下心中愤愤不平的怒气,认为戴克里先的妻子和女儿不该得到这种下场。我们也为这场惨剧感到惋惜。没有发现她们犯下的罪行,也不知道李锡尼为什么要如此残忍。让我们难以理解之处,为何使用更秘密或者正当的方式来报复,不能令他感到满足<sup>②</sup>。

## 十、君士坦丁和李锡尼的决裂与争战(314 A. D. - 315 A. D.)

罗马世界现在为君士坦丁和李锡尼所平分,前者是西部的主人,后者统治东部。大家期望这两位征服者不要再打内战,借着私人情谊和公开盟约的联系,不会产生并吞的野心从事进一步的企图,至少也要拖延一段时间。两位胜利的皇帝开始相互对抗,是在马克西明死后一年才发生的事(314 A. D.)。表面看来君士坦丁天才横溢又胸怀大志,好像他是先动手的侵略者;事实上李锡尼阴鸷狡诈,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不难找寻真相,发现他在煽动一场阴谋活动,对付与自己结盟的亲人。君士坦丁不久前把妹妹安娜斯塔西娅(Anastasia)许配给巴西努斯(Bassianus),

<sup>①</sup> 只有拉克坦提乌斯提到这件事。至于所说在各地飘流十五个月,不知是从放逐还是从逃亡算起。就原文的字义上看好像是逃出宫廷,拉克坦提乌斯记载此事的时间,应该是李锡尼和君士坦丁的第一次内战之后。

<sup>②</sup> 戴克里先的妻子和女儿清白无辜,却惨遭恶报。拉克坦提乌斯在提及此事时,虽然表示怜悯,还是难掩喜悦之情。

他是个贵族子弟而且家世富有,然后君士坦丁将这位亲戚擢升为凯撒。按照戴克里先设立的政府架构,就得把意大利或者是阿非利加交给他来治理,但是所应许的封地在执行时产生延误,要不就是状况跟过去不同已经有了变化。这样一来巴西努斯获得尊荣,应该可以巩固他的忠诚,现在反而发生离间的作用。他的任命要得到李锡尼的同意以获得批准,这位手段高明的君主,立刻派出自己的密使,与新上任的凯撒建立秘密而危险的通信联系,挑起他不满的情绪,劝他要为自己打算,因为他不可能得到君士坦丁公正的对待,必要时使用暴力亦在所不惜。机警的皇帝在叛徒安排妥当快要动手之前,发觉整个阴谋活动,然后严正宣布断绝与巴西努斯的亲戚关系,剥夺凯撒的皇室位阶和头衔,对他的谋叛和不忠处以应得的刑责。这时巴西努斯已逃到李锡尼的国土寻求庇护,要求引渡这位罪犯,傲慢的李锡尼加以拒绝,并且肯定的表示巴西努斯早已有反叛之心。意大利边界上的艾摩纳(Aemona),对君士坦丁的雕像有侮辱的举动,成为两位君主产生不和的信号<sup>①</sup>。

第一次会战发生在西巴利斯(Cibalis)附近(315年10月8日),这是潘诺尼亚位于萨沃河畔的城市,在西米乌姆的上方大约五十哩<sup>②</sup>。两位势力强大的君主在这场重要的冲突中,带到战场的兵力看起来并不相称,只能推测有位皇帝忽然怒气发作,使得另一位受到突如其来的奇袭。西方皇帝只率领两万人,东方统治者的兵力是三万五千人,不过兵力劣势的一方倒是占有地形之利。君士坦丁在一处大约半哩宽的通道上建立前哨阵地,这条通道的一边是很陡的小山,另一边是难以通行的沼泽,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坚守顽抗,击退敌军的攻击,接着就趁胜追击,领军进入平原。身经百战的伊利里亚军团在统帅的旗帜下列阵,这位君王的军旅生涯曾经身受普罗布斯和戴克里先的教导。双方发射的箭矢很快就消耗殆尽,势均力敌的两军蜂拥而上,用短剑和掷矢进行肉搏战斗,从当天的清晨一直激战到黄昏,胜负难分。君士坦丁亲自在右翼领导一次英勇的冲锋,获得决定性的战果。李锡尼当机立断向后撤退,救出其余的部队免于全军被歼。当他计算损失达两万人,认为在目前状况下,得胜的敌军会采取积极的行动,在此过夜已没有安全可

<sup>①</sup> 艾摩纳今称莱巴克(Laybach),位于卡尼奥拉地区,在尤里安·阿尔卑斯山北麓,是控制南北进出的要道,因此成为意大利和伊利里亚两位统治者相互争夺的目标。

<sup>②</sup> 西巴利斯离伊利里亚的首府西米乌姆约五十哩,离贝尔格莱德约一百哩,此处是多瑙河和萨沃河的会合口。

言,立即放弃营地和辎重,带领大批骑兵秘密离开,克服万难继续行进,终于逃脱敌军的追击。由于他不屈不挠的努力,才能够保全他的妻子、儿女和财产,他把这些都存放在西米乌姆。李锡尼通过这个城市以后,就破坏在萨沃河上的桥梁,很快在达契亚和色雷斯征集一支新军。他在逃离时把凯撒这个靠不住的头衔授给瓦伦斯,他是一位负责伊利里亚边疆防务的将领<sup>①</sup>。

色雷斯的马底亚(Mardia)平原是第二次会战的舞台,战斗没有上次那样激烈,人员的伤亡也比较少,双方部队的勇气和纪律尚能不分上下,胜利取决于君士坦丁的卓越才能。他率领五千人获得有利的高地,在激战之际攻击敌军的后卫,使对方付出惨重的代价。李锡尼的部队虽然两面应战,却还能保持自己的阵地,直到夜幕降临,战斗趋于尾声,向着马其顿山区安全撤退<sup>②</sup>。两次会战失利,平白牺牲最英勇的老兵部队,李锡尼的野心受到打击,亟欲求和。他派出使者米斯特里阿努斯(Mistrrianus)觐见君士坦丁,展开如簧之舌曲意奉承君王的高尚德行,同时很委婉的表示战事仍是胜负难分,无可避免的灾难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因为两位皇帝都是他的主人,所以授权前来达成长久而光荣的和平。君士坦丁接受他的说辞,但是在提到瓦伦斯的时候,表达出他的气愤和不齿,用强硬的语气说:

我们从帝国西部海岸进军以来,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获得胜利,还不是为了要得到和平。现在如果不能拒绝负恩的亲戚,就得接受一位可耻的奴隶成为同僚来治理帝国。所以要让瓦伦斯退位,不得继续享有凯撒的头衔,这是签订和约的首要条件。

处于目前的状况,必须接受屈辱的条件(315年12月),不幸的瓦伦斯不过在位几天,剥夺君王的名号赔上自己的性命。这个障碍移走之后,罗马世界很快恢复平静。李锡尼连续遭到击败,使得军队残破不堪,却还能展现出自己的勇气和能力,当前处境已陷入绝望之中,有时困兽之斗能产生惊人效果。君士坦丁的善意使他获得有利的转机,期待能在第三次斗争中赌一下

<sup>①</sup> 佐西穆斯对此次会战叙述得非常详尽,偏重于文辞方面,对军事行动着墨不多。

<sup>②</sup> 有几位作家都提到这次会战,特别是埃及托米斯提供很多背景资料,但是他们经常会把李锡尼和君士坦丁之间的两次战争弄混淆。

自己的运气。君士坦丁再度承认李锡尼是他的朋友和兄弟,仍让他保有色雷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但要把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达契亚、马其顿和希腊这几个行省,割让给西部帝国。君士坦丁统治的区域从卡里多细亚边境,延伸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顶端。同时在条约里特别规定,获得继承权的三位皇室青年都是皇帝的儿子,克里斯帕斯和小君士坦丁接着获授西部的凯撒,同时小李锡尼在东部获得同样的头衔。从这个比例可以知道,战胜的君王凭着军队和实力,享有较高的权势和地位<sup>①</sup>。

### 十一、君士坦丁的法治及其平服蛮族的作为(315 A.D. - 323 A.D.)

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修好以后,彼此之间仍旧仇视和猜忌,加上对之前的伤害记忆犹新,担心未来又起战端,所以心结很深,各作打算,罗马世界却能保持八年的平静。在此期间,一系列经过立法程序的帝国法律开始实施。要把君士坦丁花费心血制订的民法条文,一一抄录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最重要的制度与政策和宗教的新体系有关,直到他在位最后几年,因为天下太平无事,可以全力以赴才能臻于完善。他所制订的法律很多,就所关心的个人财产和权利,以及律师的业务等项目而论,偏重于私权力的运用,与帝国的公权力法律体系的关系不大。还有很多属于地方性的临时法令,不是历史应该重视的范围。可以从一大堆法律中选出两条加以说明:一条非常重要,因为造福人民不浅;另一条十分奇特,在于态度过分残忍。

其一,抛弃和杀害幼婴的行为在古代很普遍,后来在各行省,特别是意大利更是盛行,这与生活艰苦有直接关系,主要是难以忍受的重税,以及税务官员对欠税人家残酷迫害所造成。家徒四壁的人民并不以人丁兴旺为可喜,反而认为不让孩童接受与生俱来的苦难,是父母唯一可行之道。君士坦丁出于人道关怀,或许是当时这种绝望的事例太多,他在感动之余,先向意大利各城市,接着向阿非利加发布一项诏书,指示当地的行政官员,只要父母带着子女前来面见,证明自己贫穷以致无法维持生计,都要立即给予足够

<sup>①</sup> 佐西穆斯、优特罗皮乌斯、奥勒利乌斯·维克托和欧西比乌斯这四位都提到,条约内有晋升三位凯撒的条文,这个时候小君士坦丁和小李锡尼还没有出生,后来知道举行晋升仪式是在317年3月1日。可能是条约最初规定西部帝国产生两位凯撒,而东部只能有一位,人选则由皇帝自行决定。

的补助。规定过于宽松而且条文很含糊,根本不可能长期普遍实施。这项法律虽然值得称许,事实上只是揭露公众的困境,对那些御用文人来说,他们自己的生活美满,根本不相信一位慷慨大度的君王,治下会有苦难和罪恶存在,这就是反驳他们最有力的铁证<sup>①</sup>。

其二,君士坦丁处置强暴的法律过严,对人性中基于本能的过失,毫无宽恕心。按照条文对上述罪行的描述,不仅使用暴力强迫,就连采用柔情手段,勾引二十五岁以下未婚少女,离开父母的家庭,全都包括在内。

得逞的强暴犯将处以死刑,简单的处决还不足以偿其罪恶,不是被活活烧死,就是在竞技场被野兽撕成碎片。要是那位处女出面承认是自己愿意跟他走,不仅救不了她的情人,连自己的性命也都不保。当众处罚的责任交由有罪一方或被害妇女的父母来执行,要是出于人性的仁慈,不愿在发生罪行以后将事情张扬出去,用双方正式结婚来挽救家庭的荣誉,一经发觉,当事人会受到流放和财产充公的处分。奴隶则不分男女,无论是犯了强暴罪或诱奸罪,一律活活烧死,或是施以酷刑,将烧融的铅灌入喉咙。由于这种犯行是公诉罪,对外来的异乡人也可提出控诉。起诉不受罪行发生时间的限制,判刑可以延及这种不正常婚姻无辜的后代子孙。

一旦罪行引起的可怕后果远不及惩罚的正义要求,严酷的刑法还是会对人类的情感稍为让步。这份诏书最引起反感的部分,后继的朝代曾加以修改和废止。甚至君士坦丁本人也经常采取宽恕的行动,对过于苛刻之处予以补救,这可说是皇帝极其特殊的幽默表现,制订法律极为严厉而残酷,执行时又显得宽容甚至会打折扣。无论是皇帝的性格或是政府的制度,很难找到比这种缺失更具象征性的意义<sup>②</sup>。

帝国的军事守备有时会干扰政府的施政作为。克里斯帕斯是位个性和善

---

<sup>①</sup> 这是纳扎尼乌斯的演说颂辞,在五年举行一次的凯撒晋升仪式上发表,这次是321年3月1日,离上次只有四年的时间。

<sup>②</sup> 欧西比乌斯认为,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正义之剑还是掌握在这位英雄的手里。就是在《狄奥多西法典》里都可以看出,君士坦丁的执法过于宽厚,倒不是没有犯法的罪犯和惩处的法律。

的青年,接受凯撒的头衔以后负责指挥莱茵河的防务,由于调度有方,英勇过人,对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作战,赢得几次胜利。边境蛮族慑于他是君士坦丁的长子和君士坦提乌斯的孙儿,因而产生敬畏之心<sup>①</sup>。皇帝自己负责多瑙河方面的防务,那边的状况更加困难,也是帝国最重要的地区。哥特人在克劳狄和奥勒良在位时期,知道罗马军队有强大战力,对帝国的权势颇为忌惮,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这些好战的民族经过五十年的休养生息,逐渐恢复实力,新生一代崛起不再记得往日的惨状。位于梅奥蒂斯海四周的萨尔马提亚人追随哥特人的旗帜,有时是他们的臣属,有时又成为盟友。他们组成联军冲击着伊利里亚这个广大的区域,坎波纳(Campona)、马古斯和波诺尼亚(Bononia)发生几次围攻和会战<sup>②</sup>,激烈的战斗让人难以忘怀。君士坦丁虽然遭到顽强的抵抗,最后还是占到上风,哥特人被迫将到手的战利品和俘虏留下,换取羞辱的撤退。对于无礼的蛮族胆敢进犯帝国边疆,皇帝在事后还是愤愤不平,决心予以严惩。他修复图拉真时代所建造的桥梁,率领军团渡过多瑙河,侵入蛮族在达契亚防卫最严的隐秘圣地<sup>③</sup>。当他施以最残酷的报复行动之后,不惜纡尊降贵对哀求的哥特人给予和平,条件就是只要帝国提出要求,他们就得供应他的军队四万名士兵。盖世功勋给君士坦丁带来不朽的名声,有利于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有些过誉之辞也难免让人产生疑问。就像欧西比乌斯宣称,远到极北之处的所有西徐亚民族,在受到战无不胜的罗马军队给予严厉的打击,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致分裂为许多宗派和部族。

## 十二、君士坦丁再度统一罗马帝国(323 A. D. - 324 A. D.)

君士坦丁的光荣已达登峰造极之境,不愿忍受帝国尚有人能与他并驾齐驱,深信凭着才能和军备的优势,虽然双方的关系并没有破裂,趁着李锡

① 现在还存有克里斯帕斯战胜阿勒曼尼人所颁发的奖章。

② 佐西穆斯对这段的记述非常不清楚,很多地方充满矛盾。欧普塔提努斯(Optatianus)的颂辞中提到萨尔马提亚人与卡皮人和格塔依人结盟,指出一些作战的地点。萨尔马提亚人在每年11月庆祝射猎活动,也可能起源于这次战争的胜利。

③ 尤里安在当凯撒时提到,君士坦丁常自夸他将图拉真所征服的行省,也就是达契亚,重新收复成为帝国的领域。西莱努斯(Silenus)暗示君士坦丁的征战,就像阿多尼(Adonis,译按:希腊神话中,象征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忒所爱恋的美少年)的花园,草木很快凋谢。



尼的年事已高,而且民怨很深,可以一举征服,连根摧毁他的势力。这位年老的皇帝确知今日之友即明日之敌,已从迫近的危险中惊醒,提振起精神和才智应付激烈的斗争。他并非浪得虚名之辈,否则怎么能够配与伽勒里乌斯建立友谊,荣登帝国的宝座。他立刻征召东方的兵员,将部队部署在亚德里亚堡(Hadrianople)的平原,舰队在赫勒斯滂海峡巡弋,全军有步兵十五万人,以及主要来自卡帕多细亚和弗里吉亚的一万五千骑兵。一般认为这两个地方出产的马匹非常美丽,比起骑士的勇气和技术可要高明得多。舰队由三百五十艘三层划桨战船所组成,埃及和相邻的阿非利加海岸提供一百三十艘,还有一百一十艘来自腓尼基人的港口和塞浦路斯岛,滨海国家像是比提尼亚、爱奥尼亚和卡里利,也要尽义务供应一百一十艘战船。

君士坦丁的军队奉令在帖撒洛尼卡集结,全军共有步兵和骑兵十二万人,皇帝对军威雄壮的队伍甚感满意,兵员总数虽然较少,列阵战士反而比东方的对手要多。君士坦丁的军团从欧洲民风强悍的行省征召人员编成,纪律能约束他们的行动,胜利能鼓舞他们的斗志,何况其中还有大量久历军旅的老兵,就在这位统帅的指挥下参与过十七次的光荣战役,他们准备以无比的勇气做最后的奋斗,俾能在退役时接受最高的荣誉<sup>①</sup>。君士坦丁海上作战的整备,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远较李锡尼处于劣势。希腊滨海城市按照分配的额度,指派人员和船只前往著名的比雷埃夫斯港集中,整个联合兵力大约是两百艘较小的船只,而且战力相当微弱。要是与古老的雅典共和国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所派出的无敌舰队相比,无论是数量和装备上都要屈居下风<sup>②</sup>。自从意大利不再是政府的施政重心,米塞卢姆和拉文纳的海军整备逐渐被人忽略,帝国的造船和海员主要用在商业,而不是为了战争,所以在这方面的发展和生产,自然就转到埃及和亚细亚的行省,那里的技术不但成熟,而且材料获得更为便利。令人感到奇怪之处,是帝国东部能获得巨大的海上优势,为什么不掌握机会,将战争带到对方的疆域,选择最重要的区位发起攻势作战。

李锡尼并没有采取上述的积极行动,否则会改变整个战争的外貌。他

<sup>①</sup> 君士坦丁对帮他打天下的老兵一向都很关照,重视他们的福利和退役后的生活。

<sup>②</sup> 雅典在那时为了保持海上帝国的英名,舰队的实力经常有三百艘三层桨战船,后来增加到四百艘,都已整备完毕可以马上使用。比雷埃夫斯港的设备就花费共和国一千泰伦,大约是二十一万六千英镑。

只是很谨慎的驻扎在亚德里亚堡附近的营地,等待敌手前来接战,主要是他已先期在此整建工事,不愿放弃既得的地形之利。君士坦丁指挥部队从帖撒洛尼卡向色雷斯方向前进,直到为赫布鲁斯(Hebrus)河宽阔的急流所阻,发现当面小山的陡坡上布满敌军,李锡尼的部队从河岸一直延伸到亚德里亚堡。双方很多天都花在胜负难分的远距离前哨战斗,最后君士坦丁经过不屈不挠艰辛的工作,终于把通路和攻击的障碍全部排除。在此要提一下君士坦丁最不可思议的事迹,就是在诗文或传奇小说里都很难看到,并非御用文人的吹捧之辞,而是一位对他并不友善的历史学家的记述。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位英勇盖世的皇帝,在十二名骑士的陪同下,骑马奔入赫布鲁斯河中,凭着所向无敌的本领,像砍瓜切菜一般,将十五万敌军打得大败而逃。佐西穆斯轻易采信传闻,无法用理性思考,对于亚德里亚堡会战整个事件,把最难置信的插曲选出来加以修饰和润色,真正重要部分反倒没有提及。能够证明君士坦丁所遭遇的危险和英勇,是他的大腿受了轻伤。无论是从虚构的小说或者是讹误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记载,全把获得的胜利归功于英雄的勇气,而不是一位领袖的将道。真实作战状况是君士坦丁派出五千名弓箭手,绕到敌人后方占领一处浓密树林,结果他们到达此地的意图,被认为是要伐木建构一座桥梁。李锡尼为敌军奇特的部署感到困惑,只有放弃有利的阵地,到平原上列出阵式,准备在对等的状况下与敌人决战(323年7月3日)。这样一来,条件对他不利,征集的新兵乱成一团,根本不是西部老兵军团的对手,据称有三万四千人被杀。李锡尼工事环绕的营地在傍晚被攻破,大部分人逃到山区,次日向征服者投降,任凭处置。李锡尼逃进拜占廷的城墙,在里面固守。

君士坦丁立即着手围攻拜占廷,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也发生很多让人觉得可疑的事件。在内战后期,拜占廷被认为是欧洲到亚洲的关键位置,整个城堡的防御工事都经过整修和加强,只要李锡尼仍旧控制海洋,守备部队所受到的危险和饥馑,会比围攻的部队还要少很多。君士坦丁把海上作战指挥官召到营地,交付明确的任务:要打通赫勒斯滂海峡的航路。李锡尼的舰队根本不想击沉或摧毁弱勢的敌军,躲在狭窄的海峡里不敢活动,使得数量的优势无法发挥作用。皇帝的长子克里斯帕斯奉命执行此一大胆的任务,以无比的勇气克服万难获得辉煌的战果,受到部队的推崇和赞扬,也引

起父亲的猜忌。海上的接战持续实施两天,在第一天夜晚,交战舰队双方都受到相当损失,各自回到在欧洲或亚洲的港口。第二天快到中午时,突然刮起一阵强烈的南风<sup>①</sup>,带着克里斯帕斯的船只冲向敌军。他掌握战机发起全面攻击,在技术和勇气的配合下,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摧毁敌军一百三十艘战船,五千人被杀,亚洲舰队的统领阿曼达斯(Amandus)历尽千辛万苦,才逃到卡尔西顿的海岸。赫勒斯滂海峡的航路立即开放,运输船运来充足的粮食和供应品,抵达君士坦丁的营地,使他可以实施围攻作战。他下令筑起人工的土堤到达拜占廷防壁的同样高度,在上面建起高耸的木塔,用投射机具发射重大的石块和标枪,袭扰守军使之无法安然休息,同时在几处地点架起攻城槌,不停冲击城门或城墙。要是李锡尼坚持在城内防守,就会遭到毁灭的命运。他在被围以前就审慎安排,把人员和财富搬到亚细亚的卡尔西顿。他经常会找一个副手来分担责任和危险,于是将凯撒的头衔授给他手下的一员大将马尔提尼阿努斯(Martinianus)<sup>②</sup>。

李锡尼经过连续几次挫败,仍旧保有资源和能力,趁着君士坦丁在拜占廷进行围攻作战之时,他又在比提尼亚征召一支五到六万人的新军。君士坦丁并没有忽略他的对手仍在做最后的挣扎,将相当大的兵力用小船运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克利索波利斯(Chrysopolis)的高地登陆,这个地方现在称为斯库塔利(Scutari),立刻发起决定性的接战。李锡尼的部队虽然新近编成,武器装备都很缺乏,纪律也难以维持,却能够面对敌军发挥勇气做困兽之斗,然而在毫无希望之下终被打得溃不成军,有两万五千人被杀,他们的统帅已难逃覆灭的命运。李锡尼又撤到尼科米底亚,没有希望进行有效的防守,只是想获得谈判的时间。他的妻子君士坦提娅是君士坦丁的妹妹,出面为丈夫求情。倒不是出于亲情而是策略的需要,君士坦丁在神明前面发誓以后,提出庄严的保证,只要牺牲马尔提尼阿努斯的性命,以及李锡尼退位为民,同意让他的余生过着平静而富裕的生活。君士坦提娅的行为加上她与敌对两派的关系,不由得使人想起这位勇敢的贵夫人,就像历史上著

① 赫勒斯滂海峡的海流很强烈,刮起北风就会巨浪滔天,船只根本无法通过,等到转为南风可以抵消海流的力量,海面变得风平浪静。

② 按照奥勒利乌斯·维克托的说法,马尔提尼阿努斯是地方的民政长官。从一些奖章上面知道,他接受奥古斯都的头衔统治过很短的时期。

名的屋大维娅<sup>①</sup>，她既是奥古斯都的姊妹，也是安东尼的妻子。

人类的性向已有所改变，一个罗马人为了活下去，就是牺牲荣誉和自由，不再被认为是件羞耻的事。李锡尼向攻打他的敌手恳求赦免，身着紫袍投身在他的“主子”脚前，在羞辱的怜悯声中站起来，获准参加皇室的宴会。接着他被送押到帖撒洛尼卡，那是选来监禁他的地方，很快遭到处决终结一生。他的被杀不知是士兵愤而动手，还是奉有元老院的敕令。总之他过去如何对待别人，今天也遭到同样的下场。按照胜利一方自行订立的法条，他被控参加叛乱组织的密谋罪，以及暗通蛮族的通敌罪，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不需任何人证和物证，也不用审判和宣告。或许可以从他懦弱求饶的行为，证明他的清白无辜<sup>②</sup>。李锡尼一生的标志就是耻辱，他的雕像被毁弃，同时皇帝颁布一道很急促的诏书，把跟他有关的不良风气，要求尽快改正。所有他制订的法律，以及在他统治期间的审判程序，全部明令废除。三十七年以前，戴克里先把权力和行省分给他的同僚马克西米安，现在君士坦丁获得胜利，罗马世界又统一在一位君主的权威之下(324 A. D.)。

我们已将君士坦丁从约克登基到李锡尼在尼科米底亚退位的成功步骤做了详尽的叙述。不仅是事件本身极为重要且曲折离奇，在牺牲大量的臣民和财富，不断增加税收和建立军事成就以后，这些已经成为帝国衰亡的主要因素。接着来的重大变革是君士坦丁堡的奠基和基督教的胜利。

---

\* ① [译注] 屋大维娅是奥古斯都的姊妹，原为马塞卢斯之妻，夫死后基于政治联盟的需要嫁给马克·安东尼，后被安东尼离弃。屋大维娅与前夫生一子二女，与马克·安东尼生二女，小女儿安东尼娅(Antonia)与德鲁苏结婚生两子，次子即克劳狄皇帝。

② 只有一位作家提到士兵杀害李锡尼，佐拉纳斯认为元老院出力不少，欧西比乌斯很谨慎，根本对这件事避而不提。只有索佐曼(Sozomen, 5世纪拜占廷律师和教会历史学家)在一个世纪以后，才敢说李锡尼是因为犯了叛逆罪遭到处决。

## 第十五章

### 基督教的发展及早期教会的风格、作为、数量和状况

坦诚而合理的探讨基督教的创立和发展,该是罗马帝国历史极为重要的课题。当庞大的政体外受暴力凌虐,内遭腐化侵蚀而日趋崩塌之际,一个纯朴而谦卑的宗教,却不动声色潜入人心,在平静和隐蔽的掩护下成长茁壮,忍受反对和制压,激起奋斗的精神,终于在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上,树立十字架的胜利旗帜。基督教的影响并非限于一时一地或仅及于罗马帝国而已,经长达十三四世纪的变革后,仍为欧洲民族所信奉,从而在技艺、学术和武备方面开人类先河,有卓越表现。经由欧洲人民的勤奋和热忱,基督教在亚洲和非洲最遥远的海岸得以广泛传播,并借由殖民地的推展,从北美的加拿大到南美的智利,在古人所未知的新世界中稳固建立。

此项探讨极其有用且有趣,但也伴随着很特殊的困难,就是教会历史数据不足且疑点甚多,无法驱散笼罩早期教派的不解之谜。我们信守公正的原则下,对福音教师和无知信徒抱残守缺的看法,根本不予理会。然而就不置可否的旁观者而言,他们所犯的错误对信仰投下一片阴影。但是只要他们认为神的启示是“为我”和“利我”,那些对虔诚基督徒的恶意污蔑和无知异教徒的虚妄胜利,都会自动的消失。神学家乐于描绘出宗教从天而降,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景象。历史学家却身负重责,必须找出早期教会在尘世和生性软弱而自甘堕落的人类长期接触后,无可避免所沾染的过错和腐败。

我们想要探讨,基督教的信仰对世上所有古老宗教,为何能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对此问题,倒是有明显而满意的答案,基督教的教义产生让人信服的力量,以及伟大创始者具有支配性的意志。然而这个世界并不见得乐于

接受正道和理性,神慧(Wisdom of Providence)经常不惜利用人性的感情和人类的处境,作为达成宗教目的的工具。或许我们能以谦恭之心,姑且不提基于神意之主要原因,允许我们追问基督教会所以能迅速发展的次要原因何在。看来收效最大、助力最强的原因有五点:其一,渊源于犹太教狂热的信仰。基督徒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绝不宽容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来自犹太教,在接受基督教义取代摩西律法后,已革除原有狭隘而封闭的观念。其二,永生和来世的教义,加强和改进此一绝对真理,使其更大的影响力。其三,原创教派不可思议的力量。其四,基督徒纯洁而严谨的德行。其五,基督教的团结和纪律逐渐在罗马帝国的核心,形成独立自主而日益壮大的宗教王国。

### 一、渊源于犹太教的顽固宗教狂热

前面已提及古代世界的宗教和谐,彼此相异甚或敌对的民族,可以接受相互之间的信仰方式,至少也会表示尊重。只有一个民族拒绝与全人类交往,那就是犹太人。许多世代以来,犹太人在亚述和波斯王朝的统治下呻吟,被视为最下贱的奴隶。从亚历山大继承人的阴影中浮现出来后,在东方以惊人的速度繁殖,接着向西方发展,很快引起其他民族的好奇和惊愕。他们维持特殊的仪式和仇视的态度,非常固执表现一个奇异群体的形象,有时不惜公开承认,用毫不掩饰的作风,对非我种族的人类抱着难以调解的憎恶。无论是安条克(Antiochus)的暴力,希律王(Herod)的计谋,甚至是邻近各民族所做的榜样,都无法说服犹太人,愿意把摩西的教义和希腊的神话结合起来<sup>①</sup>。罗马人根据宗教宽容的原则,对所厌恶的迷信还是给予保护,胸怀宽阔的奥古斯都不惜纡尊降贵,下令在耶路撒冷的神殿为国运昌隆献祭<sup>②</sup>。亚伯拉罕(Abraham)最低贱的后代,是所有人憎恶的对象,本应向朱庇特神殿礼拜;征服者的温和态度,不足以压制臣民带有妒意的偏见,看到异教徒的标记传入罗马行省,不免感到十分惊恐和愤怒。卡利古拉要将自

<sup>①</sup> 犹太人的希律教派(Herodians),受到希律王指使,承认宗教的统一性,根据约瑟夫斯的说法,这个教派的人数很少,存在时间很短,根本不值一提。

<sup>②</sup> 奥古斯都给耶路撒冷神庙留下一大笔钱作为献祭之用,到他的外孙盖乌斯(Gaius)即位,也就是称为卡利古拉的皇帝,完全不把犹太教放在眼里。

己的雕像供入耶路撒冷神庙,遭到这个民族的反对,他们对偶像崇拜渎神行为的恐惧更甚死亡,卡利古拉因而没有达成目的<sup>①</sup>。犹太人对摩西律法坚信不移的程度,不亚于对外来宗教的憎恶。宗教狂热和虔诚的涓涓细流,如逼人一条狭窄的通道,也会猛力奔涌而出,有时甚至可以激成一股翻腾巨浪。

对古代世界来说,这种毫不通融的顽固态度,是如此可厌甚或可笑,上帝有意揭示特选子民的神秘历史,使这种态度变得极为可怕。生活在第二神庙管辖下的犹太人,对摩西宗教表现出全心全意的信奉,与他们先祖绝不轻信的态度相比,令人感到吃惊。在西奈山(Sinai)的雷鸣闪电中传授律法的时候,在海潮的升降和行星的运行以以色列人暂停的时候,在信奉或拒绝将受到尘世的奖赏或惩罚的时候,犹太人始终对亲眼可见“神王”(Divine King)的权威进行反抗。耶和华的圣所供奉各民族的偶像,模仿阿拉伯人的帐篷里或腓尼基人的城市<sup>②</sup>中进行各种荒诞仪式,等到上天对这个不知感恩的民族撤回保护,他们的信仰才获得加强和净化。那些与摩西和约书亚(Joshua)同时代的人,目睹无比惊人的神迹却毫不在意,等受到各种灾难的压力,才对这些奇迹深信不疑,终于使得后代的犹太人不会沾染偶像崇拜的习气。从此以后,这个民族违反一般人类思想的准则,对亲身经历的实际见证视若无睹,完全屈从远古时代祖先的传统<sup>③</sup>。

### (一) 犹太教的特性和主要内涵

犹太教适合保守的自我防卫,从来无意于征服世界,有史以来新入教者的人数,可能从未超过叛教者。神的应许最初仅给予单一家族,那特殊的割礼仪式只限于指定的对象在单一家族中进行。等到亚伯拉罕的后代繁衍得

---

① 斐洛(Philo, 15 B. C. - 45 A. D., 说希腊语的犹太哲学家)和约瑟法斯对这件事有很详尽的描述,说是给叙利亚的总督带来很大困扰,等他向西基帕(Agrippa)王提出这样一个偶像崇拜的建议,国王听到当场昏厥,直到第三天才醒过来。

② 叙利亚和阿拉伯有为数众多的神祇,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 A. D. - 1674 A. D., 英国诗人,著有长诗《失乐园》)用一百三十行优美的诗句来叙述。其中两个最长且极富韵味的诗段,塞尔登(Selden, 1584 A. D. - 1654 A. D., 英国法学家、文物学家和东方专家)据以写出深奥难解的论文。

③ “耶和華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见《圣经旧约全书·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十四节)从摩西的历史发展来看,听到神一直在抱怨,但是这种说法带有亵渎的意味。

多如海中沙粒的时候,亲口把律法和仪式的体系传授给他们的神祇,宣称自己才是以色列全民族的神,以一种特有的关怀和爱护,把受祂厚爱的人和其余的人类分离开来。对迦南(Cannan)土地的征服,伴随许多奇妙的情况和血腥的杀戮,使获得胜利的犹太人,和所有邻人处于无法和解的敌对状态。犹太人奉命铲除偶像崇拜最盛行的部落,为了贯彻神意,不会因人性的软弱而迟疑踌躇。他们禁止与外族通婚或结盟,不得接纳外族参加礼拜仪式。有的禁令永久有效,有的则要延续到第三代、第七代,甚至第十代。在摩西律法的条文之中,从来没有律定对非犹太人宣讲摩西教义的义务,犹太人也无意自愿承担起这一责任。

这个不友好的民族在对接纳新市民的问题上,认为不是基于罗马人公正的宽大政策,而是出于希腊人自私的虚荣心理。亚伯拉罕的后代感到沾沾自喜,因为只有他们才是与神签订契约的继承人,担心世上异族轻易分享他们的遗产,降低所具有的价值。在与其余种族增加接触、扩大知识范围后,也未能纠正他们与生俱来的偏见。以色列的神如果获得一个新信徒,就应感谢多神教的开阔天性,而不是传教士的积极行动。摩西的宗教似乎仅为一个特定区域和一个独特民族而创立。如果严格按照律法的规定,每个子民必须一年三次亲自前往圣殿朝拜主耶和华,根本不可能离开狭窄的应许之地向外发展,这一障碍由于耶路撒冷神殿被毁灭而消除;犹太教的绝大部分内容也随之绝灭。异教徒长久以来对空无一物的圣所感到惊异,更无法理解一个没有神庙和祭坛、没有祭司和牺牲的宗教,能以什么作为崇拜的对象,又用什么作为奉献的工具。可是就在犹太人处境十分恶劣的时候,仍然念念不忘独自享有高傲的特权,非但不寻求外来奥援,还尽量避免与外族人交往。他们具有不可动摇的恒毅,尽力执行律法的要求,譬如在特殊节日,只食用特殊规定的肉类,还有无关紧要但却十分繁琐的生活细节,在在引起其他民族的厌恶和反感。犹太人坚决反对其他民族不同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仅仅就痛苦而危险的割礼一项,就足以将一个志愿皈依者拒于犹太教会堂大门之外。

## (二) 基督教的渊源和背景

基督教基于这种状况用摩西律法的力量武装自己,接着又能从这种桎梏中解脱出来,在全球各地成长茁壮。他们建立的新体系和古代的旧传统



还是不分轩轻,始终着眼于培养专一教义的宗教真理和崇拜同一上帝的宗教热情。在有关最高神灵本质和意旨的问题上,他们向人们宣告,无论处于何种环境,都要增强对这一神秘教义的崇敬。他们承认摩西和先知都具有神的权威,这是基督教最稳固的基础。自世界之始,连续不断的预言向世人昭告弥赛亚即将来临,信徒必须为长期等待的末日做好准备。这位救世主按照犹太人的看法,表现出国王和征服者的形象,并非仅是一位先知,更是一位殉道者和上帝的儿子。通过他的牺牲为世人赎罪,此后神庙中不完美的祭品可以取消。现在适于用一切气候、地区和人类的情况,纯洁的精神崇拜,取代徒具形式和虚有其表的繁琐仪式。在人教礼中使用净水代替人血,获得神恩不像过去仅限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普遍应许给自由人和奴隶、希腊人和野蛮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过去那一切能够使一个皈依者由地下升到天上,增强他的虔诚和保证他的幸福,甚或能够满足在虔诚的表面幌子下,秘密潜入人心的骄傲特权,仍然仅为基督教会成员所专有。所有的人在此时都被容许和邀请,获得这一光荣的称号,不仅作为一种恩惠向人们提供,而且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义务。因而在亲戚朋友中传播他所得无法估量的幸福,告诫他们千万不要拒绝接受,因为那将冒犯仁慈全能之神的意旨,被视为罪恶受到严厉惩罚。从此公开宣扬教义成为新人教者最神圣的责任。

无论如何,基督教会从犹太会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困难工作。加入基督教的犹太人,把耶稣看成古代神谕中预言的弥赛亚,尊他为德行和宗教两方面的先知和导师。他们非常固执,死守祖先的各种仪式,试图强加于数目日益增多的非犹太人信徒身上。他们以为摩西的律法起源于神,根据伟大创作者的永恒完美所提出的论证,必定有其可信之处。他们非常肯定的表示:首先,在永恒的时间中始终不变的神,设若打算取消那些有助于在众人之中区分出选民的神圣仪式,也不会减损第一次宣告时的明确与庄严。再者,那就不必一再声明,肯定摩西的宗教具有永久性,只是适用于弥赛亚来临以前的权宜之计,尔后救世主会教导人类更完美的信仰和宗教。最后,弥赛亚以及在他世上和他交往的门徒,自己做出榜样不必遵守繁琐的摩西律法,公开向世人宣布废除陈旧无用的仪式,这样一来,基督教也就不致和犹太会堂许多教派暧昧的混在一起。这样的议论似乎被用来作为对“摩西律法”失去存在意义的辩护之辞,饱学的圣职人员却

不辞辛劳,对《旧约全书》中含糊的语句和使徒意义不明的行为,用文字和语言提出大量解释。我们在这里应该逐步揭示福音教义整个体系,以十分慎重和委婉的态度,做出与犹太教的意向和成见都难以相容的裁决。

耶路撒冷教会的历史,非常生动证明预防措施的必要,也证明犹太教对各教派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最早一批耶路撒冷主教有十五名,全都是受过割礼的犹太人,领导的会众能够把摩西律法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这个教会在基督死后仅仅四十天就已建立,许多年一直在使徒直接监督下活动。教会的原创传统,看做正统基督教的标志,那是很自然的事,远方的教会经常受到“母会”的求助,慷慨捐资以解救耶路撒冷教会的急难。当许许多多富有的教会团体在帝国的各大城市,如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以弗所、科林斯和罗马建立起来以后,各基督教殖民地对耶路撒冷原有的敬重,便在不知不觉中减弱。曾为教会奠定基础的犹太人教者,或后来所说的拿撒勒人(Nazarenes),很快就发现自己已陷入日益增加的会众包围之中。这些信徒都是从各种多神教教派来到基督旗帜之下,至于那些经使徒同意,摆脱摩西宗教仪式沉重负担的非犹太人,最后却又拒绝让更为拘谨的同教弟兄,分享当初苦苦争取的宽容。犹太人的神庙、城市和公共会堂遭到毁灭,拿撒勒人十分伤心,虽然双方的信仰不同,在习惯方面和那些不敬神的同胞始终保持亲密关系。这些同胞遭受不幸的原因,异教徒认为是由于最高神灵的鄙弃,基督徒却更恰当的提到,是神对不信的人所施的震怒。

拿撒勒人离开耶路撒冷的废墟,来到约旦河东岸一个叫做佩拉(Pella)的小镇,古老的教会在寂寞凄凉之中,度过六十多年的时光<sup>①</sup>,仍能享受经常朝拜圣城(Holy City)的欢乐,从天性和宗教上教导他们对既爱且敬的神庙,抱着有一天能重建的希望。哈德良统治期间,犹太人不顾死活的宗教狂热,终于给自己带来极大灾难。罗马人为屡次叛乱的行为所激怒,不惜以极为严峻和残酷的态度行使胜利者的权力。皇帝在锡安山(Mount Sion)<sup>②</sup>上修建称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Aelia Capitolina)的新城,给予殖民地特权,公

<sup>①</sup> 佩拉的教会和主教一直保有耶路撒冷教会的头衔,后人可以拿来援例,像是教廷设在阿维尼翁(Avignon)七十年,还是称为罗马教皇。而且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很久以前就将宝座搬到开罗。

<sup>②</sup> 佩拉的阿里斯托(Aristo of Pella)证实犹太民族被逐出耶路撒冷,有几位教会作家也提到此事,还有人过于草率,认为整个巴勒斯坦都包括在禁制令之内。

开宣称任何犹太人如果胆敢走近该城,便将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他并在那里配置一队罗马步兵以加强对命令的执行,拿撒勒人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避开普遍适用的禁令。现世利益的影响增强真理的力量,他们选出马可(Marcus)作为主教。他是一个非犹太人的高级教士,很可能出生于意大利或某个拉丁行省。在马可的劝导之下,这个教区绝大多数人民,放弃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奉行的摩西律法,通过自愿牺牲旧日的习惯和传统,才获得自由进入哈德良殖民地的权利,这样一来和正统基督教会非常牢固的结合起来。

### (三) 摩西律法对基督教的影响

当锡安山重新恢复耶路撒冷教会的名声和荣誉的时候,创立异端邪说和制造分裂的罪名,加在剩余一小部分拒绝追随拉丁主教籍籍无名的拿撒勒人身上。他们仍然保存佩拉旧日的居留地,逐渐向大马士革附近一带的村庄扩展,叙利亚一处现在名叫阿勒颇<sup>①</sup>,当时被称为贝罗依(Boerea)的城市中,建立势力并不庞大的教会。要是用拿撒勒人来称呼那些信仰基督的犹太人,认为未免过于尊贵,因此很快因为心智低劣和处境贫困,获得伊比奥尼教派(Ebionites)<sup>②</sup>这个轻蔑的名称。耶路撒冷教会重新恢复过了数年以后,那些衷心承认耶稣为救世主,但仍继续奉行摩西律法的人,是否也有得救的希望,却带来疑问成为引起争论的议题。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由于天性仁厚,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虽然他讲这话时十分犹豫,仍然决定为信仰不完整的基督徒着想,只要自己实行摩西的仪式,仍然可得救;而且他认为这些仪式并不需要普遍加以推广。当有人追问查士丁教会保持何种态度时,他承认在正统基督徒之中,很多人不但把犹太弟兄排除在得救的希望之外,况且在一般的朋友来往、互相宴请和社交生活,也

<sup>①</sup> 勒·克拉克(Le Clerc, Jean, 1657 A. D. - 1736 A. D., 亚美尼亚学者)从欧西比乌斯、杰罗姆(Jerome, Eusebius Hieronymus, 347 A. D. - 419 A. D., 圣徒、翻译家和修道院院长)、埃皮法尼乌斯及其他作者的著作中找资料,得知有关拿撒勒人,亦即伊比奥尼派的详细情形。有人把它列为教规严厉的派别,也有人认为他们很温和。根据推测,耶稣基督的家庭仍旧是这个教派的成员,那么它的立场不仅温和而且也较为中立。

<sup>②</sup> 有些作者富于想象力,将此教派称为伊比奥尼(Ebion)。对于宗教上的问题,德尔图良的意见太激进,埃皮法尼乌斯又流于轻信,所以我采用欧西比乌斯的观点。

拒绝与他们接触。凭着常理也可以想到,更为激烈的意见会压倒较为温和的看法,因此摩西的信徒与基督的信徒之间,始终存在一条使两派分离的鸿沟。不幸的伊比奥尼派被犹太教视为叛教者加以拒绝,基督教又认为他们是异端分子而加以排斥,这样使得他们非采取更为明确的立场不可。虽然迟至公元四世纪,还可以找到这教派逐渐消亡的一些残迹,实际上已在不知不觉中消融在基督教会或犹太会堂之中<sup>①</sup>。

当时的正统基督教会对于摩西的律法保持中立态度时,那就是既不过分尊敬也不无故加以藐视。许多异端派别趋向错误和放纵这两个极端,虽然走的方向相反但是结局相同。伊比奥尼派以犹太教普遍接受的真理为依据,断言永远不可被废除。诺斯替(Gnostics)教派<sup>\*②</sup>却坚持思想偏颇的立场,同样轻率推断这些“真理”并非“神智”的产物。有些反对摩西和先知权威性的说法,极容易被一些抱有怀疑思想的人所接受,然而这些意见的生产,源于对遥远古代宗教的无知,无法对神的安排做出正确判断。诺斯替教派虚妄的科学主张,听到这些反对意见如获至宝,毫无顾忌加以大事宣扬。由于异端派别大多数都反对追求感官乐趣,对于早期主教的广纳妻妾、大卫的风流韵事和所罗门的嫔妃充斥内宫,都一概加以责难。提到迦南土地的征服,纯朴的土著居民遭到绝灭,更不知道如何用合乎人性和正义的观念来加以解释。他们想到犹太人历史的每一页,都为一连串暗杀、处决、屠戮的血淋淋事件所玷污,只得承认巴勒斯坦的野蛮人,对崇拜偶像的仇敌深表赞同,不亚于对他们的朋友和同胞严辞拒绝。撇开解释律法的不同派别暂且不论,说到律法本身,他们断言一个仅仅以血腥牺牲和繁琐仪式为内容,赏罚的性质纯粹取决于肉体世界的宗教,绝不可能激发起向善之心,也不会使人尽力克制情欲的冲动。

对于摩西的上帝创造人类和走向堕落的教义,诺斯替教派用褻瀆的态度加以嘲讽。对于神在六天劳动之后便要休息一天,一直到亚当的肋骨、伊

---

<sup>①</sup> 在所有基督教的体系之中,只有阿比西尼亚教会坚持摩西的仪式,从坎达丝(Candace)皇后重用宦官,可以联想到一些可疑之处。我们确认埃塞俄比亚人一直到四世纪还没有改信基督教,就像犹太人那样信守安息日的规定,不吃禁止食用的肉类,因为从很早时期起,这两个民族就分别住在红海的两岸。

\*<sup>②</sup> [译注] 诺斯替教派运用神秘的崇拜仪式和方法,寻求神圣知识,成立的时间早在耶稣降生之前,开始宣扬弥赛亚的理论,后来被正统基督教指为异端。

甸园、生命和知识之树、会说话的蛇、禁果，以及第一代祖先犯下轻微过失因而对全人类进行惩罚的种种说法<sup>①</sup>，他们连聆听都感到不耐烦。诺斯替教派亵渎以色列的神，说他易于冲动和犯错，对人喜怒无常，睚眦之仇必报，用卑劣的嫉妒心看待人们对他迷信的礼拜，使自己有所偏私的恩泽施于一个民族，局限于短促尘世的一生，因此看不出他在什么地方具有明智全能宇宙之父的特征<sup>②</sup>。他们承认，犹太人的宗教不像非犹太人的偶像崇拜，带来那么多的罪恶行为。基督教的基本信念，把首次显露最灿烂的神性光辉加以崇拜，基督降临人世是为了把人类从种种错误中拯救出来，昭示一个真理和完善的新体制。最博学的神父不惜妄自菲薄，贸然接受诺斯替教徒的诡辩，承认他们的说法，就字面上解释，与任何一条信念和原则都难以兼容，但是认为隐藏在训海寓言的宽广帷幕后面，便会感到绝对安全，不怕会受到任何攻击，公然把训海寓言向摩西教势力微弱的教区散播。

#### (四) 基督教产生异端的根源

过去有人颇为明智的指出，虽说不一定真实可靠，那就是在图拉真和哈德良当政的时代，大约是基督去世一百年之后，教会像处女一般的纯真，从未受到分裂和异端的破坏。因而大可以放言高论，那个时期救世主的信徒，不论在信仰的理念和实践方面，享有比以后各个时代更大的自由。等到圣餐问题的争论变得没有回旋的空间，优势教派所发挥的精神影响力越来越严厉，许多最有名望的拥护者，要求弃绝个人成见，反而受到激怒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力图为错误的原则找出正确的结论，公开竖起反对统一的叛旗。在称为基督徒的人群之中，诺斯替教派一向认定最为和蔼、博学和富有。像这样显示学识优越的名号，可能是信徒以此自豪而定名，也可能是嫉妒的对手出于戏弄加在他们头上。这个教派毫无例外属于非犹太民族，主要创始人似乎全都是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温和的气候使人的身心倾向于懒散和虔诚的沉思。诺斯替教派把许多东方哲学，甚至琐罗亚斯德理念崇高

\* ① [译注] 可以参阅《圣经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一、二、三章。

② 温和的诺斯替教派认为，造物主耶和華就像人类一样，混合着神明与魔鬼的性质，其他教派指责这种邪恶的观点。要是参阅莫斯海姆(Mosheim, Johann Lorenz von, 1694 A. D. - 1755 A. D., 德国教会历史家)的《世界通史》有关2世纪的记载，内容虽然很简单，可以知道对这个主题的意见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而晦涩难解的教义,如物质的永恒性、存在的两大原则以及不可知世界奥妙的神职体系等等,和对基督的信仰混杂在一起。基督徒一旦纵身到广大的深渊,就完全为混乱的想象所支配,由于宗教的歧路本来就错综复杂,无穷无尽,竟在不知不觉中分成五十多个小派别,其中最著名的有巴西里德派(Basilidians)、瓦伦提尼安派(Valentinians)、马西昂派(Marcionites)以及更后来的摩尼教派(Manichaeans)\*<sup>①</sup>。每个教派都把自己的主教、会众、神学家和殉道者拿出来夸耀。这些异端教派不理正统教会采用的《四福音书》,自行撰写历史事迹,按照各自的教义需要,编排基督和十二使徒的言行<sup>②</sup>。诺斯替各教派很快在各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会众遍及整个亚细亚和埃及,也在罗马传播开来,有段时期甚至深入到西部各行省,绝大部分兴起于一世纪,盛行于三世纪,等到四五世纪,为了赶上时代潮流引起很大争论,加上教会当局统治权力的高涨,在各方受到压制和打击。尽管这个教派常常扰乱内部的宁静,玷辱宗教的声誉,实际上不仅无碍而且有助基督教的发展。有些非犹太教的信徒,虽然对摩西律法怀有强烈的反感和偏见,现在有许多基督教教派可供选择。有的教派不要求入教者未经教化的头脑,先建立神启的信念,他们的信仰是在加入以后,不知不觉中逐渐强化和扩张。教会所以征服许多最顽固的敌手,在这个方面得益不浅<sup>③</sup>。

正统基督教、伊比奥尼派和诺斯替教派之间,不管在有关摩西律法的神性和责任问题上,存在多大的分歧意见,却同样抱着宗教狂热的排他性。有关憎恶偶像崇拜这方面,受到不断的激励,因而这种反偶像崇拜的严酷风格,却正是使犹太人有别于古代世界其他民族的标志。有位哲学家把多神教体系,看成是人类欺骗和谬误相结合的产物,总在外表虔诚的面具之下,

\*<sup>①</sup> [译注]巴西里德派、瓦伦提尼安派和马西昂派三个都是诺斯替教派里的小派系,大约在二世纪前后兴起于亚历山大里亚,以创始人的名字作为教派的名称,主张的教义和遵行的仪式也都大同小异。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将祆教的善恶两元论和基督教的弥赛亚降临糅合在一起,在三世纪时传播迅速,成为北非、中东和西亚一带最主要的宗教,一直到成吉思汗西征才告绝灭。

<sup>②</sup> 奥利金有极不平凡的经历,这位不屈不挠的作者,一生孜孜不倦钻研经典,认为教会的权威完全基于《圣经》的真实性。想要诺斯替教派的信徒接受现在的福音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有些部分像是故意加以删改,违背原来的教义,所以伊格纳提乌斯要用圣传的口谕,来取代福音作者的记载。

<sup>③</sup> 奥古斯丁是理性信仰经历渐进过程的明证,他曾加入摩尼教派达九年之久。

隐藏着鄙视的微笑。他根本不必担心这种内在的嘲弄和外表的顺从,将会使自己遭到神明的痛恨,类似的敌意他既看不见也无法理解。但是,原创基督教徒眼中的异教,却显得更为厌恶和畏惧。

在整个教会和许多异端教派中,普遍存在一种意识,魔鬼是偶像崇拜的创造者和保护人,也是异教徒崇拜的对象。这些反叛的精灵虽然失去天使的地位,已经投入地狱的深渊,仍然可以在世间到处游荡,折磨有罪人的肉体,迷惑他们的心灵。魔鬼很快就发现人心倾向宗教信仰,便极力加以破坏,运用手段消除人类对造物主的崇拜,篡夺神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荣誉。只要邪恶计谋得到成功,魔鬼的虚荣和报复之心便得到满足;唯一能够获得安慰,是希望人类各民族卷入罪恶和苦难之中。教徒依据设想不惜公开声明,魔鬼分工合作在多神教中担任最主要的任务:一个拥有朱庇特的名号和权力,另一个装扮成埃斯库拉庇乌斯的形体,第三个变成维纳斯,第四个也许是阿波罗<sup>①</sup>,凭借长时间的经验和来去如风的气质,完全能够以熟练的技巧和庄严的姿态,扮演所担任的角色。他们潜伏在神庙中,创立各种节日和祭礼,编造神话和发表神谕,常常还可以表演一些奇迹。有些基督徒对恶神附体的荒唐现象,都能马上做出解释,魔鬼全都乐意接受,甚至极为希望大家相信异教神话中最荒唐的故事。但是就一个基督徒而言,这类信念却伴随着恐怖的后果。即使对某一个民族的宗教表达极微末的敬意,也被看成向魔鬼的直接崇拜,冒犯到上帝的尊严。

#### (五) 福音教义的纯洁性

由于存在着这种见解,一个基督徒力求保持自己的纯洁,不为偶像崇拜所玷污,便成了他的首要职责,也会带来很多的磨难。每个民族的宗教不仅仅是规定的信条,在学校中教诲和在庙宇中宣讲,多神教的无数神祇和祭祀仪式,都和各种情况下的工作、娱乐以及公私生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要想完完全全避开相互之间的联系,同时又不放弃人类的一切交往,以及自己的一切社会职务和娱乐,似乎是不可能的事<sup>②</sup>。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策,

<sup>①</sup> 德尔图良宣称,魔鬼承认经常受到基督教驱魔者的折磨。

<sup>②</sup> 德尔图良撰写一些诋毁偶像崇拜的文章,向信徒大声疾呼要随时注意,不可违犯这方面的罪行。

事先或事后都要举行庄严的祭礼,政府官员、元老院议员和军人都必须前往主持或参加<sup>①</sup>。公众的游行活动是异教徒祭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充满欢欣的场面。皇帝和人民为庆祝某一神明的特殊节日而举行的各种竞技比赛,被视为诸神会接受的最好祭品<sup>②</sup>。基督徒出于对上帝的敬畏,避开可厌的竞技场和戏院,发现自己在一切欢乐宴会上,全都落入可怕的异教陷阱之中,每个欢宴场合都有朋友在召唤慈悲的神明,纷纷酌酒敬神相互祝福<sup>③</sup>。当一个新娘假装挣扎不肯出门,被迫在盛大的婚礼中跨过新居的门槛;或一支凄惨的送丧队伍,缓缓向火化堆进行<sup>④</sup>,基督徒在这种十分有趣的场合,却被迫只好离开他最心爱的亲人,也绝不愿沾染邪教仪式带来的罪过。

任何与偶像的制造和装饰有丝毫关系的技术或行业,都属罪恶的偶像崇拜活动,这可是一个严厉的判决,社会从事自由业或手工业的绝大部分人员,都会因失去工作而陷入永恒的苦难之中。如果我们放眼看看那众多的古代遗迹,我们将会觉察到这一切,除了直接表现神明的伟大和用来进行礼拜的圣器之外,希腊人凭着优良的技术,制作出来用以奉献神明的优美形象和动人故事,全是异教徒的房屋、衣服和家具上最华美的装饰,甚至音乐和绘画艺术以及辩才和诗歌的技巧,也莫不是出于同一个不洁的来源。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描述之下,阿波罗和缪斯是地狱精灵的喉舌,荷马和维吉尔则是最出色的奴仆,充满着天才的作品使之生动有力的美丽神话,注定只能用以歌颂魔鬼的光荣事迹。甚至在希腊和罗马的普通语言中,充斥许多大家熟悉的亵渎用语,一个粗心的基督徒可能不小心脱口说出,有时听到也只有无可奈何<sup>⑤</sup>。

---

① 罗马元老院经常选择庙宇或圣地集会,在进行议事之前,每个议员都要在神坛酌酒和撒乳香。

② 可以参阅德尔图良的著作,这位个性严峻的宗教改革家,对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就像对角斗士的搏命一样,抱着丝毫不假辞色的态度。演员的服装特别引起他的反感,为了看起来身材很高,所以穿上厚底的官靴,这就是亵渎神明的表现。

③ 古代不论任何阶层,饮宴终了时都会酌酒祭神。苏格拉底和赛涅卡在结束生命的时候,同样没有忘记这个传统习俗。

④ 维吉尔详尽叙述古代的葬礼,比起评论家塞菲乌斯(Servius)的文章有过之而无不及。火葬堆就像是一个神坛,把牺牲的鲜血浇在火焰上,向每位参加葬礼的人身上洒圣水。

⑤ 德尔图良在反对偶像崇拜的著作中提到,要是有一位异教朋友当你打喷嚏时,按习俗向你说道:“朱庇特保佑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就要表示抗议,因为他认定朱庇特不是神。



这种到处埋伏着危险诱惑,随时准备向不曾提防的信徒发动袭击,在庄严的节日里更会加强攻势。一整年之中,各种节庆组合和配置得如此巧妙,使得迷信活动不仅充满娱乐,而且常常还带有行善的表相<sup>①</sup>。在罗马的宗教仪式中,那些最神圣的节目,像是庆祝新年的活动,为公众和私人的生活祝福;尽情在神明前面悼念死者和怀念生者;确定不可侵犯的财产界限;大地春回求神保佑五谷丰登,表示对罗马城的奠基和共和国的建立这两个重大日子永谥勿忘,以及农神节的纵情狂欢以恢复人类的平等地位,这些都可以算在内。基督徒对此种极为寻常的场合,也会表现出犹豫和矜持的态度,从而可以想见他们对渎神的宗教仪式,是何等深恶痛绝。有些普通欢庆的节日,古人按照习俗在大门上装饰灯笼和桂枝,头上戴着花环,这种无伤大雅的风俗一直当做民间传统可以宽容。然而从基督徒的立场来看,大门是在家神的保护之下,桂枝是崇拜月桂女神(Daphne)\*<sup>②</sup>的圣物,花环虽然常常戴在头上作为喜庆和哀悼的象征,最早却使用于迷信活动的仪式之中。基督徒在这类问题上被劝说顺从本国风俗,遵守行政长官命令,仍然会战战兢兢始终忧心如焚,唯恐受到良知谴责,受到教会非难,受到上帝惩罚<sup>③</sup>。

教徒为拥护福音教义的纯洁,丝毫不受偶像崇拜风气的污染,要建立绝不松懈的警惕之心。依据旧有传统在公众或私下进行的迷信仪式,原有宗教的拥护者受到教育和习惯的影响,一直仍在漫不经心地奉行。但每当他们那么做的时候,给基督徒提供机会,可以公开表示激烈反对,通过经常发生的抗议活动,不断加强自己对信仰的坚贞。随着宗教狂热的增加,能够运用强大力量进行反对魔鬼帝国的神圣战争,最后必然取得更大的胜利。

---

① 奥维德费尽心血的作品是未完成的《岁时记》(*Fasti*),没有写完前六个月的节庆习俗。马克罗庇乌斯(Macrobius)虽然把编出来的书称为《农神节》(*Saturnalia*),但是这个用来做标题的节庆只占全书很少篇幅。

\* ② [译注] 希腊神话里的达佛涅(Daphne)仙女居于山林水泽之间,为了逃避阿波罗的骚扰,变成一棵月桂树。

③ 有位基督徒士兵在冲动之下,将长官赐给的月桂冠抛在地上,像这样表露身分,就会为自己和教友带来危险。德尔图良为此事写一份答辩书,看起来倒像一篇颂辞。蒂尔蒙特认为德尔图良所写《冠冕》(*De Corona*)这篇文章,曾被皇帝(塞维鲁和卡拉卡拉)提到过,那是他犯错加入孟他努派很久以前的事。

## 二、基督教永生和来世的教义

西塞罗针对有关灵魂永生的问题,在著作中<sup>①</sup>以最生动的笔墨,描述古代哲学家的无知、谬误和迷惑。有些哲学家要想让门徒免除对死亡的恐惧,便告诉他们极为明显也不免悲惨的道理,生命最后的终结同时也解脱人生的磨难,人不复存在便不再有任何痛苦。然而还有少数希腊和罗马的智者,对人生抱有更崇高的理想。尽管我们承认在某些方面要有正确的看法,在这种崇高理想的探索中,他们的心智常常为想象所左右,这些想象又为虚荣心所激励。他们看到自己智力所能及的范围是如此广阔,难免会自鸣得意,就会在极其深刻的思索和极为重要的作为中,全力施展记忆、想象和判断的才能。当他们想到自己已经超越死亡和坟墓的界限,苦苦追求万古流芳的名声,绝不愿把自己看成田间的野兽。即使他们对某种高贵的生物无比赞赏,也只能限于尺土之内和岁月之中。于是他们带着一厢情愿的见解,进而求助于形而上的科学,更正确的说法是形而上的语言。这些智者很快发现没有一种物质具备运用思维活动的特性,那么人的灵魂便必然是一种与肉体完全不同的实体,只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纯洁简单而又不可分解,在脱离形骸的禁锢之后,能感受到更高等的美德和幸福。

从这些似是而非的崇高原则中,那些踏着柏拉图足迹前进的哲学家,得出一个非常不合理则的结论,因为他们不但肯定人的灵魂将从此永生,而且过去也一直长存,非常轻易把人的灵魂,看做是部分无限存在的精神,弥漫和支持整个宇宙<sup>②</sup>。这样一种脱离人类感官和经验的学说,可以让有哲学头脑的人士用来消闲解闷。或者可以在寂寞无聊之中,为低沉的心志带来一丝安慰;但是个人在学习时所获得的淡薄印象,很快被现实生活的人际来往和世俗事务所磨灭。生活在西塞罗和最初几位凯撒时代的著名人物,详细体察他们的行为、品格和动机,从而可以断定,人生在世所作所为,从来没有考虑死后的功过和赏罚。在罗马法庭上以及在元老院中,最有能力的演说

<sup>①</sup> 西塞罗的著作中,《托斯卡论文集》(*Tusculan Questions*)第一卷和《论老年》(*De Senectute*),文辞非常优美,希腊的哲学思想和罗马的人生观全部表露无遗。

<sup>②</sup> 灵魂不灭的学说能够与宗教兼容共存,很多拉丁和希腊神父采用作为教义。

家丝毫不怕引起听众的反感。公开揭露学生学说纯属荒唐的无稽之谈,早已被每一个受过开明教育、头脑清醒的人所摒弃。

### (一) 永生教义的哲学涵义

哲学所能达成最崇高的理想,也不过模模糊糊指出,人们对来世具有愿望、希求和存在的可能性。那么除了神的启示,再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肯定,脱离肉体的灵魂飞翔无法觉察的空间,存在于不可见的世界,并且描述出阴间的真实状况。我们可以见到希腊和罗马的民间宗教,存有下列缺失,难以承担永生来世的重责大任:其一,神话体系欠缺一个确凿而牢固的支撑,经由窃取手段以获得权威的说法,已为异教徒明智之士所否定。其二,画家和诗人任凭幻想描述地狱的情况,在其中安置许多幽灵和妖魔,奖赏和惩罚又毫无正义可言,对人心最为亲切的严肃真理,竟被毫无章法的虚幻情节所压抑和玷污<sup>①</sup>。其三,希腊和罗马虔诚的多神教徒,很少把来世生活的学说看做是一个基本信条。众神的意旨,就公共社会并非私人关系而言,主要显现在大千世界的舞台上,人们在朱庇特和阿波罗圣坛前祈求的愿望,已经很清楚表明,崇拜者关心今世的幸福,对于来世的生活不是毫无所知,就是不表兴趣。有关“灵魂不灭”这一重要真理,曾经在印度、亚述、埃及或高卢大事宣扬,获得相当成就。我们不能把这种差别,归之于野蛮人具有超越的知识,只能说是受到祭司制度的影响,利用道德动机达成推动个人野心的工具。

我们或许会想到,对宗教而言如此重要的原理,早该用肯定的词句向巴勒斯坦的选民亲自讲明,至少也要将这事托付给亚伦(Aaron)\*<sup>②</sup>,因为只有他具有世袭祭司的身分。当我们发现,摩西律法没有灵魂不灭一说,便只能赞美天意的神秘安排<sup>③</sup>。关于来世的问题,先知言辞隐讳,从遭受埃及人和

① 《奥德赛》(Odyssey)第六卷把地狱的景象描绘得凄惨而且不合逻辑,品达(Pindar, 518 B. C. - 438 B. C., 希腊抒情诗人)和维吉尔把这幅图画加以细部的修饰,看来更为动人心弦,但是这些诗人还是犯下前后矛盾的毛病。

\* ② [译注] 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奉神的旨意成为摩西的代言人,一起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成为第一位祭司,负责对神的祭礼和仪式;参阅《圣经旧约全书·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

③ 神的使者摩西是正统教义的创始者,特别为神的疏失找到很牵强的理由,反而让不信的人拿来当做驳斥的主要论点。

巴比伦人奴役的漫长岁月中,犹太人的希望和恐惧,始终限制在今世生活的狭窄范围之内。居鲁士允许被放逐的民族回到应许之地,以及以斯拉(Ezra)\*<sup>①</sup>重新恢复宗教的古代记录以后,耶路撒冷逐渐出现两个著名的派别,撒都该派(Sadducees)和法利赛派(Pharisees)<sup>②</sup>。前者的成员多来自社会中较为高贵和富裕的人家,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的明文规定,非常虔诚的拒绝承认灵魂不灭之说,因为他们奉为信仰唯一准则的圣书,并未肯定这种说法;法利赛派则在圣书之外,加上一些权威性的传统说法,接受东方民族的哲学和宗教中纯理论性教条,于是关于气运和宿命、天使和精灵以及死后的奖惩等等说法,都列入新的信条之中。法利赛派处世态度严肃,早已受到犹太人团体的接纳,灵魂不灭之说在亚斯漫尼(Asmonaeon)家族\*<sup>③</sup>的君主和大祭司统治时期,成为会堂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犹太人性格不像多神教徒冷漠和倦怠,只要求得心灵满足就不会有别的念头,一旦犹太人承认死后世界的观念,就会用整个民族的狂热全力信奉。虽然如此,谈到犹太人这种情绪没有找到可信的证据,缺乏存在的可能性;有关永生和来世的学说,虽然为自然所提供、理性所赞同和迷信所接受,必须依靠基督的权威和榜样,来肯定具有神性的真理。

等到向人类提出承诺,只要接受福音的信仰,遵守有关教条,保证可以获得永恒的幸福,对于如此优厚的条件,罗马帝国的各种宗教、各个阶级以及各行省,都有为数众多的人欣然接受,那是不足为奇的事。古代基督徒受到鼓励要鄙弃现世生活,自然会相信灵魂的永生,有关这一方面的论点,近代多疑而不完美的信仰,使我们无法具备此种概念。在原创基督教会中,真理的影响力无论实用价值和古老程度如何,还是值得大家的尊重。这样一来,与实际经验难以兼容的意见,也能为大家所接受。当时人们普遍相信,世界末日将临,天国近在眼前。使徒的预言中提到此一奇妙事件即将发生,

\* ① [译注] 以斯拉是公元前五世纪时以色列的文士、先知和宗教改革者,当时以色列人受波斯王朝的管辖;参阅《圣经旧约全书·以斯拉记》。

② 按照他们的教义是最自然的解释,撒都该派只承认《摩西五经》,但是现代学者把先知也加进教条,认为撒都该派以反对法利赛派的传统为要旨。

\* ③ [译注] 公元前143年,西蒙·马加比(Simon Maccabee)趁着东方局势混乱,脱离塞琉西亚的控制,恢复犹太人的独立,成为犹太联邦(Jewish Commonwealth)的将军和最高祭司,并且由亚斯漫尼家族世袭其职,一直到公元前63年被罗马征服,成为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

这种说法由最早期的信徒一直保存下来,对基督的言论一字一句都能虔诚接纳的人们,则像大旱之望云霓。在曾经目睹基督混迹人间,为犹太人在韦斯巴芻或哈德良治下,所受苦难作见证的那一代人完全去世之前,“人子”将第二次光辉灿烂在云端中出现。十七个世纪的变革,教导世人不要对神秘的预言和启示过于深究。但是只要容许此一受误导的观念,为达成明智的目的,在教会中继续存在下去,便会对基督徒的信仰和实践,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永远怀着敬畏的心情,期待一个新时刻的来临,那时整个地球和各种族的人类,都将在神圣的审判者面前颤栗<sup>①</sup>。

## (二) 千禧年和原罪思想

古代在民间普遍流行的千禧年(Millennium),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有密切关系。创造世界的工作是在六天之内完成,根据先知以利亚(Elijah)\*<sup>②</sup>的说法,这六天的长度算到现在应该共合六千年<sup>③</sup>,从而知道用于工作和竞争的漫长时期即将结束<sup>④</sup>,随之而来的便将是欢乐的安息日,要有一千年之久。基督带着功德圆满的圣徒,还有少数避开死亡得以神奇复活的人,共同来治理尘世,直到指定让人类全部复活的那一天。这种希望使信徒喜不自胜,于是,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这个幸福天国的所在地,很快便以人们能想象得到最神圣的色彩装饰起来。仅仅只有纯净的欢乐和精神的幸福,对于仍然具有人的天性和情感的居民来说,未免过于理想和崇高。一个充满田园生活乐趣的伊甸园,不再适合罗马帝国普遍存在标准很

① 《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和保罗的《帖撒罗尼迦前书》都提到应许之事。伊拉斯谟(Erasmus, Desiderius, 1466 A. D. - 1530 A. D., 人道主义者)借寓言和隐喻之助,移开难以明了之处。格劳修斯敢于影射,宗教为达成明智目标,可采用欺骗手段。

\* ② [译注] 以利亚是公元前九世纪的以色列先知,后来被神接引升天,参阅《圣经旧约全书·列王纪上下》。

③ 参阅伯内特(Burnet, Thomas, 1635 A. D. - 1715 A. D., 英国沙特修道院院长)的《神圣定理》。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巴拿巴(Barnabas, 使徒保罗外出传道的同伴)的书信,他是半个犹太人,这些书信写于一世纪。

④ 最早的安条克教会经过计算,从神创造世界到基督降世一共是六千年,阿非利加努斯、拉克坦提乌斯和希腊教会减少到五千五百年,欧西比乌斯认为应该是五千两百年。计算的依据是头六个世纪通用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Septuagint),《拉丁文圣经》(Vulgate)和《希伯来文原本圣经》到近代才建立权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样,认为这段时期是四千年,虽然在对异教的古物进行研究以后,发现为什么会局限在这样一段狭窄的范围之内。

高的社会生活,于是用黄金和宝石修建一座城市,郊区到处都超越现实堆满谷物和美酒,幸福和善良的人民自由享受自天而降的物产,不会受到保护私有财产法律的限制<sup>①</sup>。

肯定千年盛世将来临,从亲自与使徒嫡传弟子有过交往的殉教者查士丁和伊里奈乌斯(Irenaeus)<sup>\*②</sup>,直到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他曾充任君士坦丁儿子的老师<sup>③</sup>,都有相同的说法,其后一代一代的神父都曾不厌其烦反复加以申告。尽管并非所有的信徒都接受这种说法,但是在正统基督教信徒的心目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的思想,正好吻合人类的希望和恐惧心理,在促进基督教信仰的发展上发挥相当影响力。等到基督教会庞大的结构即将完成的时候,这种临时的支撑即被抛到一边。基督亲自治理人世的论点,最初当做奥秘的寓言看待,后来逐渐视为可疑而无用的见解,最后认为是异端和宗教狂热分子杜撰的邪说,整个加以舍弃不予理会。这个神秘的预言至今仍是构成神圣教规的一部分,认为可以发挥安抚人心的作用,还能免于遭到教会禁止的命运<sup>④</sup>。

基督的门徒得到应许,暂时可以得到统治人间的幸福和荣耀,那不信奉基督教的世界,将遭受大难临头的袭击。新耶路撒冷的修建工作将和

① 由于对《以赛亚书》(Issiah)、《但以理书》(Daniel)和《启示录》(Apocalypse)产生错解,所以大部分是借用其中叙述过的情景和场面,尤其以伊里奈乌斯的想象力最丰富,他的老师帕皮亚斯(Papias)曾见过使徒圣约翰。

\*② [译注]查士丁是撒马利亚人,生于100年,是早期基督教教父,结合基督教义和希腊哲学,奠定历史神学基础,在罗马办学宣扬教义,上“护教书”给皇帝及当时的哲学家,为基督教辩护,160年被罗马当局逮捕处死,封为圣徒。伊里奈乌斯生于120年,里昂主教,为教会的统一著书打击异端思想,死于200年,封为圣徒。

③ 查士丁证实自己和正统同教弟兄的信仰,在有关千禧年教义,用明晰而庄严的礼仪表达出来。如果《圣经》对这个重要的章节,在开始时产生矛盾,我们要归咎于作者或译者。

④ 在拉奥狄凯亚的宗教会议中(大约在360年举行),由于亚细亚各教会提出意见,不动声色将《启示录》从神圣的经文中删除。我们从苏比西乌斯·塞维鲁感到不满可以得知此事,会议的决定也得到当时大多数基督徒的批准。不知道后来发生什么状况,《启示录》竟为希腊、罗马和新教的教会接受? 以下的几点原因都曾提出过:(1)在6世纪时,有一位骗徒僱用雅典最高法院戴奥尼西乌斯的名义翻案,基于他所具有的权威,希腊人只有接受。(2)在特伦特宗教会议中,要审查所有的经文不容有任何错误,以便纳入《拉丁文圣经》之中,可能是当时的语法学家比神学家更有分量,《启示录》在审议时,有幸一并包括在内。(3)《启示录》的内容有很多神秘的预言,可以拿来反对罗马教廷,有利于新教的发展,所以把《启示录》看成有力的盟友,难免要对它表示极大的尊敬。

神秘的巴比伦的毁灭同步进行,只要君士坦丁以前那些皇帝信奉偶像崇拜,罗马城和罗马帝国就会遭到巴比伦的命运。一个繁荣的民族无论是道德和肉体方面,都会受到一连串天灾人祸的损害。内部的纷争和来自北部荒野地区凶恶蛮族的人侵、瘟疫和饥馑、彗星和日蚀、月蚀以及地震和洪水,不过是罗马将面临空前浩劫的先兆和预警,等到最后那一刻,西庇阿和凯撒家族统治过的国土将被天火焚毁。那七山之城连同宫殿、神庙和凯旋门,都将埋葬在烈火和硫黄的狂焰之中。好在喜爱虚荣的罗马人还可以聊以自慰,他们的帝国正好与整个世界共存亡,如同过去一度绝灭于洪水一样,注定第二次要被大火迅速摧毁。有关普遍出现的天火问题,基督徒的信念有幸和东方的传统说法、斯多噶学派的哲学以及大自然的现况十分吻合。即使从宗教角度来考量,意大利选做大火发生的起点和主要场地的国家,自然和物质的条件最适合于达到此目的。那里有深邃的洞穴和硫黄的矿床,以及包括爱特纳(Aetna)、维苏威(Vesuvius)、利帕里(Lipari)\*<sup>①</sup>在内许多经常发作的火山。一个头脑冷静和无所畏惧的怀疑论者,也没有办法否认,世界体系最后将毁灭于一场大火之中。基督徒听从传统说法和圣书的解释,并非以理智推断作为信念的基础,怀着恐惧的心情,不仅相信而且期待即将来临的事件。由于他们心中永远存着可怕的想法,认为在帝国发生的灾祸,是这个世界濒临毁灭无可置疑的先兆<sup>②</sup>。

基督教由于对神性的无知或排斥,将最明智和最高尚的异教徒治以重罪,现代人的理性和人道观念,无法接受这种作法\*<sup>③</sup>。但始终具有坚定信仰的原创基督教会,毫不犹豫把人类绝大部分归之于应受永恒惩罚。在福音之光升起前,求助于理性之光的苏格拉底或其他古代哲人,还可容许抱有获

---

\*<sup>①</sup> [译注] 爱特纳火山位于西西里西北部靠近海岸地区;维苏威火山位于意大利南部的拿坡里湾,曾在79年和1906年爆发;利帕里火山在西西里北部一座岛屿上。

<sup>②</sup> 读者对这个题材要是有兴趣,可以参阅伯内特的《神圣定理》第三部分,把哲理、经典和传统全部混合起来,纳入一个庞大的体系之中,他的叙述所表现的想象力不下于弥尔顿。

\*<sup>③</sup> [译注] 基督教对异教徒的不宽容思想渊源于犹太教,到了中世纪更为发扬光大。读者可以参阅但丁的《神曲》,把人类文明最伟大的人物,像是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放在地狱的第一层,其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得赦免的希望<sup>①</sup>。可以肯定那些在基督诞生或去世以后,仍然顽固坚持崇拜魔鬼的人,被激怒的神不可能给予正义的宽恕。这种在古代世界不存在的严酷情绪,似乎在博爱与和谐的体系中注入了一种苦楚精神。血缘和友情的纽带,常被不同宗教信仰所产生的怨恨摧折。基督徒发现自己在这个世上,始终遭受到异教势力压迫,出于愤恨和精神上的自傲,而尽量陶醉在未来的胜利之中。态度严肃的德尔图良(Tertullian)叫喊说道:

你们这些异教徒喜爱热闹场面!那就等待最庞大的热闹场面,世界末日最后永恒审判的到来吧!当我们看到那么多骄傲的君王和出自幻想的神明,呻吟在最底层的黑暗深渊里面。那么多曾经迫害过上帝名声的官员,消熔在比他们用以焚烧基督徒更为猛烈的火焰之中。那么多明智的哲学家和受愚弄的门徒,在炽热的烈火中烧得通体发红。那么多著名的诗人,在基督而不是在密诺斯(Minos)\*<sup>②</sup>的法庭上战栗。那么多的剧作家表达他们自己所受的苦楚,那么多舞蹈家在火中跳动之时。我将会多么快慰,多么开怀,多么欢乐,多么狂喜啊!

这位狂热的阿非利加人用以描绘地狱情景,那种虚妄自大和毫无情感的俏皮话还远不止此。我们的读者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定会允许我将其余部分避而不提吧<sup>③</sup>!

在原创基督徒当中,毫无问题有许多人的性情,更适合所信奉的友爱和仁慈精神。当他们的朋友和同胞面临危险的时候,能抱持真正的同情,不惜竭尽所能,把他们从迫在眉睫的毁灭之中拯救出来。多神教徒没有人给予照顾,遭受到出乎意料之外恐惧的袭击,不论是他们的祭司还是哲学家,都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可靠的保护,很容易被永世折磨的威胁所吓倒。这种

<sup>①</sup> 查士丁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斯都承认,有些哲学家虽然受到基督正道的教诲,对于人性和神意的双重性质还是混淆不清。

\*<sup>②</sup> [译注]密诺斯是天神宙斯和腓尼基公主欧罗巴(Europa)之子,克里特岛的国王,死后成为阴间三位判官之一。

<sup>③</sup> 西普里安在具有宗教狂热的阿非利加人身上,已建立起信仰的权威,成为西方教会的明师和向导。为了确保这种地位,他每天在研究德尔图良的著作以后,很习以为常的说道:“请赐给我主的正道。”



恐惧增进信仰和理智的发展,如果他们有一天忽然想到,基督徒的宗教是最完美和最明智的选择,那么改变信仰就会势在必行。

### 三、原创教派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

具备非常人所有超自然神力的说法,必然曾使活在世上的基督徒感到称心如意,这也常常促使一些教外人士改信基督教。除了偶然状况下发生特异事件,神为宗教的利益暂时中止自然法则的作用,亲自干预而形成神迹之外,基督教会从使徒和早期弟子的时代开始<sup>①</sup>,便一直宣称始终不间断拥有各种法力。像是会说多种语言、具有天眼和预言凶吉的天赋;有伏魔驱鬼、医治疾病和使死者复生的能力。伊里奈乌斯提到与他同时代的人当中,经常有神传授通晓外国语言的能力,不过他向高卢的土著宣讲福音,却被野蛮民族的方言弄得不知所云。无论是在清醒还是在睡梦中,得自神的灵感,见到神灵显形的人,可以传达神的旨意,被认为是无上恩典,包括妇女、老人、儿童和主教在内,不分阶层授与各个等级的信徒。当他们虔敬之心经过长时间的祈祷、禁食和守夜,充分做好接受异乎寻常感情冲动的准备,便有一种迷糊状态中完全失去理智,在极度兴奋中说出从神那里得到的灵感,完全和任人吹奏的喇叭和笛子一样,成了神明的喉舌。

我们可以附带说明一下,这些幻境所要达成的目的,绝大多数都是揭示教会未来历史,指导教会当前任务。有些不幸的人遭受魔鬼折磨,除祟被禳,被看成宗教一项寻常的工作,但是对信徒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胜利,一再被古代护教者指为基督教最令人信服的真实证据。这种可怕的驱鬼仪式,通常都在众多的观众面前公开举行。患者的苦痛当场由驱魔师的法力和法术消除,观众还可以听到被降伏的魔鬼,供称自己原是古代一个不知名的小神,不该亵渎神灵,妄想篡夺人类的崇拜。我们只要想一想,大约在公元二世纪末的伊里奈乌斯时代,死人复活也不是什么希罕事。只要是情况需要,当地的教会便会组织大批斋戒的会众一同祈祷,重演这种神迹。连同

<sup>①</sup> 虽然米德尔顿(Middleton, Conyers, 1683 A. D. - 1750 A. D., 英国神学辩护家)博士对这个问题托辞规避,但是不可能从想象和启示之中找出发展的痕迹,只有借重罗马教皇的神职人员,从他们身上去找答案。

那个随着他们的祈祷死而复活的人,也能在这些信徒当中长时间生活下去。如果真有其事,那么说到神奇的治病法术,不论治愈什么痼疾怪病,也不可能引起人们的惊奇。在这样一个时代,信教的人可以拿出那么多战胜死亡的例证,有些怀疑派的哲学家,仍然拒绝承认这类现象,照旧嘲笑人能复活的说法,似乎有点让人难以理解。有一位出身贵族的希腊人,曾拿这一点作为全部争论的基点,他对安条克主教提奥菲卢斯(Theophilus)说,如果能够让他亲眼看到有人确实死而复生,他便将立刻信奉基督教。值得注意,东部首席教会的主教,尽管迫切希望能使他的朋友皈依基督教,还是觉得拒绝这一公平合理的挑战方为上策。

原创教会的神迹,在得到许多代人的承认之后,近来有人通过深入研究,否定宗教奇迹的存在<sup>①</sup>。这种研究虽然得到公众的普遍赞许,但是无论在本国和欧洲各地,却受到新教教会神职人员广泛的责难<sup>②</sup>。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并非来自某种特殊论点,倒是受到我们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习惯所产生的影响,此即要让我们相信一件神奇的事情,便必须有充分证据。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要求他在这场微妙而重要的争论中,提出个人见解。我们也不应该否认,采用某种理论,可以调和宗教和理性二者的观点,确有困难。将这种理论恰当运用更不容易,即就是保证不出差错,不自以为是,准确区分最早出现时期的界限,不致将成因归于超自然的天赋。从开始那位神父到最后位教皇,一代接一代的主教、圣徒、殉道者和神迹,从未有片刻间断。迷信的进程是如此缓慢,几乎让人无法觉察。我们根本不知应当从哪个特定环节截断这根传统链条。每个时代都能为有别于其他时代的奇异事件充作见证,可信程度的分量不低于前代所提的凭据。如果我们不能像二世纪的时候,用相信查士丁和伊里奈乌斯所及的程度<sup>③</sup>,来对待八世

---

① 米德尔顿博士在1747年分发他写的序论,1749年印行个人的研究报告,1750年过世以前,对于为数众多反对他的人,准备一篇辩辞。

② 牛津大学对于神学上持反对意见的人颁发学位,从莫斯海姆表示愤怒可以看出路德派神学家的心态。

③ 克莱尔沃(Clairvaux)的圣伯纳德记录友人圣马拉奇(St. Malachi)很多神迹,但是从来没有提及本人的状况,和他有关的神迹又由他的朋友和门徒加以叙述。这样看来多少有点让人感到奇怪,在汪洋浩瀚的教会史中,能够找到一位圣徒很肯定的说出自己具有实行神迹的能力吗?

纪可尊敬的比德或12世纪神圣的伯纳德\*<sup>①</sup>，那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领上一条责备自己前后矛盾的道路。设若任何这类神迹的真实性，要依靠表面的实用性和正当性以获得承认，那么我们知道，每个时代都有许多不信教的人要劝化，许多异端分子要驳斥，及一些偶像崇拜的民族要使之皈依，不管何时都能找到上天应插手其事的足够动机。既然每个信徒接受神的启示就会相信神奇法力的真实性，而每一个有理性的人肯定那种法力已不复存在。那么非常明显，必然有过一个时期，这种法力要不是突然之间，就是逐渐在基督教会中消失。

我们不管把那个时期安排在哪一个时代，是使徒去世的时代，是罗马帝国改奉基督教的时代，还是阿里乌斯异端<sup>②</sup>归于消灭的时代，说来全都一样。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基督徒竟会毫无所感，同样让人感到十分惊讶。或者，他们仍旧假装具备那种失去的神奇力量，使得妄信代替了信仰的职能，狂热可以冒用神灵感召的言语，把一个偶然或人为安排的事件，所产生的效果全归于超自然的因素。新近发生真正神迹的经验，可以教导基督教世界的人们认清天道的规律，眼睛（如果可以使用这个不恰当说法的话）习惯于神工的风格。如果近代某位有才能的意大利画家，竟敢用拉斐尔(Raphael)或科勒乔(Correggio)的名字\*<sup>③</sup>，来提升拙劣摹拟作品的声誉，这种狂妄的欺骗行为一定很快被揭穿，遭到公众愤怒的斥责。

原创基督教会自使徒时代以后，不管对神迹问题抱有何种想法，这种在二到三世纪的信徒中，显明存在什么都信的温和性格，无疑会对真理和宗教的起因，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有利作用。等到现代一种潜在而且不怀好意的怀疑主义，始终纠缠着虔诚信徒的思想。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真实性，多半都不会积极欣表同意，只是出于一种冷漠而被动的认可。我们的理智和想象，在长时期观察大自然以后，已经习惯于尊重始终不变的秩序，对于亲

---

\*<sup>①</sup> [译注] 比德(Bede, 673 A. D. - 735 A. D.)是英国的天主教神父和教会史学家，死后封为圣徒；伯纳德(Bernard, 1091 A. D. - 1153 A. D.)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死后封为圣徒。

\*<sup>②</sup> 新教徒把这段时期定为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时代。比较理性的神职人员不承认四世纪出现过神迹，就是那些轻易相信的人，对五世纪的神迹也不愿加以承认。

\*<sup>③</sup> [译注] 拉斐尔(Raphael Sanzio, 1483 A. D. - 1520 A. D.)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画家和建筑家，以宗教和神话为题材，创作大型壁画和油画；科勒乔(Correggio, Antonio Allegri da, 1494 A. D. - 1534 A. D.)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以宗教画为主，重要作品如《耶稣诞生》、《圣母升天》等。

自去证实神可见的行动,实在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在基督教的初期阶段,人类的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教徒中最有好奇心和最易轻信的人,常常受到劝说去参加一个声称具有神奇法力的团体。原创基督徒永远立足在神秘的土地上,他们的思想经过训练,习惯于相信绝对违反常情的事物,自以为感觉到四周到处都有魔鬼,不断对他们进行袭击。他们从神的显灵中得到安慰,从预言中获得教导,依靠教会的祈祷使自己能出乎意料之外,从危险、疾病甚至死亡中解救出来。他们对真实或想象的奇异事迹,常常自以为目标是目标、工具和证人。他们非常愉快以轻松但却更为合理的态度,接受福音史上确凿有据的奇迹。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曾超过他们经验范围的神迹,就能产生启发作用,使他们具有高度的信心,去接受显然超出理解能力的不可知奥秘。正是这种超自然的真实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一直在信仰的名义下得到百般赞扬,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被视为获得神的恩典和未来幸福的可靠保证,被描绘为基督徒最高或唯一的美德。按照学者非常严格的说法,要是一些非基督徒有同样可以实践的美德,经过证明并不具有任何价值和功效。

#### 四、原创基督徒的信仰与美德

原创基督徒总以美德来显示他们的信仰,认为对神的信念能够启发或克制人的理解能力,同时净化信徒的心灵,指导他们的行动。基督教中第一批辩护士,肯定同教兄弟的纯净,以及稍后一段时期的作家,赞扬先辈的圣洁,都曾以极其生动的标志展示出来,通过福音的传播,向世人推荐,要改革我们的生活习性。我的意图只想说明支持天启以发挥影响力的人为因素,简略提出两种动机,使得原创基督徒和同时代的异教徒,甚或与其堕落的后代,在忏悔过去的罪恶和维护社团名誉的意愿方面,显得更为纯洁和严肃。

##### (一) 原创教会赎罪的观念

没有信仰的人士基于无知或恶意,从很早开始便指责基督徒诱使十恶不赦的罪犯参加他们的教派。这些尘世的罪人一旦有悔改之意,便极易信服,各个庙宇的诸神绝不会轻予宽恕的恶行,只要依靠受洗的净水便可以除去罪孽。等到受到歪曲的责难获得澄清之后,增加入教的人数,同时也提高

了教会的声誉。基督教的友人可以正大光明的承认,许多名声显赫的圣徒,在受洗以前都已落入无可救药的处境。那些过去在尘世上虽不够完善,却能一直遵循仁爱 and 宽厚原则的长者,从个人行为端正的意识中得到一种恬静的满足,不易受到突然迸发的羞愧、悲伤和恐惧情绪所侵扰,也正是这种情绪激动心灵,促成许多人的皈依。传播福音的教士,效法神圣的救主,对于那些因罪行受到良心谴责,常常自食恶果的男士,尤其是女人,并没有采取鄙视的态度。他们一旦从罪恶和迷信中挣脱出来,看到光荣的永生,便会抱定决心终生致力于善行和忏悔。灵魂的主要激情在于追求完美和至善,大家都知道,理智只关心冷漠无情的庸俗,激情促使我们以勇猛的步伐,跨越两个对立极端之间广大的空间。

当新近改宗的人员加入信徒的行列,参与教堂礼拜活动的时候,便会发觉已经提升精神的层次,带有思想纯净和举止敬重的性质,不致再度陷入过去混乱的生活。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组织,要是和所属的民族团体或宗教信仰脱离,马上就会引起注意和招人忌恨。一个社会组织的人数愈少,名声便愈会受到成员言行的影响。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提高警觉自我要求,同时也要注意同教弟兄的言行举止,因为他既然分享共同的荣誉,必须准备蒙受共同的耻辱。比提尼亚的基督徒被带上小普林尼的法庭,他们非常恳切向这位前执政官保证,绝不可能进行任何违法的阴谋,因为他们已立下庄严的誓言,绝不犯偷窃、抢劫、通奸、伪证和诈欺等扰乱社会公众和私人安宁的罪行。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德尔图良还很诚心的夸口说,除了宗教的原因,很少有基督徒死于刽子手的刀斧之下。他们过着严肃的遁世生活,憎恶当时人们的骄纵和奢侈,习惯奉行廉正、淡泊、俭朴,以及一切平凡的家庭美德。由于大部分教徒都从事某种手艺 and 行业,有责任行使诚实和公平的交易方式,消除世人对他们外表的圣洁所产生的怀疑,也由于世人对他们的鄙视,锻炼出谦虚、温和以及忍耐的习性。他们愈是受到迫害,便愈是紧密的彼此团结在一起。他们之间互相关怀和毫无猜忌的信赖,使许多非基督徒都非常钦佩,常给虚情假义的朋友以可乘之机<sup>①</sup>。

---

<sup>①</sup> 哲学家佩里格林努斯(Peregrinus,对于他的平生和过世的状况,琉善给我们留下一份很有趣的记载)长久以来,一直要我们相信亚细亚的基督徒是多么的天真单纯。

## (二) 基督教重视品德的具体作法

有关原创基督徒的品德,有一种情况的确真实可信,那就是连他们的过失和错误,都是由于过分重视品德所造成。教会的主教和神学家,已经证实他们的言辞具有权威,影响同时代人的信念、原则和实践,但是对圣书的研究,可说是虔诚有余而学能不足,完全按照文字的含意,来接受基督和使徒的严格教义,不像后来那些明智的注释家,用气势开阔和形象灵活的方式予以解释。深具宗教热情的神职人员,意图使福音教义的至善超出哲学的智慧之上,把宗教上修炼、净化和忍耐的职责,从虚弱和腐败的状态中,推展到几乎不可能达到、更是无法长期保持的高度。像这样一种崇高的教义,必然会引起人民的敬仰,却不易获得世俗哲学家的赞许,因为这些哲学家在短暂人生中的作为,只从自然感觉和社会利益的角度来加以考量。

人类高尚和开明的天性中,可以区分出两种非常自然的倾向,爱“知”和爱“行”。前一种爱好如果受到学业和艺术的熏陶,社会交游和友情的切磋,经由节俭、健康和名誉的关注以纠正可能的偏差,可以成为个人生活中幸福和快乐的源头。爱“行”是具有更强烈、更难预测性质的基本原则,常常导致愤怒、野心和报复的行动,但是如能用公正和仁爱之心加以指导,可以成为一切高尚品德的根基,再配合以相应的才能,则一家、一地或者一个帝国,因他一人无所畏的勇武精神而获得安全和繁盛。因而我们把大多数可喜的特性都归于爱知,大多数有用和令人起敬的特性都归于爱“行”,“知”“行”兼备而且彼此和谐相结合的性格,似乎就是最理想的完美人性。表现出冷漠无情和无所作为的态度,可以说是二者皆不具备的性格,便应该遭到全人类一致的唾弃,因为既不能使个人获得幸福,也不能为世人谋得公共的福利。原创基督徒完全无意使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可爱或有用的人,所以他们既不爱“知”也不爱“行”。

思想开明的人士,把闲暇时间用以增进知识,训练自己的理性和想象,毫无保留与别人进行快意的交谈。严肃的神职人员,把有趣的消遣当成无益灵魂获救的知识,愉悦的交谈成为滥用语言才能的罪过,不是表示厌恶加以拒绝,要不就极其小心勉强接受。在我们所处的生存状态,肉体与灵魂的关系是那样密不可分,因此我们似乎全都有兴趣,用清白和温和的方式与忠实的伴侣分享两性的喜悦。然而虔敬的前辈对这个问题抱着另外的看法,

他们妄图模仿天使的完美,竟然装出厌恶一切尘世和肉体的欢乐。实在说,我们的某种感官乃为生命的绵延所必需,另一些需要赖以维持生命,更有一些能够获得信息,在此种状况下,拒绝使用感官,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第一次的欢乐引起的激动,被指为对感官的滥用。那些没有感觉,等待进入天堂的人,他们所接受的教导,不仅要抗拒味觉和嗅觉最普通的诱惑,还应闭耳不听世俗的乐声,用冷漠的态度看待人类艺术最完美的成就。鲜艳的服饰、豪华的住宅、优美的陈设,都看成具有骄奢和荒淫双重罪恶的象征。就基督徒只能肯定自己的罪过,却不能肯定可以得救来说,俭朴和愁苦的外观对他们更为适合。

神职人员对于奢侈的指责,不仅非常细密而且极为详尽。他们基于宗教的虔诚对许多物品感到愤怒,这里可以列举的项目,如假发、白色以外所有颜色的衣服、乐器、金银制作的花瓶、鸭绒枕头[雅各(Jacob)把头枕在石头上睡觉]、白面包、外国酒、公众场合的颂辞、温水浴以及剃须。关于最后这点,根据德尔图良的说法,这是对自己的面容所进行的欺骗行为,妄图改进造物主的作品、可以被套上大不敬的罪名。等到基督教渐为富有的上流社会人士所接受,这些奇怪的规定,如同现在的情况一样,只有急着表明自己圣洁绝顶的少数人去遵守。要让人类中的低下阶层,自称具有鄙弃(命运却不容他们得到)豪华和享乐生活的美德,那是很容易的事,而且他们也乐意这样做。原创基督徒的美德就和早期的罗马人一样,常受到贫穷和愚昧的保护。

### (三) 基督教禁欲的原则和制度

神职人员对任何有关两性交往的问题,依据同一原则,严苛要求守贞。他们对一切可以满足情欲和降低灵性的欢乐都深恶痛绝,经常喜爱提出一种观点:要是亚当谨遵造物主的严命,便会永远生活在童贞状态之中,通过无罪的繁殖方式,会让天国住满一个无邪的永生族类。婚姻制度只容许堕落的后代作为延续人种的必要手段,对于自然产生难以满足的情欲,无法形成有效约束。正统的诡辩家在这个有趣问题上所表现的犹豫,说明人们面对不愿赞同必须容忍的制度时所感到的窘困<sup>①</sup>。那些为夫妻同床所制订极

<sup>①</sup> 有些诺斯替异端分子极为固执,根本就否认婚姻的功能。

为荒唐的条款,如果在这里列举出来,将会使得年轻人捧腹大笑,也让女性听了脸红。神职人员一致认为,世俗之人只要一次婚姻,完全可以满足自然和社会的一切需要。两性的情欲结合受到美化有如基督与教会的神秘结合,一旦形成便既非离婚也非死亡所能解除。再婚被斥责为合法的通奸,任何人犯下此等罪行,如同严重侮辱基督教的纯洁,会立即排除在教会的荣誉之外,甚至被赶出教会的怀抱。既然把情欲视为罪恶,婚姻只不过是勉强被容忍的过失,那么按照同一原则,把独身生活看成是最易接近神完美境界的途径,这也是合于情理的观点。

古罗马的宗教制度要维持六个处女灶神祭司<sup>①</sup>,经常感到困难重重。原创基督教会中却住着大批发誓终生保持童贞的男女,他们中有少数人,包括博学的奥利金(Origen)在内,认为这是使撒旦无可奈何最明智的办法<sup>②</sup>。面对肉欲的引诱,有些人立即投降,有些人始终坚不可摧。处于阿非利加温暖气候条件下的处女,认为自己有战胜情欲的能力,绝不不甘堕落于欢爱之中。她们可以要求教士和执事跟她们同床,在欲火中仍能保持清白的贞洁而深感荣耀。受到屈辱的自然法则,有时不免要伸张自己的权利,像这类新的殉教者,只不过给教会增添新的丑闻而已<sup>③</sup>。基督教的苦修者(因为修炼的过程极为痛苦而得名)之中,很多人由于没有贸然行事,能够获得较大成就,他们在肉体欢乐方面的损失,从精神上的满足得到补偿。这种难以实行的自我牺牲,甚至令众多异教徒都不禁要为至上的美德表示赞赏,神职人员在对贞洁基督徒的颂扬声中,更能显示出口若悬河的辩才。以上便是基督教禁欲生活原则和制度的早期遗迹,在以后的年代里面,一直和基督教的种种世俗利益产生平衡作用<sup>④</sup>。

基督徒对尘世俗务的厌恶程度不亚于对享乐的鄙视。他们有忍让的精神,可以宽恕往日的仇恨,容忍一再的欺凌,却不知道用来保护人身和财产。

① 虽然这些处女可以获得荣誉和报酬,要想保持足够数量很不容易,就是死刑带来的恐惧也无法保证她们不违犯戒律。

② 在奥利金的名声引起嫉妒和迫害以前,禁欲的作法不但没有遭到责难,反倒是颇受推崇。奥利金一直将圣书的经文看成带有寓言意味的比喻,唯独对这件事反而采纳文字的本意,真是个人的不幸。

③ 过了很久以后,大家认为丰特夫罗拉特派(Fontevrault)的创始人有类似的不当行为。贝勒为了让自己和读者对这个难以启口的题材产生兴趣,不免要浪费笔墨。

④ 苦行僧(早在二世纪就有此称呼)公开宣示要禁欲修行,戒绝一切肉食和酒类。



他们生活俭朴,不容许赌咒发誓,难以适应地方官府的排场以及公众生活的激烈斗争。他们的仁慈已到达无知的地步,某些人的罪恶行径和敌意企图,只要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平与安全<sup>①</sup>,利用正义制裁和战争手段把这些同类置于死地,对此,他们却怎么也难相信是完全合法的行为。基督徒普遍认为,犹太体制的权力是依据并不完善的法令,得到上天的许可,由神意启示的先知和神授权力的国王来运用。基督徒非常清楚却也公开声明,这种体系对当前世界而言确有必要,心满意足的承认异教徒总督的权威。他们虽然没有忘怀消极服从的箴言,却拒绝积极参与帝国的民政和军备工作。有些人在改变宗教之前,便已从事这类残暴和血腥的职业,也许可以不予深究,但是让一些基督徒没有放弃更神圣的职责之前,便去充当士兵、行政长官或国王的角色<sup>②</sup>,那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对公共福利视若无睹,甚至到达犯罪程度的冷漠姿态,因而遭受异教徒鄙视和谴责。他们经常问道,要是所有人员都抱着新教派的怯懦态度,那么这个四处遭受蛮族围攻的帝国,将会有什么下场呢<sup>③</sup>? 对于这个带侮辱性的问题,基督教的辩护士只能给予模棱两可的答案:因为他们不愿透露秘密的安全保障,那就是他们料定,不等到全人类皈依基督教的工作完成,战争、政府、罗马帝国以及世界本身都将不复存在。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早期基督徒的处境和宗教所产生的疑虑完全吻合,他们对俗世的积极生活没有好感,可以找到借口免于在政府和军队中服役,并不妨碍他们享有神所赐与的荣誉。

## 五、基督教会治理机构的发展

人的性格会因暂时的激情感到兴奋或消沉,总会还原到正常和自然的水平,恢复情绪到最适当的状态。原创基督徒对尘世的事务和欢乐毫不动

---

<sup>①</sup> 自从索齐尼派(Socinians)、现代再洗礼派(Anabaptists)和贵格派(Quakers)的宗教改革以后,又恢复从前同样性质的坚忍原则。巴克利(Barclay)是贵格派的辩护人,用原创基督徒的权威性来保护同教弟兄。

<sup>②</sup> 德尔图良建议采用背弃教规的权宜办法,要是这种主意传开来,对基督教派获得皇帝的好感会有影响。

<sup>③</sup> “从奥利金留下残缺不全的作品,可以判断他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段话是他的对手塞尔苏斯所说。从而可以得知,奥利金的反对力量不仅强大而且抱着公正的态度,所以教会才会对他采取激烈的手段。

心,但是爱“行”的本能不可能完全绝灭,等到对教会治理可以施展长才,很快又能重新恢复。一个独立自主的教会团体,要对帝国原有的宗教进行攻击,必然采用某种形式的内部政策,任命足够数量的教士,除在基督教共和国行使精神职能,还要进行世俗的领导。教会团体的安全、荣誉和壮大,永远存在于虔诚信徒的脑海,引起如同早期罗马人对共和国所特有的爱国精神。有时即使再漠不关心,也会运用诸般手段以达成所望的目标,并且力图使自己和友人获得教会荣誉和职位的野心,用冠冕堂皇的意图加以掩饰。他们有责任求得权力和影响,全部用以谋取教会的公共利益,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要负责查出异端邪说的谬误或制造分裂的诡计,反对同教弟兄心怀叵测的阴谋,把他们揪出来公开加以谴责,将他们从试图破坏和谐与幸福的团体中驱逐出去。基督教会的神职领导人员接受教诲,要集蛇的机智和鸽子的纯洁于一身。然而统治的习惯既会使前者更趋精到,同时也使后者于不知不觉中遭到腐蚀。任何人不论是在教会,或是在尘世间登上公共职务的高位,都会使自己由于能言善辩、行动果敢、阅历丰富和精通世故而为他人所敬重。当他们对信徒或许也对自己,隐瞒行为的秘密动机,就会陷入积极生活的混乱情绪之中,要是渗入了宗教狂热,这种情绪更添苦涩和顽固的味道。

### (一) 教会成立治理机构的起源

教会治理经常是宗教争论的题目,也是宗教斗争的对象。在罗马、巴黎、牛津及日内瓦相互敌对者之间的论战,全都力图使原创使徒时代的教会模式<sup>①</sup>,完全符合他们各自的政策标准。少数用诚恳和公正态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人士<sup>②</sup>,认为使徒放弃立法的职权,宁愿忍受不公正的指责和分裂,也不愿剥削基督徒未来的自由,让他们能够按照时代和环境的特点,改变教会管理机构的形式。一种获得使徒许可,在一世纪被采用的政策模式,现在还可能在耶路撒冷、以弗所和科林斯的教会中找到。在罗马帝国各大城市建立宗教团体之前,仅有共同信仰和仁爱精神作为彼此联系的纽带,独

<sup>①</sup> 英国和法国的贵族党派,强烈赞成主教的起源是来自神意,然而加尔文派的长老无包容忍一位上司,罗马教皇也不愿有人居于平等的地位。

<sup>②</sup> 对基督教圣秩制度发展的有关历史问题,一般我都遵从莫斯海姆博学坦诚的观点。

立且和平形成内部组织的基础。由于缺乏纪律要求和传教经验,不时靠着神的代言人以先知的名义,前来帮助以弥补缺失。这些神的代言人不分年龄、性别或天生的才能,都能受到召唤去担任职务。每当感到获得神力冲激的时候,可以在信徒组成的大会上,尽量倾吐神的旨意。不过这种非同小可的天赋常被某些喜爱预言的导师滥用甚或误导,在极不恰当的场合尽情显露,任意扰乱大会的礼拜程序。他们因狂热而引起的傲慢和过错,特别是在科林斯的使徒教会中,制造了一长串可悲的混乱局面。等到先知制度变得无用甚至有害之时,他们的权力就被剥夺,职位也被撤销。

宗教事务此后便完全交托给教会的主教和长老,这两种称呼在开始时,用来指出担任同样职位和阶层的个人。长老的名称表示他们年龄较大,更能表现出稳重和聪睿的特性;主教的头衔表示对所辖教区基督徒的信仰和行为负有监督责任。按照各教区信徒人数,便有数目不等的主教辖区长老,运用平等的权力和协商的态度,指导每一个新成立的教会团体。

即使信徒的自由权达到最完美的平等,还是需要上级的领导,公开商议的规定很快就导致主席职位的设立,至少可以授权给一个人,收集会众的意见和执行大会的决议。教会关怀公众的宁静,不希望被年度和不定期的选举所干扰,使得原创基督徒建立极受尊重的永久性领导机构,从长老当中选出一位最明智、最圣洁的人,让他终生执行教会最高长官的职务。就是在这些情况下,主教这个崇高的头衔,才开始从长老这种平凡的称号中冒出来,后者仍是基督教元老会成员当然的尊称,前者专用于新设立的高贵主席职位<sup>①</sup>。在一世纪结束前<sup>②</sup>便已开始采用的主教治理架构,由于具备非常明显的优点,对于基督教保持当前的和平宁静和展开未来的宏图大业,可以说是极关紧要,毫不迟疑为散布帝国各处的教会团体所采用。很早以前便因合乎古代制度得到普遍承认<sup>③</sup>,直到现在仍被东方和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教会,

① 杰罗姆叙述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和长老在古代的状况,欧提奇乌斯(Eutichius)大主教认为很正确,我也接受这观点;博学的皮尔逊(Pearson, John, 1613 A. D. - 1686 A. D., 切斯特主教)在《论伊格纳提乌斯申辩书》一文中极力反对,只有不加理会。

② 主教在早期称为“天使”,设置在亚细亚七个城市(参阅《启示录》),克莱门斯的书信(写于古老年代)却无法让我们在科林斯或罗马,发现任何主教制度的痕迹。

③ “无教会就没有主教”(Nulla Ecclesia sine Episcopo),事实上从德尔图良和伊里奈乌斯时代以来,就是基本的规定。

看做最古老和神圣的机构加以尊重<sup>①</sup>。

我们用不着说,虔诚和谦卑的长老最早荣获主教头衔,不可能享有罗马教皇的三重冕和德国大主教的主教冠,那种伟大排场和熏人权势,即使有这种可能,他们也会加以拒绝。我们可以十分简略概括说明一下,他们的权势最初有时也带有世俗性质,主要属于宗教方面非常狭窄的范围,包括掌理教会的礼拜活动和纪律,监督数量和名目日益增多的宗教仪式,任命由主教指派职务的各种教堂执事,管理公共基金,以及处理一些虔诚教徒之间,不愿在法庭上向偶像崇拜的法官泄漏的纠纷。在最早很短的一段时期,这些权力是根据长老团的建议,经教徒大会的同意和批准后实施。原创教会的主教只不过被看做是同辈中的前列士兵,是自由人民的忠实仆人。无论何时,主教职位因原任主教死亡产生空缺,召开全体教徒大会,从长老中选出一位新主教,其中每个成员都认为自己具备担任圣职的资格。

使徒过世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基督教会采用这种温和而且平等的制度,每一个社团本身自成一个独立的共和体。尽管在最遥远的小邦之间,同样相互保持友好的文件书信和使者来往,整个基督教世界没有树立一个最高权威,也没有成立一个立法会议的单位,好把全体基督徒统一起来。由于信徒人数日渐增加,才发现把利益和计划密切结合起来,很可能产生若干好处。到二世纪末期,希腊和亚细亚的教会采用“行省宗教会议”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制度。我们认为这种方式是依据自己国家众所周知的先例,像是希腊城邦会议(Amphictyons)、亚该亚同盟以及爱奥尼亚城镇联合会等<sup>②</sup>,作为模式建立起来。各独立教会的主教必须在指定的春秋两季,到各自省会集会的作法,很快就成为一种惯例和法规。他们对问题的考量可以获得名声卓越的长老当场给予帮助,有时会因旁听的群众而受到影响和

<sup>①</sup> 我们发现主教治理制能够克服一世纪所遭遇的困难,在受到加尔文和马丁·路德的强力破坏之前,已经普遍建立起来。

\*<sup>②</sup> [译注] 希腊城邦会议是指相邻的城邦和宗族,为保障利益和宗教所成立的组织,其中以德尔斐城邦会议最著名,由十二个希腊城镇组成,保护位于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举办有关的祭典和比赛。亚该亚联盟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城镇组成,第一次成立于公元前300年,不久后解散。第二次成立于公元前28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46年,组成的目的是为对抗马其顿,后来变成反对罗马。

制约<sup>①</sup>。他们订出称为“教规”的法条,有关信仰和纪律问题的任何重大争论均可得到解决。人们很自然相信,圣灵感应向基督教子民代表联合大会倾注,这种宗教会议制度既能满足个人野心,又能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因而在短短几年之内,整个罗马帝国各地普遍采用。各行省的宗教会议之间也建立经常的信函联系,以便彼此就会议进行的情况互传消息,沟通意见。正统基督教会不久以后采用一个大联邦共和国的架构,获得名副其实的力量。

## (二) 教会权力的建立和转移

当教会的立法权力逐渐为宗教会议取代时,主教却通过集体行动,获得更多行政和决断的权力。他们一旦意识到具有共同利益,可以运用联合力量,侵犯教士和人民的基本权利。三世纪的高级教士,不知不觉中将劝告转变成命令的语气,为未来撒播篡夺权力的种子,用圣书中的寓言故事和武断文词,弥补他们在力量和理智方面的欠缺,提高教会的团结和权力。每个主教根据职位的代表性,基于平等的立场享有不可分割的部分。人们常说君主和行政长官可以自夸享有尘世的统治权,有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只有主教的权威得自神授,可以从目前延续到死后的世界。主教是基督的代理人、使徒的继承者,也是摩西律法中高级祭司的神秘替身,除授圣职的特权为他们所专有,这已侵犯教士和子民自由选举的权力。要是他们在教会管理工作上,仍旧征询长老的看法和子民的意向,一定会先反复思考,对教会有什么好处,才会主动屈尊就教。主教承认同教弟兄的大会握有最高权力,可是在特定教区的管理问题上,每位主教都要求羊群对他绝对服从,仿佛教民简直就是常用比喻中的羔羊,自然就会提高牧羊人的身分。从这种关系所产生的服从,并不是在一方毋须强制,另一方毫不抗拒的情况下形成。教会组织中的民主受到热烈支持,有的是来自内部教士的热心公益,还有就是利害关系所造成的反对派。有些人士对教会一片忠心,却被扣上自立宗派和分裂教会的恶名。主教的宏图大业依靠主动积极的高级教士,不断努力才得以迅速发展。这些人像是迦太基的西普里安(Cyprian),能把最具野心政治家

<sup>①</sup> 这次会议有来自毛里塔尼亚、努米底亚和阿非利加的八十七位主教参加,有一些长老和执事在旁协助,当然还有平民混杂其中。

的谋略,以及只有圣徒和殉教者才有的基督徒美德,运用诸般手段协调起来发挥力量<sup>①</sup>。

最初破坏长老之间平等的有关因素,同样也使主教获得特别显赫的地位,从而产生教会最高管辖权。每当主教在春秋两季参加行省宗教会议时,每个人在才能和声望方面的差别,与会成员无不了然于心。广大民众常为少数人的智能和辩才所控制,为了使公共会议顺利进行,总要有人具有正常而不招人忌恨的才德。各行省宗教会议永久主席的职位,通常由该行省省城的主教担任。但是那些野心勃勃、很快获得总主教和首席主教头衔的高级教士,像同辈主教弟兄篡夺凌驾于长老团之上的权威一样,全在暗中准备。没有经过多久以后,一种争夺最高权势的斗争便在总主教之间展开。他们每个人尽力用最夸张的语言,陈述自己所管辖城市的尘世荣誉和优点,教区基督徒的数量和富裕,产生多少圣徒和殉教者,以及如何保存在圣洁的环境之中。

这一大批正统教会的主教,继承教会奠基人的使徒和使徒的门徒,他们一脉相传基督教信仰的传统<sup>②</sup>,无论从政治还是宗教的角度来看,可以预见罗马必会受到各行省的尊重,很快就会使各行省臣服。帝国首都的教徒团体占有适当的比例,罗马教会是西部最古老的教会,规模最大而且人数最多。许多其他的基督教组织,都是经由罗马教会传教士虔诚努力所建立。安条克、以弗所和科林斯,因为有一个使徒作为奠基人而备感荣耀,台伯河两岸却有两位最杰出的使徒在此传道和殉教<sup>③</sup>。罗马主教很谨慎的要求继承圣彼得本人和职位所享有的一切特权<sup>④</sup>,意大利和各行省的主教,愿意承认他在基督教贵族政治中,具有排序和联合上的首席地位。不过专制君王的权力因被人厌恶而受到拒绝,就像心雄万夫的罗马守护神,从亚洲和非洲

① 罗法图斯(Novatus)、费利奇西穆斯等几位迦太基的主教,被驱离教会和阿非利加行省。要是这几位算不上最可恶的坏蛋,那么西普里安除了宗教的狂热,摆出严峻的态度也是意料中事。

② 德尔图良撰文反对异端,强调只要颁布的规定出于使徒的教会就具有正当性。

③ 圣彼得到罗马传道,很多古代人士都曾提及,得到普遍赞扬,就连宗教异议分子也承认此事。但是受到施潘海姆(Spanheim, Ezechiel, 1629 A. D. - 1710 A. D., 德国古文学者和饱学之士)强有力的攻击,因为13世纪有一位阿杜安(Hardouin)神父,他把圣彼得比喻为特洛伊的英雄,写出《埃涅伊德》(Aeneid)这部书。

④ 用圣彼得的名字作为最重要的比喻和暗示,只存在于法语之中,而且非常明确;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中,表示的意义并不完整,尤其在条顿语系之中根本无法理解。

各民族身上,体会到对精神统治的抵抗,甚至比抗拒世俗统治更为激烈。爱国的西普里安用绝对权威统治迦太基教会和行省宗教会议,坚决而有效反对罗马教皇的野心。他运用手段把自己的企图和东方主教的利益联结,而且像汉尼拔一样在亚洲寻找新的同盟。要是说这场布匿战争没有血流成河,并不是斗争双方的高级教士态度温和,而是由于他们没有作战的能力,仅有的武器是互相辱骂和开除教籍,在整个争论的过程中,配合愤怒和呐喊拼命向对方叫嚣。现代的天主教徒,在不得不就细部问题进行争论时,就像一位宗教斗士那样,发出元老院和军营才有的激情,要是涉及对教皇、圣徒以及殉教者的谴责,总会感到十分苦恼。

教会权威的发展使“僧俗”间产生重大差别,就此点而言,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根本无法理解。“俗人”这名称包括全体基督教人民,“僧侣”专指特别选出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员。正是这一类值得赞美的人,不一定带有启发意义,即构成现代历史最重要的主题。僧俗之间相互的敌对情绪,有时会破坏新生教会的安宁。但是整体的热情和活动却会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起来,对权力的爱好(经过最巧妙的伪装)会进入主教和殉教者的心胸,驱策他们增多教民的人数,扩大基督教帝国的疆界。他们没有世俗的力量,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当局的制裁和压迫而不是帮助。然而他们却早已得到两种治理武器,并且在自己的社团内部有效加以运用,那就是恩赐和惩罚:前者来自虔诚信徒的慷慨捐献,后者则出自信仰所产生的敬畏。

### (三) 教会财务的管理和运用

受到柏拉图衷心赏识<sup>①</sup>,存在于严谨的艾赛尼教派(Esseniens)\*<sup>②</sup>之中的共产制度,在一个很短时期内曾被原创教会采用。最早一批信徒在宗教狂热的促使下,卖掉自己深感厌恶的世俗财产,把获得的价款呈献在使徒脚下,然后大家平均分配。随着基督教的进步,这种慷慨捐赠的制度无法维持

<sup>①</sup> 柏拉图所创造的社会体,经过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7 A. D. - 1535 A. D., 英国人文主义者,任内阁大臣,反对亨利八世离婚和宗教政策,被处死,封为圣徒)据以建构成乌托邦,就变得更为完美。此种社会体的妇女就像俗世财物一样,是体系内不可单独分离的部分。

\*<sup>②</sup> [译注] 艾塞尼教派是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二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徒和修士所成立的宗教组织,教规非常严格,厉行共产制度和禁欲修行。

而遭到废除。因为当财富落到不像使徒那么纯洁的人员手里,他们恢复人性中的自私成分,财富不仅遭到滥用也破坏道德和纪律。后来改信的教徒准许保有世袭财产,可以接受遗产和遗赠,通过合法的贸易和生产,扩大各人独有财产的数额。传播福音的执事只接受适当的部分钱财,并且不要求全部捐献。在每周或每月的集会上,每个信徒根据需要的迫切性,财产的多少和虔敬的程度,自愿适当捐助以充实公共基金之用,奉献数量不论如何微薄,都不会被拒绝。根据大家经常受到的教诲,知道摩西律法中有关什一税的条款,仍旧是每个人的神圣义务。既然在一种不很完美的纪律要求之下,所有的犹太人都奉命要交出财产的十分之一,那么基督的门徒就应该显得更加慷慨<sup>①</sup>,放弃很快必将随世界毁灭的多余财富,可以立下莫大的功德<sup>②</sup>。一般而言,每个教会的收入多少没有定准,随着教徒的贫富状况而有很大差异。一般而论教徒在偏僻的乡村相当分散,在帝国的大城市又非常集中。

德西乌斯皇帝在位时,行政官员认为罗马的基督徒拥有极为可观的财富,从宗教仪式使用金银器皿可以得知。许多新皈依的教徒,为增加教派共有的财富,卖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完全置子女的利益于不顾;父母可以成为圣徒,子女经常变成乞丐<sup>③</sup>。对于局外或敌对人士的揣测之辞,本不应完全信以为真,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从下述提出具体数字或表示明确概念的两个情况来看,揣测之辞相当可靠。就在同一个时期,迦太基主教忽然发起募捐,赎回被沙漠地带蛮族俘虏的努米底亚(Numidia)弟兄,竟然能从远不如罗马教会富足的社团募到十万塞斯退斯(大约八百五十英镑)。在德西乌斯时代之前的一百年,罗马教会有一次从希望在首都定居的本都人手中,获得一笔逾二十万塞斯退斯的巨额捐款。这些奉献大部分都是现金,由于基督教社团既不愿接受捐赠,也无力量承担一定份额地产的拖累。当时有若干法令涉及不准转让的规定,任何团体未经皇帝或元老院特许和敕令,禁止擅自接受不动产的捐献或遗赠。对于最初受到皇帝和元老院的蔑视,后来又成

① 教会的什一税制成为一项神圣规定,所持理由是如同灵魂主宰肉体一样,教士的权柄大于帝王,要征税的项目包括谷物、酒类、食油和羊毛。

② 在1000年时流行这种说法,也产生同样效果。大多数捐献财产的人都出于同样动机,那就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③ 罗马教会经过多代的经营,变得极为富有。弗拉·佩洛不无夸大的提到,康茂德和以后的皇帝,所以要迫害基督徒,是基于贪财的动机,再加上禁卫军的统领也想分一杯羹。



为畏惧和嫉妒对象的一个教派,是不会轻易给予特准的恩典。不过根据记载,亚历山大·塞维鲁当政时出现一件事,指出这种限制有时不能发生作用。经由钻法律漏洞加以规避,基督教可以在罗马境内占有土地<sup>①</sup>。随着教会的发展和帝国日益增加的政治混乱,这类严格的法律在执行时渐趋松弛。到三世纪结束之前,许多数量可观的地产,都赠与罗马、米兰、迦太基、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以及意大利各行省大城市极为富裕的教会。

主教是教会的当然管理人,公共钱财全交给他一人负责,既无账目也无人监督。长老的职责只限于教务活动,一些执事更无实权,只是专门雇来管理和分发教会平日的进项。如果我们相信西普里安激烈的言辞,不知道他的阿非利加兄弟之中,有多少人在执行职务时,不仅犯下福音教规每一条戒律,而且更违背一切道德原则。这些不忠实的管理人,有的把大量教会财富用来获得肉体上的享乐,有的用来谋取私利,或任意盗用,或拿来放高利贷。只要教民的捐献还是出于自愿,没有受到任何强制,就不能随意滥用奉献者的信任。运用慷慨捐献的钱财,教会应表明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团体。有一部分款项专供维持主教和教士的生活,拨出足够的经费用于公众礼拜仪式,其中最愉快的部分称做“阿嘉庇”(Agapae)的“爱之宴”,此外全部余款都属贫民所有的神圣财产,由主教考虑后决定,按一定比例用以维持本区的孤儿寡母、老弱病残的生活、接济外来游子和朝圣者以及援助囚徒和被俘人员,特别是忠于传教事业而遭受苦难的不幸人士。一种慷慨互通有无的作法,能把最遥远的行省也相互连接起来。规模较小的教会愉快接受比较富裕兄弟捐献的帮助,这种制度的目的在解救人们的苦难,而不是奖励为教会建立功勋,对基督教的发展产生很大促进作用。异教徒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虽然嘲笑新教派的这项原则,但也承认确能发挥仁德之风<sup>②</sup>,眼前可以得到救济,将来还可以得到保护。许多即将沦入贫病和衰老之中的不幸人们,在尘世受到忽视,就会投入教会温暖的怀抱。我们相信照当时盛行的不人道作法,许多被父母遗弃的婴孩常被虔诚的基督徒救出,免于死亡,再依靠公共积累的资金,使他们接受洗礼、

① 这原是一块公地,现在是基督教社团和屠户之间发生产权的争执。

② 尤里安很羞愧的指出,基督教的慈善事业不完全照顾自己人,连痛恨他们的穷人也一并救济。

得到教育、维持生计<sup>①</sup>。

#### (四) 教会处理贼罪问题的原则

所有社团都有经大家确认的规章制度,对于拒不遵守或违犯的成员,具备不容置疑的规范权力,排除他们在社团组织应享有的福利。基督教会主要对一些重要的罪犯行使此种权力,特别是那些犯有谋杀、诈欺或淫乱罪的人;以及那些宣扬已被主教团斥为异端邪说的始作俑者及其追随者;还有那些受洗之后,不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仍旧进行偶像崇拜活动,玷污自身圣洁的不幸人士。开除教籍将会产生世俗和宗教两种性质的后果,凡受到这种处分的基督徒,无权参与信徒的宗教活动,原来的教友关系和私人情谊都将全部断绝;也会因为不敬神灵,致使自身变成原先崇敬自己人或曾经喜爱自己的人所厌恶的对象。被正统宗教团体开除会籍这一事,就足以在品格上留下可耻污点,所以一般人不是避若蛇蝎,起码也都怀有戒心。不幸被驱出教门的信徒,处境十分痛苦和悲惨。一般而言,他们的恐惧往往甚于苦难;参加基督徒团体最大好处就是希望获得永生。有一种可怕说法,说是神灵已把天堂和地狱的锁钥,交给那些有权判定谁有罪的教会统治者,而被开除教籍的人也无法从心中抹去这一说法。异端分子原来就有明确的目标,可以自我陶醉,希望获得真正的得救道路,力图组织会众,像过去在基督教团体里面,再度获得世俗和宗教上的安慰。那些一时失足犯下过失,或进行偶像崇拜的罪人,几乎无不感到自己的堕落处境,总是殷切希望重新回到基督徒的大家庭里去。

有关如何处理悔罪者的问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勿枉勿纵,另一种主张宽大为怀,因而使得原创教会分为两派。严格和固执的道德家永远排斥这些罪人,即使愿意以最卑下的身分,回到被自己玷污或背叛的神圣教会中来,毫无例外的让他们带着有罪的良心,永远处于悔恨之中。他们只能抱着一线微弱的希望,经由从生到死的忏悔,也许可能会感动至高的神<sup>②</sup>。基督教会中最纯洁和受尊敬的人,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抱着较温和的

<sup>①</sup> 就现代的传教士来说,这种慈善活动在当前的环境下确有必要,在北京街道上每年被遗弃的初生婴儿不下三千个。

<sup>②</sup> 孟他努派和诺瓦替安派(Novatians)对于悔罪抱着最严格和固执的态度,最后发现自己被判为异端分子遭逐出教会。

态度,宽恕的大门和天堂一般都不会对重新回来的悔罪者紧闭。他们为此要建立一种严厉和正直的惩罚方式,一方面帮助罪人涤清过错,一方面对旁人产生儆戒作用。悔罪的人要很谦卑的公开认错,接受斋戒而面容憔悴,身穿麻布衣服,爬俯在会场门口,含泪请求饶恕所犯的罪行,恳请所有信徒代为祈祷<sup>①</sup>。如果罪行的性质属于十恶不赦,接连几个年头的忏悔,还是不足以满足神的正义要求。因而一些罪人、异端分子或叛教者必须经历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和步骤,才能获得允许,逐步重新回到教会怀抱。至于永远开除教籍的处分,只用于罪行异常严重,特别是违反教会人员从宽处理、怙恶不悛的罪犯。基督教会惩戒条例的施行,视犯罪情节的轻重和次数的多寡,由主教裁量做出不同裁决。安锡拉和伊利贝里斯(Illiberis)两个宗教会议\*<sup>②</sup>,一在加拉太,一在西班牙,几乎在同一时间举行。他们各自建立到现在还能见到的教规,代表两种南辕北辙的精神。一个受洗后还一再向偶像献祭的加拉太人,经过七年悔罪便可能得到宽恕,如果他曾引诱别人效仿,只是在被驱逐的年限之外再加三年。不幸的西班牙人如果犯了同样罪行,却完全被剥夺掉和解的希望,甚至直到死后。他所犯下的偶像崇拜罪,名列十八大罪之首,而其他十七项罪过的处罚也都同样可怕。我们在这里不妨指出,其中也包括诽谤主教、长老,乃至教堂执事等罪在不赦的过失<sup>③</sup>。

宽厚和刚直合理的搭配,根据政策原则和正义行为所施为的赏罚,构成教堂的人性力量。用慈爱之心掌管着两个世界的主教,完全体会到这种特权的重要性。他们拿维护秩序的堂皇借口掩饰自己的野心,对于集结在十字架旗帜之下,人数日益增多的会众队伍,行使教规防止有人逃离的时候,不容许有任何对手出来抗衡。从西普里安自以为是的文告中,我们看出开除教籍和接受悔罪的教规,是构成宗教权威最主要的成分。对

① 好古成癖的人士对公开悔罪的作法已经消失,一定会感到很遗憾。

\*② [译注]安锡拉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首都,只是拼音从 Ancyra 变为 Ankara 而已;伊利贝里斯是加拉太行省的一个城镇,位于西班牙的中部地区。

③ 可参阅迪潘(Dupin, Louis Ellies, 1657 A. D. - 1719 A. D., 法国神学家)的《教会丛书》,在经历戴克里先的宗教迫害以后,平静的年代曾召集一次会议,简短而合乎理性的说明各种教规。西班牙所感受的迫害不如加拉太那样严厉,一般认为设订法规的要求与现状相反,也就是说愈是没有发生迫害的地区要求教规的标准愈高。

基督的信徒来说,违反道德规范所得到的惩处,远不如蔑视主教权威所获得的谴责更为严重。有时可以想象听见摩西的声音,正下令让地球裂开一条大缝,地狱的火焰吞噬拒绝服从亚伦祭司的叛逆种族。有时我们也可以付度,罗马执政官重申共和国的权威,宣称他严格执法的决心。迦太基主教责备过于宽厚的同僚:“如果我们放纵目无法纪的行为不加惩罚,主教的权威随之消失,教会统治崇高而神圣的权力也跟着结束,最后带来基督教本身的灭亡。”西普里安放弃尘世的荣誉,对一群卑微和遭到世人鄙视的会众,竟能绝对控制他们的良心和思想,比起靠武力和征服强加于怀恨在心的人民身上,那种专制的绝对权力,更能满足个人内心的骄傲。

## 六、基督教发展的主要条件

探索重要问题的过程极为繁琐,虽然令人厌烦,我还是期望从除了神意的主要原因外,提出次要原因,将有助于阐明基督教的真理。如果我们在这些原因中发现人为渲染,或是出于偶然的情况,以及任何错误和个人情感混杂其中,对于人类深受不完美天性相称的诱因所影响,看来也不应感到奇怪。基督教得益于五个次要因素,就是信仰的热忱、来世的憧憬、神迹的传闻、严格的德行,以及教会的体制,使得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发展,获得伟大成就。正是由于第一个因素,基督徒具有不屈不挠的勇气,决心要使受到征服的敌人完全屈从。接下去的三个因素,为他们的勇气提供最有力的武器。最后一个因素,则把他们的勇气团结在一起,指挥他们如何运用武器。像是一小队训练有素、勇猛顽强的志愿兵,发挥无可抗拒的威力,去奋力击败一大群不知“为何而战”及“为谁而战”的乌合之众。在多神教各种教派中,埃及和叙利亚四处游荡的狂热教徒,是唯一有组织的僧侣阶层<sup>①</sup>,对神的安全和昌盛极为关切,利用民众的迷信思想,能够获得声誉和支持。罗马和各行省的多神教祭司,绝大多数出身高贵家庭,富有资财,把出面管理著名神庙或参与公众献祭活动,当做极为风光的事务,大部分都是自己花钱举行祭神

<sup>①</sup> 阿普列阿斯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第八卷用幽默的笔调,描写供奉叙利亚女神的祭司,他们的生活习性以及种种虚伪欺诈和奢侈委靡的败德恶行。

的赛会<sup>①</sup>。等到他们按照乡土的规定和习俗,举行古老宗教仪式时,则表现出十分冷淡的态度。由于他们在生活中各有正当职业,宗教的热情和虔诚,很少受到个人利益或职业习惯的影响,长时间生活在各自的神庙和城市之中,始终不会受到纪律约束,不会产生管辖的联系。当他们受到元老院、大祭司团和皇帝的管辖,只要在和平与庄严的气氛中,维持人民一般的宗教活动,对行政官员而言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以知道,多神教信徒的宗教情绪,彼此之间完全是同床异梦,各不相干,不仅松散也没有任何定准,在毋须控制之下,任凭自己随着迷信的幻想自然浮沉,依生活和处境的偶然情况,决定崇拜的对象和虔诚的程度。只要宗教信仰可以任意滥用在一千个神明的身上,那么他们的心灵不可能对其中任何一位发生真诚和激烈的感情。

### (一) 罗马的征服开创有利的历史条件

基督教在世界上出现,微弱而残缺的意念消失原有的力量。人类虽然以自身之力无法洞察信仰的奥秘,理性却战胜异教的愚昧。德尔图良和拉克坦提乌斯尽力揭开异教的虚假和妄诞,不得不借用西塞罗的辩才和疏善的机智,这些怀疑主义的作品影响所及,远远超出读者的范围。不信神的风气,从哲学家传到凡人,从贵族传到平民,从主人传到奴隶,在下位的人全神贯注倾听放纵的言论。有哲学头脑的人在公众场合,对于国家的正统宗教制度,表面上装出一副尊重的模样,透过那层勉强的掩饰,内心的鄙视就会显露出来。在知识和地位上受到民众尊敬的人,他们不仅不接受神,反而加以嘲笑。等到老百姓发现这种状况,不免对他们信仰的教条,充满疑虑和恐惧。古老传统日趋衰落,使得大部分人陷于痛苦不安的境地,对社会带来极大危险。怀疑的思想和错乱的状态,可能使少数好奇人士感到欢悦;然而一般群众对各种迷信活动甘之如饴,如果勉强把他们唤醒,幻境的消失就会带来痛苦。人们对怪异和超自然事物的喜爱与对未来情景的好奇,以及想要把希望和恐惧向可见世界之外延伸的强烈意图,是多神教得以建立的主要

---

<sup>①</sup> 从阿里斯提德斯的著作以及发掘的铭文中,可以知道统治亚细亚的官员状况,通常经由每年一度的选举产生。只有最虚荣的市民才争取这种头衔,也只有最有钱的富豪才负担得起所有的花费。

原因。信仰是如此迫切的需要,任何一种神话体系的瓦解,立即会有另一种形式的迷信取代。设若在如此紧要关头,神智不曾真正显现足以唤起合乎理性的尊敬和信服,同时又又可以吸引人民好奇、惊异和敬仰的启示,那很快就有更为新兴和合适的神灵出来,占据荒废的朱庇特和阿波罗神庙。依据人类实际的性向,许多从自以为是的偏见中解脱,念念不忘而且急切希望个人的信仰有所寄托。有识之士已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更无价值的目标,也可以暂时填补心灵的无限空虚,满足尚无着落的慌乱情绪。任何人如果愿意深思此一问题,则对基督教的迅速发展不会感到惊奇,可怪的是基督教为什么没有获得更加迅速和普遍的成功?

前面已经明确提过,罗马对外的征战为基督教的传播做好准备,加速征服世界的行动。在本书第二章,我们曾试图说明,欧洲、亚洲和非洲最文明的行省,在何种情况下被罗马君王统一起来,后来又如何通过法律、习俗、语言等的密切联系,能够团结在一起。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热切期盼救世主,但是对神派来的先知所施展的神迹,表现非常冷漠。人们认为出版和保存《希伯来文福音书》完全没有必要<sup>①</sup>,有关基督言行的真实史事,要等到非犹太人信徒大增以后,才在距离耶路撒冷相当远的地方,用希腊文编写而成<sup>②</sup>。这些历史一经译成拉丁文,除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农民之外,罗马臣民全都可以领悟。后来为使那些农民皈依,传来特别的译本。原来供罗马军团使用的公路,可以从大马士革到科林斯,从意大利到西班牙极边远地区和不列颠,为基督教传教士开辟便利的通道。那种把外国宗教传入遥远地区,通常要面对的障碍和阻挠,这些宗教征服者从未遭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之前,基督的信仰已经在帝国各行省和大城市中传播。不过有关教会奠基的情况,组成教会的信徒人数以及在不信教的群众中所占比例等等,现在不是无从查考,就是被虚幻和浮夸的言辞所掩饰。基督教在亚细亚、希腊、埃及、意大利以及帝国西部,声望日渐增高的情况,尽管我们获得的数据并不完整,下面仍将尽力加以叙述,同时对于在罗马帝国疆界以外获得的成就,一样不会忽略。

① 教会神职人员一致认为圣马太写过一部希伯来文的福音书,只有希腊文的译本留存下来。现在学者不大相信此事,不过要拒绝承认神父的证言,好像会有危险。

② 指的是尼禄和图密善当政时代,在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罗马和以弗所几个大城市。

## (二)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发展的地理条件

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爱奥尼亚海的富裕行省,是那位非犹太人的使徒,显示传教热情和信仰虔诚的主要场所。等到播种在肥沃土壤上的福音种子,获得门徒辛勤的培植,在最初两个世纪里,这个区域建立起最大的基督教社团。就叙利亚行省而言,大马士革、贝罗依、阿勒颇和安条克所属教会,不仅最为古老而且最有名望。先知在《启示录》描述亚细亚的以弗所、西麦拿、帕加马、提阿提拉(Thyatira)<sup>①</sup>、萨尔代斯(Sardes)、拉奥狄凯亚和菲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等七个教会,得以扬名后世,派出的下属单位遍布人口众多的地区。在很早一段时期,塞浦路斯和克里特这两个岛屿,还有色雷斯和马其顿这两个行省,热情接受新来的宗教。基督徒共和国很快在科林斯、斯巴达和雅典等城市建立起来<sup>②</sup>。希腊和亚细亚古老的教会,有充分时间来发展和扩大组织,使得诺斯替派和其他异端教派都能蜂拥而起,足以说明正统基督教会的兴旺状况,因为所谓“异端”这个名称,不外乎用来指那些人数较少的派别而已。在这些内部的证据之外,还可以加上非犹太人的供状、怨言和表现出来的恐惧。琉善是一位研究人类的哲学家,他的作品用极生动的词句描绘当代的各种情况,可以知道在康茂德统治时期,他的故乡本都充满伊壁鸠鲁派教徒和基督徒<sup>③</sup>。基督死后不到八十年<sup>④</sup>,仁慈的普林尼不禁发出感叹,试图消灭的罪恶依然无比猖獗。在他写给图拉真皇帝极为详尽的信函中,提到罗马神庙几乎全部荒废,用做祭品的牲口无人购买,而从异地传入的宗教信仰,不仅充斥各个城市,甚至已经遍布本都和比提尼亚的乡村和原野。

有些作家颂扬和叹惜基督教在东方发展,毋须对他们的说法和动机进行深入研究。因谁也没有留下足够的证据,可以正确判断那些行省的信徒

<sup>①</sup> 《启示录》的真实性产生争议,因为提阿提拉教会在那时还没有建立。埃皮法尼乌斯承认有这件事,他的解释是圣约翰是用预言的精神写出这段文字。

<sup>②</sup> 伊格纳提乌斯和狄奥尼西乌斯的书信中,提到亚细亚和希腊有很多教会,看起来雅典教会还不算很兴旺。

<sup>③</sup> 基督教在本都地区的传播状况非常不理想。到3世纪中叶,新凯撒里亚幅员广大的主教辖区,只有十七名信徒。

<sup>④</sup> 依据古代的记录,耶稣基督遇难是在两位杰米尼(Gemini)出任执政官那年。要是照这样算就是29年,普林尼到比提尼亚出任总督是110年。

人数。无论如何,有一种事实总算保存下来,对这个不为人知的有趣问题多少可以略见端倪。那就是狄奥多西当政时期,基督教沐浴在皇恩之中长达六十余年,古老而远近闻名的安条克教会有十余万会众,其中竟有三千余人依靠公众的捐献为生。东方之后的荣华尊贵,在于人口密集的凯撒里亚、塞琉西亚、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诸城。就在查士丁老皇在位时,一次地震使安条克丧生二十五万人的悲惨事件<sup>①</sup>,证明全部居民恐怕不下于五十万人。不论由于宗教狂热或教会势力如何大大增加,基督徒不可能超过这个大城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要是我们拿受迫害的教会和得胜的教会、西方和东方、遥远偏僻的村庄和人口众多的城市,最近改信基督教的地区和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地方等的对立因素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应当采用的人口比例截然不同。然而,我们记得克利索斯托(Chrysostom)的作品也提供一些有用数据,所列举信徒的人数甚至超过犹太人和异教徒。要解决这个难题其实很容易,显而易见,这位言辞锋利的传教士,只是在安条克的民政组织与教会组织之间进行比较,数据来自受洗而得以进入天堂的教徒人数,和有权享受公共福利的公民人数,前者之中包括奴隶、外地人和儿童,后面一种名单却将这些人排除在外。

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业非常兴旺,加上邻近巴勒斯坦,新兴宗教极易传入。大量特拉普提派(Therapeutae)信徒首先皈依,他们是居住在马里乌特(Mareotis)湖区的艾赛尼人,这个犹太教教派对摩西的宗教仪式,本就不如从前那样尊敬。艾赛尼派过着严肃生活,厉行斋戒和逐出教门的规定,推行共产制度且爱好独身,热中殉教以及义无反顾的信仰,为原创教会的教规提供极其生动的景象<sup>②</sup>。亚历山大里亚的学校使基督教神学具有正统和科学的形式,当哈德良巡视埃及时,见到一个由犹太和希腊人组成的教会,因为成员的地位都很重要,引起好学君王的注意。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的发展仅限于这个国外的殖民地城市之内。一直到2世纪末叶,德米特里

<sup>①</sup> 约翰·马拉拉对有关安条克的人口数,经过计算获得同样的结论。

<sup>②</sup> 巴纳热(Basnage, Henri, sieur de Beauval, 1656 A. D. - 1710 A. D., 荷兰律师)对斐洛描述特拉普提教派的那篇详尽论文,非常精确的做了一番查证功夫,证明早在奥古斯都时代就已经组成。所以巴纳热不理睬欧西比乌斯和一群现代天主教徒的观点,认为特拉普提教派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僧侣,当然有可能他们已经改变名称,保存原有的习俗,采用信仰有关新订的规定,逐渐变成埃及苦行派(Ascetics)的神父。



乌斯(Demetrius)的前任仅是埃及教会的高级教士,掌握教会大权后,亲自任命三位主教,继任者赫拉克拉斯(Heraclas)把主教人数增加到二十人<sup>①</sup>。一群沉默寡言、生性顽固的地方人士,用冷漠态度勉强接受新制订的教义。甚至在奥利金时代,很难见到一个埃及人可抛弃野蛮习俗,而不再杀害动物用来祭神。一旦基督教登上统治宝座,蛮族的热情受到宗教风气影响,埃及的城市充满主教,蒂巴伊斯(Thebais)沙漠到处是隐遁的修士。

### (三) 罗马教会发展的有利条件

从异地和外省来的人流,不断注入罗马城宽广的胸怀。不管多么奇特或丑陋的事物,任何一个罪人或嫌犯,希望隐匿在人烟稠密的首都,以求逃脱法网的搜捕。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混杂的环境之中,无论是传播真理或虚妄的导师,或是道德或罪恶社团的创建者,非常容易得到大批门徒和从犯。罗马的基督徒按照塔西佗的记载,在无端遭到尼禄迫害时,数量已经相当庞大。这位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像李维叙述接受和取缔巴克斯(Bacchus)的祭祀仪式,运用同样的语气和笔调。酒神的信徒唤醒元老院采行严厉的措施之后,同样担忧已有数量极大的人群,简直可称为一个民族,介入万分可厌的神秘活动之中。要是能够仔细深入追究,就会发现真正的信徒没有超过七千人。要是考虑这些人将是司法单位侦办的对象,这个数字就相当惊人<sup>②</sup>。塔西佗和较早时期的普林尼,提及受骗的狂热分子未免过于夸张,到底有多少多人抛弃对诸神的崇拜,措辞非常含糊不清,我们对这点也要加以澄清。罗马教会毫无疑问在帝国中居首位而且会众最多,根据一份可靠的记录,大约在3世纪中叶,经过三十八年和平时期以后,记载这个城市的宗教情况。那时罗马教会的教士包括主教一人,长老四十六人,执事七人,副执事七人,辅祭四十二人,以及读经师、驱魔师和看守共五十人,依靠教徒捐献赡养的寡妇、残疾和穷人共有一千五百人之多。按理推算或是拿安条克的情况做比较,我们可以大致确定,罗马的基督徒约为五万人。关于这个伟大首都的总人数,也许很难做出准确推算,按照最低的标准估

<sup>①</sup> 大主教欧提奇乌斯支持这件事,内部的证据对于所有的异议,包括皮尔逊主教《论伊格纳提乌斯申辩书》列举的反对理由,都可以有效提出答辩。

<sup>②</sup> 元老院没有发现比酒神信徒更为恐惧和痛恨的事,李维叙述过他们种种邪恶堕落的行为,有的可能过于夸大。

计,居民不可能少于一百万人,基督徒最多占二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五<sup>①</sup>。

#### (四) 基督教传播的主要方向

西方诸行省对基督徒的了解,就像在他们中间传播罗马的语言、思想和习俗一样,出自于同一来源和目标,比较重要的情况是阿非利加和高卢,逐渐仿效首都的作法。尽管产生许多有利时机,诱使罗马的传教士前往访问拉丁诸行省,那也是渡海或越过阿尔卑斯山前不久的事情<sup>②</sup>。除此以外,在其余那些幅员广阔的地区,无法找到可信的迹象,表明这里比起安东尼统治时期,出现过更激烈的皈依热潮和迫害活动<sup>③</sup>。福音传播在高卢严寒区域缓慢发展,与在阿非利加炙热的沙漠地带,那种迫不及待的接受情况极不相同。阿非利加的基督徒很快就形成原创教会的主要组织,在这个行省常常为最偏僻的乡村开始采用,而不是在重要市镇。设置主教的作法有助于提高宗教社团的声望和地位,何况在整个3世纪中,激起德尔图良宗教热情的鼓舞,服从西普里安才能过人的领导,受到拉克坦提乌斯口若悬河的美化。

我们转过来看看高卢,是完全相反的情况,整个马可·安东尼统治时期,只能在里昂和维埃纳,见到人口不多还能联合在一起的会众。甚至迟至德西乌斯时代,仅在阿尔勒、纳博讷、图卢兹、利摩日(Limoges)、克莱蒙(Clermont)、图尔(Tours)和巴黎等少数城市,存在零散而由少数虔诚教徒维持的教会<sup>④</sup>。沉默适合虔诚的心灵,却与宗教的热情难以相容。我们不免为看到基督教萎靡不振的状况而慨然感叹,由于在头三个世纪里未能产生一个教会作家,无法将这些行省的克尔特语改为拉丁语。在阿尔卑斯山这一边的诸国中,从学术和知识方面处于领袖地位的高卢,反射到西班牙和不列颠等遥远行省的福音光芒,当然显得更为微弱。如果我们相信德尔图良

① 教会长老人数以及贫民和总人口的比率,最早是伯内特算出来,后来经过莫伊尔的检验。他们两人并不知道克利索斯托的资料,但推断出来的结果与事实很接近。

② 阿非利加由于受到多纳图斯派(Donatists)的影响,是最后接受《四福音》教义的行省,这个事实就连奥古斯丁也只有心照不宣的承认。

③ 锡利坦(Scyllitan)成为第一个殉教者纯粹是出于想象,他是阿普列阿斯的对头,好像是个基督徒。

④ 我们大可相信在4世纪初期,像列摩日、特里夫和科隆,都是面积广大的主教辖区,后来由一位主教管辖,还是在近期改组的事。

激烈言辞,当他对塞维鲁皇帝的官员呈送《护教申辩书》的时候<sup>①</sup>,这些行省便已笼罩在基督教信仰的照耀之下。有关欧洲西部教会模糊不清和资料欠缺的源起问题,现有的记载非常草率,以致我们若要对建立的时间和情况做一番叙述,便必须用到很久以后,阴暗的修道院里游手好闲的僧侣,受到贪婪和迷信的支配,胡乱编写的传说来填补古代文献的空白<sup>②</sup>。在这些神圣的浪漫传说中,有关使徒圣詹姆士的事迹,由于过分夸张怪异,值得在这里提一提。他是金纳萨雷特斯(Gennesareth)湖边过着平静生活的渔夫,却忽然变成勇敢的武士,在对摩尔人的战斗中,率领西班牙骑兵冲锋陷阵,连最严肃的历史学家都赞扬他的功绩。康波斯特拉(Compostella)带有奇迹色彩的神龛显示他的威力,代表军阶的宝刀加上宗教法庭可怕的拷问,用亵渎神明的借口来消灭任何持反对意见的论点<sup>③</sup>。

基督教的发展不仅限于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早期神职人员按照神的预言陈述事实,新兴的宗教在创立者死后的一百年中,已遍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殉教者圣查士丁说道:

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不论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还是任何其他种族,不论这个民族叫什么名字,在习俗上如何与众不同,不论他们如何对工艺和农业一无所知,不管是生活在帐篷中,还是在大篷车上四处流浪,在他们之中绝对有人在祈祷,用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名义,奉献给天父和万物的创造主。

即使就今天的真实状况来看,这种极难如愿、过分夸大的炫耀之辞,只能当成建立在理想基础上,一位虔诚而任性的作家轻率发出的议论而已。即使出自于神职人员的信念还是愿望,都不能改变历史的真相。后来推翻罗马君主国家的蛮族,那些西徐亚人和日耳曼人,当时完全处在异教思想的

① 根据莫斯海姆的考证,德尔图良写《护教申辩书》的时间是198年。

② 15世纪的时候,有些人不知是基于爱好还是勇气过人,竟会问说是否阿里马西尼的约瑟夫(Joseph of Arimathea)建立了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修道院,是否高等法院的戴奥尼休司宁愿到巴黎去居住而不要留在雅典。

③ 9世纪产生惊人的蜕变,可以参阅马里亚纳的著作,他在很多方面都模仿李维。还有格迪斯(Geddes, Michael)经过多年的资料搜集,写出最真实的圣詹姆士传奇。

黑暗之中,这是不容置疑之事。甚至就是伊比利亚、亚美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改变宗教的作法,一直到国家的令牌落入一位正统基督教的皇帝手中之前<sup>①</sup>,都不曾取得任何重大的成就。在那个时期之前,经常发生的战争行为和商业活动,对于喀里多尼亚人<sup>②</sup>和莱茵河、多瑙河及幼发拉底河的边陲地区<sup>③</sup>,可能传播过不完整的福音教义。幼发拉底河的对岸,只有埃德萨很早就接受基督教信仰,坚定的决心表现十分突出<sup>④</sup>,基督教的教义正是从此地向外推展,才较为容易的传入希腊人和叙利亚人的城市。当时这个地区还受到阿尔塔薛西斯后裔的统治,但这些教义对波斯人的心灵,并没有产生深刻影响。他们原有的宗教体系,在训练有素的僧侣阶层努力之下,要是与希腊和罗马变化无常的神话做一比较,其建构显得更为技巧和牢固<sup>⑤</sup>。

#### (五) 原创基督徒的人数和处境

当前这个时代对基督教发展的研究虽不完善,所持的立场倒是很公正。我们根据有关资料,认为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一方面是出于恐惧的心理,一方面也由于信仰的虔诚,实在是过分夸大所得的成就。按照奥利金无可辩驳的证据,信徒人数和未皈依的庞大人群相比起来,仍然是微不足道。我们无法有找到任何可信的数据,根本不可能肯定,甚至也难以猜测早期基督徒的确实人数。后人即使以安条克和罗马为例做出最高的估计,很难想象在君士坦丁皇帝改信基督教以前,帝国已有二十分之一以上的人民,投身到十字架旗帜之下。然而我们可以确信,基督徒的信仰、热情和团结的习

① 参阅四世纪莫斯海姆的《教会史》,当时的局势很混乱,提到伊比利亚和亚美尼亚改信基督教的状况,来源可能是克里尼的摩西所遗留的作品。

② 根据德尔图良的说法,基督教信仰传到不列颠,竟能深入罗马军团所无法抵达的地区。大约在一个世纪后,提到芬戈尔的儿子奥西安在非常古老的年代,曾与一位外国传教士发生争论,而且争执的内容使用凯尔特人的盖耳语,仍旧保存在古诗里。

③ 哥特人在伽利埃努斯当政时蹂躏亚细亚地区,掳走大量俘虏,里面就有基督徒,有的就成为传教士。

④ 《阿布加鲁斯(Abgarus)传奇》虽然是神话故事,但是提供很有力的证据。在欧西比乌斯写亚细亚的历史以前很多年,埃德萨大部分居民都信奉基督教,他们的对手卡雷的公民采取相反作法,仍旧是异教徒,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六世纪。

⑤ 据巴尔德桑尼斯(Bardesanés, 154 A. D. - 222 A. D., 叙利亚诺斯替派教徒和神学家)的说法,波斯在二世纪末叶前还有若干基督徒,君士坦丁时代还成立一个生气蓬勃的教会。

惯,看起来像是人数大为增多,也是有助于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使他们的实际力量显得更加突出和强大。

文明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显赫的少数人拥有财富、地位和知识,广大的人民都沦于寒微、无知和贫穷之中。基督教是面对整个人类的宗教,相对于上层社会而言,必然会从下层社会得到更多的信徒。像这样的一个无关紧要的自然情况,竟然慢慢变成十分可憎的污蔑借口。基督教的敌人一直大肆渲染,教会的辩护者看来也不曾全力否认,那就是新兴的基督教派,完全由人群中的残渣所组成,都是一些农民和工匠、儿童和妇女、乞丐和奴隶,其中经由最后这类人的推荐,可能才把传教士引进富有和高贵的家庭中去。那些毫无名气的教师(这是异教徒恶意的贬辞)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私下却全都滔滔不绝发表教义。他们小心翼翼避免和哲学家发生危险的冲突,尽可能混在粗鲁无知的群众之中,向那些因为年龄、性别或所受教育缘故,最易接受外来影响的心灵,灌输迷信的恐惧思想。

像这种出于恶意的描绘,虽说有的地方颇为相似,但是从歪曲的情节再加以渲染来看,显然出自敌人之手。基督教卑微的信仰广被整个世界,一些因天资和财富获得地位的人士成为信徒。阿里斯泰德斯是雅典的哲学家,曾经向哈德良皇帝呈献极具说服力的《护教申辩书》。在殉教者查士丁有幸遇见一个老人,或者说是天使,改变他的观点,开始对犹太先知进行研究之前,就曾向芝诺、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及柏拉图等不同学派,求教过有关神学的知识。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斯阅读多种希腊文著作,德尔图良浏览许多拉丁文书籍,朱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Julius Africanus)和奥利金的学识非常渊博。虽说西普里安的风格和拉克坦提乌斯大不相同,仍可看出这两位作家都是知名的修辞学教师,后来甚至在基督徒中推广哲学的研究,只是并不见得对宗教产生有益的效果而已。知识可以导致虔诚的信心,同样可以产生异端邪说。原本据以指责亚尔特蒙(Artemon)追随者的那番说词,能够转用过来诋毁使徒继承者的各个教派。

他们妄图修改圣书,背弃古老的信条,根据奇异的逻辑概念提供意见。他们忽略教会的道理,却致力于几何学的研究。当他们忙着对大地进行测量的时候,竟然会忘怀天主的旨意。这些人永远只记得欧几里得,景仰的对象是亚里士多德和狄奥夫拉斯图斯(Theophrastus),对

于伽伦的著作更是百般赞赏。他们的错误来之于滥用不信教者的技艺和科学,对人类的理性进行过于精细的研究,败坏了福音教义的纯朴<sup>①</sup>。

#### (六) 与基督教兴起有关的各种问题

我们不能肯定的说,出身高贵和富有的人士,完全和基督教信仰无缘。有几个罗马公民带上普林尼的法庭,让人很快发现,比提西亚社会各阶层都有为数众多的人士背弃祖先的宗教。德尔图良利用阿非利加前执政官的恐惧心理和人道主义思想,很明确对他提到,要是坚持运用残酷的株连手段,就会将迦太基的人口消灭十分之一,也会在罪犯中找到许多和自己身分相同的人,就是出身高贵家庭的元老和贵妇,以及他最亲密朋友的友人和亲戚。德尔图良这种过于大胆的挑战言论,在这里却不如普林尼从不遭人怀疑的证词更为可信。看来这种状况要等到四十年之后,瓦列里安皇帝才会真正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从他的诏书中,显然认为已经有许多元老院议员、罗马骑士以及有身分的贵妇,都参加基督教的活动。教会虽然逐渐丧失内部的纯洁,外部的声势却仍然有增无已,以至于到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皇宫、法院,甚至军队,都隐藏着大批基督徒,他们都试图协调现世和来世生活的利益。

我们认为这些特殊的事例不是数量太少,就是时间太晚,无法消除横加于早期基督徒卑贱和无知的诽谤。我们不应该利用较晚时候虚构的传说来加以强辩,更可行的办法是把遭受诽谤的情况,变成一个可以使大家受到教海的题材。大家只要愿意深思便会有所体会,上天从加利利渔人中挑选使徒,那么把第一批基督徒在尘世的地位降得越低,越有理由敬佩他们的品格和功德。我们有责任时刻铭记在心,一般而言,天国的门专为穷人敞开。受过灾难和鄙视所磨炼的心灵,听到神灵应许未来的幸福会无比振奋。相反的是,有福分的人为拥有尘世而感到满足;有智慧的人会在怀疑和争论之中,滥用理性和知识的优越,事实上却一无所得。

我们确实需要建立理念来自我安慰,免得为失去某些杰出人物而感到悲伤。大家认为这些人最有资格接受上天恩赐,像赛涅卡、大小普林尼、塔

---

<sup>①</sup> 这只是希望,除了异端,没有人会给塞尔苏斯发泄怨气的机会,基督徒会不断修改和订正《四福音书》。

西佗、普鲁塔克、伽伦、身为奴隶的埃皮克泰图斯(Epictetus),以及马可·安东尼皇帝等人,他们都为所生存的时代增添无限光彩,提高人性尊严,无论在实际生活或沉思默想中,受到推崇的地位充满荣誉,杰出的理解力因研究学习而更为增强。他们思想所形成的哲学,清除一般人迷信的成见,把自己的时光用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善行之中。然而所有这些圣哲(这是一个令人惊异和关心的问题)都忽略或漠视基督教体系的成熟,无论他们说出的话或有意的沉默,对于遍布罗马帝国日益扩大的教派,都表现出鄙视和不齿。他们中间那些愿意降低身分提到基督徒的人,认为这群信徒是顽固和蛮横的狂热分子,一味强求别人俯首帖耳听从神秘的教义,却完全提不出真正让有见识的学者产生共鸣的理论<sup>①</sup>。

原创基督徒一再为自己和宗教撰写的护教言论,这些哲学家是否仔细阅读过,值得怀疑;不过更令人惋惜,就是没有更具才能的辩护人,出来捍卫传播宗教的大业。他们为揭露多神教的荒谬花费过多的机智和辩才,只是经由揭示受害教友的无辜和痛苦来激起大众的同情。在应当明示基督教神圣起源时,却大力宣告弥赛亚即将来临的预言,不曾将伴随救世主来临的各种神迹讲个清楚。经常谈论的教义或许能启迪基督徒,或者使犹太人改教,因为这两者承认预言的权威,带着虔敬的心情来寻求所包容的含义和应验的情况。只是有些人既不理解也不尊重摩西的信仰道路和预言风格,这种劝诫方式用在他们身上,便会大大减弱说服的力量和影响。查士丁和后来护教者那种拙劣的手法,把崇高意义的希伯来神谕变成遥不可及的幻象,充斥装模作样的自满和冷漠无情的寓言,对于一个思想闭塞的非犹太人来说,混杂一些用奥尔甫斯(Orpheus)、赫耳墨斯和女预言家的名义<sup>②</sup>,好像是来自上天的真正灵感,实际上是出于虔诚的伪作,因而使得神谕的真实性也变得可疑。采取欺诈诡辩的手段来保卫上帝的启示,总使我们想起那些不很高

<sup>①</sup> 拉德纳博士在《犹太教和基督教证词》的第一册和第二册中,搜集小普林尼、塔西佗、伽伦、马可·安东尼以及埃皮克泰图斯(要说哲学家会谈到基督教,倒是很值得怀疑的事)著作里有关这两大宗教的资料,至于赛涅卡、老普林尼和普鲁塔克根本没有提到这个新出现教派。

<sup>②</sup> 神庙的女预言家用来推算凶吉的古老神谕,都受到哲学家的嘲笑,要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敢伪造神迹,哲学家一定不会放过,很容易被他们查明白;因而从殉教者查士丁到拉克坦提乌斯的神职人员,都得意洋洋的引用这种说法,证明基督和使徒的神迹经得起考验。当西比莱神谕的诗句用来执行指定的任务的时候,像是千禧年的体系,大家在旁边不置一辞;基督教的预言很不幸把罗马城的毁灭定在195年,也就是罗马建城后948年。

明的诗人,给自己笔下百战百胜的英雄,加上沉重、笨拙、易碎和无用的盔甲。

万能的上帝基于感情而非理性,亲手提出的证据,异教和哲学世界竟毫不在意,我们又该如何原谅他们呢?在基督的时代、使徒的时代,以及他们第一批门徒的时代,宣讲的教义都曾为无数神迹所证实:跛脚能行走、盲人看得见、生病得痊愈、死者可复生、恶魔遭驱除……自然规则往往为教会的利益暂时停止作用。希腊和罗马的圣哲却不理睬这些惊人的神迹,如同往常忙于生活和学习,对于精神和物质世界的任何改变,似乎完全无所觉察。提比略统治时期,整个世界或至少在罗马帝国的一个著名行省,出现过三小时违反自然的景象,天地一片漆黑。如此神奇的现象,理应引起人类惊愕、好奇和虔敬。然而在一个注重科学和历史的时代,竟然无人注意,就那么放过不提。这件事发生在赛涅卡和老普林尼在世的时候,他们一定亲身经历过这一奇异事件,或很快便得到关于这事的信息。这两位哲学家都曾在他们苦心经营的著作中,记录不倦好奇心所能收集到的一切重大自然现象,如地震、流星、彗星和日蚀、月蚀等等,但是他们对于自然世界被创造以来,凡人眼睛所曾亲见最伟大的奇观,却都略而未谈。普林尼的作品中有一章专门讲述一些性质奇特、历时较久的日蚀,仅满足于描述凯撒被刺后奇特的天光反应,说是在那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太阳都显得黯淡无光。这一晦暗的季节,显然不能和耶稣受难时反自然的天昏地暗相比。但在那个值得记忆的时刻(公元前44年3月15日),大多数诗人和历史学家,毫不例外都对此大书特书。



## 第十六章

从尼禄当政直到君士坦丁统一天下，罗马政府在此一时期对基督教的作为（180 A. D. - 313 A. D.）

### 一、罗马皇帝迫害基督教的动机

基督教在传播福音的初期阶段，凭着基督教教义的纯正、道德律条的纯真以及教徒生活的纯洁，人们必会很自然的认定：异教徒会推崇这些充满善意的教会；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人士，可能会嘲笑有关宗教奇迹的种种说法，却也会对新教派的善行表示尊重；地方当局对自外于战争和政治，而能够奉公守法的教徒，不但不会迫害，还会尽力保护。另一方面，只要回想一下多神教普遍受到宽容，自古以来始终享有民众的崇拜，哲学家因漠视宗教也不会反对，罗马元老院和历代皇帝奉行的政策也会鼎力支持。因此我们无法理解，基督徒究竟犯下何种罪行，触怒自古以来放任不管的宗教政策？何况罗马帝王素来保持中立态度，听任上千种形形色色的宗教和迷信活动，在温和统治下安然并存。到底是何种动机，促使他们一反常态，惩处信奉独特、无害于人的宗教信仰徒？

古代罗马世界的宗教政策为了制止基督教发展，显得格外严厉和蛮横。大约在基督去世八十年之后，有位素以温和、明智著称的总督竟处死几个无辜的基督教信徒，依据的法令是施政贤明的皇帝所颁布。基督徒向图拉真继任者一再提出的申述状中，充满了悲惨的情景，声称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无数臣民之中，唯独遵守帝国法令、顺从良心呼声、谋求信仰自由的信徒，不能分享贤良政府普遍施与全民的恩泽。几位著名殉教者死难情况的记载，措辞都十分谨慎。自从基督教执掌最高权力开始，教会统治者不遗余力，模仿

昔日异教徒仇敌的本领,在宗教迫害方面同样的残酷无情。本章的宗旨是要从一大堆未经整理、充满谬误和显然虚构的资料中,设法筛选出可信而且较为有趣的史实,力求清晰合理,对首批基督教徒遭受迫害的原因、程度、持续时间和重要情节,重新做一番交代。

受到宗教迫害的教派,基于恐惧感觉的压抑、愤怒情绪的拨弄、狂热信仰的刺激,很难心平气和去调查事实真相,客观无私去评估敌人的行为动机。对于宗教迫害这个问题,连那些安全无虞、立场公正的局外人士,往往都不能持平清醒的看待。罗马皇帝基于何种原因如此对待原创基督教徒,有种说法是从多神教教义的精髓中推论而得,似乎较为真实可信。人们早已注意到,世界上各种宗教所以和平共处,主要是古代各民族对各自的宗教传统和祭典仪式,全都不言自明的表示认可和尊重。因而某种教派或某个民族,要从人类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声称只有他们了解神的意旨,把该教派以外的一切宗教仪式都斥为渎神活动和偶像崇拜,必然触怒其他教派,联合一致群起而攻之。容忍的权利基于彼此的宽恕加以维持,要是拒绝履行这由来已久的义务,随之而来的权利也就不复存在。从古以来只有犹太人,非常明确的拒绝履行那种义务。只要深入思考,犹太人在罗马当局手中所受到的待遇,便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推论究竟有多少事实根据,引导我们去探明基督教所以受迫害的真实原因。

## 二、犹太人的宗教主张与叛逆精神

罗马君王和总督对耶路撒冷神庙的尊重,前面已经提过。这里只想说明,耶路撒冷的庙宇和城市的毁灭,以及后续发生的情况,都会激起征服者难以言喻的怒火,并且用维护政治正义和公共安全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公开进行宗教迫害。从尼禄到安东尼·皮乌斯王朝,犹太人对罗马的统治一直表示出无法忍受的情结,引发多次近乎疯狂的屠杀和叛乱。在埃及、塞浦路斯和昔兰尼等地区,城市里的犹太人一直不露声色,假装友好的跟毫无戒备心的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后来却进行种种可怕的残暴活动<sup>①</sup>。任何目睹耳闻

<sup>①</sup> 根据迪翁·卡修斯的记载,犹太人在昔兰尼屠杀二十二万希腊人,在塞浦路斯杀了二十四万人,在埃及杀得更多。有很多不幸的受害人按照大卫王献祭牺牲的先例,被活活锯成两半。战胜的犹太人吃人肉、喝人血,将肚子剖开来,把内脏像带子一样绕在尸体上。

的人也不禁为之发指,当然情不自禁对罗马军团严厉的报复,要拍手称快。因为当局惩罚这个疯狂的民族,愚昧荒谬的迷信使他们不仅与罗马政府为敌,还要成为全人类的仇人<sup>①</sup>。犹太人的宗教狂热,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向崇拜偶像的统治者缴纳税款;另一方面是根据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谕,一厢情愿相信具有最高权力的救世主,很快就降临人间,解开他们的枷锁,为这些选民建立一个地上王国。著名的巴柯齐巴(Barchochebas),宣称自己就是犹太人盼望已久的弥赛亚,号召全体亚伯拉罕的子孙起来实现以色列的梦想,终于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和哈德良皇帝的军团浴血奋战达两年之久<sup>②</sup>。

犹太人对政府不断挑衅,罗马皇帝在获胜后愤怒便告平息,战争和危险一过,帝国恢复平静,不再惶恐难安。罗马当局对多神教实施宽容政策,加上安东尼·皮乌斯的温和性格,犹太人很快重新拥有古老特权,又能对婴儿施行割礼,仅有无关紧要的限制,即不得把希伯来种族的特殊标志,强加于任何皈依犹太教的外族人身上<sup>③</sup>。残留下来为数众多的犹太人,虽不得进入耶路撒冷城区,却可在意大利的行省和城市,建立和维持相当数量的居留区,获得罗马法令所规定的自由,享有市民荣誉,免除担负费力费钱的社会公职义务。罗马人具有宽容性格,对异教保持不屑一顾的情绪,使得被征服的教派所建立的教权制度,在形式上获得法律认可。犹太教固定驻在太巴列(Tiberias)的大教长,有权委任下属教士和信徒,行使内部司法权力,每年从分散在各地的教徒手中收取一定数量的奉献<sup>④</sup>。帝国各主要城市建立新的犹太会堂,按照摩西律法规定和犹太教教士代代相传的惯例,一直遵奉的安息日、斋戒日及其他节日庆祝活动,全都可公开举行<sup>⑤</sup>。这样一来,罗马当局温和的宗教政策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犹太人冷酷的态度,终于从先知和征服的梦幻中清醒,逐渐安于做帝国

① 毋须重复约瑟法斯的说法。我们从迪翁的作品中知道,哈德良为了扫平叛乱,有五十八万犹太人被杀,死于饥馑、疫病和火灾的无辜人民更是不计其数。

② 巴纳热的《犹太人史》提到吉拉德派(Zealots)的起源、弥赛亚的性质以及巴柯齐巴的叛乱行动。

③ 莫德斯提乌姆(Modestinus)是罗马的律师,提供很多有关安东尼诏书的资料。

④ 巴纳热的《犹太人史》提到狄奥多西二世废除教长的职位。

\*⑤ [译注]犹太人的普珥节(Purim)是为了纪念在巴比伦时期逃脱哈曼(Haman)的杀害。一直到狄奥多西在位,每次庆祝都会引起各种骚动。

驯良和勤劳的臣民。原来那种对全人类的仇恨情绪,现在不再发展为流血和暴乱的行为,另外找到无害的发泄管道,在经商活动中不放过一切机会掠夺偶像崇拜者,暗暗念诵一些难以理解的经文,诅咒傲慢的埃多姆(Edom)王朝<sup>①</sup>。

犹太人厌恶罗马皇帝和臣民信奉的神明,拒绝参与祭拜活动,却还能自由自在过着不受欢迎的宗教生活,使人想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能幸免于基督门徒所受的苦难,其中必有原因存在。这两个集团的区别不易分辨。但是从古代人的观点来看,这种差别却至关重要,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基督教却只是一个教派。虽然每个集团都应尊重邻近另一个集团的神圣传统,就一个民族而言,更有责任坚持祖先建立的制度。神谕的声音、圣哲的教诲和法律的权威,全一致要求他们必须尽力完成这一民族义务。犹太人自视较常人圣洁,这就会激怒多神教徒,反说他们是令人憎恶的下流种族。犹太人不屑于与其他民族交往,遭人蔑视也是罪有应得。摩西律法大部分内容看来繁琐而荒谬,许多世纪来被一个庞大社会所接受,犹太教徒当然也可援例。他们被世人承认有权奉行教规,违背便被视为犯罪。这种原则虽可保护犹太会堂,对于原创基督教会并没有好处,不能产生保护作用。基督徒只要信仰基督福音,便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割断习俗和教育之间的神圣纽带,破坏帝国和家族的宗教制度,狂妄诋毁祖先长期信仰和崇拜的神圣事物。这种叛教行为(若能这样认定的话)还不仅是局部或限于某一地区的问题,虔诚的叛教者既然摒弃埃及或叙利亚的神坛,自然不屑于在雅典或迦太基的庙宇中去寻找庇护。每个基督徒都以厌恶的情绪抛弃家族、城市以及行省长期保有的迷信思想。全体基督徒都毫无例外拒绝和罗马、帝国乃至全人类所崇信的神明发生任何关系。因此那些受压制的信徒不论如何要求伸张正义,要求听从良心呼唤和自行判断不能剥夺的权利,全都无济于事。基督徒的处境也许使人同情,但是他们所提出的申辩,却始终不能被异教世界的有识之士和一般信徒领会。按照常人的看法,任何人要是对相沿已久、代代相传的信仰产生怀疑,简直和有人忽然对本乡本土的习尚、衣着或口音

<sup>①</sup> 要是按约瑟夫斯的谬误记载,说以扫(Esau)的孙子提西夫(Tsepho),指挥迦太基国王埃涅阿斯(Aeneas)的军队进入意大利,为了逃避大卫王的追杀,在罗慕路斯的领域寻找庇护,建立另一个以士卖人(Idumaeans)殖民地。为此,犹太人就用“埃多姆”这个名字来称呼罗马帝国。

感到厌恶一样荒唐无稽<sup>①</sup>。

### 三、基督教受到误解的主要因素

异教徒的惊愕很快转为憎恨,基督徒里最虔诚的人士,都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冠上不信神的恶名,会对社会带来危险。怨毒之心和偏颇成见互为用,把信徒说成是一群无神论者,胆敢攻击帝国的宗教制度,受到罗马当局的严厉指责,完全是罪有应得。基督徒使自己和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多神教的神庙,所奉行的迷信活动全都断绝了关系(他们很乐意公开承认这一点)。别人始终不明白他们究竟信奉何种神明,用何种形式的宗教来代替古老信仰和庙宇。基督徒对“最高的神灵”所持有纯洁而崇高的观念,并非异教徒芸芸众生粗俗头脑所能理解。一个存在于信徒心灵之中独一无二的上帝,既不具有任何可见的形体,又不按照习惯举行祭奠和庆祝,也不设置祭坛供奉牺牲<sup>②</sup>。曾经超然物外对第一动因(First Cause)的存在和属性,进行沉思默想的希腊和罗马的先哲先贤,不论是出于理智的考量,或是出于虚荣的作祟,总愿意为自己和少数得意门徒,致力保留这种哲理思维的学识<sup>③</sup>,绝对不肯承认人类的偏见是真理的标准,但却认为偏见是人性原始意向的自然流露。先哲认为大众的信仰和宗教要是置感官于不顾,脱离迷信的程度愈远,愈将无力阻止不着边际的想象和狂热情绪产生的幻景。一些才智之士对基督启示说,抛以不屑一顾的目光,只不过是他们匆匆得出的结论,进而坚信一直尊敬的神性统一观念,被新教派狂野任性的激情所损毁,为虚无缥缈的玄想所磨灭。一篇据称出于琉善(Lucian)之手的著名对话录\*<sup>④</sup>,作者蓄意用嬉笑怒骂的笔调,论述三位一体这个神秘的题目,不仅无法达到

① 塞尔苏斯所发表的议论受到奥利金的驳斥,但是我们很清楚发现犹太民族和基督教派之间的区别。从米纽修斯·弗利克斯(Minucius Foelix)的《对话录》可以知道一般民众的情绪,对于背弃原有宗教崇拜很不以为然。

② 米纽修斯·弗利克斯的《对话录》提到异教徒的对话者,对于犹太人一度有庙宇、祭坛和祭品,还是感到非常敬仰。

③ 柏拉图提到要想获得真神的知识非常困难,发表这种知识更是危险。

\*④ [译注] 琉善(120 A. D. - 180 A. D.)是生于叙利亚的希腊作家和无神论者,对哲学抱持怀疑的态度,用对话体的作品讽刺和谴责伪善与迷信的行为,主要著作有《神的对话》、《阴间的对话》等。

所望效果,就飘浮不实人性的软弱和深不可测神性的完美而论,暴露出作者对这方面的无知。

基督教的创始人不仅被信徒尊为圣人和先知,被当做神明来崇拜。这一点应该不会让人感到惊异,因为多神教教徒对民间流传的神话或任何有关的事物,即使再牵强附会,都会拿来当做崇拜的对象。关于巴库斯、赫尔克里士和埃斯库拉庇斯的各种传说,早已脍炙人口,所以相信上帝之子一如常人降临世间,也是想当然之事<sup>①</sup>。基督徒竟然要抛弃那些供奉古代英雄的神庙,令人感到吃惊。正是这些英雄在世界的早年时代发明了各种工艺,制订各种法律,征服世界各处危害人类的暴君和妖魔。基督徒宁愿选择一个鲜为人知的教长,作为唯一崇拜对象,那位教长早些年头在一个野蛮民族中,成为本族同胞怨毒和罗马政府猜忌下的牺牲品。为数众多的异教徒民众只对尘世的利益感兴趣,拿撒勒的耶稣赐与人类赛过无价之宝的生命和不朽,大家却视若无睹。在这些贪念红尘的人们看来,基督自甘牺牲的精神、坚持贞洁的勇气、博爱无私的胸怀、人品举止的崇高和生活言行的朴实,不足以弥补缺乏声望和无所建树的缺陷。他们拒不承认基督战胜黑暗势力和死亡取得巨大胜利,反而对基督教神圣创始人极为可疑的出身、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受尽屈辱的死亡,多方曲解甚或横加污蔑<sup>②</sup>。

个别的基督徒置本人的信念于国家宗教之上的罪过,因为人数众多和联合行动更加严重。众所周知,早有人发表过这方面的见解,那就是罗马当局对臣民的任何结社活动,都极为仇视和猜疑,即使全然无害或甚至抱着有益社会的目的而组成的团体,都很难得到政府认可<sup>③</sup>。脱离公共敬神活动的基督徒,私下举行宗教集会,自然更令人生疑。他们的组织不合法,最后被认为对社会造成威胁和危险。罗马皇帝以维护治安为理由,禁止在夜间秘

<sup>①</sup> 按照殉教者查士丁的说法,魔鬼获得预言的能力,运用各种方法来阻止民众和哲学家皈依基督。

<sup>②</sup> 奥利金的作品中,谈起塞尔苏斯对于救世主的出身和行事非常不敬,说是利巴尼乌斯(Libanius, 314 A. D. - 393 A. D., 罗马诡辩家和修辞学家)称赞波菲利(Porphry, 243 A. D. - 305 A. D., 希腊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和尤里安,斥责这个教派在做蠢事,也把他们的神和神的儿子称为巴勒斯坦的死人。

<sup>③</sup> 图拉真皇帝拒绝在尼科米底亚成立有 150 人的救火队,他对所有民间团体都深具戒心。

密集会<sup>①</sup>，认为违背了正义的法则。基督徒由于信仰而表现的执着和顽固，更给他们的行为和用心涂上了一层严重的犯罪色彩。罗马帝王对于俯首听命的顺民或许会立即停止使用武力，他们认定命令能否贯彻执行，关系着统治者的尊严。若有一种独立精神，自认可凌驾政府权威之上，就会使用严厉的惩罚来阻止。基督教带着这种精神就会产生叛逆活动，等到扩展范围增广和持续时间加长，就更会受到罗马当局的压制。我们已经看到，基督徒主动积极和成效卓然的宗教狂热，传播信仰遍及帝国的每个行省甚至每个城市。新的皈依者为了和性质显然与众不同的特殊社会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系，不惜抛弃自己的家族和国家。基督徒阴沉和严峻的神态，对正当谋生活动和各种人生乐趣的厌恶，加上经常散布大难即将临头的预言<sup>②</sup>，使得异教徒不免忧心忡忡，害怕这个新教派会带来某种危害。大家愈是不明白，就愈感到后果严重。普林尼说道：“不管基督教的宗旨是什么，只凭着他们桀骜不驯的顽固态度，就应予以惩罚。”

#### 四、早期基督教所采取的防卫措施

基督的门徒进行宗教活动时，总尽量避开别人的耳目，最初是出于恐惧和需要，后来却完全是有意为之。基督徒极力模仿古希腊伊琉西斯神秘派极端诡秘的作法<sup>③</sup>，认为神圣的组织在异教徒心目中更显得高不可及，正像许多事情不能尽如人意一样，后来产生的结果却完全与他们的意愿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基督徒之所以遮遮掩掩，是由于有些作法根本见不得人。这种被曲解的小心作为为敌视他们的人提供了制造谣言的机会，使怀疑他们的人更对可怕的谣传信以为真。这些故事四处流传，基督徒被说成是人类中最邪恶的败类，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干着荒唐的下流勾当，把人类的尊严和道德品质当成牺牲，取悦那位不可知的神。有许多人假装悔过自新，出面讲述亲眼所见举行拜神仪式的情景。他们肯定的说：

---

① 普林尼总督发布告示禁止非法集会，行事审慎的基督徒暂停“阿嘉庇”，即爱之宴活动，但是正常的礼拜不会中止。

② 由于反基督和即将发生的大火等预言激怒异教徒，因此提到这些预言时都小心翼翼，有所保留。蒙丹派受到责怪，因为他们大胆揭发这个危险的秘密。

\* ③ [译注] 希腊每年在伊琉西斯举行秘密仪式，用来祭祀谷物女神得墨忒尔。

基督徒入教的神秘仪式,是把一个刚出生且浑身沾着面粉的婴儿,捧到一位手持匕首的新入会教徒面前。他闭着眼在这个代他赎罪的牺牲品身上胡乱砍杀。残酷行动完成后,教徒们便大口喝干婴儿的血,大块吞食还在颤动的小肢体,全体需通过这共同的犯罪意识以保证彼此永恒的秘密。更有人证明说,在这种惨无人道的献祭后,接着是大家一起吃喝,所有人都以狂饮来满足各自的兽欲。待某个时刻,灯火突然全部熄灭,所有人抛弃羞耻心,遗忘人的天性,并在黑暗中不顾伦常,胡乱进行交配<sup>①</sup>。

只要仔细读一读古代基督徒的申辩书,任何一个正直的反对派人物,对这些诽谤造谣的说法,当然不会信以为真。基督徒坚持本身的清白,向罗马政府地方官员呼吁,要求追查谣言。他们宣布只要有人能够为诽谤他们的罪行提供任何证据,甘愿领受最严厉的惩罚。他们同时还提出反驳说,别人胡乱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不仅毫无实据,从情理上来推断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这方面倒是令人信服。他们的论点是,福音书上一条条圣洁的戒律,对于各种合法的享乐尚且要加以禁止,谁能相信竟会唆使教徒去犯那些最值得咒诅的罪行;谁能相信如此庞大的一个宗教团体,会有人这样令自己的组织声誉蒙羞;谁又能相信如此人数众多、品性各异、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的人群,对死亡尚无所畏惧,竟会违背教养和天性深深印入脑中的做人准则<sup>②</sup>。这样义正辞严的申辩,除了有些基督教的辩护士不识大体,为了发泄对教会内部敌人的切齿仇恨,不惜损伤宗教事业的共同利益以外,任何言辞都驳不倒申辩的真实性。

即使这些辩护士有时暗示,有时直截了当宣称,强加于正统基督徒头上血腥的献祭活动和淫乱行为,事实上是马西昂派、卡勃克拉特派(Carpocratians)

---

① 运用殉教者查士丁的《护教申辩书》,德尔图良的《护教申辩书》和米纽修斯·弗利克斯的《对话录》等有关资料。后者非常详尽的叙述当局的指控内容和方式,德尔图良的答辩不仅极为大胆而且特别有说服力。

② 在里昂的宗教迫害期间,有一些异教的奴隶因为害怕酷刑,被迫指控信基督教的主人。里昂教会写信通知在亚细亚的弟兄们,对于受到非常可怕的控诉,感到气愤而且认为是可耻的行为。



以及属于诺斯替派的几个小教派的所作所为。这些派别已成为异端,在某些方面仍然遵循基督教的戒律<sup>①</sup>。那些和基督教会脱离关系的分裂教派,同样使用类似的罪名来指控基督徒<sup>②</sup>。无论各方面都有人声称,那种不堪入耳的淫乱行径,一直普遍存在于大批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员之中。正统信仰和异端教派之间微妙的分界线,异教徒政府地方官员根本无法分辨。他们认为是不同教派之间的仇恨,揭发出彼此共同的罪行。政府当局有时本着温和与冷静的态度,完全不理睬各教派之间的宗教狂热,经过公正的慎重调查之后所做的报告里面,总是声称那些抛弃罗马宗教信仰的派别,所做的交代很真诚,行为也无可非议。虽然他们那种荒谬和过度的迷信会招致法律的惩处,但这样的调查,对首批基督徒的安宁和名声总是件好事<sup>③</sup>。

## 五、罗马当局对基督教所抱持的观点

历史的使命在于从实记录事件的本末以为后世借鉴,要是刻意为暴君的行为开脱责任,或为迫害的旨意寻找借口,就会自取其辱。我们必须了解,那些看来对原创教会毫无善心的罗马皇帝,和近代君王动辄使用军队暴力和恐怖手段,镇压不同信仰的臣民做一个比较,其罪恶程度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像查理五世和路易十四这些君王\*<sup>④</sup>,无论从个人的思想和感情方面,应该都能认清良知的权利、信仰的义务和法律的公正。古代的罗马帝王和官吏,对基督徒坚持信仰的原则一无所知,为了促使基督教合法或自然皈依本国的神圣宗教制度,他们的内心也不会产生敌对的动机,所定的罪责可

① 当时有很多作者持这样的论调。要是想把他们无中生有的想象,埃皮法尼乌斯所接受的事实,以及蒂尔蒙特引用的数据,全部摘录出来,不仅冗长也实在让人厌恶。

② 等到德尔图良成为蒙丹派教徒以后,对于教会的诽谤言论,主要着重道德的败坏。伊利贝里斯会议的第三十五条教规,是为了防止发生丑闻,在不信主的人眼里,教会的守夜祈祷很容易受到恶意的渲染,使基督徒的名誉受损。

③ 德尔图良详述普林尼光明正大的证词,不仅列举理由,还加上教会的宣言。

\*④ [译注] 查理五世(1337 A. D. - 1381 A. D.)是法兰西国王,在英法百年战争(1337 A. D. - 1453 A. D.)初起时即位,加强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使法国能反败为胜;法王路易十四(1638 A. D. - 1715 A. D.),又称太阳王,建立绝对君权,推动重商主义,为称霸欧洲连年进行战争,重视文学艺术,是法国艺术的黄金时代。

以获得缓颊的理由,能够减低进行迫害的激烈程度。当局的行为出于立法者的温和政策,不受具有偏见的宗教狂热所驱使,执行那些针对地位卑贱的基督徒所制订的法律,常会带着蔑视的眼光而不以为意,甚至出于人道的关怀而免于处理。要是我们全面检视罗马当局的心态和动机,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其一,当局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发觉对此一新兴教派不可漠然视之。其二,任何臣民被控犯有此一奇特罪行,当局在量刑定罪时,都会特别谨慎处理。其三,处罚以从宽为原则。其四,受害的教会有和平安宁的时期。那个时代的异教徒作家长篇大论写下皇皇巨著,但是对基督徒这个问题,一直视为平常,着墨不多<sup>①</sup>。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可信的史料,来证明这四点符合事实,所言不虚。

感激上天的恩赐,启蒙时期的基督教会被一层神秘的面纱罩住,在教徒的信仰成熟,人数增加之前,保护他们免于恶意的攻击,甚至完全躲开异教徒的知晓。他们逐渐抛弃摩西所规定的种种崇拜仪式,为最早皈依福音的人提供安全而无害的掩护。由于他们大部分都是亚伯拉罕的族人,割礼就是最特殊的标志,在耶路撒冷神殿被毁之前,一直在那里举行礼拜,将律法和先知视为神的旨意在地上显现。就是在心灵上接受以色列应许之说的非犹太人,在改变信仰以后从外观上也被视为犹太人<sup>②</sup>。多神教徒重视表面的祭典和仪式,更甚于信仰的实际内容。这个新兴教派有伟大的企图和期望,始终小心的加以掩饰,不动声色的私下传播,从罗马人对那个闻名的古老民族所抱持的宽容政策中,获得相当程度的保护。时隔未久,犹太人受到宗教狂热和对异端深仇大恨的刺激,慢慢觉察到他们的拿撒勒兄弟正在背弃犹太教堂的教义,一心一意要把异端邪说淹没在信奉者的血泊之中。上天的意旨,早已解除他们执行恶毒念头的武装能力,虽然他们有时还能无法无天,行使煽动叛乱的特权,但是不再拥有审判罪犯的司法权力。同时犹太人发现,要在一个冷静的罗马政府地方官员的心中,煽起由狂热情绪和偏见引起的仇恨也确乎不易,何况各行省总督曾宣布,随时准备受理危害公共治安的案件。等到罗马人听说问题的中心不是具体事实,只是一些有关宗教的

<sup>①</sup> 奥古斯都的著述中(有部分是君士坦丁时代所撰写),提到基督教的文字不到六行。勤勉的希菲林(Xiphilin)在迪翁·卡修斯的历史巨著中找不到基督徒的名字。

<sup>②</sup> 苏埃托尼乌斯的作品在论及犹太人和基督徒时都很含混,证明罗马人不仅对他们很陌生,而且也弄清两者有什么差别。

空话,是犹太教的律法和预言应如何解释所产生的争论,罗马当局便觉得,认真研究在一些野蛮和迷信的人当中发生的不着边际的意见分歧,未免有损于罗马帝国的尊严。

第一批基督徒的清白无辜,倒是受到全然无知和不屑过问的保护,异教徒地方官的法庭常常变成躲避犹太会堂疯狂迫害最安全的庇护所<sup>\*①</sup>。确实如此,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从古代遗留下来的传说,也会在这里重述十二使徒漫游异邦的行程,他们的种种神奇行迹,以及各自不同的死难情景。经过一番更细腻的研究以后,却会使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些曾目睹基督创造各种奇迹的人,如何可能会被允许在巴勒斯坦境外,用自己的鲜血来证实他们所言不虚<sup>②</sup>。从常人的正常寿命来判断,应该知道,在犹太人的不满爆发,成为那场必以耶路撒冷的彻底毁灭告终的疯狂战斗之前,十二使徒中的大多数人都应该早已过世。从基督死亡到那场令人难忘的暴乱,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这个时期,除了在基督死后第三十五年,那场大暴乱发生之前两年,尼禄曾对帝国的基督徒突然进行一次短暂而残酷的迫害之外,我们没有发现罗马政府改变宽容政策的任何迹象。后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这一独特事件的历史面貌,主要是依靠那位具有哲学头脑的历史学家,仅凭他的人品也足以使我们不能不对这段史料做一番最认真的思考。

## 六、罗马大火引起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

尼禄当政第十年,帝国首都遭到一场大火,为祸之烈和受害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希腊艺术和罗马功勋的纪念物,布匿战争和征服高卢的全部战利品,最神圣的庙宇和最壮观的宫殿,都被凶猛的烈火吞噬。罗马城划分为十四个区或地段,只有四个区完好如初,三个区被夷为平地,其余七个地

---

\*① [译注] 参阅《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和第二十五章,有关亚该亚总督加利奥(Gallio)和犹太亚总督菲斯特斯的行为。

② 在德尔图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斯那个时代,殉教者的荣誉仅限于圣彼得、圣保罗和圣詹姆斯。等到后来,当时的希腊人才逐渐加在其他使徒的头上,很审慎的挑选他们传教和殉难的地点,有些遥远的国度已超越罗马帝国的疆域。

段在经历大火肆虐后,到处是断壁残垣的悲惨景象<sup>①</sup>。当局提高警觉,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不让这场重大灾害引起不良后果。皇家花园开放收容受难民众,迅速搭建临时房舍让灾民栖身,提供廉价的粮食和民生用品。从下达的诏书对市容重整和民宅建构所做的规定,可以看出整建的工作要从宽处理。就像繁荣时期所出现的情况,罗马大火发生数年以后,反而造成比过去更美丽整齐的新城市。尼禄在这段期间尽量谨言慎行,装出悲天悯人的仁慈态度,还是无法使他免于大众的猜疑。把罪名加在一个杀妻弑母的凶手身上<sup>②</sup>,是很自然的事。身为国君无视于尊贵的地位,竟敢在剧院登台献艺,这种人还有什么蠢事做不出来。因而谣言到处流传,指控皇帝纵火烧毁自己的都城,愈是荒谬的传言愈容易迎合灾民愤怒的心情。当时竟有一种耸人听闻的说法,更是使人坚信不疑,说是尼禄欣赏他所引燃的大火,手里弹着七弦琴,高歌特洛伊的焚毁而发思古之幽情<sup>③</sup>。尼禄皇帝为了转移用专制力量也无法消除的嫌疑,决意要找一些人出来当替死鬼。塔西佗曾经这样写过:

尼禄为了辟谣,将群众所称的基督徒抓来。这些人因作恶多端普遍受到厌恶,于是用各种惨酷之极的手段来惩罚他们。教派因创始人基督而得名,在提比略当政时,被代行法务官头衔的庞提厄斯·彼拉多(Pontius Pilate)处死<sup>④</sup>。这有害的迷信虽一时受到抑制,再度于发源地犹太地(Judaea)传播,并且蔓延到首都。须知罗马是当世最污浊放荡的

\* ① [译注] 64年7月18日罗马大火,共烧了九天,将巴拉丁山和卡皮托山之间的精华区域,全部烧成焦土,其余位于北边的各区,也烧成半毁状态。只有四个区位于城市边缘或在台伯河西岸,得以幸免于难。

\* ② [译注] 尼禄继位为帝,全仗母亲亚格里皮娜之力,后因宫廷之权力斗争,在59年派禁卫军弑母于离宫;尼禄在62年与屋大维娅(Octavia)离婚娶波培娅(Poppaea)为后,后来害怕发生无法控制的状况,派人将屋大维娅杀死。

③ 我们可以得知,塔西佗用难以置信和犹豫不决的态度提到大火的谣言,苏埃托尼乌斯毫不考虑的加以引用和转述,迪翁用严正的立场证实谣言的起因和来源。

④ 犹太人过了一个世纪才推定基督的出生日期,所以会造成年代的错误,我们从约瑟法斯的记载得知代行法务官头衔的彼拉多,任职于提比略当政最后十年,也就是27年到37年,根据早年的传统,把基督去世的日期定于29年3月25日,也就是两位杰米尼出任执政官的那一年。这个日期为帕吉(Pagi, Antoine, 1624 A. D. - 1695 A. D., 希腊编年史家)、枢机主教诺里斯和勒·克拉克所采用,这样得出的纪元比实际时间晚了四年。

罪恶渊藪，邪教在受到庇护之下，非常猖獗的流行开来。当局在起初将自认是教徒的人逮捕起来，继而根据他们的揭发，有大量人员被判罪，与其说是在城市纵火，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憎恨<sup>①</sup>。他们死于残忍的酷刑，临终还受到凌辱和讪笑。有些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些人全身缝上兽皮，让狗撕裂。那些被钉十字架的人，后来身上浸着易燃物质，在夜晚点上当成照明的灯火。尼禄把自己的花园当成大型展示场所，到处是惨无人道的景象，还举行赛车活动，皇帝亲临主持，他有时还会打扮成赛车手的模样混杂在人群中。基督徒的罪过实在应予严惩示众，但是舆论认为这批可怜虫是死于暴君的残酷，并非为着大众的利益而牺牲，因此群众由痛恨转为怜悯。

那些用好奇的眼光观察人类变革的人，一定会注意到，尼禄位于梵蒂冈的花园和竞技场，受到首批基督徒鲜血的污染以后，却因这个受迫害的宗教获得一连串的胜利，加上滥用所具有的特权而变得更为名闻遐迩。就在这块土地上，历代教皇修建一座比古代朱庇特神殿更为壮观宏伟的教堂。他们从加利利(Galilee)海卑微的渔夫手里<sup>\*②</sup>，获得统治全世界的权力，继承凯撒的宝座，为征服罗马的蛮族制订法律，把管辖心灵的统治范围，从波罗的海推展到太平洋的两岸。

有关尼禄的迫害活动，在此还要提出几点意见，希望能够解释若干疑点，为研究后续的教会历史提供一些线索：

其一，后世抱持怀疑心理的学者，只有相信上述离奇事件的真实性，以及塔西佗这段著名记述的可靠性。苏埃托尼乌斯可以为事件的真实性作证，他的治学严谨而勤奋，提到尼禄曾经惩治基督徒，认为那是一个邪恶的新兴教派<sup>③</sup>。至于说到记述的可靠性，还可找到说法雷同的古老手稿，塔西

① 拉丁文原文是 *Odio humani generis convicti*，含意可以说是“人类痛恨基督徒”，或是“基督徒痛恨人类”，我采用后一种意思，比较合乎塔西佗的风格，并没有考虑福音的内涵。我查证过利普修斯权威的著作，塔西佗的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的译本，以及勒·克拉克、拉德纳和格洛斯特主教的有关资料，才做出这种解释。

\*② [译注]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中，彼得、安得烈、雅各和约翰都是加利利海的渔民，这里提到卑微的渔夫是指圣彼得。

③ 莫斯海姆用 *malefica* (意为“邪恶的”) 比较符合塔西佗原文 *exitiabilis* (意为“致命的，死亡的”) 的含意，但绝不像有些学者译为 *magical* (意为“神奇的”)。

佗为文那难以模仿的特殊风格。他具有极高的声望,著作风行一时,可能被宗教狂热分子加以篡改。还有就是记述的着眼,虽然指控首批受害基督徒犯了滔天大罪,并未提到他们有任何超乎常人的神奇能力<sup>①</sup>。

其二,塔西佗出生在罗马大火前几年\*<sup>②</sup>,只能从阅读史料和与人闲谈中,了解到幼年时代所发生的大事。他早年的生活平淡无奇,直到天才完全成熟以后才为公众瞩目。他对于高尚的阿格里科拉抱着感激的怀念之情,写出最早一部历史作品,后人读之深受感动而有启发,这时他已经四十岁了。他以《阿格里科拉传》和《日耳曼志》一试身手以后,竟能始料未及的完成一部皇皇巨著,自奥古斯都崩殂至涅尔瓦继位的三十卷本《罗马编年史》\*<sup>③</sup>。涅尔瓦的仁政带来公正和繁荣的时代,使塔西佗的晚年可以用全副精力来治史。当他进一步研究所要著述的题材之后,一方面考虑到自己的荣誉,避免让人作为笔诛的口实,与其颂扬在位帝王的德行,倒不如记录往日暴君的罪恶。他决定以编年史的形式,叙述奥古斯都以降相续四代帝王的行谊,要将八十年的史料搜集、整理和修饰,成为一部不朽的名著,使每段文字都能发人深省而又栩栩如生,对塔西佗这样的天才人物而言,也要耗尽他大半辈子的心力。战功彪炳的图拉真在当政末期,已将罗马的势力扩张到古老的限制范围以外,这位史家此时在《编年史》第二卷和第四卷中,描绘出提比略的暴政。等到哈德良皇帝继承王位,塔西佗按照预定的进度,还来不及叙述首都的大火,以及尼禄对基督徒的残酷行为。这段时期的间隔只有六十年,身为编年史家,有责任要能容纳当代人的各种观念和看法。塔西佗已跻身哲人之列,在悉心探讨这个新教派的起源、发展和性质的同时,很自然的抛开尼禄时代的偏见,而以哈德良时代的看法为依据。

其三,塔西佗常会顾虑读者的好奇和见识,将许多中间环节的状况和概念,留给读者自己补充,因此他的行文极为简洁,故意省略这些细部的描述。

① 约瑟法斯所写的作品,时间大约在奥利金到欧西罗比乌斯之间,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平生,可以断定确有其人其事绝非虚构,曾经叙述先知伴同耶稣,还有他的德行、神迹以及死后复活,可以说是言之凿凿,同个时代约瑟法斯承认耶稣是弥赛亚。

\*② [译注]塔西佗生于公元55年,尼禄于54年10月13日即位,所以塔西佗应该是生于尼禄当政的次年。

\*③ [译注]本书提到塔西佗著《罗马编年史》三十卷,其实应该是《历史》十二卷和《编年史》十八卷,合起来算是三十卷。事实上,现存的部分是《历史》的第一到第四卷和残本第五卷;《编年史》是第一到第四卷,第十一到第十五卷,以及残本第五、第六和第十六卷。

吾人可以大胆假设必然有特殊原因，导致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否则，照当时他们的隐秘和无辜来说，不太可能引起帝王注意，更不可能触怒当局。至于犹太人在自己的家乡受到压迫，现在大量聚居在首都，当然更会引起皇帝和民众的怀疑，何况一个对罗马的压迫感到忍无可忍的民族，不惜采取残暴的手段来报仇雪恨，倒是非常可能的事。但是犹太人在皇宫里有靠山，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暴君本人。美丽的波培娅是尼禄的皇后，也是皇宫的主宰，还有一位犹太血统的演员甚受皇帝宠爱，都在为这个让人厌恶的民族说项讲情<sup>①</sup>。想要犹太人不受牵连，必须找出替罪的羔羊，于是有人提出，虽然真正的摩西信徒与罗马大火没有关系，他们之中最近产生一个有害的教派，像加利利派可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在加利利派这个称呼之下，有两类人被混为一谈，其实他们的行为和信仰根本风马牛不相关，一类是信奉拿撒勒耶稣的门人弟子<sup>②</sup>，另一类是投身到高卢人犹大(Judas the Gaulonite)旗帜下的狂热信徒<sup>③</sup>；前者是人类的朋友，后面这类人才是充满仇恨的敌人。他们之间唯一类似之处，是为了捍卫坚定的信仰绝不会让步，全然无畏于死亡和酷刑的威胁。犹大的追随者在煽动同胞全面叛乱以后，全部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中壮烈牺牲；作为基督徒的耶稣信徒，则已经遍布在整个帝国。塔西佗所处的哈德良时代，一个完全被人遗忘的邪恶教派，竟将它的罪行和祸害，归之于应公正对待的基督徒身上，倒是自然不过的事。

其四，不管人们对这种臆测(这只是一种假定而已)抱持何种想法，事实非常明显，尼禄对基督徒进行迫害所产生的后果，包括引起的原因，都限于罗马城的范围之内。加利利派或基督徒所信奉的教义，从来没有成为惩罚的标的，也没有受到追究查禁。从此以后他们在长时期内遭受苦难的概念，一直与残暴和虐待发生关联，以致后来几位较为温和的皇帝，对这个受到暴君压迫的教派，把它看成善良和无辜的被害人一样，尽量采取宽容的对待

<sup>①</sup> 这位演员名叫阿利图鲁斯(Aliturus)。约瑟法斯在两年前也是经由这个管道，将一些关在罗马监狱的犹太祭司解救出来。

<sup>②</sup> 博学的拉德纳(Lardner, Nathaniel, 1684 A. D. - 1768 A. D., 英国新教徒神学家)证明加利利人这个名称非常古老，可能在早期用来称呼基督徒。

<sup>③</sup> 犹大的儿子在克劳狄当政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孙子以利亚撒(Eleazar)在耶路撒冷失守后，带领九百六十名抱必死决心的追随者，固守一个坚强的碉堡。当攻城锤将大门打开裂缝时，他们拿刀先将妻子儿女杀死，然后自杀，无一人生还。

方式。

## 七、图密善当政对基督徒的迫害

有件事值得吾人的注意,耶路撒冷的圣殿和罗马的朱庇特神殿,几乎同时毁灭于战火之中<sup>①</sup>。如果说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那就是信徒自愿向圣殿的捐献,竟然被暴虐的征服者抢走,拿来整修和装饰朱庇特神殿<sup>②</sup>。罗马皇帝向犹太人征收人头税,虽然每个人缴交的金额有限,但是这笔钱的运用早已有所计划,征敛的手段非常严厉,让人认为是不堪其苦的苛政。有些人与犹太人既无血统渊源,也没有宗教关系,税务官员还是可以任意课税。基督徒原来借着犹太人的会所当庇护,现在也无法逃脱贪婪的勒索。基督教徒一直不愿惹上偶像崇拜的麻烦,凭良知也不能为披着魔鬼外衣的朱庇特神庙尽力。基督徒当中信奉摩西律法的人员,原来的数目相当多,虽然目前已经减少,就是想要极力掩盖犹太血统,也很不容易做到,只要检查是否行过割礼,马上就能揭穿身分<sup>③</sup>。

就罗马当局的官员来说,他们可没有工夫去研究这两个教派在教义上的差异。那些用皇帝名义设置在罗马的法院,还有以代行法务官名衔设置的犹地亚地方审判庭,那些带来受审的基督徒中,据说有两个人的出身,甚至比伟大的君王还要高贵得多。这两位是耶稣基督的亲兄弟使徒圣犹大(St. Jude)的孙儿<sup>④</sup>,本来具备继承大卫王的资格,受到全民的尊敬,从而引起总督的猜忌。他们的穿着褴褛而且答话很老实,很快让当局相信,他们既

① 朱庇特神殿在维特里乌斯和韦斯巴芗的内战中被焚毁,时间是69年12月19日;耶路撒冷圣殿在70年8月10日,毁于犹太人自己的手里,好像跟罗马人无关。

② 图密善修建新的朱庇特神殿呈献给罗马的神明,单是镀金的费用就花了一万二千泰伦(超过两百五十万英镑)。马修(Martial)提出意见要移用整修耶路撒冷圣殿的经费,他说要不是这样,皇帝一旦要神殿归还所欠的款项,朱庇特就是将奥林帕斯山卖掉,也还不了十分之一的价钱。

③ 苏埃托尼乌斯曾经亲眼看到一位九十岁的老翁,在行省总督的法庭内,当众接受检查是否行过割礼。

④ 这样明显的称呼,可以知道耶稣的兄弟就是约瑟和马利亚的婚生子。为了尊敬圣母的贞洁无瑕,诺斯替教派认为是约瑟的第二位妻子所生,正统的希腊教徒也采用这种说法。拉丁人还要加以改进,强调约瑟一直过着独身生活,提出很多的证据,把称为耶稣基督兄弟的犹大、西蒙及詹姆士说成是他的堂兄弟。



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扰乱罗马帝国的安宁。两兄弟坦率承认自己的皇室血胤,以及和弥赛亚的近亲关系,但是否认有任何世俗的企图,声称要建立纯粹属于精神和心灵的天国。当被问到财产和职业时,他们就伸出因每日辛勤劳动而长满老茧的双手,说是完全靠着耕种为生,在科卡巴(Cocaba)村庄附近有一块面积约二十四英亩的土地,价值约九千德拉克马或三百英镑。于是圣犹太的孙儿在总督既怜悯又鄙视的心情下,无罪释放。

大卫王室的衰落使后代子孙免于暴君的猜忌,自己家族的兴旺使得怯懦的图密善皇帝提高警觉。只有他让所恐惧、憎恨或尊敬的罗马人流血丧命,才能消除他的不安。所以图密善对付自己亲叔叔弗拉维乌斯·萨比努斯(Flavius Sabinus)的两个儿子,老大很快以涉嫌谋叛而定罪,小儿子弗拉维乌斯·克莱门斯(Flavius Clemens),由于生性懦弱无能,才幸免于死。皇帝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这位不会造成威胁的堂弟真是恩宠备至,把自己的外甥女多米蒂娜(Domitilla)许配给他,收养他们所生的儿子,希望有一天让他继承王位,将孩子的父亲赐予执政官的高位。可是连一年的任期都没有满,图密善就找出一个微小的借口,将堂弟判处死刑,多米蒂娜也被放逐到坎帕尼亚海岸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sup>①</sup>。另外一大批被牵连进去的人,不是处死就是没收财产,指控的罪名是“无神论者”和“认同犹太人”<sup>②</sup>。要是按照当时官府和舆论对基督徒并不很明确的了解,要把这两种罪名加在一起,除了用于基督徒身上,对其余人员全都不适合。就凭着这种解释,可以坐实一个暴君的猜疑,作为他们光荣死难的证据。于是教会便将克莱门斯和多米蒂娜,列为第一批殉教者的名单之中,并将图密善的暴行称之为“第二次大迫害”。这次迫害(如果配得上这个称呼的话)的时期并不长,处死克莱门斯和放逐多米蒂娜后不过几个月,一名深得多米蒂娜喜爱的自由奴斯梯芬,虽然没有信奉她的宗教,却在皇宫里刺杀图密善。元老院对死去的皇帝加以鞭尸,废除他所下的诏书和判令,赦回被流放的人。在涅尔瓦皇帝温和的统治

<sup>①</sup> 迪翁说是放逐到潘达塔里亚岛(Pandataria),布鲁提乌斯·普雷森斯(Brutius Praesens)认为是潘提亚岛(Pontia)。这两座岛屿相距不远,所以产生不同的说法,可能是抄写员的笔误,也可能是欧西比乌斯弄错以为有两位多米蒂娜,一位是克莱门斯的妻子,另一位是他的外甥女。

<sup>②</sup> 布鲁提乌斯·普雷森斯可能搜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记录。要是他与普林尼通信,那就可以确定是同时代的作者。

下,无辜的受害者恢复地位,发还所没收的财产,就连一些罪无可道的人也获得赦免,或者逃脱了惩罚。

## 八、图拉真为基督徒建立合法的审判程序

大约过了十年图拉真在位的时期,小普林尼被他在元老院的同僚和皇帝,任命为比提尼亚和本都的总督。到任后不久就发现,不知道应依据哪些法令和规定,来进行法院的审判工作,何况有的根本违背他善良的本性,因为小普林尼从来没有参与审理基督徒的案件,只知道有这个教派的名称。至于他们所犯的罪行属于哪种性质,按什么方式定罪,应给予何种惩罚,他根本一无所知。他处于惶恐的状况下,就像以往惯常的作法,将这个新兴教派的状况写了一篇奏章,就他个人难免有点偏袒的看法,呈给图拉真裁定,请求皇帝以圣明的睿智解开他的疑惑,开导他的无知。小普林尼的一生汲汲求知,通晓政府事务,十九岁的年纪就以出色的辩辞,在罗马法庭初试啼声<sup>①</sup>,进入元老院占有一席之地,担任执政官的殊荣,个人交游广阔,与意大利和行省的各阶层都有联系。如果说他对这方面无知,那倒是释放出来一些信息。我们因而可以断定,当他出任比提尼亚总督的时期,对于取缔基督徒并没有一般的法规和元老院的敕令。因为无论图拉真或以前几位公正廉明的皇帝,他们的诏书和司法裁定,都会收入民法和刑法的法典之中。当局并没有公开表明对这个新兴教派的意见,即使在法庭上已有取缔基督徒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可以供当局成为必须遵循的先例。

图拉真的宗教政策在概念上或许会发生错误,就他对小普林尼奏章的批示来加以对比,表现得还算公正仁慈。因而后来有一段时期,基督徒常用来为自己辩护。图拉真皇帝并没有表现出宗教法庭审判官那种狂热,非要把异端查得水落石出,一点都不能放过,使判罪的人愈多愈好。正好相反,他表示最关紧要之处,在于保护无辜者的人身安全,不是防止犯罪者逃脱制裁。他承认要制订一套普遍适用的法律甚为困难,但是在颁布两项较为宽

---

<sup>①</sup> 他第一次出庭辩护在81年,前一年多是历史上有名的维苏威火山爆发,他的叔父老普林尼因而死于非命。

大的法令以后,对于受苦受难的基督徒,确实起了支持保护的作用。虽然他明令指示地方官员惩处已依法定罪的基督徒,基于人道的考量,提出非常矛盾的做法,那就是禁止对未定罪的嫌犯进行审讯,也不允许有一点风声就进行追究。皇帝对于匿名指控概不受理,认为这种可耻的行为损害政府信誉,因而严格规定,要以“信奉基督教”的罪名给人定罪,必须有合法的控告人公开出庭作证。按照这样的规定,任何人要想充当告发者这种引人怨恨的角色,必须公开说明产生怀疑的理由,具体提出秘密集会的时间和地点,列出大量内部情况的数据,何况这些都是教徒严格保密,不让神圣的事物为基督教的敌人所亵渎。要是控告人的指控生效,必然遭到人数众多而又活跃的教派的仇恨,受到人群中思想开明分子的谴责,而且不管任何时代和国家,这种行径都被视为可耻的告密者。反之,设若证明控告不实,按照哈德良皇帝所颁布的法令,凡诬告市民犯有信奉基督教的罪名者,会受到严厉处分,最高可判处死刑。个人之间的仇恨或者宗教信仰的冲突,可能会无视于遭受侮辱或危险所带来的恐惧,但是也可想象得到,罗马帝国的异教徒中,很少人愿意以身试法来指控敌人<sup>①</sup>。

为了规避法律的限制所采取的权宜手段,对于制止私人仇恨或宗教狂热的害人计谋,证明经常发挥很大的功效。恐惧和羞愧的心理对个人行为产生制约,只有在人数众多而喧嚣的集会中,这种影响力暂时会失去作用。虔诚的基督徒希望获得殉道的光荣,当然有更多人力求逃避,不是迫不及待,就是提心吊胆的等待,按照规定即将来临的节日庆典和竞技比赛。一到这种场合,帝国各大城市的居民都会聚集到竞技场或者露天大剧场去。那里所具有的特殊气氛以及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激发起他们狂热的情绪,完全丧失了人性。无数的观众头戴花环,满身经过香熏,要用牺牲的鲜血净化灵魂,置身于保护神的画像和祭坛之中,感觉充满在宗教信仰所必备的欢乐之中。他们这个时候就会想到,只有基督徒憎恶全人类共有的神祇,怀着阴险的恶意拒不参加庄严的集会,对于公共喜庆活动的厌恶就是侮辱的表示。如果帝国最近遭到任何灾难,比如一场瘟疫,一次饥荒,或一场战争的失利;

<sup>①</sup> 欧西比乌斯提到他保有哈德良的诏书,同时还有一份的名气更响,是安东尼署名的敕令,但是真实性如何有商榷的余地。查士丁的两份《护教申辩书》对控诉基督徒的问题,提出很详尽的说明和解释。

如果台伯河泛滥成灾,或者尼罗河河水没有漫进田地;如果发生地震或者季节的寒暑失调,这时迷信的非基督徒认定全是基督徒的过错,他们的罪孽和渎神活动,虽然因政府的过分仁慈而得到宽恕,终于还是引起上天的震怒。在一大群狂乱和激怒的暴民环伺之下,诉讼案件不会按公正的法律程序进行。在一个被野兽和角斗士鲜血染污的竞技场里,不可能听到怜悯的声音。庞大人群不耐烦的怒吼声,指控基督徒是全体人类和神明的公敌,呼吁判处他们最残酷的刑罚。于是就会在这个新教派中挑出一两个出头最多的人物,带着无比激愤的情绪呼喊着他们的名字,要求把他们抓来扔进关着狮子的兽穴里面<sup>①</sup>。主持这类集会的行省首长和地方官员,一般都会满足民众这种要求,牺牲几个最惹人痛恨的基督徒,来平息他们的怒火。但是有一些明智的罗马皇帝保护基督徒,免遭暴乱群众任意指控所带来的伤害。他们很公正的谴责这类私刑,认为既不符合坚强的统治要求,也有损帝国政府的公道立场。哈德良和安东尼·皮乌斯的诏书都明确宣布,集会上民众的呼喊,对热心信仰基督教的人,永远不能作为定罪和惩罚的合理见证<sup>②</sup>。

## 九、罗马当局对基督徒的处置及殉教状况

有些基督徒定罪以后也不一定要服刑,经过证人的指控,或者自愿招供,已经充分坐实有罪的人,仍然自己掌握着选择生或死的权力。基督徒使地方官员最感愤恨之处,不在过去的可恶罪行,而是目前的抗拒态度。当局认为对于定罪的人,已经提出非常宽大的赦免条件。他们只要同意在祭坛上敬几炷香,就会安然无事在一片掌声中当场释放。大家认为仁慈的法官要善尽责任竭力感化,而不是惩罚那些迷途的狂热分子。法官根据被告的年龄、性别和具体处境而采取不同态度,不惜屈就高高在上的身分,向教徒指出活着如何充满乐趣,死亡是可怕的绝灭,不仅苦口婆心劝说,有时甚至请求他们要多少对家人和亲友存几分同情之心。如果规劝和威胁都不起作

<sup>①</sup> 波利卡普(Polycarp, ? - 66 A. D., 西麦拿主教, 反对马西昂派, 坚持基督教信仰, 被总督逮捕焚死)殉难的情况, 显示出群众骚动的鲜明景象, 通常都是犹太人恶意的煽动所引起。

<sup>②</sup> 上面提到哈德良和皮乌斯的诏书, 就包含这些规定。

用,还会使用暴力,皮鞭和刑架可用来补充说服力之不足。为了制服这个在异教徒看来如此冥顽不灵、怙恶不悛的罪犯,使用各式各样的酷刑。对于迫害者这种离奇的行为,古代的基督教辩护人据实提出严厉的指责,说当局违反一切法律原则和正常的法庭程序,然而使用酷刑的目的,不是要强迫罪犯承认自己所犯罪行,而是要他否认自己的过失。等到后来,接连几代的修道士在孤寂无聊之中,竟以研究早期殉教者所受各种死状和苦刑为乐,挖空心思发明许多想入非非的离奇手法。特别假想狂热的罗马政府地方官员,置一切道德观念和公共廉耻于不顾,竟然对无法制服的人进行奸污,下令可以使用最野蛮的暴力。据说那些视死如归的虔诚妇女,往往被迫受到更严酷的考验,要她们决定宗教信仰和自己的贞洁究竟何者重要。奉命前来奸污她们的淫荡青年,事先都曾受到法官庄严的告诫,要他们对那些不愿向维纳斯祭坛敬香的渎神处女,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爱神的荣誉。他们的强暴行为总是无法得逞,一定会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及时进行干预,使这些贞洁的女基督徒,最后能够免于遭受身不由己的蹂躏。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确交代,在比较古老和更为可信的教会记录中,很少有这类污秽笔墨的夸张辞句<sup>①</sup>。

对于早期殉教者,所以产生不顾事实真相和根本无此可能的描述,主要是出于一个很自然的误解。第4和第5世纪的教会作者妄加猜臆,认为罗马政府地方官员像异教徒或偶像崇拜者一样,对基督徒怀有势不两立的狂热仇视。一些由平民摇身一变成为朝廷显贵的人员,可能会怀有基层民众的成见。还有一些人出于贪婪或恩怨,也会表现得残酷无情<sup>②</sup>。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一件事,当时可以用早期基督徒感激涕零的供状作为证明。皇帝或元老院派往各行省,操持生杀大权的地方官员,绝大多数都是温文儒雅,颇有教养的人士,尊重法治精神,通晓各种哲理,往往拒绝执行可厌的宗教迫害任务,对某些告发根本不予受理,或者向被控基督徒指明逃脱刑责的办法,使他们免遭法条的惩处。尤其在官员被授予可以自行裁决的司法权力

<sup>①</sup> 杰罗姆在《隐士保罗的传奇》(*Legend of Paul the Hermit*)中,说出一个很离奇的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全身赤裸被绑在铺满鲜花的床上,这时一位美丽而淫荡的姬妾要与他燕好,他为了压制冲动的性欲,竟然咬掉自己的舌头。

<sup>②</sup> 卡帕多细亚总督克劳狄乌斯·赫米尼阿努斯(*Claudius Herminianus*)的妻子改信基督教,他因而怒火冲天,对待基督徒残暴无比。

以后<sup>①</sup>,总是尽量用来解救和帮助一直遭受迫害的基督徒,而非变本加厉做进一步压迫。当局并没有将告到法庭的基督徒全部判罪,更没有把那些狂热坚持基督教信仰,已判罪的人全都处死。在大多数状况下,都会判处不太严厉的惩罚,如监禁、流放或者发配到矿山服行苦役<sup>②</sup>,为遭到判决的不幸受害者,保存一线希望。如能遇到新主即位、皇室婚姻或者战争获胜等国家庆典,宫廷会颁令大赦天下,他们很快就可以恢复原来的地位和财富。

罗马政府地方官员若要立即处死殉教者,看来只是从两个极端中仔细挑选的少数人,大部分是主教或执事,都是在基督徒中最有地位和影响力的人,处死他们,可以产生杀一儆百的作用。不然就是些基督徒中身份最卑贱的人,特别是那些处于被奴役地位的贫民,一般人认为这些人的生命一文不值,他们的苦难在古人看来,不值得挂齿<sup>③</sup>。学识渊博的奥利金曾经亲身经历,而且广泛阅读古代基督教的历史,非常明确而且清楚的提到,真正殉教者的人数实在是微不足道。单凭这种权威性的论点,就足以推翻一般人所谓曾经出现一支殉道大军的说法。从遍布罗马各地的许多地下墓穴中,搜寻到的殉教者的遗骨和遗物,数量之多,足以塞满为数众多的教堂<sup>④</sup>,神迹和功德更成为连篇累牍圣徒传奇中不可思议的主题<sup>⑤</sup>。但是奥

① 德尔图良在致阿非利加总督的信函中,特别提到若干对待基督徒仁慈宽厚的案例,说他了解事件发生的详情。

② 有九位主教以及相当数量的教士和信徒,被判在努米底亚矿区服苦役。西普里安写了一封很虔诚的信给他们,感谢上天的恩典能够让他安心。

③ 在里昂殉教事件中,有个名叫布兰地纳(Blandina)的奴隶受到极为残忍的酷刑。五名殉教者有两名是奴隶,还有两名是贫苦民众。

④ 如果我们了解罗马的平民并非都是基督徒,而且基督徒并非都是圣徒和烈士,那就不能认定从公共墓地挖出来的尸骸和骨灰瓮,都可以获得宗教的尊崇。经过十个世纪公开任意的赐给殉教者头衔,以致更多的天主教徒感到疑窦丛生。现在要证明是神圣的殉难者遗骨,必须要有BM两个字母的标志,旁边有一个装满红色液体的小瓶,假定那就是血液,再就是棕榈树的图形。前面两种特征无关紧要,主要证明在于最后一种,但是学者的看法认为还有三点可议之处:(1)这种称为棕榈的图形,可能是柏枝,也可能是经过装饰的逗点,特别是用在碑文上。(2)棕榈是异教徒表示胜利的符号。(3)基督徒使用这个记号,不仅表示殉难,还代表死后复活的欢乐。

⑤ 类似这种传说的典型例证,像是有了一万名身为基督徒的士兵,不知是被图拉真还是哈德良判处磔刑,同一天在阿拉拉(Ararat)山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只能听听也就算了。据说是有个MIL的缩写字,它的含意可以当做“士兵”解,也可以解释为“一千”,那么“十个士兵”就当成“一万名”,因而引起非常特殊的误会。

利金一般性的议论,可以从友人狄奥尼西乌斯的具体证词中得到解释和说明。狄奥尼西乌斯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这座大城里,一直受到德西乌斯皇帝的荼毒,但是按照他的估计,因信奉基督教被迫害至死的殉教者,大约只有十男七女。

## 十、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殉教始末

就在进行宗教迫害的同时,能言善道、积极进取又充满宗教狂热的西普里安,不仅管辖迦太基教会,更负责整个阿非利加教区。他具有能使信徒生起虔诚尊敬心的特质,激起异教徒地方官吏的猜忌和仇视;由于他的地位和性格使然,注定成为招致嫉妒和危险的目标。从西普里安一生的经历来看,人们过分夸大这位基督教主教的危险处境;然而比起一些俗世的野心人物,为追求权势和富贵,他所冒的风险要小得多了。须知四位罗马皇帝连带整个家族、亲信和部从,在短短十年之内全部灰飞烟灭。这段时期迦太基主教凭借其口才和威望,一直在指导阿非利加教会会议的工作。他出任主教三年以后,有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德西乌斯皇帝严厉的诏书,对于地方当局的侦骑四出而感到紧张,也为民众在公共集会中,要求把基督教的领袖西普里安抓来喂狮子的狂暴叫嚣声感到惊惧。他为谨慎起见,觉得应该回避,遂逃到一处与世隔离的僻远地方躲藏,但仍与迦太基的教士和民众保持联系,在那里直到风暴过去,不仅可以保全性命,还能无损于自己的权势和声望。这种极端小心的作法难免引起非议,有些行事严正的基督徒对此事感到惋惜。那些与他有仇的人公开加以辱骂,认为放弃神圣的职责是怯懦和背叛的行为。他对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提出辩护,目前暂时苟全性命,供来日教会在紧急时献身之用,并无不当而且有几位主教的先例<sup>①</sup>,何况他还是遵从神的旨意。真正可以杜绝悠悠之口的作法,是在八年以后,决心以身殉教那种从容赴义的精神。有关他遇难的真实状况,有人抱着宗教的热诚很公正的记载下来,只要摘录其中最重要的情节,对罗马当局宗教迫害的精义和方式,就

<sup>①</sup> 亚历山大里亚的狄奥尼西乌斯和新凯撒里亚的格列高利·托马多古斯,都发生过这种状况。

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sup>①</sup>。

就在瓦列里安和伽利埃努斯,分别第三次和第四次出任执政官那年(257 A. D.),以代行执政官头衔出任阿非利加总督的帕特努斯(Paternus),在私人的议事厅里召见西普里安,把刚接到的皇帝诏书向他宣达<sup>②</sup>,凡是背弃罗马宗教的人士,应立即回归到祖先遗留的祭典仪式。西普里安毫不犹豫的回答,他不仅是基督徒还是主教,只信奉和礼拜唯一的真神。他身为帝国的臣民,每天都为两位皇帝的圣躬康泰祷告。他用温和而充满信心的态度,坚持公民应享的权利,对总督这些难以释怀而且明显违法的问题,表示无法接受。西普里安以抗命罪被判处流刑,很快被发配到滨海的自治城市泽吉塔尼亚(Zeugitania),该地气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离迦太基大约有四十哩。被流放的主教在那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为能坚持理念而沾沾自喜。他的名声传遍阿非利加和意大利,事迹被印制成册用来教诲人数众多的基督徒,虽然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却被来信、访问和各种贺辞所打断。等到行省的新总督到任后,西普里安所处的状况更加好转,从流放地赦回,不过还是不准进入迦太基,他就在首都近郊自己的花园里居住<sup>③</sup>。

西普里安被捕过了一年以后<sup>④</sup>,阿非利加总督伽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Galerius Maximus),接到皇帝的命令,要处死一批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迦太基主教知道自己会被选为牺牲者,脆弱的心灵受不了打击,刚开始想偷偷逃走,不愿身陷险境以获得殉教的光荣,但是很快恢复知天安命的态度,回到花园静候死神使者到临。两名高阶军官奉命前来拘捕,坐上马车把他

① 潘提乌斯执事是西普里安被放逐时的同伴,也是西普里安被处死时在旁料理后事的朋友。从他那里得知西普里安的生平事迹,同样也获得西普里安殉教时的总督府记录。这两种数据的内容相当吻合,所以这件事最特殊的地方,就是没有掺杂任何神奇怪异之说。

② 罗马帝国当时可能有一种通告式命令,在同一时间送达给所有的总督。狄奥尼西乌斯提到他在亚历山大里亚被放逐的往事,好像是涉及同一个案件,但是他能够逃过迫害没有丧生,要是与西普里安相比,幸与不幸就很难说了。

③ 西普里安为了坚定改信基督教的决心,就将花园卖掉好造福贫民,但是蒙神的恩典,后来花园又物归原主。

④ 当西普里安在十二个月前被放逐的时候,梦到在次日被处死,经过解说,知道这件事情必然在一年以后产生。



夹在中间,当时因总督很忙排不出时间来处理,所以未送到监狱,将他带到迦太基的一所私人住宅,也就是其中一位军官的家里,准备一桌精美的晚餐款待主教,允许教会的朋友前来做最后一次会面。这时外面大街上挤满大群教徒,都为精神上的导师即将面临的命运,感到忧虑和惊慌<sup>①</sup>。西普里安在第二天早晨被带到法庭,总督在询问过姓名和案情以后,命令他向罗马的神明献祭,特别表明要他考虑抗命不从的后果。西普里安肯定而坚决的加以拒绝。总督在和列席的陪审官员稍事讨论后,带着无可奈何的神色判处死刑。判决书的内容是“塔西乌斯·西普里努斯(Thascius Cyprianus)敌视罗马神明,身为犯罪集团的首领,妖言惑众,公然违抗两位圣明皇帝瓦列里安和伽利埃努斯的法律,本法庭依法宣判处斩首之刑”。处决他的方式尽量温和以减少可能的痛苦,没有使用酷刑逼使迦太基主教放弃自己的信仰,或是供出他的同谋。

判决一经宣布,等候在法庭门口的大群基督徒,立刻发出“我们愿意一起去死!”的呼声。他们流露出强烈的热情对西普里安毫无帮助,倒也没有为自己带来危险。西普里安在几个护民官和百夫长的护卫下,既没有抵抗也没有受到任何侮辱,就被解送到近郊的刑场。宽阔的平地上早已挤满观看的群众,几位在教会协助他的长老执事和辅祭,奉准陪伴充满圣洁光辉的主教,帮他脱下长袍,将亚麻布铺在地上,承接为教会牺牲的宝血,并且听从他的吩咐给了刽子手二十五个金币。这位殉教者先用双手蒙住脸孔,等他手垂下时只见刀光一闪,头颅便被砍落下来,尸体留在原处几个小时,用来警告这些信奉基督教的非犹太人。等到夜晚来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在灯火通明的状况下将遗骸搬运到基督徒的墓地,公开举行西普里安的葬礼,没有受到地方官府的干涉。参加送葬和祭奠的基督徒,也没有受到审问和处罚。最引人注意之处,就是阿非利加行省有很多位主教,西普里安是第一位够资格获得殉教圣徒的冠冕。

西普里安有权选择作为殉教者死去,或是当成叛教者而活着,不过这种选择却关系他身后的荣辱。哪怕这位迦太基主教当初参与基督教的活动,

---

<sup>①</sup> 潘提乌斯提到他与西普里安共享晚餐,度过夜晚的时光,这位主教最后行使职权的作法非常适切,令人钦佩。当时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在街头探听动静,他要求她们离开夜间的人群,免得遭到危险和诱惑。

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念和野心,面临这种生死关头,也总要保持他原有的操守<sup>①</sup>。只要还有一点大丈夫气概,还是要忍受酷刑的折磨,总不能临危变节,将一生的名望付诸东流,那不仅受到基督徒弟兄的唾弃,也为异教徒所鄙视。只要西普里安对宗教抱持炽热的情绪,确能像他所宣示那样,受到教义理念的支持,那么殉教者的桂冠是终生追求的目标,根本不会使他感到恐惧<sup>②</sup>。从基督教的高级神职人员那些言之有理而又语意含糊的证道辞内,很难了解他们所抱持的观念。至于有幸为宗教而牺牲性命的殉教者,也无法确定,在生前对他们许允的不朽光荣和永恒幸福,他们究竟能体会到何种程度。神职人员尽其所能的教诲人们,殉教的烈火可以涤清一切过错,救赎所有的罪愆。特别提到一般基督徒的灵魂,必须经过一个缓慢而痛苦的净化过程,只有受难者可以意气风发的进入永恒的天国,位列于教长、使徒和先知之中,与基督一同统治俗世,协助审判全人类。千古流芳的英名可以满足世人天性的虚荣心,经常激起殉教者的勇气。雅典和罗马对为国捐躯的公民,会表彰他们的荣誉,但是要与早期教会对信仰战场获胜的教徒,那种热烈的感激和崇敬相比,就显得冷清无情,好像内容空洞的展示活动。教会每年都要举行神圣的仪式,纪念德行高洁和受苦受难的殉教者,最后在强烈的宗教气氛中完成崇敬的典礼。有些公开承认宗教信仰的基督徒,会被异教徒的官员从法庭和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也是常有的事),虽然殉教未成,但是这种坚定的决心还是获得应有的荣誉,最虔诚的女教徒会要求亲吻所戴着的镣铐,和身上经历酷刑的伤痕。这些人被认为已经接受神的恩典,意见会受到重视,有时就会得意忘形起来,难免滥用因宗教热诚和信仰坚定所获得的崇高地位<sup>③</sup>。从殉教者所接受的荣誉,可以表彰为信仰基督教而受苦和牺牲的人。他们有高尚的德行,但是也显示出殉教者的人数实在不多。

① 无论我们对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的性格和原则抱持何种看法,但是我们认为他坚持宗教信仰遭到处死,不愧是早期的殉教者。

② 学识渊博的多德韦尔(Dodwell, Henry, 1641 A. D. - 1711 A. D., 英国学者和神学家)和天资敏慧的米德尔顿,对殉教者的名声、荣誉和动机方面,并没有留下任何相关作品。

③ 后来根据惯例,对自动悔改认罪的人也都赐给荣誉的称号,这种作法使得冒充殉教者的人数倍增。

## 十一、早期基督徒虔诚的宗教信仰

现代人的观念清晰而且行事谨慎,对早期基督徒的献身精神,可能只会指责而不会仰慕,或许是会仰慕而不会效法。根据苏比西乌斯·塞维鲁(Sulpicius Severus)生动的描述,那时的基督徒渴望成为殉教者的急切心情,更甚于后代人企求获得一个主教席位。伊格纳提乌斯(Ignatius)戴着镣铐穿行于亚细亚各大城市时,写下一些书信所表现的情绪,实非普通人的天性所能容忍。他带着宗教的狂热祈求罗马人,在他被投入露天斗兽场时,千万不要出于好心进行无礼的干预,夺去获得殉教者的光荣。他声称决心要挑逗和激怒那些野兽,好成为解脱罪孽的工具<sup>①</sup>。有些故事特别提到某些殉教者的勇气,真把伊格纳提乌斯说他要做的事付诸实施。他们故意引得狮子发怒,催促刽子手赶快行刑,兴高采烈跳进专为他们准备的烈火,在那剧烈的痛苦折磨中,表现出无比欣赏的神态。有些故事还提到狂热宗教信仰的人员,对罗马皇帝为保护基督徒安全所颁布的限制性法令,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态度。有些基督徒有时因为没有人告发他们,就主动坦白自己的信仰,用粗暴的行为扰乱异教徒公开的宗教仪式<sup>②</sup>,成群结队拥到罗马地方官吏的法庭周围,大喊大叫要求官府拿他们去治罪。像基督徒这种露骨的做法,不可能不引起早期哲学家的注意。他们的反应似乎只是感到惊讶,殊少表示钦佩之意。他们对有些基督徒的坚毅精神竟会那样的超乎常态,不合情理,无法解释是出于何种动机,因而把这种急于求死的激情看成是极度的绝望、无知的愚顽狂热的迷信所造成的离奇结果。

安托尼努斯(Antoninus)总督对亚细亚行省的基督徒叫喊着说道:“不幸的人们!可怜的人们!如果你们真要是对生活如此厌倦,找一根绳子或

<sup>①</sup> 皮尔逊主教举出很多的例证和著作,来为他的意图加以辩护,其中以伊格纳提乌斯(Ignatius of Antioch, Saint, ? - 110 A. D., 安条克主教神学家)被捕之后赴罗马殉教途中写下的书信,其伤感的情绪最为贴切,是了解早期基督教信仰和教会制度的重要文献。

<sup>②</sup> 波利耶克特斯(Polyeuctes)的故事是宗教狂热的最佳例证,可信度虽不高但驰名远近,高乃依(Corneille, Pierre, 1606 A. D. - 1684 A. D., 法国戏剧家)据以编出一部感人的悲剧。伊利贝里斯宗教会议曾通过第六十条教规,对于揭发自己是教徒而被处死的人,拒绝赐与殉教者的头衔,用来公开消除拿殉教当成模仿对象的风气。

一处悬崖不就再容易不过了吗?”对于那些自己坦承、无人告发的基督徒,他在判刑时会极为谨慎(一位博学而虔诚的历史学家曾特别提到这一点)。对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帝国的法律又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规定,因此他只能挑出少数几个人来定罪,借以警告他们的教友。对其他大多数的教徒,他总是带着气愤和鄙夷的神情打发他们离开。不管这种厌恶情绪是真是假,信徒这种始终不屈的表现,对那些天性易于接受宗教真理的人却颇有正面的影响。每到那种可悲的时刻,总会有许多人出于怜悯和钦佩,最后皈依基督教。悲壮的激情往往从受难者的身上传达给旁观者,有人说,殉教者的鲜血变成基督教发展的种子。

## 十二、罗马当局的宗教迫害政策

尽管献身宗教的精神不断提升,引人动容的教诲继续煽动,狂热的情绪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为对人性的希望、对生命的留恋、对痛苦的害怕和对死亡的恐惧这些情感所取替。审慎的教会负责人慢慢体会,有必要对徒众那种不顾一切后果的狂热情绪加以限制,不再轻信在生死关头全然丧失理性的坚毅精神。随着信徒们的生活条件日益改善,不再那样艰苦和严峻,也就不再热中于追求殉教者的光荣。基督徒士兵不愿做出一番英雄事业求得扬名于世,在应尽责抵抗的敌人面前往往狼狈逃窜。不过,他们倒是有一种可以逃避迫害烈火的方法,产生罪孽的严重程度也各自不同。第一种公认完全无罪;第二种的性质可疑或至少属于有罪范围;第三种视为对基督教信仰有直接背叛的罪行。

其一,罗马地方当局遇到有人告发某人信基督教,总会把有关情况通知被告,给他一些时间可以先料理好自己的家务,准备为被控告的条款做出答复<sup>①</sup>,这些情况显然会使后世宗教法庭的审判官感到无比惊奇。设若被告对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把握,可趁着这段空档找机会逃跑,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荣誉,躲到无人知晓的偏僻地方或远赴外省,在那里耐心避风头,以便再获得平静和安全。如此合乎人情的办法,除一丝不苟、顽固坚持古代教规而沦

<sup>①</sup> 在查士丁第二份《护教申辩书》中,对于合法的延缓做了详尽的说明,这是非常奇特的例子。德西乌斯的宗教迫害期间,对于被控基督徒给予同样的恩惠。

为异端的孟他努派(Montanists)\*<sup>①</sup>拒不采用外,神圣的高级教士很快都用建议和行动给予肯定,且不会受到人们的非议<sup>②</sup>。

其二,行省总督对钱财的贪婪远胜于宗教的热忱,往往对出卖证书(一般称为“免罪证”)的作法采取放任的态度。这份文件可证明持有者奉公守法,且曾向罗马神明奉献牺牲。那些富裕而胆小的基督徒凭着假证书,就可让恶毒的告发者无法开口,同时就某种程度而言,很安全的维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渎神的行为,事后采取有限的赎罪悔改就能够抵销过错。

其三,在每一次迫害活动中,总有不少怕事的基督徒公开否认或实际放弃原来的信仰。他们用法定的焚香祭神或奉献牺牲的作法,证明改邪归正的诚意。有些叛教者一受到政府当局的虚声恫吓就屈服,另外有些较有耐力的人常在长时间反复受刑之后才停止反抗。有些人惊恐的面容流露出内心的痛苦,还有些人却若无其事显现愉快神情走向罗马神祇的祭坛。但只要渡过眼前的危险,就会停止装模作样的姿态。一旦严酷的迫害有所缓和,教堂的门前就挤满悔过的人群。他们对屈服于偶像崇拜表示十分痛心,同样用信仰的热情请求允许重新加入基督教会,但不见得人人都蒙受接纳<sup>③</sup>。

对基督徒判决和惩罚的一般原则,尽管早已有明文规定,然而在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地方政府有相当独立的权限来实施统治。这一教派的命运主要仍取决于自己的宗教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及最高统治者和下属各级官吏所抱持的观点。异教徒会因一时宗教狂热所刺激,产生源于迷信的疯狂情绪,当局在经过慎重思考以后,常会压下或减轻这种情绪以免引起冲突。行省总督在各式各样动机的驱使下,可以严格执行法律也可以放宽尺度。在这些动机之中,最强有力的一项,莫过于当局不仅要注意已公布的诏书,还要揣摩皇帝秘而不宣的意念。他的一个眼神就足以点燃或熄灭那一次迫害的烈火。每当帝国各地偶尔采取一些严厉措施,早期基督徒就会鸣

\*<sup>①</sup> [译注] 公元2世纪有个弗里吉亚人名叫孟他努斯(Montanus)所创立的教派。他极具宗教狂热,认为圣灵与自己同在。

<sup>②</sup> 德尔图良认为逃避迫害,就是有意抗拒神的旨意,虽然不是犯罪的叛教的行为,仍旧是信心不足的表现。他曾经写过有关此一题材的文章,充满粗野的宗教狂热和嘈杂的迷信呓语,这里特别要说明一点,德尔图良自己并没有亲身体会殉教者的痛苦。

<sup>③</sup> 西普里安在此时撰写《论失足》这篇文章和许多书信,有关如何对待悔罪的背教者引起争论。基督徒在上个世纪没有遭遇此等问题,是否早期的基督徒信仰更坚定而勇气更坚强,还是我们对教会的历史了解不够?

冤叫屈,夸大自己遭受的苦难,所谓“十大迫害”这个人人皆知的数字,却是5世纪时教会作家所议定。他们对于教会从尼禄到戴克里先时代,这两百五十年间所经历的兴衰祸福,应该有更为清晰和肯定的看法。由于埃及发生十大瘟疫和《圣经·启示录》提到的七头十角兽\*<sup>①</sup>等先例,启发他们运用“十”这个数字。但是他们把对预言的信仰印证于历史事实时,却非常小心的选择对基督教最为仇视的朝代<sup>②</sup>。可是,那几次短暂的迫害活动,仅足以恢复信徒的宗教热忱,强化信仰的教规理念而已。每一次异常严厉的迫害以后,总会有很长的和平与安宁时期作为补偿。有些君王漠然视之,有些君王则采取宽容的态度,明知他们不合法,却要考量事实的需要,使得基督徒的信仰能够得到公众的容忍。

### 十三、提比略到伽利埃努斯时代基督徒之景况

德尔图良在《护教论》中列举两个非常古老而又奇特,虽然可疑但却引得皇帝大发慈悲的案例。那就是提比略和马可·安东尼颁布的诏书,不仅要保护基督徒的清白无辜,甚至对证明基督教教义的神迹,完全肯定其所应有的真实性。在这两个案例之中,第一例子显然存有难解的可疑之处,令人无法轻信,因为要求我们相信的事实有下列几点:首先说是庞提厄斯·彼拉多本人曾经禀告皇帝,说曾经将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而且似乎还是个圣人,极不公正的判处死刑。这样一来虽然自己不具备应有的条件,却有成为殉教者的危险。其次说是公开表示蔑视一切宗教的提比略,却忽然想到要把犹太人的弥赛亚,归入罗马神祇的行列。还有说是一向对提比略唯命是从的元老院,居然敢违抗主子的命令。接着说是提比略对元老院的抗拒态度,非但没有表示生气,反倒很高兴保护基督徒的法令得以实施;在教会实际存在获得正名以前的年代,他要保护基督徒免受严刑峻法的伤害。最后说是有关这样一项异乎寻常事件的记录,虽然保存在完全公开和绝对可信的文

\*<sup>①</sup> [译注] 耶和華降給埃及人的十大灾难分别是血水之灾、蛙灾、虱灾、蝇灾、瘟疫、冰雹、蝗灾、生疮、黑暗和击灭头生子,参阅《圣经旧约全书·出埃及记》。《圣经新约全书·启示录》第十二、十三以及十七章分别提到七头十角兽,但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sup>②</sup> 苏比西乌斯·塞维鲁(363 A. D. - 420 A. D., 早期基督教修道士)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说法的学者,但是他把第十次也是最严重的宗教迫害,留给即将来临的反基督异端。

卷之中，居然没有被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发现，却只显现在这位阿非利加基督徒的眼前。所以他获得充分资料在提比略死后一百六十年据以撰写《护教论》。

第二个例子说马可·安东尼颁布诏书是出于感激之情，因为在马科曼尼战争中，他向上帝祈祷竟然神奇获救。好几位异教徒作家都曾连篇累牍记述罗马军团陷入困境，暴风雨和冰雹及时来临，一时间雷电交加，以致蛮族军队在恐惧中望风逃窜等等情节。如果当时军中有基督徒，在这样危险关头，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功于为了自身以及全军的安全而做的祈祷。但是黄铜和大理石的纪念碑、帝国的奖章以及安东尼纪功柱，却都非常肯定的说明一切。无论是君主还是民众，没有人发现基督徒有这样重大的贡献。因为毫无例外，他们会把获救归功于朱庇特的庇护和墨丘利的援救。在马可临朝那段期间，他作为哲学家始终鄙视基督徒，作为统治者随时会对基督徒施加惩处。

命运反复无常难以窥测，基督徒在有德之君治理下所遭遇的种种苦难，等到一位暴君即位反倒立即终止(180 A. D.)。罗马帝国的臣民中，只有基督徒身受马可的迫害，也只有基督徒获得康茂德宽容政策的保护。康茂德最宠爱的嫔妃，就是那位策划谋害皇帝情人而留名千古的梅西亚，对于受迫害的基督教会存有异乎寻常的偏爱，尽管她的罪恶行为和福音戒律无法兼容，可能希望身为基督徒的保护者，为性别和身分产生的过失得到赎罪。在梅西亚仁慈庇荫下，基督徒安然度过十三年的残酷暴政。等到塞维鲁家族统治帝国的时代，基督徒和新王朝建立起较家仆更为亲密的关系。皇帝有次罹患重病，奴仆呈献涂身的圣油对身体和精神极为有效，他因而重用宫廷几个信奉新教的男女。卡拉卡拉的奶妈和教师都是基督徒，要是年轻的君王显出仁慈心，那也是偶发事件，虽然微不足道却与基督教的发展大有关系。在塞维鲁统治之下，民众对宗教的愤怒情绪受到制止，严峻的古老法律也暂时束之高阁，各行省的总督每年从辖区的教会收取献礼也能感到满意，可当做奉行宽容政策的代价和报酬<sup>①</sup>。小亚细亚和意大利的主教，为决定庆祝复活节的时间引起争论(198 A. D.)，最后竟以武力相向，是那段安静时期

<sup>①</sup> 礼物要在农神节的宴会中准备妥当。德尔图良非常重视这件事，他认为花钱消灾会导致信心的丧失，是罪大恶极的背德行为。

的最重大事件。后来改信新教的人数日益增多,终于引起塞维鲁的注意和疑虑,在此之前教会的安宁一直未受到干扰。为抑制基督教发展,他颁布一份诏书,虽然是针对新入教的人士,一旦严格执行起来,热心的布道者和传教士难免遭遇到危险和惩罚。在这次并不严厉的宗教迫害中,仍旧可以看到罗马和多神教的宽容精神,只要是奉行祖先宗教仪式的人,任何申辩和解释都会欣然接受。

但是,塞维鲁制订的法律,很快就随着皇帝的权威同时结束,基督徒经历忽然袭来的暴风雨之后,接着享受了三十八年(211 A. D. - 249 A. D.)的安宁时光。过去,他们通常在私人住宅和隐蔽地点举行集会,现在已拥有举行礼拜仪式的专设馆所<sup>①</sup>,甚至在罗马城内购置土地供教会使用,还可以公开选举神职人员,这样的运作方式产生模范作用,同样受到非基督徒的敬佩<sup>②</sup>。这一段较长时期的平静使得教会的声望日增,出身于亚细亚各行省的君王,他们的政府显然对基督徒最为温和。这个教派的杰出人士,毋须哀求宫廷奴仆和帝王情妇的保护,而是作为教士和哲学家被敦请进宫。早已在人民中传播的神秘教义,现在也不知不觉引起君王的好奇。由于奥利金的虔诚和学识在东方极为知名,马梅娅皇太后途经安条克的时候,表示愿意召见谈话。奥利金当然接受莫大的殊荣,对于这样一位手段高明而又积极进取的女性,虽然不敢奢望改信基督教,只有尽情加以劝导,让对方能够接受,最后很光彩的返回在巴勒斯坦的退隐住所<sup>③</sup>。马梅娅对宗教信仰所秉持的观念,后来被她的儿子亚历山大承袭。皇帝出于虔诚之心,虽然作法并不明智,却对基督教表现得极为关切。他在私人教堂里供奉了亚伯拉罕、奥尔甫斯、阿波罗尼乌斯和基督的神像,以示对他们恰如其分的崇敬,因为正是这些圣者曾以种种方式教导人类,

① 蒂尔蒙特和莫伊尔讨论过古老的基督教教堂建构年代问题,前者认为最早的教堂建构在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后者认为建在伽利埃努斯当政,教会平静无事的时期。

② 基督教对于圣职候选人,进行公开提名推荐,这种方式被亚历山大采用,实在说,能够这样做还得归功于犹太人。

③ 欧西比乌斯和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就是圣杰罗姆)都提到,基督徒和异教徒都称马梅娅是圣洁而虔诚的妇人。要是按照这样的说法,前者不可能认为她值得有如此高贵的名号。



要向无处不在、至高无上的神顶礼膜拜<sup>①</sup>。他的家属当中有人公开表示信奉更纯洁的信仰,实际遵守基督教的仪式,在宫廷里或许也是第一次有主教出入。亚历山大逝世以后(235 A. D.),惨无人性的马克西明,对不幸的恩主遗留下来的宠臣和奴仆发泄自己的愤怒,于是一大批各种身分的男女基督徒,便卷入一次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中,因而这场杀戮便被不恰当的称作宗教迫害<sup>②</sup>。

不管马克西明生性如何残忍,他对基督徒泄愤所产生的迫害,不仅范围有限时间也很短促。虔诚的奥利金一心要为主牺牲,仍然存活在世,继续向专制君王灌输福音书的真理。他给菲利普以及菲利普的妻子和母亲写了好几封劝善的信(244 A. D.)。等到出生于巴勒斯坦的禁卫军统领篡夺王位,立即成为基督徒的朋友和保护人。菲利普对这个新教派公开表示好感和偏爱,甚至教堂执事都获得尊敬,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怀疑皇帝改信新教更显得绘影绘声<sup>③</sup>。后来还有人据此编造一套故事,说他谋害无辜的先帝,只有靠忏悔和行善来赎罪。菲利普的统治结束,紧接着是帝国的新君即位(249 A. D.),立即出现对基督徒进行残酷压迫的新政府。要是与短促的德西乌斯统治下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他们会觉得自图密善时代以来的处境,简直可以称之为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安全。从德西乌斯皇帝的道德操守来看,我们难以相信他之所以运用残酷的手段,只是对前代皇帝宠信的人怀着卑劣的仇恨情结。比较可信是他为了恢复罗马的纯朴风气,要彻底执行所规划的计划,渴望把帝国从罪恶的迷信中解救出来。一些最重要城市的主教不是遭到流放,就是处死;地方官员全面提高警觉,阻止罗马教士进行新的选举,时间长达十六个月之久。当时的基督徒有这种看法,皇帝宁愿出现

① 莫斯海姆对亚历山大个人的宗教信仰过于美化,认为他要不是联想到哈德良的状况(哈德良为他的嬖幸建庙是一生白璧之瑕),甚至会公开为基督修建一座庙宇。当然这都是毫无根据的话,只能算是基督徒捏造的传闻,然而君士坦丁时代的史家竟然全部采信。

② 说到基督教的成功激怒异教徒,采取更为偏激的行为,所以增加彼此的冲突,完全是想当然耳之事,并没有任何根据。迪翁·卡修斯在229年退休返乡,所以他的著作完成在上一个朝代,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可以建议君王实施宗教迫害。他认为宗教的统一才能创造美好的时代,才会受到奥古斯都在天之灵的保佑。

③ 前面提到有位君主被认为是基督徒,亚历山大里亚的狄奥尼西乌斯主教在信函里也谈起此事,明确地指出就是菲利普及其家人。这样一来就成为当代的证据,已不能说是传闻。埃及主教与罗马宫廷的关系很密切,据他表示,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并没有把握。奥利金的书信或许可以决定这个有趣但不见得重要的问题。

一位皇位竞争者,也不能容忍首都有一位主教<sup>①</sup>。如果我们设想,德西乌斯具有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发现基督教在谦恭外表的伪装之下隐藏着骄傲,或者德西乌斯有先见之明,得知世俗的统治从精神的权柄中逐渐升起,那么他把圣彼得的继承者当做奥古斯都继承者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

瓦列里安的统治显得轻率易变和反复无常,这和罗马监察官的威严极不相称。在他的统治前期(253 A. D. - 260 A. D.),宽容的态度甚至超过被疑为暗奉基督教信仰的君主。等到最后三年半期间,他却因为一位大臣而全心信奉埃及迷信,受到刺激采用前代皇帝德西乌斯的论点,恢复实行严厉的统治。伽利埃努斯执政增加帝国灾难,却恢复了教会安宁,颁发敕令就其主旨像是承认主教公开的职位,使得基督徒完全可以自由举行宗教活动,过去的法令虽然没有正式废除,却渐渐听任湮没无闻。这样一来(除了归之于奥勒良皇帝的敌意以外),基督徒接连度过四十多年繁荣时期,但是对于他们所重视的德行而言,较之最为严酷的迫害时期带来更为危险的考验。

#### 十四、奥勒良当政对教会的处置

奥登纳图斯和芝诺比娅掌握东方时,萨摩萨塔的保罗(Paul of Samosata)担任安条克大主教的职位,他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明了那个时代(260 A. D.)的状况和特征。身为高级教士拥有的巨大财富就足以证明他的罪恶,因为这些非分之财既非祖先的遗产,也不是来自诚实的劳动。保罗把教会工作看成有利可图的职业<sup>②</sup>,掌握的教权成为贪污受贿和巧取豪夺的工具。他经常向富有的信徒敲诈勒索,把很大一部分公共收入据为己有,由于他过着阔气和奢侈的生活,异教徒眼里的基督教变成丑恶不堪的组织。

<sup>①</sup> 罗马教区从250年1月20日法比阿努斯(Fabianus)殉教,主教的职位保持空虚状况,一直到251年6月4日选高乃里乌斯(Cornelius)出任主教。德西乌斯这时可能已离开罗马,就在这一年的年底战败被蛮族杀害。

<sup>②</sup> 保罗喜欢人家称他“杜西纳里乌斯”(Ducenarius),而不是主教。“杜西纳里乌斯”的原意是“二十万塞斯退斯”,这是皇家财务官的绰号,因为他的年俸有这么高,大约等于一年一千六百英镑。有些学者认为,安条克主教实际上从芝诺比娅手里接受此一职位,也有人用来比喻保罗的铺张浪费和狂妄自大。

他的议事厅和主教宝座、公开露面时的豪华气派、恳请接见的求告人群、大量来函和请愿书的口述回复,以及永远忙碌不堪的事务,看来像是担任民政长官的职位<sup>①</sup>,而与早期主教的卑微地位极不相称。每当保罗登上讲坛滔滔不绝向教民讲道时,像一位亚洲的诡辩家那样,采用象征性的比喻,打着戏剧性的手势,大教堂里便会响起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喝彩声,为他神奇的口才欢呼。对那些胆敢抗拒权势及不肯阿谀奉承的人,这位安条克大主教表现极其傲慢而又严厉。然而对那些依附于他的教士却显得宽容而放纵,把教会的金银随意赏给他们,容许他们和主子一样满足各种世俗的欲望。至于保罗更是毫无忌惮的吃喝玩乐,还把两个年轻貌美的妇女接进主教府邸,当做长期打发悠闲时光的伴侣<sup>②</sup>。

即使萨摩萨塔的保罗在这方面可说是罪大恶极,要是能够保住正统信仰的纯洁,他对叙利亚首都教会的统治,只会随着生命的终止才宣告结束。如果正在这时教会遭到迫害,一次英勇的行为还会使他被尊为圣徒和殉教者。他不幸在涉及三位一体论的争议上,轻率而且固执的坚持一些十分微妙的错误,激起东方各个教会狂热和愤怒的情绪<sup>③</sup>。从埃及直到黑海,所有的主教都拿起武器展开行动,经过多次会议,发表引起争论的文字,宣布逐出教门的惩罚,反复提出含糊的解释,不断签订无效的协议。最后有七八十名主教为此特别在安条克集会,终于做出判决(270 A. D.),将萨摩萨塔的保罗赶下大主教的宝座。他却在未经商得教士和信徒的同意下,擅自委任了一位新继承人,这种显然不合常规的作法,使心怀不满的派别声势大增。保罗对于拉拢宫廷的手腕并不陌生,终于设法获得芝诺比娅的欢心,得以继续占据主教的住所和职位四年有余。奥勒良的胜利改变东部的局势,斗争双方以分裂和异端的罪名相互指责,现在都接到命令,获准到征服者的法庭去

① 买卖圣职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事,只要有适合的职位出卖,就有教士买下来。迦太基的主教职位,好像被一位名叫卢西娜(Lucilla)的富家太太买下来,赐给服侍她的马约里努斯(Majorinus),价格是四百弗勒(Folles,意为一袋),每弗勒有一百二十五个银币,总价约为两千四百英镑。

② 要想保罗能够减轻罪孽和恶行,最好的办法是东部聚会的主教,用通告式的信函以最恶毒的诽谤辞句,寄发给帝国所有的教会。

③ 保罗的异端思想在于混淆基督神性的微妙区别之处,也就是圣父和圣子绝对是“本体同一”(Homoousia),而不仅是“本体相类”(Homoiousia),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异端。

陈述各自理由。像这样公开而颇为奇特的审判,得到的结果只是让人完全相信,基督徒事实已经存在,教会拥有财产和各种特权以及奉行的内部策略,即使没有获得法律认可,至少已得到帝国当局的承认。奥勒良身为异教徒和军人,不可能参加他们的争论,看看究竟是保罗还是对手的思想更符合正统信仰的标准。奥勒良的裁决是以公正和理性的一般原则作为基础,认为意大利的主教是所有基督徒中最公正和受尊敬的评审人。当他得知所有主教已一致同意宗教会议的决定,就不再表示任何异议,立即下令强迫保罗交出属于教职所有的世俗财产(274 A. D.)。这些财产据同教兄弟认定,一直被她侵占。我们在为奥勒良的公正判决欢呼的时候,不应忘记,他的策略是急于想采用种种可用的办法,笼络臣民的兴趣和成见,从而恢复和加强各行省对首都的依赖。

## 十五、戴克里先即位后对基督教的态度

帝国不断发生变革,基督教在和平与繁荣之中更加兴旺。虽然一般人认为恶名昭彰的殉教者时代,发生在戴克里先继位以后<sup>①</sup>,这位贤明的君主所采行的新政治体系,维持了十八年之久(284 A. D. - 303 A. D.)。就宗教方面而论,体现出更温和与更开明的宽容精神。戴克里先的心灵并不擅长深入思考,只适合遂行战争和推展政务等积极性的活动。他处事的态度很谨慎,反对在宗教方面有任何重大革新。虽然他的天性不会感受到信仰的激情和狂热,就算对帝国古代的神明,也只是基于习惯表现出关切的样子,但是他的妻子普丽斯卡和女儿瓦伦丽娅,却有空闲的时间,满怀敬意去聆听基督教的教义。一般认为这个教派很多世代以来,都靠着妇女虔诚的奉献得以发扬光大。宫廷里的内宦首领,像是琉善、多罗修斯(Dorotheus)、戈哥尼乌斯(Gorgonius)和安德鲁,他们随侍在戴克里先的身旁,管理他的家务,所以受到赏识,能够仗着权势保护公开的宗教信仰。这样一来,那些管理着皇帝的皇家装饰、衣物、摆设、珠宝,甚至个人产业的重要官员,也都纷纷拿他们做榜样,虽然有时要陪皇帝到神庙里献祭,还是可以带着妻子、儿女和

<sup>①</sup> 殉教时代从284年8月29日开始计算,埃及人的日期比戴克里先登基要早算十九天,科普特人(Copts)和阿比西尼亚人仍旧使用这种方式。

奴仆，非常自由的参与基督教的各种活动。

戴克里先和他的副手，经常将重要职务委托给公开表明不叩拜罗马神明的人，他所看中的是有治理国务的才能。各行省的主教享有崇高的地位，不仅受到民众尊敬，连官员也表示优容相待。几乎在每个城市里，古老的教堂都感到无法容纳日益增多的教徒，因而在原来的旧址上，建造更为壮观和宽大的建筑物，供信徒公开举行礼拜。欧西比乌斯深切感叹，帝国的习俗和原则都已堕落不堪，这是戴克里先统治之下，基督徒享用自由未加限制所产生的结果。过度繁华的后果是无法维持严格的纪律，欺诈、猜忌和狠毒在各地区的教堂集会和圣职团体之中蔓延开来。长老执事想要得到主教的职位，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不惜一切努力要达成目标。所有主教要在教会中争夺最高的职位，他们的行为表现就是要攫取世俗和独断的权力。基督徒认为自己的信仰有别于异教徒，但是只能从相互论战的著作中看得到，从实际的生活和行为中倒是看不出来。

尽管存在着表面上的安全感，细心的人仍可以觉察到某些迹象，显示教会正受到空前激烈的迫害活动所带来的威胁。基督徒的狂热情绪和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已经把多神教教徒从冷漠的蛰伏状态中唤醒，他们决心维护习俗和教育并要求大众应对神祇予以尊崇。业已持续了两百多年的一场宗教战争，因为相互之间的挑衅活动，使得斗争双方的敌对意图已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一个过去从未提及的新兴教派，用莽撞的态度公然指责同胞的错误，因此让他们的祖先永远处于可耻的地位。如此一来，遂激怒了人数庞大的异教徒。那种要想出办法在死敌的咒骂声中，建立为民间神话辩护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脑海里毫不在意、等闲视之的宗教体系，产生崇拜和敬佩的情绪。基督教会声称具有超自然的神力，那种力量使人感到恐惧和渴望。

罗马原有宗教的信徒，也用各种神迹堆起保护自己的堡垒，发明新的献祭程序、赎罪方式和入教仪式<sup>①</sup>，企图使濒临绝灭的神谕能够重振声威<sup>②</sup>。

<sup>①</sup> 我们要在大量例证中，引用密特拉(Mithra)的神秘崇拜和托罗波利亚(Taurobolia)教派，后者在安东尼时代变得极为流行。阿普列阿斯的传奇里，充满着宗教的虔诚及讽刺诗。

<sup>②</sup> 当时有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的骗子，鼓动如簧之舌到处吹嘘马洛士(Mallos)的特罗弗尼乌斯(Trophonius)神谕，以及克拉罗斯(Claros)和米利都的阿波罗神谕是如何神奇有效；戴克里先在发布宗教迫害诏书之前，曾经求取阿波罗神谕卜问吉凶，这也算是影响历史的一段插曲。

有些骗子为了迎合他们的成见,编造有关的奇迹故事,让人听到以后表示相信<sup>①</sup>。双方对敌手所宣扬的神迹也都信以为真,虽然将对方的神迹归之于巫术和魔鬼的力量而感到满意,但又共同同意恢复和建立迷信的统治<sup>②</sup>。哲学原是迷信最危险的敌人,现在却变成最有用的盟友。雅典学院里古木参天的树林,伊壁鸠鲁学派繁花开放的庭园,甚至斯多噶学派宏伟高耸的柱廊,和许多亵渎神明的怀疑学派一样,几乎全都荒废得无人理睬<sup>③</sup>。然而还有许多罗马人希望靠着元老院的权势,对西塞罗的作品加以取缔和压制。新柏拉图学派中最得势的一派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同他们瞧不起的祭司建立联系,共同对抗令人畏惧的基督徒。这些生怕因落伍而被淘汰的哲学家,一心想从希腊诗人虚构的著作中寻找充满智慧的寓言,替选出的门徒制订神秘的献祭仪式,把古老的神祇当做上帝的象征或使者来崇拜,撰写许多反福音信仰的长篇大论文章<sup>④</sup>,这些论著后来都被审慎的正统基督教皇帝付之一炬。

戴克里先的政策和君士坦提乌斯的仁慈,使他们偏向于保持宽容的原则。但另外两位共治者,马克西米安和伽勒里乌斯,很快被发现对基督徒的名称和教派怀有无法调解的仇恨。这两位君王的心灵从未受到学术的启迪,个人的性格也未受到教育的感化。他们获得名声是靠着战场的杀戮,等到有幸攀登权力顶峰,却仍然保持着农夫和士兵的偏见与迷信。在治理各行省的一般事务时,他们会遵守恩主所制订的法令规定,但在军营和皇宫里,有时因为基督徒不顾一切的宗教狂热,他们就会找出可供利用的借口,

---

① 除了毕达哥拉斯和阿里斯提斯(Aristeas)的故事以外,像是埃斯库拉庇斯神龛的治疗功效,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施展法术的神奇本领,都可用来对抗基督的神迹。当然我也同意拉德纳博士的见解,菲罗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 Flavius, 170 A. D. - 245 A. D., 希腊哲学家)撰写《阿波罗尼乌斯传》,并没有抱持这样的企图。

② 非常让人感到遗憾,那就是神职人员也像异教徒一样,相信超自然和地狱,等于是自己亲手破坏所具有的优势。

③ 尤里安表示出极为虔诚的喜悦,神意绝灭亵渎的教派,焚毁怀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书籍,这些传播毒素的读物太多,仅伊壁鸠鲁的著作就不下三百卷。

④ 拉克坦提乌斯从不同信仰的哲学家中,特别找出两位敌手来详加描述。270年时,波菲利在西西里撰写大量文章反对基督徒,可以编成三十卷书。

秘密进行各种迫害<sup>①</sup>。有一位阿非利加青年名叫马克西米利安努斯(Maximillianus),其父认为他应该合法的服行兵役,就亲自送他到行政官员面前,但他固执的宣称,良心不允许他当兵杀人,结果被判处死刑<sup>②</sup>。谈到,对于百夫长马塞卢斯(Marcellus)的行为,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不加以惩罚。在一个公共纪念日,这位军官扔掉他的皮带、武器和军阶标志,高声向大家喊叫宣布,他只服从永恒的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除此外他谁也不服从,他将永不再使用杀人武器为崇拜偶像的主子效命尽忠。士兵听到后不胜惊愕,赶紧将马塞卢斯抓住,送到廷吉(Tingi)接受毛里塔尼亚地方长官的审问。他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就以逃亡罪名被判斩首。这类性质的例证大多属于军法和民法问题,不见得算是宗教迫害的范围,却会使皇帝对基督教产生恶劣反感。伽勒里乌斯以此作为借口,很严厉的将大批基督徒身分的军官解除职务。同时也使一派人的意见占了上风,那就是说凡由宗教狂热分子组成的教派,其所奉行的教义若仇视公共安全,此教派不仅对社会毫无裨益,且很快对帝国的臣民带来危险。

## 十六、戴克里先进行宗教迫害的原因

伽勒里乌斯赢得波斯战争的胜利之后,不仅声望提高,未来的仕途也更为顺利,就在尼科米底亚的宫殿和戴克里先共度冬天,这时对基督徒的处置成为秘密商谈的主题<sup>③</sup>。施政经验非常丰富的皇帝,同意在宫廷和军队里面,不容基督徒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仍然偏向采取宽容的措施。他特别强

<sup>①</sup> 虽然欧西比乌斯认为军队的殉教者数目有限,拉克坦提乌斯、安布罗斯(Ambrose, 339 A. D. - 397 A. D., 圣徒以及米兰主教)、苏比西乌斯和奥罗修斯都没有表示意见,但是很久以来大家相信,在马克西米安的命令之下,底比斯军团有六千名基督徒士兵,在潘乃·阿尔卑斯山(Pennine Alps)的山谷里惨遭屠杀,成为殉教者。这段往事是里昂主教优奇里乌斯(Eucherius)在5世纪中叶首次披露,他是听到某人说起,而这个人得自日内瓦主教艾萨克(Isaac),但是艾萨克说他从奥克托图鲁姆(Octodurum)主教狄奥多尔(Theodore)那里知悉此事。

<sup>②</sup> 马克西米利安努斯和马塞卢斯有关殉教的记载,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真实可信。

<sup>③</sup> 拉克坦提乌斯那个时候是尼科米底亚的居民,但很难相信皇帝在私室的谈话能够泄漏出去,让他打听得那么清楚。

调,要是任意杀害这些误信邪教的信徒,不仅会带来危险,也是过分残忍的行为。在伽勒里乌斯的坚持之下,戴克里先最后还是同意召开一次会议,由军队和行政部门少数主要官员参加,将这个重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在座的朝臣认为这是一个表态的机会,大家异口同声支持凯撒(伽勒里乌斯)要严办的主张,尤其是他们掌握君王要消灭基督徒的心理因素。无论是基于君权的高傲、宗教的虔诚或是群众的恐惧,可想而知已经进行反复的说明,或许这些朝臣还要加油添醋,认为帝国的统一大业还未完成,因为有一批背道而驰的人民,生存在行省的心脏地区,逐渐茁长壮大。基督徒否认罗马的神明和制度,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共和国,趁着他们还未建立武装力量之前,要尽快镇压,再不处理就会发生问题。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和神职人员进行统治,成立公用的金库,经常举行主教会议,将分散的部分紧密联合起来,何况那些人数众多、富有资财的信徒完全听命于教会的指令。经过这样一番说辞之后,戴克里先勉为其难的下定决心,采用一套新的宗教迫害政策。对于这样一个决策过程,我们感到可疑,至于是否有其他的原因,像是宫廷的秘密阴谋活动、个人之间的不同见解和恩怨、妇人和阉宦的嫉妒心理,或者那些微不足道而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可以影响到英明的君主,左右帝国的命运,那就非我们所知,无法在此加以叙述了<sup>①</sup>。

基督徒在那个凄冷的冬天,焦虑不安的等待冗长的秘密协商所宣示的结果,终于得到皇帝的旨意。2月23日(303 A. D.)是罗马特米纳利亚(Terminalia)祭典节日\*<sup>②</sup>,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安排,从这一天开始要限制基督教的发展。那天清晨禁卫军统领<sup>③</sup>在几位将领、护民官和税务官的陪同下,来到尼科米底亚主座教堂门口。这所教堂位于该城人口最稠密、风景最壮丽的高地上。教堂的大门被撞开,大家蜂拥进入圣所,没有搜寻到可崇拜偶像,只有将几卷圣经烧毁了事。戴克里先的大臣带着大队侍卫,随扈

① 我们唯一能够了解的情节,就是伽勒里乌斯的母亲具有虔诚的信仰和猜忌的态度,她对自己的儿子有很大的影响力。当她在宫廷的时候,基督徒的奴仆对她照顾不够周到,她因而怀恨在心。

\*② [译注]特米纳利亚节日祭祀地界神(Terminus),这是意大利的地方神,供奉在罗马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庙。

③ 在拉克坦提乌斯的手抄本上,用的是 *profectus* 这个字,意思是“开动,前去”,整个文句的语气不通顺,所以换为 *praefectus*,意思是“禁卫军统领或地方长官”。



校尉在前面开路,装备着可以破坏防御工事的器具,排成作战队形向前推进。于是一所高耸于皇宫之上,早引起异教徒的愤恨和嫉妒的神圣建筑物,在大家一鼓作气的努力下,不到几小时便夷为平地。

第二天发布有关宗教迫害的诏书。戴克里先一直反对流血,缓和了伽勒里乌斯的狂怒情绪,要是按照他的提议,凡是拒绝向罗马神明献祭的人士,都要立即活活烧死。但是从目前的规定来看,对倔强顽固的基督徒所施用的惩罚,不仅非常严厉而且贯彻到底。诏书特别规定,帝国各行省的基督教堂要拆除干净,凡是敢秘密集会进行宗教崇拜的人员均处以死刑。那些对基督教的性质和教义进行过研究的哲学家,现在负起指导盲目迫害活动的卑鄙任务。他们知道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理论,包含在先知、使徒和福音书作者的作品之中。所以他们极可能建议发布命令,要求主教和执事将所有的圣书交到地方当局的手里,然后很慎重其事的公开焚毁,凡是抗拒不从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根据同一份诏书,立即没收教会的全部财产,可以高价标售拍卖,也可以并入皇室的产业,或者赐给当地城市和同业行会,或者赏给多方恳求、贪财好利的廷臣。在采行取缔礼拜活动和解散管理组织的有效措施以后,认为有必要让那些仍然执迷不悟,拒不接受祖先传下来的自然宗教,也就是不信罗马国教的臣民,沦入万劫不复的处境。诏书宣告出生为市民的人不能享有任何荣誉和职务,奴隶则被永远剥夺获得自由的希望,这些人的身家性命都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授权法官接受和审理控告基督徒的案件,但是基督徒在受到伤害以后,却不允许向法官提出控诉;不幸的教民只能受到司法机构的严厉惩处,却得不到政府组织的任何利益和保障。这种新形式的殉教既痛苦又持久,既不为人所知又屈辱不堪,哪怕是信仰最坚定的基督徒也难以忍受。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情感因素和利害关系倾向于支持皇帝的计谋看,也是无可置疑的事。贤明的政府基于政策的要求,有时也必须采取干预的行动,以缓解基督徒所受的压迫。罗马的君主无法消除滥用惩罚所带来的恐惧,不能对诈欺和暴力行为放任不管,从而让自己的权威和帝国的臣民处于最可怕的险境<sup>①</sup>。

这份诏书张贴在尼科米底亚最热闹的地点。还没等所有公众看到,便

---

<sup>①</sup> 在过了很多年代以后,爱德华一世运用这种迫害方式来对付英格兰的教士,获得很大的成功。

被一位基督徒撕了下来,同时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说他对不信上帝而又专横跋扈的总督,不仅鄙视更十分厌恶。根据罗马最温和的法条,这种罪行也相当于谋叛,应处以极刑。如果这位基督徒是有地位或有教养的人,这种情况只会加重罪责。结果他被判活活烧死,或者说是用小火慢慢烤死。那些刽子手热心为皇帝所受到的侮辱施加报复,用尽可以想到的各种酷刑,却始终丝毫未能改变他从容就义的神态,在死亡的痛苦之中,脸上仍然挂着坚毅而藐视的微笑。一般基督徒认为他的行为,严格说已不符谨慎的原则,却对他那神圣的炽热激情极为钦佩。大量加于这位英雄和殉教者的赞美之辞,更在戴克里先的心中加深了恐怖和仇恨的印象。

戴克里先不久遭到一场危险,好像他的恐惧将会实现。在短短的十五天之内,尼科米底亚皇宫里他的寝宫先后两次起火,尽管都被实时扑灭未造成重大损失,但是灾难离奇的重复出现,让人感到绝非偶然或一时的疏忽,嫌疑自然落在基督徒身上。有人认为,极有可能是一些走投无路的狂热分子无法忍受当前的苦难,担心有更可怕的大祸临头,于是忠诚的同教兄弟,就与宫里的阉宦合谋,企图暗害两位皇帝的性命,因为他们已被视为上帝教会的死敌。每个人胸中都充满猜疑和愤恨的情绪,特别是戴克里先。结果很多人或因其所担任过的职务,或因其所享受过的恩宠,都被投入监狱。到处可以见到各种形式的刑讯和逼供,不论在宫中还是在市区,四处都是遭到被处决的人所流下的血迹。当局竭尽全力,始终无法查出有关神秘案件的任何线索。我们对那些遭难的人,只能认定他们清白无辜,钦佩坚韧不屈的殉教精神。几天以后,伽勒里乌斯仓卒告别尼科米底亚,声称如果迟迟不离开虔诚事奉天主的皇宫,他将成爲基督徒怒火下的牺牲品。关于这次迫害的情况,我们只能从教会史学家那里获得带有偏见的不完整数据,而且他们对皇帝何以会如此惊恐万状也完全茫然毫不知情。他们之中的两位作者,一位亲王和一位修辞学家,曾经亲眼看到尼科米底亚那场火灾,一个归之于雷电和上天的震怒,另一个认定是恶毒的伽勒里乌斯亲自纵火。

## 十七、遍及帝国各地的迫害基督教活动

取缔基督教的诏书原来要当做敕令下达,颁行全帝国一体实施。不过戴克里先和伽勒里乌斯不必等待西部君王的联署,肯定知道他们必然同意。按

照目前执行政策的观念来推论,行省的总督必然都会事先接到密令,同一天在统治区域对基督徒宣战。我们可以想象,无远弗届的公路和密如蛛网的驿站,使得皇帝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从尼科米底亚传达到罗马世界各个行省。他们不会容许这份诏书在五十天后,还不能在叙利亚公布;或是在将近四个月之后,还没有通知到阿非利加的各个城市。后来发生延迟的状况,可以归于戴克里先遇事谨慎的作风。他一直对这些迫害措施不很赞成,希望先在亲眼目睹之下进行一番实验,免得以后在边远行省实施,要冒引起混乱和不满的风险。事实上地方当局在开始执行的时候,不敢等闲视之以免造成流血事件。后来采取种种残酷手段获得准许,甚至鼓励宗教迫害的热情。基督徒尽管乐意放弃装饰华丽的教堂,还是不愿下定决心,中断教徒的宗教集会,或者将《圣经》付之一炬。有一位阿非利加主教菲利克斯(Felix),出于宗教虔诚的执拗态度,让地方政府的下级官员十分难堪。当地的典狱长把他抓来交给总督处治,这位前执政官又把他转送到意大利的禁卫军统领那里去。菲利克斯甚至不肯做出含糊其辞的答辨,最后终于在贺拉斯的诞生地,也就是卢卡尼亚获得封号的维约西阿(Venusia),被斩首示众。这一事件造成先例,或许皇帝因此事另发有诏书,从此以后允许各行省总督,有权对拒不交出圣书的基督徒处以死刑。毫无疑问,许多基督徒借这个机会得到殉教的桂冠。但是同样有更多的人用缴交和告密的方式,使圣书落入异教徒手里得以苟且偷生,甚至有不少主教和地方教会监督人,因为罪恶的顺从行为获得“叛徒”的恶名。他们在阿非利加教会的这些过失,造成许多眼前的丑闻和未来的纷争。

基督教的圣书在当时帝国范围之内,不同版本和抄写数量已经多得无法计算。因此,即使拿出严厉的清查手段,还是无法取得重大的成果。就连查禁任何一个教堂供公众使用而保存的经书,需要卑鄙无耻的叛徒配合才能办到。但是只要有政府的命令,再加上异教徒的努力,要破坏一所教堂却非常容易。有些行省当局认为只要把礼拜场所封闭起来就可交差,还有些地方很严格的按照诏书条文行事,让人拆下门窗,搬走长凳和讲经桌,像火葬堆一样放把火烧掉,然后把残存的建筑物也尽量捣毁<sup>①</sup>。说到这类悲惨事

<sup>①</sup> 古代留存的纪念文用非常详尽的方式,叙述总督摧毁教堂的诉讼程序,上面附一份记载金银器具与贵重物品的清单。这个要摧毁的教堂位于努米底亚的锡尔塔,现在仍旧存在,包括的品项有两个金质圣餐杯、六个银质圣餐杯、六个银瓶、一把银壶、七个银烛台,以及大量铜制用具和各式服装。

件,在此可以引用一则非常奇特的故事,相关情节有许多不同说法,而且令人难以相信,只能挑起而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弗里吉亚有个小镇,名称和位置都不得而知,看来是那里的行政官员和全体民众都皈依了基督教。行省的总督害怕在执行皇帝诏书时遭到反抗,特地要求罗马军团派出兵力强大的支队。当前来拆除的队伍逼近时,市民全部进入教堂,决心用武力保护神圣的教堂,再不然就死在废墟之中。他们极为愤怒,拒绝允许撤离的条件,后来军队被市民顽固的态度所激怒,从四面八方纵火焚烧。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殉教活动,大批弗里吉亚市民连同他们的妻儿子女,全部葬身火海之中<sup>①</sup>。

叙利亚和亚美尼亚边境发生轻微的动乱,尽管都刚兴起便被扑灭,倒给教会的敌人提供看来有理的口实。他们于是散布流言,说基督教的主教虽然公开声明绝不抵抗,要无条件服从,现在忘却这些誓言,在暗中阴谋鼓动制造出很多麻烦。戴克里先产生愤恨和恐惧的心理,越过迄今一直保持温和态度的界线。在一连串残酷的诏书中,他宣示决心要彻底取缔基督教。第一道诏书指示各行省总督把基督教会的教士全部抓起来,原为关押重大罪犯的监狱,现在挤满大批的主教、地方教会监督人、祭司、读经人和驱魔师。第二道诏书命令地方当局可以使用严酷的手段,将教职人员从众人厌恶的迷信中挽救出来,重新回头祭拜罗马的神祇。在这一项严酷的命令之后,又补充一道诏书,把对象推广到全体基督徒。要是基于原来尚可接受的温和政策,控告人都必须先拿出直接和严肃的证据来,现在的状况已有改变,搜索、追查和折磨固执的信徒竟成为帝国官员的职责和兴趣所在。凡有人胆敢拯救一个被查禁的教派,逃脱罗马神明和皇帝主持正义的震怒,均将处以重刑。尽管法律森严,许多异教徒出于行善的勇气,处处掩护身为基督徒的朋友和亲戚。从而可以证明,宗教狂热的怒火,并没有使他们发自天性和仁爱的情操完全泯灭。

戴克里先发布惩处基督徒的诏书之后,仿佛急着想把这迫害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他本人很快禅位脱下了皇帝的紫袍。他的共治者和继位者基

<sup>①</sup> 拉克坦提乌斯把灾害限定在教会的小范围内。欧西比乌斯扩大到整个城市,看来像是正规的围攻作战。他的拉丁文翻译鲁非努斯(Rufinus)增加一些重要情节,像是允许居民撤离。弗里吉亚与伊索里亚为邻,可能是胆大妄为的蛮族干的好事。

于性格和处境,有时想不顾一切蛮干到底,有时倾向于暂缓执行严峻的法条。对于教会史这一重要时期的情况,除非从戴克里先颁布第一批诏书到重新恢复平静,对基督教会十年来在帝国各地的状况分别加以考察,否则便无法获得正确而清晰的概念。

君士坦提乌斯的性格天生温和而仁慈,绝不愿无端压迫治下的臣民。基督徒在皇宫担任主要职务,受到他的喜爱和尊重,他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从没有任何不满。但是只要君士坦提乌斯仍然处于凯撒这次要地位,就无法公开拒绝执行戴克里先的诏书,或者不服从马克西米安的命令。不过,他的权力倒是可以减轻基督徒所受的苦难,虽然勉强同意捣毁教堂的做法,尽量设法保护基督徒免遭民众怒火和严酷法律的打击。高卢各行省(还可以将不列颠包括在内)之所以能独享安宁,完全应归功于君主用温和的态度加以调解。西班牙总督达提阿努斯(Datianus)出于宗教的狂热和策略的考量,一心只要执行皇帝公开颁布的诏书,不愿去体会君士坦提乌斯的苦心。让人几乎不用怀疑,省府当局必曾沾染殉教者的鲜血<sup>①</sup>。等到君士坦提乌斯升到奥古斯都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地位,便放手实施德政。虽然他的统治时间很短,还是能建立起宽容的制度,经由自己的训示和做出的榜样留给君士坦丁。他那幸运的儿子继位伊始便宣布保护教会,后来终于名副其实成为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动机,由于情况复杂,可以归之于仁慈的天性、他的政策和信念,或者出于忏悔。在他和其子强有力的影响之下,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主要宗教。那一个改革运动的进展,将成为本书第二卷极为有趣和重要的一章。现在只需要说明一点,君士坦丁的每一次胜利,都使教会得到安慰和恩赐。

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两个行省经历过一次短暂而残暴的迫害。戴克里先颁布严厉的诏书,他的共治者马克西米安早就仇恨基督徒,喜欢流血和暴力

<sup>①</sup> 格鲁特搜集的铭文里提到达提阿努斯,好像他的行省边界位于帕克斯·犹地亚(Pax Julia)和埃波拉(Ebora)之间,这两个城市位于卢西塔尼亚的南部。要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靠近圣文森特角(Cape St. Vincent),就可想象得到普鲁登提乌斯(Prudentius Clemens, Aurelius, 348 A. D. - 405 A. D., 罗马诗人和基督徒)会把名字弄错(也就是把地名误为人名),例如将知名的执事和殉教者误以为是萨拉戈萨(Saragossa),或者是瓦伦提亚(Valentia)。有些学者表示不同的看法,认为君士坦提乌斯担任凯撒,西班牙不归他统治,仍旧在马克西米安的管辖之下。

活动,非常严格而且兴高采烈予以执行。在进行宗教迫害第一年的秋天,两位皇帝在罗马聚会庆祝胜利,制订后面几项镇压邪教的法令就是那次秘密协商的结果。罗马当局由于两位君王驾临,执行得格外起劲。戴克里先禅退后,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在名义上由塞维鲁统治,所在的基督徒毫无自保能力,完全暴露在主子伽勒里乌斯绝不宽恕的仇恨之下。罗马的殉教者当中,阿达克图斯(Adauctus)值得后代人的景仰。他出身意大利贵族家庭,由于屡受宫廷封赏,升任为执掌皇家产业的财务大臣,尤为引人注目之处,在整个帝国发起的大迫害中,他似乎是唯一位居显贵的人物。

马克森提乌斯的叛乱很快使得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的教会恢复平静。这位暴君多方压迫各阶层的臣民,却偏爱受尽苦难的基督徒,显示出公正和仁慈的一面。他完全领会到基督徒的感恩和爱戴,可以料想得到,原来在不共戴天的仇敌手中遭受过那么多苦难,至今他们还心有余悸。何况信徒的人数和财富都极为可观,势必能够保证获得这一派人的忠心支持。马克森提乌斯对待罗马和迦太基主教所抱持的态度,可看做极度宽容的证明,因为很可能最正统的君王,都会采取同样的政策来对待基督教自成派别的教士集团。马塞卢斯(Marcellus)是两位高级教士中的一位,对迫害期间背叛和隐瞒宗教信仰的大批基督徒严加处置,使得首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派别之间的愤怒情绪多次引发严重的骚乱状况。基督徒自相残杀,只有将宗教狂热远胜于高瞻远瞩的马塞卢斯流放出去,才是动乱的罗马教会得以恢复平静的唯一办法。

迦太基主教门苏里乌斯(Mensurius)的行为更无理性可言,该城一个祭司发表诋毁皇帝的文字,罪犯躲进主教府邸,尽管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教会豁免权的要求,这位主教却拒绝将他交给司法官员审处。由于这种抗拒构成反叛罪,门苏里乌斯被法庭传唤,在经过短时间的审问后,并没有被判处死刑或流放,仍旧让他回到自己的教区。这便是基督教臣民在马克森提乌斯治下的幸福处境,如果出于自身需要想弄到任何殉教者的尸骨,必须到遥远的行省去收购。有一个故事提到名叫阿格拉伊(Aglae)的罗马女士,出身于执政官世家,万贯家产需要七十三名管家来料理,其中又以卜尼法斯(Boniface)最为女主人宠爱,据说 he 可以与女主人同床共枕。她庞大的家产适足以满足从东方获得圣徒遗骨的虔诚愿望,于是阿格拉伊混淆了虔诚和爱情的界线,把相当数量的黄金和香料交付给卜尼法斯。这位情人也便在

十二个马夫和三辆有篷马车的护送下，远赴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进行长途朝圣旅行。

## 十八、伽勒里乌斯颁布宗教宽容诏书始末

宗教迫害的主要决策者伽勒里乌斯嗜杀成性，他与统治下不幸的基督徒势不两立。可以想象得到，许多中产阶级人士没有财富的拖累，不致坐困穷城，他们会背井离乡，到气氛比较缓和的西部去寻求庇护。如果伽勒里乌斯只指挥伊利里亚的军队和行省，他要搜索或制造殉教者会有相当的困难，因为在这一个四战之地，对待宣扬福音的传教士比帝国其他地方都更加冷淡和厌恶<sup>①</sup>。等到伽勒里乌斯获得最高权力和统治东部之后，就让狂热情绪和残酷行为发泄到极致，不仅是直接管辖之下的色雷斯和亚细亚，而且马克西明也感到正中下怀，决定遵从恩主严酷的命令，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雷厉风行<sup>②</sup>。等到伽勒里乌斯高涨的野心屡遭失望的打击，六年的迫害行为所带来的经验，加上心头萦回不去的痛苦情绪，对他造成巨大的激荡，终于使他彻底觉悟，最专制的暴政不能完全绝灭一个民族，无法摧毁他们的宗教信仰。为了弥补他所造成的损害，于是以他本人的名义，再加上李锡尼和君士坦丁，共同发布一份诏书，在开列一长串皇家头衔之后，基本内容如下：

我们夙夜匪懈维护帝国的统一和安全，依据罗马古老的法律和公认的准则，时刻不忘改正各方面的错误。特别希望受蒙骗的基督徒，虽然在帝国各行省组成社团，还能回到合乎理性和自然的道路，不要背弃祖先建立的宗教和仪式，不要厌绝古代遗留的规章和典范，完全任凭自己胡思乱想，毫无依据编造出荒唐的法条和谬论。我们前此发布意在敦促大家崇敬诸神的诏书，已使许多基督徒陷入危险和苦难之中，其中许多人丧失性命，还有更多的人始终坚持渎神的愚蠢作法，至今不能参

<sup>①</sup> 西部伊利里亚在头四个世纪，找不出主教或教区的任何痕迹。可能是米兰总主教的管辖权，一直延伸到伊利里亚的首府西米乌姆，把整个广大的行省包括在里面。

<sup>②</sup> 《欧西比乌斯全集》第八卷主要叙述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的宗教迫害，附带提到巴勒斯坦的殉教事件，就跟拉克坦提乌斯的《神学制度》第五卷一样，详述当时的残酷行为，使人打开书本就感到悲伤。

加任何正常的公众宗教活动。为此我们本着宽大为怀的宗旨,决定对那些不幸的人法外开恩,今后将允许他们自由表达个人的意念,只要永矢勿援已公布的法律,对政府抱持适当的尊敬,便可以毫无畏惧和不受干扰在宗教场所集会。我们即刻颁发另一道诏书,将旨意告知各级法院法官和地方行政官员,希望得到宽容的基督徒在他们所崇拜的神前祷告时,勿忘为个人与共和国的安全和繁荣祈福。

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在诏书和文告的字里行间,去探测帝王的真正意图或秘密动机。由于这些话出自一个垂死皇帝的口中,这种处境倒是可以保证他的诚意。

伽勒里乌斯签署这道诏书的时候,断定李锡尼对身为恩主的友人所要达成的意图,会欣然表示同意,而且任何有利于基督徒的政策,都会得到君士坦丁的赞许。这位皇帝却不愿贸然在序文里写上马克西明的名字,而且他的同意与否至关重要,因为几天后他就继承亚细亚各行省的统治权。不管怎样,马克西明在当政的头六个月,始终装着采纳前任交代的策略,尽管他没有用自己的名义发布公告,保证教会安宁。禁卫军统领萨比努斯(Sabinus)向各行省总督和行政官员发出通知,提到皇帝的仁慈和宽厚,体认基督徒毫不屈从的固执,指示执法官员停止无效的控诉,对那些狂热分子的秘密集会不必干预。根据这些命令,大批基督徒从各处监狱和矿山里被释放,坚强的信徒唱着胜利的赞美诗返回各自的故乡。那些屈服在狂风暴雨打击下的人们,含着悔恨的眼泪,要求重新返教会的怀抱。

这种带有欺骗性质的平静转瞬即逝,东部的基督徒再也不会对君王的为人抱有任何信心。残酷行为和迷信思想渗入马克西明的灵魂,前者提出迫害的手段,后者指明迫害的对象。皇帝全心全意崇拜罗马诸神,研究魔法,相信各种神谕,把先知和哲学家当成天上来客无比敬重,提升到行省负责人的高位,参加最机密的国事会议。这些人很容易使他相信,基督徒所以能获得胜利,完全依靠严格的纪律,多神教虚弱不振主要来自于祭司之间缺乏团结和上下级关系不明。于是比照基督教会的办法被照本宣科拿过来,据以建立一种管理体制。遵照马克西明的命令,帝国各大城市里的神庙都一一加以修缮和整饰,所有管事的祭司也都全归在一个高级大祭司的管辖之下,用来推行异教的各项活动以与主教对抗。反过来说,要是市级和省级



的高等祭司成为皇帝的直接代理人，大祭司也得承认他们具有最高权威。白袍是高贵地位的标记。这些新任命的高级祭司，全部从最高贵和富有的家族中挑选出来。通过地方行政官员和祭司团的影响，从东部各个地区，特别是从尼科米底亚、安条克和提尔，送上来大批表示效忠的奏章，全都经过巧妙的安排作为民众的呼声，迎合朝廷已明示的意旨，吁请皇帝坚持法律的公正，不要一味宽大为怀。为了表示对基督徒的憎恶，请求政府将不敬神的宗派逐出所在的地区。马克西明在提尔市民的奏章上所做的批语至今尚在。他以无比满意的口吻赞扬他们的热情和虔敬，申斥基督徒不敬神的顽固态度，迫不及待通过流放基督徒的要求，从而显示出自己只是接受一项义务，并非由他亲自主动提出，授权祭司和地方行政官员，执行刻在铜牌上的诏书。虽然告诫他们要避免流血，但是对一些冥顽不灵的基督徒，他们却仍然施以最残酷和最恶毒的惩罚。

### 十九、宗教迫害的中止和殉教人数的估算

顽固残酷的君王有计划的制订暴政，亚细亚基督徒无不谈虎色变。但是没过几个月，西部两位皇帝颁布诏书，迫使马克西明暂时中止执行迫害计划。后来李锡尼轻率发动的内战占据了他全部注意力。等到马克西明失败和死亡，使基督教会快速从最后也是最凶狠的敌人手里解放出来<sup>①</sup>。

依据戴克里先最初几份诏书，授权进行迫害活动，我对这一段的描述，有意略去基督教殉教者遭受苦难和死亡的情景。事实上，欧西比乌斯的历史书籍，拉克坦提乌斯慷慨激昂的演说词，以及各种最古老的案卷，可以收集到大堆令人毛骨悚然和厌恶之极的描述。要是让各种刑架和皮鞭、铁钩和烧红的铁床，以及各种用火与铁的拷打、用野兽和比野兽更为野蛮的刽子手、惨无人道加于人体的刑具，拿来充斥文章的若干篇幅，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这些凄惨的景象还可用来达成某些目的，不论是为了推迟死亡或庆祝胜利，或者指引人们去发现那些为基督献身的圣徒遗骨。我对所收集的资料，在确定可信之前，无法决定该引用哪些内容。严肃的教会史学家欧西比

<sup>①</sup> 马克西明在逝世前几天，颁布内容极为广泛的宗教宽容诏书，把基督徒受到严酷的虐待，归咎于法官和总督误解他的意图。

乌斯本人就间接承认,他重述了一切能为基督教增光的记载,却略去所有可能使基督教丢脸的材料<sup>①</sup>。这样一来难免使人怀疑,如此公开违反这一条历史学基本法则的作者,恐怕对其他法则也未必严格遵守。欧西比乌斯的个性使这样的怀疑更具可信度,因为和任何一个同时代的人相比,他都较能保持不轻易采信的态度,也更为熟悉宫廷里的各种运作。当然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当政府官员为个人的利害或冤仇所激怒,当殉教者的狂热情绪促使他们抛弃谨慎从事的准则,甚至忘记保持得体的言行,像是动手推倒祭坛,对皇帝肆意谩骂,殴打开庭审案的法官,这样一来,所有人类能想象得到的刑具,最坚强信念所能忍受的酷刑,都会拿来折磨那些虔诚的牺牲者<sup>②</sup>。然而有两个无意中提到的情况,却让人得知被司法官员逮捕的基督徒,处置过程不像设想那样痛苦不堪:

其一,被判在矿坑中劳动的信徒,由于看守的仁慈或疏忽,可以在那些阴暗凄凉的地点修建小教堂,自由表达虔诚的宗教信仰。其二,主教对自动向行政官员投案、宗教过度狂热的基督徒,也不得不加以阻止和谴责。他们之中有些人被穷困和债务所迫,盲目寻求机会要借光荣的死亡终结悲惨的人生。另一些人怀着天真的希望,期待能够经过短时间的监禁洗去一生的罪孽。还有一些人则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盼望教会给予坐监者一大笔补偿金,从此可以过富裕的生活<sup>③</sup>。等到教会战胜一切敌人后,被囚的教徒出于自私和虚荣的考量,极力夸张所受苦难的程度。时间或地点的隔绝使他们可以信口开河随意编造,像是谁的伤口如何顿时自愈,谁又转眼恢复了健康,或者有谁断掉的肢体立即神奇的接上等情事。有关神圣殉教者的各种例证,相当方便用来解决编造的困难和压制别人的改正意见。夸张的传说只要为教会增添光彩,便会受到轻信会众的喝彩,获得掌权教士团的容忍。教会历史采用一些可疑的证据,拿来证实所言不虚。

<sup>①</sup> 欧西比乌斯是位很谨慎的历史学家,当时发生的状况使他受到指责和怀疑。他曾经下过狱,使人联想到他只有不荣誉的屈从,才毫发无损被释放出来,终其一生都为受责难的翔往事提出辩解,就是亲自参加提尔宗教会议也避免不了。

<sup>②</sup> 古代有份翔实可信记录,记载塔拉克斯(Tarachus)和他的同伴在宗教迫害中所遭受的苦难,叙述的内容充满着强烈的憎恨和仇视,显然是愤怒的官吏才会发生这种状况。埃及行政长官埃迪修斯(Aedesius)对待希尔罗克亚斯(Hierocles)的行为非常难得。

<sup>③</sup> 正统基督教与多纳图斯教派之间的争论,有助于了解阿非利加教会的发展历史,有的地方难免产生偏见。

有关流放、监禁、苦难和折磨的含糊描述，在一位高明演说家笔下，十分容易被加以夸大或淡化，使我们决心对更为清楚和不易篡改的事实进一步探索。那就是戴克里先及其共治者和继位者颁布的诏书因而丧命的人究竟有多少？近代的传说记载整支军队和全城的市民，在不分青红皂白的迫害中被屠杀一空。更早一些作家仅以悲愤的心情，不着边际的大发牢骚一番，根本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用生命证实对福音的信仰。不过从欧西比乌斯的史书中，知道仅有九位主教被处死。据具体列举的巴勒斯坦殉教名单，可断定能加上殉教者称号的基督徒，不会超过九十二人<sup>①</sup>。对于那时期一般主教的热诚和勇气，我们的了解还是不够，提到主教被处死的人数，无法做出有用的推断。但是后面这个数字，却可以用来证实十分重要和极为可能的结论。根据罗马帝国行省划分的情况，巴勒斯坦的面积可以算为东部帝国的十六分之一<sup>②</sup>。有些总督不论是出于真正仁慈，还是假装出伪善姿态，手上始终没沾染基督徒的鲜血，因而我们相信基督教的诞生地，在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治下被处死的殉教者，至少占全国殉教者的十六分之一，那么总数可能达到一千五百人。按这场迫害延续的十个年头平均分配，每年实际牺牲的殉教者则为一百五十人。在意大利、阿非利加，再加上西班牙这几个行省，经过两三年后，严峻的刑法不是暂时搁置，就是明令废止。要是也按同样的比例计算，那么在罗马帝国境内经法院判决处以极刑的基督徒，总数将减至不足两千人。不容置疑，与以前的任何一次迫害相比，在戴克里先时代，受难基督徒的人数更多，敌人也更疯狂，而像这样可信而温和的估计，可

<sup>①</sup> 欧西比乌斯在结束这段叙述时，要让我们知道，这是整个宗教迫害过程，发生在巴勒斯坦的殉教事件。但是在他的作品第八卷第五章中，提到埃及的底比斯行省，发生大规模的殉教活动，与我们了解的状况并不一样。不过我们钦佩这位历史学家巧妙的安排，要把最惊心动魄的暴行，选在帝国最遥远和最偏僻的地点，然后说底比斯常常每天有十个到一百个人殉教。后来他提到前往埃及的旅行，讲话就更加小心也不那么武断，只说有許多基督徒，并没有确定的数字。他刻意用很模糊的字眼，让人以为他亲眼见到，也可解释为他听到此事，对于迫害的过程可以说是打算要执行，要是解释为已经执行惩罚，也能说得通。他已准备好安全的退路，把模棱两可的章节交给读者和译者去自行判断。他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各人按照自己心思选择最合意的解释。狄奥多卢斯·米托契塔(Theodorus Metochita)的批评是不怀好意，但是他说得好，文人学者要是像欧西比乌斯那样明了埃及人的个性，就会喜欢隐晦而复杂的表达风格。

<sup>②</sup> 等到巴勒斯坦分为三部分，整个帝国东部的行政区域包括四十八个行省。古代根本不考虑民族的问题，罗马人的行省区划，完全按照幅员的大小和富庶的程度。

让我们推算出,为了达成将基督教传播到整个帝国此一重大目标,到底有多少圣徒和殉教者牺牲性命。

## 二十、结论

我们要用自动在脑海中浮现,令人深感悲叹的事实来结束这一章。那就是有关殉教问题方面,即使我们毫不怀疑也不去深究,完全认同史书上的记载和虔诚教徒杜撰的传说,必须承认基督徒在长期内部斗争中彼此造成的伤亡,远远超过异教徒的狂热所带来的迫害。在西罗马帝国被推翻以后那段愚昧的时代里,帝国都城的主教把统辖权扩及俗世的人民,包括拉丁教会的神职人员。他们为了抵制理性力量的冲击,所建立的一套迷信制度,从12到16世纪,遭受大胆狂热分子的摧毁,这些人一直以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在世上。罗马教会用暴力行动保护以欺骗手段获得的帝国,一个和平和仁慈的宗教体系,很快就被放逐令、战争、屠杀以及宗教法庭败坏。改革派受到热爱民权和宗教自由的鼓舞,天主教的亲王和教士的利益结合,不惜用火与剑来推展宗教惩罚的恐怖行动。据说仅在尼德兰(Netherland)地区,查理五世的臣民就有十万余人倒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这惊人数字得到格劳修斯的证实。这个人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在疯狂的教派斗争之中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印刷术的发明便利了情报流通,增大了泄密危险的年代,他为自己的国家撰写一部编年史。要是相信格劳修斯著作的权威,那我们就必须承认,仅仅在一个行省和一位君主的统治阶段,被处决的新教徒就远远超过三百年时间,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早期殉教者的人数。如果对这一事实产生难以置信的感觉,胜过证据的力量,因而认定格劳修斯过分夸大宗教改革派的功绩和苦难<sup>①</sup>,那么我们可以很自然的联想到,对于古人出于轻信的态度,撰写数据可疑而又极不完整的重要作品,我们又能相信到什么程度。对于受到君士坦丁保护的主教和演说家,享有记述皇帝用仁德征服对手的权利,记载失势的前任迫害基督徒的情况,我们又如何能够完全相信。

---

<sup>①</sup> 保罗修道士(Fra Paolo)把整个贝尔京地区(包括法国西北部和低地国家在内)的殉教人数减到五万人。他就学识的渊博和人品的温和来说不下于格劳修斯,而且出生的年代较晚,可以搜集更多的数据,只是他住在威尼斯,离尼德兰的距离未免远了一点。

## 罗马帝国历代皇帝年表

### 一、西罗马帝国：从奥古斯都到西部帝国灭亡

B. C. 27	A. D. - 14	奥古斯都(Augustus)
14 - 37		提比略(Tiberius)
37 - 41		盖乌斯(Gaius)即卡利古拉(Caligula)
41 - 54		克劳狄(Claudius)
54 - 68		尼禄(Nero)
68 - 69		伽尔巴(Galba)
69		奥托(Otho)
69		维特里乌斯(Vitellius)
69 - 79		韦斯巴芗(Vespasian)
79 - 81		第度(Titus)
81 - 96		图密善(Domitian)
96 - 98		涅尔瓦(Nerva), 97 - 98 与图拉真共治
98 - 117		图拉真(Trajan)
117 - 138		哈德良(Hadrian)
138 - 161		安东尼·皮乌斯(Antoninus Pius)
161 - 180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161 - 169 年与卢修斯·韦鲁斯(Lucius Verus)共治, 177 年起与其子康茂德共治。

- 180 - 192 康茂德(Commodus)
- 193 佩尔蒂纳克斯(Pertinax)
- 193 德第乌斯·尤利安努斯(Didius Julianus)
- 193 - 211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 自 198 年与其子卡拉卡拉以及 209 年与其子格塔共治。
- 211 - 217 安东尼(Antoninus)即卡拉卡拉(Caracalla), 211 - 212 年与弟格塔(Geta)共治。
- 217 - 218 马克里努斯(Macrinus), 自 218 年与子迪亚杜米尼阿努斯(Diadumenianus)共治。
- 218 - 222 安东尼(Antoninus)即埃拉珈巴卢斯(Elaghabalus)
- 222 - 235 塞维鲁·亚历山大(Severus Alexander)
- 235 - 238 色雷斯人马克西明(Maximinus the Thrax)
- 238 戈尔狄安一世(Gordian I), 戈尔狄安二世(Gordian II), 普皮努斯·马克西穆斯(Pupienus Maximus)及巴尔比努斯(Balbinus)
- 238 - 244 戈尔狄安三世(Gordian III)
- 244 - 249 阿拉伯人菲利普(Philip the Arab), 247 - 249 年与其子菲利普共治。
- 249 - 251 德西乌斯(Decius)
- 251 - 253 特雷波尼努斯·加卢斯(Trebonianus Gallus)与其子沃卢西阿努斯(Volusianus)共治。
- 253 - 260 瓦列里安(Valerian)与子伽利埃努斯共治。
- 260 - 268 伽利埃努斯(Gallienus)
- 268 - 270 哥特人克劳狄二世(Claudius II Gothicus)
- 270 - 275 奥勒良(Aurelian)
- 275 - 276 塔西佗(Tacitus)
- 276 弗洛里努斯(Florianus)
- 276 - 282 普罗布斯(Probus)
- 282 - 283 卡鲁斯(Carus)
- 283 - 284 卡里努斯(Carinus)与其弟努梅里安(Numerian)共治。
- 284 - 305 戴克里先(Diocletian), 305 年退位。

- 286 - 305 马克西米安(Maximian), 305 年退位。
- 305 - 311 伽勒里乌斯(Galerius), 在不同时期与他共同统治的君主, 有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克洛卢斯(Constantius I Chlorus)、塞维鲁二世(Severus II)、李锡尼、君士坦丁一世、马克西米努斯·达扎(Maximinus Daza), 在 309 年共有六位奥古斯都。
- 311 - 324 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 与李锡尼(Licinius) 共治。
- 324 - 337 君士坦丁一世
- 337 - 340 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 及君士坦斯(Constans) 共治。
- 340 - 350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与君士坦斯共治。
- 350 - 361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
- 361 - 363 尤里安(Julian)
- 363 - 364 约维安(Jovian)
- 364 - 375 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 与瓦伦斯(Valens) 共治, 自 367 年起加上格拉提安(Gratian)。
- 375 - 378 瓦伦斯、格拉提安与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 共治。
- 378 - 395 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 于 378 - 383 年与格拉提安, 瓦伦提尼安二世共同统治; 于 383 - 392 年与瓦伦提尼安二世, 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 共同统治; 从 392 年起至死与阿尔卡狄乌斯、霍诺留共同统治。
- 395 帝国被划分为东西两部, 自霍诺留至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均统治西罗马帝国。
- 395 - 423 霍诺留(Honorius)
- 423 - 455 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
- 455 彼得洛尼乌斯·马克西穆斯(Petronius Maximus)
- 455 - 456 阿维图斯(Avitus)
- 456 - 461 马约里安(Majorian)

- 461 - 465 利比乌斯·塞维鲁(Libius Severus)
- 467 - 472 安特弥乌斯(Anthemius)
- 472 奥利布里乌斯(Olybrius)
- 473 - 474 格利西里乌斯(Glycerius)
- 474 - 475 尤利乌斯·尼波斯(Julius Nepos)
- 475 - 476 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Romulus Augustulus)

## 二、东罗马帝国:从狄奥多西王朝的分治到君士坦丁堡陷落

### 狄奥多西王朝

- 395 - 408 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
- 408 - 450 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
- 450 - 457 马西安(Marcian)

### 利奥王朝

- 457 - 474 利奥一世(Leo I)
- 474 利奥二世(Leo II)
- 474 - 491 芝诺(Zeno)
- 491 - 518 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

### 查士丁尼王朝

- 518 - 527 查士丁一世(Justin I)
- 527 - 565 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 565 - 578 查士丁二世(Justin II)
- 578 - 582 提比略二世(Tiberius II)
- 582 - 602 莫里斯(Maurice)
- 602 - 610 福卡斯(Phocas)

### 赫拉克利乌斯王朝

- 610 - 641 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
- 641 - 668 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
- 668 - 685 君士坦丁四世波戈纳图斯(Constantine IV Pogonatus)
- 685 - 695 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被废)
- 695 - 698 利奥提乌斯(Leontius)



- 698 - 705 提比略三世(Tiberius III)
- 705 - 711 查士丁尼二世(复辟)
- 711 - 713 巴尔达尼斯(Bardanes)
- 713 - 716 阿纳斯塔修斯二世(Anastasius II)
- 716 - 717 狄奥多西三世(Theodosius III)
- 伊索里亚(Isaurian)王朝
- 717 - 741 利奥三世(Leo III)
- 741 - 775 君士坦丁五世科普罗尼穆斯(Constantine V Copronymus)
- 775 - 780 利奥四世(Leo IV)
- 780 - 797 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VI)(被母后艾琳刺目后杀害)
- 797 - 802 艾琳(Irene)
- 伊索里亚王朝终结后称帝者
- 802 - 811 尼西弗鲁斯一世(Nicephorus I)
- 811 斯陶拉修斯(Stauracius)
- 811 - 813 米凯尔一世朗加比(Michael I Rhangabe)
- 813 - 820 利奥五世(Leo V)
- 弗里吉亚(Phrygian)王朝
- 820 - 829 米凯尔二世(Michael II)
- 829 - 842 狄奥菲卢斯(Theophilus)
- 842 - 867 米凯尔三世(Michael III)
- 马其顿(Macedonian)王朝
- 867 - 886 巴西尔一世(Basil I)
- 886 - 912 利奥六世(Leo VI)与亚历山大(Alexander)共治。
- 912 - 959 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图斯(Constantine VII Porphyrogenitus)
- 919 - 944 罗马努斯一世勒卡佩努斯(Romanus I Lecapenus),与君士坦丁七世共同称帝至 944 年,其子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VIII)在 924 年图谋篡位。
- 959 - 963 罗马努斯二世(Romanus II)
- 963 罗马努斯寡后狄奥法诺(Theophano)为其子巴西尔二世(Basil II)和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VIII)摄政,尼西弗鲁斯·福卡斯(Nicephorus Phocas)娶狄奥法诺后称帝。

- 963 - 969 尼西弗鲁斯二世(Nicephorus II)(被约翰一世所弑)  
969 - 975 约翰一世齐米塞斯(John I Zimisces)  
976 - 1025 巴西尔二世布尔加诺克托努斯(Basil II Bulgaroctonus)  
1025 - 1028 君士坦丁八世  
1028 - 1934 罗马努斯三世阿吉鲁斯(Romanus III Argyrus)  
1034 - 1041 帕夫拉戈尼亚人米凯尔四世(Michael IV the Paphlagonian)  
1041 - 1042 米凯尔五世卡拉法提斯(Michael V Calaphates)  
1042 佐伊(Zoe)与狄奥多拉(Theodora)两位女皇共治,摩诺马克斯(Monomachus)娶佐伊后称帝。  
1042 - 1055 君士坦丁九世(十世)摩诺马克斯(Constantine XI (X) Monomachus)  
1050 佐伊去世。  
1055 - 1056 狄奥多拉  
1056 - 1057 米凯尔六世斯特拉提奥提库斯(Michael VI Stratioticus)马其顿王朝终结

科穆宁(Comnenian)王朝前期

- 1057 - 1059 艾萨克一世科穆尼努斯(Isaac I Comnenus)(被废)  
1059 - 1067 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Constantine X Ducas)  
1067 - 1071 罗马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Romanus IV Diogenes)  
1071 - 1078 米凯尔七世杜帕拉皮纳西斯(Michael VII Parapinaces)  
1078 - 1081 尼西弗鲁斯三世波塔尼阿特斯(Nicephorus III Botaniates)

科穆宁王朝

- 1081 - 1118 亚历克修斯一世科穆尼努斯(Alexius I Comnenus)  
1118 - 1143 约翰二世卡洛约哈尼斯(John II Calo-Johannes)  
1143 - 1180 曼纽尔一世(Manuel I)  
1180 - 1183 亚历克修斯二世(Alexius II)  
1183 - 1185 安德洛尼库斯一世(Andronicus I)

安吉利(Angeli)王朝

- 1185 - 1195 艾萨克二世安吉卢斯(Isaac II Angelus)(退位)  
1195 - 1203 亚历克修斯三世(Alexius III)  
1203 - 1204 艾萨克二世(复辟)与亚历克修斯四世(Alexius IV)共治。

- 1204 亚历克修斯五世杜卡斯·穆尔佐菲穆斯(Alexius V Ducas Murtzuphius)
- 1204 第四次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成立拉丁王国。  
东罗马帝国在尼西亚(Nicaea)的流亡政权
- 1204 - 1222 狄奥多鲁斯一世拉斯卡里斯(Theodorus I Lascaris)
- 1222 - 1254 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西斯(John III Ducas Vataces)
- 1254 - 1258 狄奥多鲁斯二世拉斯卡里斯(Theodorus II Lascaris)
- 1258 - 1261 约翰四世拉斯卡里斯(John IV Lascaris)
- 1259 - 1282 米凯尔七世帕拉罗古斯(Michael VII Palaeologus)
- 1261 收复君士坦丁堡重建东罗马帝国
- 帕拉罗古斯王朝
- 1261 - 1282 米凯尔八世帕拉罗古斯(Michael VIII Palaeologus)
- 1282 - 1328 安德洛尼库斯二世(Andronicus II)
- 1293 - 1320 米凯尔九世(Michael IX),处于无政府状态。
- 1328 - 1341 安德洛尼库斯三世(Andronicus III)
- 1341 - 1376 约翰五世(John V)
- 1341 - 1354 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John VI Cantacuzenus)
- 1376 - 1379 安德洛尼库斯四世(Andronicus IV)
- 1379 - 1391 约翰五世复辟
- 1390 约翰七世(John VII)
- 1391 - 1425 曼纽尔二世(Manuel II)
- 1425 - 1448 约翰八世(John VIII)
- 1449 - 1453 君士坦丁十一世德拉伽塞斯(Constantine XI Dragases)
- 1453 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攻占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



---

## 罗马帝国行政区图

---

(180 A. D.)

## 罗马帝国行政区图(180 A. D.)

- 1 下不列颠尼亚 *Britannia Inferior*
- 2 上不列颠尼亚 *Britannia Superior*
- 3 下日耳曼尼亚 *Germania Infeior*
- 4 贝尔京 *Belgic*
- 5 卢格都尼斯 *Lugdunensis*
- 6 阿奎塔尼亚 *Aquitania*
- 7 上日耳曼尼亚 *Germania Superior*
- 8 雷提亚 *Rhaetia*
- 9 阿尔卑斯·潘乃 *Alps Poeninae*
- 10 阿尔卑斯·科蒂安 *Alps Cottian*
- 11 阿尔卑斯·玛里提摩 *Alps Maritimae*
- 12 纳博讷 *Narbonensis*
- 13 塔拉格尼西斯 *Tarraconensis*
- 14 卢西塔尼亚 *Lusitania*
- 15 贝提卡 *Baetica*
- 16 毛里塔尼亚·廷吉塔尼亚 *Mauretania Tingitana*
- 17 毛里塔尼亚·凯撒里亚 *Mauretania Caesariensis*
- 18 努米底亚 *Numidia*
- 19 阿非利加直属领地 *Africa Pronconsularis*
- 20 昔兰尼 *Cyrenaica*
- 21 埃及 *Aegyptus*
- 22 阿拉伯 *Arabia*
- 23 叙利亚·巴勒斯坦 *Syria Palaestina*
- 24 叙利亚·腓尼基 *Syria Phoenice*
- 25 叙利亚 *Syria Coele*
- 26 西利西亚 *Cilicia*

- 27 卡帕多细亚 Cappadocia
- 28 加拉太 Galatia
- 29 吕西亚 Lycia
- 30 亚细亚 Asia
- 31 比提尼亚与本都 Bithynia et Pontus
- 32 亚该亚 Achaea
- 33 克里特 Creta
- 34 伊庇鲁斯 Epirus
- 35 马其顿 Macedonia
- 36 色雷斯 Thracia
- 37 下梅西亚 Moesia Inferior
- 38 达契亚 Dacia
- 39 上梅西亚 Moesia Superior
- 40 达尔马提亚 Dalmatia
- 41 下潘诺尼亚 Pannonia Inferior
- 42 上潘诺尼亚 Pannonia Superior
- 43 诺里库姆 Noricum
- 44 意大利 Italia
- 45 撒丁尼亚 Sardinia
- 46 科西嘉 Corsica
- 47 西西里 Sicilia